

儒

藏



精華編三〇冊
經部詩類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三〇/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301-11748-4

I. 儒… II. 北… III. 儒家 IV.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20725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三〇)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編

責任編輯: 魏奕元 肖瀟雨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748-4/B · 0434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匯林印務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4.75 印張 417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三〇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董治安 鄭傑文 王承略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儒藏》為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為《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為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為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為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為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為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為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三〇冊

經部 詩類

毛詩後箋〔清〕胡承珙……………1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本册审稿人 陳新

本册責任編委 沙志利

目錄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胡培暉)	一
毛詩後箋序一(馬瑞辰)	一
毛詩後箋序二(陳 奐)	一
毛詩後箋卷一	一
國風	一
周南召南	一
周南	七
關雎	七
葛覃	一六
卷耳	二〇
樛木	二七
蟋斯	二九

毛詩後箋卷二	五三
召南	五三
鵲巢	五三
采芣	五七
草蟲	六一
采蘋	六六
甘棠	七一
行露	七五
羔羊	七八
殷其雷	八三
標有梅	八四
小星	八九
桃夭	三四
兔置	三七
采芣	三九
漢廣	四二
汝墳	四六
麟趾	五〇

江有汜 九三

野有死麋 九五

何彼襍矣 一〇〇

騶虞 一〇五

毛詩後箋卷三

邶邶衛 一一〇

邶 一一六

柏舟 一一六

綠衣 一二〇

燕燕 一二一

日月 一二五

終風 一二六

擊鼓 一三三

凱風 一三七

雄雉 一四二

匏有苦葉 一四四

谷風 一五一

式微 一五九

旄邱 一六一

簡兮 一六五

泉水 一七一

北門 一七五

北風 一七七

靜女 一八〇

新臺 一八五

二子乘舟 一九〇

毛詩後箋卷四

邶 一九四

柏舟 一九四

牆有茨 一九七

君子偕老 一九九

桑中 二〇七

鶉之奔奔 二一〇

定之方中 二一二

蟋蟀 二一八

相鼠 二二〇

千旄	二二二
載馳	二二七
毛詩後箋卷五	二三三
衛	二三三
淇奥	二三三
考槃	二四〇
碩人	二四二
氓	二四八
竹竿	二五四
芄蘭	二五五
河廣	二五八
伯兮	二六一
有狐	二六五
木瓜	二六八
毛詩後箋卷六	二七二
王	二七二
黍離	二七五
君子于役	二八一

君子陽陽	二八三
揚之水	二八六
中谷有蓷	二八九
兔爰	二九二
葛藟	二九五
采葛	二九七
大車	二九九
邱中有麻	三〇一
毛詩後箋卷七	三〇五
鄭	三〇五
緇衣	三〇五
將仲子	三〇七
叔于田	三一〇
大叔于田	三一
清人	三一六
羔裘	三二一
遵大路	三二五
女曰雞鳴	三二七

有女同車	三三一	東方之日	三七六
山有扶蘇	三三五	東方未明	三七七
蓍兮	三三八	南山	三八〇
狡童	三四〇	甫田	三八四
褰裳	三四二	盧令	三八七
丰	三四六	敝笱	三八九
東門之墀	三四八	載驅	三九二
風雨	三五一	猗嗟	三九六
子衿	三五三	毛詩後箋卷九	四〇一
揚之水	三五六	魏	四〇一
出其東門	三五七	葛屨	四〇一
野有蔓草	三六一	汾沮洳	四〇五
溱洧	三六二	園有桃	四〇九
毛詩後箋卷八	三六七	陟岵	四一二
齊	三六七	十畝之間	四一四
鷄鳴	三六七	伐檀	四一六
還	三七〇	碩鼠	四二〇
著	三七三	毛詩後箋卷十	四二三

唐……………四二三

蟋蟀……………四二三

山有樞……………四二五

揚之水……………四三〇

椒聊……………四三四

綢繆……………四三九

杕杜……………四四一

羔裘……………四四五

鶉羽……………四四七

無衣……………四五〇

有杕之杜……………四五三

葛生……………四五五

采芩……………四五八

毛詩後箋卷十一……………四六一

秦……………四六一

車鄰……………四六一

駟驥……………四六三

小戎……………四六七

蒹葭……………四八〇

終南……………四八四

黃鳥……………四八八

晨風……………四九〇

無衣……………四九三

渭陽……………四九五

權輿……………四九六

毛詩後箋卷十二……………四九九

陳……………四九九

宛邱……………四九九

東門之枌……………五〇二

衡門……………五〇七

東門之池……………五一一

東門之楊……………五一二

墓門……………五一四

防有鵲巢……………五一九

月出……………五二二

株林……………五二四

澤陂 五二七

毛詩後箋卷十三 五三一

檜 五三一

羔裘 五三一

素冠 五三三

隰有萋楚 五三六

匪風 五三九

毛詩後箋卷十四 五四三

曹 五四三

蜉蝣 五四三

候人 五四七

鳴鳩 五五二

下泉 五五五

毛詩後箋卷十五 五六〇

幽 五六〇

七月 五六〇

鴟鵂 五八三

東山 五八九

破斧 六〇一

伐柯 六〇五

九罭 六〇七

狼跋 六一〇

毛詩後箋卷十六 六一三

小雅鹿鳴之什 六一三

鹿鳴 六一三

四牡 六二〇

皇皇者華 六二四

常棣 六二九

伐木 六三六

天保 六四一

采芣 六四五

出車 六五三

杕杜 六六〇

魚麗 六六三

笙詩 六七〇

三一冊

毛詩後箋卷十七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毛詩後箋卷十八

小雅鴻雁之什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毛詩後箋卷十九

小雅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閔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八四八

巷伯 八五三

毛詩後箋卷二十 八六一

小雅谷風之什 八六一

谷風 八六一

蓼莪 八六四

大東 八六九

四月 八七八

北山 八八六

無將大車 八九一

小明 八九三

鼓鐘 八九九

楚茨 九〇三

信南山 九一四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九二二

小雅甫田之什 九二二

甫田 九二二

大田 九二七

瞻彼洛矣 九三三

裳裳者華 九三八

桑扈 九四一

鴛鴦 九四四

頍弁 九四七

車輦 九五二

青蠅 九五九

賓之初筵 九六〇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九七〇

小雅魚藻之什 九七〇

魚藻 九七〇

采芣 九七一

角弓 九七七

菀柳 九八五

都人士 九八七

采芣 九九一

黍苗 九九三

隰桑 九九五

白華	九九六
縣蠻	一〇〇二
瓠葉	一〇〇三
漸漸之石	一〇〇六
苕之華	一〇一〇
何草不黃	一〇一二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一〇一四
大雅文王之什	一〇一四
文王	一〇一四
大明	一〇二二
縣	一〇三三
棫樸	一〇四九
旱麓	一〇五三
思齊	一〇六〇
皇矣	一〇六七
靈臺	一〇七九
下武	一〇八四
文王有聲	一〇八九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一〇九五
大雅生民之什	一〇九五
生民	一〇九五
行葦	一一一四
既醉	一一二一
鳧鷖	一一二五
假樂	一一二七
公劉	一一二九
洞酌	一一三九
卷阿	一一四〇
民勞	一一四五
板	一一五〇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一一五八
大雅蕩之什	一一五八
蕩	一一五八
抑	一一六五
桑柔	一一七七
雲漢	一一八八

崧高	一一九五
烝民	一二〇四
韓奕	一二一二
江漢	一二二四
常武	一二三一
瞻卬	一二三七
召閔	一二四一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一二四八
周頌清廟之什	一二四八
清廟	一二四八
維天之命	一二五一
維清	一二五三
烈文	一二五七
天作	一二六一
昊天有成命	一二六四
我將	一二六九
時邁	一二七二
執競	一二七五
思文	一二七七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一二八〇
周頌臣工之什	一二八〇
臣工	一二八〇
噫嘻	一二八一
振鷺	一二八四
豐年	一二八五
有瞽	一二八九
潛	一二九〇
離	一二九二
武	一二九七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一三〇一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一三〇一
閔予小子	一三〇一
訪落	一三〇三
敬之	一三〇四
小毖	一三〇七
載芟	一三一一

良耜	一三二三
絲衣	一三一六
酌	一三二〇
桓	一三二二
賁	一三二四
般	一三二六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魯頌	一三二九
駟	一三三〇
有駜	一三三七
泮水	一三三九
閟宮	一三四六
毛詩後箋卷三十		
商頌	一三六七
那	一三六七
烈祖	一三七三
玄鳥	一三七五
長發	一三七八

殷武 一三八八

毛詩後箋

〔清〕胡承珙 撰

莊大鈞

石 靜 校點

續曉瓊

陳 新 審定

目錄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胡培暉)	一
毛詩後箋序一(馬瑞辰)	一
毛詩後箋序二(陳 奐)	一
毛詩後箋卷一	一
國風	一
周南召南	一
周南	七
關雎	七
葛覃	一六
卷耳	二〇
樛木	二七
蟋斯	二九

毛詩後箋卷二	五三
召南	五三
鵲巢	五三
采芣	五七
草蟲	六一
采蘋	六六
甘棠	七一
行露	七五
羔羊	七八
殷其雷	八三
標有梅	八四
小星	八九
桃夭	三四
兔置	三七
采芣	三九
漢廣	四二
汝墳	四六
麟趾	五〇

江有汜	九三
野有死麕	九五
何彼穠矣	一〇〇
騶虞	一〇五
毛詩後箋卷三	
邶鄘衛	一一〇
邶	一一六
柏舟	一一六
綠衣	一二〇
燕燕	一二一
日月	一二五
終風	一二六
擊鼓	一三三
凱風	一三七
雄雉	一四二
匏有苦葉	一四四
谷風	一五一
式微	一五九

旄邱	一六一
簡兮	一六五
泉水	一七一
北門	一七五
北風	一七七
靜女	一八〇
新臺	一八五
二子乘舟	一九〇
毛詩後箋卷四	
邶	一九四
柏舟	一九四
牆有茨	一九七
君子偕老	一九九
桑中	二〇七
鶉之奔奔	二一〇
定之方中	二一二
蝦蟆	二一八
相鼠	二二〇

千旄	二二二
載馳	二二七
毛詩後箋卷五	二三三
衛	二三三
淇奥	二三三
考槃	二四〇
碩人	二四二
氓	二四八
竹竿	二五四
芄蘭	二五五
河廣	二五八
伯兮	二六一
有狐	二六五
木瓜	二六八
毛詩後箋卷六	二七二
王	二七二
黍離	二七五
君子于役	二八一

君子陽陽	二八三
揚之水	二八六
中谷有蓷	二八九
兔爰	二九二
葛藟	二九五
采葛	二九七
大車	二九九
邱中有麻	三〇一
毛詩後箋卷七	三〇五
鄭	三〇五
緇衣	三〇五
將仲子	三〇七
叔于田	三一〇
大叔于田	三一〇
清人	三一六
羔裘	三二一
遵大路	三二五
女曰雞鳴	三二七

有女同車	三三一	東方之日	三七六
山有扶蘇	三三五	東方未明	三七七
蓍兮	三三八	南山	三八〇
狡童	三四〇	甫田	三八四
褰裳	三四二	盧令	三八七
丰	三四六	敝笱	三八九
東門之墀	三四八	載驅	三九二
風雨	三五一	猗嗟	三九六
子衿	三五三	毛詩後箋卷九	四〇一
揚之水	三五六	魏	四〇一
出其東門	三五七	葛屨	四〇一
野有蔓草	三六一	汾沮洳	四〇五
溱洧	三六二	園有桃	四〇九
毛詩後箋卷八	三六七	陟岵	四一二
齊	三六七	十畝之間	四一四
鷄鳴	三六七	伐檀	四一六
還	三七〇	碩鼠	四二〇
著	三七三	毛詩後箋卷十	四二三

唐……………四二三

蟋蟀……………四二三

山有樞……………四二五

揚之水……………四三〇

椒聊……………四三四

綢繆……………四三九

杕杜……………四四一

羔裘……………四四五

鶉羽……………四四七

無衣……………四五〇

有杕之杜……………四五三

葛生……………四五五

采芩……………四五八

毛詩後箋卷十一……………四六一

秦……………四六一

車鄰……………四六一

駟驥……………四六三

小戎……………四六七

蒹葭……………四八〇

終南……………四八四

黃鳥……………四八八

晨風……………四九〇

無衣……………四九三

渭陽……………四九五

權輿……………四九六

毛詩後箋卷十二……………四九九

陳……………四九九

宛邱……………四九九

東門之枌……………五〇二

衡門……………五〇七

東門之池……………五一一

東門之楊……………五一二

墓門……………五一四

防有鵲巢……………五一九

月出……………五二二

株林……………五二四

澤陂 五二七

毛詩後箋卷十三 五三一

檜 五三一

羔裘 五三一

素冠 五三三

隰有萋楚 五三六

匪風 五三九

毛詩後箋卷十四 五四三

曹 五四三

蜉蝣 五四三

候人 五四七

鳴鳩 五五二

下泉 五五五

毛詩後箋卷十五 五六〇

幽 五六〇

七月 五六〇

鴟鴞 五八三

東山 五八九

破斧 六〇一

伐柯 六〇五

九罭 六〇七

狼跋 六一〇

毛詩後箋卷十六 六一三

小雅鹿鳴之什 六一三

鹿鳴 六一三

四牡 六二〇

皇皇者華 六二四

常棣 六二九

伐木 六三六

天保 六四一

采芣 六四五

出車 六五三

杕杜 六六〇

魚麗 六六三

笙詩 六七〇

三一冊

毛詩後箋卷十七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毛詩後箋卷十八

小雅鴻雁之什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毛詩後箋卷十九

小雅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閔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八四八

巷伯 八五三

毛詩後箋卷二十 八六一

小雅谷風之什 八六一

谷風 八六一

蓼莪 八六四

大東 八六九

四月 八七八

北山 八八六

無將大車 八九一

小明 八九三

鼓鐘 八九九

楚茨 九〇三

信南山 九一四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九二二

小雅甫田之什 九二二

甫田 九二二

大田 九二七

瞻彼洛矣 九三三

裳裳者華 九三八

桑扈 九四一

鴛鴦 九四四

頍弁 九四七

車輦 九五二

青蠅 九五九

賓之初筵 九六〇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九七〇

小雅魚藻之什 九七〇

魚藻 九七〇

采芣 九七一

角弓 九七七

菀柳 九八五

都人士 九八七

采芣 九九一

黍苗 九九三

隰桑 九九五

白華	九九六
縣蠻	一〇〇二
瓠葉	一〇〇三
漸漸之石	一〇〇六
苕之華	一〇一〇
何草不黃	一〇一二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一〇一四
大雅文王之什	一〇一四
文王	一〇一四
大明	一〇二二
縣	一〇三三
棫樸	一〇四九
旱麓	一〇五三
思齊	一〇六〇
皇矣	一〇六七
靈臺	一〇七九
下武	一〇八四
文王有聲	一〇八九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一〇九五
大雅生民之什	一〇九五
生民	一〇九五
行葦	一一一四
既醉	一一二一
鳧鷖	一一二五
假樂	一二二七
公劉	一二二九
洞酌	一二三九
卷阿	一二四〇
民勞	一二四五
板	一二五〇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一一五八
大雅蕩之什	一一五八
蕩	一一五八
抑	一一六五
桑柔	一一七七
雲漢	一一八八

崧高	一一九五
烝民	一二〇四
韓奕	一二一二
江漢	一二二四
常武	一二三一
瞻卬	一二三七
召閔	一二四一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一二四八
周頌清廟之什	一二四八
清廟	一二四八
維天之命	一二五一
維清	一二五三
烈文	一二五七
天作	一二六一
昊天有成命	一二六四
我將	一二六九
時邁	一二七二
執競	一二七五
思文	一二七七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一二八〇
周頌臣工之什	一二八〇
臣工	一二八〇
噫嘻	一二八一
振鷺	一二八四
豐年	一二八五
有瞽	一二八九
潛	一二九〇
離	一二九二
武	一二九七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一三〇一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一三〇一
閔予小子	一三〇一
訪落	一三〇三
敬之	一三〇四
小毖	一三〇七
載芣	一三一一

良耜	一三二三
絲衣	一三一六
酌	一三二〇
桓	一三二二
賁	一三二四
般	一三二六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魯頌	一三二九
駉	一三三〇
有駜	一三三七
泮水	一三三九
閟宮	一三四六
毛詩後箋卷三十		
商頌	一三六七
那	一三六七
烈祖	一三七三
玄鳥	一三七五
長發	一三七八

殷武 一三八八

校點說明

《毛詩後箋》三十卷，是胡承珙畢生注解《毛詩》的成果。胡承珙（一七七六——一八三二），清安徽涇縣人，字景孟，號墨莊。嘉慶十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至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究心經學，著《小爾雅義證》十三卷、《爾雅古義》二卷、《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毛詩後箋》三十卷以及《公羊古義》、《禮記別義》（後兩種未完成）。諸經之中，於《毛詩》用力最勤，《毛詩後箋》實為其經學代表著作。

胡氏宦於京師之時，即與同年友馬瑞辰朝夕過從，研討《毛詩》，心有所得則互相質問。胡氏治《詩》，專主發明毛傳，為之既久，覺鄭箋之於毛傳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以為不熟讀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繹傳文不知箋說之多

失傳旨。其於《詩》，墨守毛傳，惟揆之經文實有難通者乃捨之而求他證。如箋說有本而於經文尤順者，則捨傳而從箋，然如此者僅十之一二而已，故《毛詩後箋》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且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證以他經，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不下數十百條，廣徵博引，採集甚富。胡氏以臺灣觀察引疾歸里，鍵戶而著此書，撰稿屢易，手自寫定，病亟之時猶自沈吟，默誦不倦，然《魯頌·泮水》以下竟不能卒業，抱志以歿。其子請陳奐補之，奐乃以其《詩毛氏傳疏》語為之條錄而補綴之，使成完璧。胡氏卒後第六年，《毛詩後箋》付梓。

《毛詩後箋》的主要版本有求是堂本、蛟川漪園方氏刻本、《皇清經解續編》本、《廣雅書局叢書》本，後三種皆祖求是堂本。此次校點，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十七年求是堂刻本為底本，校以《皇清經解續編》本和《廣雅書局叢書》本。對書中引

文，查核出處，酌出校記。校記中，清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刊本《皇清經解續編》簡稱「《續經解》本」，清光緒中廣雅書局刊民國九年番禺徐紹榮彙編重印《廣雅書局叢書》本簡稱「廣雅本」。參校諸書，凡清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刊咸豐十一年補刊本《皇清經解》中書簡稱「《經解》本某書」，凡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中書徑稱書名。

古人引書往往節引或意引，此書尤甚，大都援引某家某說，或節引意引，或牽合一書中幾處文字雜湊一說，或牽合一人之不同著作剪接成說。校點中，引號采取寬式標點，一家之說一般祇加一個引號，以明起訖，使眉目清晰，便於閱讀。

校點者 莊大鈞 石靜 續曉瓊

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 別傳

績溪胡培塿撰

君姓胡氏，諱承珙，字景孟，號墨莊。先世自徽州婺源遷涇之溪頭，都二十五傳，至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司參議，是爲君之高祖。曾祖之棟，河南新安縣知縣。祖兆殷，邑庠生。父遠齡，多隱德懿行。生君稍晚，奇愛之。然君自幼馴謹，不煩約束。五歲就傅，即穎悟，誦讀倍常兒。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十八食餼。歲科試，聯冠其軍。嘉慶六年辛酉，君年二十六，膺選拔，其年即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庚午爲廣東

鄉試副考官，尋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爲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弊，陳之於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甚多，多見施行。而其最切中時病者，則有條陳虧空弊端各條：「一曰冒濫宜禁。各省司庫支發錢糧，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故藩司書吏外而授意州縣，內而慫恿本官，將不應借支之款冒支濫借。此在領者便于急需，不敢望其足數，而在放者利于多扣，不復問其合宜。至于動項興修工程，多有署印人員輒行支借，離任後歸款無期，則雖應放而仍與浮冒無異。一曰抑勒宜禁。州縣交代，例限綦嚴，一切鋪墊、衣服、器皿等項，均不准充抵。近日仍多以議單、欠票虛開實抵者。在新任之員，豈肯甘心承受，自貽伊戚？總由上司多方抑勒，逼令擔承。一曰糜費宜省。各省攤捐津貼，名目縱爲辦公，豈盡必不可省？聞州縣

所解各上司衙門飯食、季規等銀，逐歲增加。而無益之費，如邸報一事，州縣多出己貲取閱抄報，而各省又有刻報一分。聞安徽省此項費用，每年通派各屬竟及萬金。竊思刻報即不可少，亦何須捐費如此之多。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曰升調宜慎。部選人員多係初任，或尚能謹守箴箴，前任有虧，不敢輕易接受。惟佐雜題升及調補繁缺二者，其中固不無結實可靠之員，然每多久歷仕途，習成狡滑，於升調之時，或詭擔承之力，以自見己長；或託彌補之名，以巧合上意。上司不加體察，輒易受其欺朦。在題升者急於得缺，明知此地之多累，不復顧後而瞻前；在調補者遷就一時，轉因原任之有虧，希圖挪彼以掩此。究之擔承彌補，皆屬空名，不過剝肉補瘡，甚且變本加厲。」其言深切著明。又如奏漕船積弊，謂

「舵工水手，習教斂錢，糾結黨與。江蘇、浙江等幫最甚，恐釀成事端」。後數年，果有浙江漕船滋事重案。足見君於天下利弊，訪求者熟也。在科道任內，巡視倉廩東城，皆弊絕風清。己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冬，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莅任編查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通行各屬，匪徒斂跡。上官廉其能，調署臺灣兵備道。至即緝獲洋盜張充等多名置於法，旋奉旨實授。道光甲申，以病乞假回籍調理。臺地背山面海，幅員遼闊，民多獷悍，素稱難治。君在臺三載，力行清莊弭盜之法，鎮之以靜，感之以仁，民番安肅，率屬清慎。事無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然自君去後踰年，而彰化、淡水即以械鬪起釁，擾及全臺，至動大兵勦定。則君綏輯之功不少矣。

君自少工舉業、詞章，通籍後，究心經

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引爲同志。人有投以撰著者，必細加考覈，別其是非，不爲虛文酬應。解經多心得，不苟同前人，以牽於公事未就。至是歸里調愈，遂專力著作。君初精研小學，熟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數十條。《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爲僞書。君初亦疑其僞，後乃斷以爲真，作《義證》。其言曰：「《小爾雅》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並入《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爾雅》之「𦵏」，則

固明明在《小爾雅》矣。其中如「金鳥」之解、「公孫」之偶、「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詩》、《書》，深裨經誼。沿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邵美」，即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爲《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而并僞之。而酈氏之注《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玄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刺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又取戴氏震所疑四事，一一辨釋，具戴本書。^①

嘉慶甲戌，培輩在都，館於君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昕夕與君談論。君見鄭氏注

① 「戴」，廣雅本作「載」。

中引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笑謂培輩曰：「吾當專爲書，以助子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笥累重難攜，獨攜《儀禮》一經，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其言曰：「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出於高堂生所傳；所謂古文者，則《前漢書·藝文志》云古經出於魯淹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今文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如「臙」爲今文，「臘」爲古文，而又云：「今文臙，或作植。」「縑」爲古文，「縑」爲今文，而又云：「古文縑，或作藻。」且有不言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典籍流傳，字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凡皆審定聲義，務存折衷。此經之注，亦同斯旨。取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

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鯀」不從「廡」、從「盥」不從「浣」之類是也；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從「徧」、從「臚」不從「噬」之類是也；有務以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鄉飲》、《鄉射》、《特牲》、《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又嘗撰《春秋三傳文字異同考證》。

然其畢生精力所專注者，則在《毛詩》。所撰《毛詩後箋》一書，采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者錄之，似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考，貫通《詩》義，

證明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同時長洲陳奐亦治《毛詩》，君數與書講論。奐著書，惟毛之從。君尚有別擇，然亦從毛者多。嘗與培輩書曰：「承珙《後箋》專主發明毛傳。爲之既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蓋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況於唐人乎？況於宋人乎？姑以一事言之：《召南》『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案：此詩首章三語，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小雅》之『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義即用以述傳。但此女方被訟不從，而開口乃云『豈不欲之』，作此

婉辭，不合語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有所畏而不敢，此則是『謂』非『畏』。蓋此『謂』字與下章『誰謂』之『謂』一律，皆訟者誣讎之辭，衆不能察，而欲歸於召伯之聽之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者而亦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興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相誣也。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言有是』者，謂有是早夜而行者，乃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耳。故不熟讀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繹傳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徵實，短於會虛，前人謂其按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箋本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妄被之毛。至毛義難明，不能旁通曲邇，輒以『傳文簡質』四字了之而已。拙著從毛者十之八

九，從鄭者十之一二。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證以他經，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不下數十百條。擬俟通錄一本後，乃摘出別鈔，以便就正。」又與魏源書曰：「承珙於《詩》，墨守毛傳，惟揆之經文實有難通者，乃舍之而求他證。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而《左傳》、《國語》、《淮南》、《說苑》引此詩，皆謂民不信上。此箋說之所本，而於經文尤順，故宜舍傳從箋。然似此者才十之一二而已。」此君《後箋》之大旨也。撰藁屢易，手自寫定，至《魯頌·泮水》而疾作，未卒業。陳奐補之。

君詩亦積生平精力以爲者。同邑朱侍講珩序其集，謂「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鎔其膏液，棄其渣滓。體安以雅，辭麗以則，寄託

遙深。詩之正聲，庶幾弗墜」。蓋不誣也。所著《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小爾雅義證》十三卷，皆手自付梓。《毛詩後箋》三十卷，《爾雅古義》二卷，《求是堂詩集》二十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駢體文》二卷，卒後，子先翰、先頻次第梓以行世。其爲之而未成者，又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二書。

君操行淳篤。歸田後，家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惟與二三故舊，間爲詩酒之會。注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平居自奉極儉，然遇修邑城、興書院及族中平糶等事，多樂捐資助成。生於乾隆丙申歲三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歲閏九月十四日，年五十七。

論曰：世之沈潛經義、精於考訂者，往往拙於文詞。即或工文矣，而詩未必工，蓋

兼之者難也。又如閭巷憔悴專壹之士，文章、學問負一時重名，而終其身坎坷不遇者多矣。君經學、詩文，卓然均可傳後，而早登甲科，陟歷清要，中歲擁旄海外，宦績偉然。豈非生有夙慧，得天者厚歟？然君練達時務，貌雖若不勝衣，而慮事周詳慎密，心力有過人者。余又以惜其設施之未竟也。

毛詩後箋序一^①

《毛詩後箋》三十卷，余同年友胡觀察墨莊所著也。墨莊性沈靜，寡嗜欲，獨耽著述。治群經無不賅貫，而於《毛詩》尤專且精。往嘗與余同宦京師，余亦喜爲《毛詩》學，朝夕過從，心有所得，輒互相質問，時幸有出門之合。蓋《毛詩》詞義簡奧，非淺學所易推測。唐人作正義，每取王子雍說，名爲申毛，而實失毛旨。鄭君箋《詩》，宗毛爲主，毛義隱略，則或取正字，或以旁訓疏通證明之，非盡易毛也。正義泥于「傳無破字」之說，每誤以箋之申毛者爲易毛義。又鄭君先從張恭祖授《韓詩》，兼通齊魯之學，間有與毛不同者，多

本三家詩，而參以己意，正義又或誤以箋義爲傳義。余與墨莊同見及此。凡所援據，《說文》、《字林》、《玉篇》、《廣韻》及經、傳、子、史所引《詩》與近人說《詩》，若惠氏《詩說》、《詩古義》、陳氏《稽古編》、段氏《詩小學》、阮氏《校勘記》、王氏《經義述聞》、孔氏《詩義卮言》、李氏《毛詩細義》，徵引略備。是所見同，所學同，所援引又同，宜其說之不謀而合也。故余所註，名《毛詩傳箋通釋》，而墨莊自名其書爲《毛詩後箋》，名雖異而實則同。

今墨莊已作古人，令嗣仲池持其書請序于余，余受而讀之。其書主于申述毛義，自注疏而外，于唐、宋、元諸儒之說有與毛傳相

^① 標題原無「一」字，爲區別馬序與陳序，今加一「一」字，並於陳序前增標題「毛詩後箋序二」。

發明者，無不廣徵博引；而于名物、訓詁及毛與三家詩文有異同，類皆剖析精微，折衷至當。有與余說大略相同，而徵引博于余者；有余蓄疑既久，未能得其端緒，讀是書而昭若發矇者；亦有與余說互異，而不妨並存其說以待後人論定者。墨莊曾與余約，俟書成互相爲序。今余書粗已畢業，欲求序于墨莊不可得。而墨莊是書，實能集《毛詩》之大成，評異同而辨白黑。余既錄其說之精核可懸國門者百數十條，將以補入余書，示服膺之篤，因並序而歸之。

昔何劭公閉戶十有七年，始成《公羊解詁》，墨莊以臺灣觀察引疾歸里，亦鍵戶十餘稔，而後《毛詩後箋》得以成書。研精覃思，古今同轍。墨莊雖年未滿六十，而其書信今傳後，可稱立言不朽者已。道光十四年正月望日，年愚弟桐城馬瑞辰謹序。

毛詩後箋序二

曩免游學至京師，相見胡墨莊先生於萬柳堂，己卯秋七月也。於後先生之聞，由閩歸里第，通音問、商疑難，免亦時時出己說，以請益於先生。《後箋》中所載之說，皆所請益者也。甲午夏，令嗣先翰、先類招免至其里第，屬任校讎遺書，以刊傳於後世，先生歿已二年矣！

先生有言曰：「諸經傳注，唯《毛詩》最古。數千年來，三家皆亡，而毛氏獨存。源流既真，義訓尤卓。後人不善讀之，不能旁引曲證以相發明，而乃自出己意，求勝古人，實則止坐鹵莽之過。」斯言可謂深切而著明

也已。毛氏之學，文簡而義贍，體略而用周。進取先秦百氏之書而深究之，所以知古訓之歸；廣採近者數十百家之解而明辨之，所以絕後來之惑。先生所謂準之經文，參之傳義，必思曲折以求通。其引博，其指約，其事甚大，而其心甚小。說《詩》之家，未有偶也。側聞先生在病亟時，猶自沈吟，默誦不倦，至易簣然後已。《魯頌·泮水》篇以下，竟不能卒業，而抱志以歿，儒者惜之。

今免因令嗣之請，不辭譴陋，爰以拙著《傳疏》語爲之條錄而補綴之，俾有完璧之觀，詎無續貂之誚。時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冬十月，長洲陳免謹記顛末云。

毛詩後箋卷一

涇 胡承珙

國 風

周南 召南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箋云：「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正義曰：「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

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謚，上至大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大王、王季。」蘇穎濱《詩傳》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李迂仲《毛詩集解》曰：「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范逸齋《詩補傳》曰：「自周公制禮作樂，即定『風』、『雅』、

「頌」爲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豳雅」、「豳頌」之說，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此「以南」非《詩》二南，范氏說誤，辨見後。非

周之樂章，詩人安得有是言。以《關雎》爲《周南》，以《鵲巢》爲《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語，豈非周公舊典歟？一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深淺者，未爲通論也。或以周召繫於所得之地爲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明教之實，《邶》、《鄘》、《衛》皆衛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錄《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承琪案：周公、召公本以采邑得名，是地名在先，爵名在後。《儀禮》，周公所作，已

有《周南》、《召南》，則當時編《詩》入樂，自以所得之地爲名，必非別以二公之爵。《序》云「繫之周公」、「繫之召公」者，乃作《序》者推衍之意。後儒泥於此言，駁之者謂二《南》皆文王之化，於周召二公無與，且以《序》說爲謬；信《序》者則謂二公爲王行化，故繫之二公，與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同義。皆由不知以地分《周》、《召》者，乃編《詩》者之法；以人分《周》、《召》者，乃序《詩》者之意，固各不相涉者也。《六經奧論》曰：「二《南》之詩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後世取於樂章，用之爲鄉樂、燕樂、射樂、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

「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此解最爲通達。至《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亦是約略言之，猶《關雎》、《麟趾》言化，《鵲巢》、《騶虞》言德，所以互見其義故。「先王之所以教」，箋本言「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俗本刪「文王」字，《蜀石經》及《文選》注有之。且《標有梅》、《野有死麕》、《騶虞》，《序》皆言「文王之化」，亦可見「先王」不專指大王、王季。然則王者、諸侯又何容過爲區別乎？

王雪山《詩總聞》曰：「周召分陝，世以爲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已久。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采。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西偏、東偏，亦見諸《師毖》、《師》、《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

後，此官猶存。其官亦有大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可謂重矣！此事甚明。而後有聖賢深淺之別，后妃尊卑之差，皆強爲辭也。」承琪案：王氏以二《南》但采於周召之地，不信《詩序》「自北而南」之說。然《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沱》，則《序》說究屬可據。王氏夫之《詩稗疏》曰：「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各以其詩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國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陝州爲中線而南分之。《史記》謂雒陽爲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爲周南，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潁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興安、郿、夔、順慶、保甯是已。其國之風，或其

①「詩」，《續經解》本《詩經稗疏》作「治」。

國人所作，或非其國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節被之管絃，今雖無考，而大要可知。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沔也；《汝墳》言江汝之間，則今之光州、新蔡也，而皆繫之《周南》。若《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沱」，又曰「江有汜」。《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水經》：「江水歷氏道縣，湔水入焉，又東別爲沱，入江過都安縣。今湔水自龍安府石泉縣入江。都安，今成都府灌縣。沱江在今新繁縣。汜者，水決復人之總名。沱即汜也。言沱言汜，皆川北西、漢水今嘉陵江南之地。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爲二南。不言國者，文王未有天下，侯國本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顧古湫《虞東學詩》曰：「《史記》『大史公留滯周南』，摯虞言：『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爲豫州，其南爲

荊州。《漢廣》采之荊，《汝墳》采之豫，則周南之地界畫然矣。若召南自陝而西，朱子嘗疑雍州地狹，未免不均。竊考《周官·職方氏》，雍州實兼梁地，惟自雍及梁，故得稱「南」。《類考》謂江沱之間即梁山之界，蓋據《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而言，其說可信。至於爲「汜」爲「渚」，則自蜀至楚，江行數千里，在在有之，不必專屬夏口。故二南之地，當以《通志》爲定論也。至於「南」，本樂名。毛鄭皆云「自北而南」，諸儒力詆其說。愚謂樂之爲「南」，正以風化之被於南方而得名。不獨《漢廣》、《汝墳》、《江沱》諸作義炳事白，餘若「南有樛木」、「陟彼南山」、「南澗之濱」、「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所指方名無有及於他者，不坦然衆著乎？」案：以上二說，發明《序》「自北而南」之說甚諦。考《括地志》云：「今陝州有陝

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以此原爲界。此《詩稗疏》以陝州爲中線之說所本也。《水經·江水注》引韓嬰叙《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此亦謂自北而南，與毛《序》合。惟鄭注又引《逸周書》云：「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均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因分爲二南國也。」此則近於附會。二《南》篇末取數云：《周南》之國十一篇，《召南》之國十四篇。此等篇目，皆毛公之舊，必漢以前師承古義。曰「之國」者，明非一國之辭。所采之國既衆，而其詩之篇數或不能國各爲編，故以其皆屬文王風化所及，而爲分陝之所統，遂以周召繫之。若僅南氏二臣之國，而冒之以周召，於義不可通矣。

程泰之《考古編》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

「舞《象》、《箛》、《南籥》者」，《南籥》，二南之籥也；《箛》，《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爲文樂矣，不勝傳習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叙》載「四夷之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爲「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承珙案：程說一往謬誤。其謂《詩》篇

無「風」名，古有二「南」無《國風》，毛西河既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及《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正之；其又謂《詩》之《雅》、《南》，《左傳》之《南籥》皆二「南」，則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籥」分文武，異於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繆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言也。當時所采詩，或得於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尚不得與二雅並列於六

義，況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之樂」；《左氏》之「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俱不云二「南」也。」程大昌特見蘇氏釋《鼓鐘》篇，故生此說耳。以上諸說皆足破《考古編》之謬。今考《呂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此實爲蘇氏《詩傳》、程氏《詩論》之所本。然高注《呂覽》，以「南音」爲「南方國風之音」，以《周南》、《召南》謂取「南音以爲樂歌」，義本可通。程氏乃謂有南無風，據《左傳》季札觀樂歌十五國而不言「風」。而《左傳》明言「風有《采蘋》、《采蘋》」，則又以爲出於臆說，真自相矛盾。總之，「南」以地言者，乃采詩時編部之名也；以音言者，又入樂時編部之名也。二者

不同，而亦不相悖。諸儒混爲一解，而又牽引「南夷之樂」以爲「南」，則尤誤矣！

周南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傳箋皆未明言「后妃」爲大姒，「君子」爲文王。程子謂《序》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馮元成亦以爲「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后妃思得淑女以共理內治。此語尚沿箋疏之誤，辨見後。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箴銘」。二說頗爲近之。惠研谿《詩說》曰：「《小序》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跡其自始，以爲太姒耳。作詩之意，或本于文王、大

姒，而周公隸之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夫人者矣。」戴東原《詩經補注》曰：「《南》、《豳》、《雅》、《頌》有專爲樂章，非詠時事者。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正內德、慎婚姻之際。《關雎》之言夫婦，《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歌之燕饗，俾聞其樂章，知君臣夫婦之正焉，非指一人一事爲之者也。」韓氏怡《讀詩傳譌》曰：「案，君子，在上之通稱。《序》但言后妃，則爲文爲武未可知也。《思齊》稱大姒，《離》稱文母，並無「后妃」之目。惟《大戴禮·保傳》篇曰：「周后妃任成王于身。」據此，則不得定以爲文王之后妃，審矣。」朱子《詩集傳》謂文王求得大姒爲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於是疑難蠡起。崔銑云：「大姒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誰與探其寤寐間事而形容之？」或又以爲王季宮人。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曰：「古者命士，父子

異宮，彼淑女之得與否，亦何與於王季宮人之憂樂也。」金仁山則謂諸書言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故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云：《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五十四而崩爲可信，又據《大明》之詩自三章至六章皆言文王有國，娶莘生武王之事，其四章曰「文王初載」即文王即位之初年；「文王四十七即位，居喪三年，其娶蓋在五十之後。」文王九十七歲而終。「武王即位十三年滅商」，非上冒文王之年，「既滅商七年而崩，在位共十九年」。以此推之，知「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女妻乃能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則大姒之年少爾」。鄒忠胤據「續女維莘」之文，疑大姒爲文王繼娶于莘。錢飲光《田間詩學》用其說，且據《周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史記》載文王年九十七，而云「享國五十年」，當以四十七即位。《史記》載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命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是武王以六十歲克商，在侯位已十三年。則武王以四十八即位，克商後四年而崩，得年六十四歲。以文王歿年考之，蓋以五十歲生武王，而非十五生武王明矣。若以大姒爲文王之始配，以古者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之例準之，當文王生武王時，大姒必將四十矣。生武王而後，又有子八人，不應前此壯年惟伯邑考一人，及血氣將衰，乃生子纍纍如許。意必文王「續娶于莘而得大姒，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頌之。若是，則《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亦足據矣。」承珙案：《白虎通義·嫁娶》篇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

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此蓋三家詩說。然則以文王娶大妣爲在即位之後，漢人已有此說矣。但必據是以證《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則可不必耳。

「關關雎鳩」，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毛訓本之《爾雅》。《左傳》「雎鳩氏，司馬也」，杜注即用毛傳云：「鷺《釋文》：『本亦作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其他則陸璣以爲如鴟，郭璞以爲雕類，楊雄、許慎以爲白鷺。而白鷺亦復似鷹，是則雎鳩爲雕鷺之類，已無疑義。自鄭夾漈有鳬類之說，朱子從之，云「江淮間有此」。則馮嗣宗《六家詩名物疏》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夾漈之說，自未可從。餘如《詩總聞》以爲鴝鳩，《風土記》疑爲蒼鷺，馮元敏謂狀似鴛鴦，方以智《通雅》定爲屬玉，郝氏以爲布穀，錢氏《詩詁》以爲杜鵑，無稽之言，皆

可無庸置辨。《史記·孔子世家》正義曰：「王雎，金口鷺也。」案：「鷺」當爲「鷺」之誤，《御覽》九百二十六引《蒼頡解詁》：「鷺，金喙鳥也。」

毛傳「鳥摯而有別」，鄭箋申之曰：「摯之言至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此最得傳意。蓋「摯」與「至」聲近義同。《說文》：「摯，至也，讀若摯。」《爾雅》：「摯，臻也。」郭注云「摯」、「臻」皆「至」，是也。「摯」與「有別」自是兩義。若以爲猛鷺之「鷺」，則《淮南子》曰：「猛獸不群，鷺鳥不雙。」言「鷺」已含「別」意，不必又云「有別」矣。惟其雌雄情意肫至，而又能有別，故傳以興「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楊雄《羽獵賦》云：「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群娛乎其中，嘒嘒昆鳴。」張衡《思立賦》云：「鳴鶴交頸，雎鳩相和。」又《歸田賦》云：「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

頸頤頤，關關嚶嚶。」此所謂雌雄情意至者也。《淮南·泰族訓》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作「乖」，誤。《列女傳》魏曲沃負曰：「夫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張超《誚青衣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此即所謂有別者也。歐陽《本義》疑於「摯」爲猛鷲，且謂「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鳩之情獨至」。其說固矣。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以詩之「淑女」即爲后妃。《毛詩稽古編》曰：「《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承珙案：匡衡之言，實同毛氏。毛傳云：「淑，善。逮，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

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黃氏元吉《詩經遵義》曰：「毛傳文氣緊接而下，「是」字即指后妃。孔疏必強毛以同鄭，實失毛旨。」《田間詩學》謂朱子宗毛氏，以「淑女」指后妃者，得之。歐陽氏《詩本義》云：「《關雎》之作，本以雎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雌雄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此解甚當。但謂毛鄭皆云《詩》所斥「淑女」者非后妃，則不然。鄭箋乃以「逮」爲「仇」，謂「淑女」爲三夫人以下耳。正義援箋合傳，曲爲附會，非果傳意云然也。《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云：「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其下云：「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後漢書》應奉以田貴人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曰：「臣聞周納翟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宜思《關雎》之所

求，遠五禁之所忌。」以上二條，皆與毛義合，不獨匡衡也。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毛既以「幽閒」訓「窈窕」，其下復以「貞專」足成其義。《文選·秋胡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正與毛同。是皆以「窈窕」指女之德容言之。鄭箋始增入「深宮」字，以「窈窕」爲「居處」。而正義遂并以深宮之義被之毛傳，非也。《楚辭》「子慕予兮善窈窕」，《史記·李斯傳》「佳冶窈窕」，《漢書·杜欽傳》「必鄉舉求窈窕」，《劉輔傳》「妙選有德之世」，^①考卜窈窕之女，《王莽傳》「有窈窕之容」，《後漢書·班固傳》「窈窕繁華，更盛迭貴」，《邊讓傳》「爾乃攜窈窕，從好仇」，張超《誚青衣賦》「但願周公，配以窈窕」，凡此皆不以「窈窕」爲「居處」。至疊字形容語，本無庸字別爲義。《方言》云：「善

心爲窈，善容爲窕。」亦非是。

「君子好逑」，傳：「逑，匹也。」訓本《爾雅》。今《爾雅》作「仇，匹也」，郭注引《詩》「君子好仇」。孫炎注云「相求之匹」。是孫所見本作「逑」。《衆經音義》引李巡注云：「仇，讎怨之匹。」是李所見本又作「仇」。可見《爾雅》古有兩本，「逑」、「仇」異字，以「逑」爲「仇」之假借。如《左傳》「怨耦曰仇」，而《說文》「逑」下云「怨匹曰逑」，亦以「逑」爲「仇」之假借也。據《釋文》，毛傳作「逑」，又別有作「仇」之本。臧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書·邊讓傳》注，《文選·景福殿賦》、《琴賦》、嵇康《贈秀才從軍詩》注，皆引《毛詩》曰「君子好仇」，知《毛詩》之不作「逑」。承珙案：《後漢書·皇后紀》論《詩》美好

①「輔」，原作「黼」，據《漢書》改。

述」，章懷注引《詩》「君子好述」，並引毛傳爲「君子好匹」。可見毛傳自有作「述」之本，不得定以作「仇」者爲毛氏舊文也。

《禮記·緇衣》：「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下引《詩》云：「君子好仇。」鄭注云：「正，當爲『匹』，字之誤也；仇，匹也。」此鄭所用蓋三家詩訓。其以「仇」爲「匹」，正與毛同，至箋《詩》時乃易其說耳。陸聚縵《陸堂詩學》曰：「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於開章第一義泥《左氏》『怨耦曰仇』語，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真犯孟子『以文害辭』之譏。」承珙謂，孟子言大王之時內無怨女，而《周南》之君子乃不免有衆妾之怨者，此義豈可爲訓。

陳氏《稽古編》曰：「此詩首章傳，初視之，意竟似目『淑女』爲后妃矣。及觀次章傳『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

事宗廟」，方知下文「淑女」不得指后妃也。不然，「流之」與「求之」文義不協矣。」承珙案：陳意蓋以後二章爲賦，言后妃供荇菜，淑女助而求之。其實不然。二《南》爲房中之樂，故美后妃有關雎之德，爲窈窕之淑女，宜配君子。其下「求之」、「友之」、「樂之」即指此淑女而言。呂東萊《讀詩記》曰：「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此說是也。后妃即「淑女」，有共荇菜之職，故因荇菜之可流以興淑女之可求。下文「采」謂采取，「芼」謂擇取。古者昏禮納采即謂納其采擇之禮。以此託興，意味深長。若以共荇菜爲直賦其事，意義淺矣。毛於首章標明興體，故次章略之，全《詩》例皆如此。范氏《詩補傳》、嚴氏華谷《詩緝》皆以「荇菜」爲賦，誤矣。

「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莊

子·田子方篇「吾服女也甚忘」，郭注云：「服者，思存之謂也。」或疑「思服」相連，「服」亦爲「思」，於義重複。承珙案：《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服念」連文，不嫌複也。

「輾轉反側」，正義引《書傳》：「帝猶反側，晨興」，「反側」既爲一，則「輾轉」亦爲一，俱爲卧而不周。」又歷引《澤陂》之「輾轉伏枕」，《何人斯》箋之以「輾轉」釋「反側」。「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大同小異。」承珙謂古人名「側」多字「反」，《左傳》楚公子側字子反，宣十二年。魯孟之側字反，哀十年。亦足證「反」「側」之無二義。朱《傳》析四字各爲一義，而語無所本，故不可從。

「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孫毓述毛見正義。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

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承珙案：《序》云：「后妃之德。」傳云「德盛」，正與《序》相應。則所謂「友之」、「樂之」者，非即指后妃而何？毛義本自直截，孫毓述之，更爲明白。

「左右芼之」，傳：「芼，擇也。」《爾雅》：「芼，搯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搯，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孫炎之訓即本毛公，某氏、郭璞似別爲說而義實相因。《說文》：「芼，艸覆蔓。从艸，毛聲。」《詩》曰：「左右芼之。」蓋此「芼」本艸覆蔓之名，菜亦艸類，惟其覆地蔓延，故須拔之，而擇之義相成也。《玉篇》：「覲，擇也。」引《詩》「左右覲之」，殆三家字異歟？朱《傳》從董氏迫以「芼」爲「熟而薦之」，而上章釋

「左右」爲「無方」。故《稽古編》云：「『左右』訓爲『無方』，則於『芼』義難通。『熟而薦之』，於禮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承琪案：若從毛傳訓「芼」爲「擇」，則「左右芼之」與「左右流之」同義，亦可訓爲「無方」。毛雖不釋「左右」字，然傳意本以「淑女」即「后妃」，則「左右」不必如鄭箋「佐助」之義也。

《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注云：「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疏云：「若用鐘磬，當云有房中之奏樂，今直云有房中之樂，明彼本無鐘磬也。若然，《磬師》云：『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鐘磬。」房中樂得有鐘磬者，彼據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也。

房中及燕，則無鐘磬也。」陳氏《禮書》曰：「毛氏以《詩》『招我由房』爲房中之樂。《關雎》之詩曰『鐘鼓樂之』，而《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鄭氏言不用鐘磬，又言教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彥謂祭祀有鐘磬，燕無鐘磬，此不可考。」《隋書·音樂志》：「牛宏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鐘磬。』宏等採肅、統以取正焉。大業中，柳顧言又增房內樂，益其鐘磬。奏議曰：『房內樂者，主爲皇后弦歌諷誦而事君子，故以房室爲名。燕禮、鄉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文王之風由近及遠，鄉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鐘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

鐘磬。」鄭玄曰：「燕樂，房內樂也，所謂陰聲，金石備矣。」以此而論，房內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鐘磬也。」承珙案：房中樂用鐘磬，諸儒祇據《磬師》，不知《周禮·笙師》：「凡祭祀饗食，^①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注云：「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夫此言燕樂，別於祭祀饗食，則是用之房中及燕矣。使無鐘磬，何為「共其鐘笙之樂」乎？此不待辨而明者也。《隋志》稱侯苞、孫毓，蓋毛韓二家詩說。牛宏不用，而取陳統之說，誤矣。又《漢書·禮樂志》：「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其原出於周房中樂。而《安世房中歌》首章即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庭。」亦可為房中樂有鐘鼓之證。

《關雎》為風之始，而後人云三家以為刺詩者，大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楊子雲曰：「周康之時，《關雎》

傷始亂。」此於三家之說，不知何屬。他如《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家皆以為《魯詩》；《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馮衍傳》：「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注皆引薛君《韓詩章句》云：「大人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惟《齊詩》未詳其說。《漢書·儒林傳》：「匡衡受《齊詩》於后蒼。《衡傳》上疏云：「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云云。此蓋《齊詩》之說，正與毛傳「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云云合。至魯韓二家以為刺時者，必皆係傳《詩》者之說。《陸堂詩學》

①「食」，阮校本《周禮注疏·笙師》作「射」。

曰：「《史》《漢》儒林傳皆云申公有詁訓，無傳義。後之爲《魯詩》說者，恐非申公之舊。」此語可謂破的。《韓詩外傳》云：「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命也。」又云：「《關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所言亦與毛傳合。然則三家詩於開章大義無不同於毛氏，林文軒云：「毛公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特數經傳受之後，或不免所聞異辭耳。劉向習《魯詩》，《列女傳》亦云：「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論語》「哀而不傷」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總之，刺時之說，薛士龍謂是賦其詩者，呂元鈞謂陳古以諷，二說近之。《後漢書》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夫曰「歌以感之」，正如《常棣》作於周公，而《左傳》傳二十四

年。載富辰之言曰，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杜預注云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范蘅洲《三家詩拾遺》曰：「光武《廢郭后詔》云「既無《關雎》之德，而有衛霍之風」，似用毛《序》。而范蔚宗《皇后紀序》先言「后夫人進賢才以輔君，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後又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可知康王時人歌《關雎》以諷諫。與薛、呂之說正同。」

葛覃

《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孔疏謂后妃「在父母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呂記》則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

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嚴《緝》略同。李氏《集解》又祖楊龜山、張橫渠之說，以「在父母家爲歸甯之時，言后妃歸甯，志猶在於女功之事」。承珙案：諸儒之說，皆有難通。孔疏以后妃之本爲本性貞專，則與《關雎序》所云「德」者無異，不當又別爲「后妃之本」。若謂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則《禮》有后、夫人親桑，不聞采葛。至於既嫁歸甯，更不當有采葛之事。竊意此詩首章、次章自是追溯后妃在父母家勤於女工之事，即《內則》所謂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者；末章言尊敬師傅，教以適人之道，躬習勤儉，服澣濯之衣，如此，則「于歸」之後，和於室人而當於夫，乃可以安其父母，即《小雅》所謂「無父母遺罹」也。蓋勤儉自是后妃之本性，女功亦是后妃之本務，而要皆推本於在父母家服習

煩辱，婉婉聽從，乃能嫁而正夫婦之道，歸而安父母之心。如此，則作詩之旨與序詩之說并傳箋皆一以貫之矣。

「葛之覃兮」，傳：「覃，延也。」此本《爾雅·釋言》。正義失引。《釋詁》又云：「延，長也。」《方言》同。《生民》：「實覃實訐」，傳云：「覃，長也。」此「葛覃」之「覃」毛又訓爲「延」者，當從延長之義，謂葛引蔓延長，羅願《爾雅翼》云：「葛蔓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非「延易」之「延」。下「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乃延易之義。《大雅》：「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相延易。」《廣雅》：「施，敷也。」「施」與「弛」同，「敷」與「易」同。雖引蔓之長至於延易，義本相成，然詩以「覃」與「施」相承言之，文義自當有別。箋云：「葛延蔓於谷中」，「延蔓」專釋「施」字，非牽用傳文「覃，延也」。

「黃鳥于飛」，段懋堂《說文注》曰：「毛傳：『黃鳥，搏搏音博，非徒端反。黍也。』」不云即倉庚，「倉庚」下亦不云即黃鳥，然則黃鳥非倉庚。」又：「鄭箋稱『黃鳥宜食粟』，又云『縣蠻，小鳥貌』。」承珙案：二條皆傳文，非箋語。顯非倉庚，蓋今之黃雀也，似雀而色純黃。《戰國策》云：「俛囓白粒，仰棲茂樹。」《詩》所謂「黃鳥」也。」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云：「倉庚，商庚。」又云：「鶯黃，楚雀。」又云：「倉庚，鵯黃也。」《說文》「離」下云：「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雜》下云：「雜黃也。从隹，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此皆謂今之黃鸝。《爾雅》又有「皇，黃鳥」，則當別爲一鳥。舍人注但云：「皇，名黃鳥。」郭璞乃云：「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則誤合爲一。然其誤實始於《方言》謂「驪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驪

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陸璣《疏》因之。今案：《小雅·黃鳥》云「啄粟」、「啄梁」、「啄黍」，似當主謂黃雀，《古樂府》所謂「野田有黃雀」者是。若黃鸝，不聞其食黍粟也。《秦風》「交交黃鳥」，傳亦云：「交交，小貌。」鳥之黃而小者惟黃雀。陸《疏》云「鷦鷯似黃雀而小」，桃蟲微小于黃雀。皆足見黃雀之小。若黃鸝，則《格物總論》云大勝鷦鷯，不得爲甚小也。且《小雅》云「集于穀」、「集于桑」、「集于栩」，及《秦風》之「止于棘」、「止于楚」，皆灌木也，傳謂「止于棘」爲黃鳥往來得所。今之黃雀，愛集叢木。若黃鸝，則多集於喬木，亦與止棘、集灌木之義不合。不得因《小雅》有「倉庚啾啾」與此詩「其鳴啾啾」音同而合爲一也。又案：孫奕《示兒編》已有此說，謂黃鳥有二種，名同而小大殊。但以《葛覃》、《凱風》之「黃鳥」爲黃鸝，《秦

風》、《小雅》之「黃鳥」爲「黃雀」，則非是。其云毛氏、陸氏所謂「搏黍」亦當是黃雀，「黍熟於七八月之間，無復有鷺矣」。此說極通。陳氏《稽古編》反謂其妄，誤矣。

「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案：《廣雅·釋訓》云：「莫莫，茂也。」《文選·蜀都賦》「稊稻莫莫」，劉注亦云「茂也」。是「莫莫」本爲茂盛之貌，與「萋萋」同。傳以上文「萋萋」已訓茂盛，義可類推，而此章下文有「是刈是穫」，故以「莫莫」爲「成就之貌」。正義云「葛既成就，已可采用」是也。《大雅·旱麓》「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傳云：「莫莫，施貌。」草之茂盛者，乃能延蔓于木，故但言「施貌」而茂盛可知。傳義各有攸當，不得謂其緣辭生訓也。

「服之無斃」，《禮記·緇衣》引《葛覃》曰「服之無射」，「斃」作「射」。郭璞注《爾雅》

王逸注《楚辭》，引皆作「射」。段懋堂曰：「斃，本字，射，同部假借。」承珙案：鄭《緇衣》注云：「言己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此箋則用《爾雅》，訓「服」爲「整」，謂整治此葛以爲絺綌。蓋以「言歸」之文尚在下章，則此「服之」不得云服其君子耳。傳引《國語》「王后織玄紵，至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者，亦謂婦人無貴賤，皆有衣其夫之責，故在父母家，即當豫習女功煩辱之事。傳箋義蓋相足也。

「歸甯父母」，傳：「甯，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惠氏《詩說》謂古無歸甯之禮，毛傳因《左氏》而誤。段懋堂曰：「『父母在』以下九字，恐後人所增。毛云：『甯，安也。』」毛意同《草蟲》箋所云「甯父母」。《說文·女部》：「晏，安也。从女，从日。《詩》曰：『以晏父母。』」今《毛詩》無此，蓋「歸甯

父母」之異文也。尋詩上文「言告言歸」，「歸」謂嫁也。方嫁不當遽圖歸甯，則此「歸」字作「以」字爲善，謂可用以安父母之心。《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箋云：「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甯父母，故心衝衝然。」《葛覃》「害澣害否」二句，箋云：「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正謂能事君子，則能甯父母心。二箋義互相足也。」承珙案：《潛夫論·斷訟》篇云：「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甯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真潔而甯父兄也。」此亦第以「歸甯」爲「無父母遺罹」之意。至歸甯之禮，正義歷引《左傳》、《喪服》傳等，證據明白，固不得謂爲非禮。《曲禮》云「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尤有明文。《詩》之《泉水》、《載馳》、《竹竿》雖皆思歸不得，然使父母在，而亦不當歸甯，則其思爲非禮矣。故《泉水序》及箋皆據《左傳》說。「父母在則歸

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此古禮也。惟此《序》云「可以歸安父母」，則似謂既嫁而可以安父母之心，故箋云：「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但「父母在」以下九字，段以爲後人所增，不如陳碩甫云此九字是鄭箋語竄入毛公傳文。箋云「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釋「害澣害否」句；「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釋「歸甯父母」句。《泉水》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兩箋義正同耳。承珙又案：《說文》「晏」下所引或三家詩。此《序》及箋既皆以「歸安」連文，則《毛詩》字仍當作「歸甯」，未必作「以晏」也。

卷 耳

《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后妃於君子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賢審

官之意耳，不謂后妃已自求賢審官也。采卷耳者，欲求盈筐，心不在，故無獲也。以言爲

國當求賢耳，而賢不至者，亦以心不專，故賢不來矣。如是，頃筐無所獲，則失其所願；周行無所實，則失其所治。此爲后妃警戒求賢審官也。其餘又陳當知臣下勤勞之事，亦謂從容警戒於君耳，非以后妃已所行也。」《呂記》曰：「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崇德報功，婦人固無與乎此，而體群臣之志則不可不同。室有輶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郝仲輿曰：「或者謂婦人勿與外事，然則《雞鳴》之解佩，十亂之邑姜，非乎？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饋以効箴，故謂之志而已。」承珙案：三說皆得詩旨。朱子初解從《序》，見《呂記》。後作《集傳》乃以爲大姒懷文王之詩。則懿筐非后妃所執，大路非后妃

所遵，至於登山極目，縱酒遣懷，尤爲礙不於倫。近儒辨之當矣。

郝氏曰：「《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杕杜》，遣勞使臣，王者所以享諸臣於外廷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於中饋也。《卷耳》之志，是《采薇》、《杕杜》之治所從出也。」承珙案：成九年《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命，公享之。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是春秋時臣下出使而還，其君猶有享燕之禮。《周禮·酒正》《漿人》有共后、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世婦掌大賓客之饗食。疏謂賓客饗食，王后有助王禮賓之法。然則《周南》盛時恩明誼美，於命將遣戍之際，燕饗慰勞，作爲詩篇以詠歌其勤苦者，安知后妃不與有助邪？晉束皙《讀書賦》曰：「讀《卷耳》則忠臣喜，讀《蓼莪》則孝子悲。」所謂喜者，即《鹿鳴序》云「忠

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也。

《淮南子·俶真訓》云：「今矰繳機而在上，罔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勞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承珙案：此蓋謂亂世之臣，險阻憂危而不見體恤，故因《卷耳》之詩而思慕古之賢人，寘之列位，各得其所。義正與《序》相應。晁說之謂《魯詩》以《卷耳》爲康王時詩，亦必當時有慕古而賦其詩者，如《關雎》作諷之類是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荀子·解蔽篇》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頃則不精，貳則疑惑。」楊倞注云：「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

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此用箋義也。高誘注《淮南·俶真訓》云：「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此釋「懷人」二句，全同傳義。其釋上二句，意當亦本之毛公。蓋傳以采卷耳爲憂者之興，是謂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采之者苟有貳心，尚不能滿，況於求賢之難，而可不思所以寘之乎？如是乃得爲因物託喻，諷其君子。歐陽《本義》謂「不盈頃筐」，「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於采卷耳」。又謂毛鄭之說首章，言「后妃欲君子求賢置之列位，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此誤以鄭義爲毛義。夫必謂憂在進賢而忘其采菜，則是賦而非興矣。

《爾雅》：「卷耳，苓耳也。」郭注引《廣

雅》云：「臬耳也。亦云胡臬，江東呼爲常臬。」《爾雅釋文》引《廣雅》又云：「苓耳，蒼耳。」後之說《詩》及注《本草》者，無不以卷耳爲蒼耳。惟鄭夾漈云：「《詩》言『采采卷耳』者，以其可茹也。即今卷菜如連錢者。是若蒼耳，但堪入藥，不可食。」馮氏《名物疏》駁之曰：「陶隱居云蒼耳名常思菜，僧人皆食之，何謂但堪入藥乎？其以卷菜爲卷耳，又未知何據也。」承珙案：杜子美《驅豎子摘蒼耳詩》云：「蓬莠獨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又云：「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密。登牀半生熟，下箸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是亦以卷耳爲蒼耳，蓋唐時猶以充蔬食者。明周憲王《救荒本草》亦云蒼耳嫩苗及子皆可食。此皆得諸身試目驗者，知夾漈之說非矣。

《詩正義》引陸《疏》云：卷耳，「葉青白

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郭注《爾雅》：「或曰苓耳如鼠耳，叢生如盤。」宋《圖經》謂陸郭所言皆與今蒼耳相類，而以郭言叢生者爲尤得之。承珙案：郭所引「或說」是別一物，故徐鍇《說文繫傳》於「苓」字下引郭注「叢生如盤」，以爲菌屬生朽潤木根者，其非蒼耳明甚。朱《傳》云「卷耳，臬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則合郭氏二說爲一，誤矣。

朱子《詩序辨說》云：「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然曰『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所宜施。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承珙案：此詩「我」字，毛傳不明所指。鄭箋於「我馬」之「我」云：「我，使臣也。」於「我姑」之「我」云：「我，君也。」詳《序》言「后妃志在輔佐君子」，則首章「嗟我懷人」之

「我」，即是我其君。傳云「思君子官賢人，寘之列位」，則毛意以首章之「我」爲我君子明矣。下三章「我」字，則以鄭箋所分爲是。凡《詩》中「我」字，有其人自「我」者，有代他人言「我」者，一篇之中不妨並見。如《出車》「勞還率之詩」，首章「我出我車」，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三章「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箋云：「此「我」，我戍役也。」五章「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箋以「君子」斥南仲，謂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來而喜。是此「我」，又我諸侯。一詩之中，「我」字各有所指，可無疑於《卷耳》之「我」前後異解矣。朱長孺《詩經通義》曰：「《序》云「后妃之志」，最有味。夫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之事，孰非后妃之輔治于內而志在相成者乎？此出賦詩者言外歸美之意。觀《兔置》、《芣苢》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自后妃之

口而後爲其志。」此說是也。朱《傳》惟泥於諸「我」字皆爲后妃自我，故致乘馬攜僕，以文害辭。《焦氏易林·師之臨》云：「玄黃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踰時不歸。」蓋從來說《詩》者，未有以「我馬」、「我僕」屬之后妃者。

「真彼周行」，傳：「真，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詩》「周行」有三：《卷耳》、《鹿鳴》、《大東》。鄭皆以爲周之列位。嚴《緝》云：此唯《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真」，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爲發幣於列位，其義尤迂。承珙案：毛於《大東》之「周行」無傳，然訓「佻佻」爲「獨行」，則當以「周行」爲「道路」。《鹿鳴》「周行」，毛訓「至道」。此詩則本之《左傳》，其義自古。言各有當，不必一概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爲硎』，孫炎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硎』，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說文》：「嵬，石戴土也。」段注云：「《爾雅》、毛傳二文互異而義則一。戴者，增益也。《釋山》謂用石戴於土上，毛謂土而戴之以石；《釋山》謂用土戴於石上，毛謂石而戴之以土。以《絲衣》、《戴弁》例之，則毛之立文爲善矣。石在上則高不平，故曰崔嵬；土在上則雨水沮洳，故曰嵬。許於「嵬」下同毛，此「嵬」下亦同毛也。《詩》、《爾雅》作「硎」。承珙案：段說是也。「戴」亦有「覆」義，《小爾雅》：「戴、蓋、燾、蒙、冒、覆也。」《西都賦》：「上反宇以蓋戴。」《方言》：「燾，覆也。」又云：「燾，戴也。」此則傳文

《雅》義，本自可通。若《說文》、《釋名》，則皆同毛說。惟《玉篇》「嵬」「硎」二字並載，「嵬」訓用毛，「硎」訓用《雅》。當以義可兩存，不得謂傳寫之誤也。

「我姑酌彼金罍」，傳：「姑，且也。」《說文·攴部》：「𠂔，秦人市買多得爲𠂔。从攴，从攴。攴，益至也。《詩》曰：『我𠂔酌彼金罍。』」段氏注曰：「今《毛詩》作『姑酌』，傳曰：『姑，且也。』許所據者，《毛詩》古本，今作『姑』者，後人以今字易之。𠂔者，「姑」之假借字。如《尚書》古文「無有作攷」、「黎民俎飢」，「攷」「俎」者，「好」「阻」之假借字。「承珙案：此說非也。姑者，「𠂔」之假借字。凡「姑且」字，正當作「𠂔」。蓋「姑且」者，少略之辭。「𠂔」義本訓「多得」，反之則爲「少略」，如「香」爲「臭」，「亂」爲「治」之類。或作「姑」，作「嫖」，《廣雅》：「嫖，且也。」皆假借字。

《說文》所引，疑三家詩有作「𩚑」者。《毛詩》本多假借，未必後易以「姑」字也。

《五經異義》引《毛詩》說：「金罍，酒器，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說文·木部》：「櫛，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此正用《毛詩》說。至《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許君雖云「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其云「諸侯、大夫皆以金」，與《毛詩》說「人君黃金罍」自合。孔疏必謂《周南》「王者之風」，當言「天子之事」，以《毛詩》說「人君」謂「天子」與韓不同，其說非是。

「我姑酌彼兕觥」，傳：「兕觥，角爵也。」箋云：「觥，罰爵也。」《詩》言「兕觥」有四：《卷耳》、《七月》、《桑扈》、《絲衣》。鄭於《卷耳》、《桑扈》皆云「罰爵」，《絲衣》箋云：「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亦謂至旅酬時設罰

爵。承珙案：《韓詩》說酒器有五，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散。五者自爵外，多不見於《詩》，而獨言「觥」者四。毛於《桑扈》、《絲衣》無傳，但彼文皆以兕觥之「觥」對旨酒之「柔」言之。故說《詩》者皆謂以剛制柔，所以救酒之失。則以爲罰爵，義自可通。《七月》傳云：「觥，所以誓衆也。」此因「饗」爲鄉人飲酒而正齒位，故云「誓衆」，亦可兼有罰義。若《卷耳》「罍」「觥」並陳，自不必指言「罰爵」，故傳祇言「角爵也」。箋一概以「罰」義釋之，非矣。

「云何吁矣」，傳：「吁，憂也。」段氏《詩小學》曰：此謂「吁」即「忤」之假借。《說文》「忤，惡也」，《何人斯》、《都人士》「吁」同此。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釋詁》：「吁，憂也。」郭注引《詩》「云何吁矣」，邢疏以爲《卷耳》及《都人士》文。是《卷耳》之「吁」，亦

本作「𣎵」。《爾雅釋文》：「𣎵，本作忤。」是「忤」爲正字，《毛詩》、《爾雅》作「𣎵」者，借字。鄭箋於《何人斯》、《都人士》「𣎵」皆訓「病」，而毛於彼二詩無傳，殆皆蒙此傳訓「憂」，故不復釋歟？

樛 木

「南有樛木」，傳：「木下曲曰樛。」《釋文》云：「馬融、《韓詩》本並作「𣎵」，《說文》以「𣎵」爲「木高」。」承珙案：馬融、習《魯詩》者。疑《魯詩》本作「𣎵」，與韓同也。詳二家詩意，蓋謂杓木雖高，而葛藟得以蔓延，猶后妃至貴，而衆妾得以上附耳。然不如毛用《爾雅》「下曲」之訓，於逮下義爲尤切。《說文·木部》：「𣎵，高木也。」又有「樛」字，云：「下句曰樛。」陸德明但引「𣎵」而不及「樛」，疏矣。

「葛藟纍之」，朱《傳》以藟爲葛屬。何氏《古義》曰：「《易》、《詩》、《左傳》皆以「葛藟」連言，知藟即是葛。」承珙案：《詩》正義云：「藟與葛異，亦葛之類。」此語甚諦。蓋藟本藤生，與葛相類。郭注《爾雅》「諸慮，山藟」云：「今江東呼藟爲藤，似葛而粗大。」惟其似葛，故經傳多以「葛藟」連言。《詩》凡七言「葛藟」。鄭此箋云「葛也，藟也」，則是分爲二物。若陸《疏》云「藟，一名巨苾，似燕薹，亦連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可食」，則並不似葛矣。《說文》：「葛，絺綌艸也。」「蔓，葛屬也。」若「藟」，則但云「艸也」，不與「葛」「蔓」相廁，其非葛屬明甚。至《說文·木部》有「藟」，而獨於《艸部》之「藟」引《詩》「莫莫葛藟」，是以《詩》之「藟」爲艸。而《爾雅·釋草》無「藟」，惟入於《釋木》者，陳氏《稽古編》謂藤生之物，草木俱可通者，得之。惟是草

木藤生者甚多，在當時必有一種藤專得「藟」名，後人混之。《玉篇》云：「今總呼草蔓延如藟者爲藤。」猶「蔓」本「葛屬」，專爲草名，而後人凡草木蔓延者皆謂之「蔓」矣。

「樂只君子」，傳箋於「只」字無訓。正義據《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爲『是』。」嚴《緝》云：「只，語助辭，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此『樂只君子』蓋曰『樂哉君子』也。」陳氏《稽古編》云：「《說文》：『只，語已詞。从口，象氣下引。』則以『哉』字代之，亦可通。」承珙案：《小雅·采芣》「樂只君子」，鄭箋亦訓「只」爲「是」。「只」又與「旨」通。襄十一年《左傳》引《采芣》云：「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二十四年《傳》引《南山有臺》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杜注皆訓「旨」爲「美」，一則云「諸侯有樂美之德」，一則云「君子樂美其道」。此蓋

見《傳》文作「旨」，緣辭生訓耳。今案：襄十一年《傳》上文云「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二十四年《傳》上文云「夫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是二《傳》引《詩》皆取「樂」義，並無「美」訓。又昭十三年《傳》引《詩》「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其下文云「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亦祇以「樂旨」爲「樂」，不兼「美」義。其字作「旨」者，乃「只」之假借。《隸釋》載《衡方碑》「樂旨君子」，亦作「旨」。王氏《詩稗疏》云凡「樂只」皆應作「樂旨」，樂其有美德，不爲虛譽。非也。

「福履綏之」，傳：「履，祿。綏，安也。」嚴《緝》以爲「視履考祥」之「履」，「動罔不吉謂之福履」。承珙案：《爾雅·釋詁》：「履，福也。」《釋言》又云：「履，祿也。」王弼注《易·履》上九云：「禍福之祥，生乎所履。」然則「履」訓「福」又訓「祿」者，即以爲動履之

善能致福祿，義自可通。郭注《爾雅》「履，祿也」引《詩》「福履將之」，蓋是取證毛傳。而於「履，福也」又引《詩》「福履綏之」，則以「履」既訓「祿」，而「祿」又訓「福」，《釋詁》、《說文》並云：「祿，福也。」故「履」亦可訓「福」。此「六書」所謂「轉注」也。但此詩「福履」連文，自當用《釋言》訓「履」爲「祿」耳。

「葛藟荒之」，「福履將之」，傳：「荒，奄也。將，大也。」皆用《爾雅》。承珙案：《爾雅》「蒙」「荒」同訓「奄」，是「荒」亦有「蒙密」之義。《喪大記》「振容黼荒」注云：「荒，蒙也。」《說文》：「荒，一曰草掩，今本作「淹」，誤。地也。」「掩」與「奄」同。三章「葛藟綰之」傳云：「綰，旋也。」《說文》作「綰」，云「草旋兒」，引《詩》「葛藟綰之」，蓋亦用毛傳爲訓。李迂仲曰：「《詩》辭重複，亦有先後之序，若此詩則不可爲先後之序。」今案之詩義，亦自有淺深

次第：葛藟始生延蔓，漸長蒙密，愈久則更盤結，此「纍之」、「荒之」、「綰之」相次之序也。君子之福祿，始而安吉，繼而盛大，終而成就，此「綏之」、「將之」、「成之」相次之序也。鄭箋於次章云：「此章申殷勤之意。」而《卷耳》三章箋亦云：「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之。」歐陽《本義》乃謂凡《詩》如此者甚多，何獨於此見殷勤之意。誤矣。

螽斯

《序》云：「《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歐陽《本義》云：「螽斯微蟲，詩人安能知其不妒忌？據《序》，宜言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朱克升、蔣仁叔皆從之。許氏《名物鈔》

載金仁山說，以「言若螽斯」絕句，屬上文，以「不妒忌」歸之后妃，屬下文。何氏《古義》、朱氏《通義》皆從之。承珙案：《序》首句云：「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是但以螽斯喻子孫之衆多，因而推衍其意，以爲不妒忌耳。即以不妒忌歸之螽斯，亦不過因其群處和集而卵育蕃多之故。范氏《補傳》曰：「凡物之群處而不相殘者，則知其能不妒忌也。」諸儒改讀《序》文，皆可不必。張華《女史箴》曰：「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此詩傳箋皆不言「興」，正義引《鄭志》之文以此爲興，朱《傳》則以爲比。若以爲興，則經文上二句言螽斯，下二句言后妃，爾者，爾后妃也。以爲比，則四句皆指螽斯，爾者，爾螽斯矣。或謂詩上二句但言螽斯之羽詵詵而衆多，以興后妃之不妒忌而妾媵和耳，未見子孫衆多之義，何得下文便指后妃之子

孫衆多乎？當從《集傳》作比。承珙案：此說非也。何氏《古義》謂「蕃育之最多者莫如螽斯，故詩借以興子孫」，非以比后妃也。戴岷隱亦如此說。今玩經文，每上二句形容螽斯和集，衆多之意已盡，下二句自當從毛傳指人。《後漢書》荀爽對策曰：「配陽施，祈螽斯。」謂祈如螽斯之多子耳。詩人因子孫衆多，而歸其所自於后妃，但曰「宜爾子孫」，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未嘗明言，故《序》又以「不妒忌」申之。《韓詩外傳》引此詩亦曰：「賢母使子賢也。」傳箋以爲「爾后妃」者，其義諦矣。嚴寶成《讀詩質疑》曰：「朱子於草木鳥獸之屬多以「爾」「汝」稱之，「之子無裳」之「子」指狐，「樂子之無家」，「子」指萋楚，「匪女之爲美」，「女」指蕢，此以「爾」指螽斯，皆不可訓。」

「螽斯羽」，傳：「螽斯，蚣蝑也。」《說

文·虫部》：「蝗，蝻也。」《蝻部》：「蝻，蝗也。」二字相轉注。「蝻」與「蝗」皆蟲之大名，其類繁多。區別之，則各有主名。《爾雅》「蝻醜奮」，而有「阜蝻」、「草蝻」、「蜚蝻」、「螻蝻」、「土蝻」五名，皆蝻類也。蝻又名蝗，故《左傳疏》引李巡注《爾雅》五蝻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蓋「蝻」「蝗」，古今語。《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春秋爲蝻，今謂之蝗」是已。《爾雅》又有「食苗心，螟；食葉，蟊；食節，賊；食根，蝻」。《詩正義》引舍人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今謂蝗子爲蝻，一名蠶蝻，「兗州人謂之蝻」。案：「蝻」與「蟊」通，「蝻」又「蝗」之大名，故《月令》云：「百蝻時起。」鄭注：「蝻，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高誘注《呂覽》、《淮南》並云「兗州人謂蝗爲蝻」是已。總之，經傳渾言「蝻」及言「百蝻」者，皆

蝗之通稱。若析言之者，則雖亦蝗類，必各有主名。《爾雅》五蝻，其三見於《詩》。《召南》之「草蝻」、「阜蝻」，毛傳並依《爾雅》，而於此「蝻斯」及《豳風》之「斯蝻」，又兩引《爾雅》之「蝻蟊」以釋之。《方言》、《說文》皆以「蝻蟊」爲「春黍」，舍人《爾雅注》、陸璣《詩義疏》並同。《太平御覽》引《毛詩提綱》亦同，此亦唐以前說。陸《疏》又以「春黍」爲「股鳴者」，與鄭注《考工記》云「蝻蟊，動股屬」同。故《詩釋文》、正義皆以「蝻斯」即《七月》之「斯蝻」，其義不可易矣。嚴《緝》始爲異說，謂蝻斯，蝗也，即阜蝻，「斯」爲語助，猶「鹿斯」、「鸛斯」。若《七月》之「斯蝻」，乃《爾雅》之「蜚蝻」、「螻蝻」，別是一物。以毛傳合一爲誤。承珙案：此說非也。「蝻蟊」、「春黍」皆雙聲，「蝻」與「春」、「斯」與「蟊」，亦雙聲。「蝻」音近「鍾」。《山海經》「鍾山」，《穆天子傳》作「春山」，《詩》「民胥

倣矣」，《潛夫論》作「民斯倣矣」。其又名「斯蠡」者，方俗互名之。如「蟪蛄」《方言》、《廣雅》。即「蛄蟪」，郭注。今北方人又謂之「蛄蚱」耳。《詩》中固多以「斯」爲語助者，《小弁》正義謂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鶯斯」之目誠誤，而亦不可以概論。《爾雅·釋蟲》有「蠧，蛄蟪」，《說文》「蛄斯，墨也」，豈亦以「斯」爲語助邪？或據《太平御覽·蟲部》引《七月》「蠡斯動股」，因謂《詩》兩處皆當作「蠡斯」，非文有顛倒。此又不然。毛惟以「蠡斯」、「斯蠡」互異，故兩引「蛄蟪」以釋之。若皆作「蠡斯」，則《七月》不煩再傳矣。如《草蟲》既有傳，則於《出車》無傳是也。《御覽》引《七月》亦作「蠡斯」，殆誤倒，不足爲據。

「洗洗」、「薨薨」，傳皆云「衆多也」。「揖揖」，傳云「會聚也」。此三者皆假借字。洗，陸德明《釋文》云：「《說文》作「𦵏」。今《說文·多部》無「𦵏」字，《言部》：「洗，致言也。从言先，先亦聲。《詩》曰：「蠡斯羽，洗洗

兮。」或疑《多部》脫「𦵏」字，後人據今本《毛詩》於「洗」字下增入。不知《毛詩》多借字，以「洗洗」爲「衆多」者，謂「洗」爲「𦵏」之假借耳。陸所見《說文》自有「𦵏」字，其引《詩》或據三家本，不必定是《毛詩》作「𦵏」。《廣雅》云：「𦵏，多也。」蓋亦用三家詩耳。毛傳於《皇皇者華》「駉駉征夫」云：「駉駉，衆多之兒。」於《桑柔》「𦵏𦵏其鹿」云：「𦵏𦵏，衆多也。」《說文》：「𦵏，衆生並立之兒，从二生。《詩》曰：「𦵏𦵏其鹿。」毛傳以「衆多」釋「𦵏𦵏」，是爲本義。孔疏謂「𦵏」即「洗」字，誤矣。若「駉」字，《說文》云：「馬衆多兒。」「駉」本从「馬」，引申爲凡物衆多。《毛詩》「駉駉征夫」，蓋用其引申之義。《說文》「駉」下不引《詩》，《焱部》「𦵏」下云「讀若《詩》曰「莘莘征夫」」，《國語·晉語》、《韓詩外傳》、《說苑·奉使》篇皆引作「莘莘征夫」，李善注

《文選·東都賦》、《魏都賦》兩引毛傳曰「莘莘，衆多也」，王逸《招魂》注又引作「僉僉征夫」，皆以同聲通借。戴氏《補注》：《螽斯》之「誦」與「駢」、「莘」、「牲」、「𦍋」、「僉」、「𦍋」、「𦍋」等字聲義相通。是也。至「薨」與「翊」「箭」二字音近。《玉篇》：「𦍋，胡萌切。」「箭，呼橫切。」《廣雅》「翊」「箭」並訓「飛」。因飛而見其衆多，故《爾雅·釋訓》以「薨薨」爲「衆」。《齊風·雞鳴》「蟲飛薨薨」，疑亦「翊」「箭」字之通借也。「揖」者，「輯」之假借。《說文》：「輯，車和輯也。」《史記》「揖五瑞」，假「揖」爲「輯」。「揖揖」者，螽斯斂羽群集之兒。

「宜爾子孫繩繩兮」，傳：「繩繩，戒慎也。」《大雅·抑》「子孫繩繩」，箋亦訓爲「戒慎」。《下武》「繩其祖武」，傳云：「繩，戒也。」《爾雅》：「兢兢，繩繩，戒也。」是單言、

疊言皆有「戒慎」之義。《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詩》「慎其祖武」，即以訓詁字代之。《漢書·禮樂志》「繩繩意變」注引孟康曰：「繩繩，衆多也。」又引應劭曰：「繩繩，敬謹更正意也。」應說較勝。《呂記》、嚴《緝》以「子孫繩繩」爲不絕，其義淺矣。

「宜爾子孫蟄蟄兮」，傳：「蟄蟄，和集也。」何氏《古義》曰：「蟄，《說文》云：『藏也。』物伏藏則安靜，故《爾雅》又訓爲「靜」。曰「蟄蟄」者，安靜而各得其所也。」承珙案：《爾雅》「蟄，靜也」郭注云：「見《詩》傳。」今《詩》傳無此訓，竊疑此傳「和集也」，郭所見本作「和靜也」。蓋爭則擾，和則靜，必然之理。何氏以「安靜」解「蟄」字，不爲無據。《虞東學詩》謂據「蟄蟄」言，則「爾」字應如《集傳》指「螽斯」。泥矣。

桃 夭

《序》云：「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朱子《辨說》謂「自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故《集傳》主美文王。蔣氏悌生曰：「文王之化，正家之道，莫盛於后妃。后妃之德，莫盛於不妒忌。《小序》之言，亦未爲失。」承珙案：二《南》爲房中之樂，而其體則風也，故可專美后妃，原不必定指大姒，亦無嫌於美宮闈而遺朝廷。況《漢廣》以下，《序》亦未嘗不言文王之化。若《大明》、《思齊》諸詩，雖言大姒，意自歸美文王，此則朝廷之雅，體製各殊，未可一概而論。

此詩三言「桃夭」，傳以爲喻女容德，蓋與《何彼禮矣》同意。《集傳》謂「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則無以解於次章之「實」與三

章之「葉」。《通典》載束皙云：「《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蕢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承珙案：此議足以正《集傳》之誤。

嫁娶時月，毛鄭異說。《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曰：「秋冬爲昏，經無正文。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家語》云：「群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

女」，故以仲春爲昏月。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周官·媒氏》賈疏歷引王肅、馬昭、張融、孔晁諸儒之說，賈意則以鄭用仲春爲密。《通典》載庾蔚之謂：「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言之，王爲優矣。」承珙案：毛義原本荀卿，王肅引《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是其源亦出自荀卿。《管子·幼官》篇：春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秋三卯，今本亦作「卯」，據惠氏《禮說》改正。「十二始卯，合男女」。案：《管子》所謂「秋始卯」，在白露之後，即《荀子》之「霜降逆女」也。「春始卯」，在清明之後，即《荀子》之「冰泮殺止」也。《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玄》亦云：「納

婦始秋分。《管》《荀》皆先秦古書，董楊又漢代大儒，皆與毛傳後先脗合，其義不可易矣。王肅云：「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蓋鄭說本於馬融。至馬昭申鄭，援證諸詩，則孔晁答云：「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其樗」，喻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此據《通典》與《周禮》賈疏所引微異。昭又引《禮》：「玄鳥至，祀高禘。」晁則以爲此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其說皆孔優於馬。若張融所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恐亦期盡蕃育之法。《泰卦》六五：「帝乙歸妹」，「爻辰在卯」。「爻辰」者，鄭氏一家之說耳。其實鄭正據定在《周官》。今考《周官·媒氏》云：「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

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人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詳玩經文所謂「判妻人子皆書之」者，自是霜降之候，正以禮昏。其下云云，乃期盡蕃育之法。蓋自中春以後，農桑事起，婚姻過時，故於是月令會男女。其或先因札喪凶荒六禮未備者，雖奔不禁。所謂「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若中春非爲期盡，則正昏之月，何用汲汲而先下此不禁奔之令乎？此誤會經文之失也。惠氏《禮說》云：「《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游畝將如晉，未出境，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

「有蕢其實」，傳：「蕢，實貌。」段氏《詩經小學》曰：「蕢，實之大也。《方言》：『墳，地大也。』《說文》：『頌，大頭也。』《苕之華》傳：『墳，大也。』《靈臺》傳：『賁，大鼓也。』

《韓奕》傳：「汾，大也。」合數字音義考之可見。「承珙案：傳以「蕢」爲「實貌」，不止言其大，并其繁茂之狀亦見。《釋木》：「蕢，藹」郭注：「樹實繁茂菴藹。」此即「有蕢」之「蕢」。邵氏正義云：「《說文》：『蕢』爲「雜香艸」，假借以爲木實錯雜之貌。」是也。

《左傳》：「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自是以「室家」指夫婦而言。毛傳於首章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次章云「室室，猶室家也」。此正如《左傳》所言，以「室家」當「夫婦」，謂其年時俱得，故夫婦和順耳。末章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統言家中尊卑長幼之人，與《大學》引《詩》義合。鄭箋云：「家人，猶室家。」是仍謂「家」即夫，「人」即婦。正義云：「易傳者，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然箋說究不如傳。至首章「宜其室家」，次章「宜其家室」，

不過變文以叶句。李《解》引王安石，謂首章「先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鑿。

免 置

《序》云：「《免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金仁山曰：「此事於《免置》之詩辭意最爲脗合。計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何氏《古義》曰：「詩專以武夫爲言，墨子之說似若可信。若胡毋輔之謂閔夭樵于山，與獵者爭路被執，纏以免網，文王救而得解，則俚鄙無稽甚矣。」陳氏《稽古編》曰：「漢賈山云：『文王之時，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芻蕘采薪，非免置之流乎？」歐陽《本義》謂《序》云「賢才衆多」，爲詩說者

泥於《序》文，因「謂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李氏樗譏其以辭害意。承珙案：《序》云「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亦不過極言其盛耳，原非謂「舉國皆賢」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本二詩，《呂覽》連引之，以明德萬人之效，足見《免置》之言「多賢」與《文王》篇之言「多士」正同。《序》說未可非也。

臧氏玉林曰，《鹽鐵論·備胡》以《免置》爲刺詩。承珙案：《鹽鐵論》：「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此言當時之臣異于周南之賢人，不能折衝禦難爲國干城，將

不免爲《兔置》詩人之所刺，非以《兔置》爲刺詩也。

《左傳》成十二年。郤至答楚子反兩引此詩，似以「公侯干城」爲美，「公侯腹心」爲刺，故歐陽氏疑所引別自有詩亦同此語。不知郤至謂諸侯貪冒，略武夫以爲腹心，而引《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者，此斷章取義。其下云：「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此則《兔置》之本義。杜注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者，得之。毛傳於首章云「干，扞也」，三章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與《左傳》正合。箋於「公侯腹心」云：「此置兔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岳本作「無」。案：郤至因子反「一矢相加遺」之言，故極陳享燕所以結好敵國、不相侵犯之意。《左傳正義》云：「以

人心本貪，縱之則害物，美公侯能以武夫制己腹心，自守扞難而已，不害人也。」若如箋說，則正與郤至意相背。況次章箋云：「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而此又用以攻伐，非自相矛盾乎？故知毛義爲優。

「肅肅兔置」，傳：「肅肅，敬也。」歐陽《本義》謂：「布置椓杙，何用施敬？」李氏樗以爲不然：「賢者不以有人而作，不以無人而輟。其處幽顯，皆如一致。」金仁山曰：「曰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況文王之取人乎？」承珙案：劉向曰：「肅肅兔置，椓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焦氏易林·坤之困》云：「兔置之容，不失其恭。」《中論·法象》篇云：「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

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據此，漢人說詩皆本毛義。《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蘇穎濱曰：「丁丁，人所聞；中達，人所見；中林，聞見所不及。」葉氏云：「在野之凡夫，逐兔之細事，即可以知其才。正如日磳之馭馬，甯戚之飯牛，陳平之宰肉，識者已知其可大用矣。」以上諸說，皆足以破歐陽之癥結。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

「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正義曰：鄭惟「干」「城」爲異。此謂毛讀「干」爲「扞」，鄭則以「干」爲「盾」，故云異。其實毛云「干，扞也」者，用《爾雅》文。以「扞」釋「干」，其義爲扞衛，其名自爲干盾，故孫炎注《爾雅》即以「干楯自蔽扞」釋之。《左傳》成十二年：「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亦是以「扞」釋《詩》

之「干」，其下引《詩》仍作「干城」。《釋文》云「本亦作扞」，恐是後人所爲。又云「公侯能爲民干城」，自是以「干」與「城」皆所以衛民者。毛訓「干」爲「扞」，亦用《左傳》之義。箋既分「干」「城」爲二，而其下文又云：「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則是申毛，非與毛異也。惟《小雅·采芑》「師干之試」傳云：「師，衆干，扞。試，用也。」箋云：「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則直以「干」爲「扞」字之借，非同此詩訓「干盾」爲「扞衛」耳。

芣 苢

《序》云：「《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文選》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李善注引《韓詩序》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章句》以爲「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

而作」。《列女傳》云：「蔡人之妻，宋人之女，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采撷之，終于懷禰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范氏家相曰：「夫有惡疾，妻不肯去，《列女傳》猶爲近理。若「求己不得，發憤而作」，則夫子何取而人之《三百篇》乎？」羅氏願曰：「詳蔡人之妻，或因說母引《芣苢》之義以自況，遂賦其詩，不必始作於此也。宋女而蔡妻，何名爲《周南》哉？」承琪案：此詩三家傳聞異辭，總不如毛義之正大。此毛學所以獨盛與？

「芣苢」，毛傳用《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一物三名。《釋文》引《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芣苢。」則誤分芣苢、車前爲二種。《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芣苢，

澤瀉也。」則是因「馬舄」之名，而混于「蒹葭」。皆與《雅》義違異。《釋文》又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正義引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宜采。」承琪案：今《山海經》無「芣苢」之文；《周書·王會》篇「康民以桴苢」，亦未嘗明言其爲木。今車前草，所在多有，亦易識認。郭注《爾雅》所謂「大葉，長穗，江東呼爲蝦蟆衣」，及蘇頌《本草圖經》所云「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累年長及尺餘，如鼠尾」者，形狀最悉。諸家以爲木者，皆因其「實似李」而誤。《說文·艸部》「苢」下：「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目聲。」《周書》所說。」段注云：「《說文》凡言

「一名」者，皆後人所改竄。《爾雅音義》引作「芣苢，馬舄也」，可證。「其實如李」，《韻會》所引「李」作「麥」，似近之。竊謂古者殊方貢獻，不必知中國所無而後獻之。然則芣苢無二，不必致疑於許偁《周書》也。」

「采采芣苢」，傳：「采采，非一辭也。」《卷耳》傳云：「采采，事采之也。」據《卷耳》正義謂傳訓「采采」不同者，《卷耳》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故云事采之」；《芣苢》「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又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芣苢》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此疏釋傳意甚明。《唐風》「采芣采芣」，箋云：「采芣采芣者，言采芣之人衆多非一也。」與此傳「采采非一」意同。

「薄言采之」，傳：「采，取也。」「薄言有之」，傳：「有，藏之也。」正義云：「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詞；「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諸家多疑初采不宜遽言「藏」，故皆以「有之」爲始得。承珙案：藏，猶聚也。嚴《緝》云：「采而聚之於地，既爲己有，然後掇之、捋之。」是猶以「采」爲一人之事。傳明云采者非一，則或有始往而采取之者，或有已采而聚藏之者，合下章「掇之」、「捋之」諸事，總以形容采者衆多。正義既云「掇捋事殊，結禰用別，明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又以首章爲「總其終始」，則仍是一人之所爲。其說非也。或謂「藏之」義非其次，據《廣雅》訓「有」爲「取」，則又與「采」之義複，亦可不必。

「薄言捋之」，傳：「捋，取也。」此三字連讀，非訓「捋」爲「取」，猶言「捋，捋取之也」，

傳文簡消耳。《詩詁》云：「捋，以指歷取也。」戴氏《補注》曰：「掇，穗折之也。捋，一手持其穗，一手捋取之。」承珙案：傳訓「掇」爲「拾」，蓋「掇」是拾其子之既落者；「捋」是捋其子之未落者。陸燧、沈守正皆如此說。《陸堂詩學》曰：「即『捋之』一語，可證芣苢爲車前。」

「薄言桔之」，傳：「桔，執衽也。」「薄言禴之」，傳：「扱衽曰禴。」陳氏《禮書》云：「鄭釋《喪服》傳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衽。』《詩》言婦人之采芣苢，或桔衽，或禴衽，是婦人之服未嘗無衽也。」承珙案：

《說文》：「衽，衣衿也。」「衿，交衽也。」衽雖屬衣，其實衣、裳皆有之。《喪服》傳「衽二尺有二寸」鄭注：「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此謂「殊衣裳」者，用布三尺五寸，裁爲兩衽，上廣

下狹，綴於衣之兩旁，鄉下垂之，掩裳際，《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深衣之服不殊裳，衣用正幅，裳之前後正處亦用布四幅，正裁爲八幅，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上狹下廣，綴於裳之兩旁。《玉藻》云「衽當旁」，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婦人之衣既如深衣，則裳之旁幅亦當如深衣有衽，以合前後之交際。此詩「桔之」、「禴之」，蓋謂以裳貯物，而或持其衽，或扱其衽於帶耳。《儀禮注》「無衽」之說，自未可據。

漢 廣

《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文選·七啟》注引《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琴賦》注引《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范氏

《拾遺》曰：「韓云『悅人』，蓋悅游女之貞潔而思欲求之耳。薛君乃以游女爲漢神，悖矣。」承珙案：《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有鄭交甫漢皋遇二女妖服佩珠之說，《說文·鬼部》又引《韓詩》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魑服。」然則「漢神」之說，不獨出於薛君。總之，《韓序》云「悅人」者，不過謂女子守禮之可悅耳。以漢女爲漢神者，或以比貞靜之女可望而不可即，非果如陳思感甄后而賦《洛神》也。古籍不完，難以遽生訾議。

首章四「不可」字，語意直截。傳云：

「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是不獨女志貞潔，而男之守禮無犯亦可知矣。自鄭箋有「犯禮而往，女將不至」之說，而歐陽《本義》駁之，謂文王之化豈獨「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不知鄭氏「犯禮」之言祇是設辭，謂非禮則不可求耳。故下章箋云：「願致禮

餽，示有意焉。」歐陽譏其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亦非是。

「不可休息」，陸德明云：「息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孔穎達云：「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

《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朱《傳》始據《韓詩外傳》改作『思』。陳氏《稽古編》疑「唐初《韓詩內》《外傳》及《章句》具存，陸孔所見本較多，何反無作『思』者？今《外傳》作『思』，恐是後人以意改之」。承珙案：「息」當爲「思」之譌字，陸孔意見不同，孔說較勝於陸。《小雅·南有嘉魚》「烝然來思」，「嘉賓式燕又思」，「來」讀「釐」，「又」讀「怡」爲韻。《大雅·抑》「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皆韻在辭上，與此文法正同。段懋堂曰：「《葛生》、《民勞》，傳皆曰「息，止也」。此若作「息」，則當有傳。」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此「止息」專釋「休」字，非關經作「休息」。然諸儒自以箋有「止息」之語，故不敢輒改耳。

「江之永矣」，傳：「永，長。」《文選·登樓賦》：「川既漾而濟深」，李注引《韓詩》：「江之漾矣」，薛君曰：「漾，長也。」惠氏《古義》引《齊侯罇鐘銘》云「萬年美保其身」，又子子孫孫美保用亨」，謂「美」乃古「永」字，《韓詩》從古文故作「美」。承珙案：此說非是。《說文》：「永，水長也。象水𠄎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美，水長也。从永，羊聲。《詩》曰：「江之美矣。」然則「永」「美」明是二字。《說文》兩引《漢廣》，或是《毛詩》作「永」，三家作「美」，師傳不同，非是「美」古

於「永」。《文選》引《韓詩》作「漾」者，「漾」乃「美」之譌耳。陳長發謂《韓詩》作「漾」或《齊》《魯詩》作「美」，亦未必然。

後二章，鄭箋以「刈楚」、「刈蔓」喻欲取女之尤高潔者，下「秣馬」、「秣駒」，「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以致禮餼，語意本自貫串。《詩》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興，如《齊·南山》、《小雅·車牽》及《綢繆》之「束薪」、《豳風》之「伐柯」皆是。此言「錯薪」、「刈楚」，已從婚姻起興，「秣馬」、「秣駒」，乃欲以親迎之禮行之，《昏禮》所謂壻「御婦車」、「御輪三周」是也。不曰「御車」而曰「秣馬」，微婉其辭，故箋云「謙不敢斥其適己」。何氏《古義》曰：「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女，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庶可耳，豈可以非禮干之乎？」又疊《漢廣》四語者，是申言非禮決不可求，以明必以禮往之意。歐陽《本義》

謂秣馬「猶古人言『雖爲執鞭，所忻慕焉』」。嚴華谷云：「如此則敢請子佩，已有狎暱之想矣。」承琪案：《本義》方駁箋說以不應女貞潔而男獨有犯禮之心，乃謂秣馬、秣駒爲「執鞭忻慕」。若非自欲擇偶而但從旁效其殷勤，則佻達之辭豈非犯禮之漸乎。歐陽說真自相牴牾矣。

《召南》正義引鄭《箴膏肓》據《士昏禮》謂「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又據宣五年《左傳》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謂「自天子至大夫，始有留車反馬之禮」。承琪案：《東山》云：「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則似士庶人亦有送女之馬。此箋云「致禮餼」者，餼即秣馬之芻禾，猶《聘禮》餼賓有芻禾，亦所以秣馬者。正義泥於牲腥曰餼，謂《昏禮》不見用牲，惠氏《詩說》又謂「納徵無用馬」者，皆誤會箋意。

「言刈其萑」，傳：「萑，草中之翹翹然。」正義引《爾雅》「購，商萑」，郭注以爲「萑蒿」，陸《疏》云葉長數寸，高丈餘。似於「翹翹」爲近。然郭云「江東用羹魚」，陸《疏》亦云生食脆美，其葉又可烝爲茹。是即《大招》所謂「吳酸蒿萑」者，今人尚以爲菜，猶名萑蒿，未聞有高丈餘者，亦不可刈以爲薪。郭、陸所言《爾雅》之「商萑」，似非詩人所刈。王氏《稗疏》曰：「萑蒿，水草。生于州渚。既不翹然于錯薪之中，亦與楚爲黃荊、莖幹可薪者異。《管子》曰：『葦下于藿，藿下于萑。』則萑爲萑葦之屬，翹然高出而可薪者，蓋蘆類也。」承琪案：《埤雅》亦引《管子》此文，然與「商萑」混而爲一，不如此說於詩義較合。

「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說文·馬部》云：「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驕。』」段注云：「《漢

廣傳云：「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上爲駒。」此「駒」字，《釋文》不爲音。《陳風》「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此「駒」字，《釋文》作「驕」，引沈重云：「或作駒，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小雅》「我馬維駒」，《釋文》云：「本亦作驕。」據《陳風》、《小雅》，則知《周南》本亦作「驕」也。蓋六尺以下五尺以上謂之「驕」，與「駒」義迥別。三詩義皆當作「驕」，而俗人多改作「駒」者，以「駒」與「葉」、「株」、「濡」、「諏」爲韻，「驕」則非韻，抑知「驕」其本字，音在二部，於四部爲合韻乎？《說文》：「馬二歲曰駒。」《詩》「駒」字四見，《小雅》「老馬反爲駒」，乃用「駒」字本義。駒未可駕車，故《南有喬木》、《株林》、《皇皇者華》斷非用「駒」本義。陸氏於三詩無定說，彼此互異，由不知古義也。」承珙案：段說是也。何休

注《公羊》隱元年。傳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此「駒」字亦必「驕」字之譌。蓋乘驕者，通卿、大夫、士。毛云「大夫乘驕」，舉中以該上下。此「漢有游女」正義云：「庶人之女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然則以庶人之女而言「秣馬」、「秣驕」者，殆昏禮攝盛，抑託辭故不嫌歟？

汝墳

《序》云：「《汝墳》，道化行也。」此是誰？原其本，蓋由道化既行，雖婦人女子亦明於君親之大義，勤而不怨，則其君子之盡瘁事國、無遺父母憂者，從可知矣。詩中但陳「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意，而道化之行，自在言外。李迂仲曰：「《北山》之大夫，不及《北門》之大夫；《北門》大夫之妻，不及《汝

墳之婦人。以此見王化之衰，日甚一日，可勝歎哉！」

「遵彼汝墳」，傳：「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正義云：《釋水》：「汝爲潰」，又云「汝有潰」，郭璞曰：「《詩》云：『遵彼汝潰。』」則郭意以此「汝墳」爲潰汝所分之處。「傳箋不然者，以彼「潰」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應在潰汝之間。」「墳，大防」，《釋邱》文。《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爲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承珙案：《說文》：「墳，墓也。」「潰，水厓也。」「墳，麤也，一曰大防也。」據此，是《常武》之「淮潰」當作「潰」，此「汝墳」當作「墳」。作「墳」者，假借字。《爾雅·釋邱》作「墳」，亦借字。《詩》疏引李巡云：「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此即就借字釋之，義亦可通。《楚辭·哀郢》：「登大墳以遠望。」亦作「墳」。

《考工記》注：「姁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漢志》：「汝南郡汝陰縣，故胡國，莽曰汝墳。」《續漢志》注引《晉地道記》：「有陶邱鄉，《詩》所謂汝墳。」案：《考工》作「姁」者，亦「墳」字之借。郭璞引《詩》作「汝潰」者，以「潰」與「墳」通用。如《大雅·常武》傳「潰，厓也」，而《釋文》、正義引俱作「墳」是已。董廣川乃謂「汝墳」字當作「潰」，晉世《詩》本猶作「潰」。是不知毛訓「大防」者，宜以「墳」爲本字，「墳」「潰」皆假借字也。

「怒如調飢」，傳：「怒，飢意也。」箋云：「怒，思也。」正義曰：「《釋詁》云：『怒，思也。』《釋言》：『怒，飢也。』怒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承珙案：《說文》：「怒，飢餓也。从心，奴聲。一曰惠也。《詩》曰：『怒如調飢。』」段云：「調，各本作朝，今依

李仁甫本訂。據此，是飢爲「怒」字本訓。但許引《詩》在「一曰怠也」下，「怒」之訓「怠」，本《方言》，「怠」與「思」義相近，是許意略與鄭同。《釋文》引《韓詩》作「憊」者，《說文》：「憊，怠兒，讀與怒同。」《一切經音義》十六：「憊，古文怒憊二形」。蓋「怒」爲古文，「憊」爲後來孳生之字。許於「怒」下引《詩》，「憊」下不引者，所謂偁《詩》毛氏皆古文也。

傳：「調，朝也。」此謂「調」爲「朝」之假借。調，周聲；翰，舟聲。古「周」「朝」字通。《文選》注引《蒼頡篇》曰「啁，調也」，又引《字書》曰「嘲，亦啁也」，是其例。《釋文》云：「調，又作「輜」。《說文》：「輜，重也。」李迂仲引王氏曰：「飢而又飢，飢之甚也。」《集傳》因之。承珙案：《說文》「輜」雖訓「重」，並不引《詩》「輜飢」。「怒」下引《詩》作「輜」者，亦謂「輜」爲「朝」之假借耳。《文選》注引《薛君

章句》曰：「朝飢最難忍。」是韓與毛同。《易林》云「炳如旦飢」，亦用毛義。重飢之說，殆未可從。

「魴魚頰尾」，傳：「魚勞則尾赤。」正義引《左傳》「如魚頰尾，衡流而方羊」，鄭氏此鄭衆，見《左傳》疏。云「魚肥則尾赤」，服氏亦爲魚勞。《左傳》疏以賈逵云「魚勞」，是賈、服說同。李氏《集解》引《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嚴《緝》引張子曰：「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此皆用「魚勞」之說。惟《爾雅翼》云：「魚肥則不耐勞，不耐勞則尾易赤。以魴言之，其體博大而肥，不能運其尾，加之以衡流，則其勞甚矣，宜其尾之頰也。」此則通二說爲一，然在《詩》當祇取「魚勞」之意，但如傳義足矣。嚴《緝》又引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李迂仲曰：「《說文》：「魴，赤尾魚。」《字林》同。《晉安海物

記曰：「橘鬣魚，猶今之魴魚，其尾赤，其鬣似橘。」此徒見有「魴魚赭尾」之文，遂以爲魚尾盡赤，而不知魚勞然後尾赤也。」承珙案：《說文·魚部》：「鰈，鰈魚也。从魚，便聲。或从扁，作鰈。」魴，赤尾魚也。从魚，方聲。籀文从旁，作𩺰。」據郭注《爾雅》及《山海經》，皆云「魴即鰈魚」。《說文》則二篆相次，而不言是一魚，是許意「魴」非即今之鰈魚。據籀文作「𩺰」，今有一種小魚，形微似鰈魚，而尾頰俱赤者，俗尚名爲𩺰魚，許所指似是此魚。「魴」下云「赤尾魚也」，與「𩺰」下云「赤目魚也」文同，必皆得諸目驗，豈果因《詩》有「赭尾」之文而遂妄爲附會哉。《本草綱目》云：「一種火燒鰈，頭尾俱似魴，而脊骨更隆，上有赤鬣連尾，黑質赤章。」此蓋即《海物記》所云「橘鬣魚」者，要於《詩》之言「赭尾」者無涉也。

「父母孔邇」，傳：「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劉向《列女傳》曰：「周南大夫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此誼與箋說同。又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赭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此又與《韓詩》說合。《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薛君章句》曰：「赭，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

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此雖與傳箋小異，大旨則同。自長樂王氏以「父母」爲指文王，而《呂記》、朱《傳》因之。范氏《補傳》曰：「岐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之言以文王爲父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謂勉之以正哉？」

麟 趾

《序》云：「《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末句「皆信厚如《麟趾》」六字微逗，謂《關雎》之化行，雖衰世之公子皆有信厚如《麟趾》之時耳。「之時」對上「衰世」言之，即指化行之時。「衰世」者，自如《易·繫》所言「殷之末世」。以

此見《周南》之化，有移風易俗之應，雖衰世公子，皆有信厚如《麟趾》之時。「如麟趾」三字屬上「信厚」，非連下「之時」，古人文法拙奧如此者甚多。箋說乃以爲後世存《關雎》之化，有似麟應之時。正義遂以黃帝、堯、舜致麟，文王不致麟，斤斤較量，拙矣。程朱皆以「之時」二字爲贅。李迂仲又云：「所謂『如《麟趾》之時』，亦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指作詩者言之。」此亦費解，皆非善讀《序》文者。

朱《傳》以首句「麟」字興文王后妃，「于嗟麟兮」則指公子。許白雲曰：「兩『麟』字說不同，恐微有礙。不如兩『麟』字皆指爲子姓公族。」嚴《緝》云：「『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爲『鳳兮』也。」承珙案：此說尤與傳箋合。

「麟之趾」，傳：「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

也。」正義云：「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爲修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又《校勘記》云「又當作義」是也。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禮運》疏引作「名川」。貌恭禮仁《禮運》疏引作「性仁」，《校勘記》據閩本作「體仁」。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禮運》疏以此爲熊氏申鄭義。是以《駁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據《禮運》及《左傳》疏引《異義》，以此爲奉德侯陳欽說，康成蓋本之。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爲「信

獸」。《駁異義》以爲「西方毛蟲」，更爲別說。「承珙案：《禮運》疏引《異義》：「《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許慎謹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哀十四年《左傳》疏云：「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賈逵、服虔、穎容皆以爲然。」《初學記》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生于火，游于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據此，諸說皆與毛同，足明先儒相承，歷有此義，其來古矣。

瑞應之說，後儒固所不信。然此云「于嗟麟兮」，《騶虞》云「于嗟乎騶虞」，反復詠歎，在作詩者固必有取爾。而二《南》適以此終篇，則編詩者更非無意可知。李安溪《詩所》云：「此詩言公子公孫，宜在《樛木》、《螽

斯之次，而序以終篇，故先儒以爲必有郊藪之瑞焉。爲此詩者因其應，推其本，以爲麟不在他，自其一家之中，而麟之全體具矣。作者道其實，序者大其事也。」

毛詩後箋卷一終

毛詩後箋卷二

涇 胡承珙

召 南

鵲 巢

《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嚴氏《詩緝》引朱氏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於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爲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爲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於所指之人，故序者特云「夫人之德」而已。」黃氏佐《詩經通解》曰：「《周南·關雎》

與《召南·鵲巢》正相爲始，而《麟趾》、《騶虞》爲之終。《關雎序》謂「后妃之德」，不言所美之人，《鵲巢》如之。朱《傳》既以《關雎》專指大姒，而於《鵲巢》則不言所美之人，故有此論。要之，「后妃之德」，安知其不兼指大任、周姜，而必以大姒當之？至於《鵲巢》乃有此說，恐亦當俱以泛言爲是也。」承珙案：二《南》在周爲房中之樂，蓋言凡爲后妃、夫人者，必皆有是德耳。如必欲實指其人，則周初三母皆足當之，不必泥后妃爲大姒，夫人爲大任、周姜。況古者，王后亦可稱夫人。《考工記》「夫人以勞諸侯」，「夫人」謂王后也。《祭義》「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此「夫人」亦謂王后，蓋副禕是王后之服。其下云：「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若諸侯，止有一夫人，安得有三宮夫人？其末云：「君服以祀先王、先公。」

諸侯豈有先王邪？此章本通言天子、諸侯之禮，故此「夫人」亦王后通稱，不專指諸侯夫人也。

歐陽《本義》云：「詩人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爾，初無配義。況鵲鳩異類，不能作配也。《序》言「德如鳩鵲，乃可以配」，鄭氏因謂鳩鵲「有均壹之德」。詩人不繆，但《序》與箋傳誤爾。」承珙案：鳩鵲均壹之德，毛於《曹風·鳩鵲》傳及之，而《鵲巢》並未嘗言。蓋詩人取興，止於鳩居鵲巢，其均壹之德固是言外所該。《文心雕龍》云：「鳩鵲貞一，故夫人象義。」《東萊文集》有云：「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爲夫人者自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是則以德言鳩，於詩義自無大悖。況《序》言「可配」，本指夫人，非關鵲鳩。鄒忠胤云：「鵲鳩殊種，喻二姓之好，族類名物之相稱。」此說得之。即如

昭元年《左傳》，鄭伯享趙孟，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杜注云：「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此可見詩無達詁，何庸以文害辭？

「維鳩居之」，傳：「鳩，鳩鵲，枯鞠也。」《爾雅》作「鵲鵲」，《詩疏》引《埤蒼》字同。郭注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說文》：「鵲，枯鵲，尸鳩也。」《詩釋文》引《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方言》云：「布穀，自關而東，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魏之間謂之擊穀。」《月令》鄭注云：「鳩，搏穀也。」案：「枯鞠」、「鵲鵲」、「枯鵲」、「擊穀」、「結誥」，皆一聲之轉；「布穀」、「穫穀」、「搏穀」，聲亦相近。《本草拾遺》云：「布穀，江東呼郭公，北人云撥穀。」「郭公」亦「枯鞠」之轉聲，「撥穀」亦「布穀」之轉聲也。《方言》既以鳩鵲爲戴勝，《左傳》疏引孫炎注《爾雅》同，《禽經》亦同。孔穎

達云：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鳴鳩，戴勝」，非也。又以爲鷺澤，《太平御覽》引孫炎亦同。案：

《說文》作「鷺」，云：「澤虞也。」郭《方言》注以爲別一鳥。誤矣。或謂《詩》單言「鳩」，毛何以定知爲鷺鳩、結鞠？承珙案：《爾雅》無單言「鳩」者，《詩》則有之。《氓》詩之「鳩」，傳云：「鳩，鷺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此蓋毛公目驗而知者。疏云：「《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鷺鳩者，以鷺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小宛》之「鳴鳩」，傳云：「鳴鳩，鷺鷥也。」鷺鷥，《爾雅》謂之「鷺鷥」。《太平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左傳》疏引孫炎，皆以「鳴鳩」爲「鷺鷥」，與毛傳合。郭注《爾雅》云「鷺鷥，似山鷓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亦與《詩》「宛彼鳴鳩，翰飛戾天」義合。至《鷺巢》之「鳩」，傳以爲「結鞠」者，

蓋諸書單言「鳩」者，多係布穀。如《夏小正》正月，「鷹則爲鳩」；《淮南·時則訓》、《呂氏春秋·仲春紀》「鷹化爲鳩」，高誘注皆以「鳩」爲「布穀」；《列子·天瑞》篇「鷓之爲鷓，鷓之爲布穀」。是則鷓鷥所化之鳩確是布穀，且得獨專「鳩」名。傳云：「鷺鳩不自爲巢，居鷓之成巢。」亦必目驗知之。歐陽氏謂別有一拙鳥名鳩者，臆說無徵，曾何足據！徐氏文靖《管城碩記》曰：「後儒謂鳩性拙，不能爲巢，是先將鳩說壞矣，何以爲夫人興乎！」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爾雅》翼以「方」爲「併」，謂「始則一鳩居之而已，尋則呼其耦併居焉」。何氏《古義》曰：「方，嚮也。上章主迎之而言，故曰『居之』；此章主送之而言，故曰『方之』，言嚮其巢之所在，而將往居之也。」《虞東學詩》說同。季氏本《詩說解頤》曰：「方，所也，以爲安居之所。」戴

氏《補注》曰：「古字『房』通用『方』」。《小雅》「既方既臯」，箋云：「方，房也。」「方之」，猶「居之」也。」承珙案：諸家蓋皆疑於「方」不宜訓「有」耳，不知《爾雅》「撫、厯，有也」郭注引《詩》「遂撫大東」，今《毛詩》作「遂荒大東」，傳云：「荒，有也。」蓋「撫」「荒」聲之轉，「荒」與「方」聲有輕重耳。《廣雅》云「方，有也」，即本毛傳。無庸改訓。《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玩序》云「夫人起家而居有之」，箋於首章亦云「鳴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然則傳文「之」字蓋涉此諸文而衍。段懋堂云：「方，猶甫也。方有之，言甫有之也，非訓『方』爲『有』。」然經文但言「方之」，若如段說，則是「維鳩甫之」，經文爲不辭矣。

「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何氏《古義》謂：

「舊說以鵲比國君，鳩比夫人，則末句『維鳩盈之』一語爲不通。」承珙案：衆媵姪娣者，夫人之族類，以充君子之室，正如鳩類之盈於鵲巢也，何不通之有？若《詩》所以鵲比夫人，鳩比諸娣，則其義誠難通耳。

劉氏《七經小傳》云：「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似之。」王伯厚駁之曰：「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此有《狸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鄭譜》云：「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射義》注云：「《狸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承珙案：《射義》云：「《騶

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采蘋》、《采芣》固與《毛詩》篇義脗合，即《騶虞》「官備」，亦與「虞人翼五祀」傳義相符。若《鵲巢》「夫人之德」，則與「會時」義了不相涉。然則《鵲巢》之非《貍首》明矣。

采 芣

《序》云：「《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虞東學詩》曰：「芣之供祭，一見於《左傳》，再見於《夏小正》戴德傳。又《射義》云：「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詩皆與之合，可以爲定論矣。」陳氏《稽古編》曰：「《左傳》『芣芣藻藻，可薦鬼神』正指《采芣》、《采芣》二詩言，則毛公執芣助祭之說不可易矣。」承珙案：傳云：「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

之草，猶可以薦。」此正用《左傳》文，不止如葉石林所云毛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也。又文三年《左傳》：「秦伯伐晉，遂伯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注：「言沼沚之芣至薄，猶可用之以供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昭元年《傳》：鄭伯燕趙孟，穆叔賦《采芣》，曰：「小國爲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注云：「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芣菜。」此雖斷章取義，其大旨則皆以芣爲物薄，而用可重之意。然則公侯之事，尚得謂之非祭事乎？

「于以采芣」，箋云：「于以，猶往以也。」「于沼于沚」，傳云：「于，於。」承珙案：「于」「於」二字，其本義皆爲氣舒之詞。《說文·弓

部云：「亏，气欲舒出，亏上礙於一也。亏，古文以爲「亏」字。」《亏部》云：「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亏，从一。一者，其气平也。」又《烏部》云：「烏，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于呼也。』于，各本作「吁」，从段注訂正。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𪔐，古文烏，象形。𪔐，象古文烏省。」據此，是「于」爲氣之舒，古文作亏，小篆作亏，「烏」象鳥烏之形，借爲烏呼之字，小篆作烏，古文作𪔐，或省作𪔐。今「於」字从此。字之本義，如此而已。其孳生之義，則以「于」「於」二字皆以助氣，故經典多用爲語辭。其用爲語辭者，則又用「于」爲古字，用「於」爲今字。《爾雅》：「粵、于、爰，曰也。」「曰」與「聿」同爲發語辭。又「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輾轉訓釋，皆爲語辭。而以「於」釋「于」，乃以今字釋古字，則是「于」爲古義，「於」爲今義矣。

其又訓爲「往」，訓爲「在」者，皆由氣出之義而引申之，氣出必有所往，既往則有所在。亦以用「于」者爲古文，用「於」者爲今文。故凡《詩》、《書》用「于」字，《論語》用「於」字，又凡經多用「于」字，傳注多用「於」字。而毛傳、鄭箋以「於」釋「于」者，皆所以通古今之字也。《詩》中「于」字有當爲語辭者，有當爲「往」者，有當爲「在」者，傳箋義多錯出。毛於《桃夭》「于歸」訓「于，往也」；此「于以」之「于」不釋，蓋以爲語辭；而訓「于沼」之「于」爲「於」，則用「在」義，「于沼」猶在沼也。箋則云：「于以，猶言往以也。」案：《采蘋》又云「于以盛之」、「于以湘之」，夫「采之」可言「往」，「盛之」、「湘之」似不必言「往」。正義演經文云「往何器盛之」、「往何器烹之」，皆不成語。《陳風》「越以騶邁」，箋云：「越，於。」正義曰：「越，於」，《釋詁》文。此謂「越」即《爾雅》之

「粵」，「越以」猶「于以」也。鄭既謂「越以」爲語辭，則此「于以」亦當爲語辭，而箋乃訓爲「往」，誤矣。

「于以采蘋」，傳：「蘋，皤蒿也。」《左傳正義》隱三年。引陸《疏》云：「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蘋，游胡；今本《夏小正》傳作「由胡」。游胡，旁勃也。』」承珙案：《爾雅》有「蘋，皤蒿」，郭注本孫炎以爲「白蒿」。又有「蘋，由胡」，則郭云「未詳」。陸《疏》以「皤蒿」與「由胡」爲一物，蓋因毛戴《詩》《禮》二傳皆以「蘋」爲豆實，故知爲一物。此可爲定論矣。孔疏疑「皤蒿陸草，不當采於水中」，故謂「于沼于沚」爲「于其旁」，「于澗之中」爲「于曲內」，義殊牽強。《爾雅翼》又謂「莪，蘿蒿，生澤田沮洳之處，莪即古之蘋，而皤蒿爲

陸草，非夫人之所采」。今案：《本草》「白蒿」，唐本注云：「此蒿葉麤于青蒿，從初生至枯，白于衆蒿，所在有之。」此言陸產之白蒿也。《圖經》又云：「白蒿，蓬也。生中山川澤。」然則皤蒿水陸皆有，通可名蘋，故《爾雅》云：「蘋之醜，秋爲蒿也。」《七月》傳云：「蘋，白蒿也，所以生蠶。」采蘋雖同，而用則異。《集傳》既從毛以采蘋爲奉祭祀，而又存生蠶之說，不知蠶事豈可謂公侯之事，蠶室豈得爲公侯之宮。試誦經文，而其說可不煩言而破矣。

「被之僮僮」，傳：「被，首飾也。」箋引《禮記》「主婦髮髻」。戴氏《補注》云：「鄭氏注《禮》，合「次」與「髮髻」爲一；其箋是詩，又合「被」與「髮髻」爲一。「被」之爲「次」，恐未然也。《周禮》王后之六服，三翟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褱衣；祭先公，服綌翟；祭

群小祀，服闕翟，鞠衣，告桑之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之首服「編」，祿衣之首服「次」。《說文》：「髮，鬢也。」「鬢，髮也。」二字轉注。「鬢」又作「髥」，「髮」「被」古字通用。然則是詩之「被」，乃所謂「髥」，不在副、編、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矣。」承珙案：戴說是也。《鄘風·君子偕老》正義引《說文》云：「髮，益髮也。」與今本《說文》異。《釋名》：「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此「髮」可通「被」之義也。《說文》又云：「鬢，髮也。字亦作髥。」此鄭箋所由以「被」與「髮髥」爲一也。然《說文》但云「益髮」，並不以爲禮服之首飾。《禮記》曰：「斂髮毋髥。」《左傳》：「衛莊公見己氏之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髥。」《莊子》曰：「禿而

施髥。」據此諸文，似髥爲婦人益髮所需，禮服及平居時皆可用以爲飾。《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言「鬢髮如雲，不屑髥也」，足見服翟時亦可用髥，但鬢髮者不屑耳。若髮髥即次，則次非翟衣之配，「不屑」之言毋乃虛設。且次係禮服正飾，亦不當云「不屑」也。《少牢》：「主婦被錫衣侈袂」，鄭讀「被錫」爲「髮髥」者，蓋因《士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即祿衣，《少牢》大夫妻服祿衣，首當服次，故遂以被爲次。諸家泥於此解，而又以夫人祭祀當服副，不當服次，故正義以「夙夜」爲視濯於夜、視饔饔於將祭之夙，皆非正祭；嚴《緝》引曹氏又以爲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不知被不在副、編、次之數，副、編、次三者皆可用被。詩人但詠其被，故雖釋祭服而歸，其被固依然祁祁也。若如毛傳但云「被，首飾也」，則不必曲引祭

前祭後及異代之禮以解之矣。《虞東學詩》云：「副、編、次皆爲首飾，皆得名被，《少牢》之「被」屬次，此詩之「被」屬副。」案：副、編、次，禮服之飾，各有主名，無容統名爲「被」。姜氏炳璋《詩序廣義》又以被爲夫人齋時之首服，仍是以被爲次，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草 蟲

《序》云：「《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防者，以禮檢束之意。惟恐不當於夫，故其辭如此。正義云：「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傳箋之說，固與《序》意不背。程子從之，故謂「陟彼南山」爲適於夫家，「言采其蕨」以喻求合於禮。惟歐陽《本義》謂毛鄭與《序》意不合，而以此詩爲大夫行役，其妻能守禮自防以待其君子之歸。朱《傳》用其說，

《呂記》、嚴《緝》皆同。李氏《集解》又謂首章數語全與《出車》五章同，故知皆爲行役而作。黃實夫又云：「《序》曰「大夫妻」，而說者以爲未嫁之女，失其旨矣。」承珙案：數說皆非也。夫作詩在前，序詩在後，作詩者是言方嫁時在塗之情，而序詩者乃據其已嫁之後，追而敘之，故云「大夫妻」爾。如《采蘋》，經文明云「季女」，而《序》亦曰「大夫妻」，又何說邪？《說苑·君道》篇載孔子對哀公曰：「《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此雖似斷章取義，然未見而憂，則爲待禮；既見而說，則爲好善，其義亦相通也。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傳：「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蟻也。」《爾雅》「草蟲，負蟄」郭注云：「常羊

也。」此本毛傳。可見歷漢至晉，稱名尚未改矣。《爾雅》又曰：「阜螽，蟢。」陸佃曰：「阜螽，今謂之蜉蝣。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蟢，草蟲謂之負蟢。」承珙案：此如鸛能捉雀，遂名「負雀」。古人名命百物，多有象形、會意者，其原出于六書。鄭《小雅》箋云：「鳴躍之相應，其天性然也。」此蓋相傳古義。戴氏《詩補注》以「草蟲」爲凡小蟲草生者之通稱，《爾雅》因《詩》辭而別其名類以傳合之，未必盡可證實。今案：《爾雅》「螽」有五種，惟阜螽、草螽、蜉螽三者見《詩》，其蜉螽、土螽非《詩》所有，未可概謂緣《詩》辭生訓，則戴說非也。若《爾雅翼》用張衡、郭璞之說，以草蟲爲蚯蚓與阜螽交，《本草》陳藏器亦有此說。夫蚯蚓與蜉蝣判然異類，與鄭箋「同類」之義相違，尤未可信。

草蟲，《爾雅》本作「草螽」，與阜螽皆爲蝗類，故陸《疏》謂草蟲「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是已。《詩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以「阜螽」爲「蝗子」，又引陸《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是則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之說，申明毛傳「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其義當矣。歐陽《本義》謂草蟲、阜螽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詩人引以爲戒，「比男女之不當合而合」。李氏《集解》駁之，曰：「以類相從者，如雲從龍，風從虎，豈必專是一物？」《鵲巢》之詩，鵲喻諸侯，鳩喻夫人，詩人之取興，不如是之泥也。」承珙案：二《南》所言貞女，如《南有喬木》、《行露》、《野有死麕》，大抵皆指民間之女。若大夫妻，則當深宮固門，閨寺守之，何至無端而有彊暴之侵陵，其惴惴戒心若此哉？

總由歐公誤認《序》文「以禮自防」祇爲防閑淫泆之事，而不知禮之所包甚廣，失禮之宜防者甚多。故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如「七出」之類，淫僻第其一端耳。李《解》既謂歐公草蟲、阜螽非匹類之說爲不可，而又以其餘說爲可從，且云：「大夫在家而能以禮自防，未足爲賢；惟大夫不在家而能以禮自守，所以可尚。」此尤足發一笑。

陳氏《稽古編》曰：「箋以『見止』爲同牢之時，以『覲止』爲初昏之夕，因引《易》『覲精』語證之，後儒多笑其鑿。然古詩簡貴，不應一事而重複言之，鄭分爲兩義，亦非無見。」承琪案：鄭以「覲」爲「昏媾」，究不如毛傳但訓「覲」爲「遇」之善。蓋「見」謂見君子顏色之和，「覲」謂遇君子接待之禮，「見」與「覲」自分深淺，不必如鄭所云也。姜氏《詩序廣義》曰：「此詩辭與《殷其雷》、《汝墳》同

調，而《序》及傳不主君子行役者，以篇中有「亦既覲止」一語也。覲者，遇以禮也。天下豈有行役既歸而望其禮遇者哉？則知《序》、傳之精矣。如「覲」即作「見」，是贅矣。《小雅·車牽》亦云「覲爾新昏，以慰我心」，即用此「覲」字之義。」

毛於首章云「興也」，下二章不明所謂。箋云：「在塗而見采鼈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正義曰：「毛以秋冬爲正昏，不得有在塗采鼈之事；鄭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蘋之時故也。」承琪案：張衡云：「大火流，草蟲鳴。」此正秋時。然傳意並不以爲秋冬正昏之證，但取以興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耳。馬昭申鄭，乃謂三代嫁娶以仲春，符於《南山》、《采薇》之歌。見《通典》。不知昏禮婦車有綵，安得在塗而見采鼈？束皙云：

「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末秋之時。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

「言采其蕨」，傳：「蕨，鼈也。」《爾雅》：「蕨，鼈」，郭注謂：「《廣雅》云『紫蕨』，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鼈。」又「蕨，月爾」，郭注云：「即紫蕨也，似蕨，可食。」郭以「蕨」與「蕨」爲一物。而《廣雅》云：「此蕨，蕨也。」此與「紫」同。《爾雅翼》云：「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紛披，人誌之，謂之蕨基。《廣雅》云：『蕨，紫其。』「基」豈「其」之轉邪？」承珙案：「蕨」鼈」疊韻，「蕨」「蕨」雙聲，鳥獸草木之名多如此類，蕨與蕨當爲一物。郭以「紫蕨」爲似蕨，而斥《廣雅》「此蕨」爲「蕨」之非，誤矣。

「言采其薇」，傳：「薇，菜也。」《爾雅》：

「薇，垂水。」《釋文》引顧野王云：「水濱生，故曰垂水。」陸璣《詩疏》則云：「薇，山菜也。」故邢昺《爾雅疏》謂《本草》有二薇，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似萍者，薇也。《詩》「采薇」似山菜，非垂水。段懋堂曰：「垂水」乃俗名，不必以生水旁釋之。承珙案：《爾雅》以「薇，垂水」與「蘩從水生」相次，似非無義。段說恐非。不如陳氏長發曰：「垂水生水旁，不生水中。澗谿潢潦皆山間水，薇生其旁，不害爲山菜也。」《說文》：「薇，菜也，似藿。」《詩義疏》云：「莖葉皆如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許陸二說正同。嚴《緝》引項氏云：「薇即今之野豌豆苗，蜀人謂之巢菜。」說與許陸合，似爲近之。若白薇，《本草》一名春草，《別錄》又名白幕，蘇頌曰：「莖葉俱青，頗類柳葉。」然白薇非可食之菜，陸《疏》則云薇「可作羹，亦可

生食」。馮嗣宗曰：「陸親見官園所種，其言必審。復非似柳之白薇。」胡明仲又以荆楚間有草名「迷蕨」者當之，《集傳》用其說，而一以爲味甘，胡云「食之甘美」。一以爲味苦，朱云「有芒而味苦」。又各不同。至鄭漁仲以爲金櫻芽，更不知何所據矣。

《困學紀聞》云：「《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惠氏《詩說》曰：「《鵲巢》言夫人有均壹之德，佐君以造邦也。《采蘋》言奉祭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婦德之大，莫大于事宗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鄉飲》、《燕射》取三詩歌之，宜也。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事，《昏禮》所謂主人揖婦以入御衽席于奧之

時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說，又曰我心夷，其言近于褻矣。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可歌之君臣賓客之前乎？舊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徒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考也。」承珙案：曹氏雖不見《齊詩》，其言必有所本。即以《毛詩》論之，《草蟲》述方嫁時在塗之情，《采蘋》陳未嫁時教成之祭，其先後之序，固自判然。疑《毛詩》亦本先《采蘋》而後《草蟲》，漢以後，學者亂其篇第耳。若惠氏謂牀第之言近褻，故不取《草蟲》，則二《南》本以房中之樂用於鄉人、邦國，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彼《關雎》之「輾轉反側」，獨非牀第之言乎？況《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是則二《南》諸篇皆可用於鄉射、燕飲，何獨舍《草蟲》而不取乎？襄二十七年《左傳》鄭伯享趙孟，子展賦《草蟲》，即用於燕享之明證。

徐氏《管城碩記》云：「案：徐幹《中論》曰：『良霄以《鶉奔》喪年，子展以《草蟲》昌族。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亦是『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

《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陳氏《稽古編》曰：「《采蘋》篇，毛鄭皆以爲教成之祭，其合於經文者有三焉：蘋藻二菜，與《禮記·昏義》同，一也；「宗室牖下」，與「教之宗室」之文同，二也；不偁「婦」而偁「季女」，三也。」胡允嘉說亦略同。姜氏《廣義》曰：「《詩》稱「季女」，《序》稱「大夫妻」，《詩》原其始，《序》要其終。少而能敬，以被文王后妃之化也。」承拱案：毛鄭而後，惟王肅異說，以爲「大夫妻主夫氏之祭」，正義駁之當矣。鄒氏忠胤乃謂詩不言婦而言「季女」，此

內子必初嫁者。《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季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當其未廟見則猶稱女，女而尸祭，其爲廟見之初祭可知。今案：《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士昏禮》：「舅姑既沒，婦人三月，奠菜，祝亦稱曰「某氏來婦」。並無「季婦」之文。鄒氏直改經以就已矣。又案：《禮記正義》引《左傳》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之後，乃始成昏。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此則婦人三月之內，或可稱「女」。然《儀禮》所謂「廟見」者，乃禰廟爾；經文明曰「宗室」，則非「禰廟」可知。《虞東學詩》曰：「《春秋》書「逆婦姜」、「來逆婦」，皆未昏時已正其名，而《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女承筐」，又皆以嫁而稱「女」，復何疑於「季女」之

爲大夫妻乎？所當辨者，「牖下」耳。考《特牲》、《少牢》事主于室，主婦薦豆，皆自房中奠於筵前，無奠於牖下之文。惟《昏禮》自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于户西，西上右几」，禮皆外設。注曰「爲神布席」，其爲牖下明白可據。故「牖下」之義明，而此章之說定矣。」

「于以采蘋」，傳：「蘋，大萍也。」《爾雅》：「苹，萍。」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又：「其大者蘋。」郭注云：「《詩》曰：『于以采蘋。』」此本不誤。自《詩正義》連引《爾雅》兩語，而誤以郭注釋「萍」者爲釋「蘋」，朱《傳》因之，嚴《緝》並譏郭注之誤。陳氏《稽古編》辨之審矣。承珙案：萍與蘋小大既殊，浮沈亦異。《詩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今本《釋文》作「浮者曰藻」，盧氏文弼謂王應麟《詩考》作「藻」，音「瓢」，當據以改正。今案：《爾雅》

翼《亦》引《韓詩》說「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且云：「『藻』之字似『藻』，說者遂以相紊。」此言尤爲明證。而《埤雅》引《韓詩》仍作「浮者曰藻」，遂謂藻亦出水上，謬矣。

又案：《神農本草經》但有「水萍」，陶弘景、蘇頌即以「大蘋」釋之。惟吳普《本草》云：「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澤水上，葉圓小，一莖一葉，根入水底，五月開白花。」此乃所謂蘋也。此後諸家說蘋者，言人人殊。李時珍曰：「臞仙謂白花者爲蘋，黃花者爲荇；蘇恭謂大者爲蘋，中者爲荇；楊慎《厄言》謂四葉菜爲荇；陶弘景謂楚王所得者爲蘋，皆未深加體審。時珍一一采視，頗得其真。其葉徑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尊也；莖紫色，大如箸，柔滑。夏月開黃花，結實青紫色，大如棠梨。葉似蓴而稍尖長者，荇也；與蓴相似，並根連水底，葉浮水上，夏月俱開黃花，亦有白花者，結實

大如棠梨，中有細子。葉徑四五寸，如小荷葉，而黃花，結實如小角黍者，萍蓬草也；見《本草拾遺》。陳藏器云：萍蓬草，即今水栗也。六七月開黃花，結實長二寸許，內有細子一包，如罌粟，澤農取作粥飯食之。其根作藕香味，如栗。昔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蓋此類也。若水萍，安得有實邪？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蘋也。」其莖細於尊荇，其葉大如指頂，面青背紫，有細文，頗似馬蹄，決明之葉。四葉合成，中拆十字。夏秋開小白花，故稱白蘋。嚴《緝》又謂蘋有水陸二種，引項氏云：「柳惲所云『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云『起于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姚氏炳《詩識名解》曰：「蘋不陸生，所謂似莎者，乃賴蕭。其字作『苹』，不作『蘋』，兩者判然不容混也。」羅端良云：「蘋五月有花，白色，故稱白蘋。」然則「白」因花名，要之，即是青蘋耳。

「于以采藻」，傳：「藻，聚藻也。」正義引

陸《疏》，云藻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據此，傳所云「聚藻」者，乃莖如釵股之藻。若《爾雅》之「荇，牛藻」，郭注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此則似陸所謂「葉如雞蘇」之藻矣。《左傳》「蘋蘩蕓藻之菜」，《說文》「蕓」下不言草名，《顏氏家訓》引郭注《三倉》云「蘓，藻之類也」，李時珍謂聚藻即水蘓也，俗又名牛尾蘓，然則蘓與藻非二物，《詩正義》曰「蘓，聚也，故言藻，聚藻」是已。或謂《左傳》「澗、谿、沼、沚」等凡四者，皆實字，行潦之「行」當作「沚」，《說文》「沚，溝行水也」，則蘓、藻不當爲一物。承珙案：古人文字，似不必如此板對。且若以二句之「蘓藻」與四句之「行潦」作對：蘓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豈不更見文章參差變化之妙乎？

「于以湘之」，傳：「湘，亨也。」惠氏《古義》曰：「《漢書·郊祀志》：『皆嘗醵亨上帝鬼神』，顏注：『醵，亨，一也。醵亨，煮而祀也。』《韓詩》曰：『于以醵之。』案：『湘』訓『亨』無考，當從《韓詩》作『醵』。」段懋堂曰：「古享獻、烹熟、元亨，字同作『亨』。」《郊祀志》云「醵亨上帝鬼神」者，謂煮而獻之也。「亨」讀如「饗」。《史記》作「亨醵」，文倒，當從《漢書》。醵，即《說文》之「羞」字，煮也。《毛詩》「湘」字當爲「醵」之假借。「承珙案：醵亨上帝鬼神者，猶云聖人亨，以亨上帝也。」《史記集解》引徐廣亦曰「醵，讀。亨煮也」。《廣雅·釋言》：「醵，飪也。」《說文》：「飪，大孰也。」此傳云：「湘，亨也。」《楚茨》傳云：「亨，飪之也。」蓋此蘋藻爲鉶羹之芼，故當亨飪。正義引《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此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涪之中，是鉶羹之芼。」若如王肅以此

篇所陳爲「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則菹本以生菜鬱釀而成，無所用其亨飪矣。朱《傳》於《關雎》云「芼，熟而薦之」，此又云「粗熟而醢之以爲菹」，不顯與《昏義》「芼以蘋藻」之言背乎？

「宗室牖下」，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儀禮·士昏禮》記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宗室，大宗之家。」盛氏世佐曰：「案：注云『大宗之家』，疏云：『不於小宗者，小宗卑故也。』《昏義》孔疏：『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與大宗遠者於小宗。』二說不同，當以賈疏爲正。若謂與國君絕服者，教于大宗之家，與大宗絕服者，教于小宗之家，設有繼高祖之宗，而與大宗絕服者，其女當於何教乎？教

於大宗則已遠，教於己室是無統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承珙案：孔於《周南·葛覃》及此疏，亦皆以「宗室」爲大宗之家，惟《昏義》疏因鄭彼注祇云「宗室，宗子之家」，不言大宗、小宗故耳。今考毛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蓋教在大宗之家，祭在大宗之廟，知賈疏不可易矣。

臧氏玉林曰：「《潛夫論·班祿》云：

「背宗族而《采蘋》怨。」案：《采蘋》不言宗族事，《采蘋》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蘋」當爲「蘋」，字之誤耳。「承珙案：臧說近是。《白虎通義·嫁娶》曰：「《昏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廟疑「子」字之誤。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

自於宗子之家學事人也。」此可見古者敬宗收族之道，雖女子之微而教不遺焉。所以背宗族而怨生，當有賦《采蘋》以刺者耳。

「有齊季女」，傳：「齊，敬也。」《玉篇·女部》引《詩》「有齊季女」，并引《說文》「齊，材也」。此蓋出三家詩。《廣雅》云：「齊，好也。」與「材」義近。然皆不如毛之訓「齊」爲「敬」。襄二十八年《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毛義與此合，其來古矣。《釋文》：「齊，側皆反。」今案：《玉藻》「宗廟齊齊」，《祭義》「齊齊乎其敬也」，則「齊」即如字讀亦可。

傳：「少女，微主也。」姚氏《識名解》曰：「陸農師謂大夫妻祭共蘋藻，則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季女爲微主。此大非也。主祭之季女，自即大夫妻，於時教成將嫁，因爲辭廟之祭，非女主之而誰主

之？且祭祀之禮，主婦設羹，正將嫁時所當習者，未有身臨祭而反使他人爲主之理。愚則謂奠之、尸之者，乃大夫妻也；采之、盛之、湘之者，共大夫妻之役者也。貴族之女，惟身臨其事以爲敬耳，又何必親執其勞乎？」承珙案：《小雅·車輦》「思變季女逝兮」，傳云：「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此「季女」亦指將嫁者。然則傳云「微主」者，主以少女，故謂之微耳。

傳：「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各本「禮」下無「女」字，據正義所引箋補正。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是毛氏之

誤，故非之也。」承珙案：此傳於篇末總發一篇之義，所引「牲用魚」云云，本係《昏義》教成之祭；其云「禮之於宗室」者，謂祭於宗室使之爲主，即所以禮之也。若昏禮醴女自在房中，並不於宗室，豈有毛氏不知而合教成之祭與醴女爲一者乎？鄭箋誤會傳意。正義既從鄭駁毛，而疏末又云：「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此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此則善申傳義。而前後自相違戾，何也？

甘棠

《序》云：「《甘棠》，美召伯也。」首章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今本『重』上有『不』字，《蜀石經》無。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

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據正義引定本及崔靈恩《集注》，此乃傳文，非箋語，則是毛義矣。與《史記·燕召公世家》、《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白虎通義·巡守》篇所說皆同。惟《韓詩外傳》云「召伯在朝，有司請營洛以居」，召伯不欲勞百姓，出而就烝庶于隴畝阡陌之間。劉元城以爲此墨子之道，不知坐棠聽政，在召公當日必實有其事。然亦偶爾爲之，未必終年暴露，《外傳》特從而附會之耳。

《詩譜》及《序》正義兩引《鄭志》載趙商、張逸俱問云：「《甘棠》若在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然則召公布化在文王之時，而作詩自在分陝之後，本不相妨。正義乃云召伯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何氏《古義》因謂周召分

陝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甘棠》頌召伯又當在康王之時。並據《說苑》諸書皆言「後世思召公」，《孔叢子》載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竹書紀年》召公以康王二十四年薨，此詩當在召公歿後始作。承珙案：諸書言後世歌詠者，不過謂召公之德歷久而不忘耳，非必此詩定作於公歿之後。豈召伯生前必不許民一思之邪？《說苑》亦載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此與《漢書·韋玄成傳》載劉歆《廟議》云「思其人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二語同意。蓋以《甘棠》之令人興思喻宗廟之令人起敬耳。豈得以此爲召公既歿之證乎？襄十四年《左傳》晉士鞅對秦伯曰：「樂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此亦謂既歿而民思之，然不得謂詩於歿後始作也。

「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戴氏

《詩考正》曰：「《爾雅》：『杜，赤棠。白者，棠。』又曰：『杜甘，棠。』與『黎山，檣』、『榆白，粉』立文同。杜澀棠甘，而名可轉注。杜甘曰棠，黎山生曰檣，榆白曰粉。《毛詩》以甘棠爲杜，失《爾雅》之讀也。」《說文》：「棠，牡曰棠，牝曰杜。」又云：「杜，甘棠也。」段氏注曰：「《召南》毛傳云：『甘棠，杜也。』《釋木》曰：『杜，甘棠。』本無不合。棠不實，杜實而可食，則謂之甘棠。牡棠、牝杜，析言之也；杜得偶甘棠，互言之也。《釋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唐風》傳用之。此以其木色之異異其名，與『杜，甘棠』說異，即與分牝牡說異，爲許所不取。戴先生蓋依陸璣《疏》『白棠即甘棠，子美；赤棠即杜，子澀』爲此說耳。非許意，亦非《爾雅》意也。」承珙案：《爾雅》主釋《詩》、《書》，「杜，甘棠」即是釋《召南》之「甘棠」，不宜改讀。「杜，赤棠。

白者，棠」，以杜爲大名，言其味則曰甘棠，言其色則赤者曰赤棠、白者曰棠耳。《六書故》引舍人注《爾雅》云：「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此與毛傳、《雅》義皆合。戴說泥於陸《疏》「澀如杜」之言，疑杜不得爲甘棠。不知所謂「澀如杜」者，乃俗語耳，《爾雅》、毛公時未必即有此方言。且「杜」有「澀」義，亦未必定指果實之杜。《方言》云：「杜，躑躅也。」「躑」又是何物邪？即以「杜」爲「澀」，果實中亦有生時味澀、熟即甘美者，必謂甘棠不當名「杜」，而譏毛公不善讀《爾雅》，過矣。又陸《疏》謂子有赤、白、美、惡。案：《爾雅》「杜，赤棠」二語與「楸，赤楸。白者，楸」文同。彼「赤楸」、「白楸」謂木之文理，此「赤棠」、「白棠」恐亦不指實言。段氏泥於子有赤白，與牡棠、牝杜不合，遂謂《爾雅》「赤白」之說爲許所不取，亦非也。

「召伯所茇」，傳：「茇，草舍也。」《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蓋「草」訓「茇」，「止」訓「舍」。「茇」是草名，非「舍」義，此詩「茇」字當爲「庾」之假借。《說文》：「庾，舍也。从广，友聲。《詩》曰：『召伯所庾。』」《釋文》引《說文》：「庾，草舍也。」有「草」字爲是。《艸部》云：「茇，草根也。」《載馳》「大夫跋涉」，傳云：「草行曰跋。」蓋「茇」本草根，因而草行謂之「跋」，草舍謂之「庾」。段注《說文》云：「許書「庾」但訓「舍」，與毛鄭說異，以其字从艸、从广別之耳。其引《詩》「召伯所庾」，蓋用三家詩作「庾」，與毛作「茇」訓「草舍」異。」承珙案：《詩》字本當作「庾」而訓爲「草舍」，「召伯所庾」謂召伯之所草舍也。三家今文，多正字；《毛詩》古文，假借作「茇」耳，非有異也。若《周官》「茇

舍」，只當作「茇」，不作「庾」，以言「庾」則可不兼「舍」，若連「舍」，則當作「茇」也。《左傳》僖十五年。「反首拔舍」，以「拔」與「舍」連文，則又「茇」之借字，而非「庾」之借字矣。

「勿翦勿伐」，傳：「翦，去。伐，擊也。」朱《傳》云：「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次章，「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三章，「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嚴粲、程大昌皆從此說。《詩所》云：「伐者，取其條幹。敗者，殘其枝葉。拜者，攀援而屈曲之。」承珙案：此說非也。詩三章皆言「勿翦」，毛訓「翦」爲「去」，蓋但謂去其枝葉而已。《釋文》引《韓詩》作「剗」，《漢書·韋玄成傳》作「髡」。剗，削也；髡，斷也，皆刪除枝葉之意。下「勿伐」、「勿敗」、「勿拜」，皆對「翦」言之，其事必重於翦。若但以「敗」爲殘壞其枝葉，則「勿翦」已足該之。至「拜」爲「低屈」之說，本於唐施士丐《詩說》云

「拜，言人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見《韓昌黎集注》及《呂氏讀詩記》。此特望文生義耳。然其謂毛注「拜」猶「伐」爲非，則可據以證今本毛傳之有脫。蓋傳於首章云「伐，擊也」，三章云「拜，猶伐也」。擊者，謂擊斷其樹。拜猶伐者，毛殆以「拜」爲「拔」之借，故鄭箋申之云「拜之言拔也」。《廣韻》「扒，拔也」，引《詩》「勿剪勿扒」。疑三家詩有作「扒」而訓「拔」者，與毛字異義同耳。傳於次章「勿敗」無訓，則以前後兩章義可互見。今案：《大戴禮·少閒》篇云：「凡草木根輒傷，則枝葉必偏枯。」注云：「敗」當字誤爲「輒」。「輒」即「敗」。然則敗者，謂傷其本根；「勿敗」亦猶「勿伐」、「勿拜」也。陳氏《稽古編》據《說文》訓「敗」爲「毀」，謂毀之則甚於擊，拔之則又甚於毀，三

章文義殆由輕而重。此說亦可不必。

行 露

《序》云：「《行露》，召伯聽訟也。」《列女傳》曰：「申人之女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往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於理，女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王伯厚以此爲《魯詩》。《韓詩外傳》語亦略同，皆與《毛詩》篇義相近。但既曰許嫁矣，一禮不備，何至誓死不行？范蘅洲云：「如魯韓說，以閨門之處子，求全責備，至於構訟不顧，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乎？」承珙案：毛傳云：「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強暴之男。」蓋在當時，必有女氏未許而男子強求之事。觀經文「亦不汝從」，詞旨決絕，必非

已許嫁者可知。箋云：「室家不足，謂媒妁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此說最爲近理。《集傳》云：「家，謂媒聘；不足，謂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陳長發曰：「夫不行媒聘，突然興訟，何必召公之賢，方能決斯獄哉。」

《虞東學詩》曰：「首章述其自守之辭，下二章「鼠牙」、「雀角」之疑，終明其誣，《序》所以歸美聽訟也。」承珙案：此所謂「彊暴」，非肆行無禮。古者男女婚姻，各有配類。如《後漢書·梁鴻傳》云：「鴻妻孟光「擇對不嫁，偃蹇數夫」。《袁隗妻傳》云：「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行露》之女蓋其流亞。而當時乃有如子皙之強委禽焉者，故不從而致於理。此類陰訟，雖聖明之世，亦未必無。王雪山疑於暴男侵貞女，豈王化及女而不及男？孔疏乃云「禁嚴於女，法緩於男」。見《南有喬木》章。此皆泥於《序》文之過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承珙案：此詩首三句，初讀之似與「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文意相類，故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正義即用此述傳。然女方被訟不從，而乃先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玩首章「謂」字，當與下二章「誰謂」之「謂」一律。「誰謂」者，誣善之辭，衆不能察，而歸之聽訟之明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也，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而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興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侵陵也。傳云「豈不，言有是也」，謂有是早夜而行者，則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可謂善會經旨矣。《左傳》僖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

「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正以夙夜犯露爲不量力之喻，言豈有量力而動，猶至見伐乎？又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亦謂自量不才，故辭位，如人不早夜，可無犯露耳。杜注皆云：「豈不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此箋義，非傳義也。王雪山謂首章必有闕佚，不然，「文勢未能入「雀」「鼠」之辭」。由不知首章「謂」字與下「誰謂」緊相呼應也。傳以「厭浥」爲多露濡溼之意，三句一貫，語本直截。箋則以「行露」爲「始有露」，是「二月嫁娶正時」；「多露」則三月四月已過昏時，故云「禮不足而彊來」。於經文三句中多一轉折，不如毛義爲允。《易林》云：「厭浥晨夜，道多湛露。織衣濡襦，重不可步。」亦即以

「厭浥」爲「多露」，無二月、四月之別也。

「誰謂雀無角」，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角，即謂獸角。誣善之辭，以無爲有，故可謂雀之穿屋似有角。何氏《古義》引「或說」云：「角，嘴之銳而鉤者。凡鷺鳥皆有之。」案：鳥有鉤喙，並無「角」名，此肱說也。「誰謂鼠無牙」，傳：「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楊龜山以爲鼠無牡齒。陸農師曰：「鼠有齒而無牙。」《說文》：「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段注云：「「牡齒」當作「壯齒」，「壯」誤作「牡」，今本《篇》、《韻》皆譌。惟石刻《九經》字樣不誤。《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者，齒之大者也。統言之皆稱「齒」稱「牙」，析言之則前當脣者稱「齒」，後在輔車者稱「牙」。牙較大於齒，非有牝牡也。鼠齒不大，故謂「無牙」。東方朔說「騶牙」曰：「其齒前後若

一，齊等無牙。」此爲齒小牙大之明證。」承琪案：段說是也。隱五年《左傳疏》云：「頷上大齒謂之爲牙。」《說文繫傳》：「臣鍇曰：比于齒爲牡也。」此「牡」字亦當作「壯」，蓋楚金所見《說文》本作「壯齒」，故云「比於齒爲壯」。若本作「牡齒」，而云「比於齒爲牡」，則不成語矣。

羔 羊

《序》云：「《羔羊》，《鵲巢》之功致也。」觀此《序》及《麟趾序》云「《關雎》之應」、《騶虞序》云「《鵲巢》之應」，可見序《詩》者與作《詩》者之意絕不相蒙。作《詩》者即一事而形諸歌詠，故意盡於篇中；序《詩》者合衆作而備其推求，故事徵於篇外。然諸家見此《序》云《鵲巢》，必推本於齊家之義。如黃實夫曰：「大其始於閨門，而後及於在位。」蘇

穎濱曰：「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嚴《緝》引朱氏曰：「在位節儉正直，本於國君夫人正身齊家以及其國之效。」以上諸說，解《序》可作推原，解《詩》殊爲附會。鄭箋但云「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其義已足。《孔叢子》引孔子曰「吾於《羔羊》，見善政有應也」，亦與《序》說脗合。「鵲巢」之語，可不必泥。

《序》又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孔疏歷引《周官·宗伯》、《儀禮·士相見禮》注及何休《公羊傳》注以釋「羔羊」之德。孔意特以衣服甚多，詩獨言羔裘，故有是說。但其下又引鄭注《論語》以「羔裘」爲「諸侯視朝之服」，傳注所稱羔群而不黨及死義生禮者，於卿大夫則可，若諸侯何所取乎？嚴《緝》引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

羊》之詩也。」陳氏《稽古編》曰：「箋云『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言如服羔裘之人也。德不可爲大夫，雖服羔裘，而非其人。召南大夫德稱其服，故曰『如《羔羊》之人』。』」說釋《序》「如」字是也。

王平仲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即爲《羔羊》之箋傳可也。」承琪案：《禮記·緇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此數語尤足爲此詩注脚。蓋三章皆言羔羊素絲，而紃、絨、總之數皆五，此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委蛇委蛇」，傳云：「行可從迹也。」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呂記》曰：「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忤，而從容自得。」據此，則毛鄭義合，皆所謂「從容有常」者也。

諸家說紃、絨、總，多無確據。李氏《集

解》曰：「《爾雅》：『絨，羔裘之縫也。』五絨既爲縫，則五紃、五總亦爲縫，蓋謂五次縫之。以羔裘之或綻或弊，五次縫之，可以見其節儉。」范氏《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倣古制。」胡氏一桂曰：「縫之突兀謂之紃，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爲一謂之總。」戴氏《詩補注》曰：「紃，讀爲『予之佗矣』之『佗』。佗，加也。其英飾五，故曰五佗。」又云：「紃之施於縫，其下端餘絲垂爲飾者曰總。」戚氏學標《毛詩證讀》曰：「『紃』『佗』疑一字，《古論語》：『朝服佗紳。』五紃，蓋絲之垂者。」承琪案：毛傳於首章云：「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三章云：「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是紃、絨、總皆關定制。若徒謂裘敝而縫紃以示儉，於義隘矣。至裘有垂絲爲飾，尤爲臆度之辭。惟戴氏溪《續讀詩記》

疑紕、絨、總皆絲之量數。《埤雅》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緇，倍緇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綬，倍綬爲縵。』此乃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紕，今無所考據，以類求之，絨寡於總，紕蓋寡於絨也。」馮氏《名物疏》引鄒長倩語同。王氏伯申《經義述聞》曰：「《豳風·九罭》釋文云：『綬，字又作總。』然則絨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綬，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綬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綬」，云「布之八十縷爲綬」，正與「倍紀爲綬」之數相合。蓋五絲爲紕，四紕爲絨，四絨爲總。五紕二十五絲，五絨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先言五紕，次言五絨，五總也。紕之數，今失其傳。《釋文》曰：「紕，本又作佗。」《春秋傳》：陳公子佗字五

父。則知「五絲爲紕」即《西京雜記》之「緇」矣。」

段懋堂曰：「毛傳：『紕，數也。總，數也。』數皆入聲，音促。《東門之枌》『越以輿邁』傳曰：『輿，數。邁，行也。』《烈祖》『輿假無言』傳曰：『輿，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毛意：輿者，「總」之假借；總者，數也，如「數罟」之「數」。《九罭》傳曰：「九罭，綬罟，小魚之網也。」《烈祖》「輿假」，《中庸》作「奏假」。「奏」亦讀如「蒺」。古者素絲以英裘，「五總」謂素絲英飾數數然其數有五也。」承珙案：此說非是。《釋文》「數」所具反，並不作入聲。毛傳但云「數也」，尚未分明。《後漢書·循吏傳》注引《韓詩章句》曰：「紕，數名。」此語尤晰。數名，即謂絲之量名。《說文》引《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紕，布謂之總。」此「數」亦量名。對文則絲數爲紕，布數爲總。毛傳

總亦爲絲數，蓋散文得通也。孔疏云「上言紖數，下言總數，謂紖總之數有五」，非訓「紖」「總」爲促數，明矣。

正義曰：「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雜記》注云：『紃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此疏以「素絲」爲「組紃」，甚是。而組紃所施之處，則諸家說多未安。正義曰：「《釋訓》云：『絨，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絨之爲界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絨，因名裘縫云絨。五絨既爲縫，五紖、五總亦爲縫。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何氏《古義》引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飾。」此以素絲爲施於皮革之上者也。《埤雅》云：「革者，言敝而因故以改造。縫者，革而又敝，則補緝以縫之。」《古義》又

云：「次章言革，毛去而革存也；三章言縫，革敝而縫見也。」此則又似以素絲爲施於裘毛之上者也。承琪案：古人服裘，毛表而革裏。《新序》云：「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魏志》注載明帝《破諸葛亮露布》云：「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夫以革爲裏，此古人裘毛在表之明證。故《漢書》楊興薦匡衡云：「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顏注：「反衣者，以其毛在內也。」然則謂素絲施於皮革者，革既在裏，何由得見。若謂施於裘毛之上，則毛毳蒙茸，又何由見乎？古制茫昧，此殆難以臆解。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蓋惟其委曲自得，不改其容，故

其行止動作皆如有從迹可尋。《鄘風》「委委佗佗」傳云：「行可委曲縱迹。」是傳箋意實相成也。襄七年《左傳》叔孫穆子曰：「《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此因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而言。蓋孫子過而不悛，外示從容，有似委蛇之貌。然為臣而君，則逆於理矣。故曰「衡而委蛇，必折」。然則「委蛇」之義可識矣。陸佃、范處義、王質皆以「委蛇」為蛇行之狀，殊為穿鑿。《釋文》引《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案：行可從迹，則異於詭隨，故為公正。是毛韓義亦相近。

孔奭軒《經學卮言》曰：「《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案：古書遇重讀者，每於各字下疊小『二』。《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旂』，即書作『君子員二獵二員旂』。《宋書·樂志》載諸樂府辭皆如是。若《秋胡行》

云：「願二登三泰三華三山三，神三人三共三遨三遊三。」乃重讀此二語也。此詩舊本似亦作「委二蛇二」，故沈重誤讀耳。」承珙案：《唐石經·左傳》初刻襄公七年引《詩》曰「委蛇委蛇」，亦作「委委蛇蛇」，此必亦據古本有作「委二蛇二」者故耳。然諸書言「委蛇」者，如《莊子·田子方》篇「遺蛇其步」，《釋文》：「遺本作『逶』」。《漢書·東方朔傳》「遺蛇其迹」，顏注「遺蛇，猶逶迤也」。《後漢書·竇憲傳》以前太尉鄧彪「仁厚委隨」，任光等傳贊「委佗還施」，《儒林傳》序「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及《隸釋》所載《費鳳碑》「有逶蛇之節」，《唐扶頌》「在朝逶隨」，《衡方碑》「裊隋在公」，《童子逢盛碑》「當遂過迤」，《劉熊碑》「卷舒委隨」，凡此皆「委蛇」二字之別，且多用《召南》之義。足見此詩定以「委蛇」連文，異於《鄘風》之疊二字者矣。

殷其雷

《序》云：「《殷其雷》，勸以義也。」范氏《補傳》曰：「三章申言『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勇於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徒歸也。相勸之辭諄復如此，非知義者不能。」姜氏《廣義》曰：「盛世之思婦，與衰世不同。衰亂則行者有死亡之懼，居者篤思念之情。君子閔而錄之，因以爲輕用民力者戒。若二南之世，因材而使，不比《北山》之『從事獨賢』也；及期而代，不比《于役》之『不日不月』也。簡書自奉，每懷靡及，而爲室家者瞻念征人，勸之以義，於以見王化之行也。」朱子《辨說》謂此詩無勸以義之意。案《呂記》云：「再言『歸哉』，正勸以義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又引朱氏曰：「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

勸以義也。」是朱子本從《序》說，後乃更之耳。

「何斯違斯，莫敢或違」，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違，暇也。」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正義曰：「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爲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爲『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稽古編》曰：「孔特以毛之『斯此』在『違去』之前，鄭又多『適居此』一語，故作斯解。愚則以爲毛鄭『何此君子』皆經中之『斯』。毛之『斯，此』，總釋兩『斯』字；鄭之『適居』、『復去』，合釋『違』義，而兩『此』字祇當經『違斯』之一『斯』字。如

此則經文明順，且合傳箋矣。《集傳》得之。」
 承琪案：經文「君子」在末，毛傳「何此君子」不過探下文以釋「何」字，非以「何斯」之「斯」指「君子」。鄭箋「適居此」、「復去此」，兩「此」字正釋經文兩「斯」字。《集傳》以上「斯」爲「君子」，下「斯」爲「其地」，蓋本王安石《經義》，見李氏《集解》。不如正義之解爲是。

蘇氏以蠶在南山之陽，不可得而見，猶《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思見之而不可得。呂氏柎曰：「陽而側，側而下，蠶愈近，君子愈遠。」黃實夫則謂「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意，更韻協聲，不必求其異義。承琪案：細繹經文，三章皆言「在」而屢易其地，正以蠶之無定在與君子之不遑甯居。故傳於二章云「亦在其陰與左右」，於三章云「或在其下」，是此詩爲正興。顧夢麟以此詩爲反興之始，非也。

標有梅

《序》云：「《標有梅》，男女及時也。」黃實夫曰：「李迂仲謂『詩人之意，以梅爲戒，言盛時之難久』，此似非詩人形容文王風化之意。」《呂記》云：「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承琪案：《周官·媒氏》疏引張融云：「《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娶』上當脫『嫁』字。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經義雜記》云『當作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東萊說蓋本於此。范氏《補傳》曰：「男女婚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之凶荒，無以爲禮；或以俗之強暴，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遑甯處。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既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婚姻矣。故詩三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惟恐其失時也。」

《標有梅》自是以梅落喻男女年衰。首章傳云：「盛極則墮落者，梅也。」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此本就傳意而申之，並不以梅落爲昏時早晚。惟末章箋有「明年仲春不待禮會」之語，則仍自用其說，據《周官·媒氏》之文，以仲春爲昏姻正時。故正義述之，以此詩首章爲孟夏，次章爲仲夏，此兩月尚可行嫁；三章爲季夏，則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不以禮會而行之。夫使仲春爲正昏之月，而孟夏仲夏猶可嫁娶，則《周官》何必於仲春之月即言「奔者不禁」邪？歐陽《本義》云：「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紀時早晚。」此說是也。

男女昏嫁年歲，毛鄭亦各不同。此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正義謂毛

意「男自二十以至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皆可昏嫁」。「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正義謂鄭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周禮》賈疏又引王肅申毛、馬昭難肅諸說。《禮記·昏義》疏引《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

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莊氏葆琛云：「夫爲婦之長殤」，此句誤。女子笄則不爲殤，況已適人乎？《儀禮》「總麻三月」條，有婦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此所引必是「婦爲夫之姊之長殤」也。」又「見《士昏禮》」，亦無可考。陳氏壽祺曰：「此言士之子年十四、十五而得行昏禮，於此可見，非謂禮有其文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陳氏壽祺曰：「《標有梅》正義引末句作『所以重繼嗣也』，當从之。」《通典》因之，謂三十、二十而嫁娶者，衆庶之禮；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承珙案：毛傳以三十、二十爲期盡蕃育之法，其誼自古。王肅所云「前賢有言」者，今見《墨子·節用》篇，以爲昔者聖王之法如是。《穀梁文十二年傳》雖云「大夫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范甯注則引譙周說：「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

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范氏此解最爲通達。所引《喪服經》「爲夫姊之長殤」一語，尤爲明據。馬昭以爲「關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皆曲說也。《通典》：吳徐整問射慈曰：「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慈答曰：「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雖年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晉袁準、束皙並云二十、三十，禮之大斷，若形智夙成，不在此限。賈孔疏義皆引《越語》「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以爲

越王欲速報吳，故下此令。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爲婚，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不知女十五而嫁，謂十五則可以嫁耳。其實自十五至二十，皆所不禁也。若《越語》所陳，則立爲定限，過此者有罪，故酌於十五、二十之間，而以十七爲中制，非必古無十五而嫁之法也。

「標有梅」，傳：「標，落也。」《稽古編》曰：「《說文》『拋』字注云：『棄也，从手，从尤，从力。或从手，票聲。匹交切。』是『標』乃『拋』之重文，其訓『棄』與此詩訓『落』義近。」段懋堂曰：「《說文》：『受，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又。讀若《詩》『標有梅』。』《毛詩》『標』字，正『受』之假借。《孟子》『野有餼苢』趙注引《詩》·苢有梅云：『苢，零落也。』丁公著云：『苢有梅』，《韓詩》也。《食貨志》『野有餼苢』，鄭氏注：『苢，音『藁有梅』之

藁。」總之，《韓詩》當本作「受」，是正字；《毛詩》作「標」者，是借字；鄭德作「藁」，亦借字；《孟子》作「苢」者，「苢」字之誤；《漢志》作「苢」，又「受」之俗字也。「承珙案：『拋』乃《說文》新附字，陳氏引之殊誤。嚴《緝》據《說文》『標』本訓『擊』，謂此爲『擊而落之』，於文義多一轉折。《廣韻》『標，落也』引《字統》云：『合作苢。』此「苢」亦即「受」字，《說文》有「受」無「苢」。故段氏以《毛詩》『標』爲「受」之同部假借，其說得之。李氏《詩所》謂：『「標」與「標」同，木末也。女子自言歸期將近，傷離父母之家，如梅之離其本根。』今考《白帖》引「標有梅」作「標有梅」，李說雖似有據，然於義太迂曲，且與下二句神理不貫：女子方自傷離，而乃云「求我庶士」，如此其汲汲乎？

「求我庶士」，箋云：「我，我當嫁者。」疏

云：「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取己。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非女自我。」此說最當。歐陽《本義》則謂召南之人顧其女方盛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求庶士以相昏姻。范氏《補傳》亦云詩人設為女家之辭。此二說已開戴氏《續讀詩記》之先。戴氏曰，此「擇壻之辭，父母之心也」。《黃氏日鈔》取之。今案：《釋文》引《韓詩章句》曰：迨，願也。合之《孟子》云「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似《韓詩》亦以此為父母之辭。但「迨」何以訓「願」，則不可考耳。若朱《傳》以為女子自言，不獨其辭汲汲非女子所宜出，且於「庶士」二字尤有難通：女子從一而終，豈可言求我衆士乎？輔廣、朱善雖曲為周旋，終多窒闕。

「傾筐塹之」，傳：「塹，取也。」案：「塹」

即「概」字之借。《玉篇》：「概，許氣切。《詩》曰：『傾筐概之。』」本又作塹。此所引必三家詩有作「概」者，故《廣雅》云：「概，取也。」蓋亦用三家詩義。《毛詩》假「塹」為之耳。嚴《緝》以「塹」訓「仰塗」，遂解為「取之於地而霑溼」，殊為牽強。

「迨其謂之」，段懋堂曰：毛意「謂」即「會」也。承珙案：傳云「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若「謂」即「會」字，則經文正言「謂之」，不當云「不待禮會」矣。是毛意未必以「謂」為「會」。考毛於《詩》中「謂」字皆無傳，如《隰桑》之「遐不謂矣」亦無傳，殆以「謂」為告言，人所易曉，故不復傳。《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鄭注：「謂，猶告也。」此當是用三家詩義。至箋《詩·隰桑》，則訓「謂」為「勤」。而於此又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今案：「謂，勤」雖本《爾雅》

雅》，正義不言《爾雅》文，蓋偶遺之。然合之經文，若云「迨其勤之」，則不辭矣。

小 星

《序》云：「《小星》，惠及下也。」《陸堂詩學》曰：「《小星》一詩有三益焉：使后夫人聞之，則知恩宜下逮，可免專房、方輦之羞；使天子諸侯聞之，則知嬖寵不可並嫡，而無周幽、晉獻之禍；使女御聞之，亦知才色不足恃，義命所當安，而昭儀殺女之毒，與侯夫人自縊之愚，可以積漸消融矣。章俊卿謂使臣勤勞之詩，何乃爲此巾幘語？」承珙案：王雪山、程泰之、洪容齋說皆與章同，陸氏駁之是也。何氏《古義》曰：「如泥『夙夜在公』之云爲勤于王事，則《采芣》之詩亦當屬之使臣矣。」

此詩兩章，首二句詞氣直下，三、五、參、

昂即指小星，亦即以喻衆妾。自傳箋以「小星」爲衆無名之星，以「三五」爲心嚙，小星隨心嚙在天，猶諸妾隨夫人進御於君，按之經文，多一轉折。故范氏《補傳》駁之，謂夫人一而已，不應以「三五」爲比。且據《天文志·星經》以柳爲八星，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嚙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一時所見，則「五」非嚙明矣。嚴《緝》深取其說。《稽古編》則云：「三五，經不言何星，謂之小星猶可，參三星俱大，昂七星其一最大，謂之小星，可乎？且詩是託興，不必一時並見之星。又星體離合，天官家各有師授，古今多寡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承珙案：細繹傳文云「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嚙，四時更見」，其釋「寔命不同」云「命不得同於列位」，傳意蓋以小星喻賤妾，三心五嚙則似喻貴妾，初未嘗以喻夫人。若夫人，不得云「更見」、云「列

位」矣。「更見」如所云「娣姪兩兩當夕」者，「列位」如所云「後宮之號十有四位」者。然夫人之不妒忌，不獨惠及娣姪也，即賤妾之無名者，亦使之夙夜抱衾，如娣姪之更進迭御焉。是則傳義實異於箋。然即傳義果如是，亦必以「小星」與「三五」、「參昴」爲一，於首二句文義究有不順，則信傳固不如信經耳。

翁覃溪《詩經附記》曰：「裴駰《史記集解序》『譬曙星之繼朝陽』注：『言衆無名微小之星，各隨三心五噉出在東方，^①亦能繼朝陽之光，喻己淺薄也。』按：毛傳本無「隨」字，「隨」字乃鄭箋所加。孔申毛義，乃同鄭意以「三五」比夫人耳。裴《序》注引毛傳，亦因鄭有「隨」字，遂加「各隨」二字於「三五」句上，其實毛傳初未嘗以「三五」比夫人也。」承珙案：此說甚是。其又云：「次章『維參與』

昴」，句首加「維」字，或可云無名之星隨伐留在天；若首章「三五在東」，句首無他字，則「在」字緊接「小星」，何疑？「此則未確。《大雅》『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句首亦有「維」字，豈得謂「筍」「蒲」非即指「藪」而言乎？

何氏《古義》云：「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於天；婦從夫，故月紀。月爲后、夫人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興於星。『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正其所指之小星也。」承珙案：《禮·郊特牲》云：「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昏義》云：「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是則月者，后夫人之象，自不得以星爲

①「心」，原作「星」，據《續經解》本改。

比。或以經不言月爲疑，不知《序》言「惠下」，詩但陳其下之安命，而夫人之惠自在言外，經雖不言月，經本亦未嘗斥夫人也。

「𦔻」，傳：「微貌。」《廣韻》作「𦔻」，注云「《小星》詩」。承琪案：《說文》無「𦔻」字，《口部》「𦔻，小聲也」，引《詩》「𦔻彼小星」。是《毛詩》本只作「𦔻」。蓋「𦔻」字从口，《說文》「小聲」者，祇言其本義，引申之則亦可通爲小貌。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爲微貌。」《雲漢》傳曰「𦔻，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𦔻之爲貌不甚大明，比於日月爲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爲小貌。」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承琪案：《行露》「豈不夙夜」，《釋文》出「夜莫」

二字，云：「本又作暮，同。忙故反，又亡博反。」《小星》詩同。盧召弓曰：「今注疏本鄭箋無「夜莫」之文，毛本因妄改《釋文》爲「露」，又作暮」。足利古本於箋「夙，早也」下有「夜，暮也」三字，與《釋文》正合。今考《蜀石經·行露》箋亦云：「夙夜，早暮也。」是不獨足利本爲然。又《陟岵》、《烝民》兩箋皆有「夙，早。夜，莫」之文，《行露》箋又云「行事必以昏昕」，正承上文「早莫」言之，知盧校是也。《釋文》又云「《小星》詩同」，是陸所見《小星》箋「夙，早」下有「夜，莫也」之文。蓋因傳訓「宵」爲「夜」，故箋於「夙夜」之「夜」轉釋爲「莫」，以「宵征」統言一夜，而夜中亦有早莫。《東方未明》傳云：「夙，早。莫，晚。」是「夙夜」猶今人言「早晚」耳。何氏《古義》曰：「衆妾進御於君，初昏見星而往，將旦見星而還，往來皆在暗中，故總言之曰「宵

征」也。」

「維參與昴」，傳：「昴，留也。」《說文》：

「昴，白虎宿星。从日，𠂔聲。」或謂「昴」字當从𠂔，象閉門，今《說文》作「昴」，乃俗本傳寫之誤。段懋堂曰：「𠂔，古音讀如某。𠂔，古文「酉」字。二字同部而不同紐，是以𠂔聲之「劉」、「留」、「聊」、「柳」等爲一紐，𠂔聲之「昴」爲一紐。此「昴」字，古謂之昴，漢人謂之留，故《天官書》言昴，《律書》直言留。毛以漢人語釋古語也。」顧氏《詩本音》亦云，昴音卯，不當讀力求反。承珙案：毛傳云：

「昴，留也。」正義引《元命包》云：「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考古訓「𠂔」字多訓「就」、訓「留」，《說文》：「酉，就也。」《漢書·律歷志》：「留孰于酉。」傳既以「昴」爲「留」，則似「昴」字本當從𠂔作「昴」。《釋文》於此詩云「昴又音柳」，於《爾雅》「大梁，昴也」云

「昴，本又作昴」，初無定見。若徐邈音「茆」，又似「昴」本从𠂔，亦未始不可與「稠」「猶」叶韻，但核以訓「留」之義，當从𠂔耳。《集韻·十八尤》：「昴，星名。《詩》：『維參與昴。』字作「昴」。至《陸堂詩學》云：「星名古皆象形，參象旗，畢象魚叉，昴象罾。罾以承梁之空，故昴一名大梁，而後人又改稱昴。《史記·律書》言「留」不言「昴」，是詩人本用「留」而漢人書爲「昴」。案：此則不然。《書》之「日短星昴」，豈亦漢人所改邪？況傳以「留」訓「昴」，謂「昴」一名「留」則可，若謂「昴」即「留」字，則豈「參」亦即「伐」字乎？」

「抱衾與裯」，傳：「衾，被也。裯，禪被也。」箋云：「裯，牀帳也。」《說文·巾部》：「幬，禪帳也。」義本《爾雅》，字不作「裯」。鄭蓋以「裯」爲「幬」之假借耳。然《說文》自有「裯」字，《衣部》「祗」下云「祗，裯短衣也」，

「裯」下云「衣袂祇裯」，「檻」下云「裯謂之檻」，皆未嘗以爲「帳」，亦不同毛傳以爲「被」。《說文》又云：「衾，大被。」《釋名》：「衾，尸也。其下廣大，如尸受人也。」毛傳文義簡古，以「衾」是「被」之大名，故但云「衾被」，不加「大」字。且下云「裯爲禪被」，正以見「衾」爲「複被」，則其爲「大被」可知，不必如正義所疑「衾」既爲「被」，不宜復云「禪被也」。范氏《補傳》云：「《齊詩》作『幬』，注云『帳也』。」此語不知所據。《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詩》「何必同衾幬」，李注引《毛詩》作「裯」，但云「幬」與「裯」古字同耳。

江有汜

《序》云：「美媵也。」^①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傳於首章云「決復入爲汜」，次章云「水枝本作『歧』，从《校勘記》改正。成渚」，三章云

「沱，江之別者」，皆以興嫡媵本宜偕行。箋云：「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蓋古者姪娣年十五以上與嫡俱行，許慎、何休皆云然。此詩所美之媵，必是年在行限而嫡不與俱，故有勤望之憂，而無怨憾之意。《周易·歸妹·彖傳》正義云：「妹既係姊爲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則有勤望之憂。」即用此詩《序》義。朱子《集傳》以爲待年之女。何氏《古義》曰：「待年不行，於禮有之。《公羊傳》注云：『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白虎通義》亦云：『還待年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若此媵爲待年之故而不與嫡偕行，豈得怨嫡乎？」承珙案：「媵娣」之名，見於《易》、《詩》、《儀

① 「美」，原作「姜」，據廣雅本及阮校本《毛詩正義》。江有汜序改。

禮》、《左傳》、《公羊》甚明。「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毛氏著於《韓奕》。蓋惟諸侯以同姓之國爲媵，故有「娣姪」之稱。其本國之媵，或以君之庶女，君之嫡女雖多，亦不爲媵。摯任仲女，曰嬪周室，《春秋》紀「季姜歸京師」，「魯叔姬歸於侯國」，皆嫡也。《何彼禮矣》疏引皇甫謐云武王「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此最爲謬說。或以同姓大夫之女，故《碩人》有「庶姜」之稱，秦穆有「懷嬴」之媵。大夫以下或不必備，或以他人，然亦必有媵。故《喪大記》云「大夫撫姪娣」，《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皆所以息陰訟而廣繼嗣也。此《序》祇言嫡媵，不明其爲諸侯、大夫、士之妻。然其嫡不與媵俱行，後始悔而迎之，則篇中情事顯然。王雪山曰：「婦人在母家必有久相諳者，適夫家必有願相從者，而嫁者違之，故在家之女有缺望不悅之心。違者不欲以其家昵厚者俱行，望者不意

其疎情相棄也。」此說微婉，最爲得之。朱子以爲待年之女，固非。程氏則謂不以媵備妾御之數而侍君，且以「不我過」之「過」爲「顧」。如此則是歸後之事，經中「之子歸」句成贅旒矣。《呂記》、《嚴緝》皆用之，非也。

正義云：「決復人爲汜」，《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興與鄭同。知毛不以興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自見，故不解。」沈青厓《毛詩明辨錄》曰：「以江之有汜興嫡之有媵，則三章同意。若以水決復人興媵亦復歸，其義僅通於首章，且近於比矣。江有汜，而之子不與我偕行，亦是反興。」承珙案：《說文·水部》兩引，一曰：「汜，水也。从水，臣聲。《詩》曰：『江有汜。』」一曰：「汜，水別復入水也。从水，巳聲。《詩》曰：『江有汜。』」此作「汜」者，蓋三家詩，但以爲水名。《毛詩》則作「汜」，以「決

復人」爲興。鄭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諸本「而」作「得」，從《校勘記》。並流，似嫡媵宜俱行。」孔疏申之而傳義愈明，此毛之所以勝于三家也。次章「江有渚」，《釋文》引《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謂水溢於此則涸於彼，猶俗所謂東坍西漲者。鄭箋謂「江水流而渚留」，亦取此意。然皆不如毛傳「水枝成渚」之詁爲愜。《釋名》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蓋水中有渚，則水至此而分流，亦以喻嫡媵宜俱行，與首章之「汜」、三章之「沱」，其義一也。

「其後也悔」，傳謂「嫡能自悔」，義本《序》首句。此蓋當時實有其事。蘇穎濱、戴岷隱始創爲「冀幸將來」之辭，謂「媵不敢怨而俟其自悔」。或謂必如此方與「美媵」合。不知《序》明言「勤而無怨，嫡能悔過」，則美嫡即所以美媵。《虞東學詩》曰：「《小星》下

能安，而《序》曰「惠下」；《江沱》上能悔，而《序》曰「美媵」，互見其義也。」郝仲輿曰：「以汜自比，以江比嫡，賢女恭順之辭。小星自託，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自況，以洪流之量比正嫡，知分守命，所以爲賢女也。」

野有死麕

《序》云：「《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夫既惡無禮，則必將之以禮，故毛傳於首章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又以「白茅」爲「取潔清」，以「誘」爲「道」；次章以「死鹿」爲「廣物」，以「如玉」比女德，皆正言有禮，而惡無禮之意自見。至末章云「非禮相陵，則狗吠」，乃所以爲惡無禮也。其實以禮自防者，未必果有無禮劫脅之事也。自箋疏以末章爲貞女拒暴之詞，而後儒遂並以「誘之」爲挑戲，以致目爲淫奔之詩。然箋疏以

此詩所陳爲女之所欲，如是則「懷春」、「如玉」不可以爲女子自言。或又以「無感我悅」爲詩人我此女子者，亦於詞氣不合。惟范氏《補傳》云：「此言強暴之人被化感悟。謂於林野得自死之鹿，及以樸櫸之小木爲薪芻，其物可謂微矣，取潔白之茅以包束之，猶可以爲禮。向也未悟，陵暴成俗，雖微禮亦不能講。今日自知羞惡，取微物以爲用，則可以成禮矣。」有女懷春者，謂女子年及而當嫁，因春則興懷。凡我吉士，苟能以禮誘道之，則可以成室家之道矣。「有女如玉」者，謂女之德如玉之潔白，不可犯以非禮。再言「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末章設爲女家謂男子之詞，謂既有微物可以行禮，室家之好指日而成，尚慮強暴之習未除，遂戒其徐徐圖之，無或違禮。蓋以禮自防，惟恐以無禮而害其成

也。當此亂世，被文王之化，男子既知惡無禮，女子亦幸其有禮，固不當責其備物。蓋物雖微薄，猶賢乎已，但不可不約以禮，故雖許之，亦不欲其遽迫也。如此，則男女兩善矣。」案：此說善體毛意，且足破後儒二南之化及於女子而不及男子之疑。

惠氏《詩說》曰：「昏禮，束帛以鹿皮。今曰「死麕」，乃不中禮之皮；曰「白茅束」，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簡將之矣。次章言死鹿之不成皮，猶樸櫸之不成林，女惡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束者不可解，白者不可玷也。」《虞東學詩》曰：「昏禮，儷皮，執皮者必攝之，故以包束爲言。而茅又純潔之物，可以藉禮。此正禮儀周備，節次從容。「舒而脫脫」，無急遽、無苟略也。「感悅」、「龍吠」，則躁急欲速，非從容誘道之謂矣。故兩言「無」以戒之。」承珙案：二說

一以爲不中禮，一以爲禮之備。然如惠說，則兩章同言「白茅」，不應先後異義；如顧說，則昏禮用鹿皮，究無用麋皮者。皆不如毛傳「凶荒殺禮」之說爲當。或又謂：《說文》：「慶，行賀人。从心，从夂。吉禮以鹿皮爲贄，故从鹿省。」又：「麋，麋也。」「麋，鹿之屬也。」凶荒殺禮，或不能具鹿皮，故以麋皮爲禮。白茅，皮之藉也。《易·大過》：「過以相與」，明嫁娶過時之義。初六「藉用白茅」，亦明「殺禮」以白茅爲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亦謂死鹿之皮也。《射禮》及《投壺》：「一算爲奇」，「二算爲純」，是「耦」謂之「純」。「白茅純束」，謂儷皮也。兩皮爲儷，其束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即是儷皮之制。傳箋謂以白茅裹麋肉，非也。案：如此說以鹿皮不具而用麋皮，則當首章言鹿，次章乃言麋矣。故知毛傳不可改易也。

「吉士誘之」，傳：「誘，道也。」《呂記》云：「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爲『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承珙案：《衡門序》：「誘，僖公也」，正義謂「在前道之」，況《戴禮》《立言篇》有「誘賢」之文，《論語》有「善誘」之語，《呂記》駁歐陽甚正。後儒反有從歐陽者，何歟？且諸家不獨誤解「誘」字，致以「吉士」爲「匪人」，亦復誤認「懷春」，并以「如玉」之女爲蕩婦。大抵泥於六朝、唐人春閨、春怨之詩，遂覺「懷春」非美名。不知《七月》傳：「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然則「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豈豳國之女皆欲淫奔者乎？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所以爲王化之

效。陸士衡《演連珠》云：「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陵雲之節厲。」此雖文人之詞，然最於詩意有合也。

「林有樸櫨，野有死鹿」，傳：「樸櫨，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櫨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麋也。」李迂仲曰：「歐陽氏以林有樸櫨之木，猶可用以爲薪。王氏則以爲林之有樸櫨，雖小而可免於陵踐。夫「白茅純束」，皆是連於「林有樸櫨」之文，不可但以爲連「野有死麋」之文。鄭氏以爲「樸櫨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純束以爲禮」。然觀詩又以謂「林有樸櫨，野有死鹿」，其文相對，不當言「樸櫨之中及野有死鹿」也。惟蘇氏云：「將取樸櫨、死鹿以爲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之，況於

「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哉？」然不知當時白茅之束樸櫨當何用？姑且從蘇氏。「承琪案：毛傳「樸櫨，小木也」，「死鹿，廣物也」，似本分爲二意。鄭箋始以樸櫨及野爲死鹿之所在，正義衍之，尤多牽強。惟《呂記》云：「以樸櫨爲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今考《詩》言婚姻之事，往往及於薪木。如《漢廣》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風》之「伐柯」與「娶妻」同喻，《小雅》之「觀爾」以「析柞」爲辭。此雖似以析薪者離同爲異，娶妻者聯異爲同起興，然竊意古者於昏禮或本有薪芻之饋。蓋芻以秣馬，薪以供炬。《士昏禮》「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炤道。」樓攻媿《答楊敬仲論詩解》云：古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是則薪以供炬，事或然歟？《漢廣》箋有「致禮饋」之

言，芻以秣馬亦屬禮餼，特古書殘闕，無文以明之耳。

劉昫《唐書·志》曰：「平王東遷，諸侯犯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廬》之刺興。」此言實開歐陽《本義》之先。《左傳》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龍也可使無吠。』」注云：「《詩》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杜《解》全用《序》義。若係刺詩，子皮非伯有一流，於享宴之際，而無端賦此以刺，何爲哉？

汪氏梧鳳《詩學女爲》曰：「朱公遷云：

「末章非必出於女子之口，詩人特探其意而言之，所謂極其形容也。」愚謂非特末章，全詩皆當作如是觀。則首章之「懷春」，即所謂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者，道其情之常也。然

必「吉士」而後可，必「吉士」而又有媒妁導之以成禮而後可，其不可干以非禮之意已凜然矣。次章極言其心之堅且潔。三章首句極言其容之莊且和，於是申言之，若曰：彼非吉士而或無媒妁之導者，悅不可感，龍且欲吠矣。蓋旁觀者見貞女而刻意摹寫之詞，非真有強暴之污而女拒之云云也。故曰文王之化也。」承拱案：此說亦頗圓通。惟謂毛、鄭、孔皆以爲女子自作，則傳文並無此意，鄭箋乃有「貞女欲吉士以禮來」之語。後之說詩者又多以末章「我」字爲詩人我女子，其實不必然也。即以爲詩人我吉士，或吉士自我，謂當以禮舒遲而來，不可奔走失節而自動其佩巾，致令龍吠，義皆可通。《內則》男子亦左佩紛帨，故謂動女子之帨，不如謂男子自動其帨也。

何彼禮矣

《序》云：「《何彼禮矣》，美王姬也。」案：二南皆文王之詩，而經言「王姬」，當是有天下以後之稱，故毛傳以爲「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六經奧論》以作詩之時爲東周，采詩之地爲召南。鄒忠胤曰：「《黍離》既作，召南故地已非周有。天朝歸妹，何與雍岐舊民事，顧安得采於其地？」朱《傳》引「或說」以「平王」爲宜曰，「齊侯」即襄公諸兒，則誤認桓公爲襄公之子。《山堂考索》載林氏說，以「王姬」爲桓王女、平王孫，又誤認桓王爲平王子。《日知錄》取此說，殊誤。許白雲已加辨正，近陳氏《稽古編》更劇論之。蓋毛鄭以「平王」爲文王，在當時必有所受之，正義以《書》稱「甯王」爲證。《國語》大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文王之稱「平王」，猶契之稱「玄王」，湯之稱「武王」，又如「皇后烝哉」、「告于文人」之類，《詩》中每多此稱謂。或疑文王既稱「平王」，不應後世又有平王。李迂仲曰：宋太宗亦稱「神宗」，而後又有神宗，即其比例。李氏又言「平王」既非東遷之王，則「齊侯」亦非齊國之侯，故訓「齊」爲「一」。黃實夫以《易》「康侯」爲證。彭汝礪《奏疏》亦引此詩，云：「惟有平德，故人化之；惟有齊德，故人畏之。」此則未必然。《儀禮疏》引鄭《箴膏肓》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據鄭答張逸，以此爲《魯詩》說。此雖於義難通，然其以「齊侯」爲齊國之侯，則與毛同。姜氏《廣義》曰：文王之稱「平王」，固不得預爲東遷之平王避；若太公已封齊，安得於他國公子而云「齊侯之子」乎？傳「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定論也。

嚴《緝》云：「武王之詩當爲雅，而不當爲風，然此三章只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之於召南之地，以爲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於文王、大妣之化，故以其詩列於《召南》而爲文王之風。《甘棠》之詩亦作於武王之世，而爲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田間詩學》曰：

「二南決無東遷以後之詩，當是成康時所作。古者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召公輔成王，康王，以康王二十四年始卒。則當時同姓，齒、德、位之尊者，莫如召公。意王姬下嫁於齊，召公主之，故以其詩繫之《召南》。《譜》謂二南之詩，武王錄以屬之太師，意或後之采詩者以此篇爲召公而作，故補人之。」顧氏《日知錄》云：「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

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承琪案：此說亦未必然。《顧命》云「齊侯呂伋」，則呂伋在成王時早已爲齊侯矣。戴岷隱云：「《左傳》『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杜氏云：『武王后，太公之女。』武王莫年而得唐叔，蓋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則安知不有幼女配呂伋之子乎？」朱鑑《詩傳遺說》載朱子曰：「《詩》疏謂武王有五男二女，五男者，《左傳》邶、晉、應、韓、武之穆也，與成王則五矣；二女者，大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何彼禮矣》王姬嫁齊侯之子，則二也。」此說可補傳箋之所未備。姜氏《廣義》曰：「以聖人手定之二南，而諸儒好異，忽玷以淫穢之諸兒，自知不類，又更以創霸之小白，是亦不可以已乎？」

「唐棣之華」，傳：「唐棣，移也。」《小

雅·常棣》傳云：「常棣，棣也。」此皆與今本《爾雅》同。正義引舍人注「唐棣，一名移」，「常棣，一名棣」，又皆與郭注同。後之學者，印定心目，遂據以爲唐棣、常棣之分牢不可破，而所言華實形色及別名又多溷淆。王氏《經義述聞》曰：「常棣，棣」，本或作「常棣，移」。《秦風·晨風》傳「棣，唐棣也」，《論語·子罕》篇注「唐棣，棣也」，今本作「唐棣，移也」，此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皇侃疏云「唐棣，棣樹也」，《釋文》不出「移」字之音，則舊本作「唐棣，棣也」可知。則與郭本殊。蓋所見《爾雅》舊本作「常棣，移。唐棣，棣也」。今案：《小雅》「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部》下引三家詩作「夫移之華」，唐時《韓詩》尚存，所引蓋《韓詩》也。則名「移」者乃常棣，而非唐棣甚明。《常棣》傳「常棣，棣也」，當依或本作「常棣，移也」。《何彼禮矣》傳「唐棣，移也」及箋內之「移」

字，俱當作「棣」，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也。以三家詩及毛傳、陸《疏》、《本草》考之，似作「常棣，移。唐棣，棣」者爲長。《玉篇》「唐」作「糖」，云「棣也」，與《晨風》毛傳、《論語》何注合。蓋因「常」「唐」聲相近，遂致相亂耳。」承珙案：王說是也。《說文》：「移，棠棣也。」「棣，白棣也。」棠棣即常棣，「常」「棠」形聲皆相近。《漢書·杜鄴傳》引《小雅·常棣》作「棠棣」，顏師古注亦同。《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李注引毛《序》云：「《棠棣》，燕兄弟也。」又謝宣遠《於安城答靈運詩》注引《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蓋許氏以「移」爲「棠棣」，即《小雅》之「常棣」。《毛詩》「常棣」據《選》注有作「棠棣」者，殆即許氏所本歟？其又以「棣」爲「白棣」者，意當時惟白棣得專「棣」名，故以色別之。此即《召南》及《論語》之「唐棣」。

蓋「唐棣」可單稱「棣」，故《秦風》「山有苞棣」祇言「棣」，而毛傳曰「棣，唐棣也」。「常棣」又可單稱「常」，故《小雅》但言「維常之華」，而毛傳曰「常，常棣也」。然則《召南》之「唐棣，移」當作「唐棣，棣」，《小雅》之「常棣，棣」當作「常棣，移」。由于後人互易致誤，其故瞭然矣。

《論語·子罕》篇疏引此詩陸《疏》云：

「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梅」疑當作「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之。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齊民要術》引《豳風》義疏：亦即陸璣《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色，食之甜。《廣雅》曰：「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棣，亦名奧李。」二疏正與《神農本草》「郁李，一名雀李」、《太平御覽》《果部》十。「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者皆合。奧、郁，字之通；

鬱、奧，聲之轉。總之皆唐棣也。陸氏此疏甚爲明晰，惟於「常棣之華」疏云：見《爾雅》邢疏引。「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此則微誤。《說文》以「棣」爲「白棣」，而訓「移」爲「棠棣」，未嘗以「常棣」爲「白棣」也。陸又云：「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此所言白棣、赤棣，以其子色別之。蓋唐棣子名郁李，其大如李；常棣子如郁李而小，其實皆棣樹而種微異耳。自郭注《爾雅》以「唐棣」爲「白移」，謂「似白楊」，後人如陸佃、羅願，遂皆以「唐棣」爲「白楊」；而「唐棣」之別有「郁李」、「車下李」諸名，則又以「常棣」當之。名實糾紛，不可董理。殊不知《詩》所言「唐棣」、「常棣」，皆取其華爲形容，今姑無論其子之大小。而陸《疏》所云唐棣

華有赤有白，故《召南》一則曰「何彼禮矣」，再則曰「華如桃李」，正謂其華或赤或白，如桃李之華也。至逸《詩》之「偏其反而」，則其華之禮盛阿那，更可想見。陸氏於「常棣」雖不言其華，然《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

「承華者蓇，其實似櫻桃。」蓇李蓋常棣，不獨子如郁李，其華當亦如郁李之華，故二者皆以棣名，而詩人皆取其華之美盛。即常棣一名「移」，亦與移楊無涉。《古今注》云：「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圓葉弱蒂，微風善搖。」此所言與白楊同類，故《古詩》曰「白楊多悲風」。夫白楊安得有偏反之華、韡韡之蓇邪？馮嗣宗曰：「唐棣自是楊類，雖得棣名，而實非棣。」亦惑之甚者矣。

《呂記》曰：「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此語足破鄭箋訓「之車」爲「往乘車」之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詞匹

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爲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李氏《詩所》曰：「《春秋》書法，天子逆后不曰「逆女」，先正其爲王后，命出而分定也。歸而後，本其所生之女稱其「下嫁」也。不言「來逆」者，先曰築王姬之館，見其將有行也。歸而後，著其所適之國。配若諸侯，則反是。於其逆夫人也，以「女」名之；於其來逆也，即言所來逆者，是尊卑之體也。此詩先言「王姬之車」，是將有行矣，然未知所適也。次乃指言平王之孫下於齊侯之子，與《春秋》之法同也。逆女之事則歸之卒章，曰「釣緡」者是也。至此乃言齊侯之子尚平王之孫，正夫婦之序也。與先曰「韓侯娶妻」，而後云「蹶父之子」者異矣。」承珙案：正義亦言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末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

姬，故先言齊侯之子。說詩者於此類固不必過泥，然亦非無所本。荀悅《申鑒》云：「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觀之，《春秋》書王姬之歸，與此詩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

騶虞

《序》云：「《騶虞》，《鵲巢》之應也。」宋儒每不信瑞應之說，故多以《序》爲非。然《論語》歎鳳鳥之不至，《春秋》因獲麟而絕筆，則知瑞應之故，聖人未嘗不留意焉，後儒自少見多怪耳。李氏《詩所》云：「周道之行，恩及禽獸。《易》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雅》所謂『大庖不盈』者，皆文王之流風也。是以四靈感之而至，而賢者識其應非由

外。孔子云：「鳳皇麒麟，皆在郊薮」，「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先王「能體信以達順」，此則「順之實也」。其《麟趾》、《騶虞》之義歟？黃氏元吉曰：「孔氏謂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之與《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也。」承珙案：此說最爲平正。然而徵應之理，實有不可誣者。《陸堂詩學》曰：「士君子終身隱約，苟能孝友仁義，推行不倦，如汜毓之『兒無常父』，張公藝之九世同居，即謂《麟趾》之應可也。許孜之猛獸擾庭，董召南之犬乳雞哺，不謂之《騶虞》之應，得乎？」

《周禮·鍾師》疏云：「《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

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俱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陳氏壽祺》曰：「《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豝」、「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說合。《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文選》張平子《東京賦》「罔林氏之騶虞」，李善注引劉芳《詩義疏》：「虞，或作

吾。《漢書·東方朔傳》謂之「騶牙」。古音「虞」、「吾」、「牙」近通。此皆與《毛詩》說合。陸璣《義疏》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此采《書大傳》及《毛詩》爲說。《詩正義》引《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鄭注《禮》則用韓魯說，答《志》則用毛說。」承珙案：此《異義》，許氏從毛，鄭無駁，故知毛說不可易也。《說文·虎部》：「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从虍，吳聲。」《詩》曰：「于嗟乎騶虞。」此亦全用毛說，惟「仁獸」與毛傳「義獸」不同。毛用古《左氏》修母致子之說，許則以其不食生物耳。鄭司農注《周禮》又云：「騶虞，聖獸也。」此皆因瑞應而爲美稱。

總之，「虞」字本義專取「騶虞」，故《書大傳》但云「名曰虞」，而鄭注即云「虞，騶虞也」。蓋因古者先有此仁獸之名，故掌鳥獸之官取以名之，因而田獵之囿亦以爲名，以及七騶八虞，或皆緣此而起。毛公以《序》云「騶虞」，《鵲巢》之應，又與《麟趾》相配，皆繫之鳥獸爲義。而且《六韜》、《周書》、《山海經》、伏生《大傳》皆在毛前，而毛與之合。《爾雅》自以獸非常有，偶遺其名，不得因此遂謂古無是物。三家以爲官名、囿名，皆緣後起之義，而以之詁《詩》，則皆不如毛說之精切也。

「壹發五豝」，傳：「豝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姜氏《廣義》曰：「豝隱深葭之中，一豝負矢，其群皆奔，故壹發而五豝齊見。」承珙案：《說文》以「茁」爲「艸初出兒」，箋亦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深葭」之說顯與經悖。范氏家相《詩藩》

云：「古者一發四矢，蓋先後發之，非四矢並發也。一豝中而五豝齊見於葭蓬，庶物之蕃蕪可見矣。」此說較有分曉。

朱氏《通義》曰：「豝牝曰豝，本《爾雅》。《集傳》誤云「牡豝」，陳潛室已辨之。」黃元吉曰：「朱子於《吉日》曰「牝豝」，而此云「牡豝」，傳寫之誤耳。至《集傳》用《西都賦》「中必疊雙」，欲言中多以見禽獸之蕃殖，然有害於國君仁心及物之義，且與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義未洽。惟獸多而不忍盡殺，故詩人歎之，以爲即不食生物之騶虞耳。」承珙案：賈誼《書》說騶虞雖與毛異，然其云：「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其說實與毛同。此漢初經師相承之義。蓋虞人驅五豝以待射者，奉上之敬也；君公祇壹發而不忍盡殺者，愛物之仁也。

毛傳於「五豝」云「豝牝曰豝」，於「五豝」

云「一歲曰豮」，二者蓋互見其義。或謂春獵爲蒐，謂蒐索擇取其不孕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不知豮爲牝豕之小者，《吉日》云：「發彼小豮」，其明證矣。《說文》既以「豮」爲「牝豕」，又云「一曰豮，二歲能相杷拏者也」，引《詩》曰「一發五豮」。先鄭注《大司馬》及《廣雅·釋獸》並云「二歲曰豮」。是豮雖「牝豕」，而以其小者不孕，故無害於蒐義。至「五豮」傳「一歲爲豮」之說，正義以《七月》「言私其豮」爲證，又與先鄭注《大司馬》及《說文》、《廣雅》皆合。《太平御覽》引《纂文》云：「齊徐以小豬爲豮。」《玉篇》云：「豮，小母豬。豮與豮同。」故《說文》云：「一歲曰豮，尚叢聚也。」然則豮亦牝豕，而更小於豮。毛傳於「豮」言其牝，而於「豮」言其小，義相互耳。所以專取豮豮者，說者謂豮豮獨喜害稼。《郊特牲》：「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除春

農之害也。《爾雅翼》云：「凡六畜之屬，皆見於《釋畜》，惟豕見於《釋獸》，以豕者通田豕之名，故別異之。豮，牝豕之小者，故又謂之小豮。豮亦豕子也。言雖取害稼之物，亦必待其成。《淮南子》：『魚不長尺不得取，麋不耆年不得食。』今皆一歲、二歲之豕，所以爲仁也。」承珙案：毛傳訓「豮」用《爾雅》，而獨不取其「豕生三曰豮」者，蓋以田豕在野，何由知其生子之多少。惟大小之形，則可見約略，其一歲二歲，不甚相懸耳。

《禮記·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是則《騶虞》之詩，文武之世已入樂章。故周公制《禮》，於《大司馬》、《鍾師》、《射人》及《儀禮·鄉射禮》皆有「奏《騶虞》」之文。《墨子·三辯》篇云：「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可見《騶虞》爲文王時詩，周公、成

王用爲射節耳。《序》云「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語必有所本。晁說之言《魯詩》謂《騶虞》作於康王之世，當亦是用爲射節。至《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則更無可考矣。

宋韓澆《澗泉日記》云：「王建時，騶虞見碧山。文忠論之云：『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于近世之說乎？」谷際岐曰：「賈誼之說見《新書》。顧訓騶爲囿，未知何據。考《說文》：『騶，廐御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呂大臨曰：『所以歸功于二官也。』《漢書·序傳》云：『滕公廐騶。』是騶乃掌御之官矣。戴埴《鼠璞》引《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及《左傳》『使訓群騶知禮』，謂騶

爲騶御，虞爲虞人。其說蓋本之白居易《畫贊序》，較訓「囿」者爲長。至謂之獸者，不特相如《封禪書》爲然，《淮南·道應訓》云「商拘文王于羑里，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則亦指爲獸矣。況白虎黑文，毛傳已明言之。是漢時已不一其說，又安得謂出于近世。澆此論殊爲失考。」承珙案：《澗泉日記》此條原注云：「《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群。』則騶虞必獸也。」是則澆意仍以騶虞爲獸，其「出於近世之說」尚是引歐公語，不然注與正文不應自相矛盾。谷氏駁之殊誤。《陸堂詩學》曰：「明宣德四年，滁州獲二騶虞獻之朝。今觀夏原吉《賦序》一一與毛傳合，可知漢儒中未有如毛公之博物者。」

毛詩後箋卷二終

毛詩後箋卷三

邶 鄘 衛

涇 胡承珙

鄭《譜》云：「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

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陳氏《稽古編》曰：「《漢志》既言管蔡監鄘衛，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耳。《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以爲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此言管蔡所監，與《漢志》異；而言霍之監邶，足補《漢志》之未及也。《周書·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獨輕者，良以謀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與之同居，意雖不欲，勢難立異，非若二叔在外，可以進退惟我也。」故《周書·多士》止數管、蔡、商、奄爲四國；《破斧》詩「四國」，毛亦以爲管、蔡、商、奄，皆不及霍。則霍叔與武庚同在邶，固無可疑者。而管蔡所監，《漢書》與《世紀》二說必有一是矣。」承珙案：《逸周書·作雒

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則三監之有霍叔，自無疑義。此《譜》以紂都爲武庚所封，邶、鄘、衛皆在紂城之外。而《酒誥》「明大命于妹邦」鄭注則以妹邦爲紂都，於《詩》國屬鄘。若謂三監有與武庚同國者，據《漢志》管叔尹鄘，則其叛也，必管叔與武庚同謀，故諸書多指管叔爲戎首。《書序》言「伐管叔、蔡叔」，鄭云：「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當由霍叔本非與武庚同處，或先不知其謀，後乃爲所牽曳耳。未有與叛人同居，而罪反輕於在外者。陳氏之言，殊非事理。

《譜》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分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

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錐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稽古編》曰：「孔疏申鄭駁服，似矣。然殷自帝甲以後，國勢浸弱，又重以紂之暴，土荒民散，境壤益削。即如黎爲畿內國，周得戡之，至紂滅時，豈猶是邦畿千里乎？又三亳皆商之故都，而去朝歌稍遠，商未亡時，所謂邦畿千里者，定應并數之，如東西周通畿之制。武王立三監，固未嘗以畀之也。西亳偃師在孟津之南，武王觀兵於孟津，又大會諸侯於此，然後北行伐紂，則偃師已非商有。南亳穀熟及北亳蒙即宋地也，武王克殷，初下車即以封微子，亦不在三監域內。況殷之畿內諸侯非大無道者，

不應概從誅滅，改建他侯。則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甸以內地耳。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千里乎？成王作洛之後，殷之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可見康叔時，民得留者多在衛地，邶鄘兩國已成曠土。厥後生齒日繁，「邶鄘舊壤漸至殷庶。采風之時，仍各存舊名，以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以此寓褒貶也。鄭《譜》謂紂城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楚邱與漕二地皆見《鄘風》，在河南，足徵衛地在河南者，故鄘地也。祝鮀論武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武父不可考，桓十二年「與鄭伯盟於武父」，乃鄭地，非此。①圃田則豫州之澤藪也，後爲鄭有。鄭在衛西南，圃田之北，當與鄘接壤，而康叔初封以此爲境。則以鮀之言合之《鄭譜·鄘風》，不又康叔兼有二國之明證乎？」②承珙案：《左傳》

祝鮀又言：「康叔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閭」與「鄘」聲相近，《左傳》「閭職」，《史記》作「庸職」，是「有閭」即鄘，亦足爲康叔兼邶鄘之證。至鄭《譜》以邶、鄘、衛就紂城三面分之，江良庭《尚書集注》云：「以周制考之，王城之外，盡鄉遂之地。面有二百里，四面相距爲方四百里。邶、鄘、衛之大，當不是過也。周初封侯，方四百里。康叔侯爵，安見邶鄘不以封康叔乎？」承珙又案：《說文》：「邶，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今河南衛輝府府東北有故邶城，滑縣東南有邶水，府城西又有故鄘城，有庸水出宜蘇山，與衛相去本不甚遠，何疑於兼得邶鄘即盡商畿千里之地乎？

①「此」下，《經解》本《毛詩稽古編》有「武父」二字。
②「二」，《經解》本《毛詩稽古編》作「三」。

《譜》云：「康叔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而得人《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

身已歸衛，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邶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承珙案：衛詩分繫邶鄘，諸家之說紛紛不一。程氏以爲從其所得之地，安成劉氏本此說。朱子以爲其聲之異。毛西河《詩札》曰：「或謂邶鄘之音異於衛音，則莊姜、共姜諸詩，通作自衛宮者，安見其一爲邶音、一爲鄘音邪？且邶鄘既入衛，則當通曰衛音。齊音敖辟，豈仍曰爽鳩之音？陳音好巫，豈仍曰大皞之音？此易知也。假云作之邶鄘地者爲《邶》、《鄘》，作之衛地爲《衛》，則漕邑鄘地，而《邶》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而《邶》曰「晞彼泉水」，又何

也？或又謂繫其國名是太史書法，猶《春秋》楚既滅陳，復書「陳災」，穀梁子所謂「存陳」者。則齊秦所并不一，將奚書之？且太史采詩，其職不過輯民風、審善敗耳，詎事書法？即有書法，亦偶一見之，詎必《魏》、《唐》、《鄭》、《檜》畢情如是？竊臆「邶」「鄘」諸名即樂部名也。周初列國不一，采詩者各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則樂官必預班國名，考按樂部，然後以列國詩分入之。雖列國代有興絕，其樂部班名若故也。後比遇詩多者，浸假於本部過繁，仍得人之其國所兼之舊部。此但因之作標識耳，故無深旨也。如《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其曰「識」，正以當時故有商齊遺聲，而其後之爲《商》、《齊》者取「識」焉。識者，記也，謂記其名也。觀此則

《邶》、《鄘》可曉矣。」毛氏所駁甚辨，而其自立說者，仍不外乎以音爲本。若非以音而但取舊部之名，更無此理。且謂邶鄘本周初列國，舊有詩而亡之，則康叔已兼邶鄘，周初未聞此國，無據之言，尤不足信矣。顧氏《日知錄》據《左傳》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爲《衛》。猶之言「商」而曰「殷商」，言「楚」而曰「荆楚」云爾。」陸陸堂、陳見復皆同其說，直以某篇爲《邶》，某篇爲《鄘》分自漢儒，非復孔門舊次。不知《漢志》云《邶》、《鄘》、《衛》同風，故編詩以類相次，而人樂亦以部相從，必非累言、單言之謂。即如《左傳》「爲之歌《周南》、《召南》」，

亦合言之，豈可謂不分某篇爲《周》，某篇爲《召》乎？北宮文子以《邶》爲《衛》，則由三國皆係衛詩，正如《序》於每篇皆言「衛」耳。鄭注《水經》，於《邶》、《鄘》亦稱《衛詩》，便文言之，豈尚在未分《邶》、《鄘》之前乎？《虞東學詩》曰：「以聲言者，古音既不可考。以地言者，而《詩》中所指之地互見錯陳，難以區界。若謂分爲三者，漢儒之譌，則漢儒又何故誤分之也？」按：《邶風》十九篇，歷志淫亂，無一美詩，疑是著其召禍之本。《鄘風》十篇，則中興之詩在焉。《衛風》十篇，則美詩居多，所謂康叔、武公之德，於斯可見。區別觀之，則當時分第之義，或有取爾。」此說亦迂闊無味。且是《邶》、《鄘》、《衛》分次之故，而於衛詩之繫《邶》、《鄘》仍無當也。要而論之，究當以鄭箋從其國本之說爲當。其地名錯出者，則正義云：「三國境相連接，

故《邶》曰「亦流於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瀰瀰」，宣公築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地，●作爲自歌其土也。」此疏足爲通論。姜氏《廣義》曰：「《詩》有作於衛人而鄘人傳之者，亦有事在鄘地而邶人詠之者，況《詩》多擬作，非必自爲。劉氏瑾云：「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其說是也。」張氏遠曰：「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凡有所作，采詩、典樂者不敢增損。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本諸詩人之言，史家依其所稱，無敢稍易。其所謂《邶》、《鄘》，所謂《唐》

①「地」，阮校本《毛詩正義》作「事」。

者，不過從民言之便熟者記之。若單于稱中國爲漢，西羌稱中國爲唐之義耳。得之邶、鄘、衛者，係之《邶》、《鄘》、《衛》，得之王城者，係之王城。夫子不容改竄於其間也。」此二說足以補箋疏之所未備。

邶

柏舟

《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易林·屯之乾》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公懷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此用《序》義也。《列女傳·衛宣夫人傳》引此詩「我心匪石」四句，胡氏一桂以爲《魯詩》，王氏《詩考》又引李迂仲說以《韓詩》云「衛宣姜自誓所作」。今李氏《集解》無此語。考衛

之宣姜，乃《鶉奔》所刺，此外別無宣姜。城門君死之事，更無可考。故嚴華谷據《孔叢子》所載孔子讀《柏舟》語，《孔叢子》云：「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定以爲非婦人之詩。朱氏《通義》曰：「朱子取《列女傳》，以此詩爲婦人不得於夫而作，又極詆《序》語頃公之時爲鑿空附會。然宣公夫人，經史未見，庸非鑿空附會乎？」馬貴與云：「《列女傳》出劉向，向上封事論弘、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正合毛《序》之意。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稽古編》曰：「朱子雖引《列女傳》爲證，然不全用其說，而疑爲莊姜詩。蓋亦心知其非，特欲借之以助己排《序》耳。」承珙案：朱子作《孟子集注》仍用《序》說。考朱子《詩傳序》成於淳熙四年，《孟子集注序》作

於淳熙十六年，則是晚年定論仍從古《序》。
《黃氏日鈔》曰：「《柏舟》之詩，說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從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為主。」此其所見勝於張學龍、朱善輩多矣。王符《潛夫論·斷訟篇》云：「貞女不貳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此亦用《列女傳》說耳。非別有所據，以爲婦人之詩也。

朱氏公遷曰：「《柏舟》與《關雎》、《鵲巢》反對，而處變以常，不愧於后妃、夫人之化。所以首變風而繼二《南》也。」此欲因以見此詩爲婦人之作耳。承珙案：《關雎》憂在進賢，故《卷耳》、《兔置》諸詩皆求賢得人之作。至《騶虞》而官備矣，故二《南》以之終篇。《邶》不尊賢，變風始作，何必定以爲婦人之詩，乃與《關雎》、《鵲巢》對乎？何氏《古義》曰：「章首言飲酒遨遊，此豈婦人之事？」黃元吉曰：「胡一桂據『不能奮飛』句，

知爲婦人詩。今正以此句知非莊姜詩，婦人從一而終，豈可自飛。而『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莊姜之溫厚和平如此，焉得生欲飛之念哉。」秦氏震宇《詩測》曰：「玩『亦有兄弟』二句，必同姓之臣所作，《序》說恐不可易。若以爲莊姜詩，則莊姜係齊東宮之妹，安能自衛往訴。且婦人三從，即往訴之，意欲何爲邪？」以上三說，皆足正《集傳》以爲婦人之誤。

「耿耿不寐」，傳：「耿耿，猶微微也。」王逸注《楚辭·遠游》篇曰：「耿耿，猶微微，不寐貌也。」正用毛義。《廣雅·釋訓》：「耿耿，微微，不安也」，則兼經傳義並釋之。「耿」又訓「明」者，《說文》：「耿，從耳，炯省聲。杜林說：耿，光也。」故此詩「耿耿不寐」，《楚辭》注：「耿，一作炯。」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鑒，所以

察形也。茹，度也。」承琪案：此二句與下「我心匪石」四句文義正同。鄭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是則謂鑒不可度而心可度矣，與下傳石可轉、席可卷意義兩岐。歐陽《本義》訓「茹」爲「納」，謂鑒納影在內，不擇妍醜，我心不能兼容善惡。此於文例似合。《韓詩外傳》云：「莫能以己之皜皜，容人之混汚。」即引此二語。故嚴《緝》最取歐說。然第自言其不能容物，與下文「亦有兄弟」四句語意不貫，殊費周折。惟訓「茹」爲「度」，言鑒之分明，可由表以度其裏，我心不能披露於人，使人度而知之。所謂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此所由忠而獲謗，信而見疑，雖有兄弟，而「不可以據」，且至往愬而逢其怒。即《離騷》所云「女嬃之嬋

媛兮，申申其詈予」，而繼之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也。《詩》中「茹」字，如「獫狁匪茹」、「來咨來茹」，作「度」字解者甚多，從毛爲是。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箋云：「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鄭並未嘗明指「兄弟」爲君。至「逢彼之怒」傳云：「彼，彼兄弟。」其不以「兄弟」爲君可知。孔疏乃指「兄弟」爲君，「彼」即「彼其君」，於義不順。故《呂記》引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僚類皆其兄弟耳。」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正義云：「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校勘記》云：「正義本傳文作「宜」，不知者改「宜」字作「威儀」。於是此傳

既「威」「儀」二字分解，而「威」字乃互見「儀」字解中矣，毛氏以「宜」解「儀」之故訓遂不可復見。失之甚者也。」承琪案：此說是也。段懋堂乃謂毛傳「各有威儀」用《左傳》北宮文子「皆有威儀」之文，不當改爲「各有宜」。其說非是。

毛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釋文》：「數，色主反。」賈誼《容經》曰：「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與毛義合。段氏據《漢書》引《詩》作「算」，謂「選」爲「算」之假借。不知「選」亦可訓「數」，如《左傳》昭元年。「弗去懼選」可證，不必改「選」爲「算」也。又案：今本《後漢書·朱穆傳》注載《絕交論》略引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王氏《詩異字考》作「不可算也」，云出《朱穆傳》注，蓋所見本異耳。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傳：「愠，怒

也。」《釋文》：「愠」下云「怒也」。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群小人在於君側者也。」《校勘記》云：「《釋文》本此傳作「怒也」，正義本「怒」字當是「怨」字。《縣》傳云：「愠，恚。」正義云：「《說文》：愠，怨也。恚，怒也。有怨必怒之。」所引《說文》作「愠，怨也」，亦其一證。」承琪案：趙岐注《孟子》云：「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群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據此，趙亦訓「愠」爲「怨」，知正義本是也。

又案：「愠于群小」，歐陽《本義》謂小人愠仁人，《呂記》、嚴《緝》皆從其說。考鄭箋於上章云：「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愠也。」是以「愠」屬「仁人」，故孔疏謂仁人「怨此群小」。《荀子·宥坐篇》歷敘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蔡云云，而終之曰：「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劉向上封事云：「小人成群，亦足愠也。」本此。此皆以「愠」爲「愠此小人」，自不當作見愠于群小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疏云：「微謂虧傷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承珙案：《釋文》引《韓詩》：「迭」作「載」云：「載，常也。」范氏《詩瀋》云：「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疏曲爲附會，以此「微」字與《十月之交》「微」字異義，非也。

綠衣

「綠衣」，箋云：「綠，當爲「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惠氏《古義》曰，此或見《齊》《魯》詩，今不可考矣。承珙案：篇名《綠衣》，從毛爲是。此與《內司服》「綠」誤爲「祿」者不同。鄭學深於三禮，往往以《禮》箋《詩》，所謂「按跡而議性情」者，以此。毛傳：「綠，間色。黃，正色。」以喻嫡妾，甚爲確當。疏曲附箋義，以「祿衣」爲「六服」之下，詩「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夫詩人託興之辭，何所不可？如必謂宜舉所有之物，則箋云鞠衣以下，衆妾以次服之，是「黃」與「黑」皆媵妾所得服，安見祿衣以喻妾，而黃又以喻嫡乎？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釋文》引崔靈恩云：「女，毛如字。」承珙案：毛意謂絲爲

女子之所治耳。傳云：「綠，末也。絲，本也。」蓋謂素絲由於所染，染之蒼則蒼，染之黃則黃。今以絲而爲間色之綠，將歸過於女手之所治，喻以妾而開上僭之端，亦當歸過於人君之所致，所以思古人而欲俾其無過也。鄭讀「女」爲「汝」，云：「女，女妾上僭者。」專以「上僭」責「妾」，似非探本之論。《集傳》「女」指君子，且云：「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此用正義述毛之語，殊失毛意。況此詩四章，上二句同是興體，此章第二句不應直斥君子，故知毛義爲長。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何氏《古義》曰：「絺綌乃來風之物，衫絺綌以禦風，吾知其難矣。故古語云「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也。或以此章喻己之過時，猶班婕妤《怨歌行》所謂「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

者，雖摹情近似，然斤斤以色之盛衰爲較量，其於義末矣。」

《呂記》引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陳氏櫟云：「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承琪案：《詩序》三言「莊姜傷己」，但傷己而無怨於人，最得詩人忠厚之意。《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賦《綠衣》之卒章。《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享其家老，而賦《綠衣》之三章。」古人雖有斷章取義者，然歌《詩》必類，則此詩其必無忿疾怨恨之意可知矣。

燕 燕

《序》云：「《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姜氏《廣義》曰：「說者謂陳方與州吁伐鄭，

忽中變執之，此詩動之也。按：此詩作於既送之後，乃追述之詞。若戴嬀與莊姜，其於討賊自有同心，不待作詩也。然當時鴛鴦兩婆婦郊門訣別，未嘗不足以動舊臣故老之心。穆姜啼而晉靈不廢，出姜過而魯人皆哭，況桓公在位十六年，未聞失德。國人目擊其身弑母歸，則州吁之未能和其民，或此送助之，無關詩之作與不作也。又《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於野，則越禮遠送。箋云：「舒己憤，盡己情。」國當大變，莊姜自有深心，固難以尋常迎送律之。」

此詩，《列女傳》以爲衛定姜子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而歸，定姜送之而作。承琪案：是時定公尚在，不得稱「先君」，且其詞亦不類送婦之作。《禮記·坊記》引「先君之思，以勸寡人」，「勸」作「畜」。鄭注以「畜」爲「孝」，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

人」。《鄭志》答吳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案：《禮記·緇衣》引《都人士》首章鄭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無。」據此，是鄭爲《記注》時，並非不見《毛詩》，但其時未爲毛學，故多用三家詩耳。李迂仲又引《韓詩》，以爲「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其說更不足信。惟《毛詩序》「莊姜送歸妾」之言，有經文「遠送于南」爲陳在衛南之證，且與《左傳》情事適合。左證明白如此，豈尚不可信邪？《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此時三家盛行，《毛詩》並未立學官，然詔策已用其義。蓋其授受有自，故足取信也。

「燕燕于飛」，傳：「燕燕，駉也。」《爾

雅》：「儔周，句。燕燕，句。駟，句。」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儔周名燕燕，句。又名駟。」此正與傳訓「燕燕」爲「駟」合。《說文》：「儔周，燕也。从隹，中象其冠也，同聲。」段注：「《文選·七命》『燕髀腥膻』，李云：『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儔燕之髀。』此燕名儔周之證。」一曰：蜀王望帝嬖其相妻，慙亡去，爲子儔鳥。故蜀人聞子儔鳴，皆起曰：是望帝也。」許云「一曰」者，乃別一義。「儔周」與「子儔」，異物同名。《爾雅》不言「子儔」，郭景純誤讀《說文》，以「儔周」爲「子儔」。雖誤，其以「燕燕」爲「駟」，仍與毛傳同。姚氏《詩識名解》曰：「駟鳥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類。最古之書凡三見，而語適合，此詩及《釋鳥》『燕燕，駟』與《漢書》『燕燕尾涎涎』是也。餘書省其文，多

單言之。不知單言「燕」者乃鳥名。《釋鳥》云「燕，白脰鳥」，《小爾雅》謂之「燕鳥」，鑿然可據。則舊以「燕燕」爲「兩燕」，及曲爲重言之說者，皆非也。」承珙案：此說亦泥。《左傳正義》云：「或單呼『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謚』。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此文既云「令燕往視」、「燕遺二卵」，皆單言「燕」，而歌又曰「燕燕」。《漢書·五行志》童謠「燕燕尾涎涎」，下又云「王孫死，燕啄矢」，足見其可名「燕」，亦可名「燕燕」矣。或謂「燕燕」爲兩鳥，以喻行者與送者爲二人。不知傳所謂「飛而上」、「飛而下」者，皆狀一燕之言。鄭箋於「差池」、「頡

頡」、「下上」皆言「興戴鳩」者是也。試觀《雄雉》亦言「下上其音」，又豈得爲兩雉邪？

「頡之頡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說文》段注云：「當作「飛而下曰頡，飛而上曰頡。」轉寫互譌久矣。「頡」與「頁」同音，頁古文「𦣻」，飛而下如𦣻首然，故曰「頡之」，古本當作「頁之」。頡即「亢」字，亢之引申爲高也，故曰「頡之」，古本當作「亢之」。於音尋義，斷無「飛而下曰頡」者。若楊雄《甘泉賦》「柴虎參差，魚頡而鳥𦣻」，李善曰：「頡𦣻，猶頡頡也。」師古曰：「頡𦣻，上下也。」皆以《毛詩》「頡頡」爲訓。魚潛淵，鳥戾天，亦可證頡下、頡上矣。「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亢，鳥𦣻。」《釋文》引舍人云：「亢，鳥高飛也。」此可爲段說之一證。三章「下上其音」，即承此下頡、上頡言之。傳云：「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此

亦轉寫譌倒，傳當依經釋之。如箋云：「下上其音，興戴鳩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今本誤作「大小」，惟小字本、相臺本不誤。《校勘記》以《雄雉》箋亦作「小大」爲證是也。蓋小謂下、大謂上，皆依經釋義，不宜倒亂。

「遠于將之」，傳：「將，行也。」案：《鵲巢》「百兩將之」，傳云：「將，送也。」彼對「御之」爲言；此以戴鳩有行，故以「行」訓「將」。毛傳多訓「將」爲「行」，蓋於疊韻取義。《周頌》正義云：「《釋言》：『將，送也』，孫炎云：『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爲行也。」

「其心塞淵」，傳：「塞，瘞。」《釋文》：「瘞，崔《集注》本作實。」正義云：「定本作瘞，俗本作實。」其衍傳文云：「其心誠實而深遠也。」是正義用俗本。《書》「溫恭允塞」，正義亦引毛傳訓「塞」爲「實」。承珙案：「塞」之爲「實」，訓義易明，定本作「瘞」者，蓋

以「塞」爲「蹇」之假借，「瘞」乃「瘞」之假借。《方言》：「厭塞，安也。」《廣雅》：「厭蹇，安也。」是「塞」與「蹇」通。《說文》：「蹇，靜也。」王褒《洞簫賦》：「清靜厭蹇。」「厭蹇」與「厭蹇」義同，故「蹇」亦可訓「蹇」。蓋塞淵者，狀其心之靜深。《鄘風》「秉心塞淵」，傳義亦當如是。鄭箋於《定之方中》云：「塞，充實也。」於《常武》「王猷允塞」云：「自實滿。」此與毛異義，不必定以俗本爲長。

日 月

《序》云：「《日月》，衛莊姜傷己也。」此詩及《綠衣》、《終風》，《序》首句皆止云「衛莊姜傷己也」。《詩》經秦火後，倒亂失次，經師因前《燕燕》是莊公歿後之詩，故於此增入「不見答於先君」之語，後儒遂有以「乃如之人」爲指州吁者。案：毛傳於「逝不相好」云

「不及我以相好」，於「甯不我報」云「盡婦道而不得報」，則斷非莊公歿後追述既往之辭。故鄭箋以「胡能有定」爲「定完」，正義引《左傳》石碣之諫以釋經中「定」字，實爲確論。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音，聲。良，善也。」《稽古編》曰：「『德音』屢見於《詩》，或指名譽，或指號令，或指語言。」嚴華谷曰：「德音，言語也。此詩『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耳，故爲聲音言語。」承珙案：德音非必有德之音，如《豳風》「德音」而曰「不瑕」，鄭箋以「瑕」爲「過」。此詩「德音」而曰「無良」，所謂德有凶有吉也。《集傳》云：「德音，美其詞；無良，醜其實。」殊屬強解。《鵠冠子》曰：「德音也者，所謂聲也。未有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此雖指號令聲名，然但以德音爲聲，與毛傳但以「音」爲聲，不更詁「德」字

者合。

「俾也可忘」，《毛詩明辨錄》云：「言何時能有定而使我可忘其無良乎？箋亦作忘無良解。諸家解以爲莊公忘莊姜，莊姜忘莊公者，義皆淺。」承珙案：可忘，言何時能定而使我可忘其憂，即《綠衣》「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之意。箋云：「亡之言忘也。」不必云「忘其無良」。若《陸堂詩學》謂「也」疑「我」字之譌，則又可不必。

「報我不述」，傳：「述，循也。」箋云：

「不述，不循禮也。」惠氏《古義》曰：「《釋文》：述，亦作術。《文選》注引《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案：術，古文「述」。薛夫子訓爲「法」，非也。《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祭義》「術省」，鄭氏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翁氏《詩

附記》曰：「高郵宋綿初亦引賈山《至言》：「術追厥功」及《隸釋》諸碑，「術」與「述」古字通用。案「術」「述」二字古既通用，則毛傳、鄭箋以「循禮」爲「述」字訓義，正與薛君訓「法」相合。而《呂記》、嚴《緝》乃引朱子初說，以「不可稱述」爲訓，則是「術」可通「述」，而「述」不可通「術」矣。惠氏駁薛君注，毋乃過與？」承珙案：首章云不以古道相處，次章云盡婦道而不得報，此則云雖報我而不循禮，「禮」即所謂「古處」也。文意相承，自當以傳箋爲是。

終 風

《序》云：「《終風》，衛莊姜傷己也。」嚴《緝》云：「國史題《日月》、《終風》二詩，止云衛莊姜傷己，不言爲何時詩也。《後序》以爲作於州吁之時，或者以爲作於莊公之時，且

《後序》有毛公所不及見者，固不可盡據。然「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毛公以爲州吁詩矣。」陳氏《稽古編》曰：「說《終風》詩者，謂莊姜不忘州吁，見侮慢則悼之，莫往來則思之，甚至憂而不寐，望其思我母子之情，卷卷不已，所以爲溫柔敦厚也。此言非是。州吁弑君篡國，阻兵安忍，是衛之賊也。衛人未嘗以之爲君，莊姜安得以之爲子。況其「謔浪笑敖」，侮慢其嫡母，彼不以母道事莊姜，莊姜安得以子道畜之。母子之情絕久矣，何自致其卷卷乎？故凡經文言「悼」言「思」言「願」，鄭云：「願，思也。」皆非指州吁也。然則何所指，曰：《序》不云乎？「莊姜傷己也。」傷己者，傷己之不能正州吁耳。正之維何？曰：聲其弑逆之罪，告於國人而誅之，則甚正。然非婦人所能及已，故受其侮笑不敢怒

也，悼之已耳。至「莫往莫來」，若可幸矣，然國家之禍至此，豈能已於思乎？此首章、次章之意也。下章又言其憂悼之情，至不能寐，且念不得伸，如行而躓，心之痛切，如割而傷。毛訓「懷」爲「傷」。皆承上章言也。然則莊姜所憤者，亂賊之橫行，所悲者，宗社之多禍而已。安得反結歡於篡弑之人，欲與敘母子之情哉？果爾，則夫子不錄其詩矣。」朱氏《通義》曰：「作思念莊公者，既不合《序》，作思念州吁者，於理未安。長發此解，善申《序》旨，且於《左傳》「莊姜惡之」語甚合。」姜氏《廣義》曰：「州吁，嬖人之子，素有篡奪之心，而桓得以不廢者，外有石碯，內有二母保護之功耳。乃一旦以平日從憂危中百計扶植之嗣子，絕脰於仇人之手，況帷堂猶在，祕不發喪，棄之如孤雛腐鼠。賢如莊姜，何以爲情。諸儒說此篇則曰，州吁雖無

禮，莊姜猶思之也。又曰，我思於此，彼或無故自嚏。嗟乎！是莊姜忘不共戴天之讎，而認賊作子，保若嬰兒，作詩招之使來，其不爲戴嬌冷齒幾何矣？此朱子所以深惡而削之也。「顧聖人手定編次，何遽知爲錯簡。傳箋俱指州吁之時，不得移置莊公之世。」然則《序》言「傷己」者，傷己之不能討賊也。承珙案：此說與陳意略同，而語較痛快。

許氏伯政《詩深》曰：「朱子辨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僅就『莫往莫來』二語觀之，其說似矣。但『謔浪笑敖』，即狂蕩暴疾之發於行事者，既擬諸形容，又敷陳其事，安在其不忍斥言乎？且『惠然肯來』，謂子之來朝其母則可；若夫人之於君，以禮見則展衣而朝，進御當夕則適君寢，鳴玉告去，未聞坐致君之來也。如謂宮車亦有時臨幸，守禮如莊姜，肯以爲分誼應爾而曰『惠然』

乎？」承珙案：以「莫往莫來」等語遂指爲莊公之世，則此詩直不過《長門》一賦耳。惟因州吁之狂暴，而思念憂傷皆關宗社。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歿，心焉如割。」與此詩意正同。《詩深》又曰：「漢廷臣詣奏昌邑之罪於太后前，斥其引納驕宰官奴居禁闥內敖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此云「謔浪笑敖」，大略與太后所以詰昌邑者亦相仿也。莊姜值此，念及君薨子弑，國靡有定，「悠悠我思，不遑假寐」，愁苦之深情見乎詞矣。」

「終風且暴」，傳：「終日風爲終風。」王氏《經義述聞》曰：「《毛詩》『終風』爲『終日風』，《韓詩》『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燕燕》曰『終溫且惠』，《北門》曰『終窶且

貧」，《小雅·伐木》曰「終和且平」，《商頌·那》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終善且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字皆當訓爲「既」。「既」「終」，語之轉。「既已」之「既」轉爲「終」，猶「既盡」之「既」轉爲「終」耳。解者皆失之。「承珙案：《王風·葛藟》「終遠兄弟」傳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毛公非不知「終」有「既」訓。而於「終風」必云「終日風」者，自由師說相承。且三章「不日有暄」，「不日者，謂不旋日而又暄也。」鄭箋以「不日」爲「不見日」，非是。說見下。此「終日」亦對下「不日」言之。「終日風」本非風名，故《爾雅》無釋耳。至《韓詩》以「終風」爲「西風」，雖於古無考，然謂其「緣辭生訓」，則「終」之與「西」殊不相涉。竊嘗以意說之，《韓詩》「終風」，疑本作「泰風」，故韓依《爾雅》釋爲「西風」。《說文》：「夬，古文終。」又：「冬，古文作

與。」又：「泰，古文作𡗗。」是「終」與「泰」古文形近易溷。又「終」亦爲「衆」，《儀禮·士相見禮》注：「今文「衆」爲「終」。」《集韻》：「衆，古作唇。」《列子·周穆王》篇「𡗗角爲右」，殷敬順《釋文》云：「𡗗，篆作泰。」①「唇」與「𡗗」形亦相近。《韓詩》自作「泰風」，與毛師承各異，無足怪也。

「惠然肯來」，《稽古編》曰：「箋云：『肯，可也。有順心則可來，不欲見其戲謔。』此說當矣。州吁安得有順心時乎？言可來，正欲其不來也。距之之詞，非望之之詞也。」承珙案：毛傳於「惠然肯來」云：「言時有順心也。」《虞東學詩》謂如宋光宗間歲一朝重華宮。此尚非其比類。州吁弑君篡國，自知爲臣民所不容，故有時亦欲託君母以自

①「篆作泰」，《列子釋文》作「音泰」。

重。然即其時有順心而來，亦不得謂其「以子道事己」，故繼之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此皆決絕之語，詞雖婉而意則嚴矣。

「終風且噎，不日有噎」，傳：「陰而風曰噎。」全用《爾雅》文。《詩考》引董氏云：「《韓詩》：『噎噎其陰。』天陰塵也。」《說文·土部》：「噎，天陰塵《玉篇》『塵』下有『起』字。也。」《詩》曰：「噎噎其陰。」許從《韓詩》作「噎」，與毛字異。然天陰塵起，有風可知。訓雖小異，義實通也。鄭箋以「不日」爲「噎不見日」。既曰「且噎」，是已不見日矣，何必又云「不日」。不如《呂記》引王氏曰「不日有噎者，言不旋日而又噎也。」

「願言則嚏」，《釋文》：「嚏，本又作嚏，又作嚏，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

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又云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嚏」爲「劫」，今俗人云「欠欠劫劫」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劫。案：劫音邱據反。《玉篇》：

「劫，欠張口也。」正義述毛云：「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正義『嚏』字當作『嚏』，後人以『嚏』字亂之。跲而不行。」又引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則嚏此『嚏』字亦當作『嚏』。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又述鄭云：「言『我則嚏』，解經『言則嚏』此『嚏』亦當作『嚏』，謂鄭以『嚏』解經之『嚏』也。」承珙案：《釋文》所據《毛詩》經文當作「願言則嚏」；其「又作嚏」，《一切經音義》十五、十六引《詩》作「嚏」。又作嚏者，所以存別本。「嚏」即「嚏」之或體，《狼跋》釋文云：「嚏，本又作嚏。」非《說文·止部》之「嚏」字。「嚏」又「嚏」之變體，六朝別字往往

有之。其云「鄭作嚏」者，乃指箋讀「寔」爲「嚏」言之。鄭雖以嚏咳義釋經，而經文自猶作「寔」。蘇林《漢書》注云：「寔讀欬嚏之嚏。」陳氏啟源曰：鄭云「寔」讀爲「嚏」，是箋《詩》時本尚作「寔」，其徑改經文爲「嚏」，不知始自何時。陸所見傳文作「寔，劫也」，則是同王肅本作「劫」。其別本「劫」又作「跽」，孫毓本亦作「跽」。觀《釋文》云「跽，又渠業反，孫毓同」，可見孫本作「跽」。臧玉林謂孫同王肅作「劫」，非也。至崔靈恩《集注》，經文亦作「寔」，傳則作「寔，劫也」，與王肅作「劫」、孫毓作「跽」者皆不同矣。正義所據經文本作「寔」字，傳作「寔，跽也」，與《狼跋》傳同。其所引王肅說「跽」乃作「劫」，故云「跽與劫音義同也」。但其下云「定本、《集注》並同」，則與陸所云《集注》作「劫」者又異，殊不可解。

《說文》：「嚏，悟解氣也。从口，寔聲。」
《詩》曰：「願言則嚏。」又云：「允，即「欠」字。

張口氣悟也。象氣从人上出之形。」段注《說文》於「欠」下云：「悟，覺也。《曲禮》：『君子欠伸』，正義云：『志疲則欠，體疲則伸。』《通俗文》曰：『張口運氣謂之欠。』《詩》：『願言則寔』，崔《集注》云：『毛訓「寔」爲「劫」，今俗人「欠欠劫劫」是也。』①許說多宗毛，許釋「嚏」爲「悟解氣」，蓋用毛說也。」又於「嚏」下云：「許說「嚏」義非是，不必曲徇。《說文》「噴」下一曰「鼓鼻」，而釋「嚏」爲「欠」，直以其字從口不從鼻故耳。殊不思《內則》既云「不敢嚏」，又云「不敢欠」，其爲二事瞭然。《素問》說「五氣所病腎爲欠、爲嚏」，亦分二字。倘「嚏」即是「欠」，則《內則》、《素問》皆不可通矣。至若《詩》「願言則寔」傳「跽也」或作「劫」者，古字通假。崔《集注》乃改「劫」

①「人」，廣雅本作「云」。

爲「欸」，訓以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欸」，蓋以附合許之「嚏」解，而不知許自解「嚏」，非解毛之「寔」也。改「寔」爲「嚏」，自鄭君始。許在鄭前，安得從鄭易毛？各本《說文》引《詩》「願言則嚏」，汪氏龍《毛詩異義》以爲後人妄增者，是也。學者可以知毛許於《詩》本無「欸」說，《唐石經》作「嚏」者，乃從鄭，非從毛。」承琪案：段氏二注微相矛盾。既以《詩》作「寔」，傳訓「跲」，即不應以許釋「嚏」，悟解氣」者爲宗毛矣。其云許不當以「嚏」同「欠」，則是。而所云引《詩》作「嚏」爲後人妄加者，臧玉林云「考王肅、孫毓、崔靈恩以至陸孔，經皆不作「嚏」。而《五經文字》云「嚏」見《詩·風》，《開成石經》作「願言則嚏」，是改《毛詩》從鄭箋在陸孔之後。《玉篇》：嚏，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嚏。」疑引《詩》亦後人增人，非顧氏之舊。然則《說文》此條，

殆爲唐人李陽冰輩竄改」者，是也。

陳氏《稽古編》曰：「傳訓「寔」爲「跲」，與《狼跋》「寔尾」同是礙而不行之義。此言徒思之，不能行之。誅除亂賊，原非婦人事也。下章「願言則懷」，毛云：「懷，傷也。」蓋言思及此則傷心也。二語皆自道其思，非謂州吁思我。鄭以俗人「道我」釋之，穿鑿之見耳。又崔《集注》「欠欸」之說，余謂人多思之極，輒至困倦。崔義亦優。」承琪案：傳訓「懷」爲「傷」，正與《序》首句「莊姜傷己」合。鄭訓「願」爲「思」，「言」爲「我」，訓「懷」爲「安」，於三章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末章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考《序》云「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鄭云：「正猶止也。」此謂不能止其侮慢，自傷則有之，豈復有望其思己之意？箋兩言「思我」，亦與《序》不合。

擊鼓

《序》云：「《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范氏《詩瀋》曰：「《左傳》州吁以諸侯之兵伐鄭，以告於宋，無平陳與宋之事。其伐鄭有二，一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一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未嘗曠日持久，如《詩》所云也。且《詩》云『土國城漕』，考《春秋》閔二年戴公渡河而廬于漕，僖二年文公又城楚邱，使漕既城，不城楚邱矣。諸家皆以爲疑。姜氏炳璋曰：『州吁連陳伐鄭，推宋爲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謂。兩次雖俱未曠日持久，方其「踊躍用兵」，必不先計往返之速。如是所以有居處喪馬、死生契闊之悲。居無宮室即謂之廬，不係乎有城無城也。」先城漕復城楚邱，爲遷

都計也，何疑爲州吁之詩？」以上《詩瀋》。承琪案：此詩是在出軍之時，人無鬪志而有怨心，死亡訣別，惟聞愁歎之聲，即衆仲所謂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者，正不必以再舉伐鄭未嘗敗衄爲疑。至謂漕未城，故戴公曰「廬」，文公復城楚邱，此云「城漕」，則非怨州吁詩，此毛西河之說。汪氏梧鳳《詩學女爲》曰：「漕，衛之下邑。《定之方中》序曰『野處漕邑』，《載馳》序曰『露于漕邑』。邑，則有城矣。曰『野』曰『露』者，正以下邑荒陋，非國君所居，亦猶『越在草莽』云爾。文公之築楚邱，因利築城，度土建邦，猶之商人五遷、周人遷岐、遷豐、遷鎬耳。遂云漕無城焉，非也。且州吁之城漕也，亦猶浚洙城郎之類，非創爲是邑，故鄭箋曰『修理漕城』。況未幾而州吁死，則漕之增修與否，皆未可定。不

得據後「廬於漕」之文，而遂謂漕無城，謂城漕非州吁事也。」

「不我以歸」，箋云：「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何氏《古義》曰：「先是平陳與宋，之後即往伐鄭。既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矣，未幾魯輦帥師來會，復往伐鄭。自夏而秋，僅隔一時耳。必師歸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曰「不我以歸」也。」王氏《總聞》亦云：「夏還而秋再舉，當是征夫不得還家。」承珙案：詩詞「不我以歸」緊接「平陳與宋」，則是初出師時已有死亡無日之憂，不必待其再舉。箋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此於詩旨最合。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箋云：「爰，於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嚴《緝》曰：「此說，文意亦通。然此詩「爰居爰處」可通，至《斯干》「爰居爰處」，

說不行矣。《詩》中如「爰始爰謀」、「爰衆爰有」、「爰笑爰語」之類，皆無「於何」之意，惟《四月》「爰其適歸」言何所適歸。蓋「其」者，未定之辭也。「爰」止訓「於」，今以爲皆發語之詞。」承珙案：傳云：「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是亦但以「爰」爲發語詞，並無「於何」之意，嚴說是也。

「死生契闊」，傳：「契闊，勤苦也。」《釋文》：「契，本亦作挈。」《小雅·大東》「契契寤歎」，傳云：「契契，憂苦也。」王逸《楚辭注》引作「挈挈寤歎」。《文選注》引《孝經鉤命決》曰：「削肌刻骨，挈挈勤思。」「挈」又作「絜」。《爾雅》「九河有絜」，《禹貢》正義引李巡云：「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蓋契闊者，以雙聲爲義。《後漢書》傳毅《迪志詩》曰：「契闊夙夜，庶不懈忒。」盧子諒《贈劉琨詩》：「契闊百罹。」《風俗通》：「妻

者，既齊于己，以養舅姑，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篤勤至矣。」此正用毛傳以「契闊」爲「勤苦」也。《宋書·劉劭傳》詔曰：「勔思懷亮粹，體業淹明，宏勳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齊書·謝朓傳》辭隋王牋：「故舍耒場圃，奉筆兔園，契闊戎旃，從容讌語。」「契闊」與「從容」對，亦言勤苦於兵旅。隋煬帝《遺史祥書》：「於時同行軍，契闊戎旃。」是六朝猶用此義。至唐人始有以「契闊」爲「間別」之意，如杜甫詩「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李商隱文「契闊十年，流離萬里」之類。《集傳》因之，以「契闊」爲「隔遠」；嚴《緝》并引《漢書》「間何闊」爲證，誤矣。《通典》魏徵等《嫂叔服議》貞觀十四年云：「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此猶用毛義，以「契闊」爲「勤苦」也。

《釋文》引《韓詩》：契闊，約束也。盧召

弓曰：「李善注《文選》劉越石《答盧湛詩》，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是《毛詩》作「闊」，《韓詩》作「括」。」承珙案：《韓詩》「闊」既作「括」，「契」疑當作「絜」，「絜」「括」亦雙聲取義。《說文》：「絜，麻一耑也。」「括，絜也。」麻一耑者，猶言一束也，故《糸部》又曰：「絜，束也。」是絜括爲約束之義。「死生絜括」，言死生相與約結，不相離棄也。其義亦通。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齊書·張敬兒傳》太祖《報沈攸之書》云：「至於契闊杯酒，殷勤携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梁書·蕭琛傳》梁高祖在西邸與琛狎，琛奉陳昔恩。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魏書·蘇湛傳》：「魏莊帝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詞，爲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與寶夤，周游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又魏武帝《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梁昭明太子詩：「綢繆似河曲，契闊等漳濱。」江淹詩：「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此皆以「契

闊」爲「周旋」之意，正與「約結」義相近。

「與子成說」，《釋文》：「說，音悅。毛：

數也。鄭：相愛悅也。數，色主反。」承琪案：陸音悅者，是專爲鄭箋作音。其以「數」爲「色主反」，則毛於「成說」之「說」如字讀矣。正義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共處契闊勤苦之中，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正義述毛，雖與王肅異，而讀「數」爲「數目」字，則同。「說」爲「數目」，古無此訓，自以《釋文》音「色主反」爲正。蓋「數」讀「色主反」有二義，一爲「責數」之「數」，《左傳》「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是也；一爲「數說」之「數」，《禮記》「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數典而忘其祖」是也。此傳「說，數

也」，當爲「數說」之「數」；「成說」者，成言也。毛不訓「說」爲「言」，而訓「數」者，「說」之爲「數」亦有二義：所說者非一事爲「數」，所說者非一人亦爲「數」。此爲從軍之士與其同伍者約，誓以死生勤苦之意，則所說不止一人一事，故傳以「說」爲「數」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傳：「不與我生活也。」毛於此「闊」字不別爲訓，蓋即承上「契闊」之義。《呂記》云：「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此語最諦。孔疏以「闊兮」爲「乖闊」，與「契闊」異義，非是。或疑「契闊」雙聲字，似不宜單言「闊」。不知雙聲取義者，單言之，訓亦可通。即如「九河之絜」，李巡以「苦」釋之，是單言「契」亦可訓「苦」。且如「綢繆」即「纏綿」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綢繆，纏也。」而《都人士》「綢直如髮」，毛以「密直」訓之，「密」亦「纏綿」之意，是「綢

繆「可單言「綢」，猶「契闊」可單言「闊」也。

「于嗟洵兮」，毛傳云：「洵，遠。」《釋文》

云：「《韓詩》作復，復亦遠也。」盧召弓曰：

「高誘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引正作復。」

錢曉徵曰：「古讀復如洵，復與洵音相近。」

承珙案：《文選·思玄賦》「儵洵洵兮反常

閭」注引《蒼頡篇》云：「洵，視不明也。」《靈

光殿賦》「目瞍瞍而喪精」張載注云：「瞍瞍，

目不正也。」是「瞍瞍」即「洵洵」。「洵」之爲

「復」，與此同例。毛訓「洵」爲「遠」，蓋以

「洵」爲「復」之假借耳。

凱 風

《序》云：「《凱風》，美孝子也。」《集傳》

以爲此詩乃孝子自責之辭。陳氏《稽古編》

曰：「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辭，故有似刺

而實美、似美而實刺者。不獨《三百篇》也。

後世騷賦及樂府猶然。若謂七子自作，是暴

揚其親之過，何得云孝？況人子自責，惟有

涕泣引咎，豈暇弄文墨、誇詞藻邪？」許氏

《詩深》曰：「此詩敘七子自責，而略不及其

母之過，所以深體其心。若七子幹母之蠱，

積誠幾諫，必惟恐人之或聞，而又自作此詩

流播人口，則有借母立名之心，不足以爲孝

矣。」承珙案：此詩自是七子遭家不造，母有

去志，而能痛自刻責，思過引咎以悟親心，卒

令其母感而不嫁。故詩人代敘其自責之辭，

以美其能慰母心，而孝已莫大於是矣。《大

戴·曾子立孝》篇曰：「『有子七人，莫慰母

心』，子之辭也。」此謂爲人子者，義當歸過於

己，非七子真不能慰其母心耳。要非以此詩

爲七子所自作也。

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云：「宋晁說之以

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

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與？《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沖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采風者親覩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爲聖人所刪，《序》曷可非也。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真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

惡，豈僅僅「過」而已哉。」

季氏《詩說解頤》曰：「衛有七子，不能安其母之心，故作此詩以自責。」非謂其母欲嫁也，故孟子以爲過小。王氏《總聞》曰：「《凱風》之過，不能從其子之善意，必寡識者也；《小弁》之過，不能救其子之顛危，必寡情者也。此孟子所謂大小之別也。趙氏以爲《凱風》言以慰母心，母心不悅，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尚或墮之」，而曾不憫己，親之過大也。」承琪案：人子苟不能安其母，則罪在其子，其母並無過可言，孟子何以舍子而過其母哉？至斤斤較量於親之待己者，以爲其過之大小，尤爲無理。許氏《詩深》曰：「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此爲「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即「愈疏」、「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譬諸蛇之方虺，火之未然，斯

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遽呼天怨懟，則己心未盡，奚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若夫《小弁》之親，昏惑信讒，廢嫡屏子，悍然見諸行事而弗顧，則如火勢燎原，莫可撲滅。於是而不怨，是目擊其就死而心弗動，豈但秦越人之相視肥瘠。故曰「愈疏」不孝也。說詩者但見敘七子之自責，不及其他，遂疑其未能悟母以成厥志，不亦惑乎？」

嚴《緝》云：「《凱風》『棘心』，傳箋及疏皆不指爲何木，惟『園有棘』，毛氏以爲『棗』，陸農師以爲『酸棗』。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酸棗也；《楚茨》以棘配茨，及《青蠅》以棘爲樊，非酸棗也。舊不指爲何物，今按：《釋草》云：「棗，刺也。」郭璞云：「草刺鍼也。《方言》：『凡草木刺人，北

燕、朝鮮之間謂之棗，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沈括云：「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束」，束音刺，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相並橫生者棘。不識二物，觀文可知。」承珙案：《說文》：「棘，小棗叢生者。」此語最明晰。蓋棘之大者爲棗，小者爲棘，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周禮》外朝「三槐九棘」注云：「取其赤心而外刺。」此與槐配植者，必非小木，而亦謂之棘，蓋散文可通耳。《毛詩》釋「棘」祇二處。《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傳云：「棘，棗也。」以其言實故也。《小雅》「有捄棘匕」傳云：「棘，赤心也。」以其爲匕故也。此皆因文見義，故訓各不同。其他如此詩之「棘心」，《秦風》「止于棘」，《唐風》「集于苞棘」，《小雅·青蠅》「止于棘」，《楚茨》「言抽其棘」之類，皆無傳。蓋以皆係

荆棘，不煩故訓自明耳。此詩次章言「吹彼棘薪」，則是此棘之長，祇可爲薪，其不當指爲棗木可知矣。嚴氏以爲與「園有棘」同，非是。

《通卦驗》云：「南風曰景風，一曰凱風。」《爾雅翼》云：「《白虎通》：『景風至，棘造實。』蓋吹彼棘心者，將以趣其造實。萬物之難生者棘，而造實又欲其應候。南風雖能生物，亦已勞矣。」《埤雅》云：「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承珙案：《易》「寘于叢棘」虞翻注云：「坎多心，故叢棘。」《特性饋食》記：「棘心匕刻。」蓋棘心堅，故以爲匕。凡木心堅者最難長，自萌芽而至于盛大，其久可知，故以爲「母氏劬勞」之興矣。

《稽古編》曰：「《凱風》首二章皆興也。《集傳》分首章爲比，次章爲興，太鑿矣。劉

瑾以「有應」、「無應」釋之，豈詩本旨乎？」承珙案：劉氏「有應」、「無應」之說，謂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次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不知上章雖未言子，而已有「母氏」，不必定以兩物興兩人也。即如末章止說黃鳥，而下乃言母與子，《集傳》亦以爲興。是又以一物興兩人矣。可知詩人取興，原不應如此過泥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水經·瓠子河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戴校「而」作「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承珙案：此及《干旄》之「浚」，毛傳俱以爲衛邑，當以濮陽之浚城爲是。濮陽，今直隸開州是。《方輿紀要》云：「城東南有浚城，又有寒泉。其後曰濮陽，以地在濮水北也。」若浚儀故城在今祥符西北

者，《晉地道記》以爲衛之儀邑。《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爲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云：「縣北有浚水，象而儀之曰『浚儀』。」然則在春秋時本無「浚」名。《寰宇記》：開封府浚儀縣鴻池，衛獻公射鴻於此。沈小宛曰：陳留縣之浚儀，春秋時爲宋地。《輿地廣記》謂寒泉在祥符縣西十里，蓋皆係後人因浚水之名而附會之。趙氏一清曰：浚水爲汴水所奪，故汴水經大梁北，亦兼浚水之名。

傳箋及正義皆以寒泉在下有益於浚，喻子能奉母，其義甚正。何氏《古義》乃謂「子賴母以有生，猶浚民賴寒泉以爲養。舊以寒泉與七子，浚民與母，難通」。不知此章兩「有」字正相呼應，若以寒泉比母，而乃云「在下」，於理不順。故知何說非也。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說文》：「睨，出目也。」《一切經音義》引作「目出兒」。「睨，大目

也。」大徐本又云：「睨，或从完作睨。」段氏注謂《說文》無「睨」字，「睨」下之「睨」爲徐氏所補。不知《艸部》「莖」从睨聲，似不得謂無其字。或者「睨」即「睨」之重文，後人誤移於「睨」下。鈕氏樹玉曰：「『睨睨黃鳥』，《御覽》引《韓詩》作『簡簡黃鳥』。疑『睨』、『睨』實一字。考『睨』字屢見於經典，而『睨』祇見於《凱風》，若《博雅》、《玉篇》、《廣韻》『睨』並訓出目，案：今《廣雅》『睨』訓『大目』。正與《說文》『睨』訓合。然則『睨』即『睨』矣。蓋『完』『見』形近易譌，《論語》『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引《爾雅》注云：「華版反，本今作莞。」後人不察，分爲二字耳。」承珙案：鈕說近是。《列子·天瑞》篇「老非之爲莞也」，《釋文》云：「莞，一作莧。」若《廣韻》以「睨」爲小目，「睨」爲大目，則二義迥別，不當連文，其誤可知。總之，箋以「睨睨」興顏色，「好音」訓辭令，於

義爲備。《集傳》專指其音，偏矣。

案：《詩》「睠」字凡三見。《凱風》「睠睠」，《黃鳥》傳云：「睠睠，好貌。」《杕杜》「有睠其實」，傳云：「實貌。」《大東》「睠彼牽牛」，傳云：「明星也。」各隨文釋之。其實惟《凱風》「睠」字從目；若《杕杜》「睠」字，據《釋文》云「字從白，或作目邊」；《大東》「睠」字，《玉篇·日部》「睠」下云：「明星也。」是三字偏旁各異。《稽古編》但據從「日」之字，以爲《玉篇》獨取《大東》爲《詩》中「睠」字之本義，而不知《玉篇·目部》「睠」訓「目出」，「睠」訓「出目」，又於「睠」下引《詩》「睠睠黃鳥」，何得謂獨取《大東》乎？

雄雉

《序》云：「《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

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姜氏《廣義》曰：「考《春秋》隱四年，宣即位。明年，衛入郕，又與宋人鄭伐戴。瓦屋之盟，及鄭平矣，又與陳蔡從王伐鄭。既爲鄭敗，又與齊鄭伐魯。魯桓求好，待於桃邱，弗遇，卒來戰於郎。前後以兵爲戲，故詩人託爲大夫久役、室家思念之辭，因以刺宣公也。曰「百爾君子」，可知非婦人自作矣。」

朱氏《通義》曰：「《序》語本顯白，毛公所以只解字義。鄭箋以上二章爲男曠，下二章爲女怨，而雄雉乃喻宣公淫亂。牽經配《序》，殊覺支離。不思《序》所云「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者，乃推久役之由。久役而婦思其苦，即是男女怨曠。豈必章各異詞，分配其說邪。」翁氏《附記》曰：「凡《序》之說，必皆實有所本。如所謂衛頃公、衛宣公諸詩，悉非無因。至謂《雄雉》「刺衛宣公」，

朱子雖不信之，然亦未有以斷其必非衛宣公之詩也。蓋《序》說特述此詩所由起，而所謂國人患之者，即使國人陳詩爲怨曠者言之，亦奚不可。陳氏啟源乃以毛鄭喻宣公媚說婦人義盡駁朱《傳》，殊不思毛傳止詁字義而已，初無宣公媚悅婦人之說也。鄭箋始有「奮其衣服，志在婦人」之語。至於《序》言「怨曠」，只渾舉之詞。鄭乃以前二章爲男曠，後二章爲女怨，繆矣。」承琪案：毛於首二句傳云：「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數數然。」是毛意已有奮訊形貌，志在婦人之意，但未明言耳，固非止解詁字義而已。惟《序》言志在淫亂，乃所以「不恤國事，軍旅數起」之由。故於首章起興，以下皆敘從役怨曠之事，而終之以「不忮不求」，所以隱刺宣公構兵無已，由於忿疾貪恠所致。其言微而婉矣。《序》又言「國人患之而作是詩」，自不當

擬以唐人閨怨之作也。

「我之懷矣，自貽伊阻」，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繫，繫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遭以是患難。」承琪案：箋義正與《左傳》合。趙宣子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太史書其「弑君」，而引此詩以自咎，其意自當以「懷」爲「安」。杜注亦云「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是也。又案：《左傳》引《詩》當本作「自貽繫感」，《詩正義》云：「《左傳》『自貽伊』當作『繫』。感，《小明》云『自貽伊感』，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繫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繫』。《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爲『繫』可知。」觀此足知傳本作「繫」，今《左傳》仍作「伊」，及《詩》疏引傳亦作「伊」，皆寫者誤改耳。惠氏《左傳補注》：「王肅以《左傳》『自貽伊感』爲《邶風·雄

雉之詩。案：今詩「感」作「阻」，惟《小明》詩作「感」，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家之詩，據以爲衛詩。」馬元伯曰：「自詒伊感，「感」即「阻」之異文，非《逸詩》也。阻从且聲，且之言藉也。《國語》：「甯戚」，《亢倉子》：「賢道」作「甯藉」。此說亦通。」

范氏《詩補傳》曰：「『百爾君子』不獨指其夫，舉凡從役之大夫而言。謂爾諸大夫不知何者爲德行，苟無忮害貪求之心，則何所用而非善，似指數興軍旅爲忮害貪求。此國人亦姑徇兒女所見。數興軍旅，由于國君，固非諸大夫之所欲。不敢斥其君，乃詩人之忠厚也。此詩多有含蓄不盡之意，^①如言雄雉而不及其雌，蓋爲怨女而言，不欲其褻；厭軍旅而言德行，譎諫之義也。」《詩藩》云：

「詩人託爲婦之念夫，以刺衛君之構兵而勞民。前三章道思婦之情，末乃指其因忮害而起鬻爭，因貪求而召怨亂，動輒得咎，以致机

隍而不安也。不敢斥言君，故以責之「百爾君子」。承瑛案：末章箋說以爲君子不忮不求，君不當使之在外，不得來歸。解固迂曲。《集傳》以爲「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此即《王風》「苟無飢渴」，《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爲本」，及辛憲英所云「軍旅之間，克濟者其惟仁恕」之意。蓋在婦人言之，固宜如此。若係國人所作，意當不止於此。嚴《緝》引朱氏曰：「戰國之時，諸侯無義戰。報復私怨，所謂忮也；貪人土地，所謂求也。二者之行，婦人女子知其不可，足以見先王之澤猶在也。」此蓋朱子舊說，似較《集傳》爲勝。

匏有苦葉

《序》云：「《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①「舍」，原作「舍」，據《續經解》本及廣雅本改。

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毛公雖不注《序》，然次章傳云：「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此言并與《序》相應。且傳語多簡，而於此篇較詳，其必有所受之矣。惟夫人爲誰，傳未明言，箋始以爲夷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爲，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爲淫亂。」承珙案：宣姜淫亂在宣公既卒之後，自不得云「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若《虞東學詩》所載顧宛溪說力詆《左傳》之誣，以《史記》謂夷姜宣公夫人者爲是，此說洪容齋已有之，不始於顧。即如顧云先君之妾嚴闕深宮，宣公爲公子，又出居於邢，無由得近，然則公子頑何以通于宣姜？又云：「即有之，亦必闕不令宣，乃顯屬諸右公子，猖狂

無忌如此。」不知《左傳》所謂屬急于右公子者，當是宣公即位後之事。若當爲公子時，無庸屬其子也。劉向《新序》以夷姜爲宣公前妻，與《史記》略同，蓋皆三家詩說。獨《毛詩》與《左傳》合，不應舍此而信彼也。

「濟有深涉」，傳：「濟，渡也。」案：「濟」當作津渡解。渡水謂之濟，因而所從渡處亦謂之濟。《說文》：「津，水渡也。」「渡，濟也。」《方言》：「過渡謂之涉濟。」《水經·河水注》云：「名其津爲『君子濟』。」《晉書·石虎載記》：「起河橋于靈昌津，采石爲中濟。」此皆以「濟」爲渡名。此詩首章以「濟」與「匏」對，次章以「濟」與「雉」對，皆實字也。箋訓「濟有深涉」爲「渡處深」，此固以「濟」爲津濟。次章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則又以「濟」爲渡水矣。正義因之，言「濟此盈滿之水」。兩「濟」字虛實異義，非也。

「深則厲，淺則揭」，正義曰：「傳『由膝以上爲涉』，後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今定本如此。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爲厲也。見水不没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爲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爲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毛西河曰：「《爾雅》云：『以衣涉水爲厲。』謂衣褻入水耳。」

又云：「繇膝以下爲揭，繇帶以上爲厲。」何也？蓋言水淺及膝，可揭衣以涉，是爲「繇膝以下」。假水深及帶，則需衣褻入水矣，然帶以上若故，故曰「繇帶以上」。以此推之，似厲以帶爲節，故有時帶亦稱厲，《方言》：「厲謂之帶」，《小爾雅》「帶之垂者謂之厲」、《都人士》「垂帶而厲」是也；有時水碕及帶亦稱厲，《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厲」是也。若衣褻入水，介自帶上，亦稱厲，「深則厲」是也。」承珙案：《爾雅》此篇首引《詩》「濟有深涉」三句，而釋之曰：「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爲厲。」此二語專釋此詩。其深淺之限，以褰衣不褰衣爲別耳。下乃廣釋涉水之名，有「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三科。《雅》意蓋以膝爲準而分上下，言凡涉水者有此三限，似不專釋此詩。毛傳則引「由膝以上爲涉」訓詩「涉」字，又引「以

衣涉水爲厲」而曰「謂由帶以上也」。此毛公善解《爾雅》，恐學者疑「厲」有二法耳。至引「揭者，褰衣」，義訓已明，故不必更引「由膝以下爲揭」。總之，毛公用《雅》證《詩》，蓋以由膝以上爲涉之正限，深於此而上於帶則爲厲，淺於此而褰其衣則爲揭耳。正義謂傳引「由膝以上爲涉」特因《爾雅》成文，非是。段懋堂云：「傳當作：『以衣涉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爾雅》有二說，而並存之。定本出於小顏，恐屬臆改。」案：此說亦未必然。

《毛鄭詩考正》曰：「毛傳義本《爾雅》。」

然以是說《詩》，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乎？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砮，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砮」。字又作「瀦」，省用「厲」。《水經·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

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邵氏《爾雅正義》曰：「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雅》訓，不可易也。《列子·說符》篇：「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以衣涉水也。《說文》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段氏《說文注》云：「履石渡水乃水之至淺，尚無待於揭衣者，與「深則厲」截然二事。「厲」「砮」同音，故《詩》容有作「砮」者。許稱之以明假借。《釋文》引《韓詩》「至心曰厲」，《玉篇》作「水深至心曰砮」。蓋《韓詩》作「深則砮」，假「砮」爲「厲」，故許稱之歟。若如戴說，許當徑云「石梁」，不當云「履石渡水」矣。」承珙

案：戴謂「以衣涉水則何不可涉」。此言非是。以衣涉水對褰衣而言，蓋淺則褰衣可使無濡，深則濡衣至帶而猶可渡，故須度其深淺之宜。若有橋梁可依，無所庸度。且即水淺亦何妨從橋，不必云「深則」、「淺則」矣。《釋文》引《韓詩》「至心曰厲」，即《爾雅》「由帶以上」之義。《論語集解》引包注：「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後漢書·儒林傳》：「包咸本習《魯詩》」。此所解用《爾雅》，亦與毛同，故知毛傳未可非也。

「濟盈不濡軌」，段懋堂曰：「軌非轍迹之名，毛傳本作「由軌以下爲軌」，此以車之高下言軌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兩輪之間爲軌」，^①此以車之廣狹言軌也。毛傳「以下」誤作「以上」，故以車軾前之軌解之。而《禮記·少儀》正義、《開成石經》竟作「濟盈不濡軌」。《釋文》「軌，舊龜美反」，是晉宋古

本皆作「軌」也。」又曰：「毛言「由軌以下」，則輿下之軌，軌也；軌下之軸，軌也；虛空之處未至於地，皆軌也。濡軌者，水濡輪間空虛之處，而至於軸，而至於軌，則必入輿矣。」王懷祖曰：「《釋文》：「軌，舊龜美反，謂車轆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轆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李成裕曰：「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轆頭者，《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並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祭兩軾祭軌，軌與軾於事同，今本「事」譌作「車」，據孔疏改正。謂轆

①「淮南子」，段氏《說文解字注》、《毛詩故訓傳定本》、《經韻樓集》均作「呂氏春秋」。

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軾是一事，故云：「軌與軾於事同，謂軾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徹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軾頭謂之軾，又謂之軌。軾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軾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西反，牡莫九反。此章「濡」、「鷺」、「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作「軾」，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軾頭之說為確。《集傳》讀「軌」為「九」音，是也。但訓「軌」為「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裕此說是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蓋傳文本作「由軾以下為軌」，車軸在軾之下，其兩端出轂外

者謂之軾頭，又謂之軌，故曰「由軾以下為軌」。「上」「下」字形相近，又因上章傳有「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之文，遂誤作「上」耳。鄭君不言其誤，則所見本尚未誤也。《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軾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諸人所見本並作「由軾以下為軌」，故有「車軾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始誤作「上」，故陸云「依傳意宜音犯」；而孔遂以「軌」為「軾」之譌，且以為軌是車轍，軾頭謂之軾，不謂之軌，《少儀》「軌范」之「軌」當為「軾」，其說與《禮記正義》自相矛盾。《唐石經》因之，改「軌」為「軾」，誤矣。或謂軾頭與車轍不宜同名，不知車中之物固有異事而同名者。《考工記》「軾崇三尺有三寸」注曰：「軾，轂末也。」又「去三以為軾」注曰：「鄭司農云：軾，小穿也。」又「去一以為軾圍」注

曰：「軹，騎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又《少儀》注云：「軌與軹於事同，謂轆頭也。」然則軹之植者、衡者謂之軹，轂末小穿謂之軹，轆頭亦謂之軹，轆頭謂之軌，車轍亦謂之軌，皆異事而同名也。《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亦謂轆頭爲軌也。」承珙案：馮氏《名物疏》曰：「羅中行云：『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驅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此謂轂末之軌也。』予謂『軌』『軹』二字，書者易混；式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達不知軹亦名軌，乃謂《少儀》字誤。朱子但取『軌』『牡』叶韻，而不知軌之爲軹，遂以車轍釋之。轍跡，特車行之見於地者，豈可濡乎？當從羅氏

爲長。」據此，是羅馮之說皆與李成裕同。毛傳云：「彌，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其下云：「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此謂水深必至濡軌，犯禮必至爲非，今濟既盈而不知其濡軌，猶之牡是求而不知其非偶矣。此承上章「深則厲」二句，更進一層：上祇言男女宜有禮義，此直言其犯禮不顧矣。但「濟盈有濡軌之道，雉鳴無求牡之理」二句，語意反正不同。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此以濡軌、求牡皆喻夫人爲是。《集傳》謂以濟盈興雉鳴，然後以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非也。

「旭日始旦」，《釋文》：「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今本《說文》作「讀若勛」。盧召弓曰：

「勛，從力，冒聲。知亦讀若好也。」《爾雅·釋訓》：「旭旭，蹻蹻，蹻也。」《釋文》：「旭旭，郭呼老反。」邢疏曰：「郭讀旭旭爲好好。」《小雅·巷伯》云：「驕人好好。」承珙案：「徐又音許袁反」者，《集韻》、《類篇》亦引徐邈讀許元切，是徐所見本不作「旭」。《易》「盱豫」，《釋文》：「盱，姚作盱，云日始出，引《詩》「盱日始旦」。」今考姚所引《詩》「盱」當作「盱」，从干，不从于。《說文》、《玉篇》皆無「盱」字。盱，《說文》雖訓「晚」，然《日部》又云：「睪，盱也。」《玉篇》：「睪，明也，盱也。」是「盱」有明義。故《爾雅·釋天》注言「氣皓盱」。《釋文》云：「盱，日光出也。」《文選·上林賦》「采色濇盱」，《景福殿賦》「皓皓盱盱，丹采煌煌」，皆取光明之義。「盱」从干，讀與「軒」同，「許袁反」正其音。是徐所見本亦必作「盱日始旦」，與姚氏同也。段注《說文》謂《集韻》、《類篇》

「許元切」，「元」乃「九」字之誤，今之音義又改「元」爲「袁」。使學者求其說，而斷不能得。如段說，必先以形近誤「九」爲「元」，後乃以聲近誤「元」爲「袁」。然《釋文》在《集韻》等之前已先有許袁反矣。段氏蓋未檢《易釋文》所引姚信注，故求其說而不得耳。

谷 風

《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呂記》引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此朱子初說也，其論甚正。至作《集傳》乃以爲未見化其上之意。朱氏《通義》曰：「民風善惡，何一不由上致之。王者陳詩，將以觀政。苟無關政化，焉取于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菹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承珙案：此傳以葑爲須，《爾雅》則云：「須，葑從。」《說文》又云：「葑，須從。」其實乃一物三名，古今方俗語異耳。「須」「從」爲雙聲，「葑」「從」爲疊韻。《說文》彙呼之曰須從，毛傳單呼之則曰須，猶《爾雅》彙呼之曰葑從，單呼之亦可曰從。《禮記正義》引陸《疏》云「葑亦謂之從」是也。《齊民要術》引《爾雅》舊注云：「江東呼爲蕪菁，或爲菰。」「菰」「須」聲相近。今考「菰」，本當作「松」，「松」即「從」之同聲假借。《禮記·學記》「待其從容」注云：「從，或爲松。」是其證。郭注《爾雅》「須，葑從」云：

「未詳。」《毛詩音義》「采葑」下引郭璞云：「今菰菜也。案江南有菰，江北有蔓菁。」此所引疑即景純《爾雅注》，傳寫脫去，誤以上文「龍，天蕭」注「未詳」二字移并於下。陸氏所見係未脫之本。邢作疏時，蓋郭注已脫漏，乃以毛傳訓「葑」爲「須」者屬之「須，菹蕪」。殊不知《詩》本言「葑」，毛故以「葑從」之「須」釋之。若「須，菹蕪」，並無「葑」名。邢知有傳，而不知有經，亦惑矣。《釋文》云：「葑，《字書》作蔓。」《玉篇》：「葑，蕪菁也。」「蔓，蕪菁苗也。」《齊民要術》引《字林》亦云：「蔓，蕪菁苗。」其實一物，亦方俗語異耳。《方言》云：「蕪菁，紫華者謂之蘆菹。」王氏《廣雅疏證》謂《名醫別錄》以蕪菁與蘆菹同條，蘆菹之白華者古亦名蕪菁，《方言》、《別錄》皆不誤。不知蘆菹雖或名蕪菁，而究不可以釋《詩》之「葑」。何也？采葑「無以

下體」，葑之美自在葉。蘆菔即今之蘿蔔，其美在根，與「無以下體」語不合也。蘇頌《本草圖經》云：「蔓菁四時俱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陳藏器云：「蕪菁，今并汾、河、朔間燒食其根，呼爲蕪根。」蔓菁根莖惟秋冬可食，故箋云「有美時有惡時」矣。

菲者，《爾雅·釋草》凡兩見。一云「菲，芴也」，郭注：「即土瓜也。」一云「菲，萑菜」，郭注：「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詩正義》曰：「陸璣云：『菲似菑，莖羸，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萑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萑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萑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菑而非菑，故云菑類也。「承珙

案：孫炎注《爾雅》以菲爲菑類，本之鄭箋。郭注以菲芴爲土瓜，本之《廣雅》。陸《疏》合二菲爲一，而不云名土瓜。郭所云「土瓜」乃《月令》之「王瓜」、《爾雅》之「鉤，睥姑」，非《詩》所謂「菲」也。據某氏、孫炎、陸璣之說，菲芴即菲、萑菜無疑。毛傳但訓「菲」爲「芴」，不及萑菜，正以其爲一物耳。據陸《疏》，萑菜烝鬻爲茹滑美，是其美亦在葉。箋以菲爲菑類，而陸《疏》云菑一名萑，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則其根或亦有美時耳，故詩人與葑並舉。《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季對晉文公，引此詩而曰：「君取節焉可也。」《坊記》鄭注云：「此詩故親今疏，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汝同死矣。」此雖不指夫婦，其爲節取之意則同。自程大昌云：「古人用牲，以上

體爲貴。蕪菁則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采葑者不棄下體。」此雖亦本《坊記》鄭注「君子不盡利於人，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然可以注《禮》而不可以釋《詩》。何氏《古義》因之，言「二物根爲美，詩人謂采葑采菲，得無以下體之故乎？」此解殊與詩意不合。至錢氏以爲下體莖葉近地，多黃腐，嚴《緝》同。此則凡菜皆然，詩人何獨言葑菲乎？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違，離也。」蓋謂有違者爲有離別之意。《釋文》引《韓詩》云：「違，很也。」《說文》云：「很，不聽從也。一曰行難也。」《韓詩》以「違」爲「很」，即「行難」之義。箋云：「違，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己不能如也。」毛、韓、鄭三說略同。至「薄送我畿」，箋云：「言君子與己決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

甚。」何氏《古義》曰：「此非真謂其夫之送之。言我既行矣，汝與我決別，即不敢望其遠，獨不可近相送而一至於畿乎。奈何其不一顧也。」《白虎通》云：「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正謂此也。「承琪案：何說於「不遠伊邇」之言更覺微婉。下文云「比予于毒」，又云「有洸有潰，既貽我肆」，其夫之相遇如此，豈復循送婦之禮。《白虎通義》引此詩爲送出婦之禮，以見其夫之不以禮送，此必本三家詩，似較箋義爲勝。

惠定宇曰：「《呂覽》：『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蹕之機。』高誘曰：『招，至也。蹕機，門內之位也。乘輦至于宮中遊翔，至于蹕機，故曰務以自佚也。』

①「至」，《四部叢刊》本《呂氏春秋·本生》無。

《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歷之謂。「畿」與「機」古字通。「承珙案：《說苑·政理》篇：「修近理內，正概機之禮，壹妃匹之際。」蔡邕《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云：「不出其機，化導宣暢。」此皆以「機」爲「畿」。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正義曰：「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別。」箋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謂今本「見謂」作「見渭」，從正義引改。濁。

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毛鄭皆以涇喻舊室，渭比新昏，但傳意以湜湜爲渭之清，以比新昏之美；箋謂湜湜爲持正，以比己之持正守初，則「其沚」指涇言之。經本作「止」，鄭則讀「止」爲「沚」。程氏謂涇濁而渭清，

今涇反以渭爲濁。嚴《緝》即用其說。《呂記》云：「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此皆與傳箋相反。《東萊遺集》又有說云：「既看得涇水濁，愈見得渭水湜湜然清潔可喜，此所以「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也。」此又以渭清比新昏，與《詩記》之說自相矛盾。然後說於傳箋有合，亦於經文較爲融貫也。

「不我能慍」，《釋文》云：「慍，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說文》：起也。王肅：養也。」據此，是今本傳云「慍，養也」乃王肅所改。正義云「徧檢諸本皆云「慍，養」，以孫毓引傳云「慍，興者」爲非，不知陸所見本即與孫同。且孫朋于王者，尚引傳爲「興」，可知古本必不作「養」矣。《毛鄭詩考正》曰：「《說文》「慍，起也」，引此詩。《小

雅·蓼莪》篇「拊我畜我」，箋亦訓爲「起」。起，如《晉語》「世相起也」之起，韋注云：「起，扶持也。」「不我能慙」蓋承上章「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言盡心力如此，而其夫乃不以爲能相扶持起家，反讎視之。《蓼莪》篇上言「鞠我」，既爲哺養，下言「育我」，又爲覆育。而「畜我」承「拊我」下。拊，撫摩也；畜，扶持也。「畜」亦當作「慙」，省文假借耳。承珙案：「慙」訓爲「興」，即謂興起家道。言不以我爲能興起家道，即下文所謂「既阻我德」也。「不我能慙」，似當作「不以我能慙」。《蜀石經》殘刻「不」下有「以」字。《後漢書·竇融傳》注引《詩》云：「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讎。」此「爲德」二字雖或有誤，然固可證「不」下有「以」字也。

《說文》：「慙，起也。」引《詩》「能不我

慙」。段注云：「許所據如此，與「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句法同。「能」讀爲「而」。」承珙案：《說文》所引詩，或以爲是《我行其野》篇「爾不我畜」之異文。然《呂記》引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慙」。此正與《說文》同，自是所據本異。但如段所言，以《說文》訓「慙」爲「起」者，與傳「慙，興也」義同，則經文「能不我慙」當解作「而不我起」，文義不順。或者傳「興」字如《爾雅》「廡，熙，興也」之「興」。鄭注《樂記》云：「興之言喜也，歆也。」孔疏引《爾雅》作：「歆，喜，興也。」《文選》潘安仁《關中詩》「如熙春陽」李善注引《爾雅》：「熙，興也。」《說文》：「興，悅也。」顏延年《和謝監靈運詩》「興玩究辭棲」注亦引《說文》「興，悅也。」是古本《說文》「興」下尚有「悅也」一訓。或毛傳訓「慙」爲「興」，乃喜悅之意，《詩》言「而不我悅，反以

我爲讎」，於義亦通。

「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蜀石經》「恐」下無「育」字。承珙案：傳云：「育，長。鞠，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案：「衆」當作「家」。正義釋經云「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即用箋語。上箋兩云「君子之家事」，可證。今十行本、相臺本、毛本皆作「衆」，誤。事難易無所辟。」傳云「育，長」者，「長」訓長養，謂昔時於長養之道恐至窮匱，故我與爾顛覆盡力於家事。下文「既生既育」，謂既遂其生，既得所長，「二育」字同義，故於「既育」無訓。《爾雅·釋詁》「育，長也」郭注：「育，養，亦爲長。」此正以「長」爲長養，與孟耆艾爲長老，正伯爲官長者別，如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畀、卜爲賜予之予。《爾雅》每有此例。箋以「昔育」之「育」爲幼稚，「既育」之「育」爲長老。正義曰：「以「育」得兩訓，故《釋言》爲

「稚」、《釋詁》爲「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今《爾雅·釋言》：「幼、鞠，穉也。」「鞠」與「育」同。承珙又案：箋云「昔育」者，對「既育」言之，於「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乃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鄭雖以「昔育」爲「稚」，「既育」爲「長」，與毛異，其於「昔育」句亦必無二「育」字。所云「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者，乃探下文「既育」言之，非因「恐」下有「育」字而訓以長老也。若經文作「恐育」，則箋當云「昔育，幼稚也。恐育，長老也」，然後云「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矣。此可見傳箋本皆當作「昔育恐鞠」四字爲句，《蜀石經》所據當不誤也。

翁氏《詩附記》曰：「顧氏炎武以「鞠」、「覆」、「育」、「毒」皆轉通「讎」「售」爲韻，蓋泥於第一句「惱」字轉音許求反。此作繭自縛也。愚謂此章後四句自爲韻，不必與首句相

叶。而「慥」「德」二句却未嘗不自爲韻，此即屋、職通用也。」承珙案：翁說非是。戚氏學標《毛詩證讀》曰：「《逸周書》『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讀「畜」如「鯢」。《夏小正》『鞠則見』，解者謂即「囑」，讀如呪。《書》古文『教育子』，「育」今作「胄」。《淮南子》『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毒」亦讀竇。若「覆」字，則今本兩讀。《封禪頌》：「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畜？」音讀與此相倣。自韻書與四聲界限判然，豈知古音口齒遠近，間有自然相就者，惟達者能知其通。」

「伊余來慥」，傳：「慥，息也。」段懋堂曰：「『慥』即『咽』之假借。《大雅》『民之攸慥』，正義引《爾雅·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慥』。」此當作「咽」。

蓋三家詩作「咽」，《毛詩》作「慥」。惠氏《古義》云：「慥，仰涂也。非休息之謂。正義以『慥』與『咽』爲古今字，未知何據。《釋詁》云：『憩、休、咽，息也。』《玉篇》云：『厯，息也。今爲憩。』『厯』與『慥』，字相似，毛公傳《詩》多據《爾雅》。《說文》無「憩」字，則《釋詁》「憩」字當依《玉篇》作「厯」。《谷風》「伊余來慥」及《大雅》「民之攸慥」皆從土，既或古字假借，以「慥」爲「厯」。承珙案：孔疏引某氏注《爾雅》引《詩》「民之攸咽」，是《詩》本有作「咽」者，則「慥」爲「咽」之假借無疑。惠氏雖據《玉篇》以「厯」爲古「憩」字，然《玉篇》「厯」下本不引《詩》，未可即以「厯」字爲《詩》「慥」字之假借。如《玉篇·心部》又云：「慥，息也。」此「慥」字，《說文》以爲古文「愛」字，而後人亦有以爲《詩》「慥」字者，皆誤。「伊余來慥」對「既貽我肄」，而言今遺我以勞

苦之事，不念昔者我初來之時，猶能以禮相待而安息我也。黃氏一正引《葛屨》毛傳「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故婦初來曰息。此亦足以發明經義。

式微

《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考黎侯本國自在漢上黨郡之黎亭。《說文·邑部》：「黎，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黎。」《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通典》：「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坂。後魏移壺關縣於此。」《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據此，是唐宋時

潞州之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但其故墟則實在黎亭。故王存《九域志》云潞州黎侯亭在黎侯嶺上。《左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杜注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此即「戡黎」之「黎」，亦即《詩》之黎國。若魏郡之黎陽，本屬衛地。《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又《瓠子河》注：「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縣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于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據酈注，蓋誤以黎陽爲黎侯國，黎縣爲黎侯寓衛之地。《漢書·地理志》黎縣屬東郡，爲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泥中在開州南，旄邱

在開州西。黎陽屬魏郡，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濬縣之西即開州之東。二者皆衛地，皆以黎侯寓此得名。《寰宇記》謂黎陽縣以黎侯寓衛居之得名，是也。不得以黎陽爲其本國，黎縣爲其寓居。至《元和郡縣志》：「黎邱在鄆城縣西四十五里，黎侯寓于衛，因以爲名。」鄆城縣今屬曹州府，爲漢東郡壽良縣地。此當別是一黎，非黎侯所寓之地也。

朱子《詩序辨說》引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之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劉氏瑾曰：「黎侯臣子有勸歸之辭，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再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爲赤狄所滅歟？此詩雖未見其必作於衛宣之時，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劉氏韶江《詩益》曰：「《衛·凱風》以下時世多闕，但此篇既次宣公詩《新臺》、《乘舟》

之前，云穆公時詩者，固非義也。」承珙案：變風終於陳靈。陳靈被弑在春秋魯宣公十年，晉滅赤狄在魯宣公十五年。當衛穆公時，去衛宣公之世已百餘年矣。惟在衛宣公時，桓文未興，故黎臣以救災恤鄰望之於衛。若在穆公時，則齊晉迭主夏盟，不當復以責衛矣。

詩中人名地名，毛公必有所受。傳以「中露」、「泥中」爲衛之二邑，李迂仲既誤以爲鄭氏，而又譏其無據。古地名豈皆有據乎？《黃氏日鈔》又云：「恐無一身處二邑之理。不知處之以二邑者，謂以二邑之所出贍恤之耳，豈必令其分身而處之乎？且春秋齊景爲昭公取鄆圍成，非二邑乎？此等皆拘墟之見也。《水經注》以泥中在濮陽，郡治則中露，當相去不遠。段氏懋堂云：「《泉水》之「襮」，《韓詩》作「坭」，當即泥中之地。《廣韻》：坭，地名。」承珙案：鄭注《士虞禮》

引《泉水》「飲餞于禰」，《釋文》云：「禰，劉本作泥。」是不獨《韓詩》作「坭」，且有竟作「泥」者，段說似爲有據。但其云：「當以「露」與「泥」爲邑名，「泥中」猶言「邑中」，「中露」猶「泥中」也，即中林、林中之例。從來連「中」字爲邑名者，非。」殊不知春秋時邑名上下連「中」字者，魯有中邱，晉有中牟，鄭有中分，晉又有平中，安見「中露」、「泥中」必不可連「中」字爲邑名乎？《路史·國名紀》：高辛氏後有中路。又《炎帝紀》：「潞子嬰兒，甲氏留吁姜路之餘，晉滅之。後有潞氏、路氏、中路氏。」據此，疑《詩》「中路」本國名，而以爲邑名者也。

旄 邱

《序》云：「《旄邱》，責衛伯也。」《詩序辨說》謂其見詩有「伯兮」二字，遂以爲責衛伯，誤矣。朱氏《通義》曰：「武王封康叔于衛，

本牧伯，故《康誥》稱「孟侯」。孟侯者，五侯之長也，非伯而何？《史記·衛世家》自頃公以前七世皆名伯。此可證矣。黎侯以狄難來告，正望其修先世連率之職，故《序》云責衛伯也。不應詆其誤。」承珙案：《史記》衛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孔氏《詩正義》因謂康叔之後爲時王所黜，頃侯故賂夷王而復之。此說本不足信，司馬貞索隱駁之極明。《詩序》之「衛伯」，自是方伯之伯。惟《序》云「衛伯」是責其君，《詩》稱「叔伯」則指衛之諸臣，所謂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辭也。豈得謂見《詩》有「伯兮」，遂以爲衛伯？作《序》者不應牽合如此也。至《序》云「責衛伯」者，是推本詩人之意，不必定《詩》詞所有。《三百篇》往往有此。毛傳專釋《詩》詞，故兩言大夫，但以「伯叔」指衛之諸臣，而並不及其君。《序》與傳

各明其義，仍兩不相悖耳。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邱。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姚氏《識名解》云：「誕與覃通，猶葛覃之覃。《書》『誕敷』亦作『覃敷』，是其明證。覃，延也。《詩》蓋曰：『旄邱之上有葛，其節何延蔓而長，雖前高後下之邱，猶遠相及。而我之伯叔同處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是何心也？』傳釋『誕』爲『闊』，於義無據。」承珙案：《詩》言葛者，多取延蔓之義。此傳以葛之連屬興諸侯憂患相及，取義自確。其訓「誕」爲「闊」，即「延」字引申之義。蔓愈長，則節愈闊，已有爲時甚久之意，故下傳云「日月以逝，而不我憂」。姚說謂訓「闊」無據，非是。至鄭箋云：「土氣緩則蔓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

疏廢也。」姚氏曰：「葛自有節，初生節密，後延蔓則愈長。此自然之理，非關土氣。鄭氏緣詩說物，於物情未必有當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傳：「必以有功德。」正義云：「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自己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辭。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自彼來。下云『必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案：此疏析義甚精。其實，「與」「以」二字本通。《漢書·劉向傳》注曰：「以，由也。」此「必有以」者，言「必有由」也。《廣雅》：「以，與也。」《江有汜》、《擊鼓》、《桑柔》箋並云：「以，猶與也。」然則「必有與也」與「必有以也」義當略同。《呂氏春秋·審應覽》：成公賈諫荆莊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云云，其下引《詩》

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此亦大概言其遲久之必有所爲耳。毛公所謂仁義功德者，殆即詩意而推言之，非截然「與」「以」二字分屬仁義、功德也。讀者宜善會之。《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西面再拜，祝曰：簋有以也。」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釋文》云：「以，依注音似。」案：鄭所據必三家詩有讀「以」爲「似」者，故此讀從之。必有似也者，謂所以久於衛者，其君臣必似有相恤之意故也。然曰「似」，則非真能相恤可知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傳所謂「大夫」者，明指衛之大夫。蒙戎喻亂，與《左傳》士蔦所言同。匪車，猶言彼車。古人「匪」「彼」通用：《桑扈》「彼交匪敖」，襄

二十七年《左傳》引作「匪交匪敖」，《漢書·五行志》引亦作「匪」；《采芣》「彼交匪舒」，《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舒」；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廣雅》亦云：「匪，彼也。」毛公直云彼車不來東耳，鄭箋始以「匪」爲「非」，言「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詞雖婉而義近迂。下文「靡所與同」，箋說亦不如傳之直截。「靡所與同」傳云：「無救患恤同也。」箋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

「流離之子」，傳雖未明言所指，然於「褻如充耳」傳云大夫「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則「之子」自指衛之諸臣。所謂始而愉樂，終以微弱，正謂衛臣不知救患恤同，苟且偷安，脣亡齒寒，終必及患，如鳥之少好不足恃耳。《稽古編》云：「衛不救黎，而狄患終及于衛。」

黎臣見微知著，故以流離喻之。夫子錄其詩，示戒深矣。」

自來說「流離」者，皆以爲梟，惟姚氏《識名解》云：以《爾雅》文義按之，「上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下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皆統論鳥獸情狀。故謂凡鳥之少美長醜者，俱呼爲鷓鴣耳。況上既釋梟鷂，此不當復贅，明甚。後人因黃鳥有「栗留」、「離留」之通，強以詩「流離」比例，且飾爲食母則醜之說，何其冤也。」承珙案：郭注《爾雅》但云「鷓鴣，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並未嘗指爲梟。陸璣《詩疏》則云「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且引張奐云「鷓鴣食母」。姚氏據《爾雅》上下文義，以鷓鴣爲凡鳥少美長醜者之通名，其解甚諦。惟不信《毛詩》之「流離」即鷓鴣，而仍用宋人「流離漂散」之說，殊不知

《詩》字本作「留離」，觀郭注引《詩》及《爾雅釋文》云「留離」，《詩》字如此者可見。今《詩》作「流」者，乃後人所改。《詩釋文》云「流音留」者，亦後人所改耳。《詩》字既不作「流」，則宋人自王介甫後，俱以「漂散」解「流離」者，真所謂郢書燕說矣。

「褒如充耳」，《稽古編》曰：「漢武帝《策賢良》云「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服虔注云：「褒然，盛服貌。」正祖此詩義。其云「多笑」者，康成之妄說耳。充耳即瑱，施于冕服，故爲盛飾。」承珙案：《漢書》注訓「褒」爲「盛服」，乃顏師古，非服虔。陳氏偶不檢察耳。《漢書·敘傳》又云：「樂安褒褒，古之文學。」顏注亦云：「褒褒，盛貌。」蓋「褒」本衣袂之名，从衣，从采，引申之爲盛飾，亦訓爲長。《生民》「實種實褒」，傳云「褒，長也」，箋云「枝葉長」是也。

簡 兮

《序》云：「《簡兮》，刺不用賢也。」姜氏《廣義》曰：「賢者仕于冷官，詩人作此以刺時君之不用，非賢者自作也。詩言『碩人』多矣，無自譽而曰『碩人』者。」何氏《古義》曰：「『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旁觀贊歎之辭，絕非自作之語。」朱氏《通義》曰：「朱子謂賢者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非也。既稱賢者，豈以輕世肆志爲心乎。魯仲連、東方朔之流，春秋時恐無此等人物。」

「方將萬舞」，傳：「以干羽爲萬舞。」箋云：「萬舞，干舞也。」何氏《古義》曰：「萬，《初學記》云：大舞也。所以名『萬』者，何休以爲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然《商頌》曰『萬舞有奕』，《夏小正》曰『丁亥，萬用人學』，《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人

學，初用萬」，則「萬」之稱，其來已久，或但取萬物得所之義耳。毛傳：「以干羽爲萬舞。」案：武舞名干舞，言干，則有戚矣。文舞爲羽舞，言羽，則有籥矣。或又以文舞爲籥舞。呂祖謙云：「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人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又《左》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壘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蓋謂萬舞之中有武舞焉，非專以萬舞爲武舞也。」承珙案：孔穎達

於隱五年《左傳》疏云：「萬是舞之大名。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宣八年疏云：「尋杜注意，直云「萬，舞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詩》疏則從《公羊》說，以萬爲干舞，籥爲羽舞。而所引《韓詩》說，「萬」以夷狄大鳥羽，則是萬亦兼羽舞矣。又所引《異義》、《公羊》說，亦云「樂萬舞以鴻羽」，尤自相牴牾。總之，舞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武舞，干戚，統名曰萬舞。萬爲盈數，義取衆多。《魯頌》「萬舞洋洋」傳云：「洋洋，衆多也。」《初學記》引《韓詩章句》曰：「萬，大舞也。」故知毛說不可易矣。或又疑萬兼文武二舞，而詩何以止言「執籥」「秉翟」？不知上言「公庭萬舞」，則干戚羽籥皆備可知；次章「籥翟」，單就祭末錫爵時言之。蓋凡舞，皆先武而後文。陳氏《禮書》曰：「《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

記》言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先《大武》而後《大夏》，漢樂先武德而後文始，唐樂先七德而後九功。」然則祭末正當文舞之時，故見其「執籥」、「秉翟」，而繼之以「公言錫爵」也。

《稽古編》云：「如毛說，則爲舞者三：方，四方之舞也；日中，教國子弟之舞也；公庭，宗廟之舞也。鄭以「方將」爲方且，缺四方一舞。說小異而俱通。」承珙案：傳雖爲舞有三，然四方及教國子弟非一時之事，但言其平時職業有此，而當日詩人所見則以在宗廟公庭者爲正。下文「公言錫爵」乃公庭祭末之事，傳引《祭統》文者，以經有「秉翟」，而《禮》所言韠、舄、翟、闔、寺者，翟即秉翟之輩，故云「樂吏之賤者也」。賢者失職，至以畀翟之禮施之，賤斯甚矣。胡氏紹曾

曰：「錫爵之禮，舊以公庭爲宗廟，故云祭末勞翟。」朱子不拘祭祀，故引「獻工」。《毛詩明辨》曰：「萬舞文武俱備，惟於大祭祀用之。燕禮恐無萬舞之事，終以從毛鄭爲妥。」

「執轡如組」，傳：「組，織組也。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惠氏《古義》曰：「《呂氏春秋·先己》篇曰：『《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大毛公與呂氏同時，蓋皆有所受之也。」承珙案：《淮南·繆稱訓》亦云：「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大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此亦與毛義同。《鄘風·干旄》傳云：「紕所以織組

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正義以「總紕」二語爲《家語》文。今《家語·好生》篇云：「《邶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案：四字宜衍。引《邶詩》，不引《鄘風》。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干旄》之忠告至矣哉！」觀此諸書所引，足知毛公傳義多本七十子之遺言，其來古矣。

「左手執籥」，傳：「籥六孔。」《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又《竹部》云：「籥，三孔龠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簫，小者謂之箛。」段注云：「《毛詩》傳曰「龠六孔」，許「龠」下當從毛，今作「三孔」者，爲淺人所亂。然於此可以正彼。此云「三孔龠」者，謂龠之三孔者，則名籥也。其大者蓋六孔矣。鄭注《笙師》、《少儀》、《明堂

位》皆云：「簫如笛，三孔。」鄭專爲籟耳。」承琪案：段說是也。趙注《孟子》、郭注《爾雅》、應氏《風俗通》皆同鄭注，以簫爲三孔，蓋皆舉其中者言之。若《廣雅》又云「籟七孔」，此則以籟有「笛」名，故單舉笛孔言之。《說文》：「笛，七孔簫也。羌笛三孔。」亦猶籟爲六孔，而籟別爲三孔籟耳。

「山有榛」，《稽古編》曰：「《說文》：

「榛，木也。从木，秦聲。」「栗，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鴈鴒》釋文云：「榛，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廣雅》云：「木叢生曰榛。」「栗，栗也。」皆以榛、栗爲兩植。今經傳概作「榛」，無復辨矣。案，此詩「山有榛」，《鄘》「樹之榛栗」，《曹》「其子在榛」，《小雅》「止于榛」，《大雅》「榛梣濟濟」，凡五見。以文義觀之，《鄘》之「榛」與「栗」並言，《曹》之「榛」上有「梅」、

下有「棘」，棘者小棗，皆果實，二「榛」其栗乎！「止于榛」，前二章爲「樊」與「棘」，毛云「榛所以爲藩也」，孔云棘榛皆「爲藩之物」，故此棘是棗音册。刺，非小棗，則「榛」亦非小栗也，其叢生之榛乎！餘二「榛」，經無明據，然陸《疏》謂「山有榛」與「樹之榛栗」，子皆味如栗。《周語》引《旱麓》詩「榛梣濟濟」，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則《邶》與《大雅》之「榛」，先儒皆以爲栗實也，字當作「栗」矣。」承琪案：陳說是也。「栗」「榛」二字本別，經傳則「榛」「栗」多溷爲一。《詩》有五「榛」，大抵多係「栗」字。《太平御覽》、《齊民要術》皆引《詩義疏》，云榛有兩種。其一種，子如杼子，味似栗者，既明指爲「山有榛」及「樹之榛栗」，此即《說文》「實如小栗」之「栗」。其一種形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代、上黨皆饒者，此即李時珍《本草》

所謂「實如櫟，上壯下銳，生青熟褐，殼厚而堅，仁白而圓，大如杏仁，亦有皮尖」，遼東軍行食之當糧者，今人尚名榛子。此非《詩》中所有。《鴈鴒》之「榛」，陳氏云：「曹在兗豫間，未必產遼果。」是也。《大雅》之「榛」與「栲」並言，《山海經·西山經》「下多榛栲」，郭注亦云「榛子似栗而小」，與韋昭同。至《青蠅》之「榛」，《說文》「榛」下一曰叢木也，今本作「一曰藪也」，誤，惟《一切經音義》所引不誤。陳氏云：「《詩》五言「榛」，爲果實者四，惟《小雅》之「榛」爲叢木。」可爲確詰。

「隰有苓」，傳：「下溼曰隰。苓，大苦。」《說文》「苦」下云：「大苦，苓也。」段注云：「見《邶風》、《唐風》毛傳。《爾雅·釋草》「苓」作「藹」，孫炎注云：「今甘草也。」按《說文》「甘」字解云甘草矣，倘甘草又名大苦又

名苓，則何以不類列而割分異處乎？且此云「大苦，苓也」，中隔百數十字又出「藹」篆，云「大苦也」，此「苓」必改爲「藹」而後畫一。即畫一之，又何以不類列也？考周時音韻，凡「令」聲皆在十二部，今之真臻先也；凡「霽」聲皆在十一部，今之庚耕清青也。《簡兮》「苓」與「榛」「人」韻，《采芣》「苓」與「顛」韻，倘改作「藹」，則爲合音而非本韻。然則《釋草》作「藹」，不若《毛詩》爲善。許君斷非於「苦」下襲《毛詩》、於「藹」下襲《爾雅》，劃分兩處，前後不相顧也。「藹」篆必淺人據《爾雅》妄增，而此「大苦，苓也」固不誤。然則「大苦」即卷耳歟？曰：非也。毛傳《爾雅》皆云：「卷耳，苓耳。」《說文》「苓」篆下必當云：「苓耳，卷耳也。」今本必淺人刪其「苓耳」字。卷耳自名苓耳，非名苓。凡合二字爲名者，不可刪其一字以同於他物。如單云

蘭，非芄蘭，單云葵，非薺葵是也。此「大苦」斷非苓耳，而「苦」篆「苓」篆不類廁，又其證也。然則「大苦」何物？曰：沈括《筆談》云：《爾雅》「藟，大苦」注云：「葉似荷，莖青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郭云甘艸，非也。」承珙案：郭注《爾雅》「藟，大苦」所云「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者，據《詩正義》，乃本之孫炎，其形狀正與《本草》黃藥相似。若甘草，則沈括又云，枝如槐，高五六尺，與孫說形狀不類。故知「大苦」非甘草。但「苓」與「藟」字本可通，故《毛詩》作「苓」，《爾雅》作「藟」。如零落之零，《禮記·王制》《月令》《草木零落》，《釋文》俱云「零，本又作苓」，《管子·宙合》、《漢書·敘傳》亦作「苓」，而《爾雅·釋詁》又作「藟，落也。」惟單言苓者，自非卷耳，而《說文》既有「大苦，苓」，即不必復有「藟，大苦」，

此皆當以段說爲是。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朱氏《通義》曰：「此詩極稱碩人才藝堪爲王臣，見衛之不用爲可刺，而因有思于西周之盛王。『西方美人』即《序》所謂『王者』。蓋言如此碩人，安得遇西周盛王而承事之邪。東萊曰：『詩歎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周然後有此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於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歎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說亦通。」承珙案：鄭箋以「西方美人」指周室賢者，「彼美人兮」指碩人，或疑首言「碩人」，末言「美人」，文義乖異。然毛於末二句傳云「乃宜在王室」，則亦以「彼美人兮」爲碩人。蓋周既東遷，詩有思西周之時有如

此人物，而因歎美衛之賢者可爲西周之人物。范氏《補義》曰：「前曰『碩人』，言其貌；後曰『美人』，言其才。固無嫌于一篇之中，人同而稱異也。」

泉 水

「泌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泌然流也。」《釋文》：「泌，《韓詩》作祕。《說文》作泌，云直視也。」段懋堂曰：「《說文》『泌』字注『讀若《詩》云『泌彼泉水』，不作『泌』字。」陸氏誤。又云：「《說文》『泌，俠流也』，爲正字；毛作『泌』，韓作『祕』，皆同部假借字。《衡門》『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正義曰：《邶風》有『泌彼泉水』，知泌爲泉水。《魏都賦》『溫泉泌涌而自浪』，劉淵林引《詩》『泌彼泉水』，善曰：『《說文》云『泌，水駛流也』，泌與泌同。』」承珙案：《呂記》引《釋文》

云：「泌，《說文》作泌。」是呂所見《釋文》本不誤，今本《釋文》乃後人妄改耳。

「變彼諸姬」，傳：「諸姬，同姓之女。」此正指姪娣而言。《左傳》成八年。所謂「諸侯嫁女，同姓媵之」者，是也。鄭箋乃以「諸姬」爲未嫁之女，謂「我且欲與之謀婦人之禮」。夫欲謀婦人之禮，當就傳母而問之，何爲與未嫁之女謀之乎？《集傳》既以「諸姬」爲姪娣，又謂姑姊即諸姬。考之諸書，從未有以姑姊爲媵者。襄二十一年《左傳》：「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此謂姑姊同嫁庶其，非以爲媵。昭二年，晏嬰請繼室于晉，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此言諸女之中，使其自擇，亦非以姑姊爲媵也。《日知錄》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是也。至云「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

故有諸姑伯姊之稱」。承珙案：《公羊》云：

莊十九年。「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娣從。」既曰「姪娣」，而其中乃有

姑姊，古人正名不應如此。此「姑姊」蓋其別

嫁或在室者，斷非首章之「諸姬」。箋云：

「甯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杜注《左傳》

云：「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

此正用箋義。范氏《補義》曰：「不言兄弟而

言姑姊，遠嫌也。」此亦足補鄭義之所未備。

盧召弓曰：「問」之爲言「問訊」也。問，遣也。諸姑、伯姊

在其父母國者也。故「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若偶然諮諏而謂必以其序，禮豈如是之譚譚拘拘者哉！

「聊與之謀」，傳：「聊，願也。」箋云：

「聊，且略之辭。」正義云鄭以「聊」爲「且」，與

毛異。承珙案：「聊」之本字爲「僂」。《說

文》：「僂，一曰且也。」「聊，耳鳴也。」是僂，

正字；聊，借字。經傳皆假借爲「聊」。「願」

與「且」，古義有相近者。古人讀「願」與「甯」

爲一聲之轉。《說文》：「甯，所願也。」「甯」

之爲「願」，亦聊且之意，如《左傳》引《夏書》

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論語》「與其奢

也，甯儉」之類。凡上言「與其」，下言「甯」

者，多係且略之意。故訓「聊」爲「願」，猶之

訓「聊」爲「且」耳。又「願」與「愁」亦一聲之

轉。《小雅·十月之交》「不愁遺一老」，《釋

文》引《小爾雅》：「愁，願也，強也，且也。」三

義略同。哀十六年《左傳》「不愁遺一老」，杜

注：「愁，且也。」王肅注《家語·終紀》篇同。應劭

注《漢書·五行志》曰：「愁，且辭也。」「愁」

爲「且」，亦爲「願」，故「聊」爲「願」，亦爲

「且」，其例正同。《晉語》伯宗妻謂伯宗曰：

「盍亟索士，愁庇州犂焉？」蓋言且庇州犂

也。《楚語》靈王謂白公子張曰：「不穀雖不

能用，吾愁寘之于耳。」言吾且寘之于耳也。

而韋昭注皆云：「愁，願也。」韋蓋猶知古訓「願」與「且」同意。此傳以「聊」爲「願」，箋以「聊」爲「且」，正所謂表明毛意者也。唐人作正義，已不能通此故訓矣。《鄭風·出其東門》「聊樂我員」，傳云：「願室家得相樂也。」亦以「聊」爲「願」。願得相樂者，言如雲之女非所思存，甯自樂其室家，猶云我甯爲我耳。箋云「且留樂我員」，亦非與毛異義。疏謂傳以「聊」爲「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箋訓「聊」爲「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亦誤認傳箋文義有異。《檜風·素冠》「聊與子同歸兮」，傳云：「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出宿于泚，飲餞于禰」，傳：「泚，地名。禰，地名。」箋云：「泚，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所適國郊也。」正義云：「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言，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箋云：「干言猶泚禰，未聞遠近同異。」承珙案：傳于「泚」「禰」但言地名，不著何國，獨於三章云「干，所適國郊」，似傳意本不以泚禰爲所適

國之地，特鄭箋爲此說耳。但傳於末章「須」「漕」明言衛邑，而「泚」「禰」不言者，豈以下文「女子有行」文義緊相承接，雖不言衛地，自可知邪？《呂記》、嚴《緝》皆以「泚」「禰」爲父母之國地名，「干」「言」爲適衛所經之地，於毛義爲近。泚禰既近衛都，則不得以臨邑之泚廟、冤句之大禰溝當之。若「干」「言」之下有「遄臻于衛」之語，自非衛地，亦不得以東郡之發干、衛國之竿城當之。惟《水經注》「泚水又東南逕干言山」，《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御覽》引李公緒《紀》「柏人縣有干山、言山」，蓋柏人與內邱連界。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北有干言山，延袤數十里，西連內邱縣界者，是也。末章「思須與漕」，《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漕』也。」案：須城在今滑縣東南，「漕」亦作「曹」，即白馬縣，亦在今

滑縣東。箋云須漕，「自衛而來所經邑」，則邢州之干言，其爲所適國之地歟？

「載脂載輦，還車言邁」，傳：「脂輦其車，以還我行也。」案：傳意蓋讀「還」爲「子之還兮」之「還」，彼傳云：「還，便捷之貌。」以還我行，謂以便捷我行也。正義解爲「還迴其車」，似非。傳意但釋「還」爲「便捷」，與下「遄臻」義複。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鵲巢》正義引鄭《箴膏肓》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此箋讀「還車」爲還反之還，似較傳義爲勝。

「不瑕有害」，陳氏《稽古編》曰：「『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也；王肅述之，以爲不遠禮義，稍迂。鄭訓『過』，言非有過差也；張氏釋之，以爲不大有害。則『遠』『過』二義俱可通，而文義亦明順。《集傳》訓

爲「何」，則當云不何有害，經文爲不辭矣。」承琪案：此及《二子乘舟》，傳雖皆以「瑕」爲「遐」之假借，而義各不同。此言遄臻于衛，不至遠而有害；《二子乘舟》則言二子之遠害。至《大雅·下武》「不遐有佐」傳云「遠夷來佐也」，此則謂不遐，遐也，猶「不顯，顯也」、「不盈，盈也」之例。《抑》「不遐有愆」，毛雖無傳，亦當謂遠有愆也。故箋云：「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此又與《國風》之「不瑕」異義，亦言各有當而已。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稽古編》曰：「《爾雅》：『水歸異、出同流，肥。』郭注引《泉水》毛傳釋之。劉熙推其故，以爲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惟犍爲舍人反是，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列子釋文》亦云：『水所出異爲肥。』與劉郭異意。如此，則《爾雅》『歸」

字成虛設，殆不然。而酈道元《水經注》以衛之肥泉實異出同歸，疑舍人之言爲是，云：「泉水有二源，皆出朝歌城北，右水南流東屈，左水東流南屈，合爲馬溝水，又東與美溝水合，又東南注於淇水爲肥泉，是異出同歸也。其援據似不謬矣。然源謂川谷流變，古今多有不同，河濟經流尚非禹績之故道，況其小者乎？酈所據者，元魏時之肥泉耳，未必《邶風》之舊也。舍人之說既不合《爾雅》文義，而毛鄭諸家之解當有師授，不可盡以爲非。」承珙案：酈注陰溝水云：「過水又東，左合北肥水。肥水出山桑縣西北澤藪，東南流，左右翼佩數源，異出同歸。」此亦用舍人之說。然其注肥水云：「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水。」則又用出同歸異爲「肥」之義。《唐文粹》載盧潘《合肥辨》曰：「肥水出

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逕合肥縣南，又東南入灤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於淮。二水皆曰肥。《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惟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合于一源，分而爲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此文足爲《爾雅》、毛傳之證。段懋堂曰：「肥之言飛也、非也。飛必兩張其翼，非者，違也，故以言自同而異。」

北門

「終宴且貧」，傳：「宴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正義曰：「宴謂無財可以備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承珙案：傳以宴、貧爲二事，正義分釋之，用對文則別之例。《說文》：「宴，無禮居也。」徐鍇曰：「阼階升降，

所以行禮。貧無禮，故先見於屋室。」此以其字从宀故耳。其實祇是貧者不能以貨財爲禮，故《曲禮》「主人辭以宴」即無財不能備禮之意。貧則更甚於宴，經文言「終言且」，自當從毛分二義也。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顧氏《詩本音》曰：「哉」「之」以語助爲韻，《詩》中亦或有之。李氏因篤曰：當以「爲」「何」爲韻。承珙案：爲，古音譌，《詩》凡七見，《易》一見，《楚辭》八見，並同此詩。末三句兩「哉」字既相爲韻，「爲」「何」又自爲韻。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正義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鴟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日知錄》曰：「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承珙

案：詩「王事」與「政事」分說，則明明以「王事」爲天子之事。況春秋之初，衛人從桓王伐鄭；桓五年，春秋之末，復爲敬王城成周，定元年。又從劉文公伐楚，定四年。安得云無王命之事乎？

「王事敦我」，傳：「敦，厚。」《釋文》引《韓詩》云：「敦，迫。」承珙案：「敦」與「督」一聲之轉。《廣雅》：「督，促也。」「督」又與「篤」通。「篤」有「厚」義而通於督促，故「敦」有「厚」義而亦可訓爲督促。《後漢書·韋彪傳》：「以禮敦勸」注云：「敦，猶逼也。」《班固傳》：「靡號師矢敦奮擣之容」注云：「敦猶迫逼也。」傳言「敦，厚」猶云「敦，篤」。《孟子》「使虞敦匠」亦言篤匠也。毛訓雖似迂回，其實與韓同意。箋云：「敦猶投擲也。」《淮南·兵略訓》：「敦六博，投高壺。」此以「敦」與「投」對，敦亦投也。敦六博者，言投瓊也。

此可爲箋義之證。

「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釋文》：「摧，或作催。」《說文》：「催，相擣也。从人，崔聲。」《詩》曰：「室人交徧催我。」是許本作「催」，與毛異字。承珙案：許於《手部》云：「擣，手椎也。椎，疑當作「推」。推與擣義亦相近，「擣」下云「推擣也」，是其證。段注「手椎」云：「以手爲椎而椎之。」非是。一曰築也。从手，曷聲。」「摧」下云：「擠也。从手，崔聲。一曰捫也。」《漢書》有捫馬官，《顏氏家訓》曰「此謂撞擣捫捫之」。蓋《人部》之「催」與《手部》之「摧」義本相近。毛本作「摧」，而訓爲「沮」，取沮壞之意。毛、許所據字雖異，而實則擣撞與沮壞義亦相因。《釋文》又引《韓詩》作「謹」，音千佳，子佳二反，云「就也」。就，疑「訖」字之誤。古「尤」「訖」字通。訖者，過也，怨也。此與鄭箋以摧爲刺譏之言者

相近。

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爾雅》：「北風謂之涼風。」《釋文》云：「本或作古「颺」字，同，力張反。」《說文》：「北風謂之颺。从風，涼省聲。」蓋《說文》所據《爾雅》本如是。今《爾雅》及《毛詩》乃假「涼」爲之耳。傳於《凱風》、《谷風》皆全用《爾雅》文，而此但云「寒涼之風」者，以經已明言北風也。雱者，籀文「旁」字。《說文》：「旁，溥也。籀文作雱。」雨雪有溥徧之意，故傳云「雱，盛貌」。《穆天子傳》注引作「雨雪其霧」。《廣韻·十遇》引同。其虛其邪，傳：「虛虛也。」箋云：「邪，讀如徐。」《釋文》：「邪音餘，又音徐，《爾雅》作徐。『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

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校勘記》云：「正義本當是「虛徐也」，與《釋文》「一本」同。標起止云「傳虛虛」，或合并經注正義時所改本也。」臧玉林曰：「案：作「虛徐也」是。蓋經言「虛邪」，中加「其」字以助句；毛作傳以連合之。「虛徐也」三字當一氣讀，言「其虛其邪」者，謂虛徐也。故箋申之以「邪讀如徐」。「孫叔然以「虛徐」訓「其虛其徐」者，取法乎毛鄭也。因思《大雅》「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毛以「作」字說經「作」字，以「祝詛」字說經「祝」字，兩「侯」字皆助句之辭，猶《北風》兩「其」字也。孔氏不察，乃云：「作，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是以「祝詛也」三字爲「作」字訓。不知此四字連

讀，猶《北風》傳三字連讀也。」段懋堂曰：「經文作「邪」，鄭始易「邪」爲「徐」。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虛，虛也」者，謂此邱虛字即空虛字也。古之訓詁有此一例。如《易大傳》「比者，比也」，「剥者，剥也」，「蒙者，蒙也」，《說文》亦云「已者，已也」，經傳不可枚舉。或疑毛傳內無此，因舉「要之襍之」傳曰：「要，襍。」毛公時安得有「襍」字？襍，本作「要」，謂此「要」非人要領之要，乃衣裳之要也，正與此「虛，虛也」一例。古者「虛」本訓邱虛，其義則空虛也。如《易》「蒙者，蒙也」，謂此「蒙」，草名之字，其義則訓蒙覆也。」承珙案：臧說是，段說非也。經作「虛邪」，傳總釋爲「虛徐」。蓋當時「虛徐」二字爲疊韻形容之語，人所易知，故毛謂經言「其虛其邪」者，猶虛徐也。但毛無破字之例，鄭恐人疑經「邪」字與傳「徐」字

異，故爲比方其音曰「邪讀如徐」，并用《爾雅》釋之，則更明白曉鬯矣。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注引《詩》作「其虛其徐」，固學《魯詩》者亦以「虛邪」爲「虛徐」。可知經師相承，音讀有自來矣。至曹注以「虛徐」爲「狐疑」，《管子·弟子職》注以「虛邪」爲「僞」，此皆從疊韻之字，因聲託義耳。釋《詩》則應從《爾雅》，以「虛徐」爲威儀容止者爲正。「虛徐」對下「既亟」言之，歐陽《本義》言「無暇寬徐，當亟去」，似得傳意。若如段說，毛但云「虛，虛也」，何以不爲「邪」字作訓？傳文雖簡，恐無此法。鄭司農注《考工記》引《弟子職》作「志無空邪」，可見「虛」與「空」同義易明，故毛但以「徐訓邪」，不復釋「虛」也。

「既亟只且」，正義云：「只且，語助也。」案：「只」與「且」，單言之亦爲語助，「只」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且」如「乃見狂

且」之類；連言之則爲「只且」，此詩「既亟只且」及《君子陽陽》「其樂只且」之類。王伯申《經傳釋詞》曰：「只，詞之『耳』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諸侯歸晉之德只』，杜注：『只，辭。非歸其尸盟也。』《晉語》曰：『文公學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咫，句。聞則多矣。』言吾但不能行耳，所聞則已多矣。」此皆以「只」爲「耳」。「咫」與「只」同。且者，毛於「乃見狂且」傳云：「且，辭也。」他如「狂童之狂也且」及此「只且」等，皆無傳，蓋皆以爲語辭。《文選·西京賦》「其樂只且」李善注：「且，辭也。」惟《載芟》「匪且有且」，傳乃云：「且，此也。」鄭於此箋云：「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於「其樂只且」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此而已。」於「狂童之狂也且」云：「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鄭意

似皆訓「且」爲「此」。但「只且」連文而訓爲「此」，於語不順，故不如以爲語辭。只且者，猶語助之「耳矣」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傳：「喈，疾貌。霏，甚貌。」何氏《古義》曰：「喈，通作偕，《說文》云：強也。」承珙案：《北山》「偕偕士子」傳云：「強壯貌。」強壯與捷疾義亦相成，然不如以「喈」通作「潛」。《說文》：「潛，水流潛潛也。」《鼓鐘》傳云：「潛潛，猶湯湯。」《漢書·溝洫志》集注云：「湯湯，疾貌。」水之狀可借爲風之狀，如瀏本流清貌，而王逸《楚辭》注云「瀏，風疾貌」是也。霏者，段氏云：「《說文》無「霏」字，古當作「非」。非，猶飛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案：傳箋本

自平易，歐陽《本義》以爲喻民之各呼其類；程子以爲狐赤烏黑，以其色而知其物，故觀其爲政而知暴虐之禍將及於人；朱子則以狐、烏爲不祥之物。夫烏稱孝鳥，未可謂之不祥。惟嚴《緝》以《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二句例之，則文義並同，不必於傳箋之外求別解矣。

靜女

《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稽古編》曰：「詩極稱女德，而《序》反言夫人無德，所言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橫渠、東萊皆從《序》說，《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爲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虞東學詩》曰：「《序》以「刺時」書者十有三篇，言男女者居大半焉。衍者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毛

鄭皆以女德貞靜爲說，引古女史彤管之法。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雖悅女美，義在彤管。」是古說與毛鄭合也。歐陽氏直例諸《溱洧》之類，而於彤管之明白可據者乃謂「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爲何物」，則不免於遁矣。總之，靜女不可謂淫，彤管不可比芍藥，則古說不可廢也。」承珙案：《三百篇序》凡有美刺而指其人其事以實之者，當時必有依據，斷非鑿空臆造。獨於《靜女》、《氓》、《伯兮》、《有狐》、《著》、《園有桃》、《十畝之間》、《杕杜》、《羔裘》、《鶉羽》、《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澤陂》十三篇但言「刺時」者，蓋在采詩時，第得諸里巷歌謠，已不能確指其爲何人何事之作，故序《詩》者但以「刺時」一語括之，亦不敢憑虛撰造，蓋其慎也。然《詩》中大義則經師授受相承，必有所自，故《序》者得以推演

其說耳。此詩思靜女，而《序》以爲刺時者，猶《東門之池》亦曰「刺時」而詩有「彼美淑姬」也。傳云：「靜，貞靜也。」《文選》《思立賦》、《高唐賦》。注並引《韓詩章句》曰：「靜，貞也。」天下有奔女而可目之爲貞者乎？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周禮·匠人》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是城隅者，最高之處。傳意蓋言其以禮待聘，自處甚高，故假城隅爲喻。箋說申之愈明。後儒誤以爲實，故疑「俟於城隅」非靜女之事，真所謂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者矣。《穎濱詩傳》曰：「衛君內無賢妃之助，故衛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既有美色又能待我以禮者，而進之於

君。思而不可得，是以踟躕而求之。城隅，言高而不可踰也。」此說最得傳箋之意。姚氏炳曰：「城隅而曰『俟』者，從其人想望之也，即『于歸秣馬』之意也。故下曰『愛而不見』也。」其說亦通。

黃實夫曰「俟我於城隅」如「俟我於堂乎而」，以待親迎之禮。戴氏《詩考正》曰：「城臺謂之城隅。『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此媵俟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冕而親迎，惟適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彤管者，女史書宮中之法度。『自牧歸荑』，言乎說舍近郊也。荑，亦以爲潔白之喻。美其管、美其荑，設言以欣慕其人耳。《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法者也。」承珙案：《韓詩外傳》曰：「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亂字從《說苑》補。化，是

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填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說苑·辨物》篇略同。據此，知漢儒說此詩者，已有婚姻之義。黃氏以爲如《著》之言「俟我」者，不爲無本。戴氏以爲學者罕聞城隅，詩遂失傳。不知媵至城下，何必定是城隅。必謂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言城隅以表入門之所，亦屬牽強，不如毛鄭喻高爲當。至《外傳》以是詩爲歌道義，則其非淫奔期會之作，決可知矣。

「愛而不見」，《說文》：「優，仿佛也。从人，愛聲。《詩》曰：『優而不見。』」《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亦作優。」《禮記·祭義》「優然必有見乎其位」，正義：「優，髣髴見

也。《釋文》：「優，微見。」段氏《詩小學》云：「《說文》又有『𨔵，蔽不見也』。《方言》『揜、𨔵，𨔵也』，郭注謂隱蔽也，《詩》曰：『𨔵而不見。』《禮記·祭義》疏引《詩》：『優而不見。』《離騷》：『衆𨔵然而蔽之。』𨔵而，猶𨔵然也。」今《詩》作「愛」，非古也。承珙案：《烝民》「愛莫助之」傳云：「愛，隱也。」與《爾雅·釋言》「𨔵，隱也」同訓，謂「愛」即「𨔵」之假借。而此不言者，毛自作愛悅之愛，與許異義。蓋所據本不同，不得謂作「愛」非古。傳云：「言志往而行止。」諸本皆作「行正」，惟《蜀石經》及相臺本作「止」。「志往」謂愛之，「行止」謂踟躕而不往見。箋云：「『志往』謂踟躕，『行止』謂愛之而不往見。」於傳意似未盡協。

「搔首踟躕」，《文選·琴賦》注引《韓詩章句》曰：「躊躇，猶躑躅也。」案：《文選》注凡七引此詩，如《琴賦》、《洞簫賦》、《思玄

賦》、《思舊賦》、何劭《贈張華詩》、左思《招隱詩》等注皆作「躊躇」，惟《鸚鵡賦》注引同毛作「踟躕」，此後人據《毛詩》誤改耳。《說文》作「峙蹠」，《足部》云：「蹠者，峙蹠不前也。」此與《毛詩》「踟躕」字聲相近。《心部》曰「憲箸」，則與《韓詩》「躊躇」音相近。又《足部》曰「躑躅」，即《章句》之「躑躅」也。皆雙聲疊韻而義略同。

「貽我彤管」，《稽古編》曰：「彤管，毛傳以爲女史記事所執，而宋儒疑之。李氏謂箴有管，樂器亦有管。《解頤》、《新語》亦謂筆始於秦，古以刀爲筆，不用豪毛，安得有管？此皆謬說。夫筆之由來古矣。《曲禮》云「史載筆」，《莊子·田子方》篇云「宋元君將畫圖，衆史錫筆和墨」，《太公陰謀》載武王《筆銘》云「豪毛茂茂」，此皆三代文典也，已著有筆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用刀而不

用豪毛乎？董仲舒《答牛亨問》曰「蒙恬所造即秦筆耳」。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夫有筆之理與書俱生，具《尚書中候》云「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尚矣。案仲舒《答牛亨問》，漢短書名也。張華《博物記》、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去古未遠，所聞必有據。又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之論「彤管」與《詁訓傳》相合，不足為確證乎？」承珙案：三代典記言筆者，尚有《國語》魯里革曰「臣以死奮筆」、晉董安于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士茁曰「臣以秉筆事君」皆是，他若《管子·霸形》篇「桓公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晏子春秋》「擁札摻筆」、《說苑·指武》篇曰王滿生曰「藉筆牘書之」、《韓詩外傳》周舍曰「臣以為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新序·雜事一》同。秦以

前言筆者多矣。《說文》云「楚謂之筆」，^①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或因此遂誤筆始於秦耳。至王介甫以彤管為樂管，徐安道注則謂是笙簫之屬，姚寬《西溪叢語》已駁之。馮鑑《事始》謂筆始蒙恬，史繩祖《學齋佔畢》亦力辨其非。張氏次仲《詩記》引豐南嶠云：「子張書諸紳，必不以刀。」亦為確證。歐陽《本義》云：「彤管自媒，何名「靜女」？」此亦以文害辭之過。傳明言「能遺我以古人之法」，蓋謂人君得此靜女，能循彤管之法度以事其君，即不啻貽我以彤管。故下文即承此而言之曰：我思彤管之有煒，是以悅懌于女美也。宋儒說此詩者，惟《穎濱詩傳》最得毛意。其說「彤管有煒」云：「樂其有法而後悅其美也。」蓋傳於首章

①「筆」，依《說文》，當作「聿」。

云「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法度」謂彤管，「可說」謂說懌，乃探下文豫言之。末章傳云：「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文義自相承一貫耳。

新臺

《序》云：「《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姜氏《廣義》曰：「宣公納子之妻，無復人理。所貴乎刺者，欲其君之感悟也。此何足以感悟而刺之？蓋此詩之作，新臺既成，齊女未至，猶意爲伋妻者，守從一之義，不至於從公之欲也。《序》云「要之」者，以前此未嘗言自娶，於是作新臺使齊女登之，道達其意。然則齊女之來，何嘗知爲宣婦哉。故言燕婉之求，而忽得此醜惡之人也。」《詩瀋》曰：「衛，弱國也。齊能殺哀姜之淫，何

甘心受恥于衛？且國君之嫁女，送必以卿，宣何敢明目張胆要姜于中路？且既欲奪之，又何必作臺於河上，使兩國之人耳而目之而自揚其醜乎？考《傳》：「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以理推之，當是先爲伋求娶於齊，六禮未行，公聞其美，乃自求爲夫人。宣姜未必即是齊君女，故齊人以之許其父，而公往娶之。新臺之作，所以說宣姜，而國人惡之，故曰「要之」而作是詩耳。」承珙案：宣公不父，《左傳》雖具其事，而曲折未明，得此詩及《序》，然後情事畢露。姜氏、范氏之說，雖想當然，固自有理。

「新臺有泚」，《水經注》：「鄆城北岸有新臺。」《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汪氏《詩學女爲》曰：「鄆城在今濮州，觀城縣屬濮州；黃

縣在今東昌府冠縣，春秋時晉邑，《通典》之說非也。濮爲衛地，觀城在濮州西北八十餘里，而《水經注》云「鄆城北岸」，則地當在鄆觀之間。明正統時，鄆城爲河所圯，新臺故跡今不可考。」承珙案：觀城縣有臨黃城，以縣南黃溝得名，冠縣有黃城，亦以黃溝爲名。但觀城爲漢之畔，觀本衛地，冠則春秋時之冠氏，乃晉地。《通典》自以地相近誤耳。

「河水瀾瀾」，《漢書·地理志》引《邶風》「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承珙案：《玉篇》：「瀾，莫爾、奴禮二切，深也，盛也。洋，亡爾切，亦瀾字。」《集韻》：「瀾，或作洋。」《類篇》亦同。《漢書》所引當作「洋洋」，即此「河水瀾瀾」之異也。小顏誤認爲「洋」，故謂《邶詩》無此句耳。王懷祖曰：「下文引《衛詩》『河水洋洋』，則此『洋洋』爲『洋洋』之譌，明

矣。」次章「新臺有洒，河水浼浼」，《釋文》云：「洒，《韓詩》作灌，云鮮貌。浼浼，《韓詩》作泥泥，音尾，云盛貌。」段懋堂曰：「此必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瀾瀾」之異文。灌、泥與泚、瀾同部，與洒、浼不同部。毛傳：「泚，鮮明貌。」《韓詩》：「灌，鮮貌。」毛傳：「瀾瀾，盛貌。」《韓詩》：「泥泥，盛貌。」陸氏屬之二章，誤也。」承珙案：黃氏佐《詩經通解》於首章下云：「泚，《釋文》作灌。瀾，《釋文》作泥。」此所據《釋文》，正如段說。是今本係傳寫者誤屬二章，非陸氏之誤。然《呂氏讀詩記》、王氏《詩考》所引《釋文》皆同今本，不知黃泰泉何以得此。

「燕婉之求」，《說文》：「睽，目相戲也。从目，晏聲。《詩》曰：「睽婉之求。」」段氏曰：「毛傳云：「燕，安也。婉，順也。」許所據作「睽」。豈毛謂「睽」爲「晏」之假借，後人

轉寫改爲「燕」與？抑三家詩有作「𦵏」者與？「承珙案：《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韓詩》「嫵婉之求」，《說文》「嫵」下則云「女字也」。又「婉」下云「宴婉也」。古「宛」「冤」字通，宴婉亦即燕婉。然《說文》於《女部》字皆不引《詩》，《日部》所引當是《齊》《魯》詩。《毛詩》自作「燕婉」，其訓「燕」爲「安」，蓋謂「燕」爲「宴」之假借。《文選》注又兩引《毛詩》作「嫵婉」者，劉越石《答盧諶詩》、蘇子卿詩。自因本文作「嫵婉」而就其字，未必毛與韓同也。

「籛條不鮮」，鮮，毛傳無訓，《釋文》引王肅云：「少也。」鄭箋改訓「善」。戴氏《詩考正》云：「鮮，讀如《史記》『數見不鮮』之「鮮」。《詩序廣義》云：「昭五年《左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爲鮮。』與次章「不殄」意同。不鮮、不殄，猶言須臾無死，尸

居餘氣耳。」承珙案：姜說是也。次章「不殄」傳云：「殄，絕也。」《爾雅》訓同。《瞻卬》傳又云：「殄，盡也。」《說文》訓同。《易·繫辭》傳「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引師說云：「鮮，盡也。」是「鮮」與「殄」同義。張湛《列子》注亦云：「人不以壽死曰鮮。」毛訓「殄」爲「絕」，而「鮮」不言者，意在當時「鮮」之爲盡人所共知，不煩故訓歟？《論衡》云：「殄者，死之比也。」《潁濱詩傳》云：「不殄，猶言病而不死者也。」其實「不鮮」、「不殄」皆言胡不遄死也，蓋深惡之之辭。王肅雖名述毛，每不能得毛意，此以「鮮」爲「少」，不知作何解。而正義衍之，云：「得行籛條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殊不成文義。何氏《古義》云：「一說『方將燕婉是求，豈意世固不乏籛條者哉』。許氏《詩深》曰：『齊女自有燕婉之求，若籛條之人，世不鮮少也，世

不殄絕也。」此並用王肅義耳。

戴氏《詩考正》曰：「《方言》：『簞，或謂之簞，其羸者謂之簞條。』蓋粗竹席之用以爲困者。《晉語》：『簞條不可使俯。』其疾似之，故名。《爾雅》：『簞條，口柔也。』柔者，媚也。以言媚人者，常仰觀顏色，病若簞條之不能俯，故又爲口柔之名。」段氏云：「不可使俯者，此謂捲簞條而豎之，不可使俯耳。」承珙案：《說文》：「簞條，粗竹席也。」與《方言》同。《爾雅》：「出隧，蓬蔬。」郭注：「蓬蔬似土菌，生菰草中。」《類篇》作「蓬蔭」，云「菰根大菌」。蓋蓬蔭與竹簞之簞條音同，亦以其輪困擁腫名之。《說文》：「先龜」云「其行先先」者，先即菌先，亦取其樸地椎鈍之狀。可知簞條、戚施雖分別不能俯仰，其爲擁腫輪困則一也。

「新臺有洒」，傳：「洒，高峻也。」段氏

云：「《爾雅》：『望厓洒而高岸』，高謂其頂，洒謂其身峭直。又『夷上洒下不脣』，夷上者，其頂平不高出也；洒下亦謂身斗峭也。《說文》：『峻，峭也。』『峭，峻也。』峻同陵，洒即陵之假借字。凡言陵峭，皆謂斗直不可上。」承珙案：《王風·葛藟》疏引李巡、孫炎，俱以洒下爲陷下，惟郭注《爾雅》訓洒爲深。以毛傳高峻義核之，則李孫是也。

「河水浼浼」，傳：「浼浼，平地也。」段云：「《吳都賦》：『清流亹亹』李善注引《韓詩》：『亹亹，水流進貌。』不言何篇之注。今按：必此章「浼浼」之異文也。古音洒讀如「洗」，亹讀如「門」，殄讀如「珍」。承珙案：《說文》：「潤，水流浼浼兒。从水，閔聲。」又：「浼，汙也。从水，免聲。《詩》曰：『河水浼浼。』」蓋浼本訓汙，《毛詩》作「浼浼」者，乃「潤潤」之假借。許从毛，故於「浼」下引

《詩》。《文選》注引《韓詩》作「𪚩𪚩」者，又「潤潤」之異文也。傳云「浼浼，平地」者，謂水極盛則與地平矣。正義云：「河在平地，而波流盛。」非也。

「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說文》：「𪚩」下云：「先𪚩，詹諸也。其名詹諸，其皮𪚩𪚩，其行先先。从𪚩，先，先亦聲。𪚩，𪚩或从𪚩。」又「𪚩」下云：「𪚩𪚩，詹諸也。《詩》曰：『得此𪚩𪚩。』言其行𪚩𪚩。从𪚩，爾聲。」戴氏《考正》曰：「《說文》引《詩》『得此𪚩𪚩』，𪚩，七宿切；𪚩，式支切。又名𪚩𪚩，𪚩，力竹切。《說文》誤并『𪚩』與『𪚩』爲一字，並讀七宿切。『𪚩』下當云『𪚩𪚩，詹諸也。』其皮𪚩𪚩當作『𪚩𪚩』。『其行先先』當作『𪚩𪚩』。𪚩𪚩之𪚩，《說文》但用先聲，《爾雅》轉寫作『𪚩』。《釋文》：『𪚩，起據反。𪚩，音秋。』並非也。」承珙案：《說文》

「𪚩」爲「𪚩」之別體，「𪚩」「𪚩」同字。《爾雅》既誤「𪚩」爲「𪚩」，又以「𪚩𪚩」連文，自是轉寫致譌。戴氏謂《說文》「先𪚩」當作「𪚩𪚩」，亦誤。「先𪚩」之先，音力竹反，𪚩音七宿反。「先𪚩，詹諸」，猶《虫部》之「𪚩𪚩，詹諸也」。其行先先者，先本土菌，取其樸地輪困之狀。「𪚩」「𪚩」二篆相連，「𪚩」或作「𪚩」，故「𪚩」下即承之曰「𪚩𪚩，詹諸也」。𪚩𪚩，猶𪚩𪚩矣。總之，一物四名，曰𪚩𪚩，曰先𪚩，曰𪚩𪚩，曰詹諸，無所謂𪚩𪚩也。《御覽》引《薛君章句》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是《韓詩》亦作「戚施」，即以詩言「戚施」者爲詹諸，「戚」乃「𪚩」之借字。《文子·上德》篇「蟾蜍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淮南·說林訓》作「鼓造辟兵」。「造」亦與「戚」聲相近，《說文》：「𪚩从穴，𪚩省聲。或不省，作𪚩。《周禮》故書以𪚩爲造。」

「施」則「蠶」之借字。《淮南·脩務訓》「蟾蜍捕蚤」，高誘注：「蟾蜍，蟹也。」字又作「蟹」。或謂若作「戚施」，不當訓蟾蜍，非也。

翁氏《詩附記》曰：「簾篠、戚施皆惡疾之名，故詩人以指衛宣也。至《爾雅》「口柔」、「面柔」、「體柔」之解，乃因三語同訓而比類之耳。豈其刺衛宣者必肖貌而爲辭邪？若《國語》云「不可使俯」、「不可使仰」，又推而言之，所謂言各有當也。歐陽子乃以一身不能兼二事疑之，不亦迂乎？」承珙

案：簾篠、戚施，物名是其本義。蓋簾篠之簾，羸惡堅強而難於屈曲；戚施之蟲，蹢躅匍匐而不能高仰。因而人之病偃者，有似於簾篠；病偃者，有似於戚施，故以目之。因而口柔者似病偃，面柔者似病偃，故又以目之。此詩以刺宣公，自是取惡疾爲喻。《潁濱詩傳》從毛說，謂此二者，天下惡疾，詩人

之言所以深惡宣公。李迂仲極取其說。鄭箋用《爾雅》，訓爲口柔、面柔之狀，正如《雄雉》以「鼓翼泄泄」喻宣公振衣奮迅，志在婦人。其說亦通。歐陽《本義》乃謂宣公作臺，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皆仰面視之，既而惡之，或俯面不欲視之。此成何文理邪。王介甫又謂簾篠不能俯，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下；戚施不能仰，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上。亦於詩意不切。

二子乘舟

《虞東學詩》曰：「《容齋五筆》謂宣公在位十九年而卒，姑以即位之初便成烝亂，次年即生伋子，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又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爲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陸儼山嘗舉以問穆伯潛。

伯潛以爲宣公上烝當在未即位之前。儼山以爲其父尚在，不應認爲己子。按：《史記》：衛莊公卒後十六年，而後桓公被弑，迎

其弟晉于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嗣爲諸侯，去父亡十有六年矣。其生伋子，豈得謂父在時邪。惜伯潛不能舉此折之。或謂宣未爲君，其兄桓公固在，肯任其烝庶母生兒，而居然以爲己子邪。愚謂桓公爲世子時，親見州吁之驕縱，久思爲紆臂之舉，乃即位後尚容之十六年，聽其與叔段爲伍，釀成禍端而身受之：闇弱如此，安能防閑其庶母及弟也。後公子頑之事，亦當惠公在位時。可以破疑矣。」承珙案：衛宣之立在魯隱公四年，其卒在魯桓公十二年。公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傳》云：「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注云：「蓋年十五六。」正義謂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新臺之作當在即位之初年，烝

夷姜而生伋子自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左傳》於此事原委分明，無不可信，諸儒皆疑其所不必疑者也。

毛西河曰：「莘在河西，齊在河東。以《左傳》「西至於河」一語證之，盜殺二子於莘，未嘗渡河，無乘舟事。疑是詩非爲二子作。」又云：「莘、新聲近。《漢志》：東郡陽平有莘亭。杜預、酈道元無不曰衛之新臺即衛殺子伋之地。蓋「莘」即「新」也。」汪氏梧鳳曰：「衛宣時，猶都商之朝歌，即今濬縣。自衛都達莘，未嘗不取道于河，豈必入齊乃渡河邪。況詩又未明言渡河。若肥、若淇，何不可舟者，奚以明其渡之必河邪？」承珙案：毛西河謂莘爲衛東地而在河西，是也。其云《漢志》、《水經注》皆言莘即新臺，則誤。《郡國志》「陽平侯國有莘亭」劉昭注云：「杜預注《傳》曰，衛作新臺在縣北，衛殺公子伋

之地，故曰「待諸莘」。考桓十六年《左傳》杜注但云「陽平縣西北有莘亭」，無「新臺在縣北」語，此劉昭誤也。《水經·漯水注》云：「漯水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險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子於宿齡，詩人乘舟，誠可悲也。」此所云「新臺」者，不過因其事而及之，非謂新臺即莘。西河據此二文以為證，誤矣。且《傳》云：「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明是借喻之語。毛公豈不知二子皆死於陸，並非舟中，又後先繼往亦非同舟而濟邪？若《新序》謂壽母謀沈伋於河，壽知之而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其傅母閱之而作是詩，安知其不即因是詩而附會為此說邪？

「汎汎其景」，《經義述聞》曰：「景，讀如

憬。《魯頌·泮水》篇「憬彼淮夷」，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士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憬」，是「憬」「景」古字通。」承珙案：傳云：「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毛以迅疾不礙釋「景」字，礙者，止也，並不以為景響之景。《釋文》乃云「景，或音影」。正義則云「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是直以景為影，礙為挂礙之義。皆誤。

「願言思子」，傳：「願，每也。」段懋堂曰：「此「每」如《春秋外傳》「懷私為每懷」、賈誼賦「品庶每生」之每。《毛詩》「願」字首見於《終風》「願言則寔」而無傳，則毛意謂與今人語同耳。《釋詁》曰：「願，思也。」《方言》曰：「願，欲思也。」《邶風》鄭箋曰：「願，念也。」皆與今語合。《說文·亏部》曰：「寧，願習也。」《用部》曰：「甯，所願也。」《心

部》曰：「慙，肯也。」凡言「願」者，蓋「寧」「甯」「慙」三字語聲之轉。自《詩》所用已如是，而《二子乘舟》語意尤深，故傳別言之，非有異也。」承珙案：《衛風》「願言思伯」，正義云：「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爲每。」「甘心首疾」傳云：「甘，厭也。」正義曰：「謂思之不已，至厭足於心。」觀於「甘」之爲「厭」，而「願」爲「每」之義乃益明。孔疏但以「每有所言」解之，淺矣。

「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朱氏《通義》曰：「『不瑕有害』與《泉水》語同意別。《泉水》是害於義，此詩是害其身。過爲疑辭者，不忍斥言其死也。」《陸堂詩學》曰：「毛傳於《泉水》但訓『瑕』爲『遠』，而此乃云『不遠害』。《泉水》當曰不以遠而有害也，此則曰不以遠而有害乎。」黃氏文煥曰：「《泉水》明知於義不可往，而聊與之謀，非真

欲歸甯也，此明知其身已被禍，而有不忍言，非直爲君諱也。」承珙案：三說皆微婉得詩意。《唐石經》初刻作「遐」，因傳義而改經字。其實經字祇當作「瑕」，傳意「瑕」爲「遐」借，故訓「遠」；箋則用「瑕」字本義訓「過」。

《泉水》與此並同。

毛詩後箋卷三終

毛詩後箋卷四

涇 胡承珙

鄘

柏舟

《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史記》謂衛武公和殺共伯而自立，《索隱》力辨其誣。後之說詩者，《呂記》、《嚴緝》及李氏《集解》皆從其說。姜氏《廣義》曰：「此正當宣王之世，宣王能討魯伯御，豈容武公之弑君篡國。今即以詩考之，曰『髡彼兩髦』，知共伯之卒，在釐

侯未薨之前。《序》曰共世子，知未立爲君也。《史》遷之說誣矣。」《虞東學詩》曰：「《序》言共姜自誓，而下稱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云云，《索隱》據之以正子長之失。《序》不獨有功於經，抑且有補於史。」范氏《詩瀋》曰：「共伯長於武公，其死時必年近五十，何云『蚤死』。共姜年必相仿，非少女也，父母何尚欲奪而嫁之。髦者，垂髮至眉，被於兩旁，幼小之飾。若父母見在，雖長不去，唯拂而扱之冠纓。《內則》云『子事父母，拂髦冠纓』是也。至父母死，乃脫其髦。《喪大記》云『小斂脫髦』是也。當共伯之死，釐公已葬，何得仍以『兩髦』稱之。此皆誤也。竊意共伯立爲世子，早已身死，武公是以嗣爲天子。共姜無倚，大歸於齊。其母欲奪其志。故指共伯之兩髦以自矢。是時釐

公尚在，故曰「髧彼兩髦」也。」姜氏《廣義》又曰：「郝氏、鄒氏、張氏皆以共姜爲室女，蓋以「髧彼兩髦」一語也。疏據《內則》「櫛、纒、笄、總、拂髦、冠、綏、纓」，謂既髦乃加冠。夫冠則冠加髦上，安得見髦。詩舉兩髦，知共伯未冠。禮，冠而後娶。知共伯之未娶，而姜爲室女也。然兩髦之制，康成未詳，而毛公云「髮至眉」，安知非加冠而兩髦之末垂於眉，冠不得掩乎。以是決其未冠，所不敢矣。」何氏《古義》亦云：「郝鄒皆以兩髦爲童子之飾，即「總角丱兮」是也。然詩言兩髦，不言總角，意即所謂拂髦而韜之冠內者。況父喪脫左，母喪脫右，古有明文，誰謂兩髦不可以言既冠乎。」承珙案：《甫田》「總角丱兮」，傳云：「總角，聚兩髦也。」正義云：「言總聚其髦以爲兩角。」郝鄒之說，固自可通。但《內則》於子事父母及男女未冠笄者，皆云

「拂髦」，則兩髦之有無祇分親在親沒，實不分已冠未冠。惟據《序》「世子蚤死」一語爲斷，則《史記》之說自不可信耳。

「髧彼兩髦」，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正義引《既夕禮》、《內則》鄭注皆止云髦象幼時鬢，其制未聞。項安世云：「以髮作僞髧，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髧，橫繫額上是也。」承珙案：傳言髦，髮至眉，是實知其形象。而鄭注三禮已云「其制未聞」，可見毛公時書，康成已有不能盡見者矣。惟據《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著之。」曰「脫」曰「著」，自是假他髮爲之。故此傳云：「子事父母之飾。」鄭注《既夕禮》云：「長大猶爲之飾。」是也。

《說文》：「髧，髮至眉也。从髧，敝聲。」

《詩》曰：「紉彼兩髦」。髦，髥或省。漢令有髥長。《詩釋文》云：「髦，《說文》作髥。」承琪案：《說文》「髮至眉」之訓正用毛傳，即引《詩》云云。其下乃言省畫之髥，而證以漢之髥長。是許以「髥」「髥」字同而義異。其所據《詩》本，並不作「髥」。《呂記》引《釋文》云：「髦，《韓詩》作髥。」蓋韓以髥爲髥，《釋文》所引當是《韓詩》，今本誤作《說文》。然王氏《詩考》輯《韓詩》不及此字，則所見《釋文》已同今本矣。

「實維我儀」，傳：「儀，匹也。」何氏《古義》曰：「毛傳、《爾雅》皆訓儀爲匹。《書》「鳳皇來儀」，注以爲相乘匹。《國語》「丹朱馮身以儀之」，亦謂馮依其身而匹偶之。」

「實維我特」，傳：「特，匹也。」《稽古編》曰：「毛以特爲匹。朱子謂特爲孤獨之義，而得爲匹者，古人多反語。故《小雅》「新特」

亦用此詩毛義釋之。然毛傳以「新特」爲外婚，鄭申之爲特來無併之女，與匹義反矣。案：我特，《韓詩》作「我直」，云：「相當值也。」兩家字異而義同。意毛傳《詩》時，字亦作「直」乎？不然，則師授如此也。不得爲《小雅》「新特」例矣。惠氏棟曰：「特，猶植也。《繁陽令楊君碑》以特爲植。故《韓詩》作「直」。承琪案：「特」本牛父之稱，通言之則羊豕及馬皆有「特」名。《周禮·校人》「凡馬特居四之一」，鄭衆注云：「三牝一牡也。」《生民》傳云：「牝，牡羊也。」《衆經音義》引《三倉》云：「牝，特羊也。」《爾雅》：「豕生三縱二師一特。」是凡畜之牡者皆可謂之特。反言之，則孤特者必有偶，故又爲匹偶之稱。至因其獨立之意，則爲雄俊之稱，《黃鳥》「百夫之特」傳云「乃特百夫之德」是也。又單獨之意，男女皆可通，故《小雅》「求爾新特」，傳

箋以爲外婚無併之女也。凡一義之反覆引申者如此，但其施之各有當耳。

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傳：「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此於取興之意本無不合，歐陽《本義》譏之，謂「牆以防非常者，爲有內外之限爾。若牆上有蒺藜，則人益不可履而踰，是於牆反有助爾」，此豈詩之本意哉？不知傳言「牆以防非常」，宜於堅密，而乃生不可埽之茨，以興中葍宜於肅清，而乃有不可道之言。今欲埽之，則恐傷於牆之堅，猶欲道之，則恐揚其國之惡耳。興意深隱。以下有中葍言醜，故祇取於合好掩惡之意。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内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此說稍泥。孔疏衍之，云：「蒺藜不

可埽，埽之則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滅而除之，反違禮而害國。」夫淫昏之行正宜滅除，何得云違禮害國。此所以來歐陽之譏也。而歐自爲說，乃云：「茨生於牆，理當埽除，然欲埽則恐傷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恐傷惠公子母之道。」案：詩但以「不可埽」對「不可道」言之，未必以茨喻人、以埽除喻去其人。歐說亦豈詩之本意哉。

「中葍之言」，傳：「中葍，內葍也。」箋云：「內葍之言，謂宮中所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案：《說文》：「葍，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凡葍之屬皆從葍。」又《木部》：「構，蓋也。从木，葍聲。杜林以爲椽桷字。」《淮南·汜論訓》云：「築土葍木。」是「葍」與「構」義略同。《書·大誥》：「若考作室，既

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堂」謂築基，「構」謂蓋屋。古者，堂半以後爲室，室必交積材以爲蓋屋。中葍者，謂室中，傳云「內葍」，猶言內室。《漢書·文三王傳》：「谷永上書曰：『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葍之言。』」以「中葍」與「閨門」對舉，亦是指內室而言。應邵云：「中葍，材葍在堂之中。」非是。《玉篇·宀部》引《詩》作「寤」，从宀者，亦取交覆深屋之義。其以中寤爲中夜，則用《魯》《韓詩》說。晉灼《漢書》注引《魯詩》曰：「葍，夜也。」《釋文》引《韓詩》云：「中葍，中夜。謂淫僻之言也。」夫中葍爲嚮晦宴息之地，故以爲夜，義本相近。《韓》云「淫僻之言」，則箋說所本。鄭注《媒氏》「陰訟」謂「爭中葍之事以觸法者」，即引此詩爲證，蓋亦用《韓詩》說。但頑與夫人實爲淫昏之行，非由宮中所葍之語，故不如傳第以中葍爲閨

中隱奧之處，其言亦第當爲閨門曖昧之言也。馬元伯曰：《桑柔》「征以中垢」，傳云：「言闇冥也。」「中垢」與此「中葍」聲義略同。

「不可褻也」，傳：「褻，除也。」段氏《詩小學》曰：「古「褻」「攘」通。《史記·龜策傳》「西褻大宛」，徐廣曰：「褻，一作攘。」承珙案：《出車》「獫狁于褻」，《釋文》亦云：「褻，本作攘。」《說文》引《漢令》「解衣耕謂之褻」，此其本義；除者，其引申義也。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段懋堂曰：「抽，當作籀。《說文》：「籀，讀書也。」籀之義訓抽，《說文》敘云「諷籀書九千文」是也。毛公及《方言》皆用「抽」爲「籀」。抽，籀，漢之古今字。或假「紬」爲「籀」。「承珙案：箋云：「抽，猶出也。」此如服虔《左傳》

①「邵」，廣雅本、《續經解》本並作「劬」。

注云「繇，抽也。抽出吉凶也」。「繇」與「籀」同，於義皆爲抽繹而出之，此古訓也。蓋道者約言之，詳者多言之，讀者反覆言之。詩意蓋謂約言之尚不可，況多言之乎？況反覆言之乎？三章自有次第。《釋文》引《韓詩》「詳」作「揚」。揚，猶道也。不如毛訓「詳審」爲長。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案：鄭注《周禮》，分別《追師》「副」、「編」、「次」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編者，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次者，次第髮長短爲之，若今髮

髻。」此以假紒專屬之編。而此傳云：「副，編髮爲之。」蓋副與編皆假髮所爲，但副有衡笄六珈之飾，所以爲盛。此箋云「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亦謂副上加飾。則副必本以髮爲之可知。《廣雅》云：「假結謂之髻。」髻與副同。《釋名》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衆物」即六珈之類。統言之，則六珈皆爲副飾，毛析言之，故曰「副，編髮爲之」耳。《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鄭氏疑古制未必然，故云「所有，未聞」。然宋玉《風賦》云：「主人之女，垂珠步搖。」則步搖制亦古矣。

《稽古編》曰：「『衡笄』本《周禮》·天

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衡笄爲一物也。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彼注云：

「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紬縣瑱。笄，卷髮者。」是衡與笄本二物也。孔疏引之，於「祭服有衡」下增一「笄」字，而不引「笄，卷髮」之文，是以釋衡者釋笄矣。《呂記》、朱《傳》皆仍其誤，而嚴《緝》尤失之，曰：「笄者，婦人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竟以衡爲笄名。又曰：「毛以衡笄爲一物，鄭注《追師》以爲二物，疏溷毛鄭爲一說」。不知毛公連引衡笄，所以見笄之爲玉，非合二物爲一也。鄭注《追師》既以衡笄爲二物，而箋《詩》副笄仍不易傳，亦知毛意與己不異也。疏之誤，在引釋衡文而不引釋笄文耳。嚴誤認毛意，而謂與鄭異說，其誤更甚於孔矣。」承珙案：傳意似以衡笄爲一物，非關便

文言之。衡笄即謂笄之橫於頭上者，不必定與鄭注《周禮》相同。嚴《緝》從毛，未可謂誤。竊意此所謂「衡笄」者，與尋常固髮之笄名同而實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夫笄以配冠，則非止固髮之用。《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然則古之爲妾者不笄，非並無簪以髻髮也。蓋笄爲婦人禮服之首飾，而副笄有六珈，其飾更盛，或獨爲后夫人之所服，故毛以副笄之笄爲衡笄耳。金誠齋曰：「《周禮·追師》『衡笄』，鄭司農注云：『衡，維持冠者。』案：先鄭釋衡不釋笄，始以衡笄爲一物，後鄭以衡笄爲二物。左氏桓二年《傳》云『衡、紕、紕、紕』，杜注云：『衡，維持冠者。』與先鄭同。是衡笄即固冠之笄也。此笄既以固冠，亦以縣瑱。瑱之制，縣之以紕，上係于笄。《弁師》言『玉瑱玉笄』，《左傳》言『衡紕』，衡之即笄，甚明。蓋既有笄，不宜又有衡。苟衡與笄並設，不亦過於繁複乎？」

後鄭說非也。」

《周禮》賈疏云：「《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詩正義》云：「言珈者，以玉加於笄爲飾。」案：傳云「珈，笄飾之最盛者」，自是以珈飾笄，其數有六，與鄭義珈爲副飾者不同。《太玄·蓍》：「上九，男子折笄，婦人易笄。」注范望曰：「笄，笄飾也。男子有笄，婦人笄之以飾。」「笄」與「珈」同，笄之以飾，言加之以飾也。姚姬傳《九經說》云：「毛鄭皆以笄與珈同爲副上之物，非謂以珈爲笄飾。」其說非是。《廣雅》云：「笄，簪也。」笄即珈，簪即簪，張揖蓋以珈即爲笄。然《詩》言六珈，未聞六笄也。惟一笄而有六珈之飾，則非徒固髮之簪，又可知矣。

「委委佗佗」，傳：「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正義引《爾

雅·釋訓《「委委佗佗」》，李巡、孫炎、郭璞皆以爲容儀行步之美，與毛言其德者異。鄭以諭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承珙案：《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詩》「逶逶佗佗」傳云：「委佗者，行可委曲迹也，亦自得之貌。」此或誤合《召南》傳、箋之文耳。卷三引《韓詩》云：「委佗，德之美貌也。」與此篇《釋文》正同。是《韓詩》以「委佗」爲德，與毛義合。《爾雅釋文》云：委，先儒並作「褱」。舍人曰：「褱褱者，心之美。《詩》云：『褱褱它它。』」此所據字異，必三家詩。其以爲心之美，亦同毛義，自不當專指容儀、行步言之。傳以「佗佗」爲德平易者，《太玄·玄攤》：「夫地他然，示人明矣。」注云：「他，猶泰也。」此「他然」如《易·繫辭》所言「隤然」者，故《太玄·玄吉》又云「地隤而靜」。「他然」、「隤然」蓋皆安泰之意，傳云「佗佗，平易」，義

可以此推之。

「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惠氏《古義》曰：「《說文》：「橡，飾也。从衣，象聲。」《急就篇》曰：「橡飾刻畫無等雙。」《漢書·外戚傳》曰：「橡飾將醫往問疾。」師古曰：「橡飾，盛飾也。」承珙案：「象」即「橡」之假借，橡爲盛飾，故毛云「尊者所以爲飾」。范甯注《穀梁》，以象服爲吉笄。《玉篇》云：「橡，首飾也。」《廣韻》又曰：「橡，未笄冠者之首飾也。」顏注《漢書》：「橡飾，一曰首飾，在耳後，刻鏤而爲之。」此皆別義，與傳不合。惠氏《禮說》：「象服，即象掙，佩猶服也。」謂著於首。然《詩》云「是宜」，則斷非專指象掙一物耳。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翟，綸翟、闕翟。翟上下兩「翟」字，依段說補。羽飾衣也。」《稽古編》曰：「象服翟衣，毛傳

謂以象骨及羽爲衣服之飾，而孔疏不從，以爲象骨飾服，經傳無文；又衣裳隨身卷舒，非可羽飾，蓋右鄭也。然古籍散亡，制度不見於經傳者多矣。安知象飾之服，毛非有據乎？至以羽飾衣，春秋時尚有之。楚王「秦復陶，翠被」，杜注謂「秦所遺羽衣」，及「以翠羽飾被」，不聞其礙於卷舒也。又案：《說文》釋褱爲「畫衣」，綸爲「翟羽飾衣」。陸農師謂《周禮》二翟曰翟，而褱衣變翟曰衣，當是褱衣畫雉，而綸翟、闕翟皆用羽飾。以證《說文》，其語良是。」承珙案：《周禮》「樂師皇舞」，注：「故書皇作翟。」鄭司農云：「翟，舞者衣飾翡翠之羽。」《說苑·善說》篇：「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此皆足爲傳「翟羽飾衣」之證。至「象骨飾衣」，乃孔疏妄推毛意，以言服則非掙，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爲然。此實書傳之所未聞，毛

公並無此說。而陳氏以爲必有所據，不亦誣乎？

「象之掬也」，傳：「掬，所以摘髮也。」

《說文》：「擿，搔也。」段云：「此義音剔。」《詩釋文》：「掬，勅帝反。摘，他狄反。本又作擿，非，擿音直戟反。」按：以許說繩之，則作「擿」爲是，擿正音他狄反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掬」，故云「所以擿髮」。即後世玉導、玉搔頭之類也。《廣韻·十二霽》曰：「掬者，掬枝，整髮釵。」許書無「掬」字。「承珙案：《說文》但有「擿」字，云：「拓果樹實也。从手，啻聲。一曰指近之也。」此即「摘」字。李善《文選》注引《說文》云：「掬，取也。他狄切。」似《說文》本有「掬」字而今脫之。但訓「取」，則又非《詩》之象掬矣。姚氏《識名解》曰：「嚴華谷云，若音「摘」爲摘取之義，則今之鑷子，搔首之

摘，因以爲飾者，若今之篋。何元子云，整髮釵也。按：掬若即篋，亦非佩物，疑所謂「整髮釵」近是。古禮服有玉瑱，無象掬，今並舉之，或是燕居之飾歟？」

「揚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傳：「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承珙案：末章兩「揚」字當有二義。「揚且」之「揚」，與次章同。「清揚」之「揚」，必非亦謂眉上，傳文當作「清揚，視清明也」，「明」即「揚」字之訓。「清揚」亦作「清陽」。《說苑·尊賢》篇引「野有蔓草，清陽婉兮」。《說文》：「陽，高明也。」《禮記》注：「明者曰陽。」《猗嗟》「美目揚兮」，「揚」即明也。又「猗嗟名兮」，「名」與「明」通，亦謂目也。傳云「揚，廣揚而顏角豐滿」，乃釋「揚且之顏」句，不連「清揚」之「揚」爲釋也。《猗嗟》「美目揚兮」、「美目清兮」，皆專指目而言，文

義明白。傳於「美目揚兮」云「好目揚眉」者，蓋以揚眉見目之美，要其美仍在目不在眉也。上文「抑若揚兮」已云「眉廣揚」矣，不應此「揚」又指眉上也。《野有蔓草》、《猗嗟》「清揚婉兮」，當與《鄘風》「子之清揚」皆爲視清明之貌。毛傳一云「眉目之間婉然好也」，一云「婉，好眉目也」，正義遂謂眉上眉下皆爲揚，目上目下皆爲清。不知《說文》「眉目之間爲顏」，本有專名，非清揚之謂。此「清」祇言目之精光，「目上」、「目下」皆於清義不合。「揚」雖有二，而廣顙之揚究不得爲美目之揚。目亦曰揚者，《方言》云：「黷瞳之子，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是其明證。毛傳每於「清揚」之「揚」兼眉言之者，《說文》：「盱，張目也。」張載注《魏都賦》「盱衡」曰：「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李善引《漢書音義》曰：「盱衡，謂舉眉揚目

也。」此即毛傳好目揚眉之義。因揚眉見目之美，故經以美目爲揚。傳欲見揚爲舉目之美，故統言「眉目之間」與「好眉目」耳。不然，經文既言「子之清揚」，又言「揚且之顏」；既言「抑若揚兮」，又言「美目揚兮」，同一眉上廣揚，何必複沓若是乎？《爾雅》：「目上爲名。」《猗嗟》傳：「目下爲清。」此謂目之上視、下視。「名」與「明」通，即所謂視清明也。自孫炎、郭璞誤讀《爾雅》「目上」爲在上之上，孔氏正義因並謂目之下爲清，皆誤也。別有辨，見《齊風》。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惠氏《禮說》云：「陸農師謂展，一作檀。通帛爲檀。檀，絳色也，與檀同義。其說有據。」段氏《周禮漢讀考》曰：「《說文》「衰，丹縠衣也」，本毛傳，而字作「衰」，从衣，

班聲。今《詩》、《禮》皆無此字。蓋漢時禮家師傳不一，是以毛公作榆狄褻衣，而許君從之，不與鄭同也。今《毛詩》作「榆」展，此又鄭箋之本，不與許同。《釋文》「榆」字又作「榆」與許本合。毛、

許、馬融皆云：展，丹縠衣。鄭仲師始云展衣，白衣，而鄭君從之。蓋舊說《周禮》鞠衣黃，綠衣綠，不改字。素沙白，則展衣爲丹色矣。沙者，沙縠。言「衣」言「沙」者，互見。則鞠衣，黃縠爲之；綠衣，綠縠爲之。以意揣之如是。「承珙案：以素沙當白衣，何氏楷已有此說，且引《雜記》「復有素沙」爲證。然若素沙爲衣，則是七服而非六服，其說自不可通。但鄭注：「素沙者，以白爲裏，使之張顯。」夫展衣既爲白衣，則以白裏，「白」何能張顯丹縠之制，故當以毛義爲勝。蓋后服不必如王四時之色俱備耳。孫毓推之，以爲疑於凶服，故展衣赤。亦未必然。《玉篇》：

「褻，丹縠衣。又王后衣也。」則似以丹縠之展衣非六服之展衣，殆以毛鄭異義，故疑不能定歟？

「蒙彼縹絺，是繼祥也」，傳：「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縹，是當暑祥延之服也。」箋云：「縹，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縹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何氏《古義》云：「所謂「蒙彼縹絺」，乃展衣上加縹絺蒙之，即素沙也。郝敬云，素沙即白紗，所以加于衣上者，尚縹之意。古婦人盛服，以薄綃蒙于外。凡縹薄細者，皆稱絺，即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承珙案：如此，則《詩》當云「蒙以縹絺」，不得云「蒙彼縹絺」矣。

《稽古編》曰：「毛云「當暑祥延之服」，孔氏申之，以爲「展衣而以絺爲裏，所以繼去祥延蒸熱之氣也。」繼祥，音薛煩，二字皆借用。以意推之，「繼」當是「濈」除去也，私列切。

之借，「裋」當是「煩」之借耳。《說文·衣部》云：「褻，私服。从衣，執聲。《詩》曰：『是褻裋也。』」段注云：「今《詩》『褻』作『繼』，毛傳云『當暑裋延之服』，『當暑』二字釋『褻』也。」又：「裋，衣無色也。从衣，半聲。一曰《詩》曰：『是繼裋也。』」段云：「繼，當同『褻』篆下作褻。毛傳『裋』『延』疊韻，如《方言》之『褊褊」。漢時有此語，揩摩之意。外展衣，中用縹緇爲衣，可以揩摩汗澤，故曰褻裋。褻裋專謂縹緇也。暑天近汗之衣必無色，故知「一曰」爲衍文矣。」承珙案：「裋延」當與《大雅》之「畔援」「泮奂」、《周頌》之「判渙」同，以疊韻爲義。畔援，猶跋扈也。泮奂，自縱弛之意。《訪落》傳：「判，分；渙，散也。」畔援，亦作「叛換」。《魏都賦》「雲徹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當暑之服縹緇，近於縱弛分散，然係私褻之服。

若以禮見王及賓客，則必有展衣蒙之，故曰「展衣」。而「蒙彼縹緇」，以縹緇是私褻裋延之服故也。《說文》「褻」下引《詩》是證「褻」字，「裋」下則以無色之衣通名「裋」，而當暑裋延之服亦必無色，故引《詩》以備一義，「一曰」二字恐非衍文也。焦里堂曰：「《蜀都賦》『累縠疊跡，叛衍相傾』，李善引《莊子》曰：『何貴何賤，是謂叛衍。』司馬彪注：『叛衍，猶漫衍也。』毛言『當暑裋延之服』，裋延即叛衍。裋延之服，蓋謂服之寬闊者。正義所言，非毛義，尤非詩義。」

「邦之媛也」，傳：「美女爲媛。」箋云：「媛者，所依倚以爲援，諸本皆作『媛』，惟相臺本作『援』爲是。助。《釋文》引《韓詩》『媛』作『援』，云：『援，取也。』「取」當爲「助」之誤。《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鄭許及孫叔然注《爾雅》，蓋皆本韓義。」

桑 中

《序》云：「《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朱子以此詩爲淫者自作，與東萊爭論，卒不能合。嚴氏《詩緝》曰：「若謂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郝氏敬曰：「淫者犯禮法，方秘其事，惟恐人知。詩人爲表暴其事，《韓詩》所云「匹夫匹婦相會于牆陰，明日有傳之者」矣。」承珙案：此詩惟爲刺奔而作，故所舉貴族皆明列其人；而「桑中」、「上宮」，又歷著其地，蓋如陳之宛邱、鄭之溱洧爲男女聚會之所，故奔者三人，而期、要、送皆在一處耳。若以爲淫者自作，則非僻之事，雖至不肖者，亦未必肯直告人以其人其地也。且若以爲一人所作，則一人

而亂三貴族之女，而其輩行與期會迎送之地又皆相同，固無是理。若以爲三人所作，亦必無三人群聚一處而賦此狹邪之詩者。即有之，則廉恥道喪，惡莫甚焉，聖人肯錄之以示後世乎？張氏敘《詩貫》云：「作詩刺淫，雖傷忠厚，然出于惡惡之公，其思固無邪也。若淫奔自述，則以淫思而賦淫詩，豈可供人吟誦乎？乃以是垂教，而又禁人之無邪，是樹曲表而求直影，何聖人之拙於計邪？其必不然也審矣。」

《稽古編》曰：「《小序》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語，偶與《樂記》同，非謂「桑中」即桑間也。朱子因此語，遂全用《樂記》文證此詩即「桑間」。殊不知《樂記》既言鄭衛，又言桑間、濮上，明係兩事。若桑濮即「桑中」，則《桑中》乃《衛詩》之一篇，言鄭衛而桑濮在其中矣，何煩並言之邪？《樂記》又言「亂世之音怨以怒」，而係之《鄭》、《衛》，「亡國之音

哀以思」，而係之《桑間》、《濮上》。此則二音之倫節，與作此二音之時世迥不相侔也。」又：「《樂記》注謂桑間即濮上地名，其音乃紂所作。《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云：「淫聲若《鄭》、《衛》。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疏亦解《桑》、《濮》爲紂樂，則《桑》、《濮》之非衛詩，歷有明證矣。」承珙案：何氏《古義》、《田間詩學》皆引《史記》以《桑間》、《濮上》爲紂樂，非《桑中》之詩。考《史記·樂書》：衛靈公朝晉，晉平公使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聞此者「必於濮水之上」云云。是《史記》並無「桑間」之名。鄭注《樂記》乃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耳。《續漢書·郡國志》東郡濮陽縣有顓帝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考東郡濮陽爲今開州，在滑

縣東；《詩》之桑中與沫相近，當在朝歌，爲今衛輝府淇縣，濮陽即有桑中，要與「桑濮之音」無涉。然《漢書·地理志》云：「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是班固已以《桑》、《濮》爲鄭衛之音，而孔氏於《詩序》正義亦全用《樂記》文，則固不始於朱子。但必以《桑中》之詩即《桑間》，則非耳。《左傳》申公巫臣聘夏姬于鄭，「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其意正以「桑中」爲苟合之事，可見《序》說有所自來。王氏《總聞》乃謂作《序》在左氏之後，其說皆附合左氏爲之。案：毛公傳《詩》時，《左傳》尚未行，安得作《序》者已盡襲《左氏》。必如所疑，則天下之書更無有可信者矣。

「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姚氏

《詩識名解》曰：「孫炎以《釋草》『唐蒙』連讀，故云三名。郭璞分之爲四名。愚案：釋『唐』爲『蒙』，自傳始，其讀爾雅，必有所據。惟以『茅苳、馬舄』之文律之，又似以女蘿釋唐蒙者，不然則當多下一『蒙』字矣。然《詩》亦單言『唐』，不連『蒙』，《爾雅》所釋固當指此。但今菟絲子僅供合藥，非食菜。傳遵《釋草》文爲訓，而於『蒙』下增一『菜』字，豈唐別有蒙菜之名，非《釋草》所謂『唐蒙』者邪？」承珙案：正義引孫注：「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別三名。」而其下又引孫注「蒙王女」云：「蒙，唐也。」則是單言之可曰唐曰蒙，連言之亦可曰唐蒙。草木之名，方俗語言，古今稱謂往往不同。《詩》雖單言唐，而《爾雅》、毛傳或因當時稱謂以「唐蒙」釋之，未爲不可。至謂菟絲僅供合藥，則今人以入藥者，古人或以爲菜，如蒼耳入藥而唐人尚

有食之者，是也。

「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朱子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承珙案：姒，本作「以」。《白虎通義》：夏祖昌意以薏以生，賜姓姒氏。《說文》無「姒」字，蓋即作「以」。「弋」與「以」一聲之轉。又《漢書》「鉤弋」，《廣韻》作「鉤妣」。《說文》：「妣，婦官也。」詩「弋」字或即「妣」之省。蓋「妣」本婦人姓，故字從女，而以爲婦官之稱，猶「姬」亦姓，而後世以爲衆妾之稱耳。

「美孟庸矣」，傳：「庸，姓也。」范氏《補傳》曰：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稽古編》曰：「《通典》謂鄘國，古或作『庸』，不知何所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荀、曹、滕皆古姓，而春秋時，荀、曹、滕則皆姬姓，未嘗以姓爲國名也。」錢竹

汀曰：「古書『庸』與『閭』通，《左傳》『閭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漢書》谷永對策引《小雅》『豔妻』作『閭妻』，鄭箋以『豔妻』爲厲王后，蓋其女之族姓。『閭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閭』聲相近。《書》『毋若火，始焰焰』，《漢書》作『庸庸』，故知『庸』即『閭』。」承珙案：定四年《左傳》：「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是閭本衛地。古之姓氏亦有因其地而稱之者，如舜居媯汭而其後氏姓爲媯，是也。《路史·國名紀》引《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此說亦不足據。

鶉之奔奔

《序》云：「《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許氏《詩深》曰：「詩以頑爲首，而《序》專斥宣姜，即弑君書趙盾之義也。盾，兄也，上卿

也，有弟弑君而不討，是謂盜主。宣姜，嫡也，君母也，從子瀆倫而不恥，實爲亂階。兩人之罪狀既著，若穿若頑，俾服上刑而已，不待讞而定也。是故《詩》如史之文與事，而《序》則聖人之所取義。『《詩》亡然後《春秋》作』，此之謂矣。古人以事關君國者，多以『我』言之，如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春秋》曰『齊師伐我』。而臣民之分誼休戚一體，於茲可見。使此詩必爲惠公之言，則《左氏傳》曰『仲子歸于我』，何以爲之解乎？凡《詩》中如『念我無祿』、『念我土宇』及『我是用急』之類，皆通指君國，必解爲詩人自指，則以文害辭矣。」承珙案：許說是也。《埤雅》云：「兄者，女兄也，娣刺宣姜之詞。君者，女君也，妾刺宣姜之詞。」此泥於「兄」與「君」字而爲之辭。李氏樗不然其說。《稽古編》乃謂《序》云刺宣姜，不云刺頑，毛以「兄」

爲君之兄，不如陸之合，《序》非也。錢氏天錫曰：「我以爲兄者，刺其安爲之弟而不知逐也。我以爲君者，刺其安爲之子而不知閑也。」此解頗得詩旨。《序》與傳本不相背，不必鑿指娣與妾也。

「鵲之奔奔，鵲之疆疆」，箋云：「奔奔、疆疆，言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承珙案：《禮記·表記》引《詩》：「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注云：「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于上，小鳥賁賁于下。」據《表記》言「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其下引《詩》云云，意蓋重「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言無良之人，其臣至不願以爲君，以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耳。鄭注非詩本旨。至「姜姜」、「賁賁」之解，似與詩言「奔

奔」、「疆疆」者不同。然陸佃云：「鵲無常居而有常匹。《尸子》曰：『堯鵲居。』《莊子》曰：『聖人鵲居而覈食。』奔奔，鬪也，言鵲能不亂其匹。鵲傳枝受卵，故一曰乾鵲。而《莊子》云『烏鵲孺』，以傳枝少欲，故曰孺也。疆疆，剛也，言鵲能不淫其匹。」范氏《補傳》亦云：「鵲所以奔奔然善鬪者，惡其亂匹而鬪也。鵲所以疆疆然難偶者，傳枝受卵，故能不淫也。」據此，則《詩》箋所云「居有常匹，飛則相隨」者，與《禮》注「爭鬪」義固相成耳。

「我以爲君」，傳：「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承珙案：《左傳》又云：「秦穆姬屬賈君焉。」《易·歸妹》六五「其君之袂」，虞

①「引」上原有「注」字，據《禮記·表記》刪。

翻注亦以「君」爲小君。

定之方中

《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水經注》：「荷水分濟於定陶東北，北逕己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邱城西。《郡國志》曰：「城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城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狄所滅，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即《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玄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趙氏一清曰：「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天王使凡伯聘

魯，由雒邑道楚邱至仙源，逮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邱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杜預誤以此爲即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於隱七年釋云「在濟陰城武縣」，於僖二年「城楚邱」則釋云「衛邑」。是以「城楚邱」爲前日戎伐王使之楚邱矣。《水經》亦以戎伐凡伯于楚邱爲衛文公徙居於此。按：濟陰城武縣即今開德之衛南，蓋隋大業初改從此名，謂梁郡有楚邱，故以別之。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邱。曹邑在今滑之白馬，衛南爲近。二邑不出邦域之中，斯文公所由徙也。又衛南之楚邱在河北，凡伯安得踰河北道衛南而使于魯邪。故衛南之楚邱爲衛所城之邑，而拱州之楚邱則戎州己氏邑云。顧氏《日知錄》曰：「濟陰之城武，曹地也；而言衛，非也。衛國本在汲郡朝歌，懿公爲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廬于漕。

杜氏曰：漕，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漕」，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二年「城楚邱」，杜氏曰：「楚邱，衛邑。」《詩》所謂「作于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邱也。但云衛邑而不詳其地，然必在滑縣、開州之間。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錄矣。《水經注》乃曰楚邱在城武西南，即衛文公所徙，誤矣。」一清案：亭林之見與克齋合。但克齋謂濟陰城武縣即開德之衛南，誤也。濟陰郡，宋時爲曹州地。《方輿紀要》云：「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邱城，春秋時戎州己氏之邑。」《左氏》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又襄公十年：「宋享晉侯于楚邱。」蓋在曹宋間。漢置己氏縣，屬梁國，是即杜氏所云在濟陰城武縣者也。衛南屬滑州，後改屬澶州，《文獻通考》云：崇甯四年建州，爲北輔；五年升爲開德府。《太平寰宇記》「澶州衛南縣」

下云：「衛文公自曹邑遷楚邱，即此城也。漢爲濮陽縣地。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楚邱縣，後以曹州有楚邱縣，改爲衛南。此在衛之南垂，故以名縣。」又云：「楚邱城在縣西北四里，《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城冢記》云『齊桓築楚邱之城』，即此也。」是即亭林所謂「不詳其地，必在滑縣、開州之間」者也。兩地懸殊，何乃混而爲一乎？杜注於隱七年「戎伐凡伯之邑」釋曰：「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於僖二年「所城」則曰「衛邑」，本自不錯，惟於「戎伐」下多「衛地」二字爲不合耳。然酈氏之說亦本《漢志》。「山陽郡城武縣」下云：「有楚邱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子成公徙濮陽。」「東郡濮陽縣」下云：「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酈蓋篤信班固而不暇詳審爾。」承珙案：程氏以濟陰城武縣即開德之衛南，

固誤，而謂衛南之楚邱在河北，尤誤。蓋但知宋時衛南縣之楚邱在河北，而不知春秋時之楚邱當在河南也。杜氏以隱七年戎伐凡伯之楚邱爲衛地者，蓋因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又云「公入于戎州己氏」，故以此楚邱爲衛地，要未嘗以爲是《詩》之楚邱也。酈注《水經》，於《河水》篇云：「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固明知文公所都在滑之白馬，而於《濟水》注乃以城武之楚邱混于衛南之楚邱，則真誤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視極，^①以正南北。」箋云：「定昏中而正，^②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毛鄭皆以「定」爲營

室，惟毛以視定星而正南北，遂以營宮室，鄭以定星昏中，小雪之時，可以營宮室。正義云：「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承珙案：「《考工記·匠人》有『夜考之極星』之語，《晏子春秋·雜篇》亦有『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極星』之語，是古人本有視星以正方位者。人君居必南面，小雪之時，定昏中當正南之位，既以此時爲營作之候，亦即可指此星以定南北之方。故辨方記時，義未始不可相通。惟建宮室而定四方，既有『揆之以日』矣，故以此詩首句爲記時，於義更順，於文亦不複。此則箋勝於傳也。」

「作于楚宮」，傳：「楚宮，楚邱之宮也。」

①「視」，《續經解》本、阮校本《毛詩正義》皆作「準」。

②「定」下，阮校本《毛詩正義》有「星」字。

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惠定宇云：「《韓非子》曰：『有仲梁氏之儒』，即仲梁子也。《檀弓》亦引『仲梁子』，鄭氏以爲六國時人，是也。」《三家詩拾遺》云：「陶潛《群輔錄》有『仲梁傳樂爲道』語，蓋先申公、浮邱伯而說《詩》者。」

「望楚與堂」，傳：「楚邱有堂邑者。」傅氏寅曰：「堂，楚旁邑。即今博州堂邑，以博濮二州連界也。」王伯厚《詩地理考》引之。《田間詩學》云：「此地去楚邱遠，不宜望見，由誤認濮州爲濮陽耳。案：戴公廬漕，漕在漢爲白馬縣，今滑縣南猶有白馬廢城。楚邱在漢爲濮陽，隋改衛南，今開州也。在滑縣東六十里，與漕相去不遠，故登漕虛可以望楚。考開州，秦屬東郡，漢晉以來皆爲濮陽。『衛成公遷帝邱』，杜預注：『帝邱，今濮陽也。有顓頊墓。』今滑縣東北七十里有帝邱

城，俗名土山村是也。《漢書》：東郡縣二十二，其首曰濮陽，爲郡治。而白馬正所屬也。成公由楚邱遷帝邱，只在開滑之間，而當時總名爲濮陽，總屬東郡。後人不辨東郡疆域所轄之廣，遂專指山左東昌爲東郡，以東昌之濮州爲濮陽，以爲顓頊墓在焉，成公所遷之帝邱謂即其地，謬矣。」

「景山與京」，傳：「景山，大山。京，高邱也。」承拱案：《輿地廣記》云，今拱州楚邱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九域志》云，開德府有景山。《詩地理考》又引《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今《寰宇記》「衛南縣」下無此語。總之，毛傳但云「大山」、「高邱」，本未嘗以「景」爲山名。范氏《詩補傳》云：「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也。衛在商畿內，故升墟以望，知地勢之勝」。《集傳》因之，曰：景山

名見《商頌》。《稽古編》曰：「以《商頌》之『景山』爲山名，徒據《左傳》『景亳』之語。然『景』與『亳』連文，定是地名，非山名也。」

「終焉允臧」，顧氏《詩本音》曰：「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其銘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張衡《東京賦》『卜征考祥，終然允淑』，用此文法。《稽古編》曰，今本『然』誤作『焉』，此俗人據朱《傳》而妄改。《校勘記》曰：『《唐石經》、《相臺本》皆作『然』，《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終然信善』，又云『何害終然允臧也』，皆可證。」

「命彼倌人」，傳：「倌人，主駕者。」承珙案：《說文》：「倌，小臣也。」《周禮》：小臣爲大僕之佐。「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注：「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

此云「說于桑田」，亦是游觀，而寓勤民之事，故命小臣。蓋小臣既爲前驅，亦可兼主駕說之事，故毛傳以「倌人」爲主駕者。秦漢官制，大僕主輿馬，殆沿周制歟？又《儀禮·燕禮》賈疏云：「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或謂《周禮·太僕》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周禮》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戎僕」、「齊僕」等，皆掌馭車，《左傳》諸侯有僕人，又別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通。今考春秋諸國祇有戎車之御，謂之「御戎」，其右謂之「戎右」；乘車則惟晉有「乘馬御」，餘皆無考。其《周禮》大馭以下等官，或諸侯即以大僕之屬兼之；或文公時草創，官無備制，亦未可知也。

「星言夙駕」，箋云：「星，雨止星見。」姚姬傳曰：「古『晴』字本作『𠄎』。𠄎，亦作『星』。若星辰字，自作『𠄎』。」《詩釋文》引

《韓詩》曰：「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世久以「星」字當彙辰字，此詩偶存古字耳。其「星」即「晴」字，甫晴即駕，足以爲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與奔喪者之事，衛文固不得爲也。」承珙案：《說文》：「𠂔，雨而夜除彙見也。」與箋說同。《日部》又云：「啓，雨而晝𠂔也。」「啓」字從日，故屬之晝；「𠂔」字從夕，故云夜除星見。鄭意亦以詩之「星」即「𠂔」字。「雨止星見」之「星」，字當作「彙」。此非以「星見」釋詩「星」字。蓋四字總言夜晴以明，預戒倌人，令其早駕耳。《史記》：「天精而見景星。」精謂精明，與《韓詩》釋「星」爲「精」義同。《漢書》直作「𠂔」，亦作「𠂔」。見《索隱》。《一切經音義》云：「古文𠂔，𠂔二形同。」或據宋本《釋文》引《韓詩》作「星，晴也」，若經文之「星」爲「𠂔」，則與「晴」同字，不當以晴釋𠂔。不知漢初已多用「晴」，少用

「𠂔」，故《韓詩》以今字明古字，謂「星」即「晴」字，非訓「星」爲「晴」。《韓非子·說林下》曰：「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此亦古「晴」字之僅存者。

「匪直也人」，傳：「非徒庸君。」《稽古編》曰：「言文公務農愛民如此，非直庸庸之人也。故下文又美其德，而因及馬耳。朱《傳》曰：非獨人之操心誠實而淵深也，其畜馬已至三千之衆。則是君德之美祇以「匪直」二字帶言之，而專侈言多馬，恐失輕重之權。」承珙案：傳以「匪直」爲「非徒」，與《孟子》「非直爲觀美也」義同。庸君者，言非猶夫尋常之君，故范氏《補傳》云「非可以常人而論吾君」也。嚴《緝》則云：「文公能務農重本，蕃育其人，非直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強。」後儒多取其說。朱子《答劉坪書》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

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此與嚴華谷說小異而大同。至《集傳》又別爲一說，則不如前說尚少語病耳。

蝮 蝮

《序》云：「《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朱《傳》以爲刺淫奔之詩。承珙案：《後漢書·楊賜傳》注引《韓詩序》亦云：「《蝮蝮》，刺奔女也。」夫曰「刺奔」，則時有淫奔者而刺之也。曰「止奔」，則時未有奔者而止之也，所謂禮止於未然者爾。文公當中興之際，敬教勸學以禮化民，斯民值喪亂之餘，革面洗心，以禮自守，與《桑中》諸篇之刺淫奔者不同。觀「乃如之人」云云，是引其人以爲戒。自當以毛《序》爲正。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呂記》云：

「此與《泉水》、《竹竿》詞同而意異。此詩蓋國人惡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黃氏佐曰：「《泉水》、《竹竿》言不可犯義而歸，此言不可犯義而行也。」《田間詩學》曰：「『女子有行』二句，似是當時陳語，故多引用之。猶言女生外向，本非父母兄弟之所能留，但宜守正待聘，何至于奔邪。」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傳但訓「濟」爲「升」，自是承上章而言，謂蝮蝮朝升于西也。范氏《補傳》、嚴氏《詩緝》並據《曹風》「南山朝濟」傳云「濟，升雲也」，以此「朝濟于西」亦爲升雲。然此傳但言「升」，不言「雲」，恐與《曹風》傳不同。至《周禮》「十煇」之「濟」，先

鄭以爲升氣，後鄭以爲虹，引此詩「朝濟于西」爲證。而後鄭箋《詩》但云「朝有升氣於西方」，不言虹者，亦以承上「蜺蜺」言之，無庸復贅。《詩正義》合二鄭說爲一，以虹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濟」。劉熙《釋名》亦云蜺蜺「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至箋云：「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朱《傳》云：「方雨虹見，則終朝而雨止。」二說正相反。馮氏《名物疏》：「據《玉歷通政經》：「旦見於西則爲雨，暮見於東則雨止；旦見於西而純赤者則大雨，莫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止。」然則在東者，截雨者也；濟西者，行雨者也。《孟子》云「若大旱之望雲霓」，以此。」楊旭、顧起元皆云俗諺「東鸞晴西鸞雨」，以朱《傳》爲誤。承琪案：上章既以蜺蜺爲天之淫氣，至於人莫敢指，次章不應又以爲陰陽和而有雨

之徵。程子曰：「在西者，陽方之氣來交於陰，陽感陰則陽唱而陰從，此理之順，故崇朝其雨。」且傳云：「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玩傳意，似以崇朝爲雨不久。《衛風》「曾不崇朝」，箋云：「喻近。」其義可見。《小雅》「終朝采綠」，傳亦云「自旦及食時爲終朝」。此則言久於其事。義各有當，不得援彼爲證。朱《傳》云：「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此義仍與上章一貫，且於毛意亦合。況古書如《逸周書》云「虹不收藏，婦不專一」，《河圖稽耀鉤》云「虹蜺主內淫」，《春秋考異郵》云「虹霓出，惑衆弃和」，京房《易傳》云「妻乘夫則蜺見」，《月令章句》云「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氣」，《淮南子》云「虹霓者，天之忌也」，《後漢書·楊秉傳》云「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蜺蜺」者也」，從未有以虹爲陰陽和而能致雨者。

相 鼠

《序》云：「《相鼠》，刺無禮也。」劉氏《詩益》曰：「此詩所謂蓋居位有名望者，故以『無儀』、『無止』、『無禮』刺之。」許氏《詩深》曰：「詩言『無儀』、『無止』，即《抑》詩『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之訓，所以責士大夫，非繩細民也。蓋前篇懲污俗而約民以法，故曰『止』；此篇整綱維而勵臣以恥，故書『刺』，義各有當也。」

《稽古編》曰：「《詩》多用『相』字，如『相彼鳥矣』、『相彼投兔』、『相彼泉水』、『相其陰陽』之類，皆訓爲視。孫奕《示兒編》據陸璣《疏》『河東大鼠能人立』之說，《魏·碩鼠》疏。又牽合韓愈詩『禮鼠拱立』之句，欲解『相鼠』爲相州之鼠。謂相州與河東相鄰，當有此鼠，《詩》以鼠有禮體，喻人之不如斯。亦鑿

矣。相州與河東中隔晉地，不可謂鄰，況此詩作於文公時，衛已徙河南矣。相在河北，非復衛有。詩人目其地產以爲興端，何得及之哉？「承珙案：《埤雅》：『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呂記》亦引韓愈《聯句》、《爾雅翼》，又引《關尹子》『師拱鼠制禮』，但不以『相』爲相州耳。王氏《總聞》謂『相』即『拱』字之變，尤爲臆說。

《稽古編》曰：「鼠乃貪惡之物，故傳以喻無禮義之人。言鼠則僅有皮，人而無儀則亦如鼠，非以皮喻儀也。箋疏甚明。後儒多誤解，惟嚴《緝》得之。」承珙案：嚴《緝》云：「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此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於鼠？如此，語意方瑩然。」《穎濱詩傳》云：「視鼠

之所以爲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亦有皮而無禮耳。人之所以爲人者，豈以其面？亦以其禮也。苟無禮，則亦鼠矣。」此解正本箋疏，不始于嚴華谷也。

「人而無儀」，傳：「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或謂詩「儀」字當本作「義」，故毛訓爲「禮義」之「義」。鄭讀爲「威儀」之「儀」。《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是禮義與威儀有別。但古「儀」字皆作「義」，故鄭訓爲「威儀」，以別於傳。承琪案：傳云「無禮儀者」，乃合首章「無儀」、末章「無禮」而總以四字該之，「雖居尊位」二語統括全篇。傳文簡古，往往有此，未必以「儀」爲「義」也。且鄭云「威儀」者，亦非容儀之謂。

觀其云「偷食苟得」，與「闇昧」義同，箋固未嘗異于傳耳。

「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稽古編》曰：「毛訓優矣。人所止息自有定則，無止則淫僻之行無所不爲，故可刺也。豈僅在容止間哉。」承琪案：「容止」猶言動靜，「所止」義亦在其中，不得謂傳勝於箋。今本鄭箋《孝經》曰容止可觀，下尚有「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十字，相臺本、《考文》古本無此十字，一本「則雖居尊」四字作「韓詩」：「止，節」。蓋「無止」以下十字，本《釋文》混入於注者。是《韓詩》訓「止」爲「節」，與傳「止息」、箋「容止」義皆相近也。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姜氏《廣義》曰：「《韓詩外傳》三引此詩，以明禮之不可已，其義甚精。《禮運》亦引末章，然不可謂

即此已盡詩意。《白虎通》云此妻諫夫之詞。臆說也。」承琪案：昭公三年《左傳》：「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何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定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繇涉佗』，遂殺涉佗。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又《晏子春秋》亦兩引此二句。此皆以爲處高位之戒。《左傳》載列國君臣不敬之事，多以死決之，即此意也。若婦人以夫爲天，即曰諫之，何至欲其速死？馮氏時可云：「所謂不死何爲者，不忍其夫之無禮，甘死而不去。」其說亦鑿。

千旄

劉氏《詩益》曰：「《周禮》九旗無『旄』名。首章『千旄』，蓋即謂旗旄千首之旄也。」

但此衛大夫乘車見賢，旗旄並建，義未有考。今按《周禮·司常》云：「國大閱，州里建旗，會同賓客如之。」注云：「州里，鄉遂之官。州長，中大夫。里宰，下士。」《大司馬》仲秋治兵又云「百官載旗」。以此推之，凡天子之百官、卿大夫、士，大閱治兵、會同賓客，並得載旗。則諸侯之大夫見賓客時，或亦當載旗矣。孔氏穎達泥《周禮》「州里建旗」之說，疑諸侯之州長、里宰皆士官，恐此篇所云非大夫所建。然據《周禮》說建旗非一官，又《禮》文不具，未可詳考。學者當會通其義，不可偏執也。《孟子》曰：「招大夫以旌。」大夫既招以旌，或亦當建旄矣。《禮》文殘闕，姑依《詩》義存其說，以備一端。或又謂首章「千旄」、末章「千旄」，皆謂旗也；旗上有旄旄，朱氏備善說。鄭注《禮記》亦云：「旄，總名。」則凡旗設旄者，皆謂之旄，蓋亦旗之通名。第三句首章云「紕」、末章云「祝」，皆謂組也，篇中文義一例，皆互文

耳，此大夫見賢時，但建旗而不建旌。說亦可通，宜並存之。」承珙案：此詩三章本多互文。首章傳云：「孑孑，干旌之貌。注旌於干首，大夫之旌也。」箋云：「孤卿建旌，大夫建物，首皆注旌焉。」正義謂九旗之干皆有旌，則二章之「干旗」亦有旌矣。《爾雅》：「注旌首曰旌。」則三章之「干旌」，即干旌矣。傳於首章既用《爾雅》「注旌首」之文，而於三章則用《周禮·司常職》云「析羽爲旌」，又以見注旌首者亦有析羽。凡九旗皆有旌有羽，干旌言其旌，干旌言其羽，是旌本九旗析羽者之通名。《說文》：「旌，析羽注旌首也。」孫炎注《爾雅》亦云：「析五采羽注旌上。」劉氏疑大夫亦當建旌，似謂旌爲一旗之專名，殊誤。惟傳於首章云「大夫之旌」，則首章之注旌、三章之析羽，當皆指大夫；而於次章「干旗」但引《司常》「鳥隼爲旗」，則或如正義所述《大司馬

職》「百官載旗」，卿大夫亦有建旗之時耳。《稽古編》曰：「次章「干旗」與首章「干旌」、末章「干旌」，乃一人所建也。三章皆云「在浚」，是專論一人之事。蓋衛臣食邑於浚，當國之郊，而下邑曰都城，即都之城，一地而異其文耳。鄭解「干旌」，兼言旂物。旂則卿，物則大夫也。又以干旗爲州里所建，而云「州長之屬」。侯國之州長，士也。其屬，則士以下兼之。所指非一人，豈以《序》言臣子多好善，故廣言之歟？然以「在浚」之文則有礙矣。①夫專美一人，即可概其餘，毛說爲允。」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正義曰：「以二章言組，

①「以」，《經解》本《毛詩稽古編》作「於」。

卒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此說是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蓋本古語，而毛引之，故《簡兮》「執轡如組」傳語亦略同。鄭箋《大叔于田》「執轡如組」云「如組織之爲」，與毛同義。獨此箋與傳異。案：毛意素絲御馬，不過謂馬良御善，以形容大夫車服之盛，禮意之勤，如所謂「初見漢官威儀」也。其云「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者，古人文字闕略，容有不關意義者，並未嘗明言以此御法告大夫也。孔疏釋毛乃云：「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夫御馬固可喻治民，然此大夫方來禮賢，末句始爲賢者慮其何以畀之，豈有先告以治民之法。此正義衍說之誤，毛本無此意也。至鄭箋謂素絲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縷」，則經文「紕之」、「四之」相承，不應中隔「在浚」一語，而屬之於「干旄」。蓋紕

乃合絲縷而未成者，組乃合紕之數股而成者，皆以繫維良馬而爲御者所用也。若程子及蘇《傳》皆以素絲爲束帛，則「束帛紕之」、「束帛組之」更爲不辭矣。

「彼姝者子」，傳：「姝，順貌。畀，予也。」案：「靜女其姝」傳云：「姝，美色也。」《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傳云：「姝者，初昏之貌。」此傳云「順」者，蓋以「姝」爲「嫺」之假借。《說文》：「嫺，嫺也。」「嫺，謹也。从女，屬聲。讀若人不孫爲不嫺。」《玉篇》：「嫺，女謹貌。」宋本「孫」上無「不」字者，非是。《考工記》「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注云：「屬，讀爲注。孫，順也。」《說文》之「嫺」與《考工》之「屬」同義，不孫謂不嫺，則嫺爲孫順。《淮南·汜論訓》「洞洞屬屬」注云：「屬屬，婉順貌也。」屬讀犁屬之攝也。此亦與《說文》「嫺」字義同。「姝」爲「嫺」之借，故傳以「姝」爲「順貌」。「嫺」可假作「姝」

者，猶「蹢躅」轉爲「踈蹢」也。見《廣雅》。至毛傳未明言「彼姝者子」爲何人，鄭箋乃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則以「彼姝」指大夫。玩經文二語相承，「彼姝」似當指賢者。定九年《左傳》云：「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忠指告之者，毛傳「順貌」亦當指告之者。箋以忠順指大夫言之，恐非毛意。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據此則知上傳「御四馬」乃總言御馬之法，非以解「良馬四之」也。其不別云「兩馬四轡」者，以此章例之自明耳。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既夕禮》云公贈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馬之法，^①驂馬內轡納於缺，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

「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焉，^②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此疏頗得傳意。蓋此但言御馬之法，執轡如組，其轡可以四、可以五耳，不必以爲制度也，亦非謂此大夫有乘兩馬三馬者。疏又云：「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此則不然。古車未嘗不可駕兩駕三。《禮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說驂而賻之。」《左傳》：「陽處父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史記》：「晏子解左驂贖越石父。」此

① 「馬」，阮校本《毛詩正義》作「車」。

② 「焉」，阮校本《毛詩正義》作「馬」。

可見一驂亦可以駕。即以今車言之，雖異古制，亦時有三馬五馬者，未見其偏而不調也。疏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軹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驥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騤騤，周道倬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

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人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承珙案：《說文》：「駢，駕二馬也。」「驂，駕三馬也。」「哀十七年《左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又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史記》：「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此皆駕二之證。駕三雖於經傳無文，然古無單騎之法，則饋人馬者，自當備駕車一乘之數。如

《左傳》「王賜虢公、晉侯馬三匹」，疑必古有駕三之制，故賜以三馬。《宋書·禮志》：「梁惠王以安車駕三送淳于髡。」《論衡·問孔篇》亦有「士乘二馬，大夫乘三馬」之語。又《左傳》：楚公子弃疾過鄭，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雖降殺以兩，亦當由駕三駕二皆可御車，故六匹爲二車之用，二匹者亦可爲一車之用耳。至天子駕六，則《逸周書·王會解》「天子車立馬乘六」；《莊子·逸篇》云「金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列子·湯問》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荀子·脩身篇》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史記·李斯列傳》「是猶騁六驥，過決隙也」；《白虎通義》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天

地四方也」，是古制由來已久。鄭《駁異義》以《王度記》爲漢法。劉昭注《續漢書·輿服志》引《史記》：「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其實不始於秦漢也。

載 馳

《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衛詩》三十九篇，惟許夫人之《載馳》乃其自作。正義曰，《載馳》是許夫人作，得人《鄘風》者，於時衛戴公國於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案：《韓詩外傳》：「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此《韓詩》之說，與毛師承各異。劉向

多用《韓詩》，故《列女傳》載許穆夫人事與《外傳》合。但其以許夫人爲衛懿公女，又以渡河居楚邱者爲懿公，則皆謬誤，不足據。故知毛傳爲信而有徵也。

范氏《詩瀋》曰：「《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是年戴公卒，立甫一月耳。文公繼立。夫人之思歸當在此時矣。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詩「芄芃其麥，言采其蕓」，豈十月所有乎？蓋唁衛或在次年，或戴公未立之前。」承珙案：戴公未立以前，不容有唁，況狄滅衛在二年冬，亦非麥蕓之候。考《定之方中》，文公營室詩也，在夏之十月，爲周之十二月，此蓋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至僖二年，諸侯乃城楚邱而封衛焉。則當僖元年春夏之間，戴公已卒，文公雖立而尚無甯居，許穆夫人所爲賦《載馳》以弔失國歟？揆之情

事，「衛侯」似指文公爲近。「蕓」、「邱」、「麥」、「野」雖皆係設詞，亦不宜取非時之物而漫爲託興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翁氏《詩附記》曰：「侯，古音固，有音胡者。至若此詩，自當以「驅」叶「侯」，不當以「侯」協「驅」也。若陸士龍《九愍》「肅榜人以曾驅，命湘娥而安流」，此「驅」字必應與「流」叶者；《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此「驅」字不必與「屬」叶者也。顧炎武因《秦·小戎》詩，必欲以「驅」轉「續」，遂執定此說。甚至《大雅·行葦》之「句」「鍬」同韻者，轉欲以「句」改叶，故於《載馳》之「侯」必上叶「驅」，而謂「悠悠」以下別爲韻，斯亦固滯之甚者矣。」承珙案：翁說是也。顧氏《唐韻正》博引古書，以「侯」當音「胡」。又謂今人讀「區萌」之「區」古矛反，「豆區」之「區」烏矛反，乃因

「侯」而誤，晉宋之間始讀「驅」字爲古矛反，引宋《讀曲歌》以「驅」與「由」韻爲證。今考王逸《九思》：「將喪兮玉斗，遺失兮紐樞。我心兮煎熬，惟是乎用憂。」楊方《合歡詩》：「同聲好相應，同氣好相求。我情與子親，譬如影追軀。」從區得聲者，與「憂」「求」叶韻，則此詩「驅」與「侯」自可通「悠」「憂」等爲一韻。且王逸漢人，已讀「區」爲古矛反，不得謂始于晉宋也。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承珙案：熒澤之戰，國人皆曰「使鶴」矣，世族在位諒無有號秦而復楚如包胥其人者。閔二年《左傳》杜注云「經不書滅者，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是也。且下文云「許人尤之」，又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此「大夫」既爲許之大夫，何以知首章之「大夫」獨爲衛之大夫乎？朱

《傳》謂夫人馳驅而歸，將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夫以小君之尊，遠適異國，豈有不告於君、不命大夫，倉卒潛走，舉朝莫知，迨去路已遙，始覺而追之者乎？且夫人單身赴難，亦復何益也。《潁濱詩傳》謂：「許大夫跋涉往唁於衛，夫人以將欲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然宋與許皆衛婚姻之國，戴公之廬漕，宋桓公與有力焉，而許不聞有一旅之助。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戍漕，又城楚邱而封衛。城楚邱之諸侯，即會于櫓之諸侯也。會櫓者，齊、魯、宋、鄭、曹、邾，而許不與焉，則亦未必使大夫唁于衛也。總之，此詩曰「馳驅」，曰「跋涉」，以及陟邱采蠶，行野見麥，正如《泉水》、《竹竿》皆設想之詞，非實有其事。《呂記》引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

當使大夫甯其兄弟。許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言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此蓋朱子舊解，最爲圓通無闕。不知《集傳》何以改易前說，舉詩中所言皆指爲實事，轉致以辭害意。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傳：「不能遠衛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傳：「濟，止也。閔，閉也。」案：傳釋「旋反」、「旋濟」，皆主所思而言，謂我思一往不能回反，我思既動，不能止息耳。至「視爾不臧」，《韓詩外傳》作「視我不臧」，諸家多據之以釋《毛詩》，謂視爾不以我爲善。但語意與上「既不我嘉」相複，似宜從鄭箋以「不臧」指許人之不善。蓋善猶親仁善鄰之善，言視爾之不善，而我思則不能遠而忘也；視爾之不善，而我思則不能閔而止也。

「不遠」承上「不能旋反」，「不閔」承上「不能旋濟」。苟可反之，則遠而忘矣；苟可濟之，則閔而止矣。傳訓「濟」爲「止」者，《爾雅·釋天》「濟謂之霽」，郭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洪範》曰「霽」，《宋世家》「霽」作「濟」，《史記正義》引鄭注：「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是「濟」「霽」古通，故訓爲「止」。「閔」爲「閉」者，《魯頌·閔宮》傳亦云：「閔，閉也。」「我思不閔」，言我之思不可遏抑，猶云發於不容已爾。《呂記》以不閔爲曉然易見，嚴《緝》以爲我之所思其說非閔而不通，皆非是。

「陟彼阿邱，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偏高曰阿邱。蟲，貝母也。升至偏高之邱，采其蟲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傳雖不言興，而興意自明。故箋申之云：「升邱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

助安宗國也。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

之多思者有道，猶升邱采蠡也。」《東萊文集》一說曰：「蠡，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蠡若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蠡爲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爲甚急。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而不知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此說善達傳箋之意。朱《傳》言「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蠡以療鬱結之疾」，則誤以興爲賦矣。《呂記》又云：「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釋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爲釋狂，蓋言我憂患如此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稚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於是也。」此說亦得詩人委婉

之旨。

「控于大邦」，傳訓「控」爲「引」。《說文》：「控，引也。《詩》曰：『控于大邦。』」用毛義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殊覺費詞。《一切經音義》卷九。引《韓詩》云：「控，赴也。」赴謂赴告。襄八年《左傳》「無所控告」，是也。《莊子·逍遙遊》「時則不至，而控于地」，《釋文》引司馬注：「控，投也。」控告，猶言投告也。投與赴義相近，韓訓「控」爲「赴」，似較「引」義爲勝。

「不如我所之」，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毛意蓋以「所之」即爲所思，與上「我思不遠」、「我思不閔」相應。雖思至篤厚，而終以義，不果歸，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之」爲「思」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在志爲思。」《釋名》云：「詩，之也，志

之所之也。」蓋「思」之爲「之」，猶「懷」之爲「至」矣。

正義云：「《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此實五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並賦四章以下。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甯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承

琪案：疏所引服說，既以「許人尤之」爲三章，則服意自以此詩通爲四章，首章章六句，次章章八句，三章與首章同，四章與次章同；章六句者用一韻，章八句者用兩韻。古詩雖不必拘，而此篇固相配整齊。服氏所分，當是古本如此。今《毛詩》章句，後人或

有改易。服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者，「五」字恐係「四」字傳寫之譌。《穎濱詩傳》分爲四章，不爲無據。孔正義謂服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章，非也。子家、穆叔所以賦《載馳》者，皆止取「控于大邦」之意，無庸並賦「許人尤之」之章。杜注《左傳》謂並賦四章以下，亦非也。

毛詩後箋卷四終

毛詩後箋卷五

涇 胡承珙

衛

淇 奧

《序》云：「《淇奧》，美武公也。」^①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人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正義曰：「《賓之初筵》云『武公既人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時已爲卿士。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爲公，亦爲卿士矣。此云『人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承珙案：

徐幹《中論·虛道》篇云：「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何氏《古義》據此謂歐陽《補圖》以《淇奧》屬之平王，較嚴《緝》「幽王時詩」之說轉爲有據。今觀詩言「終不可諼」，自是武公耄年，國人誦美之詩耳。

「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毛詩》字多假借。綠，《禮記》、《爾雅》、《說文》皆作「菴」。竹，《釋文》引《韓》《魯詩》《釋文》引《石經》，是漢一字石經，乃《魯詩》。及《說文》皆作「薄」，惟《爾雅》作「竹」與毛同爲借字。而「綠」之爲王芻，「竹」之爲篇菴，漢儒並無異說。惟兩《漢志》並言「淇園之竹」。

① 「公」下，阮校本《毛詩正義》有「之德」二字。

戴凱之《竹譜》云：「根深耐寒，茂彼淇苑。」李匡乂《資暇集》引謝瞻《竹贊》云「瞻彼中唐，菴竹漪漪」，而譏其乖謬。宋儒乃專指綠竹爲竹箭。《容齋三筆》載：吳安度試「綠竹青青」詩，不依注作王芻、篇竹，謂之失旨，放罷。富弼疏稱《史記·河渠書》有云「淇園之竹」，安度未爲不識題義，乞下學士院看詳。于是賜安度出身。此宋人以綠竹爲竹箭之始。然酈注《水經》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篇竹不異毛興。」此得諸目驗者。豈淇園之竹惟盛於漢時，至後魏而無復遺種邪？況揚貢篠簜，荆貢篋簞，而豫州未聞貢竹材。《易》言蒼筤，《禮》言竹箭，皆不兼「綠」爲稱，則「綠竹」之名自非經典所有矣。至陸璣以綠竹爲一草名，蓋本《博物志》謂淇旁有綠竹草。見《後漢書》注。李巡《爾雅》注謂菴竹一物二名。見《詩正義》。孔疏引「終朝采綠」，證綠與竹別草，以駁其非。考《采綠》之

「綠」毛無傳，以已見《淇奥》，故鄭箋仍以「王芻」釋之。王逸注《離騷》「薺菴施以盈室兮」，即引「終朝采綠」，字作「菴」，而義同毛鄭。段氏《詩小學》引《魏都賦》「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言綠與竹同茂，故以「冬夏異沼」對句。其又引《上林賦》「揜以綠蕙」，張揖注以綠爲王芻。今按，《爾雅翼》已引此句。但《上林賦》所謂綠蕙與江離、留夷、靡蕪對言，並是一物，殆即所謂「樹蕙百畝」者，以「綠」狀其色，似非「綠，王芻」之「綠」也。《爾雅》「菴，王芻」郭注云：「今呼爲鷓鴣脚莎。」鄭氏樵以爲即蓋草。但《說文》既有蓋草，又有「菴，王芻」，亦似非一物。《招魂》云「菴蘋齊葉」，以「菴」與「蘋」連言，自是水草，故生於淇旁耳。《說文》：「薄，水篇莢也。从艸水，毒聲。讀若督。」「篇，篇莢也。从艸，扁聲。」「莢，篇莢。从艸，筑省聲。」《經義

雜記《據之謂《魯》《韓詩》作「薄」，以爲水篇莢；《毛詩》作「竹」，以爲岸篇莢。然《毛詩》既假借「竹」字，安知必爲「莢」字之借而非「薄」字之借乎？《爾雅》作「篇蓄」者，「蓄」與「莢」疊韻通用。郭注：「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九章》云「解篇薄與雜菜兮」，王逸注云：「篇，篇蓄也。」是篇蓄乃可食之菜。鄭《采綠》箋亦以王芻爲易得之菜。然則諸家《本草》僅以王芻、篇竹爲草類者，尚未必然也。

「如切如磋，《唐石經》初刻作「磋」，是也。《說文》有「磋」無「磋」。如琢如磨」，傳：「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岳本無「也」字。傳義本之《釋訓》。《禮記·大學》亦同，孔疏謂記者引《爾雅》而釋之，是也。毛以「切磋」爲「道其學而成」者，「道學」猶「講

學」。《中庸》「道問學」注云：「道，猶由也。」《禮記》孔疏云：「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蓋切磋者，朋友講習之事，故云道其學而成也。鄭注《大學》則云：「道，猶言也。」末章「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箋云：「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似亦以「道」爲「言」，與傳異義。《大學》正義以鄭注「道，猶言也」專謂經中「道盛德至善」之「道」，蓋亦不以「道學」之「道」爲「言」矣。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四。引《韓詩》「如錯如磨」，宋氏綿初云：「東哲《補亡詩·白華》篇曰：「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其《韓詩》之語與？李善注引《毛詩》「如琢如磨」，未之考也。」承珙案：《禮記·大學》、《論語》皆孔門引《詩》，皆作「如琢如磨」，而《毛詩》與之合，可見《毛詩》源流七十子，所以勝于三家也。

「瑟兮僊兮，赫兮咺兮」，傳：「僊，寬大也。」《說文》：「僊，武貌」，引《詩》：「瑟兮僊兮」。段注云：「許與毛異者，以《爾雅》及《大學》皆云「瑟兮僊兮者，恂慄也」。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峻，與寬大不相應，故易之。僊，《左傳》、《方言》、《廣雅》皆作「擗」，服虔、楊雄、張揖皆訓「僊」爲「猛」。而荀卿子「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僊也，愚者俄且知也」，則以陋陋與寬大反對，與毛合。蓋大毛公固受《詩》於孫卿子者。」承珙案：《賈子·傳職》篇「明僊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僊，反僊爲野」，僊雅猶言嫺雅，容志審道亦寬大嫺雅之意；「反僊爲野」與荀子「陋」僊「反對相同，是亦與毛義近。《釋文》引《韓詩》云：「僊，美貌。」亦不以爲武。《說文》所據，其《齊》《魯詩》歟？又「赫兮咺兮」，傳云：「咺，威儀容

止宣著也。」《釋文》引《韓詩》作「宣」。宣，顯也。毛作「咺」者，蓋「宣」之借字，故以「宣」著「釋之」。《說文》引《詩》作「愜」，云「寬閒心腹貌」，與毛韓義異，當亦出《齊》《魯詩》耳。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釋文》云：「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體」。段氏《周禮漢讀考》云：「《說文》：「體，骨體之可會髮者」，引《詩》：「體弁如星」，是《詩》本作「體」，與《周禮》故書合。今本毛傳疑有錯誤，當云「體，所以會髮」，爲許叔重所本。蓋《毛詩》作「體」，三家詩有作「會」者。鄭君注《禮》時未治《毛詩》，其所云「會弁如星，其弁伊綦」，蓋皆《韓詩》，至箋《毛詩》時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爲說改字。而「體讀爲會」之文，蓋今本佚去。」《詩小學》又云：「正義引《儀禮》注「收者，所以收髮」，證傳「會者，所以會髮」

之文，孔氏所見傳未誤也。此蓋毛公謂經「會」爲「醴」之假借。傳當云：「會者，所以會髮。弁，皮弁。」淺人刪去「會者」二字，并倒置其文耳。」承琪案：段氏兩說微異。其云「會者，所以會髮」，是也。云《毛詩》作「醴」，則《釋文》、正義皆未言及，鄭箋又不云「醴」當爲「會」，殆未必然也。《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注：「故書『會』作『醴』。」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醴」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檜。」此先鄭以《儀禮》之「檜」釋《周禮》之「醴」，用經證經，可爲確詁。所引《儀禮》說，乃先師舊訓。《士喪禮》之「檜」今本作「髻」。用組爲之，經有明文，知《周禮》之「會五采」亦是以五采組束髮。且「五采」二字屬上「會」字讀句，與後鄭

連下「玉」字讀者不同。毛傳以「會」爲「所以會髮」，當亦謂以組束髮。經言「如星」者，謂以五采束髮而加弁，文駁如星也。「如星」不必指玉之光。即如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矍矍而處，狀似星也」，亦祇言其布置疏落之狀，非取象於星光也。陳氏《稽古編》辨之極晰。《五經文字》云：《春秋傳》注引《詩》以爲「繪弁」，見昭二十八年《左傳》注。今本仍作「會弁」。《釋文》：「會，本又作瓊」。是杜注《左傳》所據《詩》作「繪」，亦五采之義也。《說文》以醴爲骨槌，引《詩》作「醴弁」，此三家義，不必同毛。鄭箋則仍用其《周禮》注之說，但讀「會」義不同，初未嘗與毛異字。高誘注《呂覽·上農》篇引《詩》「冠弁如星」，則又出於《說文》諸書所引之外者矣。

「猗重較兮」，傳：「重較，卿士之車。」較，《說文》作「較」，云：「車輪上曲鉤也。」鉤，今本譌作「銅」。《文選·西京賦》《七啟》注引皆作「鉤」。

又云：「輶，車耳反出也。」「輶，車兩轎也。」「轎，車旁也。」《考工記》：「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注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較，兩轎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蓋車深四尺四寸，其前三之一，式也，後三之二，轎也。較分冒於兩轎之上，下與軹之植者相貫。式在前而低，較在後而高，故鄭云「兩轎上出式者也」。以式低較高，望之若兩重然，故曰重較。段氏云：「較之制，蓋漢與周異。周時較高於軾，高處正方有隅，故謂之較，較之言角也。至漢乃圓之如半月然，故許云車上曲鉤。曲鉤，言句中鉤也。圓之，則亦謂之車耳。其飾，則崔豹云文官青耳，武官赤耳。《西京賦》云：「戴翠幔，倚金較。」荀卿及《史記·禮書》「彌龍以養威」，「彌」，許書作

「𨔵」，解云：「乘輿金耳也。」皆謂較爲龍形而飾以金。司馬氏《輿服志》：「乘輿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是其義也。下文云：「公、列侯安車倚鹿。」然則較辨尊卑，自周已然。故劉熙曰：「較在箱上，爲辜較也。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毛公謂「重較，卿士之車」，必有所受之矣。承珙案：《詩正義》謂《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然《考工記》疏云：「鄭云兵車自較而下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昭十年《左傳》：公使王黑以靈姑鉅率，請斷三尺而用之。服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旗齊較。軾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據此疏，則傳謂「卿士之車」，蓋以武公

爲周卿士，故有重較歟？又考凡卿大夫之車皆名「軒」。杜注《左傳》，於軒皆曰「大夫車」，定九年曰：「犀軒，卿車。」《說文》：「軒，曲輶藩車。」藩，當本作「輶」，段注謂此「藩」是藩蔽，與輶爲車耳不同，用顏師古注《景帝紀》駁應劭之說。不知「藩」「輶」字本通。《太玄·積》：「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至于蕃也。」此「蕃」亦當謂輶。謂車之輶與輶皆曲者爲軒。曲輶，即梁輶也。輶亦言曲者，即所謂輶上曲鉤，與車耳反出者。車耳反出必邪也向外，故云曲輶。其曲如角，故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注》曰：重較，重耳也，在車輶上重起如牛角。然車之重較者名軒，正取軒舉之義。《荀子·非相篇》：「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楊注引《詩》：「重較。」《候人》傳云：「大夫以上乘軒。」與此傳義相備。戴氏震謂傳因《詩》辭傳會，非也。

臧氏《經義雜記》云：「「猗重較兮」，「猗」字，傳箋無說。《禮記·曲禮》：「尸必式」，正義、《荀子》楊注、《文選》李注皆作「倚」。然《釋文》作「猗」，云於綺切，依也。正義釋經，云「倚此重較之車兮」，似本從人旁。而下引經仍作「猗」，則陸孔皆從犬旁，爲「倚」之假借字。《說文》繫傳：「較」字下引《詩》作「猗」，《群經音辨·犬部》引《詩》亦作「猗」，則自六朝至宋初皆作「猗」字。唐人雖多引作人旁，要未若從犬者尤信而有徵也。」承珙案：謂「猗」爲「倚」之假借，是也。傳箋無說者，以當時「猗」「倚」假借，人所共知耳。要其字爲「猗」，其義則「倚」。《後漢書·輿服志》：「乘輿倚龍伏虎，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公、列侯倚鹿伏熊。」此「倚」皆謂倚較，「伏」皆謂伏式。較在兩旁，可倚人。直立稍後，一手可以憑較；俛躬向前，兩手可

以憑式。《曲禮》疏謂於車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讀詩記》引呂和叔說即本之。其實非也。式在車前三分深之一，而卑於較者，以便車前射御執兵，亦因之伏以致敬。較在車兩旁三分深之二，稍後於式而高出於式者，以輪在轎外，車驅疾則塵上，較在轎上，所以蔽塵，亦便於左右憑依。《楚辭·九辨》：「倚結軫兮長大息，涕潺湲兮下霑軾。」軾爲車闌，所以固轎，亦交錯於較。倚軾，猶言倚較。較高於軾，故倚軾而其涕得下霑軾也。若如《曲禮》疏式上又橫一木爲較，則橫於當面，射御皆有不便，即俛而伏式，首且爲較所觸矣。朱《傳》既以「倚」爲歎辭，而仍用《釋文》「於綺反」之音，亦誤。

考 槃

《序》云：「《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

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案：此《序》是推本作詩者言外之意，詩詞則止專美碩人，猶《簡兮》亦止美碩人，而《序》云「刺不用賢也」。蓋天地閉而後賢人隱。《衛》之《考槃》、《王》之《邱中有麻》、《小雅》之《白駒》皆詠賢人之肥遯，以刺其君者。鄭箋泥于《序》下之說，以詩詞之「弗忘」即爲刺君，故不能無語病。若毛傳，則就詩釋詩，有美無刺。說者概以毛鄭同譏，過矣。陳氏見復曰：「《序》謂刺君上之失賢，朱謂美隱居之得所。美在此，則刺在彼矣。美在言中，刺在言外。」其說最爲圓通。

毛傳「考，成；槃，樂」，二訓皆本《爾雅》。孔疏不言者，以人所共知耳。《集傳》「考槃」二說。前說謂成其隱處之室，即黃氏一正所云「槃者，架木爲屋有槃結」之義，皆本鄭樵「木偃蓋爲槃」之說。然結室而在澗、

在阿、在陸，分爲三處，恐無此理。後說引陳傳良云：「考，擊也。槃，樂器也。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然此乃貧無聊賴者之所爲，賢者當不如此。惠半農曰：「孔子自衛將入晉，及河，聞趙殺竇犢鳴犢及舜華，臨河而歎，遂還。息于鄒，作《槃琴》以哀之。王肅注云：「槃，操。《琴》，曲名也。」然則《考槃》即《槃琴》歟？考，猶鼓也。蓋古有是名，而孔子作之。曰「考」曰「作」，皆鼓之義。」案：此說亦近附會。顧虞東曰：「世固有隱而弗成者，無真樂斯弗成矣，無可隱斯弗樂矣。成其樂乃所以成其隱也。反復詩言，毛義深矣。」

「考槃在澗」，傳：「山夾水曰澗。」《釋文》引《韓詩》作「干」，云「境埆之處也」。惠氏《古義》云：「澗當作間」，古字「干」「間」通。引《聘禮》記「皮馬相間」注云「古文間作干」。承珙案：作「澗」，亦與「干」通。《小雅》「秩秩斯干」傳云：「干，澗也。」

此二字通借之證。《毛詩》正字，《韓詩》借字，其實一也。《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王注並云：「干，山間澗水也。」虞注云：「小水從山流下稱干。」翟注云：「干，厓也。」此皆謂干即澗耳。劉淵林《吳都賦》注又引《韓詩》：「地下而黃曰干。」黃，疑「潢」字之誤。潢汙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引鄭注《漸》卦云：「干者，大水之傍。」故停水處即其義也。至《韓詩》「干」有兩訓，則或由《韓故》、《韓說》與《薛君章句》之不同。若《呂記》引董氏說，謂次章「在阿」，《韓詩》亦作「在干」，謬矣。《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曲景曰阿」，《一切經音義》引作「曲京」。案：「景」乃「京」之誤。

嚴《緝》云：「舊說以「弗諼」、「弗過」、「弗告」皆爲賢者猷畝不忘君之意，其義亦正，但與上文槃樂、寬大之意不類。故此詩不過極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其時之不可

爲；而賢者無復有意於仕，所以刺其君之不能用也。」戴岷隱云：「弗諼者，誓不忘山中之樂。若「蕙帳空而山人去」者，皆忘之也。弗過者，弗與人相過。弗告者，弗與人議論也。閉門絕交，口不言世事，此隱遁者之常也。」《黃氏日鈔》以此說爲當。承珙案：弗諼、弗過，毛皆無傳。「諼」之訓忘，已見《淇奥》傳，以近在前篇，可不復出。但疏引王肅述毛以「弗諼」爲不忘先王之道，則不如以不忘此樂者爲近。至次章「弗過」，以末章「弗告」傳云「無所告語也」推之，則「弗過」當是無所過從之意。疏引王肅云：「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亦未必得毛旨也。

碩人

《序》云：「《碩人》，閔莊姜也。」案：此

詩但極言夫人族戚之貴、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而無一語及其可閔之處。若無此《序》首句，則將以爲美莊姜矣。然莊姜之賢，固當不止於此也。《序》云「閔莊姜者」，自有《左傳》可證。且《序》以「閔」言者七篇，如《君子陽陽》之「閔周」，《揚之水》之「閔無臣」，詩中皆不見其意，而《序》能言之，其必有所受之矣。

「碩人其碩」，臧氏《經義雜記》曰：「《玉篇·頁部》：『碩，渠衣切。』《詩》云『碩人碩頤』，傳：『具長貌。』」又：「碩頤然佳也。」案：下章箋云：「敖敖，猶碩頤也。」知詩「碩」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野王據之。然據下正義曰「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頤頤然長也」，知唐初孔所見本已作「其碩」矣。《校勘記》云：「考經文一字，傳箋疊字者，多矣。如『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尚爛爛』

然」等是也。《玉篇》乃依箋疊字耳，非六朝時經有作「碩人碩碩」之本也。」承珙案：《玉篇》引傳云「碩碩，具長貌」，則傳文自重一「碩」字，與今本不同。蓋《經》作「碩」，傳作「碩碩」，即「洸洸潰潰」之例耳。

「衣錦褻衣」，傳：「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褻檐。」《說文·林部》「綵，泉屬。从林，熒省聲。《詩》曰：『衣錦綵衣。』」又《衣部》：「褻，綵也。《詩》曰：『衣錦褻衣。』」示反古。」案：今《毛詩》作「褻」，則許《衣部》引者，《毛詩》；《林部》引者，三家詩也。要其於緝泉爲衣，則無異義。鄭箋《衛風》：「褻，褻也。」此用《禮記》「褻爲綱」文，而不言褻用何物。《鄭風》箋云：「褻，褻也。蓋以褻褻爲之。」其說與許異。穀者，細絹，是以絲而非以泉矣。孔疏云：「婦人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

故以單穀爲之。」夫衣錦尚綱，方謂惡其文著，而乃云欲露錦文，是矛盾矣。鄭義似不如許。毛云「褻檐」者，謂以褻爲檐。檐，猶言檐綸。《說文》：「直裾謂之檐綸。」《釋名》：「荊州謂褻衣曰布襦，亦曰檐綸，言其檐檐宏裕也。」《爾雅》：「衣蔽前謂之檐。」引申之，凡衣或曰檐綸，或曰檐襦，皆取蔽義。蓋褻衣不殊裳，如今之直裾，故謂之檐。是檐已有褻義，故孔疏云「檐，亦褻，而在上」。毛既「褻檐」連文，則「褻」必不同鄭訓「褻」，當是以「褻」爲褻衣。許云「反古」，疑亦《毛詩》家舊說也。

「螭首蛾眉」，傳：「螭首，額廣而方。」《說文》：「額，好兒。从頁，爭聲。《詩》所謂額首。」段注《說文》云：「額首，即螭首。毛傳不言螭爲何物，鄭箋乃言蜻蜻，知毛作「額」，鄭作「螭」。承珙案：鄭不言「額」當爲

「螾」，自是與毛同字。毛本亦作「螾」，但毛以「螾」爲「顙」之假借，不以爲蜻蜻耳。許云「《詩》所謂顙首」者，此「顙」亦當作「螾」，謂《詩》「螾首」字即此「顙」字之借也。猶他處云：某字，古文以爲某字。「疋」下云「古文以爲《詩》『大雅』字」，謂《詩·大雅》之「雅」，古文作「疋」；此則謂《詩》「螾首」之「螾」，小篆作「顙」，皆所以明假借也。許凡引《詩》，無言「所謂」者，此獨變文，故知引《詩》仍當作「螾」。不得因此謂毛亦作「顙」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其尺索刺蠱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曰：「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螾首。」承珙案：《御覽》三百八十引《詩》「秦首蛾眉」，亦不作「螾」，皆「顙」聲之借。螾，自非取象蟲名也。至「蛾眉」，傳箋皆無說。《詩小學》云：「王逸注《騷》云『蛾眉，好貌』。師古注《漢書》始有『形若蠶蛾』之說。《離

騷》及《招魂》注並云：「娥，一作『蛾』。」今俗本倒易之。「娥」作「蛾」者，字之假借。娥者，美好輕揚之意。《方言》：「娥，好也。秦晉之間，好而輕者謂之娥。」《大招》：「蛾眉曼只。」枚乘《七發》：「皓齒蛾眉」，張衡《思立賦》：「嫵眼蛾眉」，陸士衡詩「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倘從今本作「蛾」，則一句中用「蛾」，又用「翠羽」，稍知文義者不爲矣。承珙案：《漢書·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云「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娥揚，揚其蛾眉。」字亦作「娥」不作「蛾」也。

「碩人敖敖」，傳：「敖敖，長貌。」箋云：「敖敖，猶碩碩也。」案：「敖」蓋「贅」之假借。《說文·頁部》：「贅」下云：「贅，顙高也。」《廣雅》亦云：「顙，高也。」贅爲頭高，此字之本義，引申爲頭長，故《廣韻》云：「顙，頭長。」又引申爲長貌，亦如「碩」本頭佳貌，而引申

爲長貌也。

「河水洋洋」，翁氏《附記》云：「齊衛二國固皆可以河言。要以河道論之，經衛者多，經齊者少。其河流與衛都近，與齊都遠。且經明言「北流」，則衛言河「北流」者，適齊之路也。若齊言「北流」，則是通海也。河之通海，與此章有何關係，而衛人作詩必鋪敘齊北通海之水以爲齊境之廣。斯亦可謂弗通也矣。」承琪案：翁說非也。《讀詩記》引董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此數語頗有分曉。衛西齊東，以河爲界。河流於齊衛之間，漸趨而北。自衛適齊之路，可言「北流」，則自齊來衛，又豈不可言「北流」邪。且言嫁女，則盛稱其所適之國，《韓奕》之五章是也；言娶婦，則盛稱其所出之邦，此詩是也。《序》云「閔莊姜」，全詩皆爲莊姜而

詠，首章極言其族類之貴盛，末章極言其國產之廣饒，皆以見其宜見答於莊公而不然者，所以可閔。翁謂河之通海與此章有何關係，然使以衛人而言衛河之洋洋，與莊姜又有何涉也？孔疏云：「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翁云：「庶姜、庶士，自指齊來媵從，與章首言河者無涉。」不知首敘境地，次及物產，次及士女，敘述分明，無可疑也。

「施罝濊濊」，傳：「濊濊，施之水中。」《釋文》：「濊，呼活反。案：《說文》四引此詩，惟《網部》「罟」下，《目部》「賊」下俱作「濊濊」，不誤；《水部》引作「濊濊」，《大部》引作「濊濊」，皆非是。馬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凝流也。」案：凝流，今《說文》作「礙流」。此句本承「北流活活」，言活活之流，施罟則於水似礙。此語最善形容。蓋與傳所

謂「施之水中」者，皆兼眾與水言之。若《韓詩》云「流貌」，則專指水；馬云「網目」，又專指眾，皆於詩語不合。《說文·大部》：「歲，空大也。从大，歲聲。讀若《詩》『施罟濊濊』。」此似近馬說。然許意但引《詩》比方「歲」字之音耳。桂氏馥遂謂《說文》引《詩》以證「空大」，《詩》當本作「施罟歲歲」，後人改爲「濊濊」，又加「讀若」二字，而《水部》「濊」下引《詩》亦後人所加。夫施罟者，必於水中，網在水中，不見所謂空大之狀。桂氏乃欲以易「礙流」之訓，亦不善於體物矣。

「鱣鮪發發」，傳：「鱣，鯉也。」《說文》：

「鯉，鱣也。」「鱣，鯉也。」段云：「毛傳於『鱣』云『鯉』，於『鯉』不云『鱣』者，鯉者俗通行之語，不待注也。舍人云：『鯉，一名鱣。』《爾雅》古說如此，自陸璣、郭璞，乃分鯉鱣爲二。《周頌》：『有鱣有鮪，鰈鰒鰓鰓。』鱣鯉並言，

似非一物，而箋云：「鱣，大鯉也。」然則凡鯉曰鯉，大鯉曰鱣，猶小鮪曰鰈，大鮪曰鮪。謂鱣與鯉、鰈與鮪不必同形，而要各爲類也。」承珙案：《爾雅》：「鯉，鱣。鰓，鮪。鰓，鮪。」舍人、孫炎皆以爲釋二名，則是以「鱣」釋「鯉」，郭氏乃分爲六物。夫《爾雅》，故訓之書，正名辨物，無庸並列六魚不加訓釋，全書無此文例。故毛傳以「鯉」訓「鱣」，以「鮪」訓「鰓」，皆本《爾雅》。《說文》又本之毛傳。至《周頌》「鱣」並言，則當如鄭箋以「鱣」爲大鯉。《詩》以多魚爲言，故連類而並舉之歟。

「發發」，傳：「盛貌。」《釋文》：「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鰓。」《說文》：「鰓，鱣鮪鰓鰓。从魚，友聲。」段云：「作『鰓』者，非毛非韓，又不言其義，《篇》《韻》皆無『鰓』字，其可疑如此。」承珙

案：楊倞注《荀子·榮辱篇》：「儵魚，一名儵魮。」是「魮」本魚名，與此詩無涉。然《韓詩》之「魮」亦不見《說文》，或許書原有「魮」字，本之《韓詩》，今《說文》「魮」字又爲「魮」之或體，《說文》此處傳寫有脫誤耳。《集韻》：「魮，或作發，亦從魚。」乃欲合毛、韓、許而一之。

「葭莢揭揭」，《詩》或言「葭莢」，或言「蒹葭」，或言「萑葦」，皆並舉二物。《爾雅·釋言》既云「莢，騅也。莢，亂也」，《釋草》又云：「葭華、蒹葭、葭蘆，莢亂。」此皆以二字爲一物，葭蘆即葭華也。莢亂即蒹葭也。毛傳於《碩人》云：「葭，蘆。莢，亂也。」於《秦風》云：「蒹，蘆。葭，蘆也。」於《七月》云：「亂爲萑，葭爲葦。」是則《詩》之葭與葦同爲一草，又謂之蘆；莢與萑與蒹同爲一草，又謂之亂，又謂之蒹，又謂之騅，其分析皆本於

《爾雅》。《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葦，大葭也。」「蒹，萑之未秀者。」「蒹，蒹也。」「萑，亂也。」「亂，莢也。」八月亂爲萑，葭爲葦。各本脫「萑葭爲」三字，此從段本增。「莢，萑之初生。一曰亂，一曰騅。」此與《爾雅》、毛傳並同。《夏小正》傳云：「萑未秀爲莢，葦未秀爲蘆。」故《爾雅·七月》孔疏云：「此二草，初生者爲莢，長大爲亂，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分別甚明。《碩人》疏所引李巡以蘆亂爲一草，自不如孫炎、郭璞以爲二草之諦。然此二草形類本不甚相懸，析言之則別，統言之或亦可以通稱。如《爾雅》列葭華等草，而總之曰「其萌蘆」，郭注：「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蘆。」非以其形類相近故乎？《大車》傳云：「莢，騅。」「騅」當作「亂」。也，蘆之初生者也。此似以葭莢合爲一草，不知毛意於《詩》中葭莢對文者

既分釋之，此單言莢，故不嫌於通稱耳。或謂《大車》傳「蘆」乃「萑」字之誤，亦通。《夢溪筆談》云：「詳諸家所釋葭、蘆、葦，皆蘆也，則莢、蘆、萑自當是莢耳。《詩釋文》云：「蘆，江東人呼之爲烏蘆。」今吳中烏蘆草乃莢屬也，則蘆爲莢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謂之初生可也。《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則散文言之，霜降之時亦得謂之葭，不必初生。若對文，須分大小之名耳。莢，芽似竹筍，味甘脆可食。莖脆，可曲如鉤，作馬鞭節。花嫩時紫，脆則白，如散絲。葉色重狹長而白脊。一類小者可爲曲薄，其餘惟堪供爨耳。蘆，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莖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葉闊大而色淺。此堪作障席、筐筥、織壁、覆屋、絞繩雜用，以其柔韌且直故也。古書名字雖多，今世俗只有蘆與莢兩名。」

氓

「抱布貿絲」，傳：「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承珙案：此「幣」即錢幣之幣。《漢書》「賈人緡錢」，如淳引胡公云：「緡，錢爲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

貿絲」，故謂之緡也。」蓋古人即以幣爲錢，可以貿易，不必定用錢刀。然亦非僅以布粟易物，即謂之布。先鄭注《周禮·載師》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案，先鄭又云言布參印書者，舊時說也。其說正與毛同。然則詩所謂「布」，必非布帛之通稱。孔疏乃云此布幣爲絲麻布帛之布。《鹽鐵論》文學曰：「古者市朝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疏說蓋本於此。然如此，則傳不必更訓以「幣」矣。

「送子涉淇，至于頓邱。」毛氏《毛詩寫官記》曰：「衛有頓邱三。其一名「五軍」，謂魏置五軍於邱旁故也，在淇水南。其一名「五觀」，在淇上宿胥口。其一名「帝邱」，「帝」頓聲轉，亦近淇。凡此三頓邱，未審「至于頓邱」是何地。」承珙案：《水經注》：「淇水

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又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故闕駟云頓邱在淇水南。又屈逕頓邱西，《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置五軍於邱側，故其名亦曰「五軍」也。」其後歷敘至「淇水合宿胥故瀆」下又云：「東北逕帝嚳冢西，世謂之頓邱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其下又云：

「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邱。《皇覽》曰：頓邱者，城門名；頓邱道，世謂之殷。皆非也。蓋因邱而爲名，故曰頓邱矣。」據此，酈注雖三言頓邱，而獨以《詩》之「頓邱」系於「五軍」者。《河水》篇於汜水滎陽下歷敘所經，至石濟津云：「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溝洫志》曰：

在淇水口東十八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淇水》篇云：「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也。」考春秋時，淇水入河當在黎陽以西。其黎陽以東之淇水，乃魏武帝於水口下大枋木成堰，遏而東入白溝以通漕運者也。闕駟曰：頓邱在淇水南。自是淇水尚未入河之處。《詩》言涉淇而至頓邱，是其地相去不遠。黎陽，漢魏郡地。頓邱當在其西。若東郡之頓邱，則在黎陽以東，去舊淇口稍遠，其非《詩》之「頓邱」，明矣。故酈氏於「淇水合宿胥口」下雖言頓邱，而絕不及《詩》。王氏《詩地理考》兩引《水經》之「頓邱」，漫無區別；又引《輿地廣記》以爲澶州清豐縣，亦誤認東郡之頓邱，而不

知其非春秋時淇水所經之地也。

「將子無怒」，傳：「將，願也。」箋云：

「將，請也。」《廣雅·釋詁》：「欲、羨、願、貪、

欲、欲、將、闔，欲也。」「願」即「願」字之借，

《廣韻》「願」「願」皆魚怨切。是「願」與「將」皆爲

「欲」，故毛訓「將」爲「願」。鄭易訓爲「請」。

正義謂「面與之言，宜爲請」。案：《穆天子

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將子無死，尚

能復來。』」此「將」亦當爲「願」，蓋可云「願其

無死」，不可云「請其無死」也。且此亦相對

唱酬之詞，不必面言即宜爲請也。

「秋以爲期」，《通典》引董仲舒云：「霜

降迎女，冰泮殺止。」舉此詩云：「將子無怒，

秋以爲期。」《媒氏》疏引王肅《聖證論》亦舉

此詩。馬昭則以此爲淫奔之詩，不足爲據。

承琪案：此婦雖係被誘，然其言曰「良媒」、

曰「卜筮」，則必猶託於婚姻之正禮以行者。

秋以爲期，自是嫁娶之時，故以此相訂。毛義秋冬爲昏，正可據此爲本經之一證，馬昭之說非也。

「乘彼墐垣，以望復關」，傳：「復關，君

子所近。」箋亦不言其地之所在。《寰宇記·

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

復關隄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

考宋臨河縣故城，今在開州西，其云「自黎陽

下入清豐縣界」爲復關隄，則其去黎陽以西

之淇水頓邱尚遠，似未可以乘墐垣而望見

之也。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箋云：「爾，女

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

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

其皆吉，又誘定之。」歐陽《本義》謂「上下文

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兩句爲男告女，豈成

文理。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敘

與男相得之初，我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往爾。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爾其男子也。」承珙案：《坊記》云：「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鄭注：「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鄭注《禮》時用《韓詩》。然陸德明《詩音義》云：「體，《韓詩》作履。履，幸也。」鄭則訓「履」爲「禮」，又不盡用《韓詩》。其云卜筮而後爲禮，本無咎惡之言，似以此婦人但自怨自艾，而不深責其男子。較之箋說，更爲忠厚。且以「爾」爲爾其男子，與箋《詩》亦異。觀下句「以爾車來」，則上兩「爾」字，自以爾男子爲是。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傳：「桑，女工之所起。沃若，猶沃沃

然。鳩，鵲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毛意蓋以此爲婦人之詩，故因女工所起之桑爲興。即「沃若」、「黃隕」，亦不過顏色盛衰之況耳。鄭箋泥於「秋期」之說，遂分「未落」爲仲秋，「黃隕」爲季秋。殊不知貿絲是孟夏時事，桑葚是孟夏時物，若謂「沃若」是仲秋，其時安得有葚？乃云「鳩以非時食葚」，與女子非禮行嫁，義殊迂曲。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此二句正與下章「三歲爲婦，靡室勞矣」相應。蓋初至其家，食貧力作，盡心於家事。靡室勞矣，言不以室家之事爲勞，猶《邶·谷風》之「昔育恐鞠，及爾顛覆」也。「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者，謂三歲之後，久而見酷暴，猶《谷風》之「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也。鄭箋以「三歲食貧」謂「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夫其時，婦尚未往，又安知其家食貧必

三歲乎。於「三歲爲婦」二句又云：「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兩「三歲」異義，非是。王肅述毛，又云：「往之女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此於上句「自我徂爾」中間多一轉折，亦於文義不合。

「言既遂矣」，箋云：「遂，猶久也。」案：「遂」非即訓「久」，而義近於「久」。蓋「遂」本訓「終」、訓「竟」，皆有久意，比方爲訓，故曰「猶」也。《曹風·候人》箋同。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女反薄我，使我怨也。」此直謂本期偕老，不意其老而見棄耳。箋詞氣抑揚。嚴《緝》遂謂：「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爲此氓之婦，三歲見棄，不應便老。蓋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未老而已見棄；若從爾至老，其被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虞東學詩》以此

說爲長。不知「三歲食貧」、「三歲爲婦」皆謂初爲夫婦時耳；其下文「言既遂矣」自在三歲之後，久乃見棄，非必三歲便棄也。惟「總角之宴」一語，則似幼即爲婚，而抱布來謀，涉淇遠送又非穉男弱女之所爲，此爲可疑。王氏志長以「總角」別有所指，蓋謂氓所私者。所謂「士貳其行」者，捐故憐新，婦人之所爲恨也。《田間詩學》又疑是改適之婦見棄後夫，轉追念其故夫結髮之情。解愈支離。承琪案：「總角之宴」以下，祇自悔其少不更事，爲人所誘，言笑盟誓以爲可託終身，而不知其不可信也。「總角」正與上「老」字對。宴，安也。謂其初本相安無事，非同今日之不能安于室耳。「宴」訓已見《邶·谷風》，故毛於此無訓。

「信誓旦旦」，《校勘記》云：「考《釋文》云：『旦旦，《說文》作『𦣻𦣻』。』《說文·心

部《怛》下重文云：「怛，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旦旦。」是許本《毛詩》經字作「怛」也。鄭箋之本，字與許異，經字作「旦」，傳同。而「旦」即「怛」之假借，故箋云「言其懇惻款誠」。字爲「旦」，義仍爲「怛」，實與許未嘗不合也。正義引定本云：「定本：旦旦猶怛怛。」是定本改「怛」用「旦」。《考文》古本作「信誓旦旦然猶怛怛也」，一本作「旦旦猶怛怛然」，皆采正義而誤。「承珙案：《說文》：「怛，憊也。」「憊，痛也。」「方言》：「怛，痛也。」「或疑此於「信誓」義不協，不知傷痛者至誠迫切之意，故可通爲形容誠懇之貌。如《說文》「惻」亦訓「痛」，而《後漢書·張酺傳》云：「閭閻惻惻，出於誠心。」注云：「惻惻，懇切也。」又如《說文》「懽」：「懽，喜歎也。」又引《爾雅》曰：「懽懽、惓惓，憂無告也。」懽本訓喜歎，而憂者之歎歎，亦

與喜樂之歎歎同其誠切，是其例矣。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正義曰：「今老而使我不思，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無可奈何。」據正義，則經中兩「反」字異義，非是。反是不思者，即疊上「不思其反」，變文以叶下「哉」字耳。

《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甯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觀此，知「反」即「言可復也」之「復」。《集傳》以「反」爲反覆，言我不思其反覆以至此，爲婦人自悔之語。此與《表記》引《詩》證「諾責」之意不合。戴氏《續詩記》：「反，謂回思前日之事。」惠

半農云：「反，謂爲夫家所遣。」引《穀梁傳》「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爲證。此皆與上文「信誓」義不相應，故知箋說爲允。

竹竿

《序》云：「《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案：《序》首句但言「衛女思歸」，下乃推原其所以思歸，由于「不見答」耳。詩前三章第言夫婦相接之禮，並無不見答意，亦並未露思歸之情，故毛於首章傳云：「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於三章傳云：「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比興深微，使人不覺。至章末「駕言出游，以寫我憂」，始露不答、思歸之意，故傳云：「出游，思鄉衛之道。」則全詩情事瞭然矣。《集傳》以此詩未見不答之意，嚴《緝》辨之曰：「此雖不言

其夫家之不見答，而觀其思歸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矣。」或又疑傳箋屢言「室家」、「夫婦」，似誤認《序》中「歸」字作「嫁」字。獨不思末章傳云「思鄉衛之道」，正與《序》「思歸」相應，何嘗誤認爲謂「嫁」曰「歸」乎？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呂氏大臨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由西北來注之。『左右』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集傳》云：「泉源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承珙案：《水經注》「左爲菟水，右則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城北」，又東屈而西轉。夫衛都朝歌，淇水自其城北屈而西轉，是亦在衛之西北，其下流乃在西南耳。經文於《泉水》曰「泉源」，《水經》云：「水有二源：

一曰馬溝，一曰美溝，皆出朝歌西北。《詩》自其源而言之，故曰「在左」。淇水，《詩》不曰源，則是目其下流已至衛之西南，故曰「在右」。即一字之分別，其不苟如此。徐氏光啟以爲泉源之委在左，淇水之源在右，正與經文相背謬矣。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臧玉林曰：「家藏明人舊刻本作「遠兄弟父母」，始知俗本爲誤。「母」讀若「每」，與上「淇水在右」爲韻。後見《唐石經》亦然。《校勘記》云：「小字本、閩本、明監本皆作「遠兄弟父母」，《釋文》以「遠兄」二字作音，可證。」承珙案：《王風·葛藟》、《魯頌·閟宮》皆「母」與「有」韻，《小雅·沔水》「母」與「友」韻，與此「母」「右」爲韻正同。顧氏《詩本音》仍作「遠父母兄弟」，何氏焯謂其未加考正，漫從《大全》本耳。

「巧笑之瑳」，傳：「瑳，巧笑貌。」案：瑳，疑「齧」之假借。「瑳」字本一作「磋」。《一切經音義》云：「磋，古文齧同。《說文》：「齧，齒參差也。」詩不必定作是解，但當爲笑而見齒之貌耳。

「佩玉之儺」，傳：「儺，行有節度。」《說文》：「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儺」。此用毛義也。段云：「此「儺」字本義。其《曹風》之「猗儺」，則《說文》之「旖旎」也。」承珙案：「曹」當作「檜」。《隰有萇楚》之「猗儺」，即《小雅·隰桑》之「阿難」。毛傳訓「猗儺」爲「柔順」，「阿難」爲「美盛」，其義相因，說詳《檜風》。要皆與「行有節度」之「儺」異。嚴《緝》因錢氏「柔緩」之解，而爲「腰身裏儺」之說，宜《稽古編》之譏之也。

芄 蘭

「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案：傳

「草」字或「藿」字之誤，或「草」上脫「藿」字，當作「芄蘭，藿草也」，如「木瓜，楸木也」之例。《爾雅》「藿，芄蘭」郭注：「藿，芄蔓生。」邢疏：「藿，一名芄蘭」，郭注「藿芄」或傳寫誤。芄，衍字也。《說文》：「芄蘭，莞也。」此「莞」當爲「藿」。或謂「莞」亦衍字也。陸《疏》：「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鬻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陳氏《稽古編》云：「宋沈括言芄蘭莢在枝間，如解結錐，故以爲興。鞞亦當似葉，但不復見耳。近世《本草綱目》祖其說，言芄蘭實穢即「尖」字。如錐，葉後曲如張弓指彊。據此，則鞞是決，非沓矣。但詩人託興，本喻人君當柔潤溫良，信任大臣，豈專爲觸鞞二物取象乎。況首章言「支」不言「莢」也。毛鄭義優，沈說纖甚。」承珙案：沈說見《夢溪筆

談》。其云「莢出葉間如解結錐」，與陸《疏》「子長數寸」者合。「支」本與「枝」同，《唐石經》及《說苑》引詩皆作「枝」。莢綴於枝上，亦可云枝。《名醫別錄》云：「芄蘭葉嫩時似蘿摩，圓端大莖。」李時珍云，葉長而後大前尖。鞞音涉，張弓指彊也。此葉後彎似之。其說雖本沈括，然亦得之目驗。近時程氏瑤田《芄蘭疏證》亦云：「葉油綠色，厚而不平正，本圓末狹。」考玦形如環而缺，則此葉圓端象其環，狹末象其缺。沈云古人爲鞞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者，固可存之，以備一解也。

「能不我知」，王氏《述聞》曰：「《詩》凡言「甯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語詞之轉，非

才能之能。「能」當讀爲「而」，言童子雖則佩觸，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鞮，而實不與我相狎。蓋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之文正與「能」字相應。古字多借「能」爲「而」。承珙案：傳云：「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是毛本讀「能」爲「而」，鄭箋乃如字訓爲才能耳。惟以「能不我知」爲「不自謂無知」，於經文不順。段懋堂云，「無」當作「有」。此說是也。詩蓋以「芄蘭之支」興君子當柔潤溫良，正與驕慢相對。又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以童子而佩觸。然雖服成人之佩，而不自謂我知，所以爲柔潤溫良而有成人之德。下章「能不我甲」，亦當云不自謂我已狎習。蓋觸爲解結之物，故言「知」；鞮是射御之事，故言「狎習」。此皆正言之以反刺惠公之驕慢，所謂陳美以刺惡也。傳用此意釋詩，於詞旨最爲深婉。若如

箋說「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則淺直少味矣。

「垂帶悸兮」，傳：「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段懋堂曰，此未知以「悸」字爲何字之假借。承珙案：《釋文》：「悸，《韓詩》作萃。」蓋「悸」即「萃」字之借。悸从季聲，季从稭省，稭亦聲，稭、萃聲相近，故悸亦可借爲萃。《韓詩》以萃爲垂貌，猶《爾雅》之「萃者，屣屣」也。毛云「垂其紳帶悸悸然」，是亦以悸爲垂貌。則「悸」爲「萃」之借字無疑。《說文》：「繫，垂也。」哀十三年《左傳》曰：「佩玉繫兮。」注云：「繫然，服飾備也。」案：繫然者，垂意。繫與萃，音亦相近。《文選》注引《蒼頡》：「蕊，聚也。」即以爲「萃」之假借。

「童子佩鞮」，傳：「鞮，玦也。能射御則佩鞮。」箋云：「鞮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稽古編》曰：「《說文》訓「鞮」與毛意同。案，《射禮》，右巨指著決以鉤弦，食指、中指、

無名指著沓以放弦。決用棘及骨及象爲之，沓用朱韋爲之，亦名「極」。極，取其中於指；沓，取其沓於指也。鞞之爲決爲沓，皆無明文。而毛說較古，又有許說相輔，當得其真。許云：「鞞，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箸於右巨指。从韋，桀聲。《詩》曰：「童子佩鞞。」」承珙案：孔疏謂禮無以鞞爲決者，故鄭易爲「沓」。然禮亦未有以鞞爲沓者，馮氏《名物疏》駁之當矣。而「右佩決捍」見於《內則》，「佩極」之文則不見於《禮經》。或謂沓以韋爲之，鞞字从韋，故宜爲沓。然《說文》不云「鞞或从弓作鞞」乎。蓋鞞即今之扳指，而制微不同：今之扳指如環無端，古之決則如環而缺，其缺處當聯以韋系，所以箸指，亦可以佩。段注《說文》，謂《士喪禮》注云「決以韋爲之藉」，又云「以紐環大擘本」，皆爲送死而設。恐未必然也。

河 廣

《序》云：「《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嚴《緝》云：「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自魯閔二年狄人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作于衛未遷之前。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許氏《詩深》曰：「《說苑》宋襄公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左傳》僖公八年：「冬，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夫不言母之愛子而託于舅，固由不忍

傷父之意。然夫人之思子，不止形諸哀吟，故襄公於前請未獲命，至父疾而又固請之。自鄭箋以辭害志，遂謂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而義不可往。竊謂桓公在時，必無出婦思返之理。若襄公既已即位，不惟衛徙楚邱，無河可渡，而母出與廟絕，尤不宜復萌此想也。使此時思及往宋，是前乎此者未嘗思，今見先君已沒，其子即位，思以國母就養而義有不可，遂不勝其拳拳而作此焉，則亦愚婦之鄙情，安見其發于愛子之至性而有循禮度義之志也哉？」《虞東學詩》曰：「鄭箋謂襄公即位而夫人思之，與詩義不相應。《集傳》亦仍其誤。疏謂本不渡河，特假有渡者之詞。此是曲說。詩固從賦，不從興也。《四書釋地》引劉曰：「珩言謂不必渡河，而仍以故國之山川言者，其有深情與？」此亦滯於鄭箋，而欲稍變疏義以通其說，非達詁也。」范氏

《詩藩》曰：「詩雖以望宋爲言，然於桓公無相思之理。《詩億》引宋仁宗廢后郭氏不肯與仁宗私見一事，明夫人之不思桓公，是也。蓋望宋但以思子。」承珙案：《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則是被出之時即思之矣，奚必待襄公即位而後思哉？《序》不言桓公夫人而曰襄公母者，以此詩爲思子而作耳。孔疏以《河廣》「葦杭」爲設詞，嚴《緝》則以爲實詠。今玩毛傳於首二句不言「興」，則嚴說實指渡河者爲得《序》傳之意，箋疏之說非也。

許氏《名物鈔》以《集傳》既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而又言「《河廣》之詩作于襄公即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牴牾。夫桓公迎衛渡河，疑此時未出夫人。「桓公卒於衛文公之八年」，其出夫人當在衛既渡河之後。「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爲誤」。承珙

案：桓姬之出，經傳不詳其事。然夫人雖出，而宋衛之好未必遂絕。況《說苑·立節》篇載襄公茲父以大子讓目夷，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是雖出母在衛，而襄公從之，桓公未嘗禁也。逆河宵濟之事，恐不足爲夫人未出之證。

《詩序廣義》曰：「襄公甯讓千里之國，不忍疏母子之情，孝之至也。而夫人之作是詩，恐傷襄公之心也，假而曰『靡日不思』，其子將何以爲情？假而曰『遠莫致之』，是又明明以迎養示其子矣。是以甯置母子之情於不論，而曰誰謂宋遠乎，『跂而望之』即是也，『曾不崇朝』可至也，若曰吾於汝不過咫尺之睽耳。蓋意實思之，而語若爲未嘗思者。然守不可歸之義，而又曲體孝子之心，夫人之情苦矣！夫人之賢至矣！故孔子以爲德之至。」承珙案：此說蓋欲以曲通箋

疏即位後思之之說。所引孔子語，出《鹽鐵論·執務》篇。然其云「好德如《河廣》」者，大旨謂有求則得，所思不遠，與《論語》「唐棣」之解略同，實于本詩母子之義不相關涉也。

「一葦杭之」，傳：「杭，渡也。」《說文》：「杭，方舟也。从方，亢聲。」段云：「《衛風》『一葦杭之』，『杭』即『杭』字。詩謂一葦可以爲之舟也。舟所以渡，故謂渡爲杭。」承珙案：段說非是。《說文》「杭」下但引《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並不引《詩》。毛傳但云「杭，渡也」，「杭」在《說文》爲「抗」之或字，「抗」有舉而加之意，故箋云「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以「加」字申成傳義，則「杭」之爲「抗」明矣。《廣雅·釋詁》云：「抗，渡也。」疑詩「杭」字本亦有作「抗」者。杜篤《論都賦》「造舟於渭，北杭涇

流」，章懷《後漢書》作「北航」，注云：「《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據此，是章懷改「杭」爲「航」。夫上言造舟，而忽雜以方舟之航，無此文理。段氏反從其說，誤矣。次章「曾不容刀」，《釋文》、正義皆引《說文》「𦨇」字，今《說文》脫此字。而於「一葦杭之」並不及《方部》之「航」，是陸孔皆知「杭」非即「航」字也。

「跂予望之」，王逸注《楚辭·九歎》引作「企予望之」。《說文》：「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也。」是企，正字；跂，同音假借字。《小雅》「如跂斯翼」，《玉篇·人部》亦引作「企」。《文選·贈蔡子篤詩》注云：「跂與企同。」謂其聲同，可通借耳。

伯 兮

《序》云：「《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

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嚴《緝》引曹氏曰：「是役也，王爲主，而衛人屬焉，故不專刺宣公，而云「刺時」也。」朱氏《通義》曰：「從王伐鄭，事在衛宣公十三年。三國之從王，正也，而《序》以爲刺時者，刺其過時，非刺宣公也。鄭在衛之西南，而詩言東者，時三國從王，必會兵東都乃行，非謂鄭在衛東也。孔仲達解此詩最當。朱子終以鄭在衛西疑之，又云無明文可考。然則《春秋》非明文邪。若但是衛國用兵，何以有「爲王前驅」之語？」承琪案：首《序》雖止云「刺時」，然經中有「爲王前驅」一語，已爲確據。鄭箋以繻葛之役當之，證佐明白，無可疑者。《陸堂詩學》又因「自伯之東」一言，乃引《春秋》莊六年王人救衛，謂「之東」者，東與齊戰。不知王人救衛，非「爲王前驅」；一戰即罷，亦非過時不歸也，自當以箋疏爲正。

「伯兮揭兮」，傳：「揭，武貌。」《碩人》「庶士有揭」，傳云：「揭，武壯貌。」彼《釋文》云：「有揭，《韓詩》作「桀」，云：健也。」段氏以傳訓「揭」爲「武壯貌」者，謂「揭」即「仡」之假借。承珙案：有揭，韓既作「桀」，「桀」與「傑」古字同，疑毛亦以「揭」爲「傑」之借字。韓曰「健」，毛曰「武壯」，義亦相近。此「揭兮」，《韓詩》又作「偈」。《文選·高唐賦序》注引《韓詩》曰：「偈，桀挺也，疾驅貌。」《玉篇》引《詩》從韓作「偈」，而訓仍同毛，云「武貌」。蓋《說文》雖無「偈」字，《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偈，邱竭反，健也」，「武」「健」義同，毛殆以此「揭兮」又即「偈」之假借耳。惟傳於《檜風》之「偈兮」云：「偈偈，疾驅。」此不同韓作「疾驅」，而略同《碩人》訓義者，蓋以「爲王前驅」義尚在下，此與「邦之桀」連文，故當爲「武貌」耳。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正義引《考工記》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軸，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承珙案：戈戟皆可言「執」，何以獨云「執殳」？《說文》：「殳，以投投，當依《太平御覽》作「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周禮·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注云：「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疏云：「旅賁氏掌執戈盾而趨，此執殳，以其與故士同衛王時以爲儀衛，故不執戈盾。」《旅賁氏》云：「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注云：「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帥焉。」據此，則執戈盾夾車者爲下士，其執殳前驅者當爲中士歟？《司戈

盾《所謂「授旅賁」者，蓋以授中士。故《說文》獨於「受」下言「旅賁以先驅」，《禮書》云：「受雖建于車，及王行，則執而前驅。」《急就篇》注云：「旅賁以先驅者曰受。」皆本《說文》。雖引《禮》文，而實合於《詩》義。傳以「伯」爲州伯，正義以《內則》「州伯」釋之。鄭彼注云：「州長，中大夫一人。」而此執受之旅賁，則爲士。《曲禮》：「列國之大夫，人天子之國曰某士。」注云：「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衛之君子「爲王前驅」者，自是諸侯大夫，於王朝則爲士耳。

「自伯之東」，《毛詩明辨錄》云：「衛在鄭之正北，王在衛之西南，俱與「東」不合。惟孔疏謂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庶幾近之。然思婦在室，豈遽忘其身所居之地，而以伯爲東行邪？鄒氏泉曰：「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豈有以淇縣目洛陽爲東者？胡氏紹曾曰：「衛人從王屬右軍，號

公林父正東行矣。」夫左右軍皆從王而東伐鄭，由京師向鄭南行，右軍在西路，焉得援爲東行之據。然則何以云東也？蓋伯以衛人仕於王朝，常供護衛，《周禮》虎賁、旅賁之職，夾車而趨，即執戈盾者，不必拘泥「受」字。若泥定兵器爲受，則建於車右，非常執者。又王有從車、貳車而無前驅之車，故於「執」字、「前驅」字而知前驅步從，正旅賁也。其妻從仕于周，故云「自伯之東」。承琪案：《田間詩學》云：「周室東遷，天下稱爲東周。『之東』者，猶言『之周』。」又云：「三國之士，其始至京師以赴王命，猶未知其果伐與否，迨聞王師之東，則伐鄭決矣。伯也前驅，室人殆有死亡之慮，故憂思益深耳。」此蓋因王不在衛之東，又無主爲容，當自始別已然，何以必自「之東」之後，故轉而爲此二說。然終近於迂曲，當以《明辨錄》謂其妻從夫仕於王

朝者情事爲合。惟既知前驅者爲旅賁，而又云「殳」字不必泥，則未檢及《周禮》之「授旅賁殳」，《說文》之「殳」下云「旅賁以先驅」耳。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云：「我願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此正申傳訓「甘」爲「厭」之意。正義引《左傳》「請受而甘心焉」，謂「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爲「厭」。似以鄭爲易傳者，誤矣。

「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校勘記》云：「此當作「諼草令人善忘」，故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不言「憂」，箋以「憂」申之也。若傳已云「憂」，則生疾危身，人所共曉，何煩更箋乎？《釋文》云：「令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又如字。」《爾雅釋文》引《詩》云「焉得諼草」毛傳云「諼草令人善忘」，是《釋文》本不誤也。正

義說傳云：「「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此正義本「忘」上有「善」字之證。其仍云「忘憂」者，以鄭說爲毛說。凡正義以爲毛鄭不異者，其自爲文每如此，非傳有「憂」字也。正義本當亦不誤。《釋文》云：「《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也。」所以著其異耳。不知者反據之，並取正義自爲文者以改此傳，失之甚矣。」承珙案：此說是也。孔疏以「諼」非草名，嚴《緝》力辨其非。《爾雅翼》云：「衛之君子行役，過時不反。其婦人思之，則心痠首疾，思欲暫忘之而不可得，故願得善忘之草而植之，庶幾漠然而無所思。然世豈有此物哉？蓋亦極言其情。說者因「萱」音之與「諼」同也，遂命萱以爲忘憂之草，蓋以

① 「願」，阮校本《毛詩正義》作「念」。

「萱」合其音，以「忘」合其義耳。然忘草可也，而所謂「忘憂」，「憂」之字何從出哉？「據此云「願得善忘之草」，似羅所見傳本亦無「憂」字。故於「忘憂」之名，但引《說文》、《養生論》、《博物志》，以爲皆諸儒附會之語，可謂善讀傳箋者矣。《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引《韓詩》「焉得諠草」，薛君曰：「諠草，忘憂也。」然則「忘憂」之說，始於《韓詩章句》。《說文》從韓，與毛異義。傳箋皆祇作設想之詞，不謂實有此草，於「焉得」二字最合。《爾雅》備列草名，而但有「諶」訓，別無「諶草」。陳氏《稽古編》因《釋訓》「蔓、諶，忘也」郭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釋文》引《詩》作「蔓草」，遂謂《伯兮》詩當作「蔓」，爲草名，與《考槃》不同。然正義引孫注《爾雅》云「焉得諶草」，是叔然所見詩仍作「諶」，不從艸作「蔓」也。毛西河《詩札》引陸機《贈

從兄車騎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則且易「忘憂」爲「忘歸」矣。此可爲解頤之論。

有 狐

《序》云：「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韓詩外傳》曰：「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云云。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此以《鵲羽》篇語與《有狐》二語同引者，因上文衣食並言故也。雖不及男女婚姻，而與毛《序》刺時之意正合。

又案：《序》有「男女失時，喪其妃耦」之語。喪亦失也，謂失其妃耦之道，不得早爲室家。故正義云：「久而無匹，非先爲妃而相棄也。」此語甚明，初非寡婦、鰥夫之謂。即箋云「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此「寡」是獨處之謂，非必以爲未亡人。正義云：「首章傳曰『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據此，是傳箋皆以「無裳」喻無妻，非憂其無人縫裳而欲與爲室家也。讀注疏者不子細，輒謂《集傳》本鄭箋立說，豈其然哉？

「有狐綏綏」，《續讀詩記》曰：「《有狐》，國人作也。狐多媚，故有匹；多疑，不涉水，故在淇梁與岸側，綏綏然安閒而不迫。衛之

男子失時，故有感於狐，言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黃氏日鈔》曰：「諸家皆以爲婦人欲嫁之詞，岷隱之說覺優游得詩人之意。戚氏雄曰：『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于彰寡婦之淫志。』」承珙案：如果寡婦欲嫁而作爲自媒自炫之詞，尚何所取而列之三百？故後儒多覺其不安，而有取于戴說。但戴以「無裳」爲無與治之，猶不及傳箋以「無裳」喻無妻得比興之旨耳。

《日鈔》又云：「綏綏，毛以爲『匹行貌』，朱子以爲『獨行求匹之貌』，李迂仲祖毛說，戴氏獨以爲『安閒不迫』。諸家祖朱說者，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爲安閒耳。然恐詩人託物起興，不似此拘也。」《稽古編》曰：「朱《傳》特見《齊·南山》鄭箋『求匹』之訓，因移以釋衛詩耳。然《南山》之『綏綏』，毛義

實勝鄭矣。」承珙案：《玉篇》：「𡗗，行遲貌。」《詩》「雄狐𡗗𡗗」，今作綏。戴氏「安閒」之義，與「行遲」正合。然凡獸之性，獨行多急遽，匹行多安閒，亦其大較也，故「匹行」已足該「行遲」之義。《陸堂詩學》云：「《塗山歌》「綏綏白狐」，爲毛色舒散之貌，猶《荀子》所云「綏綏兮，其有文章也」。其實「舒散」與「安閒」意近，要皆不如訓「匹行」者取興尤切合也。

「在彼淇厲」，傳：「厲，深可厲之旁。」《毛鄭詩考正》曰：「《水經注·河水》篇引《段國沙洲記》曰：「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經義述聞》曰：「厲，謂水厓也。《廣雅》：「𡗗，厓也。」又：「𡗗，厓，厲，方也。」又：「邊，厓，旁，𡗗，方也。」𡗗，厓，厲，皆在旁之名，故皆訓爲方。

「淇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厲」爲淇水之厓，非承上「淇梁」言之。戴以厲爲梁屬，非也。」承珙案：傳以「厲」爲「深可厲之旁」，固明知此「厲」非「深則厲」之「厲」。但厲必深水，其旁水淺處亦可名「厲」，實則此「厲」當爲「瀨」之借字。《史記·南越傳》爲戈船下厲將軍，《漢書》作「下瀨」。《說文》：「瀨，水流沙上也。」《楚辭》：「石瀨兮淺淺。」是瀨爲水流沙石間，當在由深而淺之處。上章「石絕水曰梁」，爲水深之所；次章言「厲」，爲水淺之所；三章言「側」，則在岸矣。立言次序如此。《說文》：「砮，履石渡水也。或从厲，作瀾。」「厲」與「瀨」同聲，故「履石渡水」之「砮」與「水流沙上」之「瀨」，義足相成，聲亦同類，而又與涉水之「厲」轉相引申。故「深則厲」，《說文》作「砮」；此水旁之「厲」，又借深厲之字

爲之，若但訓「水旁」，與「側」無別。傳云「深可厲之旁」者，用彼「厲」以見此「厲」故也。李《集解》引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則望文生義矣。

木瓜

《序》云：「《木瓜》，美齊桓公也。」漢、唐、宋諸儒皆從《序》說。朱子《讀尊孟辨》云：「《詩》錄《木瓜》，《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正用《序》說。《呂記》引朱子說，則但以爲尋常施報之言，已稍變其義。至作《集傳》，乃以爲男女贈答之詞，疑與《靜女》同類。當時輔廣最爲篤信師說者，尚疑此詩但見忠厚之意，絕無褻慢之情，以《小序》云云恐非後人揣度者所能及。因疑是齊桓既歿之後，衛文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爲是詩以風其

上」。而朱子不以爲然，但謂美桓之說於經文無所據。不知衛人戴桓之德，實有難於報稱者，故作此詩以致其意。《詩》乃詠歌之文，非紀事之史，安得盡著實跡於篇中哉？且此詩在《衛風》之末，或如輔說爲衛文忘齊大惠而作，則風刺之詩更不當直言其事，何可以經無明文疑之。劉氏瑾又駁《序》，云齊桓之德，豈可僅比于草木，衛人之報，何乃自擬于重寶，不知作者之旨，正以人當薄遺厚報，故設爲瓊瓜不等之喻，言若有厚于此者，報當何如，此尤詩人微婉之意也。至《靜女》之詩，如古《序》說，本非男女贈答之作。即謂「美人」，《靜女》經有其言，而此詩則有何明文可據乎？且傳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孔叢》雖非真古書，然如此等已先見於毛傳，當必有所授之。春秋昭二年《左傳》：韓起聘衛，「衛侯享之。北

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使果爲男女贈答之私，則何以謂之行禮？而名卿燕享，安所取之？若謂賦《詩》斷章，則《孔叢》所引孔子之言，自一《南》至《采菽》皆實據《詩》義，與古《序》相符，何獨於《木瓜》節取焉。而北宮之賦《淇澳》，託意宏深，宣子顧自取歌《詩》不類之誚邪？至賈誼《新書·禮》篇以《木瓜》爲下報上，此則因施報之義而推廣之耳，未可爲此詩正詁也。

「投我以木瓜」，傳：「木瓜，楸木也。」《呂記》引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支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陸氏《埤雅》始謂實如小瓜，食之津潤不木者爲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澀而木者爲木桃，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者爲木李。李氏《集解》從之。姚寬遂以「木桃」爲榿子，「木李」爲榿檀。李時珍

《本草》祖述其說。陳氏《稽古編》從之。承珙案：榿子、榿檀在《本草別錄》、《圖經》並無「木桃」、「木李」之名，後人因《詩》而被以此名耳。傳以「木瓜」爲「楸」，用《爾雅》文，而「木桃」、「木李」無訓。《爾雅》以瓜不木生，故獨釋「楸」爲「木瓜」，若桃李本皆木耳，自不必復稱爲「木」。詩言「木桃」、「木李」者，因上章「木」字以成文耳。毛公無訓，蓋即以爲桃李。徐安道謂別於羊桃、雀李，其說亦通。若榿子及榿檀，皆與木瓜同類，不應目爲桃李。任昉《述異記》云，桃之大者爲木桃。足知「木桃」即桃，烏得爲木瓜之類乎？

「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正義曰：「以言瓊琚，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此與應劭云「瓊，玉

之華者」同義。《說文》：「瓊，赤玉也。」段注云：「赤，當作「亦」。《說文》時有言「亦」者，如李賢所引「診亦視也」、《鳥部》「鸞亦神靈之精也」之類。此上下文皆云「玉也」，則瓊亦當爲玉名。倘是赤玉，當廁「璚」「瑕」二篆間矣。唐人陸德明、張守節皆引作「赤玉」，則其誤已久。《詩》「瓊琚」、「瓊瑶」、「瓊華」、「瓊瑩」、「瓊英」、「瓊瑰」，毛傳云：「瓊，玉之美者」也。蓋瓊支爲玉之最美者，故《廣雅》言「玉首瓊支」，因而引伸凡玉石之美皆謂瓊。」是也。「琚，佩玉名」者，正義曰：「《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段氏云：「「名」當作「石」，謂佩玉納間之石。」承珙案：此說非也。雜佩謂之佩玉，亦謂之玉佩。故《鄭風》言「佩玉瓊琚」，《秦風》言「瓊瑰玉佩」，一也。佩玉名者，雜佩非一，其中有名「琚」者耳。段以琚乃佩玉之一物，不

得爲佩玉名，誤矣。

「報之以瓊瑶」，傳：「瓊瑶，美玉。」首章正義以傳「琚」言「佩玉名」，「瑶」言「美石」，「玖」言「玉名」，「名」當作「石」，說見下。三者互文，是此傳當作「瓊瑶，美石」。《釋文》：「瑶，音遙，美玉也。《說文》云，美石。」是陸所見傳作「美玉」，故引《說文》以存異義。孔所見傳本作「美石」，故首章正義引傳云「瓊瑶，美石」。今本傳文作「美玉」者，轉寫之誤。《呂記》引傳尚作「美石」。段氏云：「《說文》琕、珉、瑶皆石之美者。今《說文》「瑶」下亦作「玉之美者」，誤。《周禮》，王獻玉爵，后獻瑶爵。《禮記》，玉爵獻卿，瑶爵獻大夫。是其等差。」承珙案：正義又云「瑶亦佩玉名」者，賈誼《新書》言：「佩玉捍珠以納其間。」《大戴》作「蚬珠」，《韓詩外傳》作「螾珠」。然「珠」字從玉，其初蓋以玉爲者，後乃用蚌珠代之。荀卿賦

曰：「旋玉瑤珠，不知佩也。」古人殆以瑤爲珠，以充佩玉，故知瑤亦佩玉名也。

「報之以瓊玖」，段氏云：「《王風》傳曰：『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今此傳作『玉名』，乃『玉石』之誤耳。玉石，見楊雄《蜀都賦》。《漢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承珙案：首章正義云：『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此『瓊玖，玉名』，『名』當作『石』，蓋謂傳訓『瓊玖』爲『玉石』，與『琚』爲『佩玉名』，『瑤』爲『美石』三者互文見義。若作『瓊玖，玉名』，則與『琚，佩玉名』同，不得云『三者互矣』。正義又云：『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此『玖言玉名』，亦當作『玉石』，蓋以瑤之『美石』、玖之『玉石』，證琚雖

「佩玉名」，而亦爲「玉石雜」也。今本正義「瓊玖，玉名」，「玖言玉名」，「名」字皆「石」之誤。若此傳本以「玖」爲玉名，則正義不當引《邱中有麻》傳以明玖非全玉矣。

毛詩後箋卷五終

毛詩後箋卷六

王

涇 胡承珙

《譜》云：「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

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當爲作「雅」，猶《校勘記》云：「猶，同「由」。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承珙案：

鄭意似謂詩人之作，自降爲《風》耳。范甯誤會鄭意，其《穀梁序》云：「孔子就大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

群后也。」《困學紀聞》已駁之。即鄭謂詩人自降，亦無此理。陳潛室又謂《雅》詩多朝會燕饗樂章，及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音節與列國之《風》同也。然《王風》之首篇爲《黍離》，即作于周大夫。《君子于役》序亦云：「大夫思其危難以風。」是豈得謂盡出民俗歌謠乎？黃實夫曰：「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此爲聲調之說，亦近渺茫。無已，則惟孔疏以「風雅之作，各自有體」者，似爲近之。正義又引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黍離》箋：「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釋文》

云：「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似鄭亦同服義。然《詩譜》謂之「王城譜」，則「王」即東都王城，亦地名也。《陸堂詩學》曰：「《春秋》，魯國之史。于元年春必書「王正月」，猶可目爲尊王。《黍離》十章採自王畿，將不稱「王」而奚稱？或曰「周」可稱也。余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敬王避子朝亂，乃徙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稱「周」，則與《周南》混矣。故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以「王」尊周者亦非也。」顧氏《日知錄》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

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誤矣。」

范氏《詩瀋》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太師不采詩，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之以進於王。國亡則四詩俱亡，非僅《雅》亡也。《春秋》所以繼《詩》亡者，《詩》之爲教，長於諷諭，其微婉常餘於言外：《猗嗟》稱禦亂而實刺莊公，《揚水》諷晉昭而詞嘉桓叔。其有深切著明，如所謂「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者，必其事著於王官，迫於忠憤而有然也。《詩》存，而列國之事可得之絃誦之間，若其亡矣，亂臣賊子何以彰其惡於萬世？孔子以匹夫而操筆削，事核其實，文生於義。天王狩河陽，夫人孫于齊，有不必直

言而見者，約而達，微而臧，是在讀史者之善會其旨，惟弑父與君則直書之耳。是故《春秋》即《詩》，《詩》亦史也。孟子之言，明白易曉如此。而後儒乃曰《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夫王降爲風，或是衰周時勢，何至雅詩亦變爲風乎？王室雖陵遲，而雅詩誰能禁之不作？且二《南》與《豳》，雖爲風之終始，而其爲國風則一也，豈亦有升降之殊歟？善乎，夾漈鄭氏之言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非《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自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汪琬曰：「十五國風中有二《南》、《王》、《豳》，皆天子之詩；雅、頌有《賓筵》、《抑戒》、《魯頌》，皆諸侯之詩，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或曰平王政教東遷，故斥爲

風；行父請命於周，然後有頌。然則王之斥爲風也，孰斥之？王不自斥也。作詩者不自斥，采詩者必不敢斥其所得之詩以告於王也。幽厲之詩猶列於雅，而平王獨否，是不逮幽厲也。」由三家之說思之，則「王降爲風」之謬，顯然矣。」

《虞東學詩》曰：「先儒以《王風》係平王，猶以《周南》、《召南》係二公，其失同也。『周』爲周之南，『召』爲召之南，『王』則澗水東、澶水西之王城，皆以地言，不應從人立說，曲言『黍離』降風也。」又曰：「自康成有『不能復雅』之云，楊龜山據之，以雅亡爲《詩》亡者也。然考趙岐注《孟》則曰：『太平道衰，王跡止息，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王魯齊則謂風、雅、頌俱亡，而安溪《詩所》又特據風雅爲說，

論莫能一。愚竊以爲都非要義。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

之作，何與於「迹」？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難據，即迂仲、魯齋、安溪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狩述職，巡狩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考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烏芾來同，撻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跡爛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洎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託《春秋》以彰褒貶，所以存王迹於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之後。今即諸儒所論《詩》亡者而折衷之，則魯齋爲近。蓋《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庸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多僖

世，則愚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無也。」

黍離

《序》云：「《黍離》，閔宗周也。」《新序》：「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王氏《詩考》以劉向所傳當爲《魯詩》說。承珙案：《說苑·奉使》篇載：「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爲太子奉使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此蓋亦以《黍離》爲公子壽之詩，故倉唐於文侯父子之間借以爲風。《新序》、《說苑》、劉向一人之作，其說《詩》旨趣當同。但《左傳》衛壽竊旌先往，是死在伋先，安得有閔兄見害之事。且使《黍離》果爲壽作，當列

之《衛風》，何爲冠於《王風》之首？其不足據明矣。《詩考》又引《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也。」陳思王《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大旨與劉向說同，而事與人又異。然尹吉甫在宣王時，尚是西周，不應其詩列於東都也。《太平御覽》又引《韓詩》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劉勰云：「思親者莪蒿不分，閔周者黍稷莫辨。」此用韓義，而「閔周」又本毛《序》。范氏《補傳》、許氏《名物鈔》皆以視黍爲稷釋首二句，惟李氏《集解》以爲不必如此說。承珙謂：黍稷皆言彼者，正見有黍有稷，徧地皆然，《序》所謂盡爲禾黍是也。

《序》云：「周大夫行役至宗周，^①過故宗

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季氏本謂以事理推之未必盡然，所見黍離當在野外。錢氏天錫亦謂岐周故地盡以封秦，不應鞠爲禾黍。《虞東學詩》曰：「此惑於鄭氏《秦譜》『橫有西都八百里』之說，以爲秦不應毀廢本朝宗廟宮室也。案《史記》：『平王賜襄公岐以西之地，曰：『戎侵奪我岐豐，秦能逐戎，即有其地。』』是秦封在岐以西。豐鎬在岐東，爲戎所據，非秦有也。終襄公世不能克戎，至文公十六年逐戎，始得至岐，岐以東仍獻之周。是豐岐故都仍隸周境，秦不得過而問焉。特爲戎殘破，平王視同敝帚，不復加葺，銅駝荆棘固所不免耳。史言殷墟城壞生麥，則周墟黍稷，理亦有之。」承珙案：《史記》秦獻地于周，在

①「至」下，阮校本《毛詩正義》有「于」字。

平王東遷後二十一年，當犬戎蹂躪之後。至此，而周始得有其地。大夫行役，因以經過故都。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此事之必然者。《虞東》之說足破季本謂詩人見黍稷之盛，「知秦地廣民勤，將以富強雄天下，而傷周室不競」之謬論。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鄭氏注三禮及箋《詩》不詳稷之形狀。汜勝之種殖書，鄭氏頗引其說，亦不言稷。《集傳》云黍似蘆者，本陶隱居「黍與稷相似」之語。而陶說，唐本注已辨之云：「黍有數種，亦不似蘆。」許氏《名物鈔》互易朱《傳》「黍」「稷」之訓，以爲得實。陳氏《稽古編》以「黍」爲今之黍子，以黍之不黏者爲「稷」。此誤以稷爲稷，非是。說見下。陸氏稼書引雷禮之說，謂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小而稷大，黍穗散而稷穗聚，黍有黏有不黏，而稷性疏，所辨似明。然雷氏仍

是以「稷」爲今之小米，其誤更甚。其餘言人殊，皆不若程氏瑤田《九穀考》之精析。其《黍考》曰：「《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糜，一曰稷。飯用黍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饗醕粥之屬。不黏者有「糜」與「稷」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今山西人無論黏與不黏，統呼之曰「糜黍」。太原以東，則呼黏者爲「黍子」，不黏者爲「糜子」。武邑人呼糜之米曰「稷米」。北方「稷」「稷」音相近，稷奪稷名，承譌日久，論者因謂稷稷一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諸書言種黍皆云大火中，是以夏至而種也。《說文》獨言以大暑而種，蓋言種黍之極時，

其正時實夏至也。」段氏以《說文》「大」字爲衍文，案：汜勝之云：「黍，暑也。種者必待暑。」正與許同。承珙謂段說是也。其《稷考》曰：「《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重文作『粢』。」林，稷之黏者。「重文作『朮』」。案：稷齋，大名也。黏者爲林，北方謂之高梁，或謂之紅梁，通謂之秫秫，又謂之蜀黍，蓋稌之類，而高大似蘆。故元人吳瑞曰：「稷苗似蘆，粒亦大，南人呼爲蘆稌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梁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梁也。《管子書》：「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秦漢以來，諸書並冒梁爲稷。無論稷梁二穀缺一不可，即以《管子》言之，「日至七十日」，乃八九之末，今之正月也。雖南北氣候不齊，曾未聞有正月藝梁粟

者。而高梁早種於正月者，則南北並有之，故曰稷爲首種。首種者，高梁也。諸穀惟高梁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故司農之官曰后稷，因之爲五穀之總名，《廣韻》：「稷，五穀總名。」因之爲祭穀之總名。鄭氏注《甸師職》：「齋盛，祭稷所用穀也。案，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其黏者黃白二種，所謂秫也。以秫爲黏稷，於是他穀之黏者亦假借通稱之曰秫。崔豹《古今注》所謂「秫爲黏稻」，是也。不黏者赤白二種，民俗多種赤者，故得專紅梁之名。《穀譜》：「蜀黍一名高梁。」蜀黍爲「秫」之緩聲，「秫」爲「蜀黍」之合聲。黍類之大者爲蜀黍，猶葵類之大者名蜀葵。」又：「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羹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

也。」承珙案：黍名古今不易，而高粱尚有木稷之名，即南人謂之蘆稷者。稷，當亦「稷」音之譌，程氏所言可爲定論。惟高粱正月下種，黍糜五月下種，而《小雅》「黍稷方華」正義以二物大時相類者，蓋高粱早種而晚熟，黍糜遲種而疾熟。程氏云：「嘗以六月過天津，見黍糜正秀，而高粱竟畝無一秀者。因問之農民。則曰：高粱種在黍糜前，秀在黍糜後。在地時日久，其秀反遲，若不早種，斷不能收。向疑高粱首種，而《詩》乃云「黍離離」、「稷猶苗」者，至此始信《詩》言不謬矣。」承珙又案：二章傳云「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三章傳云「自黍離離見稷之實」，正義：「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嚴《緝》以「苗」、「穗」、「實」惟取協韻。此即《呂

記》所引張氏說，以爲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然經文豈有如此湊韻者？劉氏安世以爲往來非一見，楊用修駁之，以爲猶興桃夭者，因葉及華，因華及實，蓋一時所見，一日所賦。然《桃夭》傳本云喻女容德，非以華實紀時，不得援以爲比。《爾雅翼》云：「農家種黍以三月上旬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五月上旬爲下時。故《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雞嘗黍，庶人秋乃薦黍。」是黍有早晚三輩，則當「離離」時，而或值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蓋以早晚而異。此說亦通。總之，離離言其垂，自秀至實皆可言之。《湛露》「其實離離」，傳云：「離離，垂也。」是其明證。程氏曰：「離離者，狀黍生下垂之形，秀亦離離也，穗亦離離也，實亦離離也。故黍已離離而稷或猶苗，及黍猶離離而稷或已實。時有先後，種有早晚，大致不差，抑非

必可以執一論者。」姜氏《詩序廣義》亦有此說。然則毛傳「歷道所見」之云，自因行役既久而作此詩，「苗」與「穗」皆追溯之詞，本不相妨也。

《釋文》云：「離，《說文》作稿。」承琪案：今《說文》無此字。王氏《詩考》亦引《說文》作「稿」，黃公紹《韻會》同。未知二家係采《釋文》之說，抑宋元時《說文》尚有此字與否。《玉篇》則云：「稿，禾把也。」蓋取其稀疏適歷之意，故字从离聲。《毛詩》作「離離」者，《明堂位》「叔之離磬」注謂編懸之磬歷歷非一，疏以爲「磬希疏相離」是也。

「行邁靡靡」，《稽古編》曰：「靡字，《釋文》無音反，據文義，當讀上聲。《玉篇》：「麻，迷彼反。麻，猶遲遲也。今作「靡」。此詩「靡靡」，毛傳訓「遲遲」，義同，當亦音同。」承琪案：「靡」本不訓「遲」。《說文》：

「靡，披靡也。」披靡者，解散之意，引申之則爲慢緩。故傳不直訓「靡靡」爲「遲遲」，而曰「猶遲遲也」。

「中心摇摇」，傳：「摇摇，憂無所愬。」此即用《爾雅》「灌灌、惛惛，憂無告也」之訓。毛蓋以「摇」爲「惛」之借耳。正義不引《爾雅》而第引《戰國策》「心摇摇如懸旌」之語，豈以「摇」「惛」字異故邪？《玉篇·心部》引《詩》「憂心惛惛」，正作「惛」不作「摇」也。

「彼稷之穗」，傳：「穗，秀也。」嚴《緝》云：「朱氏《論語解》：「吐華曰秀。」是秀爲未穗。今毛氏所謂「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別。」承琪案：《說文》：「采，禾成秀，人所以收。从爪、禾。穗，俗从禾，惠聲。」凡穀之華皆吐於穗，非華而後穗，故毛傳《說文》皆以采爲秀。《月令》注「黍散舒秀」，即謂黍穗。嚴氏以「吐華曰秀」與「成穗

之秀」別，不知穀類惟菽作華，餘皆不華而秀，吐穗即秀，既秀即實。《出車》「黍稷方華」，此「華」即秀，散文通耳，非於華之外別有秀也。

「中心如噎」，傳：「噎，憂不能息也。」段氏《詩小學》云：「《玉篇》引《詩》『中心如噎』，謂『噎憂不能息也』。噎憂，雙聲字。憂，《老子》作『優』，氣苐也。」承珙案：此說非是。毛傳於首章云：「搖搖，憂無所愬。」次章云：「醉於憂也。」末章云：「噎，憂不能息也。」三傳皆探下句「謂我心憂」「憂」字釋之，不應末章忽作「噎憂」之「憂」。正義：「噎者，咽喉蔽塞之名。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玉篇》以「噎」謂噎憂，是自爲解，非引傳文以「噎憂」爲句也。《鄭風·狡童》「使我不能息兮」，傳云：「憂不能息也。」此則經文並無「噎」字，而段亦云當作「噎憂」，與《黍

離》同，尤非是。

君子于役

《序》云：「《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呂記》曰：「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承珙案：范氏《詩補傳》云：「行役之人所憂者，死亡耳。飢渴則致疾病，疾病則致死亡。所謂危難，即疾病死亡也。卒章祝其『苟無飢渴』，蓋思其危難所由致而風諭之，使無飢渴以生患也。」此闡發《序》義甚明。范氏在南宋初，必其時已有疑《序》之言者，故爲此說，蓋不始於《讀詩記》矣。

朱子《詩序辨說》以爲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集傳》又以爲大夫行役，室家思而賦之。其說微異，豈欲扭合下篇《君子陽陽》與此爲一人所作，故俱以爲大夫妻歟？

然果何所據而知之？至「室家之思」，王氏《總聞》已引班叔皮《北征賦》「日晡晡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四句爲證。不知李善注《文選》於上二句引此詩，於下二句引《雄雉》序曰：「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是則「怨曠」者，並不指此詩，不得援以爲證。

「君子于役」，《王城譜》疏云：「《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序皆云平王，是平王詩矣。」《文選·北征賦》注引《詩》「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李氏《集解》、嚴氏《詩緝》兩目錄皆作「君子行役」，或據之以爲篇目當作「君子行役」。承珙案：詩首句箋云「君子于往行役」，「往」字明爲「于」字作訓。凡篇目多取詩首句，自當仍作「于役」。《譜》疏、《選》注及李嚴目錄皆涉《序》下「君子行役」之文而誤耳。

「曷至哉」，箋云：「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朱《傳》云：「今亦何所至哉？」《虞東學詩》云：「此說本李迂仲。」今案：李氏《集解》並無此說。輔氏廣、嚴氏粲皆從其說，遂分「不知其期」爲「時之久」，「曷至哉」爲「地之遠」。夫古人行役，歸期難卜則有之，若聘問遣戍皆有定所，何有不知其所至者？且通章皆言行役之反無期，不應此句獨言不知所至也。

「羊牛下來」，自《唐石經》以下皆作「羊牛」。熊氏《經說》謂：「詩不曰『牛羊』而曰『羊牛』，日之夕矣，則畜之小者先歸而大者次之，有大於羊牛者亦當歸矣。」別本又有次章作「牛羊」者，不過傳寫誤倒。而說者遂謂首章敘歸之先後，次章順類之大小，殊爲穿鑿。《詩》中先羊後牛者，此詩及《小雅·無羊》及《周頌·我將》、《絲衣》，凡四處，惟《絲衣》傳云：「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其餘傳

箋無說者，自以便文不關意義耳。《埤雅》云：「羊性畏露，故早出晚歸。」此說亦近於鑿。

「曷其有佻」，傳：「佻，會也。」《說文·人部》：「佻，會也。」引《詩》「曷其有佻」。蓋「佻」「會」疊韻爲訓，故「佻」與「檜」、「髻」與「髻」皆同字。又「佻」與「括」字異而義亦略同。《說文》：「括，絜也。」絜有約束之義。凡物之總會者曰括，故此傳云「佻，會也」，而《小雅·車輦》「德音來括」傳又云：「括，會也。」《釋文》：「括，本亦作佻。」「會」與「至」義亦相因，下文「羊牛下括」傳云「括，至也」，而《釋文》於「有佻」又引《韓詩》云「佻，至也」是矣。又案：「括」與「格」聲亦相近，《易略例》「語成而後有格」《釋文》云：「一本「格」作「括」。」《尚書》「格其非心」，正義以「格」謂「檢括」。「格」有「至」訓，故「括」亦訓

「至」矣。

君子陽陽

《序》云：「《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案：此詩及《中谷有蓷》、《兔爰》皆云「閔周」，彼二詩皆有憂詞，此獨言樂而亦云「閔周」者，蘇氏《詩傳》曰：「君子以賤爲樂，則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蓋此詩正《中谷有蓷》、《兔爰》之所兆也。陳氏《稽古編》曰：「《序》《詩》者，其知本乎。」

朱子初解本從《序》說，後疑此詩亦前篇婦人所作者，因篇首俱以「君子」爲言耳。當時如輔廣已疑其師說。許氏《名物鈔》曰：「以大夫招其妻入於舞位，亦或有微礙否？」《毛詩明辨錄》曰：「古者士大夫家有樂，不

自考擊。即幼習象勺，成人之後亦不聞無故自舞。若君子行役初歸，雖有室家之樂，亦何至執簨執翽，聲容並肆？」承珙案：此詩自當與《簡兮》同意。徐氏與喬曰：「《春官》『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燕樂，房中之樂也。』陽陽之君子，其磬師之流歟？磬師、鐘師，皆中士、下士爲之，於論鼓鐘，周何以盛。執簨由房，周何以衰。論世者可以思矣。」

「右招我由房」，傳：「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案：房中，對廟朝言之。人君燕息時所作之樂，非廟朝之樂，故曰「房中」。下章「由敖」，箋云「從之於燕舞之位」者，此「燕」亦燕息之燕，非燕享之燕也。《虞東學詩》據《儀禮》「燕，朝服于寢」注謂「燕於路寢」，駁正義「小寢」之說，章氏易又謂「執簨」、「執翽」，樂舞既備，不應作於房中，

皆誤。

「左執翽」，傳：「翽，羶也，翽也。」段氏云：「翽也」之上當有「羶」字，此「熠燿，羶也。羶，熒火也」之例。《校勘記》云：「《考文》古本『翽』上有『羶』字。考正義引《爾雅》『翽，羶也』，又引『羶，翽也』，然後說之云『故傳並引之』，正說傳用《爾雅》而去其一『羶』字之意。《考文》古本反用添傳，失之甚矣。」承珙案：《說文·羽部》：「翽，翽也，所以舞也。从羽，設聲。《詩》曰：『左執翽。』」此據《集韻》。今《說文》引《詩》作「翽」，乃後人據俗本《毛詩》改。據此，知《詩》本作「翽」。《說文》無「翽」字，「翽」乃「僊」之別體。《人部》：「僊，僊也。从人，壽聲。」徐鍇曰：「僊，古與「翽」字同義。」蓋僊，正字，或作「翽」，經典遂通用「翽」。若「羶」字，六書所無，不但作「羶」爲俗，即作「羶」亦非。《爾雅·釋言》當本作

「翳，翹也」，「翹，翳也」。後人多識「翹」，少識「翳」，又別有作「羸」之俗字，寫《爾雅》者既以「翹」易「翳」，復以「羸」易「翹」，而他經傳亦往往有俗人據改者。《周禮·鄉師》「執羸」及鄭注引《爾雅》「羸，翳也」，皆當作「翹」。詳見《爾雅古義》。《陳風》「值其鷺翹」傳云：「翹，翳也。」正義曰：「翹，翳」，《釋言》文。可知孔所見《爾雅》本作「翹，翳也」，不作「羸，翳也」。此詩當是「左執翳」，傳當是「翳，翹也，翳也」。傳本用《爾雅》釋詩，《爾雅》二句雖是以「翹」釋「翳」，以「翳」釋「翹」，然「翳」「翹」聲義並同，故傳引《爾雅》，中間可省一「翹」字。若《爾雅》本作「翹，羸也。羸，翳也」，則詩文並無「羸」字，何用並引「羸，翳也」一句乎？《王風》正義仍引《爾雅》作「羸，翳也」，自是後人因誤本改之。至翳既爲翹，翹又爲翳，一義相承，故《說文》即約之曰：「翳，翳也。」若《陳風》經文，則本作

「翹」，不作「翳」，故傳亦止引《爾雅》「翹，翳也」一句耳。

箋云：「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虞東學詩》曰：「《宛邱》箋謂「翳，舞者所持以指麾」。陳祥道引《春秋》傳「舞師題以旌夏」，言以羸與旌引二舞者，其說信矣。而此箋又謂羽舞。按羽舞，析衆羽爲之，非羸也。燕舞自用旌舞，當以《宛邱》箋爲正。」承珙案：此說非是。《周禮·樂師》「有旌舞」，鄭司農云：「旌舞者，鰲牛之尾，辟雍以旌。」是旌舞並非用於燕樂，顧氏特以《旌人》有「祭祀賓客，舞其燕樂」之文耳。不知祭祀賓客之燕樂，正羽舞也。《周禮·旌人》注云：「旌，旌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此「翳」是羽葆幢，自是析羽爲之，固非旌人所持以指麾者。《說文》：「翳，翳也，所以舞也。」「翳」下云：「樂舞以羽設自翳其首。」故鄭以「執翳」

爲「羽舞」。即《宛邱》箋，亦謂持羽葆幢以指麾，非謂旄舞也。

「右招我由敖」，案：《小雅》「嘉賓以敖」傳訓爲「遊」，此「由敖」不應無傳。《釋文》：「敖，五刀反，游也。」陸氏《詩音義》凡傳箋並舉或並引他說者，則著「毛云」、「鄭云」之類；其有單舉一義不著某云者，多係《故訓傳》文。此「敖，游也」，疑即所引毛傳，後來各本皆脫，賴《釋文》存之。毛以「敖」爲「游」者，「游」謂燕游。「執翳」是舞之事，則「由敖」即謂用燕游之舞相招。箋更不爲「敖」字作訓，而但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豈非以毛既訓「游」，不煩更釋乎？嚴《緝》引錢氏曰：「敖，游也。」因謂游處爲「敖」，猶《周禮》之「囿游」也。此即本之《釋文》，但未悟敖游之訓即毛傳耳。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陳氏《稽古編》以《集傳》謂周制凡有討伐皆用諸侯之師，王師止衛王室，不以出征，未知出何典記，因歷舉《周官》·大司馬《諸職》所言偏兩卒伍之名，蒐苗獮狩之法，及成王踐奄伐東夷，穆王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之明證，見於《書序》與《外傳》者；又周公之東征、宣王之南征北伐，即見於《詩》，不得謂天子之六師不用以征伐。其說甚辨。承珙案：出征究與遣戍有別。經傳所言皆天子征伐諸侯之事，從未有以畿甸之民而爲諸侯戍守者。此《序》言「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固西周以前未有之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傳：「興也。揚，

激揚也。」不言興意。正義以《鄭風·揚之水》傳云「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篇興意當同。鄭箋於此篇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於下民。」於《鄭風》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二篇興意略同。而於《唐風·揚之水》則云「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喻桓叔盛強，除民所惡」云云，取興與《王》、《鄭》二詩大異。承琪案：若如《鄭風》傳義，則「揚之水」二句爲反興，而於《唐風》仍不明所興之意。惟以經證經，國風言「揚之水」者三，不應異義。鄭箋既云「激揚之水湍迅」，又云「不能流移束薪」，語意不貫。

「彼其之子」，《黃氏日鈔》曰：「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

言也。』至歐陽、程、蘇，則以爲國人怨諸侯不戍申，言周人不當遠戍也。《詩記》、《詩緝》皆從之。晦菴《傳》獨從古注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有同戍之理，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蔣氏悌《五經蠡測》云：「《集傳》以『之子』指戍者之室家，以國風事類考之，『彼其之子』凡五，未有目其室家者。況征戍之人，初無攜室同行之理。」承琪案：《序》下鄭箋云「思其鄉里之處者」，首章箋云「彼其是子，獨處鄉里」，此第謂行者思居者而言耳，許氏謙曰：「彼其之子，指留國中不出戍之人而言。」是也。並不以爲室家。孔疏衍之，乃云：「役人所思，當思其家，雖託詞於處者，其實所思在父母妻子。」黃氏所謂「古注」，指此。然實誤讀鄭箋而強爲之說，既云「室家無同戍之理」，而又以爲是「思之情」。天下理外之情，尚得爲情之正哉？

「不與我戍申」，傳：「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又云：「甫，諸姜也。」「許，諸姜也。」閻氏伯詩曰：「《詩集傳》云：『甫，即呂也。』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請證以《潛夫論》：「炎帝苗胄，四岳伯夷，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亶亶申伯，于邑于序』。宛西三十里有呂。」更證《齊太公世家》注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又司馬貞云：「《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也。」三證《水經注·淅水》：條宛西呂城，四岳佐禹治水，虞夏之際受封於呂。所以《括地志》最可信者，云故申城在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然則兩國相距四十八里有奇。其密邇明晰至此，而朱子不知，蓋緣誤本《通典》謂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申既不確，呂遂茫然。宜哉。」承珙

案：《周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然則申呂相距必近可知。《一統志》：「申伯國在河南南陽府南陽縣，附郭呂城在南陽府西三十里，今名董呂村。許，今河南許州。」正義云：「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此說非是。申息爲南北門戶，甫許與申爲唇齒，戍申必兼戍甫許。何氏《古義》引《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爲犬戎所弑，申侯、魯侯、許男、鄩子立故太子宜咎于申。然則平王戍此三國，皆以其助己而德之耳。此說於情事似近。至《集傳》以爲申

在信陽軍，則梁氏益謂是楚靈王所遷在信陽州之方城內，非平王時之申矣。又《郡國志》云：「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故呂侯國。」《輿地廣記》：蔡州新蔡縣，故呂國。王伯厚曰：「今以《左傳》考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爲正。」王氏《詩考》往往雜引他說，鮮所折衷，獨此條所見甚確。

「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云：

「蒲，蒲柳。」《釋文》引：「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盧氏《考證》曰：「孫毓以「蒲草」之「蒲」讀平聲，「蒲柳」之「蒲」讀上聲，故以傳爲不協，箋義爲長。不知古人同字異義，無煩改音也。」承珙案：《說文》：「蒲，水草也，或以作席。从艸，浦聲。」是則蒲草讀從「浦」聲，正與「許」協。《周禮·職方》「其澤藪曰弦蒲」司農注：

「蒲，或爲浦。」「堯時蓬莆生庖廚。」《論衡》作「脯」，或亦作「蒲」。古無四聲，「蒲」「浦」本皆可與「許」協，安見必爲蒲柳乃協「許」韻乎？孫毓朋王難鄭者，此字獨從鄭箋，強生區別，殊屬謬說。陸作音義時，已不能詳其所以異。然即「蒲草」與「蒲柳」異音，亦在四聲既分以後，未足以評毛鄭也。

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傳：「蓷，騅也。」馮氏《名物疏》曰：「案毛傳云：『蓷，騅。』《大車》傳云：『莢，騅。』考《本草》諸書，充蔚子並無「騅」名，豈毛以蓷爲莢乎？毛又云，陸草生谷中，傷於水。據《本草》，充蔚正生海濱池澤，非陸草也。魏博士等以爲菴間。《本草》

①「他」，原作「地」，據《續經解》本及廣雅本改。

菴間生雍州川谷及上黨道邊，春生苗，葉如艾蒿，高二三尺，亦無「葍」名。不知古人何以云爾。《說文》：「葍，葍也。从艸，推聲。《詩》曰「中谷有葍」。」段氏注云：「「葍」當作「佳」，各本皆誤。《王風》傳曰：「葍，離。」《釋草》曰：「葍，葍。」蓋《爾雅》本作「佳」，與毛傳「離」字同，後人輒加「艸」頭耳。莢，亦一名「離」，皆謂其色似夫不也。」承珙案：《說文》：「葍，亂也。从艸，葍聲。」胡官切。「葍，艸多兒。从艸，佳聲。」職追切。二字音訓絕殊，皆與「葍」無涉。《爾雅》之「葍，葍」，自當祇作「葍」，以別於「葍」，「葍」艸頭固後人所加。毛傳於《大車》訓「莢，離也」，恐其與「葍」相亂，故又申之云「蘆之初生者也」。毛氏何嘗以葍爲莢乎？且《爾雅·釋言》之「莢，離也」，《說文》之「莢，一曰離」，及毛傳之「葍，離」、「莢，離」，其字皆當作「佳」，馬

旁、鳥旁亦皆轉寫所加耳。至正義引陸《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間，《韓詩》及《三蒼》悉云益母。」嚴《緝》據《本草》益母生海濱池澤，以毛傳「傷水」之說爲非。不知蘇頌《圖經》又言「充蔚，今園圃及田野極多」，是不必盡生水濱。王氏《總聞》又云：「益母草在野甚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色愈鮮。」則其性不宜水可知。且凡隰草固生於下溼，若谷中，水之所注，亦不能生。即如菴間，在《子虛賦》亦卑溼所生，究未必能久浸於谷中之水而不菸也。

「嘆其乾矣」，傳：「嘆，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諸家皆誤認「嘆」字，故以「乾」爲乾燥、「溼」爲卑溼。不知《說文》「嘆」下訓「乾」，但引《易》「燥萬物者，莫嘆乎火」，並不引《詩》。惟《水部》「灋，水濡而乾也」，引《詩》「灋其乾矣」。是則詩本作「灋」，不作

「嘆」。可知毛傳亦必作「瀾」。云「菸貌」者，《說文》：「菸，鬱也。从艸，於聲。一曰殘也。」菸鬱者，兼乾與溼言之。乾謂槁瘁，溼謂沤爛，百草經此皆菸邑而無色。觀經於「乾」、「脩」、「溼」皆以「嘆」言之，則必非「乾」義可該，故傳以「瀾」爲「菸貌」，並非如「嘆」之但訓「燥」也。然經文承上「中谷」言之，故傳又以爲「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蓋谷中，水之所注，庶草所不能生。既傷於水而病，則或成槁瘁，或成沤爛，皆有菸鬱之形。次章「脩」爲「且乾」者，又介於槁瘁、沤爛之間也。《幽風》「予尾脩脩」傳云：「脩脩，敝也。」脩，定本作「脩」，訓「敝」，與此義略同。箋於末章云：「離之傷，始則溼，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己有薄厚。」孔疏衍之云，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此由泥於乾燥卑溼之義，而不知其同爲草病之狀。乾固菸貌，脩與溼亦皆爲菸鬱

之形耳。蘇氏《詩傳》以爲先燥其乾者，終更燥其溼者，以爲旱由漸而甚，興夫妻之以漸而薄。李《解》、嚴《緝》皆從之。然經文「嘆其」與「慨其」、「條其」、「啜其」，四「其」字皆連上一字作形容之詞，非以「其乾」。「其脩」、「其溼」二字相連也。《說文》「瀾」不同「嘆」但訓「乾」，而曰「水濡而乾」者，以「瀾」字从水，說其本義。此「乾」與「乾燥」異義，當如「外強中乾」之「乾」，謂菁華已盡，乾竭徒存。許書此種訓義最爲微妙。毛傳於三章云「離遇水則溼」者，此「溼」亦非「乾溼」之「溼」。《說文·乙部》：「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𠂔聲。《土部》：「塤，下人也。从土，累聲」，則是與「乾」對稱者，字本作「塤」。《水部》：「溼，幽溼也。」此與「涪」訓「幽溼」同。「幽」即枝爲幽未之「幽」。《廣雅》：「鬱，幽也。」「幽」與「鬱」同義，是

「溼」亦當爲菸鬱之貌，《方言》：「溼，憂也。」注云：

「溼者，失意潛沮之名。」蓋人憂鬱謂之溼，物幽鬱謂之溼，故在人則爲「於邑」，《後漢書·馮衍傳》：「日暄暄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在物則爲「菸邑」，《楚辭·九辨》：「葉菸邑而無色。」此其義也。與泛言乾溼者不同。不然遇水則溼，凡物皆然，尚何待於故訓乎。

「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

詳玩箋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何及」二字文義相連，「嗟」字自當在句首。傳寫者誤倒之。今各本皆然，從來無人是正。《序》下正義云：

「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可知孔所見本已誤倒矣。《韓詩外傳》二、《說苑·建本》篇引《詩》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孔子曰：

「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說苑》同，無「嗟乎」二字。是正以「何及」二

字相連爲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

傳寫誤倒。王氏《釋詞》謂《韓外傳》兩引《詩》皆作「何

嗟及矣」，而未檢所引孔子語，遂以「嗟」爲句中語助，「嗟」字當在「何」字下，非今本誤倒。此說非是。

兔爰

《序》云：「《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呂記》引朱氏曰：「爲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此朱子初說，後作《集傳》仍用此語。戴氏《續詩記》曰：

「東遷以來，至于桓王伐鄭之時，近七十年矣。我生之初，雖時已亂離，尚未至此。今禍患之興，稠沓如此，不如無生之爲愈也。」范氏《詩藩》曰：「《後序》以此爲桓王詩，朱子不詳其世。考桓王在位二十三年，惟率蔡、衛、陳伐鄭一事見《春秋傳》，他無所考。」

《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則明爲平王詩也。幽王之初年，周室尚平，故生初無爲。至犬戎入寇，王死驪山，禍始大劇。東遷以後，戎患未息，平乃覲顏庇仇，戍申戍許，征役不息，非「逢此百罹」、「逢此百凶」乎？」《毛詩明辨錄》曰：「此篇當是幽王時詩，不必拘定平王。蓋我生之初，正當宣王中興，爲西周之盛；我生之後，正當幽王時，遇此君弑國亡之亂，故言「逢此百罹」。若東遷已定，民方安集，不至於如幽之甚。細繹之，非痛定之思也。《序》謂「桓王失信，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其人自序生初猶及見西周之盛，即在宣王中興二三十年，又歷幽至平至桓五十餘年，則是八十老人矣。豈經幽王之亂，反安然不憂，至此桓王伐鄭，一用兵，而遂爲百憂乎？」翁氏《詩附記》曰：「陳啟源辨朱《傳》：「我生之初，

天下尚無事」之說，云：「《序》以此爲桓王時。其曰「王師傷敗」，指繻葛之戰，事在桓王十三年，距西周六十四年，距宣王之崩七十五年。如朱子之言，則此人作詩時應八九十歲，尚從征役，無是理也。」此言甚辨。然以愚度之，所謂「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者，只是概論中國諸侯之不臣，未有若此時構怨連禍之甚，則雖屬東遷之始，而尚不至傷敗若此。陸務觀生於北宋末戎馬倥傯之際，而其詩曰：「宣和七年冬十月，尚是中原無事時。」即此「尚無爲」之義矣。蔡文姬《十八拍》亦云：「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尤足相證，豈亦必其生於東漢盛時邪？」承珙案：諸家皆泥於「生初無爲」指時事而言，故以《序》云桓王時者，其人不見西周之盛，而以爲幽王時者，又不應列於《王風》次平王諸詩之後。故《虞東學詩》

云：「此與上篇俱爲閔周，而衍者綴以「桓王失信」云云。疏謂《兔爰》本在《葛藟》之下，但簡割失次耳，因此《序》言「桓王」，下《序》言「平王」也。若不用衍序，則篇次相從正得。」是亦以爲平王時詩。其實皆不必然。「我生之初尚無爲」，傳云：「尚無成人爲也。」箋申之云：「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是則「我生之初」但自言其幼時，並不繫於時代。無爲者，言不識不知，無所事事。次章「尚無造」傳云：「造，僞也。」三章「尚無庸」傳云：「庸，用也。」僞，即爲也。相臺《五經》本「僞」作「爲」。無用，亦猶無爲也。蓋因長大之後，多歷艱難，轉憶少不更事之時爲足樂耳。如此說，則不必較量於平桓之世，而皆可通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傳：「興也。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

有急者，有所躁蹙也。」案：此箋善申傳意。聽縱者，謂解放之。《一切經音義》引《韓詩》曰：「爰爰，發蹤之貌也。」蹤當作「縱」，顏師古注《漢書·蕭何傳》曰：「發縱，謂解絀而放之也。」箋云「聽縱」，與《韓詩》義同。躁蹙者，正義云定本作「操」。此即《公羊傳》「操之已蹙」之義。《釋文》既音七刀反，又云今作「躁」，與箋義合。非是。正義曰：「兔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王心之不均也。」或謂政有緩急，未爲大害，何至於欲寐而不動以死。不知政刑乖舛，皆由于緩急失中。解縱則法制日墮，操切則禁防益厲，斯民之視聽無所從，手足無所措，百弊叢生，未有不至於大亂者，非所謂「百罹」、「百憂」、「百凶」乎？且「尚寐無吪」者，不過欲付世事於不知耳，原非如士燮、叔孫婣之祈死。

故《黃氏日鈔》曰：「人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叱』、『無覺』、『無聰』，付理亂于不知耳。近世釋以爲欲死者，過也。」

葛 藟

《序》云：「《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案：春秋文七年《左傳》：宋昭公欲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杜注、孔疏皆引此詩爲證，則《序》說與《左傳》合，無可疑者。《集傳》謂「世衰民散，有棄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於葛藟取興之意殊不親切。翁氏《詩附記》曰：「《序》云刺平王棄九族，故三章皆言『終遠兄弟』。族親爲兄弟，是此句實陳棄九族之事。若作流民失所解，則應首二章自云

「遠其父母」，而末一章乃云「遠其兄弟」，方與「謂父」、「謂母」、「謂昆」義相比協，不宜三章皆以「遠兄弟」爲說也。」

正義云：「定本作『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釋文》云：「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校勘記》曰：「《譜》下正義云：『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考此，是《集注》、定本、《釋文》本皆誤以皇甫謐所改入毛鄭《詩》。」承珙案：皇甫不過因其次《兔爰》後而改之，別無他據。然自秦火之後，篇帙散亡，傳者失次，先後之序固有難以過執者矣。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陳氏《稽古編》曰：「箋疏本謂葛藟得河潤而生長，興已不受王恩，葛藟之不如。宋胡氏旦反其說，以

爲葛藟宜生邱陵，不宜生水畔，以喻己之失所。又引他詩詠葛藟語，以爲葛性喜燥惡溼之證。然所引諸詩，惟「旄邱」誠爲高阜耳。若「樛木」、「條枚」、「蒙楚」，止言其附木而生，不言所附之木必在山不近水也。至《葛覃》篇言「中谷」，谷者，《爾雅》以爲水注谿之名，其近水更甚於河澨。詩言「萋萋」、「莫莫」，反足爲葛性好水之一證。又此詩亦云「縣縣」，夫物生縣縣不絕，安見其不得地哉？」承珙案：胡氏此說，《呂記》、嚴《緝》皆取之。然案之文七年《左傳》所言，雖不見在河之意，而曰「葛藟能庇其本根」，則非生不得地之喻，明矣。《太平御覽》引《毛詩題綱》云：「葛藟，一名燕蕢籐，好生河澨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澨邊也。」此言藟名燕蕢，與陸《疏》云「藟名巨瓜，似燕蕢」者微異。然云「好生河澨邊」，與《別錄》「千歲藟不生大山川谷」合，

則非性不宜水可知。姚氏《識名解》亦駁胡說云：「河澨、河涘、河澗，乃近水高出之地，並非水中，正葛藟之所託以生者。而曰必生於山谷邱野，而不生於水涯，吾不信也。」李《集解》又引王氏說，謂水所盪危地也，潤澤葛藟而生之，亦所以自固。陸氏《埤雅》即用其義。此則節外生枝，殊可不必。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人尚親親之辭。」其下「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後儒解此，異於箋疏者，有二說焉。一說斥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是謂他人爲父，《呂記》所引王氏、李氏、蘇氏之說是也。然指斥過甚，恐無是理。一說風王以一本之義，嚴氏粲、郝氏敬、張氏彩

之說是也。此則謂王不顧兄弟，即是不顧父母，直自視如他人之父母，亦於理不順。惟箋疏以「父」、「母」、「昆」皆指王言，蓋九族之戴王，本所謂天地父母者，乃王已遠棄族親，則雖戴王爲父，而不異謂他人爲父矣。夫謂他人爲父，尚安肯顧我乎？傳訓「終」爲「已」，正與「亦莫我顧」「亦」字相呼應，言王已遠我，雖謂爲父，而亦如他人之莫我顧矣。次章箋云「王又無母恩」，此本箋語，正義標起止不誤。今各本脫去句首「箋」字，遂屬之傳文，非是。《校勘記》曰：「又者，繫前之辭，所以又上箋『無恩於我』也。傳未有『無恩』之文，安得云又哉？」謂有父道者，必兼母道也。三章傳云：「昆，兄也。」段懋堂云：「小功以下爲兄弟。篇中言『兄弟』者，自其親疏言之，謂於王疏也。《喪服》曰『昆弟』，曰『從父昆弟』，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雖疏必曰昆弟，親親之辭也。此詩自稱

曰「兄弟」，謂王曰「昆」，不敢以其戚戚君而得循九族之稱也。」此說甚精，足明箋以「兄弟」爲族親之義。《將仲子》「畏我諸兄」傳云：「諸兄，公族。」亦是謂小功以下爲兄弟也。且於每章皆言「兄弟」，而其下文「謂父」、「謂母」、「謂昆」，各異之處曉然易明。陳氏《稽古編》曰：「元后作民父母，況九族之親乎？名雖父母，情則他人，親親之道微矣，所以爲刺也。」

采 葛

《序》云：「《采葛》，懼讒也。」《黃氏日鈔》曰：「《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以采葛比聽讒，《晉風·采芣》之詩亦以比聽讒。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或謂《采芣》刺聽讒，詩中明言及之，與此篇不同。承珙案：此詩三言「不見」，正懼讒隱微深切之語。蓋讒言之人必乘其間，故曹氏引古語云：「一日不

朝，其間容刀」，即《孟子》「一暴十寒」之喻。雖非爲懼讒，亦足見情疏之易間。」李氏《集解》曰：「小人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如上官桀等謀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欲譖蕭望之，候望之出沐日，上之」。范氏《補傳》曰：「汲黯不願之郡，疑張湯也；京房不敢離左右，疑石顯也。詩人懼人之讒，至不敢去朝廷，故以一日不見君爲三歲。」此皆足以申明古《序》之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

「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呂記》云：「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爲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所以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箋失傳意矣。」陳氏《稽古編》曰：「《詩》言『采』多矣。或言采之地，則以地取義，『沭鄉』、『新

田』之類是也。或言采之時，則以時取義，繫之『春日』，薇之『柔止』、『剛止』之類是也。或言采之事，則以事取義，『不盈頃筐』、『不盈一掬』之類是也。《采葛》之詩言采之外，無他詞焉，則義在葛、蕭、艾三艸矣。傳文至簡，茲獨詳焉，良以興義攸存，不容略爾。箋申其意，以首章爲小事使出，次章爲大事使出，末章爲急事使出，亦非穿鑿之見也。東萊非之太過。」承珙案：毛傳三「所以」字，蓋言采此三物皆爲有用，獨人臣出使於外，本屬奉公而暫違君側，則讒說遂行，顛倒是非，變亂黑白，無所不至，所以可懼在此。蘇氏《詩傳》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采葛所以爲絺綌，采蕭所以供祭祀，采艾所以攻疾病耳，雖事之無疑者，猶不敢行，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而如三月之久也。」此說申傳，似勝於箋。至箋本以采葛

等喻使事之小大緩急，初非真爲采葛而出使，黃氏震乃云采葛非人臣之事，於情事未通。真瞽說矣。

大車

《序》云：「《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呂記》云：「此所謂『陳古』，其在文、武、成、康之後歟？蓋惟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于東遷之時而已。」承珙案：此說非是。《序》於變風、變雅中凡詩詞之美者多謂之「陳古」。夫詩人既欲陳古，何不直陳文、武、成、康之盛，而必陳其後之不能革心者以爲古歟？諸儒特以「豈不爾思，畏子不敢」一語，以爲免而無恥，特政刑之效耳。不知此正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詩人抑揚之詞，何可固執？范氏《補傳》曰：「據詩所陳，當禮義

陵遲之時，男女淫奔，由無所忌憚而然。詩人因言古之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與《行露》美召伯之意略同。然《行露》言「不能」，此詩言「不敢」，其息訟雖同，而所以息者有異。曰「不能」者，德明惟明也；曰「不敢」者，德威惟畏也。「明」與「威」皆出于德，其可美均也。」此說得之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蒺」，傳：「大車，大夫之車。毳衣，大夫之服。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云：「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嚴《緝》引曹氏曰：「毳衣，冕服也。享王於廟，及助王祭禘則服之，未有服以聽訟者。」陳氏啟源曰：「毛謂服毳冕以聽訟，當本於師說，或

①「聽訟」，《經解》本《毛詩稽古編》作「決訟」。

古制爾耳。康成好以《禮》釋《詩》，而不易此傳，必有見也。」承珙案：毛意亦祇以大夫出巡邦國決獄弊訟，故因車服以指目其人，謂乘此車、服此服而來者，爲出封聽訟之大夫，如漢遣直指使者衣繡衣巡行郡國，稱爲「繡衣使者」之比。不必泥於毳冕助祭而非聽訟之服也。

「毳衣如繡」，傳：「繡，頽也。」「頽」下當脫「玉」字。陳氏《稽古編》曰：「《說文》引《詩》『莢』作『繡』，云『帛騅色』；『繡』作『繡』，云『以毳爲繡』。故《埤雅》據此爲說，謂『毳衣』別是一物，非毳冕。李彭山、馮嗣宗亦謂毳冕之服以絲爲之，毳衣以毛布爲之，名同實異。此似之而實不然也。毛布者，褐也。《左傳》云『褐之父』，《孟子》云『褐夫』，《老子》云『被褐』，皆以爲賤服，大夫安得服之？又據《說文》『繡』字之訓，則繡即毛布矣。既

謂毳衣爲毛布之衣，而又曰如毛布，有此文義乎？」承珙案：《說文》：「繡，以毳爲繡，色如繡，故謂之繡。繡，禾之赤苗也。从毛，兩聲。《詩》曰：『毳衣如繡。』」《說文》既以毳繡爲繡，則引《詩》「毳衣」自當同大鄭《周禮》注以毳衣爲屬衣，與毛異義。其《糸部》云：「繡，帛騅色也。从糸，剡聲。《詩》曰：『毳衣如繡。』」此所據亦與毛傳不同，疑皆三家詩說。蓋謂屬衣之騅色如繡帛之騅色耳。但西胡毳布，究未必以爲冕服，則當以後鄭《周禮》注爲正耳。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傳：「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箋云：「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正義引《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

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承珙案：《漢書》哀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附葬之禮自周興焉。」此西京詔書將以太后合葬定陶恭王而引此詩，足知詩所陳者，必夫婦之正禮。此詔與毛義正合。箋疏之言，皆爲有本。若係淫奔者約誓之辭，何至用以比太后之葬。且天下有生不得爲夫婦，而死可合葬以同穴者乎。《晏子春秋·諫上》：「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欲葬其母於其牖。」晏子言之，景公許之，引《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此亦謂是夫婦之正禮也。

邱中有麻

「彼留子嗟」，傳：「留，大夫氏。」嚴《緝》引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說文》有「鎰」無「劉」，然「鎰」「劉」皆从劉聲，故或疑許書脫「劉」篆，或疑「鎰」之「卯」

下本作「刀」，轉寫爲「田」。竊意「劉」即「鎰」之別體，「鎰」又省作「留」，故留氏即劉氏。《路史》以「留」爲國名，唐堯長子監明之後，妘姓，漢地隸彭城。陳氏《稽古編》駁之曰：「留乃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若堯之後，^①在夏世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以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年，而留邑復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豈子嗟之遭放逐，並失其爵邑乎？」承珙案：《括地志》云，劉聚即劉累故城。蓋在夏爲劉累邑，在周則爲周大夫留氏之邑。《漢書·地理志》：「河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洛水注》云：「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注於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諸書所言皆合。

①「若」字，《經解》本《毛詩稽古編》無。

《春秋》劉康公見成十一年。之後有劉夏、襄十五年。劉摯，即劉獻公。劉狄，即伯益，獻公子。皆食采於此。雖未知其即子國、子嗟後人與否，要皆以邑氏者。襄十五年《公羊傳》云：「劉者，^①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若桓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及「遷鄭焉而野留」，至蔡仲省留而為宋所執，此則地與宋近，即《水經·渠水注》所引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者。至《路史》所云彭城之留，則《左傳》襄元年楚子辛侵宋、呂、留者，皆不足以證《王風》之「留」也。

傳以「子嗟」為大夫字，「子國」為子嗟父。正義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承珙案：不但毛公必有所據，鄭箋從毛，並無異說，亦必其時古籍尚存，有可徵信者。歐陽《本義》謂其人其事不見於《春秋》、《史記》，以毛為附會。善乎，李氏《集解》曰：

「此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於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跡，不必於《春秋》、《史記》中求之也。」至正義云：「子國是子嗟之父，不應同時見逐，又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則賢人放逐皆言子嗟耳。」^②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邱中有麥，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留之子」，亦謂子嗟耳。此疏善達傳箋之意。姜氏《廣義》曰：「先言子嗟而後及子國，或王惡子嗟，並子國去之；或王惡子國，先去子嗟，使之不安其

①「者」下，阮校本《春秋公羊傳注疏》有「何」字。

②「皆言」，阮校本《毛詩正義》作「止謂」。

位。說者乃云無父子並斥之理，又曰不宜先子後父，皆非也。」

「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意。」臧玉林曰：「此詩三章，章四句，句四字，獨『將其來施施』五字。《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又以傳箋皆『施』重文，疑江南本誤。然顏氏所述江北本往往爲人所改，江南者多善本。如『有杕之杜』、『駟駒牡馬』等。則此之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矣。若以毛鄭皆重文爲疑，則傳箋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如《邶·谷風》『有洸有潰』，傳箋並云『洸洸』、『潰潰』；《十月之交》『噂沓背憎』，傳箋云『噂噂』、『沓沓』，皆是。」承珙案：臧說是也。又《釋文》云：「將，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正義述毛云：「彼留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此所謂讀「將」如字也。然

依此，則經文當作「其將來」，不應作「將其來」矣。竊謂毛讀「將」如字者，猶《氓》詩「將子無怒」之訓「將」爲「願」，「將其來」者，願其來，正《序》所謂「思」也。《釋文》云「鄭七良反」，是謂鄭訓「將」爲「請」。然次章箋云「言其將來食」，是鄭意讀如《簡兮》「方將萬舞」之「將」，訓當爲「且」，非訓爲「請」而讀七良反也。

「邱中有李」，箋云：「邱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陸氏《埤雅》曰：「言麻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焉，且皆邱中植之，則留子之政脩矣。此人之所以思也。《法言》曰：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呂子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然則邱中有李，又能使人不盜也。」承珙案：此說最合詩旨。篇中思人愛樹之意，與《甘棠》略同。其人必能勸農桑、教樹藝，如《循吏

傳》所稱「桑麻滿野，麥秀兩岐」者，蓋賢大夫之有惠愛者，故去而國人思之如此。何氏《古義》乃以陸說爲不識比興之意，過矣。

毛詩後箋卷六終

毛詩後箋卷七

涇 胡承珙

鄭

緇衣

《序》云：「《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呂記》云：「此詩，武公人仕於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黃氏震曰：「明善善之功費解，朱云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亦就其文爲說耳。」承珙案：箋云：「善善者，治之有功也。」蓋即所謂「善於其職」者。朱子之解不誤。范氏《詩補傳》云：「周之國人以鄭武公父子善於其職，宜在此位，故作此詩以美之。」此說是也。其又云：「序《詩》者發明其意，以武公之德，所以能有其國者，由善善之功，遂以「授粢」爲武公適館而還，以所得王之廩粟授之賢者，猶後世開東閣之比。」此則詩中「適子之館」，「子」指武公；「授子之粢」，「子」又指賢者，無此文義。考鄭注《禮記·緇衣》云：「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鄭注《禮》時，本以《緇衣》之賢者即指武公，並非別有武公所好之賢。至箋《詩》更一本《序》傳改衣授粢皆周人愛武公而致其惓惓之意，其義甚明。至

陳氏《稽古編》謂若周人之作當人《王風》，則嚴《緝》云《破斧》、《伐柯》、《九罭》，皆周大夫所作而附於《豳》，何不可之有。

「適子之館兮」，傳：「適，之；館，舍。」

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正義引《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宫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承珙案：《周禮·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云：「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疏云：「此『次』謂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即《詩》云『適子之館兮』。彼二者與此『次』爲一物。」是也。

「還予授子之粢兮」，傳：「粢，餐也。」段

氏《詩小學》曰：「此假借也。粢、餐同部。」是也。又云：「依《釋文》作『飧』，《禮》『公飧五牢以下』之類。」承珙案：此說非是。「飧」「餐」音義皆異，《魏風·伐檀》「不素飧」與「不素餐」分言，甚明，傳何至訓「餐」爲「飧」。《周禮·掌客》「上公飧五牢以下」，乃待賓客之禮，武公人仕於周，初非朝王爲客也。且傳云：「諸侯人爲天子卿士，受采祿。」則「粢」者所包甚廣，不必沾沾一飯。李《解》引土氏，又泥於「粢」字，以爲粟治之精，於義亦隘。

「緇衣之蓆兮」，傳：「蓆，大也。」正義曰：「《釋詁》文。言服緇衣者，大得其宜也。」承珙案：毛於首章「宜」字無訓，但云「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此「宜」字即釋經「宜兮」，蓋訓如「象服是宜」之「宜」。故次章傳云：「好，猶宜也。」正義於「蓆」大

也」，仍蒙首章「宜」字，以爲大得其宜，於理亦通，而文義稍迂曲。《釋文》引《韓詩》云：「蓆，儲也。《說文》云：蓆，廣多也。」此與毛傳「蓆，大」之訓義正相足。大，即謂所儲之廣多也。蓋於卒章致其殷勤，尤爲有加無已，雖其衣大多，猶恐其敝而思改作，此正所謂宜世居卿士之位者也。

將仲子

《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春秋》「鄭伯克段于鄆」，《公》、《穀》二家皆謂是甚鄭伯、大鄭伯之惡，《左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范氏《補傳》謂：「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道。獨《將仲子》之《序》

與《左氏》合。莊公本不得爲大惡，特以庸闇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違，故聖人以恕待之。」陳氏《稽古編》即用其說，云：「公穀二子未嘗見國史，段實出奔，誤以爲殺。彼特據傳聞以爲懸斷耳，豈能定當日之情事哉？今觀兩《叔于田》詩，段所長祇在飲酒、田獵、馳馬、暴虎耳，莊公機險百倍於段，心固未嘗忌之，祇以母所鍾愛，遠嫌避譏，不加抑制。詩所云「畏父母」、「畏兄弟」、「畏人之多言」，是也。致段不克令終，莊公不得無罪焉。若以爲有意殺弟，恐未必然也。嚴《緝言》言《將仲子》首《序》必經聖人之筆，故意與《左氏》合。良不謬矣。」承珙案：《序》首言刺莊公，已具《春秋》褒貶之法，其下云云，乃就詩詞言之。蓋詩人託爲公拒祭仲之詞，其時實祇以母所鍾愛，順母私情，恣其寵榮，初非有心殺害。作詩者以此爲諷，

不失溫柔敦厚之意。《序》亦因而明之。不必牽合後事，過爲誅心之論也。

「無折我樹杞」，傳：「杞，木名也。」承琪案：《詩》言「杞」者凡七，惟此言「木名」。及《小雅·四牡》之「集于苞杞」、《四月》之「隰有杞桋」，傳皆以爲「枸櫞」。其他如《小雅·杕杜》之「言采其杞」、《南山有臺》之「南山有杞」、《湛露》之「在彼杞棘」、《北山》之「言采其杞」，皆無傳。毛意蓋以《將仲子》之「杞」首見於經，而《爾雅》無明文，故特言「木名」以別《四牡》之「枸櫞」，至《四牡》訓以「枸櫞」，則其後《杕杜》、《南山有臺》、《北山》之單言「杞」者，當皆蒙此傳而爲「枸櫞」。《四月》又傳者，以「杞桋」連文，桋爲赤棟叢生，與杞爲枸櫞之叢生者相配。《湛露》與「棘」連文，而不傳者，以棘之叢生爲人所共知，由棘可以知杞，故無庸傳歟？然則自《四牡》

以後言「杞」者六，當皆爲枸櫞，惟《將仲子》爲別木。陸《疏》云：「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考《孟子》：「性猶杞柳也。」趙注云：「杞柳，柜柳也。」《爾雅》：「援，柜柳。」郭注云：「未詳。或曰：柳當爲柳。柜柳似柳，皮可煑作飲。」《玉篇》亦云：「柳，柜柳。」與郭引「或說」同。後世謂之「櫟柳」。《別錄》謂「櫟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夏日作飲，去熱」，亦與郭注「或說」合。《圖經》云：「今人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篋。」又與《孟子》「爲柶棬」義近。然則陸《疏》所言「杞柳」，當即《爾雅》之「柜柳」。毛傳於《雅》無明文者，每不欲質言之。然以下章傳「桑，木之衆」、「檀，彊刃之木」例之，此「杞」當是大木。《本草衍義》云：「櫟，木本最大者，高

五六十尺，合二三抱。」此陸《疏》所由以《將仲子》之「杞」與「枸櫞」別歟？嚴《緝》謂《詩》「杞」有三，《將仲子》同陸說，《四牡》、《杕杜》、《四月》、《北山》皆為「枸杞」，而別《南山》、《湛露》之「杞」為山木。不知《湛露》與「棘」並言，自當為叢生之枸櫞，不必別為山木，《南山》亦當為枸櫞。其所據陸《疏》「杞，一名枸骨，山材也」云云，姚氏《識名解》援崔豹《古今注》所言，證陸璣乃釋下「南山有杞」，非此章之「杞」，其解甚確。別見《小雅》。是詩祇有二杞，並無三杞之別也。

「無折我樹桑」，傳：「桑，木之衆也。」下「無折我樹檀」，傳：「檀，彊刃今本作「韌」。之木。」案：二傳於木必兼言其形性者，自以取興所在。故箋申之云：「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然則所謂桑與檀者，蓋皆以喻段。可知桑以喻段之得衆，所謂「厚將

得衆」也，段懋堂云「比諸兄多言」，非是。檀以喻段之恃彊，所謂「多行不義也」。李《解》引王氏：「以謂始曰『無踰我里』，中曰『無踰我牆』，卒曰『無踰我園』，以言仲子之言彌峻，而莊公拒之彌固也。始曰『無折我樹杞』，中曰『無折我樹桑』，卒曰『無折我樹檀』，以言莊公不制段於早，而段之彌彊也。」李迂仲雖謂「不必如此分別」，然玩傳以桑為「木之衆」，檀為「木之彊」，箋謂祭仲驟諫，莊公固拒，則王說似於傳箋有合。

吳氏肅公曰：「子展賦此詩，見《左傳》襄二十六年。取兄弟相護之意，則豈淫奔語乎？」承珙案：子展之賦此詩，杜注雖云「義取衆言可畏」，然實以全詩皆有關於兄弟，並非斷章。惟《晉語》姜氏勸重耳歸國，專引卒章末三句，此則斷章取義耳。

叔于田

《序》云：「《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陳氏《稽古編》曰：「叔段善飲酒，工服馬，而得「仁」、「武」、「美」、「好」之名，猶誦宣姜爲「邦媛」，皇父爲「孔聖」云爾，是君子微文之刺，非小人虛譽之詞。嚴《緝》謂京城私黨諛說之稱爲「美」「仁」，猶河朔之人稱安史爲聖。過矣。鄭師一出，京城皆叛，段何嘗有私黨哉？」承珙案：嚴氏「安史」之說本於李黃《集解》《王士禎集》亦云其黨如淮南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但以此爲私黨美段之詞，則於「刺莊」不合。是猶泥於詩中「仁」「武」等語，不知所謂「仁」、「武」、「美」、「好」者，不過飲酒服馬之事，蓋以爲舍是皆無足道者。故許氏《詩鈔》亦云：「詳味其辭，非小人黨

惡者之言，乃君子知幾者所作也。」

何氏《古義》曰：「朱子于此詩既從《序》矣，而又云：『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辭。』則胡不思後篇「獻于公所」之語，其爲叔段之事鑿鑿明甚，夫猶此「叔于田」也。此而可疑，孰不可疑邪？」承珙案：《詩序辨說》泥于詩中「巷」字，謂段以國君貴弟，不應出居間巷，下雜民伍。不知傳訓「巷」爲「里塗」，即《說文》所謂「巷，里中道也」。鄭箋但言「國人」，不復言巷，猶云傾城出觀，里巷爲空耳。且謂從叔者巷之人，非以叔爲居此巷也。明乎此，可無所用其疑矣。

劉氏《詩益》曰：「『美且仁』對『居人』言，蓋巷居者宜相仁愛也。次章『冬獵曰狩』承首章「于田」而申言其時。『美且好』對「飲酒」言，蓋飲酒者宜好會也。三章「郊外曰野」承前二章「于田」、「于狩」而申言其地。

「美且武」對「服馬」言，蓋乘馬者宜有武容也。」

大叔于田

《序》云：「《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嚴《緝》云：「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首《序》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首《序》經聖人之手矣，說詩不用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爲美叔段，《椒聊》爲美桓叔。」叔段、桓叔可美也乎哉？」承琪案：二詩皆祇言叔之材藝武勇，詞似愛之，實則形容其輕揚麤暴之氣習，知其不足以有爲，而且將及于禍，故意又似乎戒之。然言外見公之於叔，不早諭教，卒使陷于不義。所言在此，所刺在彼，此風人主文譎諫之義也。

「大叔于田」，阮氏《校勘記》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有「大」字，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正義標起止云「大叔至傷女」，又上篇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是與「或作」本同。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杕杜》有杕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援《序》入詩耳。當以《釋文》本爲長。」承琪案：顏師古注《漢書·匡衡傳》引《詩》「將叔無狃」，而釋之曰：「叔，莊公之弟，大叔也。」可見小顏所據《詩》本與《釋文》同，章首無「大」字，故於「將叔」字作此解。《開成石經》則據正義本耳。蘇《傳》云：「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

①「聊」，原作「柳」，據《續經解》本、廣雅本改。

「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此謂首章不應加「大」，是也；而讀「大」爲「大小」之「大」，非也。上篇「叔于田」傳云：「叔，大叔段也。」《釋文》：「大音泰。後「大叔」皆放此。」然則此《序》加「大」以別之者，自以段有「大叔」之號，故即以爲別耳。嚴《緝》云：「短篇者止曰「叔于田」，長篇者加「大」爲別。」亦是以大小爲說，有是文理乎？

「兩驂如舞」，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皆說「兩服」、「兩驂」，知此經所云亦總驂服。」董氏道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也。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承珙案：《周官·保氏》注「舞交衢」疏云：「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此

謂四馬安行，能與舞節相應，非謂馬有舞蹈之容，如唐明皇舞馬之類。然則「如舞」自當依傳兼驂與服言之，何疑於服爲衡制，不能如舞邪？

「檀楊暴虎，獻于公所」，嚴《緝》云，暴虎而獻于公，傳謂從公田者，是蓋叔有示勇於公之意。戴氏《續詩記》曰：「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於叔也。」《黃氏日鈔》云：「晦菴以「公」爲莊公，華谷遂以爲叔段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不如岷隱之說爲當。段爲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承珙案：叔從公田，說本毛氏，並不始于朱子，黃氏殊誤。檀楊暴虎，正叔段好勇輕脫之常態，得虎以獻莊公，乃自矜武力以驕其兄。嚴《緝》極爲得情，黃氏駁之亦非是。《漢書·匡衡傳》：「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王氏《詩考》引此爲《齊詩》之說。此雖三家傳聞異詞，然

正可作《毛詩》以「公」爲鄭伯之證。

「叔于田，乘乘黃」，傳：「四馬皆黃。」何氏《古義》曰：「後章「乘鵠」，豈又四馬皆鵠乎？何叔乘馬之驟易如此，愚謂「乘黃」、「乘鵠」俱當於「乘」字略斷讀之。蓋四馬爲乘，於乘之中有黃者，又有鵠者，或兩服爲黃而兩驂爲鵠也。」姚氏炳曰：「此不過舉馬之上色誇之，固不必泥四馬爲一色，亦不必分驂服各一色。如《小雅》《四黃既駕》、《魯頌》「駉彼乘黃」，則亦非必不可得者。以叔之驕侈，何知不比物齊色以快一時耳目邪？」承琪案：姚說是也。

「兩服上襄」，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承琪案：《說文》：「駕，馬在軛中也。」上駕者，言兩服在前駕軛，與兩驂在後雁行者，文義相對。高誘注《呂覽》云：「上，猶前

也。」是「上駕」即謂「前駕」。《大雅·下武》箋云：「下，猶後也。」是「上」爲前，「下」爲後，古人自有此稱。諸家因箋說而以「上駟」解之，非是。或引《說文》「驤，馬之低印」，以「襄」通「驤」，亦可不必。

「火烈具揚」，傳：「揚，揚光也。」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稽古編》曰：「玩疏語，傳衍一「揚」字。」《呂記》、《嚴《緝》引此亦無下「揚」字。」承琪案：陳說是也。毛蓋以「揚」「光」二字連讀，即蒙經文「揚」字作訓，不必更疊「揚」字。如《北風》傳：「虛，徐也。」即蒙經文「其虛其邪」訓之，此所以簡奧難通也。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黃氏元吉曰：「考磬、控、縱、送之義，孔氏申毛謂無正文，朱《傳》「磬」、「控」從毛，而「縱」、

「送」別解，則以上言「善射」、「良御」而分以應之耳。然此章言射者只一句，下三句言御馬之良；下章言馬者只一句，下三句言射畢之事，體如羅文，又未嘗不相配也。」承瑛案：朱《傳》言「舍拔曰縱，覆彌曰送」。二語本蘇氏《詩傳》。「舍拔」見《秦風·駟鐵》，「覆彌」二字殊不明晰。許氏《名物鈔》云：「覆，倒也。彌，弓弣也。《禮》疏：『弓頭稍刻差斜似簫，故亦謂爲簫。』射者既發矢，則弓隨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此說非是。凡張弓，稍皆內向，僅一發矢，亦不至傾倒指前。若如所言，乃所謂「翩其反矣」者。《小雅·角弓》正義云：「北狄角弓，弛則體反。」故惟弛弓，始有覆彌之象。此則獵畢之事，又當在下章矣。嚴《緝》亦覺其不安，故改爲「縱，放箭也。送，送箭也」。如射者之「後手擲，子悅切。前手擲。擲即縱也，擲即送也」。

其實毛謂「發矢曰縱，從禽曰送」，從禽謂逐獸命中，亦是言射之事。磬、控、縱、送仍分承「善射」、「良御」而言，不必改易傳訓也。

《毛詩明辨錄》云：「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夫馬之馳驅，不能如磬折，惟人之馭馬，收縱俱在轡，轡操之則身直，舍之則身偻，故曰磬。磬以言乎人之馭馬也。」承瑛案：「磬」即「磬折」之謂。《禮》凡言「磬折」者，皆謂屈身如磬之折殺。凡騁馬時，人之立於車中者，身必稍曲向前，故謂之磬。或疑「磬折」不當單言「磬」。考《曲禮》「立如齊」，注云：「磬且聽也。」疏云：「磬之折殺，其形如曲，人之倚立亦當然也。」此則「磬折」亦可單言「磬」也。

「乘乘鵠」，傳：「驪白雜毛曰鵠。」《釋文》：「鵠，音保，依字作鵠。」承瑛案：《爾雅·釋畜》本作「鵠」，《詩》疏引《爾雅》作

「鵠」者，後人據詩文改之。《唐石經》及《五經文字》、《爾雅》皆作「鵠」。《爾雅釋文》：「鵠，音保，《說文》云黑馬驪白雜毛。」此所引《說文》，今本所無，陸氏尚及見之，故《詩音義》亦云「依字作鵠」。蓋《毛詩》特借「鵠」爲「鵠」耳。說《詩》者謂馬名取諸鳥，以其毛色相似，如後世紫燕、晨鳧之類，顧氏《詩本音》第引《廣韻》「鵠，鳥驄」爲證，皆不知《說文》本有「鵠」字也。

「兩驂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正義曰：「鄭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承珙案：「齊首」與前章「上襄」義同，兩服在前而齊其首，兩驂在後而如夫手，則「如手」與上「雁行」比喻略同。此似箋勝於傳，正義申之是也。

「火烈具臯」，傳：「臯，盛也。」下文「叔馬慢忌，叔發罕忌」箋云：「田事且畢，則其

馬行遲，發矢希。」夫田事既將畢矣，何以復言火盛？承珙案：首章「火烈具舉」，傳以「烈」爲「列」，箋云「列人持火俱舉」。正義曰：「火烈，嫌爲火猛，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宵田，故持火炤之。」陳氏《禮書》謂此即《爾雅》之「火田」，以疏云「宵田」爲非。《呂記》、朱《傳》皆用其說。然經文云「具舉」、「具揚」，則「宵田」之說爲近。且若係火田，則《周官·大司馬》「蒐田火弊」注云：「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則獵畢之時，其火將止，不應復言火盛，此詩自是宵田用燎。首章初獵之時，其火乍舉。次章正獵之際，其火方揚。末章獵畢將歸，持炬炤路，其火自當更盛。故知箋疏之說不可易也。

清 人

《序》云：「《清人》，刺文公也。」案：

《序》以此詩爲公子素作，亦如《王風》毛傳之「子國」、「子嗟」，必有所據。《漢書·古今人表》之公孫素當即其人。何休注公羊閔二年《傳》云：「鄭伯素惡高克。」或因「素」字偶同，遂謂鄭伯爲公子時素惡高克。此於《序》文上下皆不順，其說非也。

「清人在彭」，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箋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續漢書·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劉昭《補注》云：「《左傳》閔二年「遇于清」，杜預曰：「縣有清陽亭。」此語誤甚。《左傳》閔二年無遇清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杜云：「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與中牟絕不相涉，不知劉昭何以

舛誤至此。惟《水經注》：「渠水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也，故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池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七虎澗水注之。」下又云：「期水北與七虎澗合，逕期城北，東會清口水，司馬彪《郡國志》曰中牟有清口水，即是水也。」案：酈氏所引甚明，但其云「彭爲高克邑」，此條上下文皆止言清，不當贅及於彭。疑「彭」當爲「清」，傳寫之誤，即箋所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至王氏《總聞》引《左傳》昭二十年。衛侯、甯喜盟于彭水之上，鄭衛相近，彭或指此。考《左傳》上文云：「丁巳晦，公入。」則是入國而盟，彭水當在衛都，與傳云「衛之河上，鄭之郊」者不合，不當引以爲證。

「二矛重英」，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短夷長，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竟，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爲酋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承琪案：《伯兮》箋引《考工記》「兵車六等」，亦無夷矛。此箋以「二矛」爲酋、夷，正義申之謂「禦狄于竟，爲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是也。然《伯兮》詩「爲王前驅」，則是攻國之兵，故箋不言夷矛。而彼疏乃云：「前驅在車之右，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顯與鄭義相戾。總之，《考

工記》言「兵車六等」之法，與《廬人》言「六建」不同。「六等」是就車身言之，故自軫數之，至酋矛，皆以四尺爲差。司農注云：「酋，發聲，直謂矛。」是兵車但以矛爲一等，不必更數夷矛。若「六建」，言建於車上，故不數軫，而取五兵與人爲六。蓋夷矛雖亦可建於車上，但其長至三尋，自非車上所利用，惟守國之兵宜之。守國者或嬰城阨隘，不必用車，故兵車之「六等」不數。若《清人》言「重英」、「重喬」，則必「二矛」有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爲重，自與《魯頌》但言「二矛」者義異。此疏及《魯頌》疏釋箋皆當。惟《伯兮》疏牽於「六等」、「六建」之文，致生轆轤耳。

王氏《詩稗疏》云：「兵車所載之戎器，有酋矛而無夷矛。夷矛之長三尋，古尺二丈四尺，當漢尺一丈八尺，所謂丈八鎗音「委蛇」

之「蛇」。矛也。《隴西健兒歌》：「丈八蛇矛左右盤。」「鎗」、「蛇」、「夷」三字通用。今尺丈六尺有四寸。後世步騎或用之，古者惟用以守。若建於車上，則不相等而易搖。持之以刺，則礙于車後之簾，而舉之必後。舉之後，則前重而無力，故不可以攻而惟用以守望。守者步卒操之，進却隨手，所謂長兵短用者也。車無夷矛而云「二矛」者，二俱酋矛也。常制，將執弓，右用矛。臨敵，則惟所便。用二矛，猶《小戎》之有二弓，右持矛而弓備，將執弓而矛備，因勢之遠近則隨用。」承珙案：王氏謂兵車無夷矛，雖與鄭異，然夷矛之建車與否，經無明文，尚可存之，以備一說。至謂二矛一爲車右所持，一備將帥之用，則右人所持者當建於車右，而將居車左，所備之矛又當建於車左，二矛分建，無由見其爲重，是與經文「重英」、「重喬」之言相背，其說

非矣。

「二矛重英」，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各有畫飾。」下章「重喬」傳：「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釋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鷁。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正義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于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于上頭及矛之銚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縣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

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傳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鷺毛稍也。承珙案：「重英」、「重喬」，傳箋所釋，大意本同。陸孔申之，各有得失。傳以「重英」爲「矛有英飾」，箋云「各有畫飾」。英飾者，謂刻矛柄爲飾。《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英蕩，畫函。」疏云：「以英華有畫義，故曰畫函。」干寶注曰：「英，刻畫也。」見《續漢書·百官志》注。此蓋刻矛柄而以朱畫之，故箋云「各有畫飾」，即《閼宮》所謂「朱英」也。彼疏以朱英爲絲纏，非是。傳云「重喬，累荷」者，謂矛有短長，刻畫之處重累如荷。箋謂矛柄刻畫爲題識，乃所以縣毛羽者，非即以「喬」爲毛羽。鄭讀「喬」字亦當同毛。《釋文》因《韓詩》作「鵠」，而牽合鄭意以爲雉名，鄭固無是說也。其引舊說謂刻矛頭矛頭即矛柄。者則是，而以爲「荷葉」則非。惟

沈重音胡可反，而云「兩矛之飾相負荷」者，得之。正義釋傳，引《候人》傳訓「荷」爲「揭」、「二矛重累如相負揭」，其釋箋謂「題識者所以懸毛羽」，皆是。而又云「懸羽重累爲累荷」，則與箋說不合。馮氏《名物疏》云：「重喬，猶云「重英」。諸說紛然，不如直從毛氏。」陳氏《稽古編》曰：「重英」、「重喬」均當以毛傳爲正。箋云「畫飾」，疏云「重高」，俱善述毛意者也。兵車「六建」之中，二矛最出其上，人舉目即見之，故指以爲言。首章言其采畫之飾，次章言其負揭之形耳。」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

①「傳」，阮校本《毛詩正義》作「鄭」。

左。《閼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正義以此爲「士卒兵車」。《尚書·甘誓》：「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左，車左；右，車右。」孔疏以爲凡兵車，甲士三人，所主者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王氏《詩稗疏》云：「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勒而舒斂無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無居中之理。《周禮》『大馭掌馭玉路，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其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嚮中也。馭犯軼，暫攝馭居中，王位固在左矣。『戎僕掌馭戎車，犯軼，如玉路之儀』，則天子即戎，且不居中，而況將乎？鞏之戰，齊侯親將，逢丑父爲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

侯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此將居左之明證。案：王氏考之經傳，立爲四證，惟此條經有明文，故特錄之。至鞏之戰，張侯御卻克，曰：「矢貫余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則似卻克居中而御者左。要之，杜預所云「自非元帥，御者居中，將在左」之言，既無典據，而卻克或以傷夷易位，未可知也。然則「左旋右抽」者，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車回旋演戰之法耳。毛傳曰：「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是已。蓋兵車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先弓以迎敵於左，則車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也。田獵之法，逐禽左。《駟鐵》之詩曰：「公曰左之。」禽左則我右，此所謂「右抽」矣。蓋車戰之法類然。清人曠日翱翔而以軍戲，斯可傷已。中軍者，大將之幕下卒也，古未有呼將爲中軍者。

鄭于時未有三軍，中軍者，對左拒、右拒而言，非對車左、車右而言。「翱翔」、「作好」者，中軍之士，亦以見衆之且散也。」承琪案：《左傳》言車戰之法，如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蔽。』」皆足爲御在車中之證。故《詩》疏唯據成二年鞏之戰，以爲卻克在鼓下而居中，解張有「左輪朱殷」之言而居左，然將執旗鼓，豈必鼓定在中？解張之血染左輪，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邪？且是戰也，韓厥因夢避左右，而代御居中，杜注因有「自非元帥，御皆在中」之說，近於因文遷就，非有明證。總之，此詩「左」、「右」、「中」，本不當以一車言之。傳云：「居軍中爲容好。」則以「中軍」爲「軍中」，猶「中谷，谷中」之比，並未嘗以「中軍」爲將。故「左」「右」亦

必非車左、車右之謂。王氏謂「左旋右抽」爲戎車回旋演戰之法，申明毛義甚的，此即是「居軍中爲容好」也。至云鄭時未有三軍，則非是。桓元年《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以三軍軍其前。是鄭之三軍舊矣。繻葛之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但不必以證此詩之「中軍」耳。

羔裘

《序》云：「《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詩明辨錄》云：「鄭之《羔裘》美其大夫，較《羔羊》之美在言外更爲著明，何以在列國則爲變風。蓋王化之行，如《羔羊》惟述其衣服、威儀之合度、舒徐而已，其他無溢美之詞，與《芣苢》、《桃夭》同一平談，斯其所以爲盛與，只此便分正變。如《小序》於變風中有頌美者皆云思古之盛以

刺今之不然，則是變風有刺而無美，豈理也哉？「承琪案：此說非是。此詩所陳純是思古之美，而其意則以刺今。《序》所言者，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所美在此，則所刺在彼耳。許氏《詩深》曰：「刺朝，如宋人《諫院記》及《待漏院記》之類。此就衣服言之，彼就官與地言之，皆以風刺其同朝，非有所顯斥之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此說得之。沈氏又云：「如《序》說，則變風有刺而無美。」亦不然。《淇澳》、《緇衣》、《車鄰》、《駟鐵》諸篇，《序》何嘗不言美乎？

「洵直且侯」，傳：「洵，均。侯，君也。」毛義皆本《爾雅》。《韓詩外傳》「洵」作「恂」，與《溱洵》「洵訏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同。是毛云「皆直且侯」，韓云「信直且侯」，義並可通。《釋文》又引《韓詩》云：

「侯，美也。」如《大雅·文王》「烝哉」，毛本《爾雅》訓「烝」爲「君」，《釋文》引《韓詩》訓「美」，此則義異，不可強同。案：次章云「邦之司直」，三章云「邦之彥兮」，「彥」爲士之美稱，則首章「洵直且侯」似統下二章而言，「直」即「司直」之「直」，「侯」即「美士」之「美」。此訓似宜從韓。

「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己之子」，《新序·節士》《義勇》兩篇亦皆作「彼己」。《左傳》襄二十七年引「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己」，知《韓詩》亦本古文。《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蓋古人於此等以聲爲主，聲同則字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忌」，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崧高》之「迓」，箋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皆然。然其字亦必各有師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揚之水》、《汾沮

洳》、《椒聊》、《候人》及此詩是也，韓必作「己」，《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英」，《韓外傳》亦引作「己」是也。若《文選》陸士衡《吳趨行》及漢高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又謝玄暉《答呂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此「毛詩」恐皆「韓詩」之誤。

「舍命不渝」，傳：「渝，變也。」惠氏《古義》曰：「箋云：『舍，猶處也。』王肅云：『舍，受也。』案：舍，猶釋也。《管子·小問》曰：『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徐廣《史記》注云，古「釋」字作「澤」。《周頌》「其耕澤澤」，《爾雅》作「釋釋」。康成《周禮注》曰：「舍，即釋也。《士冠禮》注云：『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即舍命也。蓋古有是語，詩引之以美君子之信。」戴氏《詩考正》曰：「《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澤，李軌音「釋」。

「澤」與「舍」義並為「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承琪案：《釋文》：「舍，音赦。」此因箋訓「舍」為「處」，故為作音。又云：「沈書者反。」是沈重意以「舍」為「舍釋」之「舍」矣。然鄭雖訓「舍」猶「處」，而云「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是以「命」為「軀命」之「命」。《韓詩外傳》云：「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謂晏子曰：『子不與吾，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其下引《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新序·義勇》篇同此。蓋以「舍命」為「授命」，與鄭義合。戴氏用王肅之訓，以為受君命，非也。

「羔裘豹飾」，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姚氏《識名解》曰：「正義以君裘用純，此詩

褻飾異皮，爲臣之服，引《唐風》作證，謂緣以豹皮爲祛褻也。陸農師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引《玉藻》「豹褻」、「豹飾」異文，明飾非褻。傳所謂「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愚按：飾義通用，凡緣領、緣褻、緣履皆謂之飾。豹飾自指褻祛而言，褻惟有緣褻之制，未聞有緣領者。《玉藻》以豹飾爲君子之服，亦指士大夫言，未嘗專指人君之服也。」

承琪案：姚說是也。《玉藻》首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下乃言「君子狐青裘豹褻」，「羔裘豹飾」之等，其下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分析甚明。故鄭注以「君子」爲大夫士。正義以狐青羔裘，君皆用純，大夫士雜以豹褻、豹飾爲異。《埤雅》引《管子》見《揆度》篇。「上今《管子》作「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檐」，正足證豹飾爲人臣之服，而以爲非古，過矣。嚴《緝》云：「或謂《檜·羔

裘》專刺其君，《唐·羔裘》專刺其臣，《鄭·羔裘》兼刺君臣。然此詩言豹飾，止是臣下之服，「舍命不渝」及「司直」、「邦彥」，皆臣事也，止當爲刺在朝之臣。」

「三英粲兮」，傳：「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嚴《緝》云：「三英，或以爲裘之英飾前後有三，如「五紵」、「五緘」、「五總」之類。只是肫度，無文可據。毛氏以爲三德，或疑牽合於三之數。今考「立政三俊」，注以爲剛、柔、正直，英即俊也，毛氏之說有源流矣。此詩每章第二句皆言德美，知「三英」非英飾也。」承琪案：嚴氏但知「三俊」爲剛、柔、正直之出《書》孔傳，而不知《皋陶謨》疏所稱以「九德」分配《洪範》「三德」者，實出鄭注，其義尤古，爲東晉孔傳所本。毛公以「三英」爲「三德」，自以英俊本爲才德之稱，《淮南·泰族訓》：「智過

萬人謂之英。」邢疏《爾雅序》引《禮辨名記》：「德過千人曰英。」箋以「剛、柔、正直」申毛，亦必因《書》之「九德」、「三俊」皆關卿大夫之事。若後儒以英爲裘飾，則《羔羊》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是「英飾」之說原本毛公。而以之駁傳，豈非蠹生於木而自戕其木者乎？

遵大路

「摻執子之袂兮」，傳：「摻，擎。袂，袂也。」《毛詩寫官記》曰：「摻既爲『擎』，何又云『執』？摻，當爲『摻摻女手』之『摻』，以摻然之手而執子之袂也。若宋玉賦云『遵大路兮擎子袂』，則以『擎』爲『執』，原無『摻』情。」承珙案：何氏《古義》已有此說，謂《說文》無「摻」字，宜通作「攢」，云「好手貌」。不知此詩正義明云《說文》「摻」字參聲，訓爲斂也；「操」字梟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

異。是孔所見《說文》本有「摻」字，訓「斂」，與《方言》同。《方言》：「摻，細也。斂物而細謂之摻，或曰摻。」毛訓「摻」爲「擎」者，《說文》：「擎，撮持也。」撮亦與斂義近。總之，「摻」「執」二字義本有別，不必改爲「好手」之「攢」。天下有執裾留人而自稱爲「好手」者乎？

王氏《稗疏》曰：「毛傳云：『袂，袂也。』案：玄端之制，士之袂二尺二寸，袂尺二寸。大夫以上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袂、袂殊裁，袂聯腰腋之際，而袂則袖口也。《唐風·羔裘》『豹袂』，蓋以豹皮飾裘之袖口。若以袂爲袂，則橫施異飾于肘腋之間，甚不類矣。後世文人不審，而有『聯袂』、『分袂』、『把袂』之語，皆沿毛傳之誤。」承珙案：正義引《喪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寸。則袂是袂之本，袂爲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袂，袂末。』則袂袂不同。此云『袂，袂』者，以袂袂

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此釋傳義甚明。經傳或言「以袂拂几」，《儀禮·有司徹》。或言「反袂拭面」，《公羊傳》。皆指袖口而言，是袂未嘗不通稱袂。王氏不察，而以之譏傳，妄矣。王逸注《楚辭·哀時命》云：「袂，袖也。」此散文得通之證。

「無我惡兮，不逮故也」，傳：「逮，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擎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承珙案：箋云「不速於先君之道」者，言不急急於先君之道，遂聽君子之去而不顧耳。以「先君之道」釋「故」字，非讀「故」爲「是故」之「故」。孔疏衍之，乃云「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殆誤會箋末「使我然」三字以爲釋經「故」字耳。殊不思下章箋云：「好猶善也，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是明以「先君之道」釋「故」字，以「善道」釋「好」字，「使我然」

三字於經無當矣。宋儒不能通鄭箋之意，而欲變其說。如李《解》云：「言君子無惡我也，我之故惟願子之不速去也。」《呂記》引朱氏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遽絕也。」揆之經文，皆於「逮故」二字倒置。嚴《緝》云：「莊公失道，君子惡之，遵循大路而去。其國人欲擎持其裾袖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不可倉卒於故舊也。言棄去之速也。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爲惡我，婉辭也。言故舊以先君之義風之，庶其或留也。」范氏《補傳》云：「詩人謂君子何忍舍我君遵大路而去。我欲擎其袂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爲可惡，不敢速忘故舊之情也。我欲執其手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爲可醜，不敢速忘昔日之好也。既欲擎其袂，又欲執其手，以見爲王留行之意甚堅。既陳故舊之情，復陳昔日之好，以見詩人述己之私情，期君子之必聽。」

非愛君憂國者，安得此言哉？」承琪案：《唐風·羔裘》「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與此詩「故也」、「好也」正同。鄭彼箋云「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又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以彼證此，固當以嚴《緝》、范《傳》之說爲長。

女曰雞鳴

《序》云：「《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陳氏《稽古編》曰：「首二章士弋鳧雁，女則宜之，以爲燕賓之用，皆陳古說德事也。歐陽氏以「勤生」解之。夫勤生者，小民之細行耳。以此爲賢，將白圭、猗頓皆可升堂入室邪？況夫婦相燕樂而不及賓客，則與說德何關？夙寤晨興祇自謀口腹之需，斯乃飲食之人，與

留色者相去無幾，并不得謂之勤生，惡得謂之賢？始信古注之義長也。惟二、三章五「子」字，箋疏皆指賓客，與首章差，殊爲未當。今案：「子」字應是女目士之言：與子宜之，女爲士宜之也，與子偕老，承飲酒言，則所燕之賓與士相親愛，老而不衰也。若末章，則《集傳》當矣。」承琪案：陳說是也。女主中饋，惟酒食是議，豈徒以之自享？古之賢婦善相其夫，爲酒食以待賓友延譽者，史傳多載其事，此詩已先之矣。唐李華曰：「將翱將翔，弋鳧與雁。」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義本傳箋，何等正大。歐陽《本義》泥於「偕老」二字，以爲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蓋見《鄘風·君子偕老》、《氓》詩「及爾偕老」，皆夫婦之詞。然《擊鼓》之言「偕老」即爲卒伍約誓之語，安見賓客必不可言「偕老」？況以婦人而願其夫之賓友白首

如新，尤足見其賢智。至「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云：「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宋儒必以為夫婦親愛之意者，亦泥於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類耳，獨不思《鹿鳴》又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邪？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箋云：「所弋之鳧雁，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埤雅》云：「『加』與『玄鶴加』、『加雙鸚』之意同。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承琪案：陸說是也。「弋言加之」專言「弋」，下「宜之」方言「肴」，自不應以「加之」即為「加豆」。蘇氏《詩傳》亦引《史記》：「弱弓微繳，加諸鳧雁之上。」《呂記》、《朱傳》並從其說。此「弋之」承上「弋」字，則下「宜言」之「宜」亦當承上「宜」字。傳於「宜之」訓「肴」，而下「宜」字無訓，則為同義可知。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

老。」正義謂與上「宜，肴」別。王氏《述聞》謂不當與上異訓。《爾雅》「宜，肴也」，李巡注云：「宜飲酒之肴。」正義引。是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稽古編》曰：「佩玉瓊琚」傳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間。」孔疏引《說文》、《列女傳》、《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以推詳佩制，大約珩上橫，兩璜下垂，衝牙在兩璜中央衝突前後，琚瑀則納於衆玉與珩之間。《玉藻》疏所言亦略相同，而不及琚瑀。皆未若賈公彥《玉府》疏言之詳也。《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有蔥衡，衡即珩也。」《大戴禮·保傳》篇作「雙衡」，《漢書·顏師古注·魚豢《魏略》及《三禮圖》、《韻會》皆從之。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疏云：「《詩》傳，

① 「玉」下，阮校本《周禮注疏·玉府》注有「上」字。

謂《韓詩》。衡，橫也，謂蔥玉爲橫梁。下以組懸于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半璧曰璜，乃《逸禮記》文，見《大宗伯》注。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于衡之中央，於末著衡牙，使前後觸璜，故曰衡牙。案，《毛詩》傳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瑀之內角，袞係衡之兩頭，組末係于璜。蟻，蚌也。蚌珠，故曰蟻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於其間故也。『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朱子《集傳》、錢氏《詩詁》皆祖其說。但朱以琚瑀皆爲佩名，琚在旁組之中，瑀在中組之中。錢以琚爲佩名，瑀乃石之可爲琚者，非佩名也，又惟中組之中有琚瑀，旁組之中不別係玉。二說各異。源案：中組有琚瑀，爲拘捍兩袞組之用，不應旁組亦置之。故賈疏言琚瑀所置，在衡牙組之中央，不言兩璜之組中有係玉。又毛傳云：「琚，

佩玉名。」孔疏引《說文》云：「瑀，石次玉也。」據此，知《詩詁》之說良是。『承珙案：朱錢二說皆有所失。朱謂琚在旁組之中，既與賈疏不合，而謂大珠曰瑀，雖本盧辯《大戴禮》及聶氏《三禮圖》，然瑀中既貫中組，又貫袞繫於璜璜之兩組，以一珠而受三組，天下安得此徑寸之珠而佩之？錢氏以琚爲佩玉名，瑀即石之可爲琚者，則是以瑀石爲琚佩，於文當爲「瑀琚」，而傳兩云「琚瑀」。《說文》：「瑀，石之次玉者。」據正義引。今《說文》「次」作「似」。「琚，佩玉名也。」此亦據正義引。今《說文》作「瓊，琚也。」誤。段注謂「名」當作「石」，亦非，辨見《木瓜》。然則琚瑀二物，琚爲玉，瑀爲石，皆納於珩與衡牙之中，並非以瑀石爲琚佩。《大戴禮·保傳》篇：「玼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韓詩》傳言「蟻珠」不言「琚瑀」，毛傳言「琚瑀」不言「蟻珠」；《大戴》則「玼玼

即贗。珠」、「琚瑀」並稱，是所佩有玉有石有珠，非一類，故曰「雜」。正義申傳云：「佩玉之名未盡于此，故言「之類」以包之。」王氏《稗疏》謂琚瑀即玼珠，而玼珠專名「雜佩」，亦非也。

顧氏《詩本音》曰：「《集韻》「來」字，「贈」字皆叶入聲。然「來」字或可讀入聲，「贈」字斷不可讀入聲，姑闕之。」段氏《詩小學》云：「戴先生曰當作「貽」。然古人「徵召」爲「宮徵」，「得來」爲「登來」，「仍孫」爲「耳孫」，《詩》訓爲承，皆之哈、職德韻與蒸登韻相通之理。此「來」「贈」爲韻，古合韻之一也，不當改爲「貽」。孔氏《詩聲類》云：「之哈爲蒸登之陰聲，若「乃」之與「仍」，「疑」之與「凝」，「徵」訓「火音」則音「祉」。《上林賦》「歲持」，韋昭云「持音懲」。古書用「等」字，率爲多改反。「騰」字在登韻則爲「騰蛇」之

「騰」，在德韻則爲「螟騰」之「騰」。「能」字四收於登韻、哈韻、等韻、代韻，《詩》則惟一與「又」協，一與「忌」協。《樂記》「人不耐無樂」，^①注以爲古書「能」字。「能」可以讀「耐」，「騰」可以讀「滕」，則「贈」亦可以讀「載」，又何足爲異？「曾」之言「則」也，「則」之言「載」也，此六書轉注之道也。」承珙案：改「贈」爲「貽」，始於雪山《總聞》，蓋疑二字形近致誤。然「貽」字雖見於漢碑，經典祇作「詒」，「贈」之與「詒」形不相近。段氏、孔氏以「來」「贈」韻本可通，所辨極確。今更考得《說文》「𠂔」讀若「陪」，「𠂔」讀若「陪」，「德」訓爲「升」。《漢書·周勃傳》注「憑、陪聲相近」，亦皆之哈、職德與蒸登相通之證也。

①「耐」，原作「能」，據阮校本《禮記正義》改。

有女同車

《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正義云：「《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復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

實賢實長？」承珙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即文姜也。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是時文姜歸魯已久，則所謂齊侯又請妻之者，其非文姜明甚。至稱「孟姜」者，古者男女異長，嫡長稱伯，宋伯姬是也。庶長稱孟，齊孟姜是也。或文姜是嫡出，孟姜是庶出耳。

陳氏《稽古編》曰：「鄭詩二十一篇，其六篇皆爲忽而作。計忽兩爲君，其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是年九月奔衛，其繼以桓十五年六月歸，至十七年遇弑。前後在位不及三年，事至微矣，而國人閔之，刺之惓惓無已者，豈非以其世子，當立而不克令終，故獨加憐惜歟？」案：忽六詩，孔氏以《有女同車》、《褰裳》二篇爲作於前立時，以《山有扶蘇》、《採芣》、《狡童》、《揚之水》四篇爲作於後立時，今合之鄭事，殆不謬也。忽之立而出奔

也，因宋人之執祭仲也，釁起於外也。使結齊昏，有大援，或當時有賢方伯起而正之，則鄭突不能恃宋以竊國矣。故《有女》之刺辭昏，《褰裳》之思見正，皆汲汲於外援也。忽之歸而復見弑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也，禍生於內也。使忽能用賢去奸，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命，與忠臣良士共圖國政，則臣下之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扶蘇》諸篇刺其遠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專，孤立無輔之事，所憂在內也。然則前立二詩，其作於忽之既奔，後立四詩，其作於忽之未弑乎？既奔，故多惋惜之情；未弑，故多憂危之語。詩人忠愛之思，千載如見矣。」承琪案：《呂記》引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於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

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復人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爲「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餐、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陳氏之說蓋本於此，而推闡情事尤爲曲暢。

趙氏文哲有《嬋雅堂別集》。曰：「朱子以忽之辭昏未爲不正，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故力斥《序》爲失是非之正、害禮義之公，而疑此詩亦淫奔之作。間嘗考之，忽之辭昏有二。始以非耦爲辭，繼以師昏爲辭，其守義不可謂不正。特是鄭莊之時，內多嬖寵，外有權臣，群公子交構其間，禍亂之萌已非一朝夕之故。忽以守小節而亡大援，以致失國，國人目擊心傷，形諸嗟歎，亦未失忠厚之遺也。且忽之辭昏，祭仲

不言之乎？「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不能聽。君子譏其善自爲謀，而謀不及國。是當時，鄭之廷臣及後之據經作傳、親承孔子之教如左氏者，皆以其辭昏爲失，豈作詩者與序詩者一人之私言乎？至以爲淫奔之詩者，朱子特以《鄭風》而臆之耳。今就經文詮之，同車者，親迎授綬之禮也；同行者，御輪三周之候也。曰「佩玉」，是有矩步之節。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彼《溱洧》之相謔，《桑中》之相要，有如是之威儀盛飾昭彰耳目者乎？《虞東學詩》曰：「《左傳》昭十六年。六卿餞韓宣子，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皆有求助大國，相與唱和之義。若果淫詩，豈有鄭人賦鄭詩而自彰其醜者？如曰賦詩斷章，則牀第之言不踰闕，伯有之賦《鶉奔》何以見斥於趙孟邪。」承珙案：宣子謂六卿賦詩皆昵燕好，則所賦諸

詩自子產《羔裘》外，其餘如《野有蔓草》、《褰裳》、《風雨》必皆非淫詩，固無疑義。至諸家以忽之辭昏無可刺者，殊不知詩人之意，以忽雖言自求多福，而卒之不能自保，國亂身亡，尚不如許昏於齊，猶或可藉大國之助以圖存也。凡詩人言外之意，不必詩中所有。而以《序》合之，則微婉之旨畢見，此《序》之所以不可廢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正義謂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嚴《緝》以「有女」即「孟姜」，其文重複，「彼」乃別指之辭。「有女同車」指忽所娶者，「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娶者。承珙案：以「有女」爲娶他國之女，其說出自歐陽《本義》。《田間詩學》因之，謂即忽所娶之陳嬀。考《春

秋《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媼，乃以王命結婚，在隱八年，何得因後日辭昏追咎於前娶之不當？殊爲無理。嚴《緝》又謂所娶之他女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雖翱翔佩玉，徒有威儀服飾之美，而不足恃。說本《埤雅》，亦多穿鑿。其實此詩祇因辭昏失援，故設言親迎之時，有女同車，其容色佩服之美若此，彼何人哉，則孟姜也。通篇皆形容歎羨之詞，而不娶之失自在言外。上言「有女」者，虛想其人，下言「孟姜」，實指其姓，不得謂之文複也。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傳：「佩有琚瑀，所以納問。」《校勘記》云：「《女曰雞鳴》正義引此傳「瑀」作「玖」。此據宋本。今本皆作「瑀」。考《女曰雞鳴》傳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正義說之，於字皆引《說文》，而證其爲佩，則「衝牙」及「珩」引《玉

藻》，「璜」引《列女傳》，「琚」引此經，惟「瑀」獨無所證，故先引《說文》瑀、玖，石次玉，後引《邱中有麻》云「貽我佩玖」，而云「然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瑀亦佩也」。若此傳作「瑀」，則傳自有明證，不當舍之而借「玖」爲譬況矣。作「玖」者是也。」承珙案：上篇傳言「琚瑀」，此篇傳言「琚玖」，古人注經，原有互見相足之例。《校勘》說是。又李華書云：「《詩》曰「將翱將翔，佩玉瓊瑀」。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亦可見此詩是極言昏禮之美。唐人說《詩》，其恪守傳箋，不敢橫生異義如此。

「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道其德也。」《校勘記》云：「近本誤作「傳其道德」，又脫「也」字。小字本作「傳道其德也」爲是。《釋文》以「傳道」作音，可證。」《呂記》引長樂劉氏曰：「德音，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此蓋

疑於所指者爲文姜。不足當德音之美。不知孟姜本非文姜，安知其必無賢德？嚴《緝》云：「言齊女有賢譽，至今使人不能忘，恨不娶之也。」《車輦》「德音來括」言其有賢譽，此言「德音不忘」即所謂賢而不娶也。」

山有扶蘇

《序》云：「《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霈著《經學質疑》。云：「朱子初說『所美非美』謂賢者佞，智者愚也。呂東萊取其說，著之《讀詩記》。朱子亦曾與之，後改此詩爲『淫女戲其所私者』。白雲許氏申之曰：「此是淫女見絕於男子，而復私於人，乃思絕者之美好，而厭所私之狂狡也。」夫鄭國之女縱有淫行，何至明斥新好之「狡」，顯推舊交之「都」，作爲歌詩肆情無忌。以聖人之經而錄此惡詩，幾何不慮後人之唾棄乎？」

此必不可從之說也。」

「山有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從《釋文》無『小』字爲長。正義作『小木』，乃淺人用鄭說增字，非也。」《說文》：「扶，扶疏四布也。」段注：「扶之言扶也，古書多作『扶疏』，同音假借也。」《上林賦》「垂條扶疏」，《劉向傳》「梓樹上枝葉」，扶疏上出屋」，《楊雄傳》「枝葉扶疏」，《呂覽》「樹肥無使扶疏」，是則扶疏謂大木枝柯四布。「疏」通作「胥」，亦作「蘇」。《鄭風·山有扶蘇》，毛意山有大木，隰則僅有荷華，是爲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後人以鄭箋混合而改之。「承琪案：《佩觿》引「山有扶蘇」，與「扶持」別，是經字本亦作「扶」。《埤雅》引毛傳「扶蘇，扶胥，木也」。是所見本尚

① 「樹上」，《漢書》作「柱生」。

無「小」字。惟傳既以扶胥爲木，似非僅「枝柯四布」之謂。《呂覽·求人》篇「東至搏木之地」，注云：「搏木，大木也。」「搏」亦作「扶」。《淮南·墜形訓》：「扶木在陽州。」此「扶木」即搏桑，搏桑猶言大桑。《管子·地員》篇：「五沃之土，宜彼群木，桐柞扶櫨，及彼白梓。」據此，則「扶」自爲木名。蓋緩言之曰「扶蘇」，急言之曰「扶」，扶蘇即扶木耳。

毛傳以「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箋云：「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承珙案：傳意高、下謂山、隰，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二章一例，皆謂各得其宜。箋互易其小大，義近牽強，以荷華喻美德，不宜置于下位，豈欲樹荷于山上乎？且首章既以扶蘇喻不

美，荷華喻美，下章又以喬松喻美，^①而游龍喻不美，使山隰倒置，比物錯互，非也。

「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嚴《緝》云：「世稱美好之人爲「子都」。」《孟子》所稱「子都」，以貌之美；此詩所稱「子都」，以德之美。猶「美人」之名，或稱美貌，或稱美德也。《詩》「彼姝者子」兩出，一爲賢者，一爲女子也。若以此「子都」爲美貌，則與「狂且」意義不貫。」承珙案：子都、子充，皆假言賢者，不必實有其人。《易林·蠱之比》云：「視闇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蓋不見者，謂有所蔽則雖美而不見。下乃見「狂且」，則所美非美耳。後儒因《左傳》公孫閱字子都，遂附會爲此詩之「子都」。而「子充」無所考，豐坊乃造

①「喬」，原作「槁」，據《續經解》本、廣雅本改。

爲瑕叔盈字子充之說，并以宣十二年《左傳》之宋大夫名狂狡者爲「狂且」、「狡童」。類皆無稽之言，不足與辨。

《稽古編》曰：「首章『子都』、『狂且』，鄭以美惡妍媸爲君子、小人之喻，次章『子充』訓『忠良』，『狡童』訓『有貌無實』，則正言之。兩章一喻一正，文義差殊，未爲盡善。」承珙案：《序》下正義云「箋傳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據此，是一本有作「美人」者。「子都」即美人，但如「西方美人」之謂，而非以爲美色耳。

「隰有游龍」，傳：「龍，紅草也。」正義引《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薺。』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薺。』陸璣《疏》云：『一名馬薺，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承珙案：《廣雅》云：「鴻、龍薺，馬薺也。」「鴻」即「紅」。「龍薺」即「龍古」，語

之轉。《本草經》云：「薺草，一名鴻薺，如馬薺而大，生水旁。」語與《廣雅》微異。大抵龍爲薺之大者，即今之水紅。《圖經》云：「薺草即水紅，下溼地皆有之。」引《詩》「隰有游龍」。是也。《爾雅翼》云：「龍與荷華是隰草之偉者，然所配扶蘇、喬松不同。《管子》言五沃之土，桐柞扶櫨，秀生莖起，五臭疇生，蓮與薺蕪，薺本白芷。然則首章言扶蘇荷華，應此『五沃之土』也。其『五位』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注云：「龍、斥皆占草名。」群木安遂，條長數丈，其桑其松，其杞其苺。」次章言「喬松游龍」應此「五位之土」也。《淮南》言水草之始，海間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薺，薺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 不根芰者，生於萍藻。屈龍豈亦此龍草邪？姚氏《識名解》云：「《淮南》逆溯浮草所自，必是從其始生微者言之，豈有紅龍之

大而生萍蓂細物者邪？羅端良以「屈龍」爲「游龍」，未可據也。「承珙案：《淮南·墜形訓》歷言人物所生，皆取其類之相近者言之，蓋謂同類者相聚以生耳，非必以彼物生此物也。況高誘注云：「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字之誤。然則其說不始於羅氏矣。」

「乃見狡童」，傳：「狡童，昭公也。」《稽古編》曰：「『子都』、『子充』指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鄭說是也。毛以「狂」「狡」目昭公，失之矣。」惠氏定宇曰：「《狡童》序以爲刺忽，毛說不爲無據。」承珙案：「狡」爲「狡好」之「狡」，鄭箋亦但云「有貌無實」，則即以目昭公，原不爲過于指斥。「彼狡童兮」，自指昭公而言。但此詩首章「狂且」，傳祇訓爲「狂人」，未嘗明指昭公，兩章文義並同，不應異訓，故正義並以「狂且」指昭。惟

《序》云「所美非美」，則「子都」、「子充」爲美，而「狂且」、「狡童」爲不美，正與經文脗合，箋義實勝於傳，不必曲爲解說。汪氏《毛詩異義》曰：「孫毓謂傳以「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不若箋指小人爲長。其言是矣。然以傳義求之，疑傳文有誤也。傳以章首二句爲反興，則下二句義當接成。傳釋「子都」爲美好，「子充」爲良人，正指君子，則「狂且」、「狡童」當指小人，用舍失當，反正對言，合《序》「所美非美」之義，無由以「狂且」、「狡童」目昭公也。傳如以目昭公，亦必於釋「狂且」下著之，不應於下章始言。又上章解「狂且」之義，而「狡童」之義於《狡童》篇釋之，似此傳「狡童，昭公也」係彼傳上文，後脫誤移於此耳。彼《序》刺忽不與賢人圖事，爲賢人指昭公之言，故曰：「狡童，昭公也。」昭公有壯狡之志，傳以「狡童」之義在後總釋，此因略而不言。不然於此言其人，於彼言其義，傳文何雜碎乃爾！彼此參校，知不如是也。」承珙案：此說雖無明據，然細釋文義，固是通論。

蓍 兮

「蓍兮蓍兮，風其吹女」，傳：「蓍，稿也。」

人臣待君倡而後和。」李氏《集解》云：「君倡臣和，理之常也。今也君弱臣強，專命自恣，不稟於君，不待君命而動，詩人所以刺之也。」蘇氏《詩傳》則謂此憂懼之詞，而非倡和之意。《呂記》、《嚴緝》皆本之，以風之吹蔣喻國將危亡，以「倡予和女」爲大臣相約倡和以謀國難。或且因《褰裳》序云「思大國之見正」，并謂倡者望晉之倡義納忽，以此詩「叔兮伯兮」與《旄邱》同。承珙案：風喻號令，本屬古義。君出令，臣行令，又係常經，仍當以傳箋爲是。若謂思大國之倡，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之「女」是指大國而言，而「風其吹女」之「女」不得指大國，又當自喻其國，是兩「女」字異義，非也。

《稽古編》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以爲君責臣之詞，言倡者當是「予」，和者當是「女」也。箋以爲群臣相謂之詞，言女倡

矣，則我將和之也。如箋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三字連讀。然傳義勝矣，鄭之君臣不相倡和，應舉倡和之常理以正之也。康成之意，徒以叔伯爲兄弟之稱，當是群臣自相謂耳。案：《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彊爲叔父，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安在叔伯之稱君不可施於臣乎？「承珙案：經以風吹蔣隕興君倡臣和，必如傳義，下二句乃與上興意一貫。箋以倡和屬群臣，則與興意乖隔。且既云伯叔群臣相謂而倡和，又爲群臣自以強弱相服，將倡者叔而和者伯乎，抑倡者伯而和者叔乎，於文義殊不明晰。

顧氏《唐韻正》云：「吹，古音昌戈反。」引《老子》「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隨，古音旬禾反。羸，古音羸。墮，即「墮」之俗字。皆在歌韻。」承珙

案：《說文》「吹，噓也。从口欠」。是會意字。以《詩》音讀之，自當如「嗟」，以協「和」。王氏《總聞》讀「和」戶圭切，引《老子》高下之相傾，長短之相形，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爲證。是徒見今韻「隨」入支韻，而不知「隨」本从壻省聲也。

狡童

《序》云：「《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朱氏《通義》曰：「程子謂《春秋》止書『鄭忽』，不以忽爲君也。不以忽爲君，故詩人目爲『狡童』。此說殊非。夫《春秋》書『鄭世子忽』，則國固忽之國也。立不一時而爲突所逐，歸國二年旋爲高渠彌所弑，中間不書『鄭伯』，非故略之也。生不同盟，死不赴告，孰從而書之？《春秋》此類多矣。杜預譏忽守介節而失大援，父沒而不

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此蓋爲篡國者左袒也。伊川奈何亦踵其失乎？朱子之辨正矣，但解此詩爲淫女所作，則其失殆有甚焉。以愚臆之，此詩乃昭公見弑後，國人哀之，而假狡童以爲刺也。「狂且」、「狡童」，蓋當時有此方言，動相指斥，不必未成人者始可加之也。《史記》：「箕子過殷墟，作《麥秀之歌》尚書大傳以爲微子作。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可目紂，則此不嫌於擬忽矣。朱子又云忽無大罪，國人不應數刺之。然昭公之復國也，祭仲擅權而不能制，高渠彌發難而不能察，突居鄭別都而不能討，外無強援，內無良輔，以至於亡，則固多可刺之道矣。聖人錄此等詩，以示戒萬世，豈私一鄭忽乎哉？」承珙案：桓十七年《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

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孔疏云：「韓子以爲言君子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知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此與桓六年《傳》「君子謂忽善自爲謀」者，皆不足於忽之詞。蓋忽之爲人，殆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者，故《山有扶蘇》、《蓀兮》、《狡童》及《揚之水》皆致慨於其不能任忠良、去權奸，以致身弑國危而不悟也。

錢氏竹汀曰：「古本「狡」當爲「佼」。

《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爲「狡獪」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狡童」只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樸，不以爲嫌。」段氏

《詩經小學》云：「「壯狡」與《月令》之「壯佼」皆當作「佼」。狡，好也。有壯狡之志，正義以「童心」釋之，是也。」承珙案：「狡」、「佼」、「佼」三字古通。《月令》「養壯佼」，《呂氏春秋》作「壯狡」。《詩·碩人》箋「長麗佼好」，《還》箋、《猗嗟》箋「昌，佼好貌」，《月出》「佼人僚兮」，《釋文》並云：「佼，本作狡。」《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據此，則箕子以狡童目紂者，亦止爲形貌佼好之稱明甚。且此傳云「壯狡之志」，則又非徒形貌。高注《呂覽》云：「壯狡，多力之士。」是「壯狡」與「雄武」意略同。昭公志在自奮，而所與圖者非其人，故惟有壯狡之志而闇于事機，終將及禍，愈使人思其故而憂之，至不能食息焉。然則謂毛以狡童目昭公爲悖理者，皆不達古人文義者也。

褰裳

《序》云：「《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昭十六年《左

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大叔賦《褰裳》。

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

是事，其能終乎？」朱子以爲《詩序》之失本於《左傳》，而未察其斷章取義之意。不知斷

章取義者，如詩本爲鄭忽而作，而歌詩者爲晉賦之，即是斷章取義矣。若謂以本國淫詩

而公然歌於聘卿祖餞之際，必無是理。且如所言，則「狂童之狂」乃斷章以譏韓宣，天下

有如是之唐突者乎？《呂覽·求人》篇曰：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

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此尤義炳事白，無庸別生歧說。「爲之《詩》」即謂「誦其《詩》」耳。

「狂童之狂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承珙案：狂童，箋疏皆以指突。蘇氏《詩傳》謂狂童爲忽，固非。或又以爲指祭仲、高渠彌者，亦未是。祭仲等固屬亂臣，而突賂宋奪嫡，實爲戎首。《春秋》桓十一年書「突歸于鄭」，《穀梁》曰：「曰突，賤之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公羊》曰：「突何以名？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公羊》曰：「其稱『世子』何？復正也。」夫突爲「奪正」，忽爲「復正」，與《序》云「思見正」者合。然則所謂「狂童」，非指突而何？《玉篇》云：「僮，幼迷荒者。」《詩》云：「狂僮之狂也且。」傳曰：「狂行，僮昏所化也。」字皆

作「僮」，今《毛詩》作「童」者，乃借字耳。

「褰裳涉溱」，《釋文》云：「褰，起連反，本或作「騫」。《說文》云：褰，袴也。」承珙案：《說文·衣部》「褰」下引《春秋傳》「徵褰與襦」，是「袴」爲本義。《毛詩》借爲摳衣之字。段注《說文》於「褰」下云：「古騫衣字作「騫」，騫，虧也。」蓋因《釋文》或作，故云然耳。又《手部》：「攘，摳衣也。从手，褰聲。」段云：「《詩》言「褰裳」，當作此篆。「褰」訓「袴」，非其義也。亦有作「騫」者，謂虧其下體之衣，較作「褰」者爲長。」今案：作「褰」者，固屬借字。即如《左傳》襄二十六年。注「拂衣，騫裳也」作「騫」，亦以聲同，故借以手摳衣，不必有虧損之義也。《白虎通》云：「《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弟子

職》言「摳衣而降也」，名爲「衣」何？上兼下也。」此謂「褰裳」與「摳衣」同義，則「褰」當爲「攘」可知。嚴《緝》引《釋文》云：「褰，摳也。摳，挈也。摳，恪侯反。」此正用《說文》「攘」字之訓。今《釋文》無此語，蓋有脫誤。宋本《釋文》「本或作騫」下有「非」字，是陸亦不以爲當作「騫」也。

傳：「溱，水名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溱水，出鄭國。从水，曾聲。」《詩》曰：「溱與洧。」「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沅。从水，秦聲。」《廣韻》：「溱水南入洧，《詩》作「溱洧」，誤也。」按，秦聲在今真臻韻，曾聲在今蒸登韻。此詩一章「溱」與「人」韻，二章「洧」與「士」韻，出鄭國之水本作「溱」，《外傳》、《孟子》皆作「溱」。《說文》及《水經》作「溱」，誤也。」又注《說文》「溱」字云：「《地理志》鄭水作「溱」，粵水作「秦」。

又《方輿紀要》引《舊志》云「溱」與「尋」同音，故《水經》「觀峽」亦名「秦峽」也。據此可證「溱水」讀如秦國，《前志》「秦」爲古字。其注「溱」字云：「按曾聲在十六部，而經傳皆作「溱」。秦聲側洗切，則十二部。《鄭風》「溱」與「人」韻，學者疑之。玉裁謂《說文》、《水經》皆云溱水在鄭，溱水在桂陽，蓋二字古分別如是，後來因《鄭風》異部合韻，遂形聲俱變之耳。《說文》引《詩》，爲「溱」字之證，知今經傳皆非古本。《廣韻》曰《詩》作「溱洧」，誤。」承珙案：段氏注《說文》，與《詩小學》異，「溱」下注又與「溱」下注異，不知何以舛錯如是。全氏謝山曰：「按溱水，《說文》以出桂陽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溱水。」若其出鄭縣者，《說文》以爲溱水，其音如「溱」，其字不作「溱」也。不知何時盡《毛詩》、《國語》、《孟子》、《史》、

《漢》諸書之「溱」胥改爲「溱」。猶幸《水經》存其舊，稍留《說文》之學。承珙又案：「溱」雖異部，殆以音近而通。《小雅》「室家溱溱」，與《閟宮》「烝徒增增」皆爲衆盛之義。《爾雅》：「烝，塵也。」《豳風》傳：「烝，實也。」箋云：「古聲實、填、塵同。」此真臻與蒸登二部中字自有可通轉者，故「溱」與「人」亦韻。經傳作「溱」，《說文》、《水經》作「溱」，蓋皆不誤也。錢氏《養新錄》曰：「「溱洧」之「溱」，本當作「溱」，今《毛詩》作「溱」者，讀「溱」如「溱」，以諧韻耳。「溱」即「溱」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又《說文》「溱」，司馬相如从「溱」。

「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正義云：「齊、晉、宋、衛，宋本「衛」作「是」，蓋「宋衛」乃「本是」二字之誤。

①「在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作「則在」。

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爲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義亦通。《校勘記》云：「據此，是正義本箋無『宋衛』二字。今正義作『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者，誤。下文又云『而告齊、晉、宋、衛』者，此承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公、衛侯，遂并說『義亦通耳』，與上文不同。」承瑛案：正義又云：「《春秋》突以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諸侯皆助突矣。由宋、衛、蔡、魯助突爲篡，故思大國正己耳。」考袤之會，《公羊》多「齊侯」二字，《左傳》、《穀梁》無之，是齊不在助突之列。箋當止言齊晉，必不兼及

宋衛，定本有「宋衛」者非是。嚴《緝》云「舊說謂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如此則自爲悠緩之詞，非告急之意。當云子不我思，則豈無他國思我者乎，何爲皆不來也。望大國之正己，其情甚切，不主一國也。」蘇氏《詩傳》則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我恐他人之先子也。是則激之之意。」二說似皆可通。

「豈無他士」，傳：「士，事也。」段氏懋堂曰：「經當本作『他事』，傳當作『事，士也』。謂事即士之假借字，轉寫以注改經，又以經改注。經果是『士』字，何須傳乎？前文『士曰昧旦』，何以不傳也？『吉士誘之』、『無與士耽』皆不傳。」承瑛案：傳訓「士」爲「事」者，正謂與泛言「士」者不同，猶云子不我思，豈無能任其事者乎。蓋「士」本訓「事」，其稱人爲士者，亦以其能任事，故名之耳。《北

山》「偕偕士子」，傳云：「士子，有王事者也。」皆因文立訓，使與本義相比附。故此傳訓「士」爲「事」，與《祈父》「予，王之爪士」傳同，段氏於彼亦云：「經當作「爪事」。」與《東山》「勿士行枚」、《敬之》「陟降厥士」、《桓》「保有厥士」直訓「士」爲「事」者義異。故箋申之云：「他士，猶他人也。」

丰

《序》云：「《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戴氏東原曰：「此《坊記》所謂親迎「婦猶有不至者」也。蓋言俗之衰薄，婚姻而卒有變志，非男女之情，而其父母之惑也，故託爲女子自怨之詞以刺之。悔不送，以明己之不得自主，而意終欲隨之。後二章望其復迎己以行昏禮，以名通在女子不必知其夫之字也。」叔

兮伯兮」，便文連稱，不知其字之辭，非不知其人也。或曰，女子始有所爲留者，非歟？曰：非也。凡後世婚姻變志，皆出於父母，不出於女子。詩言迎者之美，固所願嫁也，必無自主不嫁者也。此託爲女子之詞，正以見惑由父母爾。使父母知男女之情如此，惑亦可以解矣。」承琪案：此說極爲圓通。《記》云：「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臯多。」然《序》但云刺亂，未必定爲淫亂。或者國亂民貧，父母變志，男親迎而女不行者有之。若以爲淫奔之詩，天下豈有淫奔而備衣裳、駕車馬以行者乎？且既稱叔又稱伯，一女子而欲從二人，是人盡夫也，廉恥道盡，尚足以污簡冊哉？

「悔予不送兮」，傳：「時有違而不至者。」或謂昏禮，女隨男行，無所謂送，故當與《桑中》言送者相似。承琪案：送，猶致也。

《荀子·富國篇》云：「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注：「內，讀曰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春秋》言「致女」者，即以女授壻之謂。此女悔其不行，故託言於其家之不致，非自謂其不送男子也。傳以「違而不至」釋之，蓋即以「送」爲致女之意。《坊記》：「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毛傳即用此語。鄭彼注以「違」爲「夙夜無違命」、「毋違宮事」之「違」，以「不至」爲「不親夫以孝舅姑」，解殊迂曲。《陳風·東門之楊序》云：「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傳云：「期而不至也。」正與《丰》詩相類。《匡謬正俗》謂康成《詩》箋爲得其義，何爲注《禮》乃更妄生異說，不知鄭先注《禮》後箋《詩》，固當以

《詩》箋爲定論。但於《鄭風》云「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於《陳風》亦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其實違而不至，變故或非一端，未必盡由未嫁之女先從奔誘而然耳。

「俟我乎堂兮」，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按：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棖」。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

承珙案：棖爲門闔上豎木，非可待人之處。且上既待於門外，此又待於門，仍是自外而內，亦非事之次。雖申棖《論語》。申堂《史記》。二字古通，然此詩本不煩改字。若王肅以爲堂室之堂，則不應先言「巷」而後言「堂」。惟孫毓謂門側之堂者爲是。庶人雖未必有塾，然里門自有塾名。《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正義曰：「《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故云家有塾。」《爾雅·釋宮》：「閨門謂之閨，門側之堂謂之塾。」二句連文，「門側」即閨門之側，「塾」即「家有塾」之「塾」。郭注以「閨」爲「閨頭門」，以「塾」爲「夾門堂」，不誤。《尚書大傳》：「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漢書·食貨志》亦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又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此可見一里之

巷，巷外有門，門側有堂。親迎者既出寢廟之門，始俟乎里中之巷，繼俟乎巷首之門，次第分明，不必從鄭改「堂」爲「棖」，亦不得同王謂堂在寢也。

東門之墀

《序》云：「《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翁氏《詩附記》曰：「朱《傳》以鄭詩多屬淫奔，故於《東門之墀》序云「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獨取其得解。乃今詳繹諸家之說，而知《序》說亦不如此也。毛傳本渾言男女交際之難易，初無女奔男之說。惟以「踐」爲「淺」，疏以爲無明解，準上章亦難易爲喻。」「踐，淺」，疏以爲《釋言》文。據《爾雅·釋言》「淺，淺也」，無「踐，淺」之文。李樗曰：「此詩最難曉。此是思古之詩，當時既不待禮而奔，故思古之人能以禮自防也。」

「東門之墀」，言東門除處之地易往也。而有「茹蘆在阪」焉，言其難行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言其人雖甚近，卓然有不可犯，故曰甚遠，如晉人所謂室邇人遐者。鄭謂望其來迎己，則曲說也。「陳氏《稽古編》曰：「墀平易踐，阪峻難登，毛義本無不通，鄭箋則爲淫奔之說濫觴矣。」承珙案：此詩每章下二句實與《漢廣》之「不可求思」、《靜女》之「愛而不見」相似，皆有可望不可即之意。傳以墀阪之遠近難易喻禮與非禮之別，比興深奧，其義甚精。若但云門外有墀，墀邊有阪，茅蒐生焉，則是任意指目，意味索然矣。劉氏克《詩說》曰：「此詩之意，大抵與《丰》相似，無淫奔之風，婦人女子猶知所守，而不輕從者也。《出其東門》亦同此，非難踰之物，特義不得往耳。室既邇矣，人之遠者，不容越禮而行，有禮以限之也。」此說亦足以發明

傳義。

「東門之墀」，傳：「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者。」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墀」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墀。「壇」「墀」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墀，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墀」。《校勘記》云：「《釋文》云：「壇音善，依字當作墀。」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壇」，注同。《唐石經》以下乃依定本作「墀」。盧召弓云：「惠氏棟、余氏蕭客所據《唐石經》作「壇」，今《唐石經》亦作「墀」。承珙案：《周禮·大司馬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墀」之「墀」。《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字亦或爲「墀」。據此，知古「墀」字多作「壇」。《毛詩》古文，故作「壇」，《韓詩》則

作「墀」。《華嚴音義》引《韓詩傳》曰：「墀，猶坦。」是也。毛云「除地町町者」，町町，平意。《論衡·語增篇》「町町若荆軻之間」，謂平夷其地。《韓詩》訓「墀」爲「坦」，亦平易之意也。

「茹蘆在阪」，傳：「茹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據正義當無「而易」二字，今各本俱衍。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如「如」字，據相臺本增。茹蘆在阪。」《毛詩寫官記》據《易林》作「茹蘆」，以爲是菜蘆，故曰「其室」，又曰「有踐家室」。汪氏梧鳳曰：「此因《漢書》「菜茹有畦」，以成《易林》之誤，不足據也。」承琪案：鄭詩兩言「茹蘆」，蓋茅蒐是其地產。古字「蘆」「廬」可通，不當改「蘆」爲「廬」。《爾雅·釋地》「陂者曰阪」，《說文》作「坡者曰阪。从阜，反聲。一曰澤障，一曰山脅也」。《禮記·月令》「阪險」，高誘注《呂覽》云：

「阪險，傾危也。」《書·立政》「阪尹」，鄭注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是阪者，險遠之地，故傳以喻遠而難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案：《易林·賁之鼎》：「東門之壇，茹蘆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反。」此正用毛氏得禮不得禮之說。《淮南·說山訓》：「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高誘注云：「《詩》所謂室邇人遠。」亦與傳義相合。即如晉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厓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即此亦可見詩言爲可望不可即之意，其非淫奔之詩決矣。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韓詩》「踐」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云：「靖，善也。」《太平御覽》引《韓詩》云：「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

與成爲室家也。」據此，與毛傳言「男女之際」者正同。既曰「善人」，必非淫奔之謂。或謂與下《風雨》思君子同者，則又未必然耳。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傳：「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正義述毛亦云：「貞女謂男子曰，我豈不於女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承琪案：首章下二句，傳謂「不得禮則遠」，此章下二句自當謂無禮則貞女不從。但經文曰「爾」曰「我」，當爲男子目女之辭，尤足見正言以刺亂之意，且與上章室邇人遠文義相同一貫也。

風 雨

《序》云：「《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

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毛氏大可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證者甚備。郭麐叛，呂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辨命論》云：「《詩·風》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廣弘明序》云：「梁簡文於幽繫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自「淫詩」之說出，不特春秋事實皆無可按，即漢後史事，其於經典有關合者，一概掃盡。如《南史·袁粲傳》：「粲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之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風雨》之詩蓋言君子有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其度也。如此事實，載之可感，言之可思，不謂

淫說一行而此等遂闕然。即造次不移，臨難不奪之故事，俱一旦歇絕，無可據已。」承珙案：《文選》陸士衡《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亦是用《序》意也。

「風雨淒淒」，傳：「風且雨淒淒然。」《說文》作「潛」，云：「水流潛潛也。从水，皆聲。一曰潛，水今本作「潛潛」。此從宋本。寒也。

《詩》曰：「風雨潛潛。」段注云：「今《鄭風》祇有「風雨淒淒」，《邶風》傳曰：「淒，寒風也。」許引《詩》證「寒」義，所據與今本異，或是兼采三家。」承珙案：《玉篇》亦引《詩》曰「風雨潛潛」，雖承用《說文》，亦必當時有本作「潛潛」者矣。

「風雨瀟瀟」，傳：「瀟瀟，暴疾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瀟，水清深也。」《水經注·湘水》篇：「二妃從征，溺於湘江，

神游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用《山海經》語。又釋「瀟」字云：「瀟者，水清深也。」用《說文》語。今俗以「瀟」「湘」為二水名，且「瀟」誤為「瀟」矣。《羽獵賦》「風廉雲師，吸鼻瀟率」，《西京賦》「飛罕瀟箭，流鏑撓擗」，皆形容欬忽之貌，與毛傳「暴疾」意正合。《思玄賦》「迅猋瀟其騰我」，舊注：「瀟，疾貌。」李善引《字林》：「瀟，深清也。」考《廣韻》一屋二蕭皆有「瀟」無「瀟」，《詩》「風雨瀟瀟」是淒清之意，人聲音肅，平聲音修，轉音霄，俗本誤為「瀟」。明刻舊本《毛詩》作「瀟」。承珙案：《玉篇》「瀟」訓與《說文》同，別有「瀟」字從「簫」，曰「水名」。《集韻》則云：「瀟瀟，風雨暴疾貌。一曰水名。或作瀟。」轉似以「瀟」為正字，誤矣。

「雞鳴膠膠」，傳：「膠膠，猶喈喈也。」承珙案：《玉篇·口部》：「嚶，古包切，雞鳴

也。「啁」下引《說文》云：「啁，嘍也。」又引《楚詞》曰：「鷓鴣啁哲而悲鳴。」《廣韻》引《詩》曰：「雞鳴嘍嘍。」是《毛詩》作「嘍」。嘍者，「嘍」之借字。《埤雅》以「嘍」爲「固」義，嚴《緝》以「嘍嘍擾擾」爲「雜」意，姚氏炳又以「嘍粘」有接續不已之意，皆所謂郢書燕說者也。

子 衿

《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毛氏大可曰：「『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儇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有據者。如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北史》：大甯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攬《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朱子作《白鹿洞

賦》亦云：「廣青衿之疑問，宏菁莪之樂育。」則又從《序》說矣。」承琪案：首章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蓋三章皆有此意，魏武《短歌行》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亦與詩旨有合也。

「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承琪案：《漢書·馬援傳》：「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此即深衣，所謂曲袷如矩者。注以「衿領」連言，正同毛義。衿，當從《漢石經》作「衿」。衿之別體，或作「襟」。《玉篇》云：「衿，衣衿交領也。」與「襟」同。然不當作「衿」，「衿」乃是「衿」之誤字。張有曰：「衿，古作衿，別作衿。」非。《說文》：「衿，衣系也。」《士昏禮》：「施衿結綯。」又云：「視諸衿聲。」皆非衣領之謂。《爾雅》：

「衿謂之袷。」與上「衣皆謂之襟」迥非一事。郭注於「衿謂之袷」云：「衣小帶。」於「佩衿謂之褻」云：「佩玉之帶上屬。」此皆與《說文》「衣系」義近。糸旁譌衣爲「衿」，又以聲同假借爲「衿」，經典相承通用，遂致「衿」、「襟」、「衿」三字不分。《說文》：「衿，交衽也。」衽，本所以掩裳際者。衿爲交衽在領之下，而謂之領者，《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是也。正義云：「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家訓》亦云：「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群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今案：《釋文》云：「青青，如字。學生以青爲衣領緣衿也。」此亦似以青衿、青

領爲二。蓋深衣自領及衽，皆以青緣之，總謂之「青衿」。《說文》：「褻，衿緣也。」經文言「衿」者，以與「心」協韻。傳以衿統於領，故舉領以見衿。《說文》言字之本義，故但曰「交衽」。孫炎注《爾雅》用毛義，故曰「交領」，其實義相成耳。《爾雅》：「黼領謂之褻。」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云：「褻，黼衿也。」亦是以領爲衿。

「子甯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承珙案：傳訓「嗣」爲「習」者，「習」與「襲」同，皆有因繼之義，引申爲學習，故訓「嗣」爲「習」，即《學記》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也。《釋文》云：「嗣，《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詒「嗣」音本相近，《尚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見《史記集解》。是毛韓字通而訓各異。鄭箋「嗣，續」之訓，亦與毛同。其下云

「女曾不傳聲問我」，則從韓說耳。《中說》：房玄齡問於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此蓋謂從師修業，不宜廢墜之意。其引《詩》猶用毛義也。

惠氏《詩經古義》曰：「《墨子·公孟》篇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謂《三百篇》可誦、可弦、可歌、可舞也，其說與《毛詩》合。學者不察，遂謂《詩》有千二百篇矣。」

「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

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承珙案：據此，則正義本傳文似無「相見」二字。《釋文》云：「挑達，往來見貌。」無「相」字，當本作「往來貌」。古「貌」字作「兒」，或誤爲「見」，淺人因於「見」下添「貌」字耳。「挑」與「佻」同。《說文·走部》小徐本引《詩》作「佻兮」。《初學記》十八。引《詩》亦作「佻」。《小雅·大東》「佻佻公子」，《釋文》引《韓詩》作：「嬈嬈，往來貌。」毛彼傳云：「佻佻，獨行貌。」此傳云：「挑達，往來貌。」正與《韓詩·大東》傳同。其實往來者，謂其避人游蕩，獨往獨來，二義自相足也。《說文》：「佻，滑也。《詩》云：『佻兮達兮。』」又：「達，行不相遇也。《詩》曰：『挑兮達兮。』」此「達」與「泰」音義皆同。《說文·水部》：「泰，滑也。」《太平御覽》引《詩》「達」作「撻」。《殷武》傳云：「撻，

疾也。「疾速亦滑利之意。許云「行不相遇」，毛謂乍往乍來，皆狀其滑泰耳。」

「在城闕兮」，武氏虛谷曰：「《說文》『𨵿』字注：『古者，城闕其南方，故謂之𨵿。』審是，則城故有闕見于南方矣。定十二年《公羊傳》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許氏說合。鄭爲侯國，其城制宜闕南方，詩人目驗知之，發於刺文如此。」段氏《說文注》云：「案，《毛詩》傳曰：『闔，曲城也。闔，城臺也。』城門上有臺謂之闔，《周官·匠人》、《詩·靜女》所謂『城隅』也。無臺謂之𨵿，《詩·子衿》所謂『城闕』也。三面有臺而南方無臺，故謂之𨵿。猶軒縣之缺南方，泮水之缺北方，不敢同天子也。《毛詩》『城闕』當作『𨵿』，闕，其假借字，非『象闕』之『闕』也。傳曰：『乘城而見闕。』箋申之曰：『登高而見於城闕。』明非城

墉不完，如《公羊疏》所疑也。」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郝氏仲輿曰：「國風《揚之水》有三，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昭侯不能制曲沃也。一此篇，比昭公不能制突也。昭公之于突，與昭侯之于曲沃，其事同，故其比同。突與子儀、子亶，皆忽之弟，同氣相殘，迄無甯歲。《詩》所以謂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何氏《古義》曰：「鄭突奪適非正，然其出奔也，諸侯尚有會師而謀納之者。忽以世子當立，乃自其失位以至復國，迄於被弑，外不聞鄰國之援，內未有臣民之戴，意其人必多猜喜忌，于物無親者，讀此詩可想其概。朱《傳》改爲

淫者相會之辭，而于「兄弟」難通，則曰「兄弟，昏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或又云「兄弟」如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如弟」者，蓋親親之辭。然章首《揚之水》二句當作何解？」承琪案：以兄弟爲昏姻，非獨章首二句難通，即本句亦自不協，兄弟可以多寡言，若夫婦而曰「終鮮」，此何言乎？

「終鮮兄弟」，嚴《緝》引曹氏曰：「按，《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亶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亶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蓋昭公兄弟雖衆，無與同心者，故言今兄弟雖多，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承琪案：戴氏《續詩記》曰：「忽兄弟多矣，謂之『終鮮』，猶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是也。」嚴以「終」爲「終竟」，蓋本鄭箋云「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

獨我與女有耳」。今案：《王風》「終遠兄弟」，毛傳云：「已遠兄弟。」是以「終」爲「已」。此「終鮮」之「終」雖無傳，其意當與《葛藟》同。「已」與「維」文法正對，言已無兄弟之恩矣，維有我與女同心耳。如此則不必以「終」爲「終竟」。然李密《陳情表》云：「既無叔伯，終鮮兄弟。」蓋亦同鄭箋以「終」爲「終竟」矣。

出其東門

《序》云：「《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承琪案：傳以「有女如雲」爲「衆多」，以「匪我思存」爲「思不存乎相救急」，以末二句爲「願室家得相樂」，解經本極平正。箋乃云作者之妻時亦棄之，心不忍絕，轉非經文「聊樂」、「聊娛」之意。蓋將棄復留，在經文本不見有此意，且如所言，則於時方悲哀之不暇，

又何娛樂之有？

「匪我思存」，陳氏《稽古編》曰：「毛以『存』爲存救，則『思』應如字讀。鄭箋以爲思之所存，則『思』應讀去聲。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匪我思且』，《釋文》云：

「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合之上章，則音徂者，毛義。子徐切者，鄭義也。陸不分毛鄭，而別後反爲「舊」，未知「舊」指誰家。」承珙案：此說非是。「匪我思存」，傳云：「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毛鄭皆訓「存」爲「在」，其義一也。《釋文》爲「思」字作音，乃謂毛音如字，鄭息嗣反。其實「存」義不殊，「思」音當亦無異，陸氏強生分別耳。正義於上章述毛云：「言其見棄既多，困急者衆，非己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此解不誤。下章又云：「雖則衆多如荼，非

我思所存救。」陳氏遂據此以傳訓「存」爲「存救」，不知傳文是「存乎相救」，而非「相爲存救」，不得謂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箋云：「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也。」鄭以毛無訓，故表明之。《釋文》音「且」爲「徂」，引《爾雅》「徂，存」之訓，正所以證明鄭箋「思且」猶「思存」之義。其又云「舊子徐反」者，乃引他家舊音，讀「且」如「既亟只且」之「且」，蓋以爲助語辭耳，然而非鄭義也。

「縞衣綦巾」，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說文》作「縗」，云：「帛蒼艾色。从糸，畀同聲。《詩》曰：『縞衣縗巾。』未嫁女所服。」承珙案：《說文》「蒼艾色」之訓，本之毛傳。《夏小正》「九月玄校」傳云：「校也者，若綠傳本作「椽」，誤。色然，

① 「九」，依《夏小正》，當作「八」。

婦人未嫁者服之。」綠色即蒼艾色也。《說文》義與《小正》傳同，足徵其來甚古。至「未嫁女所服」，則或出三家詩說，與毛義異。毛云「願室家得相樂」，當即閔亂者自言其室家縞衣綦巾，思得相保。箋謂「棄而復留」，固屬衍說。正義述毛，言「詩人閔被棄之女衆多，不可救拯，故言彼縞衣之男、綦巾之女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似非毛意。何以明之？次章傳以「如荼」爲喪服，又以「茹蘆」爲茅蒐之染女服，若猶是見棄之女，則忽而喪服，忽而茅蒐染衣，有是事乎？

「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亦作云。」

《商頌·玄鳥》箋云：「員，古文作云。」案：

「員」是物數，「云」乃古文「雲」字，皆非語辭。但用爲語辭，則古人多假「員」字爲之，後人多假「云」字爲之，如《秦誓》：「若弗云來」，衛包以前作「員來」之類。正義曰「云、員古今

字」者，以「員」爲古之借字，「云」爲今之借字也。《小雅·正月》：「員于爾輻」傳云：「員，益也。」《商頌》：「景員維何」傳云：「員，均。」又《正月》：「昏姻孔云」，《釋文》：「云，本又作員。」傳云：「云，旋也。」獨於此「員」字無訓。箋云：「言且留樂我員。」正義以爲助句辭者，得之。楊升菴引《秦誓》：「雖則員然」，《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游」爲證是也。近人或據「昏姻孔云」之傳，亦欲訓此「員」爲「旋」，謂樂於與我周旋，殊可不必。

「出其闔閭」，傳：「闔，曲城也。闔，城臺也。」箋云：「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闔，在城門之上，今《注疏》本「在上衍「不」字，非是。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

承珙案：《說文》「闔」下云：「闔闔，城曲重門也。」此依正義所引，今《說文》「曲」作「內」，誤。從門，丕聲。《詩》曰：「出其闔闔。」又「闔」下云：「闔闔也。從門，者聲。」毛雖以「曲城」、「城臺」分釋「闔」「闔」，然臺在城門之上，亦即統于城門。故許氏但以「城曲重門」釋之。「出其闔闔」猶言出其重門，不必以臺中不可言出爲疑。況闔在城上，而出於其下亦可謂之出，如闕在門上，豈不可云出於闕下乎？鄭讀「闔」爲「都」，謂曲城中市里。曲城如今之甕城，此地容有市聚。然「出其闔闔」，文義自通，不煩改讀。

「有女如荼」，傳：「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荼，茅秀。」正義以《爾雅》「荼，苦菜」爲《邶風》「誰謂荼苦」之「荼」，「蒹，委葉」爲《周頌》「以薊荼蓼」之「荼」。又引《周禮》「地官掌荼」及《既夕》注與此箋皆

云「荼，茅秀」，則如荼者，乃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姚氏《識名解》以《釋草》「蒹，芎，茶」爲即此詩之「荼」。承珙案：「蒹，芎，茶」，郭注云：「即芳。」「蒹，蘼，芳」注云：「皆芳茶之別名。」「葦醜，芳」，注云：「其類皆有芳秀。」是《爾雅》此三句相連，皆言葦類之秀。此乃《豳風》「捋荼」之「荼」。彼傳云：「荼，萑苕也。」疏云：「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毛此傳云「英荼」者，英言其白。正義引《六月》「白旆英英」證「英」是白貌。考《小雅·白華》傳亦云：「英，白雲貌。」是毛傳但以爲白茶，如《考工記》所云「茶白」者，未明言其爲茅爲蘆，故箋以「茅秀」申之。《詩》有「白茅包之」、「白茅束兮」，又云「白華菅兮」，然則英荼爲茅菅之秀，信矣。《廣雅》：「蒹，菰，茅穗也。」「蒹」即「茶」之別體。至毛傳以「如荼」言「皆喪服」，「皆」者，

衆多之意，與上章「如雲」一例。故正義述毛云：「雖則衆多如荼。」是傳意仍重在衆多，不在喪服。《埤雅》云：「雲言盛，荼言繁。傳曰：『秦網密於秋荼。』」王氏《總聞》、范氏《補傳》亦皆以「如荼」爲「密」，如此乃於下文「雖則」義協。若但取喪服之義，則下文當云「雖則喪服，非我思所存救」，於文義終不順也。

野有蔓草

《序》云：「《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案：此詩及《出其東門》，朱《傳》皆以爲淫詩，遂謂「如雲」爲冶游之女，「野田」爲苟合之區。後儒多疑其說。今案：《漢書·地理志》云：「鄭國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

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濯濯兮。」此其風也。《太平御覽》引韋昭《答問》云：「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此漢晉人《詩》說，蓋出於三家者，實爲朱《傳》之濫觴。然揆之經文，《東門》有「聊樂」之言，則於「閔亂」爲近。「蔓草」爲「偕臧」之語，則於「遇時」爲宜。故知《毛詩》所傳爲得其正。

「零露漙兮」，《釋文》：「漙，本亦作團，徒端反。」《校勘記》云：「《考文》古本「漙」作「團」，采《釋文》也。《匡謬正俗》所云《詩》古本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之爲「團」字，讀爲「團圓」之「團」者，即謂此。」承珙案：《說文》無「漙」字，《玉篇》始有。此「漙兮」，古只作「團」，《藝文類聚》卷八十一。引正作「團」。《文選》謝靈運《永初三年之郡詩》「火閔團朝露」，謝朓《京路夜發

詩》「猶霑餘露團」，陸士衡《苦寒行》「飢待零露餐」，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詩》「團團滿繁露」，江淹《雜體詩》「簷前露已團」，李善注並引《詩》「零露團兮」。此必六朝古本作「團」，顏氏以後人改「溥」爲之，非也。

溱 洧

「方渙渙兮」，《釋文》云：「渙，《韓詩》作「洹」，音丸。《說文》作「汎」，音父弓反。」段注《說文》云：「「汎」當作「洹」，音「丸藥」之「丸」。若作「汎」，音父弓反，則音義俱非。汎汎，蓋「洹洹」之誤。洹洹與洹洹同。《漢志》又作「灌灌」，亦當讀洹洹，皆水盛沍旋之貌。」承珙案：段說是也。《玉篇》「洹」爲「洹」之重文，胡端切，可證「洹」「洹」一字。《文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洹瀾」，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涕垂睫而洹瀾」，李善注兩引

《漢書·息夫躬傳》「涕泣流兮藿蘭」，又云「藿與洹，古今字，同」。此足證《漢志》「灌灌」與「洹洹」亦同字也。

「方秉蘭兮」，傳：「蘭，蘭也。」《釋文》云：「蘭，古顏反，蘭香也。《韓詩》云：蓮也。」臧氏在東曰：「蘭與蓮是兩物。鄭箋《澤陂》云：「蘭，當爲蓮。」可證「蘭」字不得訓「蓮」也。《太平御覽》引《韓詩》：「蘭，蘭也。方執蘭而拂除。」《後漢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文選》注皆引《韓詩》：「秉執蘭草。」此「蓮也」當作「蘭也」。今《注疏》本毛傳「蘭，蘭也」亦有譌。《釋文》本毛傳必本是「蘭，香草也」，故又引《韓詩》之「蘭」以明同異。後人據《注疏》本以改《釋文》，其誤遂至於此。下文「贈之以勺藥」，毛傳：「勺藥，香草也。」則此傳亦當作「香草」。今作「蘭香」，無理之甚，此

臆改之驗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蘭即蘭，香草也。」「蘭即蘭」，此用《韓詩》，「香草也」，正本毛傳。若傳本作「蘭，蘭也」，陸璣何煩言「蘭即蘭」乎？「承珙案：臧說是也。毛於此傳云：「蘭，香草也。」於《陳風·澤陂》傳云：「蘭，蘭也。」蓋互相足。若此傳已作「蘭，蘭也」，則於《澤陂》無庸發傳矣。鄭箋云「託采芬香之草」，即承傳「香草」言之。至《澤陂》箋乃謂毛傳之「蘭」當爲「蓮」耳。今《注疏》本箋云：「蘭，當作蓮。」「蘭」乃「蘭」之誤。說詳《陳風》。若《韓詩》說以此詩爲三月上巳祓除，此時安得有蓮，此固可不辨而明者也。

陳氏《稽古編》曰：「蘭，《神農本草》列於上品，謂之「水香」。《別錄》名蘭澤草，出都梁山，又名都梁香。《本草綱目》以爲即今省頭草，引《唐瑤經驗方》云：「夏中置髮中，令髮不臄，故名。」其說良是。然今之省頭

草，氣不甚佳，人亦莫珍，而古人顧重之，此物性有變更耳。」又曰：「蘭草與澤蘭同類而小別。紫莖素枝，赤節綠葉，其莖圓節長，葉無芒者，爲蘭草。莖微方，節短，葉有芒者，爲澤蘭。《炮炙論》云：「大澤蘭即蘭草，小澤蘭即澤蘭也。娛時並可佩。八九月有花，赤白色，成穗。又有生山中者，名山蘭，與二蘭而爲三焉。其曰蕙者，今之零陵香是也。」「零陵」當作「苓藿」。後人以葉長似茅，花黃綠色，或一莖一花，或一莖數花者，強名爲「蘭蕙」，蓋誤始于黃山谷。然朱晦菴《離騷辨證》、陳正敏《遜齋閑覽》、熊太古《冀越集記》、陳止齋《盜蘭說》、方虛谷《訂蘭說》皆已辨之矣。」承珙案：正義引陸璣《疏》云：「蘭即蘭，香草也。」歷引《左傳》、《楚辭》及孔子語。又云：「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

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據此所言，《毛詩》之「蘭」已極明晰。按其形狀，必非今之山蘭。注《本草》者，陶隱居、蘇恭，雖以蘭草、澤蘭爲一物，爲陳藏器所駁，然皆指爲都梁香。惟寇宗奭、朱震亨始以今之山蘭當之。李時珍歷引諸家之說，以正其誤，可爲定論矣。今更有可證者，《神農本草經》蘭草在上品，澤蘭在中品。即《太平御覽》引《范子計然》云「大蘭出漢中三輔，蘭出河東弘農」，此其別也。今閩廣所產之蘭，不宜於西北，何由而入詩人之詠？《晏子春秋》云：「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麝醢而賈匹馬矣。」《說苑·雜言》篇同。《家語》作：「湛之以漉醢，既成，則易以匹馬。」注云：「本，根也。投物水中曰湛。澄酒曰漉。以酒嗽口曰醢。」姜氏《廣義》曰：「夫惟蘭之根葉俱香，故投于酒而香冽，其貴敵匹馬。若今蘭之根

投之酒中，立見敗腐矣。可爲今蘭非古蘭之證。」

王氏《詩稗疏》云：「此所秉之蘭，非紫莖香葉之都梁。所以然者，勺藥春榮，都梁秋秀，不同時矣。『蘭』與『蕙』通，《本草》謂之茅香。《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風俗通》曰：『此菝楔之始。』則秉蘭之爲香茅可知，又不容與都梁、蘭草亂也。」承琪案：王說蓋因《漢書·地理志》作「方秉菅兮」，故附會爲茅。不知《漢志》「菅」乃「蘭」字之借。《山海經·西山經》：「天帝之山多菅蕙。」菅即蘭也。郭注以「菅」爲茅類，亦非。若以菅茅爲蘭，別無所據。況都梁之香在莖葉，無庸以八九月方華，疑非春游所秉也。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陳氏《稽古編》曰：「疏引陸璣云，今藥草勺藥無

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東萊謂香不必在柯葉，故以藥草之勺藥當之。朱《傳》、嚴《緝》皆從其說。然古人以香草爲佩，亦以贈貽，往往取其柯葉之香，華不與焉。蓋佩欲其久，柯葉之香雖痿不歇，華則否矣。況上已祓除時，安得有勺藥華乎？《集傳》以爲三月開華，殆據閩中風土，非所以解鄭詩也。宋董氏因《韓詩》「離草」語，遂疑勺藥是江離，雖屬臆見，然江離香草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薜蘿，一名江離，芍藥苗也。陶隱居云，葉似蛇牀而香，騷人取以爲譬。則士女相贈，容或以之。又案：勺藥之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草多勺藥、芍藥。《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草多薜、勺藥、薜蘿、芍藥。夫薜蘿、芍藥，本與江離同類，而經與勺藥並稱，董以勺藥爲江離，或非誤。」承珙案：《說文》亦云：「江離，薜

蘿。但《呂記》引董氏云：「唐《本草》：『可離，江離。』」今《本草》諸書並無此語，則以勺藥爲江離，恐未可信。王氏《稗疏》云：「古人以勺藥爲和味，故曰勺藥之和。則必其香味之足咀。若今之所謂勺藥者，味酸苦而臭，初不足以和味。《廣雅》云：『勺藥，攣夷也。』攣夷者，《楚辭》之所謂留夷也。《山海經》：『繡山多勺藥』，郭璞注曰：『勺藥，一名辛夷。』是則攣夷、留夷，蓋辛夷之別名耳。」承珙又案：《漢書·司馬相如傳》：「雜以留夷」，《史記》作「流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揖著《廣雅》，又以勺藥爲攣夷。「攣」留音轉，則攣夷即新夷，故郭注《山海經》即本之，以勺藥爲辛夷。毛傳云：「勺藥，香草。」而王逸注《楚辭》「辛夷」、服虔注《漢書》「辛雉」，「雉」「夷」聲相近。亦皆云「香草」。則辛夷自是草類，非今之所謂木筆者。《稗疏》

以此爲勺藥，亦非無據。然陸《疏》已不知勺藥爲何草，惟引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楊雄賦云「甘甜之和，勺藥之美」，以此知其爲和味之草而已。高誘注《呂覽·本生》篇云：「鄭國淫僻，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勺藥之和。」亦當謂鄭詩之「勺藥」爲香草之可以和味者。至《文選·七發》「勺藥之醬」，《南都賦》「香稻蠃魚以爲勺藥」，《七命》「和兼勺藥」，《論衡·譴告篇》「猶人勺藥失其和」，諸言勺藥者，或別爲調和五味之通名，要與詩言香草者有別。若但是五味均調，而曰贈之以調和，有是文義乎？

毛詩後箋卷七終

毛詩後箋卷八

涇 胡承珙

齊

雞 鳴

《序》云：「《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釋文》：「警，居領反，本又作敬。」承珙案：箋於首章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次章云：「夫人以月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也。」三章云：「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于子，戒之也。」此正用《序》「警戒」二字。毛傳亦云：「古之夫人配其君

子，亦不忘其敬。」《孔叢子》引孔子曰：「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據此，知《序》「警」當作「敬」，《釋文》、正義本始皆作「警」耳。

《序》下正義云：「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至經下，正義又云：「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乃言曰，雞既爲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己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次章經下正義略同，亦以上二句爲夫人告君之言，下二句爲詩人叙述之語。承珙案：細繹經文，首次兩章上二句自當爲夫人之言，下二句乃詩人推原夫人所言之時實景如此，而其恐晚之心愈見。若如《序》疏以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則是夫人自以爲尚早，非經意矣。此《序》下正義恐有

譌脫，否則當時非一手所成，致與經下正義彼此互岐，未及檢照耳。

《稽古編》曰：「此詩人陳古刺今，設爲此警戒之詞耳。首章舉君夫人可以起之時，次章舉君夫人可以朝之時，以爲立言之次第，非真有兩度語也。末章又自言警戒之故，與上二章並一時語，非兩促之不起，至蟲飛時又促之也。」承琪案：黃氏《詩經通解》已云三章皆一時之言，首章即所聞以告君，二章即所見以告君，三章即將旦之候以告君，本心常恐晚，故言之複耳。此說先於陳氏，皆足正《集傳》「初告」、「再告」、「三告」之失。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雞鳴》，讒人也。」又引《薛君章句》曰：「雞遠鳴，蠅聲相似也。」《韓詩序》雖與

毛異義，而薛君說「匪雞則鳴」二句正與毛同。《黃氏日鈔》曰：「古說皆以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晦菴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真。』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雞聲爲蠅聲。嚴《緝》則云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岷隱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耳。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耳。」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爲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義聯貫。」承琪案：「雞鳴」、「蠅聲」，諸說紛紛不一。季氏《詩說解頤》曰：「『蒼蠅之聲』，此疑其已遲之詞也。『月出之光』，此幸其尚早之詞也。」范氏《詩瀋》曰：「言非但雞則既鳴，蒼蠅似將作聲矣，可安寢而怠朝哉。次章言若非東方之明，豈猶是月出之光乎。警之愈切也。」毛氏《國風省篇》有二說，一說謂「雞既

鳴矣，其實乃蠅已有聲，不但雞鳴也。是既莫矣，而以爲夙也。東方明矣，其實乃月出之光，東方未明也。尚夙也，而以爲莫焉。所謂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刺興居無節也」。一說以爲刺嬀，亦以下二句爲其君之言，與戴氏說略同。孔奭軒《經學厄言》曰：「此篇與《東方未明》所刺同意，首章以夙爲莫也，諸臣聞雞鳴之聲既盈於朝，君猶曰莫矣，蒼蠅之聲矣。次章則又以莫爲夙，東方明矣，君曰是月出之光耳。」此與毛西河前說略同，而詞意又微異。毛前說兩「匪」字文同義異，孔說首章於「既」字不合。至以爲哀公託辭者，《虞東學詩》駁之云：「據曹說，是蠅聲晚，雞聲早。哀公既不欲早起，何反以聲之早者爲晚，其說顯自矛盾。白雲許氏又以一章爲賢妃之相警，二章爲國君之相拒。安溪李氏復疑「月出之光」爲「日出之光」，此本《集

傳》。不知詩人摹擬賢妃恐晚，神情恍惚，疑似蠅聲、月光，皆歸想像，無容泥滯。」承珙謂：《虞東》之說較勝諸家。然諸家皆因疑於蠅聲不先雞鳴，故不得不曲爲之說。其實蠅雖不夜飛，或人起驚觸，或火光所照，宿蠅亦有時群飛作聲。北方多蠅，夜起每逢此景。毛薛以爲似遠雞鳴者，實工於體物之言。況蠅以驚飛作聲，惟夜靜乃聞，若天明群籟俱動，轉未有聞蠅聲者。此詩首次兩章下二句文義並同，不必別爲周旋，轉多窒礙。若因蠅聲之故而並改次章之「月出」爲「日出」，尤爲武斷矣。

《呂記》引王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二語釋經義極正大。傳箋本皆以此章爲賢妃告君之語。何氏《古義》以爲：「君告其妃之詞，聞妃言而能自克若此。」嚴《緝》又

云：「君起已晏，猶曰吾方甘與子同夢，迫於視朝而起，吾會朝即歸，庶無爲子所憎。此兒女昵昵，恩怨爾汝之辭。」承琪案：此二說皆可不必。

「會且歸矣」，季彭山曰：蘇《傳》云「群臣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此毛說也。《集傳》云：「俟君不出，將散而歸。」恐無此理。徐氏常吉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己之甘於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我之故及君，其言溫厚和平。」承琪案：二說皆極有理趣。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人。」《玉海·詩考》云：「一本作『說人也』。」沈氏清瑞《韓詩故》曰：「《御覽》又引《韓詩外傳》：『溱與洧，說人也。』考今《外傳》無此文，疑本《溱洧》序文也。《雞鳴》之『說人』，豈因二篇而混邪？《雞鳴》又無

讒人之意。簡編紊缺，無以定之。」

還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傳：

「還，便捷之貌。徂，山名。」《說文》：「徂山在齊地。」《詩地理考》云：「《水經注》作『徂』。」案：今《水經·淄水》篇仍作「徂」，《御覽》九百九又引作「徂」。《方輿紀要·青州府》：「臨淄縣南十五里有徂山。」《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邱，《詩》云：『子之營兮，遭我虬虬之間兮。』」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虬，山名，字或作『徂』，亦作『嶮』，音皆乃高反。」《釋文》引崔《集注》本亦作「嶮」。錢氏竹汀曰：「《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

《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即此詩之「昌」與？」范氏《拾遺》云：或謂「營邱故城即濰之昌樂，茂即泰山之牟，「牟」「茂」古字通」。王氏《經義述聞》云：「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上一字者。錢以「茂」與「昌」亦爲地名，又引《爾雅》「昌邱」，皆非也。《鄭風》「子之丰兮」、「子之昌兮」，豈得亦以「丰」「昌」爲地名乎？」承珙案：王說是也。《讀詩記》引崔《集注》已以「還」、「茂」、「昌」三者皆地名，而未實指其處。此詩三章第二句皆言「猺」，若「還」、「茂」、「昌」爲三地，何以每往輒遇于猺，此不煩言而破者矣。還，《韓詩》作「嬖」，雖與毛異，亦不以爲地名也。

「並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姚氏《識名解》云：「陸農師以爲一章言肩，二章言牡，三章言狼。蓋狼，物之尤暴戾者，

故詩以爲後。但以狼列後，則前肩牡二者不知何獸而先言之。羅端良又謂：「首章從狼之子，次章從其牡，末章又從其牝。先牡而後牝者，蓋鳥之類，雄摯於雌；獸之類，牝猛於牡，以乳護其子，非可得犯也。」總之先後之說，不可以論詩。如陸氏泛言肩牡，而謂以狼之暴戾者列後，羅氏又以肩牡屬狼，而必別其子母、牝牡之序，作者之意豈暇及此邪？」承珙案：傳云：「獸三歲曰肩。」《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正與毛同。《說文·豕部》引此詩作「豨」。《豨風》之「豨」，《周禮注》引又作「肩」。可知肩、豨同物。《豨風》傳：「豨三歲爲豨。」彼以「豨」與「豨」對，故屬之豨。此但言「獸三歲」者，或者「豨」「豨」等本爲豨名，因而廣爲凡獸之通稱。故《廣雅》云：「獸一歲爲豨，二歲爲豨，三歲爲肩，四歲爲特。」是凡獸之大小皆

可名之。《豳風》「獻豸于公」，是肩爲大獸，故此篇首章舉其大者言之。《秦風》「奉時辰牡」，則田獵貴牡，故次章舉所貴者言之。陸《疏》云狼「猛捷」，自是難獲之獸，故末章舉最猛者言之。此所以互相夸譽以爲戲樂。詩意止於如此，不必過爲穿鑿。

「揖我謂我儂兮」，箋云：「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承珙案：揖耦者，謂以揖相親耦也。《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人三揖」注：「相人耦。」《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引《論語》注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據此，各注

所言「人偶」，猶曰親近，所謂同則相親者。字當從「二伐爲耦」，《說文》：「未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諸注多借「桐人之偶」爲之。此箋作「耦」，乃正字。

「並驅從兩狼兮」，陸《疏》云：「狼，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周禮》：「庖人掌共六獸，辨其名物。」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鄭康成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又《獸人》注：「狼膏聚，麋膏散。」正義亦引《內則》「狼臠膏」爲證。昭二十五年《左傳》「爲六畜、五牲」杜注云：「五牲，麋、鹿、麕、狼、兔。」正義引服虔云：「麕、鹿、熊、狼、野豕。」陳祥道云：「考之於《詩》及《禮·內則》《少儀》諸文，當有野豕，無狼。」承珙案：《內則》自「狼臠膏」外，又有「狼去腸」語，是狼實古人供膳所用。至熊蹯雖見

經傳，其物珍貴，非田獵所常有，不可以充庖。故《周禮》「六牲」當以後鄭爲正。

著

《漢書·地理志》引《詩》云「俟我於著乎而」，顏師古曰：「著，地名，即濟南郡著縣也。」范氏《拾遺》曰，此蓋三家說。承琪案：

顏於上文「子之營兮」明言《齊詩》作「營」，此則不言所據，未必出於三家。且濟南之著，韋昭音弛咨反，乃「著龜」之「著」字，魏收《地形志》亦作「著」。顏氏乃音竹庶反，以韋昭爲失，並謂即《齊風》之「著」，皆非也。

《虞東學詩》曰：「朱子《集傳》及《呂記》引《昏禮》「俟于門外」以下之文爲「著」、「庭」、「堂」之證，竊有未盡釋然者。《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陳氏《禮書》言「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

於著」，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屏。既以「著」爲「宁」，則賈疏所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此據天子言。李巡所謂「正門內兩塾間」，此據諸侯以下言。《韓詩說》所謂「門屏之間曰闔」，皆不在大門之外。而《儀禮注》：「門外，謂壻家大門外。」則俟於門外，非著也。當時古禮盡廢，既無壻往婦家之節，而婦至壻家，其禮亦復簡略。曰「俟著」，不復行俟於門外之禮矣。曰「俟庭」，不復行寢門揖入之禮矣。曰「俟堂」，不復行升自西階之禮矣。節節與記傳所引者相反，故詩人連下九「乎而」字，言不過如是云云也。逸齋有其說，而於「俟著」、「俟門」猶似混併爲一。今爲剖別而著其義如此。」承琪案：《集傳》之說，本之《呂記》。《呂記》又引張氏曰：「著，夫家之著也。」但以「俟著」當《昏禮》之「俟於門外」，與此詩節次不合。《虞東》之說，略本

范處義《補傳》而辨析尤詳。若毛傳，祇云「門屏之間曰著」，未嘗明指夫家或婦家。《序》下正義謂毛意「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乃以鄭義述毛。不知傳以三章各一人，則俟著、俟庭、俟堂本非一人一事，無容疑於先後失次。惟箋疏以此為壻在婦家相待之事，則不應先外而後內。《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爾雅》「觀謂之闕」，諸侯以雉門為闕門。是則壻在婦家，於著、庭、堂皆無俟婦之事。蓋是時，闕門以內猶有送者，故《士昏禮》「壻乘其車」注謂壻車在大門外。此詩若從箋疏解為一人一事，則以婦至壻家，自著而庭而堂相次為順。若隱二年《公羊傳》注云「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疏以為《書》傳文者，尤與此無涉矣。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瑱。」箋云：「君子以素為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正義引孫毓云：「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縣當耳，故謂之塞耳。縣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謂之為統耳。」孫意是毛非鄭，孔疏謂其不然。承珙案：王基云：「統，今之條。色不雜不成為條。」夫條既雜色織成，何以獨先見素？正義謂取其韻句，殊為無理。故當從毛，以每章一人者為正。「我」當為詩人我嫁者，❶非嫁者自謂也。至「尚之以瓊華乎而」，毛於「尚」字無訓，但以「瓊華」為士服，「瓊瑩」為卿大夫之服，「瓊英」為人君之服。正義述之，以為見其身之所佩

❶ 「我嫁者」，疑衍。

者，蓋以傳言「服」當爲衣服之飾。不知冠冕皆可言「服」，《南山》傳云「冠綏，服之尊者」可見。此經云「尚之」，則瓊華、瓊瑩、瓊英疑即冕弁之飾。禮，人君冕而親迎。《儀禮》士昏服爵弁，《周禮》冕弁皆用玉，則瓊華等自是冕弁之飾，故曰「尚之」。充耳在冕弁之下，而加之以瓊華，曰尚。若身之所佩，不得言「尚之」矣。

《虞東學詩》云：「陳祥道曰：『《弁師》王五冕皆玉瑱，而《詩》於衛夫人言玉瑱，則不特施於男子也。冕服用瑱，而《詩》言「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則不特施於冕也。』何元子謂惟冕服用充耳，一命以下不得用，則《士喪禮》所謂「瑱用白纁」，《檀弓》所謂「練角瑱」者，何氏殆未之詳歟？明瑱之不獨用於冕，則異說可以息矣。」承珙案：《小雅·彼都人士》「充耳琇瑩」，此尤爲士庶人用瑱之

明證。《說文》：「統，冕冠塞耳者。」此雖當作「所以縣塞耳者」，不應以統爲塞耳，然言「冕」又言「冠」，則雖冠亦有統有瑱可知。況《昏禮》「主人爵弁」，何士不可用瑱之有？

「尚之以瓊瑩乎而」，傳：「瓊瑩，石似玉者。」此與上章「瓊華」，下章「瓊英」同義。嚴《緝》引曹氏曰「英、華、瑩皆光采」，是也。但傳以「瓊華」爲「美石」，以「瓊瑩」爲「石似玉」，以「瓊英」爲「美石似玉」，語有深淺，蓋即以此爲君、卿、大夫、士之別。次章云「瓊瑩」者，謂石色如瓊玉之瑩，猶《淇澳》「琇瑩」耳，必非以瓊、瑩爲二物。毛傳三章皆「石」，瓊不可以爲石，故當連「華」「瑩」與「英」釋之，非謂「華」「瑩」「英」皆石名也。《說文》：「瑩，玉色也。从玉，熒省聲。逸《論語》曰：『如玉之瑩。』」今本《說文》「省聲」下多「一曰石之次玉者」七字，此後人因《毛詩·衛風》傳有「琇瑩」

美石」，《齊風》傳有「瓊瑩，石似玉」語，遂以「瑩」亦爲石名。不知《說文》引《論語》「如玉之瑩」正證明「玉色」之義，不應中間雜入「石之次玉」一語，於理宜刪。段注謂是字義別說，非是。次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下「似」字當本作「之」，鄭以「似瓊之瑩」申毛意。正義本誤作「似瑩」，遂云「『瓊』『瑩』俱玉石名，故云似瓊似瑩」。觀其引定本末章箋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可見「瑩」與「華」「英」一例，定本次章箋必不作「似瑩」。正義反以定本兼言「瓊瑩」者爲衍字，非也。

東方之日

《序》云：「《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案：毛傳以日月在東方皆言君臣明察之盛，所謂言在此而意在彼，主文而譎諫者也。《序》又以男女淫奔歸於君臣之失道，亦是推本之論。毛

以每章下四句皆陳昏禮之正，以刺今之不然。其云「姝者，初昏之貌」，蓋與《靜女》之「姝」同，乃指女子之美。下句「室」爲男子之室。履，禮也。即，就也。言彼姝之子所以在我之室者，由我以禮聘，始來就我而爲昏也。次章「闥」亦男子之闥。發，行也。言我以禮迎，始能歸我而行夫婦之禮也。如此釋傳，文理皆順。若箋以「彼姝者子」爲男子，來在女室，則是强暴矣。天下有遇强暴而尚以美好稱之者哉？下又云「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天下有强暴在室而尚望其以禮來者哉？宋儒因之，並謂是女子淫奔，來在男子之室。夫謂之「淫奔」，而日出輒來，月出却去，尤爲不近情理矣。

「東方之日兮」，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次章「東方之月兮」，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

臣察於下，若月也。」承珙案：《楚辭》「瞰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日始出東方，其容瞰瞰而盛大也。」楊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故傳以日月在東方皆爲明盛。《呂記》引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此說最合傳旨。箋以日月在東方皆喻不明，義殊迂曲。《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謂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其義淺矣。

「在我闔兮」，傳：「闔，門內也。」《說文》無「闔」字。《門部》：「闔，樓上戶也。」段注以爲即今「闔」字，引《西京賦》說「神明臺」曰「上飛闔而仰眺」，《西都賦》說「井幹樓」曰「排飛闔而上出」：「此二闔皆樓上戶，在高處，故名之曰飛。」承珙案：賦稱「飛闔」，以

爲是樓上戶之「闔」，於義似近，故薛注《西京賦》「飛闔」云：「突出方木也。」《玉篇》「闔」訓「門內」，用毛義。又云「飛闔，突出方木也」，則與薛同。然《西京賦》又云「重閨幽闔」，薛注：「宮中之門，小者曰闔。」此則與闔爲「樓上戶」者不同。或別有「闔」字，或通作「達」。《東京賦》「八達九房」，「達」即「闔」字。漢人多作「闔」，《前漢書·高后紀贊》《樊噲傳》《霍光傳》，注皆云：「闔，宮中小門。」《後漢書·宦者傳》注引《爾雅》曰「小閨謂之闔」，與今本《爾雅》不同，此所據當是古本。毛訓「門內」者，以與上「室」字同義。蓋切言之，則闔爲小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爲闔。《釋文》引《韓詩》「門屏之間曰闔」，亦是謂門以內也。

東方未明

《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

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朱子《辨說》云：「刻漏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黃氏實夫曰：「詩人微其意以責臣，而作《序》者原其本以責君也。」嚴《緝》云：「哀公興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杜蕢酌而飲師曠、李調，乃所以規晉平也。」郝氏仲輿曰：「興居號令，非辰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承珙案：以上諸說皆足以解《辨說》之惑。若許氏《名物鈔》云：「詩無明刺挈壺氏之語，故傳亦無挈壺之意，而於《序》下言之。」今案：傳於三章云：「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許氏何以未見？《序》下箋云：「挈壺氏，掌漏刻者。」何以又誤為傳？許氏竟似目未見注疏者，大奇。

韓氏怡《讀詩傳譌》曰：「《竹書》：「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沈約注謂：「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據齊世系，哀公適當懿王之時。是齊廷之顛倒，化起於周王，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承珙案：孔疏以哀公當懿王時，不誤。沈約注《竹書》用《東方未明》之《序》，殆以懿哀相值，故移之於王朝歟？然齊之挈壺失職，當不止哀公一世，《序》既不斥何公，是當時已不能明其世次，無庸肱為之說。

《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後遣趙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

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據此，人臣朝君，未明求衣，自是常禮。但「自公召之」則於時過早，故箋云：「漏刻失節，君又早興。」至末章「不夙則莫」，而興居無節之弊始盡見矣。

「不能辰夜」，傳：「辰，時。」案：《莊子·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釋文》引崔注云：「時夜，司夜。」此蓋以「時」爲「伺」，如孔子「時其亡也」之「時」，謂察候夜之早晚。傳但以「辰」爲「時」，只當如正義云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必又轉「時」爲「伺」。若《集傳》云「辰夜之限甚明」，則誤以「辰」爲「晨」矣。

正義云：「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

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歷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此蓋用王肅難鄭之說。《尚書正義》引肅云：「鄭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王氏西莊《尚書後案》云：「玄《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又與馬鄭並不同。蓋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馬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

短止于四十。《授時歷》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二，短極于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鄭則又取南北之適中者言之耳。然則馬、鄭、《授時歷》三者皆是也，王肅妄駁。孫氏淵如《尚書疏》云：「鄭與馬異者，《周禮·挈壺氏》疏云：『馬云春秋晝夜五十刻，據日見之漏。若兼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若夏至晝六十刻，通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一年通閏，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之間九日有餘，較一刻爲率云。』高誘注《呂覽》云：『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各不同者，日自長至漸長，日增刻數，各據一月上中下句言之也。」承珙案：《尚書正義》又云：「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

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據此，知鄭注《尚書》於日永晝漏較馬少五刻，日短晝漏又多五刻者，蓋欲備二法。日永晝漏，不兼日未出、日入言之，故少五刻。日短晝漏，兼日未出與日入言之，故多五刻。其注《考靈耀》云：「九日增減一刻，計春分至夏至九十二日，當增十刻。春分晝漏五十，則夏至六十刻矣。」此注正與馬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日短至」云：「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亦與鄭同。而其所云夏至之刻又與馬鄭互異，且多於鄭十刻，則並不止兼日未出與日入而言。此王氏所云「地有南北」者，理或然歟！

南山

《序》云：「《南山》，刺襄公也。」箋疏以

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嚴《緝》謂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欲改爲喻魯桓之求匹。不知齊襄鳥獸之行，何不可目以雄狐。且詩人嘗以雄雉目衛宣公矣。季彭山又以詩稱「齊子」，疑爲魯人之作，誤入《齊風》，尤爲臆斷。「齊子」者，謂其爲齊之子，而非齊之婦也。不曰「姜」而曰「齊」者，諱其氏而爲一國之通稱，此所以爲齊人之作也。吳氏易堂曰：「前兩言「齊子」，是刺文姜。後兩言「取妻」，是刺魯桓，皆所以刺襄公也。」《虞東學詩》曰：「章首既以南山雄狐發端，是意主於刺襄以及文、桓耳。」承珙謂全詩本皆爲刺襄而作，後二章乃惡其君之大惡，無所歸咎，而責之魯桓。《敝笱》之惡魯桓，亦此意也。

「南山崔崔」，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正

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齊南山。」案：《水經注》：「淄水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方輿紀要》：「南郊山在臨淄縣東南一十五里，一名南野山。」此當即《詩》所謂「南山」者歟！

「雄狐綏綏」，傳：「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李氏迂仲曰：「孔疏：『雄當配雌，今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此非也。『雄狐』亦如『雄雉于飛』，言鳥獸之雄者惟雌之匹，而無別也。」承珙案：李說最得傳旨。傳云「雄狐相隨」者，非謂二雄相隨，謂雄狐但與其類相隨。鳥獸之性，淫不避

① 「齊」上，阮校本《毛詩正義》有「南山」二字。

親，配非其正，故曰「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惟以狐在山上，合二句爲一喻，與傳「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者異義。其二「雄狐行求匹偶，形貌綏綏然」，則意與傳同。正義謂箋以狐無二雄相隨之理，其實傳本不謂二雄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及姪娣與傅姆同處。冠綏，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承珙案：毛於上章「南山」、「雄狐」各自爲喻，此「葛屨」、「冠綏」亦各自爲喻，謂葛屨賤服，而下有五兩之多。冠綏尊飾，而上有成雙之美，貴賤各有其耦如此。箋說迂曲，孔疏強爲申之，皆非是。後儒惟蘇氏《詩傳》云：「葛屨五兩，則屨具於下矣。冠綏雙止，

則綏具於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襄公有耦於齊，曷爲又相從哉。」又呂氏大臨曰：「屨與屨爲耦，雖五兩各有耦。冠綏之雙，亦自爲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二說皆能得毛意。至葛屨所以言「五兩」者，《放齋詩說》引《周禮·屨人》注有纁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爲五兩。姚氏《識名解》謂：「屨惟夏用葛，爲便於時。其纁、黃、白、黑諸色未必皆以葛爲之。《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變「皮」言「白」，可見葛屨惟用本色，故喪服不易其稱，安得有五者之異？」承珙又案：《士冠禮》記云「屨，夏用葛」，其下即云玄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則是葛屨未嘗不可備纁黑諸色，曹氏之言不爲無據。或又據《說苑》言親迎之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然則葛屨五兩，親迎之禮

也，「二兩」當作「五兩」，大夫以下二兩，則諸侯五兩明矣。今案：下二章方言取妻，此章恐未及親迎之事，且於「冠綏」又將何說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傳：「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正義云：「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衡獵之、從獵之，謂既耕而踐躡概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爲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承珙案：獵，經典亦通作「躡」，疏以「踐躡概摩」言之，自與耕田不同。箋云「必先耕治其田」者，約略言之，亦非謂縱橫耕田。《坊記》引《詩》「橫從其畝」，注云：「橫從，游行治其田也。」此從《釋文》。今《注疏》本作「橫行治其田」，非是。游行者，往來踐治之謂，亦與此傳言「獵」意同也。

段氏《詩經小學》云：「賈思勰《齊民要

術》曰：「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上，則麻無葉也。」此正合毛說。獵，猶踐也，治也。衡治之、縱治之、乃種之，然後得麻。《韓詩》「從」作「由」。「由」亦「從」也。古「隨從」與「縱橫」不分二音。」承珙案：《釋文》引《韓詩》「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一切經音義》又引《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可見《韓詩》字雖作「由」，訓仍爲「從」，正與毛同耳。

「取妻如之何」，《釋文》：「取，七喻反。」段云：「《衆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詩》曰：「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玄應所據《毛詩》與陸異，或是《韓詩》。」承珙案：《白虎通義》引《詩》亦作「娶妻如之何」，當是用三家詩。即如《坊記》引下章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與今《毛詩》不同，疑亦三家字異耳。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正義引《曲禮》「齋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以證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又云：「箋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按，《昏禮》婦家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户西。」注云「爲神布席」。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承珙案：《士昏禮》親迎以前，不言告廟之事，《白虎通義》因有「娶妻不先告廟，示不必安也」之說。其實他經言告廟者甚明，傳說自不可易。鄭君蓋亦主不告廟之說，故解《左傳》「先配後祖」，以「祖」爲輶道之祭。其說已爲孔疏所駁。至注《曲禮》之「告神」，又以女家之布神席當之。然《曲禮》

之意，實主男氏而言，觀上下文可見。至《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云：「告於君也。」亦既告君，必先告廟。是則鄭君本未有定論矣。

甫田

《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序廣義》曰：「古人云《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楊子《修身篇》亦引此詩，蓋言詩之用。而此詩之作，實指齊襄。以詩之言「遠人」者證之，《春秋傳》：襄公討鄭而殺子亹，伐衛而納惠公，侵紀而滅其國，乃兄弟之間弗能防，以至篡弑，此忽近圖遠之明證。」承珙案：《詩序辨說》以此未見其爲襄公之詩，故泛指爲戒時人而作。夫詩無達詁，讀詩者原有引伸觸類之

法，故楊雄《法言》引之以說修身，李和伯於此悟進學，見《困學紀聞》。未爲不可。而風人當日則實有所指，必非泛作格言，了無關係。《鹽鐵論·地廣》篇云：「夫治國之道，繇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騶。』其斯之謂歟！」此所引證乃詩本義，何氏《古義》反以爲舊說相傳，與詩不合，何也？

此詩首次兩章，傳箋皆以上二句興，下二句詞旨明白，無可疑者。《集傳》改爲比。若以田甫田之難獲比思遠人之徒勞，尚屬可通，而乃云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以每章四句平列爲比，則所比之意在於言外，非比顯興隱之謂矣。至末章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

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泮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蘇《傳》、李《解》、《呂記》皆從其說，《集傳》亦因之。范氏《補傳》、嚴氏《詩緝》乃謂童子冠弁爲襄公躡等躁求之喻，說自可通，然不如箋疏之深婉矣。

「維莠騶騶」，毛傳無訓。次章「維莠桀桀」，傳云：「桀桀，猶騶騶也。」《法言》作「喬喬」。承珙案：「騶」蓋「喬」字之借。《爾雅》：「喬，高也。」下文「桀桀」亦高出之義。《載芟》「有厭其桀」，傳云：「言桀苗厭然特美也。」箋云：「桀，先長者。」故此傳云：「桀桀，猶騶騶也。」潘安仁《射雉賦》：「何調翰之喬桀，邈儔類而殊才。」與此「騶騶」、「桀桀」意近。

「勞心忉忉」，傳：「忉忉，憂勞也。」《說文》無「忉」字，當通作「惆」。「惆」之爲「忉」，

猶「𦨇」之爲「𦨇」耳。《說文》：「惆，失意也。」《荀子·禮論篇》：「惘然不慊。」《楚辭·九辨》：「惆悵兮而私自憐。」《玉篇》：「惆悵，恨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字林》作「𦨇」，蓋「𦨇」又「𦨇」之省也。《匡謬正俗》云：「《甫田》篇『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叙憂慘之情，多爲『忉忉』。王仲宣《登樓賦》：『心悽愴以感發，意忉忉而慙惙。』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切』字相類。『切』字从刀，匕聲，傳寫誤亂，或變爲『忉』。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爲『忉忉』，不復言『切』，失之遠矣。」承珙案：顏氏此條當有脫誤。今《爾雅·釋訓》：「忉忉，憂也。」《釋文》亦不云有作『切』者。即謂古本有此，然於韻不協。或謂次章『忉忉』有作『切切』者，而顏氏又明言『忉』當作『切』，殊不可解。

「總角卅兮」，傳：「卅，幼穉也。」《說文》：「𠂔，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𠂔。」段注云：「各本此下出『卅』篆，解云：『古文𠂔。』《周禮》有卅人。」按：《周禮》鄭注：「卅之言𠂔也。」賈疏云：「經所云『卅』是總角之『卅』字。此官取金玉，於卅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之字。」語甚明晰。卅之言𠂔，卅非𠂔字也。《說文》『卯』字本作『卅』，不作『卯』，《五經文字》曰：「卅，古患反，見《詩·風》。《說文》以爲古『卯』字。」《九經字樣》曰：「卅，卯。上《說文》，下隸變。」是《說文》『卯』字作『卅』，唐時不誤，確然可證。《五經文字》又云：「卅，《字林》不見。」可證『卅』變爲『卯』始於《字林》。今時《說文》作『卯』不作『卅』，則五季以後據《字林》改《說文》者所爲也。《說文》即無『卅』，乃有淺人於《石部》妄增之。『卅』果是古文『𠂔』，則鄭

何必云「之言」，賈何必云「此官取金玉，於卅字無所用」哉？《說文》「卯」字古音如「關」，亦如「鯤」，引申爲「總角卅兮」之「卅」，又假借爲「金玉樸」之「礦」，皆於其雙聲求之。讀《周禮》者徑謂「卅」即「礦」字，則非矣。又或云與角卅之字有別，亦誤。「承珙案：段說是也。或據《一切經音義》「礦，古文砮，同」，是《說文·石部》之「卅」當作「砮」。不知鄭注明以「卅」「礦」爲二字，若果有從石之「砮」，則《周禮》多古文，注不必轉「卅」爲「礦」矣。或又據高誘注《呂覽·本味》篇云「丸，古「卯」字」，不應又有「卅」爲古「卯」字。不知高注謂古字或以「丸」爲「卯」，是以聲義相近假借，非以「丸」爲「卯」之本字也。「卅」訓「幼穉」，猶後人以稚子爲雛之意。嚴《緝》乃云「兩角如「卅」字之形」，鑿矣。

盧 令

《序》云：「《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何氏《古義》曰：「《國語》及《管子書》皆稱襄公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公羊傳》載，莊四年，公與齊侯狩于郕。《左傳》載，莊八年，齊侯田于貝邱，此足爲襄公好田之明證。」承珙案：後儒說《詩》者多謂此詩與《還》意略同，不信《序》「陳古以風」之語。不知《還》詩「揖我謂我」等語，是自夸其從禽之事，故通篇直刺其荒。此詩云「其人」者，是想望之詞，故以爲陳古。首章傳云：「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游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傳文多簡，而此獨詳者，自以《序》刺襄公，故詳述人君之

事。足知《序》傳所言，必皆有所受之。正義引《孟子》爲證，此善申傳義者也。

「盧令令」，傳：「盧，田犬也。令令，纓環聲。」《說文·犬部》：「獐，健也。」《詩》曰：「盧獐獐。」承珙案：《呂記》引董道曰：「《韓詩》作「盧泠泠」。」此雖與毛異字，然「泠泠」當亦指聲音。若《說文》作「獐」而義爲「健」，殆據《齊》《魯》詩歟？下二章言「重環」、「重鋠」，則此章作「環聲」爲是。蓋田犬領下有環，必先聞其聲而後見其狀，故於首章言「令令」，情景最合。《玉篇》：「獐，聲也。亦作獐。」則不明爲何聲。《廣韻》：「獐獐，犬健也。出《說文》。今《說文》「健」上脫「犬」字。力珍切。」又《青韻》引《玉篇》「獐獐，犬聲也。郎丁切」。以爲「犬聲」，尤非是。正義作「鈴鈴」者，以今字明古字，易而說之。疏中每有此例，非別有本作「鈴

鈴」。觀《序》下正義云「《盧令》三章，章二句」，經下云「盧令至且仁」，皆作「令」，不作「鈴」，可見。

「其人美且髤」，傳：「髤，好貌。」承珙案：《還》詩「揖我謂我儂兮」，《釋文》引《韓詩》作「嫺」，音權，好貌。《陳風》「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嫺。」合之此傳，是「嫺」與「髤」同，又省作「卷」。《說文·髟部》：「髤，髮好貌。《詩》曰：「其人美且髤。」此「髤」之本義。《雜記》：「燕則髤首。」《管子》：「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髤貂。」長髤，謂毛長也。皆與《說文》本義相近。此傳但言「好貌」，則是由髮好引申爲凡好之稱耳。箋謂「髤」爲「權」，《五經文字》以爲其字从手作「攢」。但訓爲「勇壯」，與下章「偲」字意複。正義云「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髤」是「好貌」，則與「美」

是一也」，故易之。《稽古編》曰：「『美』是美德，首章傳甚明。『好』指儀容，與『美』異義，何嘗一乎？此《詩序》云『陳古以風』，故三章皆以美德爲主，而仁，則又有其政也。鬢，則又有其容也。偲，則又有其才也。容貌與才技雖非『美』『仁』之比，然詩人頌君，往往及之。《終南》之『顏如渥丹』，《駟鐵》之『舍拔則獲』，皆是矣。」承珙案：《鄭風·叔于田》「洵美且好」，彼何不嫌「美」「好」是一乎？

「其人美且偲」，傳：「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說文》：「偲，彊力也。」引《詩》曰「其人美且偲」。案：「彊力」與「才」義亦近。如《能部》云：「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亦其義也。《稽古編》曰：「《集傳》訓『鬢』爲『鬚髮好』，訓『偲』爲『多鬚』，而引《左傳》『于思』語爲證，則兩章

意複矣。況《說文》「鬢，髮好貌」，不云鬚也。《左傳》杜注云「于思，多鬚貌」，《釋文》、正義載賈逵云「白頭貌」，皆不云「鬚」，且合「于思」二字爲義，非偏釋一「思」字也。」

敝笱

《序》云：「《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陳氏《稽古編》曰：「《序》以爲惡魯桓微弱，是也。朱《傳》以爲刺莊公，失之矣。案：女子之歸有三：于歸也、歸甯也、大歸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于桓末年耳。時僖公已卒，不得言歸甯。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詩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無疑。然于歸時，文姜淫行未著也，末年如齊，桓即斃於彭生之手，詩何得責其防閑而以爲刺哉？蓋嘗考之矣，魯桓弑君自立，惟恐諸

侯見討，急結婚於齊，以固其位。故不由媒介，自會齊侯于嬴以成婚。文姜又僖公愛女，於其嫁也，親送之謹。則嫁時扈從之盛，與文姜之驕逸難制可知。桓既恃齊以自安，勢不得不畏內，養成驕婦之惡，已非一朝，特於晚年發之耳。然則笱之敝也，不敝於彭生乘公之日，而敝於子翬逆女之年矣。詩人推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旨深哉。」承琪案：首《序》言刺文姜，是全詩本旨。其下云「齊人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則因敝笱之興而推原文姜淫亂之所由來。《呂記》引胡氏、楊氏之說，皆從《序》以爲惡桓。《集傳》始改爲刺莊，又疑於子不宜制母，而以爲當制其僕從。其說牽率，不如《序》義之長。或又泥於《序》首之言，以敝笱比文姜，尤非詩旨。

「其魚魴鰈」，傳：「鰈，大魚。」正義引

《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爲證。《稽古編》曰：「嚴《緝》謂「鰈」與「魴」「鰈」同稱，非甚大之魚，衛人所釣，偶得其盈車者耳。斯語良然。然案《本草》：「鰈魚體似鯨而腹平，頭似鯢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鱗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善吞陷，故又名鰈魚，又名鮎魚。」鰈者，敢也。鮎者，陷也，則定非敝笱所制矣。」承琪案：《本草》以鰈魚爲鰈，乃李時珍說。考《上林賦》：「鰈鰕鰕鰕」，郭璞注云：「鰕，鰈也。一名黃頰。」《山海經》：「東山經：『減水，其中多鰈魚。』」郭注亦云：「一名黃頰。」《說文》：「鰕，侈口魚也。」《玉篇》：「鰕，黃頰魚。」《廣雅》：「鰕，魴，鰕，鰕也。」陸《疏》又以《小雅》之「鰕」即黃頰魚。然皆不以爲鰈。《說文》別有「鮎魚」，亦不名「鰈」。《綱目》之說似未可信。總之，毛傳云「大魚」者，不過以見非

敝笱所能制，不必定是盈車。若果盈車之魚，雖強笱亦不能制矣。馮氏《名物疏》云：「次章釋鰕，亦云『大魚』，則鰕特魴鰕之類耳，非必大至於盈車也。『盈車』即鰕之尤大者，如今鰕亦有小有大。鄭箋以爲魚子，殊不知魚子尚未成魚，何云制以笱邪？」

「齊子歸止」，案《南山》「齊子由歸」箋云：「婦人謂嫁曰歸。」《集傳》從之，而於此又從張氏說，以爲歸齊。《虞東學詩》云：「考莊二年至七年經，書姜氏會齊侯者三，享齊侯及如齊師者各一，皆於齊魯之境，未嘗歸齊。如下篇《載驅》所云，是其事也。此詩三言『歸止』，惟桓十八年經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乃歸齊實事。」承珙案：《南山》之「曷又鞠止」、「曷又極止」固謂桓與姜氏如齊爲淫縱其欲，而兩詩所云「歸止」者，則皆謂于歸。此詩本其初嫁言之，以見文姜驕伉

由來者漸，非一日之積耳。若《南山》之「歸止」爲歸魯，而《敝笱》之「歸止」又爲歸齊，詞同義異，恐非詩旨。

「其從如雲」，傳：「如雲，言盛也。」案：《鄭風·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大雅·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傳皆以「如雲」言「衆多」。鄭惟《韓奕》同毛，於《出其東門》箋云：「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此與下文「雖則」義不甚協。此箋又云：「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夫從者之「如雲」、「如雨」、「如水」，皆言其衆盛，以見豪奴悍婢簇擁而來，其驕伉難制之意隱然言外。箋乃以三「如」字皆爲從者心意無定、可善可惡之比，正義遂云「由文姜淫佚，故從者亦淫」，非也。

「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釋文》：「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案：毛韓字異而義同，「唯」與「遺」皆有「隨」義。「唯」本言語聽從之稱，引申爲凡物之聽從。《角弓》：「莫肯下遺」，箋云：「遺，讀曰隨。」《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韻》：「遺，魚盛貌。」此蓋皆本《韓詩》，又加水旁耳。

載 驅

《序》云：「《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許氏《詩深》曰：「序《詩》之例，鄭詩不書「鄭」，齊詩不書「齊」。而此篇獨繫之「齊人」，正恐讀者但見詩稱「齊子」，不辨其何以刺襄，故加「齊人」以著之使知。「載驅」若指文姜，當其發夕于魯，

齊人何由見其「薄薄」？惟屬之襄公，則知簞茀者，國君之路車，非夫人之翟茀。固以齊人目擊襄公之薄薄載驅，遂想見齊子之發夕魯道，而後詩意了然。可謂發淫人隱微深痼之疾，而善言其情狀矣。」承珙案：齊人自刺其君，其詞宜隱，故「簞茀」、「四驪」但言其車馬馳驟之盛，無所指斥，而以「齊子」對照出之，所謂言隱而旨顯也。至諸詩皆稱「齊子」，而不稱「姜」，其有諱惡之意，亦復昭然。《詩》與《春秋》相表裏，豈不信哉？

《虞東學詩》曰：「《載驅》，刺襄公。毛鄭俱以上二句指襄，下二句指姜，《集傳》改爲刺文姜。嚴華谷言四句分作二人，詞意斷續，必並言文姜，文方貫也。今案：《春秋》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杜注：「齊地。」傳曰：「書姦也。」七年：「春，會齊侯于防。」杜注：「魯地。」傳曰：「齊志也。」杜氏以

爲「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詩中四舉「魯道」，兩言「汶水」，始終不及齊境，正杜所謂至魯地爲齊侯之志者。況首言「載驅薄薄」，明已在道疾行。末言「齊子發夕」，明是聞襄來而暮夜啟行赴之。若叙一人之事，豈容先在道而後啟行？傳箋無誤，文亦無不貫也。」承珙案：何氏《古義》引陳祥道《禮書》云「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衛夫人之車以翟茀」，以爲「此男子、婦人車蔽之別」。《毛詩明辨錄》又云：「婦人不立乘，但乘安車駕一馬，而無四驪。」其實亦不必盡然。總之，齊人作詩刺上，不應反舍襄公而不一及耳。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惠氏《古義》曰：「《小宛》詩云「明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故《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於蕩道。齊子旦夕，

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說文》曰：「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三通爲發明。」發明，猶旦明也。」承珙案：毛義亦是以「發」爲「旦」。「自夕發至旦」當本作「自夕至旦」，傳寫衍「發」字。《小宛》傳云「明發，發夕至明」，當本作「明發，夕至明」，亦傳寫衍「發」字。《祭義》注以「明發」爲「自夜達旦」，即所謂「夕至明」也。此「發夕」猶言「旦夕」，彼「明發」猶言「明旦」耳。正義以此「發夕」爲「夕時發行」，以《小宛》「明發不寐」爲「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皆未悟傳意即以「發」爲「旦」耳。

「齊子豈弟」，傳：「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承珙案：毛於《蓼蕭》「孔燕豈弟」直云「豈，樂。弟，易也。」此獨云「於是」云「然」，猶言「此何事也，而乃於焉樂易乎」。「樂易」與下「翱翔」、「游敖」一例。蓋首章「齊子發

夕」，言其旦夕往來魯道，爲一篇之提綱，下三章形容其在道坦易舒徐，毫無慙恥之狀。而「發夕」、「豈弟」、「翱翔」、「游敖」皆爲疊字儷句，文義未嘗不配。鄭箋讀「豈」爲「閭」，以「弟」爲「圉」。正義云：「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不知此「樂易」猶言「流蕩」，豈得泥於「強教悅安」之訓，而疑文姜不當言樂易乎？段氏《尚書撰異》云：「鄭箋欲改『豈弟』爲『閭圉』，與『發夕』相儷，而不知『圉』與『濟』不韻。《尚書》之一作『涕』，一作『圉』，此古今文絕殊，非關聲誤者，不當引以說詩。」承珙謂：此說是也。《詩小學》又云：「《方言》：『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郭注：『今通言發寫也。』《詩》『發夕』猶言『發寫』。」此則用戴氏《詩考正》之說。然下三章方言在道，不應首章先言解息車徒耳。

「汶水湯湯」，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稽古編》欲以《水經注》所謂「文姜臺」者當之。《毛詩明辨錄》云：「莊二年會嵯，嵯在禹城、博平之間，是文姜渡汶而往也。四年會祝邱，注云『魯地』，而不知其所在。五年如齊師，師未出齊境，亦文姜渡汶以往。七年會防，防在金鄉，是襄公渡汶而來。再會於穀，穀在東阿，亦文姜渡汶以往。至鄭箋所云『都』爲何邑，已不可考。今以《春秋》所紀會地按之，或者祝邱在汶水之上邪。」承珙案：首章箋云：「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正義云：「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虞東學詩》云：「原山之汶，以今輿地考之，自萊蕪、泰安、肥城、甯陽至東平入濟，綿亘數百里，或

分或合，出入皆在魯境。馬之貞《臨清新聞記》：「凡東蒙徂徠之陰，岱岳之陽，諸山溪澗之水皆澤於汶，魯之大川也。」據此，知箋云「汶上有都」者，依《序》「大都」言之，不必定在汶水切近之處。嚴《緝》以《春秋》姜氏五會齊侯，無會汶之事。諸氏錦曰：「此不必拘，《春秋》可以補《詩》之亡，《詩》亦可以補《春秋》之闕也。」

汶水有二。《漢志》於「泰山萊蕪」下注云：「《禹貢》汶水出西南人泲，桑欽所言。」於「琅邪朱虛」下注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人維。」《說文》：「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人泲。从水，文聲。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人泲。」班許皆以二汶並列。然《水經》於二汶源流詳略迥異，則以出萊蕪人泲之汶，《書》、《詩》、《春秋》所稱皆即此水。而朱虛之汶，其流短促，非經傳所言

故也。郭緣生《述征記》有「五汶」之名，曰北汶，曰羸汶，曰柴汶，曰浯汶，合經流爲五，所謂泰山郡水皆名曰「汶」者也。《元和志》以「牟汶」易「浯汶」爲五。于欽《齊乘》曰：「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謂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人泲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爲大。」承珙案：酈注《水經》雖不言五汶，而所叙牟汶、石汶、柴汶等皆不過汶水支流，惟出萊蕪原山至安民亭人泲之汶，在齊南魯北，出入二國之境。此詩與「魯道」連言，則必其在魯地者也。王氏蘭泉曰：「詩言『汶』，蓋指『大汶』言之。酈氏云：『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案：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注：「龍在泰山博縣西南。」桓三

年「公會齊侯于嬴」，注：「嬴，齊邑。今泰山嬴縣。」哀十一年「會吳子伐齊，克博，壬申至于嬴」。然則嬴博以南屬魯界，龍以北屬齊界。酈氏云：汶水屈從博縣西南流經龍鄉故城南。益知齊魯往來要道實在嬴博，當今甯陽東平間，故襄公之來會由之。扼要之地，即爲大都通邑，惜正義之未能詳指其地也。」

猗 嗟

《序》云：「《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王氏《總聞》以爲：「莊公早年而桓公已歿，文姜挾母之尊，倚齊之強，安可防閑？」其後，郝氏敬、胡氏允嘉、鄒氏忠胤、黃氏懋容皆於莊之不能防閑有恕詞焉。然則曷爲刺莊？考莊公生於桓公六年，至即位之時纔十三歲耳，固

難責以防閑其母。其即位後二年至七年，文姜屢會齊襄，莊公身已弱冠，責以不能防閑，固已無所逃罪。惟詩中歷言莊公容貌技藝之美，非齊人熟觀而審悉之，不能言之如此其詳。而莊公二十二年以前，其身實未嘗至齊，詩人無由興刺。惟二十二年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如齊觀社，二十四年如齊逆女，《穀梁》一則曰：「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再則曰：「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蓋莊之忘親暱仇，於此爲甚，《猗嗟》之作當在此時。觀末章「猗嗟變兮」傳云：「壯好貌。」毛於《甫田》、《候人》之「婉孌」並訓爲「少好貌」，獨此言「壯好」者，豈亦以《猗嗟》作於如齊納幣逆女之時乎？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承珙案：「抑，美色」者，毛蓋以「抑」爲「懿」之假

借。《爾雅》：「懿，美也。」韋注《國語》：「懿，讀曰抑。」是也。此句與「頎若長兮」文法一例。正義本作「頎若」，定本作「頎而」。「頎」爲長身之貌，「抑」爲廣額之美，故曰「頎若」、「抑若」也。「美目揚兮」，此「揚」專指目而言，與「廣揚」之「揚」不同。《集傳》以「揚」爲目之動，似不足以言美。惟嚴《緝》引錢氏曰「揚，起也，言目俊」，范氏《補傳》引《禮記》曰「揚其目而視之」，謂其瞻視之明，是也。《方言》：「盱，揚，雙也。驢瞳子，今本「子」上衍「之」字。《說文》引無「之」字。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郭注：「盱，舉眼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毛云「好目揚眉」者，「揚眉」猶言「盱衡」。《漢書·王莽傳》「盱衡厲色」，李善注《文選》引《漢書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然則毛傳正以揚眉形目美，謂好目於揚眉見之，故

美目謂之揚。揚屬目，不屬眉。末章「清揚婉兮」乃總上二章「揚兮」、「清兮」而言。婉者，好也，皆謂目之好。毛云「婉，好眉目」者，渾言之，其實揚眉即揚目耳。正義云：「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非毛意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爾雅》既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爲目下。承琪案：《說文》：「顏，眉目之間也。」是眉下目上爲顏。若目下爲顴頰之際，不得謂「清」。竊謂此「目上」、「目下」當讀爲「視不上於衿」之「上」、「不下於帶」之「下」，謂目之仰視、俯視也。爲「名」爲「清」，即所謂視容清明也。下文「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故先言目之「名兮」、「清兮」蓋形容其射

時審固之狀。「名」與「明」通。《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云：「明，目睛。」《冀州從事郭君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何超《晉書音義》云：「名，目也。」此固不誤。又引《玉篇》云：「《詩》『猗嗟顯兮』，顯，眉目間也，本亦作名。」此則非是。如云喪子失名，豈得謂失其眉目間乎？《西京賦》：「眇眇流盼，一顧傾城。」「眇」與「名」同。「眇」「藐」雙聲，即《方言》「驢瞳子謂之眇」郭注謂「眇藐」者，眇藐猶眇藐也。薛綜注《西京賦》云：「眇，眉睫之間。藐，好視容也。」二字分釋，誤矣。至「目下爲清」，即「清揚」之「清」。彼「清」與「揚」對，「揚」爲「舉目」，則「清」爲「低目」。此「清」與「名」對，「名」爲「上視」，則「清」爲「下視」，其義一也。上視爲名，「名」即「明」。人目上視則多白。《說文》：「眇，多白眼也。」《春秋傳》曰：鄭游販，字子明。此亦一證。《說文》又云：「眇，戴

目也。《廣韻》：「眇，人目多白也。」戴目即上視，諸書謂之「望羊」。「羊」與「揚」通，此「美目揚兮」當爲「舉目」之證也。《晉書》：「阮籍能爲青白眼。」白眼者，仰視不顧之狀。則青眼當爲俯視。「青」與「清」同，此亦足見「清」爲下視也。

「儀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正義以爲威儀容貌既備。承珙案：儀，即謂射儀也。《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淮南·俶真訓》：「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泰族訓》：「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此言莊公善射，惟其射儀既備，所以終日不出正也，不當泛作威儀釋之。

「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正義云：「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言。①外孫得稱「甥」者，按《左傳》云：「以肥

①「言」，阮校本《毛詩正義》作「信」。

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以上孫評，以下孔駁。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承珙案：傳云「外孫曰甥」者，不過如《左傳》云「我之所自出」耳。文十四年《公羊傳》：「接當，晉出也。纘且，齊出也。」何休注以「出」爲外孫。《爾雅》：「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儀禮·喪服》「總麻三月」章有「外孫」。傳以「外孫爲甥」，正義所謂「總據齊國爲言」是也。鄭箋「姊妹之子曰甥」，雖不見《爾雅》，正義以爲《釋親》文。今《爾雅》但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或者鄭所見本有之，與毛「外孫曰甥」義

相成也。

「舞則選兮」，傳：「選，齊。」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承珙案：《爾雅》：「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豪，^①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擇者，選擇。「齊毫」、「齊力」、「齊足」皆選擇之事，故「選」可訓「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子選。」《史記·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又「選」從巽聲，虞翻注《易》云：「巽」爲「齊」。是「選」之訓「齊」，蓋從聲得義。至「舞」曰「齊」者，正義云：「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此用《薛君章句》釋《韓詩》「舞則纂兮」，言其舞應雅樂也。但此詩三章皆言射，此「舞」亦當謂以樂節射之事，即《禮》所云「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者。箋

①「豪」，阮校本《爾雅注疏·釋畜》作「毫」。

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夫全詩美其善射，不應雜此一語美其善舞。或又謂供事于舞者，皆極一時之選。此則何與於莊公而與「射則貫兮」並言乎？

「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承琪案：《莊子·田子方》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釋文》：「適，丁歷反。」郭注：「箭適去，復畎沓也。」《列子》作「適矢復沓」，

張湛注引郭象曰：「箭適去，復往沓。」《列子·仲尼》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過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若銜弦，視之若一焉。」《韓非子》曰：「夫新砥礪殺矢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豪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此皆足爲箋說之證。「得其故處」

當即「五射」所謂「參連」也。《釋文》引《韓詩》「反」作「變」，云：「變，易。」《周禮》保氏五射，「五曰井儀」，疏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儀也。」此於《韓詩》「變，易」之義爲近。然此義，上章「不出正兮」已足該之，必如箋說，乃爲更進一義耳。

毛詩後箋卷八終

毛詩後箋卷九

涇 胡承珙

魏

葛 屨

《序》云：「《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姜氏《廣義》曰：「風人從無說出所以刺之之故者，而此詩明言之，以儉本美德，原無可刺，儉而太過，至於褊急，則不能無譏矣。詩人之意，正使後世驕侈惰慢者不得以是詩爲口實也。」張氏鳳岡《詩貫》曰：「此詩末二句直自標題目，故不必別立詩柄。『褊』與

「儉」異，儉本美德，儉之失乃爲褊。褊者，瑣屑蹙迫之謂。瑣屑之至，則與民爭利，《汾沮洳》之所以作也。蹙迫之至，則貪殘並進，《碩鼠》之所以歌也。瑣屑蹙也，而徒爲容好修飾威儀，則有名無實，此《園有桃》之所以憂也。然比鄭衛之淫靡流蕩，畢竟差勝，故並稱唐魏之風焉。」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正義以「繚繚」爲「稀疏之貌」。承珙案：此說非是。《說文·屮部》云：「屮，相糾繚也。」又云：「糾，繩三合也。」《糸部》云：「繚，纏也。」此可知「糾」爲纏繚之貌，故毛以「繚繚」釋之。嚴《緝》言「魏之男子葛屨既敝，而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謂其可以奔走道路，祁寒不休也」。李《解》引王氏、程氏說同。范氏《補傳》亦云：「男子穿糾糾繩繚

之葛屨。」此皆善讀毛傳者。姚氏《識名解》曰：「今江東以絲合物，皆呼「繚繚」，即傳說耳。《集傳》因「繚」字通爲「繚戾寒涼」意，以合下「履霜」。然此四字乃霜空秋氣之云，非所以言屨者也。」

首二句，毛不言興，蓋以爲賦。《集傳》作「興」，則謂以葛屨之履霜，喻女手之縫裳耳。承珙案：《小雅·大東》亦有此二語，彼以貧乏，此以儉嗇，其意正同，皆實賦其事，不當爲興。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說文》：「攢，好手貌。从手，籤聲。《詩》曰：「攢攢女手。」段注云：「《毛詩》字當作「攢」，俗改爲「摻」，非是。《遵大路》傳曰：「摻，擘也。」是「摻」字自有本義。孔正義引《說文》「摻」參聲，此音反，訓爲斂；「操」臬聲，七遙反，訓爲奉。是唐初《說文》確有

「摻」字之證。淺人「摻」「操」不分，而奪「摻」篆。知「摻」之有本義，則知用「摻」爲「攢」之非矣。」承珙案：《說文·戈部》「戔」下亦云：「讀若《詩》「攢攢女手」。」《玉篇》引《詩》亦作「攢」，即本《說文》耳。《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作「攢」。」此指《漢石經》，則是《魯詩》亦作「攢」矣。《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韓詩》作「攢」。毛傳云「糾糾，猶繚繚。摻摻，猶纖纖」者，皆以今語釋古語。「糾」「繚」疊韻，「摻」「攢」雙聲。《韓詩》作「攢」，乃以訓詁字代經文耳。楊氏旭以「摻」爲「攢」之俗字，由不知《說文》本有「摻」字也。段氏謂俗改「攢」爲「摻」，但《毛詩》多假借，或者假「摻」爲「攢」，亦未可定耳。《易林》：「摻摻女手，紘績善織。」字亦作「摻」。

「要之襪之，好人服之」，傳：「要，襖也。襪，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

整也。褷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正義曰：「《士喪禮》：『綈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綈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然則綈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褷也』。『要』是裳要，則『褷』爲衣領。《說文》亦云：『褷，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校勘記》云：「案要領皆統於衣，不得分褷屬裳、領屬衣。正義云：『褷爲裳要。』此語陋甚，是未考《儀禮》、《禮記》衣服之制。」承珙案：箋云「褷也、領也在上」，自當專指衣言。裳爲男子之下服，斷無又分別裳要爲上者。《士喪禮》及《禭記》所云「綈者左執領，右執要」，皆指衣之要領，並非一手執衣，一手執裳。孔疏誤讀《禮》文，乃爲此說。《呂記》、《嚴《緝》皆本之，以「要」

爲裳要。惟李氏《集解》曰：「《士喪禮》：『左執領，右執要』，蓋衣之要也。《說文》：『褷，衣領也。』皆是衣之上也。有好人之所事，而乃使之縫裳，失其宜矣。」

段氏《詩經小學》曰：「傳『褷也』當本作要也，淺人加『衣』耳。如《禮記·玉藻》：『深衣』等篇言衣服皆作『要』，《禮·喪服》注曰：『衣帶下者，要也。』字不從『衣』。傳本謂此『要』乃人衣帶下之要，非人身要領之要。古人傳注有此義例。《北風》傳：『虛，虛也。』亦此例。」此說焦里堂已有駁正，見《毛詩補疏》。承珙案：古人訓詁固有即用本字之例，獨毛傳此二條則未必然。《北風》傳仍當作「虛徐也」，蓋「虛」「徐」疊韻，是當時有此語，毛謂詩之「虛邪」即漢人之言「虛徐」也。辨已見本篇。此傳「要，褷也」，「褷」字雖不見《說文》，然《玉篇》云：「褷，帥下

系。《廣韻》：「褰，於霄切，褰褰。」又：「褰，普患切，衣褰。」《集韻》：「褰，衣褰也。或从系。又衣系曰褰。」《類篇》同。據此，褰爲衣系，猶今人言紐，非衣裳之要。蓋褰與領皆衣之所有，故箋云「在上」，又皆以他物聯合於衣者，故箋云「屬著之」。若衣身之要，但當云縫紵縲緝之，不得言「屬著」矣。且領與褰褰，是用功少，猶今人縫衣者亦以領、紐爲易事也。《說文》以小篆所無，故不收此字，或漢時通用有之，故毛公用以釋《詩》。觀鄭箋「褰也、領也」，即承傳文而以「在上」及「屬著」申釋之，益知此「褰」非指衣之要矣。

朱氏《通義》曰：「《集傳》解首章本用毛鄭，惟「好人」異耳。「好人」即縫裳之女，于下章「左辟」「象揅」語方順。左辟，婦人門辟夫，不敢當尊也。象揅，婦人之盛飾。言女子始嫁，治其禮儀如此，而遽可使之縫裳要

襖以自服歟。魏俗如此，由其用心褊急，吾是以刺之。《序》刺其君意，只見之言外。朱子疑縫裳之女所作，而以「好人」爲大人，則「佩其象揅」如何作男子之服。」承琪案：古亦有以「美人」、「佳人」爲男子之稱者，然「美」與「佳」本有「大」訓。此「好人」只當作「容好」解。《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是也。況「象揅」兩見於《詩》，一爲宣姜之飾，一爲「好女」之佩，以經證經，知毛傳不可易也。

「好人提提」，傳：「提提，安諦也。」《爾雅·釋訓》：「媿媿，安也。」毛傳用《雅》義。《說文》：「媿，諦也。」又用傳義。又云：「媿，媿也。从女，規聲，讀若癸。秦晉謂細要爲媿。」《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細而有容曰媿。」承琪案：《楚辭·七諫》：「西施媿媿，而不得見兮。」王逸注云：「媿媿，好貌也。」

《詩》曰：「好人媿媿。」《漢書·敘傳》：「娒娒公主」，顏師古謂與《詩》「好人提提」音義同。《說文》：「娒，美女也。」是古人皆以「媿媿」爲女子好貌矣。《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云：「安舒貌。」引《詩》「好人提提」。蓋《毛詩》作「提」者，「媿」之借字。《禮記》作「折」者，又「提」之譌字也。

汾 沮 洳

《序》云：「《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是陸氏以有「子」字者爲正矣。正義云：「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亦作「君子儉以能勤」，惟定本直云「其君」。」承珙案：毛鄭釋此詩並無一語及「君」。顏師古等定本每有異字，然輒多乖謬，孔疏反據之以爲魏君采

菜，而嚴《緝》從之。《虞東學詩》且謂康成泥於「其君」立說，豈竟未一檢傳箋乎。

嚴《緝》云：「或以「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汾水又出於晉，疑《魏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札觀樂，《邶》、《鄘》皆爲《衛風》，而《魏》與《唐》異，知《魏風》非晉矣。《園有桃》、《十畝之間》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姜氏《廣義》曰：「《地理志》：汾水出太原，西南入河。王氏謂入河之處即魏舊國，所謂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也，安得言汾者即爲晉地哉。吳有太宰，陳、鄭、宋、魯亦有太宰；鄭有少正，魯亦有少正；晉有公行，齊亦有公行，安見晉有是官而魏必無之。」承珙案：《潁濱詩傳》以《魏風》爲晉詩，范氏處義遂據此詩「汾水」晉地，「公行」晉官爲說。然班《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真諸河之

側」。《魏譜》正義引此「側」作「干」。此爲詩作於魏世之明驗。齊之公行亦見於《荀子·大略篇》，有「公行子之之燕」，楊倞注，《孟子》「公行子」趙岐注：「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自不得因此二者斷此詩爲作於晉既并魏之後也。

「彼汾沮洳」，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錢氏獻之曰：「《地理志》：『汾陽在今太原府嵐縣西南三十里。北山，汾水所出。』《山海經》以爲管涔山也。在今忻州靜樂縣北百四十里。《淮南子》作「燕京」。古「燕」「管」字聲相同，「京」「涔」相轉。《水經注》曰，「燕京」亦「管涔」之異名。《說文》：「汾水出晉陽山，或說出汾陽北山。」案：後說是也。晉陽山，晉水所出，無汾水。」承珙案：鄭注《周禮·職方》亦云：「汾出汾陽。」《山海經》：「謁戾之山，東三百里有沮洳之山。」郭璞注引《詩》「彼汾沮洳」。王氏《稗疏》據之，謂「沮

洳，山名，非漸洳之謂」。今案：《水經注》引《山海經》云：「淇水出沮如山。」則「洳」當作「如」，山在今河南輝縣，與汾殊不相涉。詩之「沮洳」與下「一方」、「一曲」同義。若「汾沮洳」以水與山連言之，不成文理。劉帝臣曰：「汾沮洳，即《左傳》所謂「汾隰」也，郭注《山海經》以詩之「沮洳」爲山名，謬矣。」

「言采其莫」，傳：「莫，菜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埤雅》云：「子如楮實而紅，故冀人謂之乾絳。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承珙案：陸佃所云，似指爲《爾雅》之「薦苳」。《廣志》引《切韻》「苳」音「茂」。然薦苳藤生，惟子甘酸可食，與毛傳言「菜」者不合。陸《疏》亦祇言

葉可爲羹，未及其實，不得因「乾絳」之名附會爲莓。《齊民要術》則以「莫」爲《爾雅》之「藜，月爾」，引《詩義疏》云：「藜，菜也。葉狹，長二尺，食之微苦，即今莫菜也。《詩》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此所引《義疏》未知何家，以「莫」爲「藜」亦無他證。惟錢氏《潛擘堂答問》曰：「《爾雅》無莫草。孫淵如校《本草》，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爲酸摸。』酸摸即《爾雅》之「須，薺蕪」，亦即《詩》之「莫」、陸璣所云「酸迷」也。古人訓「莫」爲「無」、「規模」字亦作「樸」。孫說得之。」

「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韓氏怡曰：「案，《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無度，則不知足，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可限量。皆由其君儉

不中禮，是以居官者亦不知足。世俗且以爲美，而詩人美之，正所以刺之。」承珙案：美無有度，即是儉不中禮之意。箋言「不可尺寸」，似非盡美之詞。下二章「美如英」、「美如玉」，猶言虛有其表也。孔疏以爲「其美如是，信無限度」，殊失箋意。王氏《總聞》曰：「采莫、采桑，窮賤之事也。賦丰美之容而躬窮賤之役，殊不似貴族，訝之之辭也。」《韓詩外傳》引此詩，極言君子之美，有「雖在下位，民願戴之」語。何氏《古義》遂以「彼其之子」爲指賢人，刺晉君疏公室而信任卿族，故因汾水之間有隱居不得位者，以采莫、采桑、采蕘起興。然《外傳》斷章，似非本旨。《田間詩學》曰：「《春秋》世卿雖有賢者在下，豈能驟用之於上位。其信任卿族不獨晉爲然也。」何刺之有。

「殊異乎公路」，傳：「路，車也。」「殊異

乎公行」，傳：「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公路，主君之輶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輶車之族，是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正義引《左傳》宣二年。杜注，以輶車爲公行之官，因謂傳有「公族、餘子、公行」，《詩》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陶定山曰：「《周官》：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據此，諸侯亦疑分公路、公行爲二官。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左傳》：宦卿之適子「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杜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晉有餘子、公族、公行，而無公路，故疏疑公行、公路爲一官。公路，箋引「趙盾爲輶車之族」，案：輶車是兵車，非路車。兵車主

行，路車主守。或即以餘子爲公路，觀《周官·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注「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可見。」承珙案：公路、公行，當是兩官。輶車，服虔以爲戎車之倅。路爲車之大名，主輶車者不當名爲公路，箋說似未可據。又《左傳》先言晉「麗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始立此三官。疑魏之公路、公行、公族亦皆以同姓爲之。《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與餘子守宮制合。既云同姓，不得不以卿大夫之子爲之。末章傳云：「公族，公屬。」亦謂公族屬也。《將仲子》「畏我諸兄」傳云：「諸兄，公族。」明非公族大夫矣。黃氏元吉曰：「正義云：『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說固詳矣。然餘子所掌之政，據《左傳》注，祇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

子，其職甚簡。即以之主君路車，宜亦可辦，安知不掌公車乎？《左傳》自有餘子、公行、公族三官，而詩分公路、公行、公族爲三章，自當即以公路爲餘子。不然詩人何分一官爲兩章，而一官祇一章乎？」承珙謂公路、公行，《周官》無文，不得不以《左傳》釋之。然魏制亦未必盡同於晉。惟三章自當各爲一官，必謂公路即公行，則孔疏之泥耳。

「言采其蕒」，傳：「蕒，水鳥也。」正義曰：「《釋草》云：『蕒，牛脣。』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蕒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蕒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稽古編》曰：「《爾雅》『蕒，牛脣』，郭注不用陸璣『澤蕒』之說。《爾雅》別有『渝蕒』，郭注云：『今澤蕒。』蓋明以陸《疏》爲非也。孔疏兼存郭陸之言，《呂記》、朱《傳》亦因之。惟

嚴《緝》引曹氏語辨之甚悉，以爲蕒非澤蕒，其說當矣。」承珙案：李氏《集解》亦引陳翥注《本草》，謂蕒非澤瀉。然《神農本草經》「澤瀉，一名水鳥」，與毛傳釋蕒者同。《說文》：「蕒，水鳥也。」正用傳文。陸《疏》自爲有據。蘇頌云：「澤瀉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此《爾雅》「牛脣」之名，以其形似耳。《爾雅》一物數名者甚多，不得因既有渝蕒，遂疑蕒非澤瀉。郭注云「如續斷寸寸有節」者，不知當今何草。王氏《稗疏》以爲牛膝，亦未見的據。不如陸說爲長。

園有桃

《序》云：「《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正義雖云「國小而迫」，以下於經無當，然《序》不過推

原作詩之由耳。鄭箋乃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是也。」承珙案：《魏風·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與《碩鼠》刺重斂跡似相反而實相因。蓋褊嗇者性必貪，其勢然也。若果薄稅省用，則必無重斂之事矣，何反不能用其民乎。諸詩雖未必盡屬一君，然箋語實多窒礙，正義曲為解說，非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校勘記》云：「傳『殽』字，小字本、相臺本作『食』。案，『食』字是也。此傳以『食』解『殽』，非複舉經文。正義說箋云明食桃為殽，正用傳。」承珙案：經文「殽」當本作「肴」。《釋文》：「殽，本作肴。」《初學記》二十四引作「肴」。《賓之初筵》傳：「殽，豆實也。」以與「核」對文。此但以

「食」解「殽」，即彼箋云「非穀而食之曰『殽』也」。《說文》：「肴，啖也。」蔡邕注《典引》云：「肴，食也。」《呂記》引傳文亦作「園有桃，其實之食」。

秦留仙《毛詩日箋》曰：「詩中雖無不能用民力之言，而其意固在言外。或謂二句止是託興，無他意義，亦未必然。」承珙案：《集傳》云：「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此蓋疑篇中不見用民力意，故以上二句興，下一句改「心之憂」為「心有憂」。黃氏佐遂謂兩「有」字相應為興。然經文未嘗有兩「有」字也。許氏《名物鈔》以此詩為無義之興，是《三百篇》不過信口亂道，何以為經。不知詩以園桃可食興民力可用，取義深隱，故毛以為興。《呂記》引朱氏說，以傳文為比，又與比顯興隱之旨戾矣。

「不知我者」，《校勘記》云：「《唐石經》

作「不我知者」，小字本同。相臺本作「不知我者」。案：相臺本非也。箋倒經作「不知我者」，正義依之耳，不可據以改經。下章同。「承琪案：李黃《集解》、范氏《補傳》、《呂氏讀詩記》、戴氏《續詩記》、許氏《名物鈔》皆作「不我知者」，惟蘇氏《詩傳》、王氏《總聞》、朱《傳》、嚴《緝》與相臺本同，當從《唐石經》爲正。

「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承琪案：《鄭風》「豈無他士」，傳云：「士，事也。」此不言者，當即以「士」爲人臣之通稱。箋釋爲「事」者，蓋以《序》言「大夫憂其君」，不當自稱爲「士」。然古者卿大夫皆可稱士。《儀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注云：「士，卿士也。」是「公士」猶言「公卿」。《尚書·秦誓》疏云：「士者，男子之大

號，臣通稱之。」下章「士也罔極」與《氓》詩語同，傳皆訓「極」爲「中」。彼以「士」與「女」對，此自不當訓「士」爲「事」。季氏本以「士」爲未仕之稱，亦可不必。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正義曰：「夫人，即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何爲，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爲也。」承琪案：毛以「彼人」指「不我知者」，則「子」亦當斥「彼人」。「謂我」之「謂」，釋經「曰」字。其，《釋文》音「基」。「何其」與「何居」同。《史記集解》引鄭注《尚書》「若之何其」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與《檀弓》「何居」注云「居，讀如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正同。毛意蓋云彼人豈果是哉，而子乃謂我欲何爲乎。正義述毛，以爲「彼

人又言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爲乎」。既於經文「是哉」上增「君之行」三字，又代「彼人」目憂者爲「子」，皆失毛旨。鄭箋乃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此解迂曲，不如傳義爲勝。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鄭意似以「宜」釋「蓋」。「蓋」與「盍」古字通，《爾雅·釋詁》：「盍，合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穎云：「蓋，合也。」《孟子》：「蓋亦反其本矣」，趙注：「蓋當反王道之本。」蓋當，猶合當也，與此訓「蓋」爲「宜」同。蓋亦者，猶盍亦也。王氏《經傳釋詞》曰：「凡言「盍亦」者，以「亦」爲語助。《左傳》僖二十四年「盍亦求之」，盍求之也。昭元年「子盍亦

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盍遠績而大庇民也。《吳語》：「王其盍亦鑑於人」，盍鑑於人也。《孟子》：「盍亦反其本矣」，盍反其本也。據此，「蓋亦勿思」爲作詩者自言其止而勿思耳。後儒則皆以「勿思」指「不我知者」言之，義亦可通。

陟 岵

《序》云：「《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許氏《詩深》曰：「詩稱『猶來無止』，『猶來無棄』，則其遠行從役必有不得已於此者矣。然作詩之意，主於思親，非若《揚水》、《鶉羽》爲刺其上而作，故以「孝子」書之。」鄒氏忠胤曰：「《采薇》以公義言，故曰「我行不來」。《陟岵》以私情言，故曰「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陟彼屺兮」，傳：「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爾雅》：「多草木

岵，無草木峽。」《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峽」即「岵」字。《說文》、《釋名》皆與《爾雅》同，與毛傳異，《詩正義》以爲傳寫之誤。《釋文》云「王肅依《爾雅》」。後儒亦多以《爾雅》爲是。段氏《詩經小學》云：「岵之言瓠落也，岵之言芟滋也。岵有陽道，故以言父。無父，何怙也。岵有陰道，故以言母。無母，何恃也。毛公所據《爾雅》似勝。毛又曰：「父尚義，母尚恩。」則屬辭之意可見矣。許，宗毛者也，疑「有」「無」字本同毛，後人易之。」承珙案：段說是也。《韓昌黎集注》引施士丐《詩說》云：「山無草木曰岵。此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此說申毛亦善。《終南》「有紀有堂」，紀，崔《集注》本作「岵」。見正義。毛傳訓「紀」爲「基」，基者，根基也。《易》「箕子」釋文引劉向作「芟滋」。《史記·律書》云：「箕者，萬物根

棋。」此亦可爲有草木名「岵」之證。

「父曰嗟予子」，顧氏《詩本音》引李因篤曰：「父曰」、「母曰」、「兄曰」皆至「行役」爲句，而「子」、「季」、「弟」於句半爲韻，各協下音，猶之半句爲讀也。」承珙案：此有見於「子」、「季」、「弟」之爲韻，而仍以「父曰」至「行役」爲句，所云「句半爲韻」，詩中似無此例。不如段氏曰此五字句，「父曰嗟予子」，「子」與「已」「止」韻。次章「季」、「寐」、「棄」韻。三章「弟」、「偕」、「死」韻，「行役夙夜無已」六字句，此說直截。

「行役夙夜無已」，箋云：「無已，無解倦。」承珙案：鄭以此詩三「曰」字爲行役者思其父、母、兄戒己之言。無解倦者，戒其解倦也。觀次章傳云「無寐，無耆寐也」，其爲戒詞尤明。箋意實本於傳。《集傳》以爲其父、母、兄思念之詞。夫「無已」、「無寐」尚可

爲閔其勤勞，不得止息，至三章云「必偕」，殊與「閔勞」語意不合。此自是以失伍爲戒，而乃云「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語殊牽強，故當以傳箋之說爲長。《隸釋》載《漢石經》殘碑作「毋已」，是《魯詩》亦以爲禁戒之詞，《毛詩》假「無」爲之耳。

「上慎旃哉」，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嚴《緝》云：「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上官」、「上工」之「上」。」姜氏《廣義》曰：「旃，之也。上慎旃，猶云往慎之，不必改爲「尚」。」承珙案：《隸釋》載《石經》殘碑作「尚」，是《魯詩》本作「尚」。尚者，庶幾也。《毛詩》以「上」爲「尚」之假借。《儀禮·鄉射禮》「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尚」。」《觀禮》「尚左」注：「古文「尚」作「上」。」此可見古文多借「上」爲「尚」。《論語》「草上之風」，《孟子》作「尚」。《論語》亦古文也，又足爲

《毛詩》多古文之證。蘇氏《詩傳》訓「上」爲「尚」，《呂記》、朱《傳》從之，是也。

「猶來無止」、「猶來無棄」，毛鄭於「止」與「棄」皆無訓。《集傳》以「止」爲「死則止而不來」，「棄」爲「死而棄其尸」。是與末章「無死」一意，然不如李《解》引《左傳》「見獲於敵爲止」及《呂記》云「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二說較勝。方氏《詩補正》云：「曰「止」曰「棄」者，體父母之心，不忍正言子之死，但恐其久止於外，或見獲而棄在他國耳，於兄始正言之。」

十畝之間

《序》云：「《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魏風》言「刺時」者二篇，《園有桃》序云「不能用其民」，傳云「國有民，得其力」，語正相應。此篇序但云「其國

削小，民無所居」，後儒或疑「國小民多」未見可刺。承珙案：首章傳以「閑閑」爲「男女無別」，可見魏以削小之故，自安僻陋，禮教不興，苟且成俗，乃至男女無別，所以可刺。傳意蓋以經中所言不僅刺其削小，鄭箋乃專以「削小」解經耳。

「十畝之間兮」，《水經注》云：「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著《十畝》之詩。」此不過以見其國之小耳。鄭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蘇《傳》疑一夫十畝，無以爲生。橫渠張氏謂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朱《傳》即本此爲說。《呂記》則云：「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無井授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

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爲定數也。」嚴《緝》又云：「或謂井廬邑居各二畝半，合爲五畝之宅。八家，則在井者二十畝，在邑者亦二十畝。一處本共有二十畝之桑，今止有十畝，是削其半。要之，詩人情性之言，亦不必屑屑求合。」李氏《集解》曰：「《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子遺」，言廣則曰「日闢國百里」，言窄則曰「一葦杭之」，「十畝」亦此類也。」

「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承珙案：下章「泄泄」爲多人之貌，此「閑閑」義當略同。惟其地隘人多，故閑閑然男女無別。《莊子·齊物論》：「大知閑閑，小知間間。」《釋文》引簡文云：「閑閑，廣博之貌。間間，有所間別也。」然則廣博

者，無所間別，與此傳「閑閑」爲「無別」義亦有合。《皇矣》「臨衝閑閑」傳云：「閑閑者，動搖也。」此閑閑往來者，亦群動紛紜之意，故《廣雅》云：「閑閑，盛也。」

「行與子還兮」，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承琪案：此疏極是。毛傳每有此法，前以「閑閑」爲往來貌，「往來」即合下「還兮」、「逝兮」而總解之。且「男女無別」，即可見其多人。「泄泄，多人」又可見其無別，二傳亦互相足也。正義又云：「言『之間』，則一家之人。下章『之外』，地旁徑路行非一家，故『泄泄』爲多人貌。」此則未必然耳。

「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說文》：「咄，多言也。从口，世聲。《詩》

曰：「無然咄咄。」《言部》：「誾，多言也。」引《詩》「無然誾誾」。《毛詩·大雅》作「泄泄」，傳云：「泄泄，猶沓沓也。」與《孟子》同。《說文·曰部》「沓」下云：「語多沓沓也。」然則「泄泄」、「沓沓」皆爲多言之貌。多言由於多人，故此傳又以「泄泄」爲多人也。

伐 檀

《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范氏《三家詩拾遺》曰：「《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而後其食，謂治身也。』《文選》曹植《求自試表》、潘岳《關中詩》、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何以爲『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又司馬相如《上林賦》。注引張揖

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案：《孔叢子》、董仲舒及薛漢之說皆與孟子答公孫丑意同。《毛詩序》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謂「賢者不遇明王」，俱非詩意。「承琪案：范說非是。董薛諸義皆止說章末二句耳，全詩之旨自以《序》傳爲正。《漢書·王吉傳》：吉上疏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王吉，學《韓詩》者，見《儒林傳》。其以《伐檀》爲刺不用賢，正與《毛詩》義同，不獨張揖也。

毛於章首三句雖不言興，然云「《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則其爲興體明矣。箋本《序》文，以首三句爲君子不得進仕，中四句爲在位貪鄙，無功受祿，末二句「君子」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詞

旨明白，無可易者。後儒或謂伐檀河干，玩清漣以自樂，《呂記》、嚴《緝》皆同。或謂伐檀河干，遇清漣而無用，范《傳》、朱《傳》略同。直以首三句爲賦，意味索然矣。又謂中四句爲君子厲志之詞，則於曰「胡」、曰「爾」詰問指斥語氣不合。且既爲自耕而食，安得有三百之多乎。末二句又以伐檀食力爲不素餐，則於義甚隘，與孟子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之言悖矣。考義玩辭，故知傳箋不可易也。

「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一夫之居曰廛。」《放齋詩說》曰：「三百廛，爲田三萬畝。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廛當四萬五千石。」許氏《詩深》曰：「三百廛，大國之卿田也。每井八夫，每夫一廛，助耕公田八十畝而制祿出焉。故以廛計之，重民力也。大國卿田三千二百畝，共三百二十廛，

言「三百」，舉成數也。」何氏《古義》曰：「《易》云「其邑人三百戶」，《論語》稱「伯氏駢邑三百」，蓋下大夫食邑制也。此云「取禾」，以食邑所人言耳。」承琪案：三百廛，自只舉其所食有三百夫之人約略言之。若如《放齋》云三萬畝，固非人臣之制，即如許氏準以大國之卿，而魏在當時又不得爲大國也。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傳：「貆，獸名。」箋云：「貉子曰貆。」貉，當依《爾雅》作「貉」。《說文》：「貉似狐，善睡獸也。」段注云：「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此「貉」字。今字乃皆假「貉」爲「貉」，造「貉」爲「貉」。《說文》：「貉，豸種也。」並非獸名。又云：「貉，貉之類。」則由轉寫譌舛。《釋獸》曰：「貉子貉。」然則當云「貉，貉之類」矣。」陳氏《稽古編》曰：「李時珍《本草》云「貉與獾同，今狗獾也。」彼見《埤雅》言「獾貉同穴」，而《說文》以

「貆」爲貉類，故爲此說耳。不知獾乃野豕，亦見《說文》。獾即《爾雅》之「獾」耳，非貆也。」承琪案：今《說文》：「獾，獸也。」「獾，野豕也。」段注據《夙部》引《爾雅》「狐、狸、獾，貉醜」，「獾」作「獾」，知「獾」「獾」一字，「獾」乃「獾」之或體。「野豕也」三字，後人所加。今考鄭注《地官·草人》云：「貆，獾也。」賈疏引《爾雅》：「貉子獾，或曰貆。」然則李氏以貆爲獾，似非無據。

「胡取禾三百億兮」，傳：「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正義云：「詩內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傳箋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漢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

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者，上、中、下也。下數者，十十變之，若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注云：「《詩》云『胡取禾三百億兮』，毛用中數，鄭用下數。鄭注以數爲多，故合而言之。」韋昭注《國語》曰：「賈唐說皆以萬萬爲億，今數也。後鄭十萬爲億，古數也。」《詩正義》因謂：「傳以時事言之，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合古數言之。」《王制》正義云：「《尹文子》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鄭氏所用《毛詩》傳『數萬至萬爲億』，此《周頌》傳文。是大億也。」承珙案：三百億爲禾秉之數，蓋指其露積者而言。《楚茨》「我庾維億」，傳云：「露

積曰庾。」疏以「一庾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非倉所能容，故爲露積。然則三百億者，亦極言其露積之多。「萬萬」、「十萬」皆屬約略其辭，不比出於田而貯於倉者數有定限，無庸疑其與上「塵」下「困」之數相遼絕也。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傳：「獸三歲曰特。」盧氏召弓曰：「《齊》傳曰『三歲曰肩』，《豳》傳曰『三歲曰豨』矣。則此『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承珙案：盧說是也。古字「三」「三」皆積畫，故傳寫多誤。鄭司農注《周禮》云：「三歲爲特，四歲爲肩。」此或別有師承，與毛互異耳。

「不素飧兮」，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曰：「鄭以爲『魚飧』之『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

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承珙案：《小雅·祈父》「有母之尸饗」傳云：「熟食曰饗。」又豈謂禮食之饗乎。蓋毛於「饗」「飧」皆謂熟而可食者。若掌客之飧饗，與常食不同，且多生腥，不盡熟物也。故《大東》「有饒簋飧」傳云：「飧，熟食，謂黍稷也。」此「飧」自指客禮。然毛必以熟食專屬黍稷，正由牲牢不皆熟物故耳。尤可見此但言「熟食」者，必非指禮食之飧矣。《釋文》引《字林》：「飧，水澆飯也。」正義以此爲《說文》，今《說文》：「飧，餽也。从夕食。」且言「飧」爲「飯」之別名。試即以飯言之，又豈得謂非熟食乎？傳義本通，無庸改易。

碩鼠

《序》云：「《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

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戚氏學標曰：「《韓外傳》於接輿去楚，伊尹去殷、田饒去魯，並引此詩。《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云：「歌《碩鼠》也。」《馬融傳》注引《說苑》：「甯戚擊車輻而歌《碩鼠》。」今《說苑·善說》篇作「歌顧見」，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自是「碩鼠」之譌。蓋相傳以此爲賢人去國之詩。」承珙案：《鹽鐵論·取下》篇：「周末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潛夫論·班祿》篇亦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此詩正意自因重斂，民不堪命，甘心流亡。其引以證賢人去國者，緣詩中有「適彼樂土」云云耳，未必爲此詩所由作也。至《史記集解》引應劭所稱「南山矸，白石爛」者，以爲甯戚之歌，其詞氣似是後人擬作。《藝文類聚》別載《甯戚歌》一首，末云「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亦僞託之

詞。劉向、高誘以所歌爲《碩鼠》，必有所據。《碩鼠》在齊桓時已有，亦可證魏詩之不作於晉世矣。

「碩鼠碩鼠」，箋云：「碩，大也。」案：「碩鼠」即《爾雅》之「鼯鼠」，亦即《易》之「鼯鼠」。鄭氏箋《詩》，但以「大鼠」釋之。其注《易·晉》九四即引此詩：「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是以「碩」「鼯」爲一也。《易釋文》：「鼯，《子夏傳》作碩。」古字本只作「碩」可知。又《九家易》曰：「鼯鼠喻貪，謂四也。」翟元曰：「鼯鼠晝伏夜行，貪猥無已。」皆足爲《詩序》之證。《詩正義》云，舍人、樊光注《爾雅》同引此詩，亦即以「鼯鼠」爲「碩鼠」。蓋《爾雅》所列十三鼠惟此鼠最大，故謂之「碩鼠」。《玉篇》：「鼯，鼯鼠也。」「鼯」亦「大」義。《說文》以鼯鼠爲五技之鼠，此則《荀子》之所謂「梧鼠」，雖不妨有「鼯鼠」之名，然荀許皆未嘗以爲

《詩》之「碩鼠」。自孫炎注《爾雅》以鼯鼠爲五技鼠，《詩正義》遂云舍人、樊光亦同，此臆說也。陸氏《詩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此又於「鼯鼠」之外，別有所謂「大鼠」者。而所云「或謂之雀鼠」，郭注《爾雅》「鼯鼠」即云「關西呼『鼯』音『雀鼠』」，是郭氏已不從其說。孔疏猶泥於「碩」「鼯」字殊，當從陸說。誤矣。至崔豹《古今注》云，螻蛄亦名鼯鼠，「有五能而不成技」，此更與詩無涉。無論螻蛄不得有五技，亦豈能食禾黍者乎。

「三歲貫女」，傳：「貫，事也。」惠氏《古義》曰：「貫，《魯詩》作『宦』。《外傳》云『人宦于吳』。韋昭曰，宦爲臣隸也。貫當讀爲

宦。《釋文》：「徐音官」。此「宦」字之誤。傳云「貫，事也」，蓋本《爾雅》，而與「宦」義亦通。承珙案：《說文》：「宦，仕也。」《大雅·文王有聲》云「武王豈不仕」，傳訓「仕」爲「事」。然則「宦」訓爲「仕」，亦有「事」義。《魯詩》作「宦」，仍當同毛義爲「事」耳。《婁壽碑》謂「宦」即「貫」字。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韓詩外傳》引此詩首章，疊「適彼樂土」二句，次章同。《新序·節士》篇引三章亦同。宋氏綿初曰：「今《毛詩》作「樂土樂土」。按，文從《韓詩》爲得。」承珙案：嚴《緝》云：「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於彼，以見其厭苦於此也。」今謂古人疊句，乃長言嗟歎之意，祇疊「樂土」二字，尤見悲歌促節，不必改毛從韓。

「爰得我直」，傳：「直，得其直道。」箋

云：「直，猶正也。」戴氏《詩考正》曰箋與傳相足，其說是也。《論語》：「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其性，不違生人之正道。或謂什而取一，取民正道，「得我直」謂不重斂也。說亦可通。《集傳》訓「直」爲「宜」，未知所本。

「莫我肯勞」，箋云：「不肯勞來我。」《集傳》云：「勞，勞苦也。」^①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案：《釋文》：「勞，如字，又力報反。注同。」是當讀爲「勞還帥」之「勞」。若謂「不以我爲勤勞」，則於「肯」字不可通矣。

毛詩後箋卷九終

①「勞苦」，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詩集傳》作「勤苦」。

毛詩後箋卷十

唐

涇 胡承珙

蟋 蟀

《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陳氏《稽古編》曰：「漢傅毅《舞賦》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詩》云『《蟋蟀》傷局促』，「局促」之義正與《序》「儉不中禮」同。哀之、傷之，即《序》所謂「閔之」也。傅毅，明帝時人。《古詩》，亦名《雜詩》，《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乘，景帝時人。《文選》十九

首，昭明列於蘇李前，則亦以爲西京時人作也。此時毛學未行，而《詩》說已如此，《序》義有本可知矣。」承珙案：《孔叢子》引孔子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此皆以儉爲美德。《漢書·地理志》曰：「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可見諸詩皆欲其奢儉得中，原非專爲刺儉。《後漢書》馬融上《廣成頌》云：「臣聞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顏師古注：「言僖公以大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馬

融，傳《毛詩》者，其言與班《志》合。蓋此詩因刺僖公儉不中禮，故全篇皆言中禮之事。中禮，則樂而無荒，仍不害其爲儉；不中禮，則不可謂儉，祇見其不樂而已。經之大旨如此。每章前四句似爲荒樂者代述其言，後四句又似戒其耽於逸樂，其實不然。前謂吾君亦姑行樂，毋一於儉；後則謂樂自有節，乃是奢儉得中耳。所云憂深思遠者，正在於此。《鹽鐵論·通有》篇引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此尤足見《序》說之古，不止如《稽古編》所引枚乘、傅毅之言也。

「歲聿其莫」，正義云：「《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爲莫，而云「歲聿其莫」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莫耳，謂十月以後爲歲莫

也。《采薇》云：「日歸日歸，歲亦莫止。」其下章云：「日歸日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莫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云「歲聿云莫」，其意與此同也。《陸堂詩學》曰：「據《邠風》，則自九月而十月矣，「歲聿其莫」可證晉用夏正。《夢溪筆談》云：「以新易舊謂之除。」《日知錄》云，據《左傳》，晉用夏正。獻公滅虢之月，平公時絳縣老人甲子，其文可以互證。余謂平王以前，晉國仍用周正。《竹書》：「曲沃莊伯改用夏正。」本注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何氏《義門讀書記》則據僖四年十二月《左傳》稱申生縊於新城，而經書其事於五年春，傳自注云：「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蓋經必來告乃書，左氏特發此爲例。以後傳載於前，經書於後，皆準諸此，豈可云

晉用夏正。且告有遲速，亦有即告於當時者。僖五年經書「冬，晉人執虞公」，傳亦言是年「冬十二月」也。二十八年經書「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城濮之戰，經云「四月己巳」，傳年月日無不同。知晉自叔虞以至春秋之末，皆用周正。因以闕《竹書》之說及羅泌所云「傳據晉史，經據周歷」之誤。承琪案：莫者，晚也。九月以後，自秋徂冬，歲事已晚，不必定謂歲終，似可無泥於周正、夏正之異。即以晉詩而論，《綢繆》之「三星在天」，毛以「三星」爲參，「在天」爲始見東方，謂秋冬爲昏姻正時，此亦據夏正言之。蓋「三正」通於民俗，十五國風皆然，非必由莊伯改用夏正之故也。

「職思其居」，傳：「職，主也。」《稽古編》曰：「《十月之交》篇云「職競由人」，《左傳》鄭子駟引逸《詩》云「職競作羅」，晉范宣子責

戎云「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職」皆訓「主」。言主當如此，非實字也。「職思其居」，謂主思其所居之事，義在居不在職也，語本渾成。《集傳》既訓「職」爲「主」，復云「顧念其職之所居」，則又以爲職任之義，自相戾矣。「承琪案：歐陽《本義》云：「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蘇氏《詩傳》云：「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蓋皆以「職」爲職事，爲《集傳》之所本。然經言「職思其外」，不言思其職外，若以「職」爲職事，則經文爲不辭矣。

山有樞

《序》云：「《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呂記》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所以激發之，非勸其爲樂也。」

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末章尤可見。」胡氏允嘉曰：「是時昭公弱不自豎，桓叔強且漸逼，若朝生之菌，夕而即落。識者傷之，以甚愚之主，至急之勢，百務積廢不舉之時，而欲告之以保身甯家之道，則其說也長，而其人也無緒，故喟然曰：與其齷齪以待亡，何如快樂以永日？所以發其傷心之痛，而振其欲死之氣。詩人語苦而意促迫矣。」朱氏《通義》曰：「唐俗儉嗇，不應此詩忽作曠達語。是時曲沃成師勢盛，昭公不能制，日就危亡，故詩人作此以諷之。其詞不直斥昭公，託爲同儕相告語者，憂危之情最爲迫切。朱子乃以爲答《蟋蟀》之詩，相勸行樂。若然，不過如後世《將進酒》、《筵篴引》、《來日大難》之類，此何關於理亂者而夫子錄之乎？」承珙案：《蟋蟀》本非行樂之詩，若

又以此爲答前篇之意，則前篇尚以好樂無荒爲戒，而勸之者乃遽怵以死期將至，他人且來，是欲相率而入于流蕩放曠之域，尚得爲陶唐之遺風哉？

「山有樞」，《釋文》：「樞，本或作藎，烏侯反。」《爾雅》：「藎，莖」，郭氏引《詩》作「山有藎」。《漢書·地理志》：「山藎」，師古曰：「藎音甌。」段氏《詩小學》曰：「《石經·魯詩》作「藎」，《毛詩》當作「藎」，亦作「藎」。《唐石經》譌爲「戶樞」字，而俗本因之。」《校勘記》云：「《說文》：「藎」下云草也，不以爲「樞莖」字。是毛氏詩作「樞」也，《爾雅》加「艸」於首，所以別戶樞字耳。《漢志》：「山藎」亦然。其實《毛詩》不作「藎」，《釋文》：「或作」本非也。亦不作「藎」，故《說文·艸部》《木部》皆無「藎」字。」承珙案：《校勘》說是也。《隸釋》載《魯詩》作「藎」者，亦字之借。藎本草

名，非木類。《說文》：「藎，艸也。」《爾雅音義》引《說文》：「烏藎，艸也。」《廣韻》：「烏藎，草名。」本《說文》。郭璞注《爾雅》「莢，藎」云：「江東呼爲烏藎。」此不得言「山有」明矣。《爾雅》作「藎」者，其从艸，是後人所加。然則此字，《毛詩》本用「戶樞」之字，但其讀則烏侯反，此以音爲別者耳。

「弗曳弗婁」，傳：「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婁，牽也。」盧氏召弓曰：「《孟子》『踰東家牆而撓其處子』，劉熙注：『撓，牽也。』《玉篇·手部》引《詩》『弗曳弗撓』，據馬融訓『牽』，則《毛詩》蓋本作『撓』。」承珙案：曳者，《說文》云：「曳，曳也。」曳，即牽引之意。《說文》又云：「撓，曳聚也。」是「撓」有曳義，故傳云「婁亦曳也」。

「宛其死矣」，傳：「宛，死貌。」案：「宛」與「藎」與「鬱」聲義皆通。「宛」有藎結之意，

又近鬱幽之稱，故傳以爲「死貌」。《釋文》云：「本亦作苑。」《淮南·本經訓》「百節若苑」注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又《俶真訓》「形苑而神壯」注云：「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此尤足爲毛傳「死貌」之證。《秦風》「宛在水中央」箋云：「宛，坐見貌。」此爲思見其人而言之，《集傳》乃用以釋此篇之「宛」，於義疏矣。

「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漢書·地理志》引《詩》『它是愉』。《文選·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愉』，薛綜注引《詩》同。《說文》：「愉，薄也。」「怵，愉也。」《鹿鳴》傳亦云：「怵，愉也。」定本作「愉」，是「愉」爲「愉」之本字。《說文》：「愉，巧黠也。」義稍別。而《國語·晉語》「愉居幸生」，賈山《至言》「愉合取容」，及《漢志》、張

《賦》皆以「媮」爲「偷」。蓋康成時以「偷」爲偷樂字，「桃」薄字則作「偷」，或作「媮」，故鄭隨俗改「媮」爲「偷」，使人易曉，猶《召閔》「不云自頻」即水頻字之省，而鄭依俗改爲「濱」也。」承珙案：《說文·心部》：「偷，薄也。」《人部》：「桃，偷也。」無「桃」字。臧引作「桃，偷也」，誤。又「媮」訓「巧黠」，當爲「偷」之本字，臧以「媮」爲「偷」之本字，亦誤。考《說文》「憫，偷也」，「偷，薄也」，「憫」本閒靜之意，則「偷，薄也」當如段注作「薄樂也」，故「偷」下引《論語》「私覲偷偷如也」。偷偷者，和氣之薄發於色也。引申之，爲凡淺薄之稱，故「桃」又訓「偷」，如《鹿鳴》「示民不桃」之訓「偷」、《周禮》「則民不偷」皆是。若《女部》「媮」，爲「巧黠」，故引申爲偷盜。古無「偷」字，當即作「媮」。毛於此詩訓「偷」爲「樂」，是用其本義。鄭自以三家詩有作「媮」

者，遂讀「偷」爲「偷」。然毛於首章言「樂」，次章言「安」，語有次第。鄭以「是偷」爲「偷取」，「是保」爲「居」，則次章與末章「入室」意義無別，故應從毛爲正。

「山有栲」，傳：「栲，山樗。」《稽古編》曰：「案：栲，山樗也。樗，臭樗也。『樗』乃「樗」之或體。《書·禹貢》作「樗」，《左傳》作「樗」，俗書爲「樗」。見《莊子》。別一木又名「樗」，式閏切。樗、樗、栲三木同類而微分。《本草綱目》云：樗，「皮細肌實而赤，娛葉香甘可茹」。樗，「皮粗肌虛而白，其葉臭」。栲生山中，亦虛大，「爪之如腐朽」。陸「謂山樗不名栲」，「然栲之爲山樗，《爾雅》、《說文》、毛傳皆同，不誤也」。又案：《說文》「栲」作「栲」，云「从木尻聲」。苦浩切。陸《疏》云許慎「栲」讀爲「樗」，則徐鉉此切非許意矣。《詩》「栲」字叶「杻」，陸語應不謬。」承珙案：栲名

山樗，而實非樗類。郭注《爾雅》云「似樗」者，或謂其葉及皮色之似耳。《豳風》、《小雅》毛傳皆云：「樗，惡木也。」此詩取興於山隰之木可爲材用，不應及樗。且此及《小雅》皆以「栲」「杻」並舉，杻既彊韌，中爲車輞，則陸《疏》以「栲」爲栲櫟，「皮厚數寸，可爲車輻」者，近之。陸氏又言：「許慎『栲』讀爲『糗』，今人言『栲』者，失其聲。」不知「杻」从尻苦刀切。聲，未嘗不可讀「栲」，亦未嘗不與「杻」叶也。

「隰有杻」，傳：「杻，櫬也。」《說文》無「杻」字。櫬，《說文》作「櫨」，云：「梓屬。大者可爲棺槨，小者可爲弓材。」與《考工記》：「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櫬次之」合。先鄭注《周禮》「櫬」讀爲「億萬」之「億」，與陸《疏》「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者合。或謂《說文》自有「櫬」字，云「杻也」。从木，意聲，「杻」下

云「木也」。从木，屯聲。《夏書》曰「杻幹栝柏」。或从熏作「櫨」，又云「杻，古文杻」。「櫬」既爲「杻」，「杻」又作「杻」，故《爾雅》、毛傳皆云「杻，櫬」。段懋堂曰：「《玉篇》『杻』下無『杻』字，依《汗簡》所載，當即『杻』之變體。『屯』旁側書作『𠂔』，非从『子丑』之『丑』。《韻會》云《說文》作『櫨』，今文作『櫬』，可知『櫨』『櫬』爲一，不必別有『櫬』字。許無『杻』字，豈其字正作『紐』，俗作『杻』與？」承珙案：《爾雅》、《毛詩》之「杻」，古人蓋即借「手械」之「杵」字爲之，後人始寫作「杻」。然郭注《爾雅》云，關西呼「杻子」。是詩人所詠，至晉尚有其名。郭又云：「杻似棣，細葉，材中車輞。一名土櫬。」考《山海經·西山經》「英山其上多杻櫬」，「大時之山下多杻櫬」，每以「杻」與「櫬」連言。《說文》「櫬，枋也。枋木可作車」。然則「杻」與「栲」

亦同，爲彊韌有用之木可知。

「弗鼓弗考」，傳：「考，擊也。」《釋文》云：「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曰：「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據此，是陸據定本，孔據「或作」本，今《注疏》本乃以陸改孔耳。盧氏召弓曰：「《文選》二十六。李善注引《詩》『弗擊弗考』。」承珙案：《御覽》五百八十二。引《山有樞》曰：「子有鐘鼓，不擊不考。」此皆同「或作」本。毛傳「考，亦擊也」，與上文「婁亦曳也」同例。陸必以「或作」本爲非，恐未然也。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承珙案：《詩》所謂刺其君者，非

徒刺之已也，必實有愛君憂國之心，而事有不容顯言者。故其慮深，其情切，而其詞轉隱，或且有詭詞以託意，反言以著事者。如此詩託爲叛者之辭，云既見桓叔而樂，又反言聞命而不敢告，乃正所以告之。此所謂主文譎諫，風人之旨也。《鄭風》之《叔于田》、《大叔于田》皆刺鄭莊，而詩詞反似言叔段之美，與此《揚之水》、《椒聊》皆刺晉昭，而詩反似言桓叔之美者同意。蓋其美者，非真美也。彼以大都耦國、孽子傾宗而爲人所歸附如此，爲之上者，任其包藏禍心而不早爲之所，其可刺孰甚焉。故此《序》云「刺昭公」，是國史推見至隱之語。其下云「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乃是據事直書。鄭箋泥於此文，遂有「桓叔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之說。嚴《緝》云，昭公時，晉人之心尚未渙散，其樂從沃者，沃之黨耳。作詩者

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正所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之所自作也。其說最爲當理，後儒多從之者。今考毛於國風三《揚之水》，惟《鄭風》有傳，此及《王風》皆不明興意。然其於「白石鑿鑿」云：「鑿鑿然，鮮明貌。」次章云：「皓皓，潔白也。」三章云：「粼粼，清澈也。」皆不過謂激揚之水微弱，無轉石之力，徒使之鮮明潔白，以興昭公微弱，無制桓叔之權，徒坐視其彊盛而已。鄭箋以「揚水」喻桓叔，「白石」喻民，既與《王風》所云激揚之水喻平王政教煩急，《鄭風》喻忽政教亂促者自相乖異，即案之本詩，亦多不合，固未必得毛旨也。至傳於末章云：「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所謂「善政命」者，當如齊陳氏厚施之類，潛通逆黨，收拾人心。詩人見微知著，故曰聞之而不以告人者，正所以告之也。

秦氏《詩測》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褚炤所云「不知汝家司空以一家物復與一家，亦復何謂也」。「云何不樂」、「云何其憂」，則如徐廣所云「君爲宋朝佐命，身爲晉朝元老，悲歡故是不同」。前二章已有微詞，不特末二語爲發潘父之邪謀也。凌氏濛初云：「素衣朱襮，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人」一語，直同兒戲，不虞敗乃公事邪。謬意此陽雖爲沃，陰實聳晉，猶斯養卒所云「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承珙案：以上數說，似頗得詩人微婉之旨。《集傳》以爲叛者所自作，天下有欲叛之人而乃爲此以自彰其事乎。且叛人之詩，又何錄焉。此不煩言而破者也。

「素衣朱襮」，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案：傳似當作「襮，黼領也」，用

《爾雅》文。《說文》：「褻，黼領也。从衣，暴聲。《詩》曰：『素衣朱褻。』」即全用毛義。毛既訓「褻」爲「黼領」，故下即引《郊特牲》之「黼黻丹朱中衣」，而於次章之「素衣朱黼」但云「黼，黼也」，其義已明。《釋文》云：「黼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正義云：「傳意『黼』得爲黼者，繪是畫，黼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黼，初刺一色即是作黼之法，故黼爲刺名。傳言『黼，黼』者，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黼』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黼刺黼文以褻領。』是取毛『黼，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黼』字，義亦通也。」此疏申傳甚諦。鄭據《魯詩》「素衣朱綃」，破「黼」爲「綃」，正義云：「《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五采備謂之黼。』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黼文，不得別爲黼稱。黼，黼不得同處，明知非『黼』字也，故破『黼』爲『綃』。」承

珙案：「黼」既爲刺繡，自不妨與「黼」連文。《漢書·郊祀歌》「黼黻周張」，《賈誼傳》「美者黼黻」，皆以二字連稱，故不必破「黼」爲「綃」也。

《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遊戲皋沃。」黃氏生《義府》據《呂覽》高誘注訓「褻」爲「表」，遂謂朱褻非領。不知《郊特牲》「黼黻」、「丹朱」是二事。黼黻爲黼領之褻，丹朱當從鄭注爲中衣之純。經傳未有言中衣以朱爲表者，《詩》之「朱褻」亦祇謂中衣以朱爲緣，^①以黼刺領。首章之「褻」，次章之「黼」，其義一也。至黼領爲褻，亦自有表暴之義。鄭注《士昏禮》：「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賈疏：未詳其制。孫炎作「褻領」。《方言》：

①「緣」，原誤作「綠」，今據文意改。

「被，謂之襖。」郭注：「即衣領也。」「被」即《玉藻》「深衣」之「袷」。袷者，交領也。鄭注「深衣」云：「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說文》：「襖，襖領也。」「襖」下云：「一曰次褰衣。」《方言》：「繫袷謂之襖。」彼注云：「即小兒次衣也。」《漢書·廣川惠王傳》曰：「姬榮愛爲廣川王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却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據此，知黼領之制，如小兒次衣。蓋別以綺繒爲之，加於領上，故謂之襖領。又謂之褰，亦取義於表褻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袷玄，纁笄，被纁黼。」注云：「纁，褻也。士妻始嫁，被褻黼於領上。言「被」，明非常服。」此可見婦人黼領亦別施於衣上，與男子同也。《說文·糸部》：「褻，頸連也。」《玉篇》作「領連」，謂與「褻」同字。「領連」者，聯領於衣，即偃領之義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水

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承珙案：此說微誤。《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左邑，莽曰兆「兆」當作「洮」。亭。聞喜，故曲沃。晉武公「武公」當作「成侯」。自晉陽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考《武帝本紀》云：「將幸緱氏，行至左邑桐鄉，聞南粵破，以爲「聞喜縣」。今左邑在聞喜縣東三十里，桐鄉在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四十里。酈注以左邑爲《詩》之「鵠」，則是以爲即故曲沃。非也。但二地相去不遠，故傳祇以鵠爲曲沃邑。正義謂都在曲沃，旁更有邑者，得之。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段氏《詩經小學》云：「《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

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按，所引即此詩異文。前二章皆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左氏定十年《傳》言「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者，恐漢初相傳有脫誤。臧氏在東曰：杜注《左傳》云：「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是杜以一字爲一言也。承珙案：《關雎》正義云：「《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此又與杜注異。且以「四言」爲「第四句」，非謂一字一言，似較杜注爲合。然傳箋皆云「不敢以告人」，此所引無「以」字，不知傳寫脫誤，抑別有此本歟。

椒 聊

《序》云：「《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

將有晉國焉。」嚴《緝》云：「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爲美桓叔可矣。」

「椒聊之實」，傳：「椒聊，椒也。」阮氏《學經室集》曰：「椒聊，『聊』字舊訓爲語助，謬矣。毛傳云：『椒聊，椒也。』」也」字上必脫「棣」字。鄭箋云「一棣之實」，意實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棣也」之訓矣。《爾雅》云：「椒、檉醜菜。」「菜」即「棣」也。又云：「枏者聊。」「枏」亦即「棣」也。《詩》「兕觥其觶」，「觶」每作「觥」，「」也。《求》通也。是《爾雅》此句專爲《唐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妄爲「語助」之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皆昧之矣。」段氏《詩經小學》曰：「傳不以『聊』爲語辭。『椒』『聊』疊韻，單呼曰『椒』，象呼曰『椒聊』。」《毛

詩明辨錄云：「爾雅『杻者聊』，郭注：

「未詳。」又曰：「檓，大椒。」又曰：「椒，檓醜菜。」合觀之，大椒名檓，小椒名杻，杻，一名聊，杻與菜同，可以爲「聊」字非語助之證。」承珙案：此以小椒名杻，雖未有據，然固知椒聊之即「杻者聊」矣。今考《本草經》：「蔓椒，一名家椒。」《名醫別錄》陶注云：「俗呼爲樛。」「樛」即「杻」字，《毛詩·南有樛木》，《韓詩》作「杻」。「杻」亦即「樛」字。鄭箋之「樛」自是釋經之「聊」，亦必毛傳已作「椒樛」也，故但云「今一樛之實」耳。《楚辭·九歎》云「懷椒聊之葢葢兮」，王逸注云：「椒聊，香草也。《詩》曰：『叔聊且。』葢葢，香貌。」據此，益可見「聊」非語助。至王逸以爲香草者，猶《說文》以「菜」入《艸部》，蓋草木散文得通耳。

《虞東學詩》云：「馮復京曰：『椒樹種不一，秦椒色黃黑，似蜀椒而大，即《爾雅》

「檓」也。蜀椒則陸《疏》所謂「似茱萸有刺」者，皮紫赤色。晉地近秦，當指秦椒。」「聊」爲語助，《集傳》本陸《疏》。然「聊」既語助，「且」又語助，恐難成句。按：《爾雅》：「杻者聊。」《說文》：「杻，高木也。」疑即椒之高者。」「承珙案：《山海經·北山經》云：「景山其草多秦椒。」郭注：「子似椒而細葉草也。」考《水經注》：「涑水又與景水合，水出景山。」《太平寰宇記》云，景山在聞喜縣東南十八里。據此，則馮疏以此椒爲秦椒，說似可通。秦椒，《本經》列木中品，而《山海經》以爲草，亦散文則通耳。《虞東》引杻爲高木，以此椒爲檓，則不知「杻」即「樛」字，無庸泥於高木之說。至何氏《古義》云「檓梅名杻，其杻者名聊」，「聊即杻之高者」，與椒爲二物。此說尤爲臆撰。

「蕃衍盈升」，《文選·景福殿賦》、曹子

建《求通親親表》，李善注並引《詩》作「蔓延盈升」。此所引疑三家詩，「蔓延」與「蕃衍」聲同字通耳。又李注兩引《詩》下皆有「美其繁興」四字，疑亦三家詩傳之語。古人取於椒者，祇以其蕃衍，如《後漢紀》注引《漢官儀》云：「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又《第五倫傳》注：「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皆是。鄭箋欲合沃盛反常之喻，轉謂椒性少實，蕃衍者非其常，恐非詩意。

箋云：「今一椶之實，蕃衍盈升。」^①正義云：「知蕃衍盈升謂一椶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驗今椒實一裏之內惟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椶滿升，假多爲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承珙案：《爾雅》「菜、椒醜菜」與「櫟其實椶」

之「椶」義同而微異。櫟之椶巢自裏者，一椶祇一實。若椒椶之菜，則郭注云：「菜、莢子聚生成房貌。」《說文》：「菜，菜椒裏如裘也。」皆謂其實叢生攢簇爲菜耳。鄭樵注《爾雅》云此類結子成毬朵，是也。箋云「一椶」者，乃借櫟實之椶爲之。孔疏誤以「一椶」即今椒之一粒，故云「一裏之內惟有一實」，則所謂實者乃椒目矣。夫椒之一粒，焉得言「菜」。今椒與茱萸皆多實，結聚成菜，詩人正因其蕃衍，故以取興，何得云「假多爲喻，非實事」乎？

「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箋云：「無朋，平均不朋黨。」《釋文》云：「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鄭云不朋黨，則申毛作毗至反。」正義引

① 「盈」，阮校本《毛詩正義》作「滿」。下引正義同。

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人焉。能均平而不朋黨，斯不然矣。」承珙案：孫氏之論極爲正大。傳以「朋」爲「比」，無比者，即陳敬仲占辭「莫之與京」之意。次章「碩大且篤」傳云「篤，厚」，即鄭子封謂叔段「厚將得衆」之意。箋以「無朋」爲「不朋黨」，乃易傳，非申傳也。陸氏謂鄭申毛，作毗至反。孔述傳「朋，比」，謂「無朋比之行」，誤以鄭義爲毛義，乃駁孫毓云：「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別封於沃，自是鄰國，不得以傾宗阻邑爲罪。」此真悖理傷教之言，豈可爲訓？

「椒聊且，遠條且」，傳：「條，長也。」《校勘記》云：「案，正義云：『《尚書》稱「厥木維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其說非是。此傳以「長」訓「條」，乃謂「條」爲「脩」之假借。古字「條」「脩」相通，如《漢書》《脩侯》之

比。考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是此經「遠條」二字皆以氣言之，不以枝言之也。下章同。《考文》本改經二「條」字皆作「脩」，及依「長也」之訓而爲之耳，^①非有所本。此經自正義及《唐石經》以下，各本俱作「條」也。」

「蕃衍盈匊」，傳：「兩手曰匊。」《稽古編》曰：「宋董氏引崔《集注》謂匊大於升，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陳氏祥道、呂氏大臨亦言一升曰匊。《周禮·考工記·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陳呂之說，應本於此。」承珙案：《埤雅》云先盈升，後盈匊，則古者匊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匊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匊」，匊，一升也，故是詩先言升，後言匊，相備而已。考今《廣雅》

①「及」，《毛詩正義》阮元校勘記作「乃」。

無「兩手謂朶」語，當即《小爾雅》文。然賈疏所據「二升爲朶」，必當不誤。自《御覽》諸書引《孔叢子》「兩手爲朶」，蓋宋以後已誤「二升」爲「兩手」。此傳及《小雅·采芣》傳皆當本作「二升」，後人改爲「兩手」耳。

「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阮氏《擘經室集》曰：「目得者可概以聲聞，鼻得者亦可概以聲聞，故《說文》曰：「馨，香之遠聞者。从香，殸聲。殸，古文馨。」又曰：「𦰇，聲也。从只，𦰇聲。讀如馨。」案：《詩·椒聊》次章「遠條且」，毛傳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與「馨」字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衡方碑》亦借「聲」爲「馨」矣。」段氏《詩經小學》云：「一章曰「遠條且」，傳曰「條，長也」。二章「遠條且」，傳曰：「言馨之遠聞也。」今本前後章皆作「條」，則毛不應別爲傳矣，而足利古本尚可證。經言「條」

者，枝條之長。「條」者，芬香條鬯之謂。傳「馨」字，今譌「聲」。《校勘記》云：「考此「條」，與上章同，皆訓「長」，爲「條」字之假借，非有異也，不宜更爲之訓。此傳「言聲之遠聞也」乃篇末總發一篇之傳，謂此《椒聊》詩乃言桓叔聲之遠聞也。篇末總發傳，毛氏每有此例，如《采蘋》、《木瓜》之屬是矣。此傳，毛當有所案據，自作正義時已無文以言之，後遂專繫諸第二章「遠條且」一句，而疑其不可通也。」承珙案：《校勘》說是。傳於上章云「條，長也」，是總兩章「條」字釋之。次章云「言聲之遠聞也」，是總兩章「遠」字釋之。且上章解言椒氣之長，次章解喻桓叔聲聞之遠，此訓詁互相足之例，不嫌於經同而傳異也。至《衡方碑》「耀此聲香」，「聲」自是「馨」字之借。《漢志·郊祀歌》：「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鵠。」此歌上文多言樂

聲，則「聲氣」必非「馨氣」，「遠條」二字又與《詩》同，則此傳「聲」字似不必改作「馨」。《鳧鷖》傳：「馨，香之遠聞也。」此經文本「馨」字，傳自作「馨」，與此不同。

綢繆

「綢繆束薪」，傳：「興也。綢繆，猶纏緜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興義明白，不可改易。《穎濱詩傳》、《放齋詩說》皆能發明毛說。鄭箋乃謂束薪於野，爲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故云不得其時。則以「束薪」爲賦矣。《集傳》既從毛爲興，而又云：「詩人叙其婦語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似此夫婦自爲束薪之事，無論昏夕負薪不合情理，且束薪既爲實事，則所謂興者，又何指也？

「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毛以秋冬爲婚姻正時，十月參見東方，自此至正月皆可嫁娶，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亂。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以三星爲心，心爲大火，三月火始見，則時已晚矣。疏家於毛鄭昏期異說，往往兩存之。承珙案：經傳以星紀候，自《堯典》、《夏小正》以至《春秋》內、外傳，無不指其見者言之，從無既指某星爲候，而又取其將見未見之時以言之者。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夫既不見矣，何以爲候？古人觀象授時，所以明民。民所不見，何以示之？孔疏曲爲申釋，云：「《左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說過於紆回，故知毛義不可

易矣。

「見此良人」，傳：「良人，美室也。」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爲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良』訓爲『善』，故稱『美』也。」諸家皆以古無稱女子爲「良人」者，《儀禮》「良席在東」，《孟子》「其良人出」，鄭注「婦人稱夫曰良」，是也。承珙案：「良」既訓「善」，則「良人」，男女皆可通稱。《戰國策》：「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此婦人稱「良」之證。《漢書·外戚傳》：「漢興，因秦之稱號，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師古曰：「良，善也。」此「良人」當即因《詩》而有此稱。可見毛公以前，經師已有訓此「良人」爲「美室」者矣。

「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王

氏《經義述聞》曰：「嗟茲，即嗟嗟。《說文》：『嗟，嗟也。』《廣韻》：『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嗟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楊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嗟』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嗟乎』也，故傳以『子兮』爲『嗟茲』。鄭箋謂『子兮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承珙案：《說文·言部》：「嗟，咨也。」段注謂「咨」當作「嗟」。今考《爾雅·釋詁》：「嗟、咨，嗟也。」此「嗟咨」亦當作「嗟嗟」。鄭箋以「子」斥「娶者」固誤，然猶

謂詩人子此娶者。《集傳》言男女「自謂曰『子兮子兮』」，則從古無自稱爲「子」者矣。

「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貌。」

《稽古編》曰：「《鄭·野有蔓草》傳『不期而會曰邂逅』，此云『解說之貌』，意當日經文必有不同。《鄭風》釋文云：『近，本亦作遘。』此《釋文》：『邂，本亦作解。』近，本亦作觀。此字形互異，略可見者也。案：《說文》『不期而會』是『邂逅』本訓，鄭詩正當此訓。唐詩『邂逅』指婚姻，言婚姻之禮必相約而後成，豈可言不期而會乎。宜毛公之別爲釋也。傳『解脫』，《釋文》音『蟹悅』，其義則箋疏俱無發明。《韓詩》云：『邂逅，不固之貌。』雖與毛義殊，亦足證此『邂逅』與鄭詩別矣。」承琪案：《說文》『邂逅』係新附字，陳誤以爲許氏本文，非也。陳意謂《鄭風》爲君臣遇合，與此詩言男女婚姻者不同。其實「邂逅」字

只當作「解構」，但爲會合之意。《淮南·俶真訓》「孰肯解構人間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蓋凡君臣、朋友、男女之遇合，皆可言之。《魏志·崔季珪傳》注：「大丈夫爲有邂逅耳。」亦是遇合之意。傳云「解說之貌」，即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韓詩》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云「不固」。《後漢書·閻后紀》：「安帝幸章陵，崩于葉。閻后與兄弟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此「邂逅」亦謂倉卒遭會，與《韓詩》「不固」義近。總之，「解觀」大旨是會合，無分期與不期，皆可稱也。

杕 杜

《序》云：「《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稽古編》云：「《綢繆》、《杕杜》、《羔

裘《三詩》，《序》不言刺何君，疏以其在《椒聊》、《鵲羽》之間，概判爲昭公詩，殆非也。《鵲羽序》云「刺時」，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明是亂後始作。《鵲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知矣。」承琪案：

《序》但云「刺時」，自以非一君之世，故不能定指某公。總之，爲昭公以後，曲沃日盛，晉國日衰，詩人憂時感事之作，明白無疑。郝氏仲輿曰：「晉自昭公被弑，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詩人以杜杜特生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戚叛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爲泛泛行道之語乎？」

「有杜之杜，其葉湑湑」，傳：「興也。杜，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此傳「杜，特貌」，宋本作「特生貌」。《釋

文》引傳但云「特貌」，無「生」字。《顏氏家訓》引傳云「杜，獨貌」，亦無「生」字。《說文·木部》：「杜，樹貌。」「樹」當作「特」，即用毛傳。然《家訓》引《說文》已作「樹貌」，其誤久矣。《釋文》「湑湑」下云「不相比次也」，是傳文「比」下有「次」字，疑即取經文「胡不比焉」、「胡不飲焉」之義。朱氏道行曰：「詩以獨生之杜猶葉茂，起獨行之人終無與，此反興也。」《虞東學詩》曰：「毛取正興，當從《集傳》取反興。」承琪案：正義云：「《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湑湑」，則「湑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此疏申傳甚諦。蓋傳意「湑湑」、「菁菁」皆爲葉盛，其云「枝葉不相比次」者，則以「杜」爲「特貌」。凡樹木必枝葉相兼，始見扶

疏茂盛之狀。特生之杜有幹無枝，雖其葉繁密，而枝條稀疏不相比次，其幹之孤特自若也。猶獨行之人宗族雖多，而離心離德不相親附，其身之孤立自若也。故傳仍以「湑湑」、「菁菁」就經文言葉之盛，而以「不相比次」形容「有杕」，即以影合興意，可謂善於體物，且亦是反興，非正興也。箋以「菁菁」爲「希少之貌」，則與「綠竹菁菁」及「菁菁者莪」諸言「盛」者訓義乖異。疏曲爲申之，云：「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爲希少者，葉密則同一色，由希少故見其枝，不取葉爲興耳。」語多牽強，於文義殊不順也。

「胡不飲焉」，傳：「飲，助也。」箋云：「何不相推飲而助之。」正義曰：「飲，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飲」爲「助」。」承珙案：《呂記》引崔靈恩《集注》云

「飲」作「次」。《車攻》「決拾既飲」，箋云「謂手指相次比也」，亦是以「飲」爲「次」。「次」與「比」本互相轉注。薛綜注《東京賦》云：「次，比也。」鄭注《周禮》云：「比，次也。」此「胡不飲」與上「胡不比」同義，「比」訓「輔」，「次」亦非不可訓「助」也。焦里堂曰：「次」「且」一聲之轉。「飲」之爲「助」，猶「趙」之與「超」。箋以「推」飲」並言。《儒行》注：推，舉也。舉猶與也，與猶助也。以「推」明「飲」，正是以「助」明「飲」耳。」

「獨行裒裒」，傳：「裒裒，無所依也。」《釋文》：「裒，本亦作瑩，又作瑩。」《書·洪範》正義引此詩作「瑩」，王逸注《楚辭·九思》、李善注《文選·思玄賦》引皆作「瑩」。毛於此傳訓「無所依」，於《小雅·正月》「哀此惻獨」、《周頌·閔予小子》「嬛嬛在疚」皆無傳，蓋以「裒」、「惻」、「嬛」爲一字矣。《正月》之「惻獨」，《孟子》引作「瑩獨」。《閔予小

子》之「嬛嬛」，《釋文》引崔《集注》本作「瑩」，似《毛詩》本皆作「瑩」。《說文》：「瑩，回疾也。」段注云：「回轉之疾飛也。引申爲瑩獨，取裴回無所依之意。」其說亦通。又《說文》「瑩」下云「目驚視也」，引《詩》「獨行瑩瑩」，字同今《詩》，而訓與毛微異。然無依之人獨行多懼，義亦未始不相通耳。

「不如我同姓」，傳：「同姓，同祖也。」案：古稱「同姓」，有親疏之別。《周官·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庶姓，無親者。異姓，昏姻也。」則此「同姓」乃統宗族言之。襄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注云：「所出王之廟。」此「同姓」亦統言之。《禮記·大傳》：「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疏云：「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

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相報總麻，是服盡于此。『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者，謂共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其庶姓別于上』者，五世以後，庶姓別異于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不共高祖，別自爲宗，是別于上也。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也。」據此，則以共承高祖者爲同姓，高祖以上爲庶姓。此詩對「他人」言之，則「同姓」當謂共始祖者。上章「同父」舉其至親，下章「同姓」舉其至疏，所謂以兩頭該中間也。傳以「同姓」爲「同祖」，乃統宗族言之，非即以「祖」爲祖父。正義云：「上云『同父』，故云『同姓』爲『同祖』。」非是。若謂曲沃亦晉同姓，服屬未遠爲疑，則《虞東學詩》云：「桓、莊、武三世弑逆，律以《春秋》之義，絕不爲親。詩人所言『同父』、『同姓』，義別有屬，不得疑此謂非爲沃事也。」

羔裘

《序》云：「《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案：《呂記》引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袂之人。」是朱子初說本從《序》也。及著《集傳》，以「居居」、「究究」義未詳，不敢強解。夫《爾雅》爲釋《詩》之祖，又興於中古，在毛鄭之前，此而不信，是古書無可證據者矣。《毛詩寫官記》乃又以「居居」、「究究」爲美其大夫。夫苟蔑棄《雅》訓，而徒憑臆決，亦復何所底止乎！

「羔裘豹袂」，傳：「袂，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校勘記》云：「《釋文》『袂』下云：『袂末也。』正義云：『此解直云『袂，袂』。定本云『袂，袂末』，與《禮》合。』」

《釋文》本與定本同。下傳云「本末不同」，正義云以裘身爲本，裘袂爲末，無取於袂爲本，袂爲袂末。當以正義本爲長。」承珙案：《遵大路》傳已云：「袂，袂也。」散文得通，此可無庸復傳。自因取喻本末，故以「袂」爲「袂末」別之，仍當從定本爲是。

「自我人居居」，傳：「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正義曰：「《釋詁》云：『由，用也。』案：

《左傳》昭八年疏亦引《爾雅》「由，用也」。今《爾雅》無此語。『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爲「用」也。《大雅·緜》「自土漆沮」傳云：「自，用也。」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此『由』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承珙案：毛於《執競》「自彼成康」傳亦云：「用彼

成康之道。」①鄭箋《大雅·江漢》「自召祖命」及注《尚書》「自服于土中」皆云：「自，用也。」蓋此訓雖不見《爾雅》，實爲經傳通義。但此詩，毛祇訓「自」爲「用」，而「我人」二字無釋。箋既云「役使我之民人」，又云「不恤我之困苦」，上「我」似詩人自我，下「我」又民自言我，語意不順。今謂「自」者，詞之用也。「我人」對下句「他人」言之，乃指其在位者。云此羔裘而豹袂者，我人也，乃用是居居然懷惡不相親比，何也。「自我人居居」猶言我人自居居，倒裝句耳。下乃云豈無他人能恤我者乎，念子故舊之人而不去。如此，似於文義較順。

正義引李巡注《爾雅》云：「居居，不狎習之惡。」與毛義合。案：《說文》居處字作「𡩂」，蹲踞字作「居」。曹憲《廣雅音》云「今「居」字乃箕居字」，故「居」又與「倨」通。《說

文》：「倨，不遜也。」倨敖無禮，故爲惡也。《漢書·鄧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亦以「居」爲「倨」。《荀子·子道篇》云：「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裾裾」與「居居」同，亦謂其有倨敖之色也。《魯頌·駟》「以車祛祛」，《唐石經》作「祛祛」，傳云：「祛祛，彊健也。」《方言》：「祛謂之裾。」郭注云：「裾，或作祛。」是古字「裾」「祛」同。「祛祛」爲彊健，亦於「裾裾」聲義相近。

「豈無他人」，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正義曰：「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承珙案：疏申箋義是也。後儒有謂「他人」指曲沃者。姜

①「康」，阮校本《毛詩正義》作「安」。

氏《廣義》曰：「曲沃之君，民已讐之屢世，豈以上不見恤而萌事讐之心。箋泛指他國是也。故者，謂祖父以來，已相服屬，一旦去之，誠所不忍。且子爲舊君之臣，猶足以繫人心。好者，言子在故國而無異志，亦足爲人所親愛。皆忠義感發語。聖人存《羔裘》，見唐民有不渝之忠義，亦見君臣無立國之經猷也。」

「自我人究究」，傳：「究究，猶居居也。」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云：「究究，窮極人之惡。」承珙案：王逸《楚辭·九歎》章句曰：「究究，不止貌也。」其訓與孫炎「窮極」義相通。傳以「究」亦爲惡，故云「究究，猶居居」，是於雙聲取義。蘇《傳》以「究」爲「久」，嚴《緝》以「究」爲「察」，皆可不必。

鴝 羽

《序》云：「《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

大亂五世，君子下從政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稽古編》曰：「鄭箋以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爲五世，此非也。《序》既云「昭公之後」，不得併數昭公矣。朱子初說不數昭而數緡，最得之。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武公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不容言晉亂者反闕緡而不數也。」承珙案：以孝侯至緡爲五世，李氏《集解》、范氏《補傳》已云然。況詩中明言「王事」，《左傳》隱五年：「秋，王命虢仲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桓八年：「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皆所謂「王事」也。然則此詩云刺時者，當作於小子侯及緡爲最後一二君之世。孔疏以爲追刺昭公，謬矣。

「集于苞栩」，傳：「栩，杼也。」《稽古編》

曰：「此詩『苞栩』及《秦風》之『苞櫟』皆有柞櫟之名。說詩者不明，言其爲兩木，惟嚴《緝》云《詩》有二柞櫟：《爾雅》「栩杼」、《唐風》之「苞栩」是也。又「櫟其實棣」，《秦風》之「苞櫟」是也。今案：《草木疏》二風之「柞櫟」，各有釋。《藝文類聚》於「柞」引《爾雅》「栩杼」及《車輦》、《采菽》、《旱麓》、《縣》諸詩，於「櫟」引《爾雅》「櫟其實棣」及《秦風》「苞櫟」之陸《疏》，則嚴說非無據矣。」承珙案：陸《疏》於「苞栩」、「苞櫟」雖各爲說，然其說「苞栩」云：「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其說「苞櫟」云：「秦人以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棣，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璣以爲此

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據此，陸雖以「柞櫟」與「木蓼」之「櫟」爲二木，然於《唐》、《秦》之「苞栩」、「苞櫟」皆爲「柞櫟」，仍一木也。《說文》：「栩，柔也。其實阜。一曰樣。从木，羽聲。」「柔，栩也。从木，予聲。讀若杼。」「樣，栩實也。从木，羨聲。」《艸部》：「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从艸，阜聲。」此則栩、柔、樣、櫟並爲一木。「樣」即今之「橡」字。惟《木部》「櫟」下云「木也」，「棣」下云「櫟實」，段注云：「許「櫟」「棣」二篆連屬，正與陸《疏》云木蓼、子房生爲棣者合。然則許意謂櫟爲木蓼也。《艸部》「草斗，櫟實也」當作「柞櫟實」，損「柞」字耳。草下之「櫟」，非《木部》之「櫟」。許意栩、柔、樣草爲一物，是名柞櫟，亦名櫟，而非柞也，亦非子棣生之櫟也。柞與械爲類，櫟似檟椒。《艸部》以「棣」系諸檟椒矣，此則以

「菜」系諸櫟也。」今案：段說分析甚細。《詩》單言「柞」或連言「柞械」者，自與「柞櫟」不同。若「苞栩」、「苞櫟」，則同爲柞櫟。即《說文》別以木蓼爲櫟，然本非《詩》所有也。

「王事靡盬」，傳：「盬，不攻致也。」箋云：「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正義曰：「此云「盬，不攻致」，《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經義述聞》云：「如毛鄭所解，『王事靡盬』之下須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藝稷黍云云，殆失之迂。《爾雅》：「棲遲、憩、休、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王事靡息，故不能藝稷黍也。所解似較直截。」承珙案：正義以「盬」與「蠱」同，於義爲近。《周易》「山風蠱」正義引褚氏曰：「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致損壞。《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訓「蠱」

爲事。」此解甚晰。他若《周禮》之「苦鹽」、《儀禮》之「沽功」，皆即此「盬」字。《方言》：「盬，雜，猝也。」郭注：「皆倉卒也。」又：「盬，且也。」亦苟且之意。《漢書·息夫躬傳》「器用鹽惡」，即不堅固之謂。王事無不堅固，已含有勞苦不息意，原不必更作一折，且《四牡》云：「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傳云：「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此則語本各關，義尤正大。若以爲王事靡有止息，則近於怨懟，以說《鴉羽》、《北山》尚可，施之《四牡》、《杕杜》，則文王方率諸侯以朝聘，伐狄戎以敵愾，而於勞使臣、勞還役之詩乃致憾於王事靡息，則是相市以恩而歸過於上，恐非。有二服事之心，且將不免陰行善事之謗矣。靡息之言似非詩旨，不如從毛鄭爲正也。《左傳》襄二十九年：「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

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甯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此謂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即王事無不堅固之意。傳箋所解確合古義，不可易矣。

「肅肅鵠行」，傳：「行，翮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行』『翮』求諸雙聲合韻，詁訓之法如此。羽、翼、翮以類相從，不釋爲行列也。」承珙案：訓「行」爲「翮」，疑謂「行」爲「翮」之假借。《說文》：「翮，羽本也。」「翮，羽莖也。」二篆相次，雖似微別，然《爾雅》云「羽本謂之翮」，鄭注《地官》亦云「翮，羽本也」，是「翮」與「翮」析言之則別，統言之則同也。「翮」「行」雙聲之轉，且詩以「鵠羽」、「鵠翼」、「鵠行」皆連「肅肅」言之，「行」自當爲「翮」。此及《鴻雁》「肅肅其羽」傳皆云：「肅肅，羽聲也。」《鴻雁》釋文云：「肅，本又作

翮。」《廣雅》：「翮，飛也。」總之不當舍羽翼而別求解。《埤雅》鵠「群居如雁，自然有行列」之說，非詩意也。

無衣

《序》云：「《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美」字，《注疏》本有作「刺」者，此疑武公非所當美，而《唐譜》正義有「《無衣》、《有杕之杜》皆刺武公」語，故據以改此《序》「美」爲「刺」耳。然《序》下正義屢言「美武公」，則《序》本作「美」可知。至不當美而美，則正義明云：「《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此可謂善於讀《序》。張氏《詩貫》曰：「此詩人述其賂王請命之意，似恭而實倨，以著其無王之心也。」

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其與此詩語氣如出一轍也。」許氏《詩深》曰：「此詩之美晉武，作者美之，非《序》者美之也。凡里巷淫邪之詩，皆愚夫愚婦之所爲，故正其失而書刺。此所謂「美」者，正如符命美新，九錫美魏，作史者但據事直書，而其惡自昭揭于萬世而不可掩。此《序》之書法亦如是而已。」韓氏《讀詩傳譌》曰：「此詩作自曲沃之大夫，當其作之之始，亦止據事直陳，初不知其爲美爲刺也。而序詩者特以爲美武公，正以著曲沃大夫黨惡之情，刺意不言自見。聖人錄其詩，所以傷王靈之不振，欲使後世亂賊知所懼也。《序》首國史所題，其下推說，意深且遠，宜爲淺近者所訾議矣。」案：諸說皆足以發明《序》義。

「不如子之衣」，「子」字，毛鄭皆未明言

所指。正義曰：「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曰「子之衣」。」語意亦未明晰。《集傳》以「子」爲「天子」，則古無斥天子爲「子」者。且武公雖有無王之心，然方其請命，必且謬爲恭敬，何敢爲此倨傲之詞，公然指斥？或又以「子」指武公，如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諸侯之臣，亦呼君爲「子」，以此爲作於晉大夫美其君始得王命之時。然使果謂武公服其命服安且吉兮，則命服章數有定，次章何復以「衣六」爲言。故惟嚴《緝》以「子」爲指王使者得之。但謂言「六」者，變文成章，則又非是。孔氏《經學厄言》曰：「傳直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初無變「七」言「六」爲謙之意。推《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則毛公所謂「天子之卿」即「天子之使」也。因使者有六命之衣，愧己未受服于王，不如其衣安

燠耳。雖上章「子之衣」，亦斥使者之衣也。《大車》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義曰：「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然則此天子之卿來使於晉，亦假以七章之服矣。故兩言「子之衣」，一其加服，一其本服。」承琪案：

孔說是也。此述其請命之辭，若曰「子之衣」，乃王命之服也。今晉君未得王命，則雖有衣六、衣七，而不如子服命服之安且吉、安且燠也。所以要之，令爲請命于王而賜服耳。如此，兩「子」字乃爲親切言之，既非傲慢之言，而「六兮」亦非徒變文成章之謂。至鄭箋云：「變『六』言『七』者，^①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觀《左傳》莊十六年。^②「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注云：「小國，故一

軍。」疏云：「晉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蓋春秋之初，周禮猶在，如曲沃之傾宗弑逆，事所罕見，故雖釐王受賂，尚不敢遽以大國之禮待武公。則當武公請命，或不敢必爲侯伯，亦情事之常。但於「子之衣」三字，總少著落耳。

「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正義曰：「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三公毳冕，則孤卿絺冕。絺冕，衣一章，裳二章，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周禮·司服》賈疏云：「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

①「變六言七」，阮校本《毛詩正義》作「變七言六」。

②「十六」，原作「十八」，據阮校本《春秋左傳正義》改。

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爲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玄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承琪案：毛於首章「七兮」云「冕服七章」，此但依《典命》文車旗衣服以六爲節，不言六是章數，當以正義所申爲是。賈疏「小章」之說，似非毛意。

有杕之杜

《序》云：「《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姜氏《廣義》曰：「武公以篡弑得國，國人以王命無貳心而超然于塵俗之表，泥而不滓，如後世申屠蟠、管幼安之徒，固自有人也，豈以

武公之飲食爲義而就之歟？故采一刺武公無以得賢人之詩，列于《無衣》之後，以見鴻飛冥冥，天子亂命不得而脅，亂臣賊子不得而汙。《易》曰「肥遯」，其殆斯人歟？此編詩之意也。」《田間詩學》云，三國時賈詡謂袁紹使者曰：「歸語袁本初：兄弟不相容，焉能用天下國士乎？」即此詩意。承琪案：戴氏《續詩記》已有此說，謂「武公翦滅宗國，孤立無助，猶杕杜也。當時賢者必有不義其事相率而去之者，故詩人以爲刺」。近人乃有以此詩美武公能好賢者。試思「有杕之杜」，是杜不皆杕，凡言「有杕」者，皆取興於特貌。若果美其好賢，則當如菁莪、棫樸，舉其盛者言之，何故以特生之杜起興乎？此不待辨而明者矣。

《虞東學詩》曰：「此刺武公不能求賢自輔耳。諸儒解義各出：謂教武公求賢之法，

何但飲食而已，此疏申箋義也；謂使武公誠有好賢之心，惟恐無以飲食賢者，此《呂記》用陳氏說也；謂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無自而飲食之，此《集傳》說也；謂君不能養賢，國人自致其意，曰何以飲食之，此嚴《緝》說也。餘說雖多，要不出四者之域。今案，詩言君子適我而來遊，若果中心好之，何不飲食之。病其不能飲食，所謂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以杜之孤生道左，興武公之不求自輔，事非切類，不得爲比。《爾雅》「曷，盍也」郭注：盍，何不。諸家皆據《說文》以「曷」爲「何」，似不如《爾雅》注之曉達。承珙案：蘇氏《詩傳》云：「苟誠好之，曷不試飲食之，庶其肯從我乎。」是已以「曷」爲「曷不」矣。蓋緩言之曰「曷不」，如「曷不肅雍」是也；急言之則曰「盍」，亦曰「曷」，聲近義通，故《爾雅》曰「曷，盍也」。

「噬肯適我」，傳：「噬，逮也。」毛於《邶·日月》「逝不古處」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逝」爲「逮」，訓「逮」爲「及」。此訓「噬」爲「逮」，蓋以「噬」爲「逝」之假借。《爾雅》作「逮」。《方言》云：「北燕曰噬。」《釋文》引《韓詩》作「逝」，云：「逝，及也。」則毛韓義同。噬肯適我，謂及今可以適我乎。箋云：「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來之我君所。」正義曰，「逮」又別訓爲「至」。此則與「適我來遊」語意重複，不如訓「及」爲善。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孔氏《詩聲類》云：「『好』在幽部，『食』在之部，《杕杜》『好』與『食』韻，乃之、幽之通。『食』音『飮』，『好』讀近『海』，去聲，今歙縣方言有之。《九章》：『妬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讒妬人以自代。』」承珙案：

王氏《總聞》已謂「好」音袒似切，「食」音象齒切，與「好」相叶。然不如以兩「之」字爲韻之說爲正，且「好」與「好」，「食」與「食」，二章亦可自爲韻也。

「生于道周」，傳：「周，曲也。」案：王氏《詩考》引《韓詩》云：「道周，周，右也。」是訓「周」爲「右」，非以「周」爲「右」字。《呂記》引《釋文》曰：「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誤矣。「周」「右」以疊韻爲訓，毛則取「周旋」之義，故云：「周，曲也。」

葛 生

《序》云：「《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云：「喪，棄亡也。」承琪案：此「棄」如「猶來無棄」之「棄」，「亡」如《說文》云「亡，逃也」，故云夫從征役，棄亡不反，非即謂其死亡。《車鄰》「逝者其亡」傳

云：「亡，喪棄也。」亦非死亡之謂。此詩三章傳明有「夫不在」語，則必不以爲嫠婦之作。故箋讀「予美亡此」之「亡」爲「無」，能得傳意。季氏《詩解頤》曰：「程子以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而華谷則直以爲悼亡。今觀《詩》意，角枕錦衾之粲爛，夏日冬夜之懷思，豈悼亡者之所宜言乎？但曰「予美亡此」，則知其或已喪亡而心猶冀其歸也。其情亦可哀矣。」范氏《詩瀋》曰：「晉自武公以後，用兵之多未有過於獻公者。《序》以爲刺獻，是也。古注及程朱皆不作悼夫之亡，而嚴華谷獨主以爲說。今玩詩文意尚和緩，似異於寡婦之嘯殺。然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則唐所謂「其存其沒，家莫聞知」者，殆仿佛似之矣。」《世說》：「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内眠未起，袁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

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何氏《古義》據此以爲悼亡之詩。然傳箋並無此說。公主之不平，殆以其言褻慢。孝標注引《小序》，不過以肫解之，未必六朝說《詩》者果有此義也。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箋云：「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毛鄭詩考正》曰：「《漢書》云：『不以在亡爲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既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與』當音「餘」。誰與，自問也。『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其夫從征役不歸，生死未可知，婦嗟無所依託，故以葛藟之必得所依爲興，而言予所美之人不在此，留誰獨處哉。反顧歎傷之辭，明其爲一婦人隻身無託也。」承珙案：

《毛詩寫官記》亦引《檀弓》以證此「誰與」爲婦人自問之辭，是也。若《田間詩學》、《陸堂詩學》又謂此四字兩韻，如《易》之「匪寇，婚媾」，則下二章「獨息」、「獨旦」又非韻矣。

「藟蔓于域」，傳：「域，營域也。」嚴《緝》云：「變「野」言「域」，知爲征夫所死之地。今我所美之人死於此地，不得卒於牖下。」故何氏《古義》引《詩翼》云：「讀「葛生蒙棘，藟蔓于域」，宛然荒塚纍纍，祭婦悲哀之景。」承珙案：三章言「角枕」、「錦衾」而亦曰「予美亡此」，則一二章「此」字不當指「野」與「域」，而「亡」亦不當作死亡解矣。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韞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後儒多疑齊用角枕錦衾，未見所出，則《王風》正義有云：「毛時書籍尚

多，必有所據。」此語可爲讀毛傳者之通例。《周禮·玉府》大喪「共角枕」、《喪大記》小斂「君錦衾」，此皆天子諸侯斂時所用。疑生時則齊日用之，如斂有明衣，而《論語》「齊必有明衣」是也。然天子、諸侯之所服用，而此國人亦有之者，豈庶人不嫌上同，如《碩人》傳云「夫人嫁則衣錦加褵」，而《丰》詩又以「衣錦褵衣」爲庶人之妻嫁服乎？至正義釋傳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物，故覩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己意，以「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韞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則是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又釋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爲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因己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而增

思。』是也。」此疏申釋，語皆明暢。孔氏《經學厄言》云：「毛意以爲角枕錦衾本齊時所用，而詩言之者，婦人以夫不在，韞其常所與共寢之衾，以禮自防，有若齊然，故亦用角枕錦衾耳。箋疏以爲攝夫齊祭，乃演傳義而失之者。」今案：此說過于迂曲，仍從箋疏爲得。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後漢書·蔡邕傳》「百歲之久，歸乎其居」，注云：「《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承琪案：今注疏各本「居，墳墓也」四字，是箋，非傳。此殆傳寫脫誤，當從章懷所引作「傳」。蓋傳於「居」訓「墳墓」，故下章云：「室，猶居也。」箋乃更申之曰「室，猶冢壙」，則以居爲兆域、室爲竈穴別之。若毛於「居」無訓，而

① 「物」，阮校本《毛詩正義》作「服」。

② 「則」，阮校本《毛詩正義》作「明」。

下忽云「室，猶居也」，不應鶻突至此。

采 苓

《序》云：「《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案：此《序》語簡意明，後儒從之，皆無異義。范氏《補傳》、王氏《總聞》并引申生事以實之。《呂記》引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群公子之事，可見也。」及作《集傳》，則第以爲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於獻公時」。郝氏仲輿曰：「事之可據，孰有如獻公聽讒者乎。如是猶謂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傳：「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埤雅》云：「苓生于隰，葑生于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也不必有苦，其東

也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信矣。」《爾雅翼》云：「苓甘此誤以苓爲甘草，故云然。辨已見《抑風》。而苦，若讒者之人人，必先甘而後苦。而葑則甘苦相半，所謂「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下體惡而上體美者也。則讒人之所以嘗試其君者，無所不用矣。」此與范氏《補傳》略同。承瑛案：諸說過於穿鑿，不如毛傳所云「細事小行」、「幽辟無徵」，其取譬爲切，且於「好聽讒」義尤合。故《呂記》曰：「孔疏引申毛傳，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段氏《詩小學》曰：「枚乘《七發》「蔓草芳苓」，楊雄《反離騷》「颺煜煜之芳苓」，曹植《七啟》「攀芳苓之巢龜」，皆借「苓」爲「蓮」。漢人蓋讀「蓮」如「鄰」，故假借「苓」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聲相近，假借。」是又借

「領」爲「蓮」也。顏師古注《漢書·楊雄傳》但云「苓，香草名」，不知爲「蓮」之假借字。李善注《文選》，於《七發》直臆斷曰古「蓮」字，於《七啟》又曰與「蓮」同，皆不指爲假借，以致朱彝尊引李注證《唐風》「苓」即「蓮」。其說曰：「水華而采於山顛，喻人言之不足信。」若然，豈首陽之下必無苦，首陽之東必無葑乎？由六書之假借不明也。苓本大苦，不得爲蓮。」承珙案：《義門讀書記》亦誤以《詩》「采苓」爲「蓮」，其說與朱氏同。《爾雅翼》知古字「苓」「蓮」通借，乃以《史記》「龜游蓮葉之上」即此「苓」。「若水中之蓮，則凡龜皆可游，不足爲奇。」不知《龜策傳》又云「常巢於芳蓮之上」，故曹植《七啟》用之。若苓爲大苦，不得言「芳」，漢人多言「芳苓」，故當爲「蓮」之假借。若《詩》自言苓，本無庸改爲「蓮」也。

「人之爲言」，箋云：「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釋文》云：「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陸意因箋言「爲人」，故讀經「爲言」如「相爲」之「爲」，以「詐僞」之義爲非。正義云：「王肅諸本作「爲言」，定本作「僞言」。」正義從定本，故皆作「僞言」。然又用箋義述毛，云：「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不知箋云「爲人爲善言」，則鄭意「爲言」是「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疏說既非鄭意，而又以箋義通爲傳義。承珙案：《詩》以「采苓首陽」興人言之不可信，傳以采苓細事喻小行，首陽幽辟喻無徵。夫無徵之言必僞言也，則毛意似當作「僞言」，與鄭義異。孔疏合而一之，殊誤。王氏《經義述聞》曰：「《白帖·詐僞類》引此作「僞言」。《晉語》曰

「偽言誤衆」，是其義也。」

「舍旃舍旃」，箋云：「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歐陽《本義》曰：「人之爲言」四句，以文意考之，本是述一事，而鄭分爲二。其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而不舉「舍旃舍旃」，知非二事。」承珙案：此說是也。「人之爲言」只當作「人之偽言」，箋云「稱薦人之言」，則《序》本刺聽讒。讒者，言人之不善，何反云「爲善言以稱薦之」。鄭於「爲言」既誤解，而於「舍旃」又云「謗訕人」，與「爲言」分爲二事。末句「人之爲言」乃云「人以此言來」，則又總稱薦、謗訕爲一，揆之文義，皆屬不合。

「苟亦無信，苟亦無然」，傳：「苟，誠也。」毛意以「苟」爲決詞蓋然者，是也。無然者，無是也。《皇矣》「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凡經言「無然」皆如是解。

上言人之偽言，誠亦無可信矣。當舍之，當舍之，《陟岵》傳云：「旃，之。」此不復訓。嚴《緝》引《釋文》曰：「旃，之也。」誠亦無是事理也。首章「無信」者，不信其言；次章「無與」者，不用其言；三章「無從」者，不聽從其言。而皆繼之以「無然」者，則直斷其無是。如此，則人之偽言何得施其伎哉。此真止讒之法也。鄭箋訓「苟」爲「且」，訓「然」爲「答」，謂「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後儒因謂人言當舍，亦且無遽舍之，而徐以待其審察。則是猶豫狐疑，聽讒之根尚伏，幾何不復爲讒人之所中哉。故知訓「苟」爲「誠」，傳義確不可易。

毛詩後箋卷十終

毛詩後箋卷十一

涇 胡承珙

秦

車 鄰

《序》云：「《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虞東學詩》曰：「附庸雖未爵命，而自君其國，則車馬禮樂侍御所宜有也。而秦僻在西陲，因仍舊俗，至仲人仕王朝，初備其制。故《序》下言『秦仲始大』。劉瑾、何楷、錢天錫及近日陸奎勳俱以秦仲時未必得備寺人之官，因謂此詩作於秦襄之世。愚謂仲初溺於戎俗，及爲

大夫，得見周京聲物之盛，效而爲之，亦情理所有。諸家泥於襄公始爲諸侯，鑿空改《序》，不可訓也。」承珙案：許氏《名物鈔》又云：「秦仲雖嘗爲附庸之君，自宣王命爲大夫，蓋日與戎戰，六年而死，非可樂時也。《詩》語不類。」姜氏《廣義》因之，謂：「秦仲以初造之秦當猖獗之戎，適以滋禍，故以飲食燕樂告之，蓋勸之以養晦之意。」此說尤爲支離。《鄭語》史伯謂「秦仲、齊侯、姜嬴之雋」，國大將興。即其世保西陲，人仕王室，豈遂無一日之樂，而以爲與《詩》不類乎？至下二章「逝者」云云，不過及時行樂之意。古人言樂者每及於日月易逝、壽命無常，樂府詩辭中多有之，不必疑其於頌美之詞無端作此不祥語也。

「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稽古編》曰：「閭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

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耳。嚴《緝》謂三代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今秦用寺人爲失。夫侍御僕從豈給使令賤役者邪。楊用修因其語，遂極論之，又牽合穆公學著人事，以爲後世刑餘爲周召、法律爲詩書皆始於此，故聖人錄《車鄰》以冠《秦風》。議論雖美，然本非詩旨。「承琪案：郝仲輿引《月令》以奄爲尹，「內宮之事無有不禁，此秦作法之弊，趙高所以專制也。《秦風》首章：「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次章乃云「既見君子」，見由寺人也。司馬翳奏事七日不得見之兆形矣」。此亦因嚴說而附會秦事以快其議論耳。其實《序》但美秦仲有侍御之好，不過見其先僻處西陲，百事苟簡，至秦仲始大，能具傳宣命令之儀，飲食燕樂之禮，所以爲美。傳云「寺人，內小臣也」，疏以爲「在內細小之臣」。此則奔走使令乃其常事，何得謂望夷之禍遂肇

於此乎？宋明人經說往往借端發議，不獨此詩也。

正義引《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儀禮·燕禮》「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明天子諸侯皆內小臣與寺人別官。《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與寺人之官相近。彼「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者，非內小臣之官。「承琪案：傳云「內小臣」者，猶《文王世子》之「內豎」耳，不必以《周禮》官名相例。《左傳》晉有寺人孟張，成十七年。齊有寺人賈舉，襄二十五年。魯公果、公賁使寺人僚柎告公，昭二十五年。尤足爲寺人傳言之證。齊崔杼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襄二十七年。則大夫得有寺人，又可見諸家謂秦仲大夫不宜有寺人之非。又「寺」或作「侍」者，自由近侍通稱。顏師古

《匡謬正俗》謂「侍人」與「寺人」有別，亦非也。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傳：「又見其禮樂焉。」又者，對經「既」字言之。箋云：「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正義云：「《檀弓》稱工尹商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承珙案：《燕禮》「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此「並坐」猶云「皆坐」，非「並坐不橫肱」之「並」。《呂記》及戴氏《續記》謂「並坐」爲簡易相親，未有禮節之繁。何氏《古義》又云：「是伶工之輩與其儕侶並坐，以供鼓瑟之事，非君臣並坐。」此皆泥於「並」字之誤耳。

駟 驥

《序》云：「《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

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范氏《詩瀋》曰：「秦之爲大夫，始於仲，故上篇稱『君子』，其爲諸侯始於襄，故此篇稱『公』。」承珙案：陳氏《禮書》云：「《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然則前篇但言車馬、禮樂、侍御，祇爲大夫所有。此篇盛稱其田獵園囿，自是諸侯之事。《序》一以屬秦仲，一以屬襄公，當必有所受之矣。

「駟驥孔阜」，傳：「驥，驪。阜，大也。」案：傳云「驥，驪」，渾言之也。《魯頌》傳云：「純黑曰驪。」《說文》：「驪，馬深黑色。」「驥，馬赤黑色。」析言之也。《月令》「孟冬駕鐵驪」注云：「鐵驪色如鐵。」考《爾雅·釋畜》無「驥」，是「驥」本謂馬色，即因以爲馬名。如驪與黃亦皆馬色，而《詩》有「四驪」、「四黃」，

即用之爲馬名是已。又《說文》引《詩》「四驥孔阜」，今《詩》「四」作「駟」，段注云：「《詩》言「四牡」、「四騏」、「四駱」、「四黃」，皆作「四」，下一字皆馬名也。言「駟介」、「伐駟」，皆作「駟」，謂有所以加乎駟者。駟謂一乘也，故言馬四，則但謂之四。言施乎四馬者，乃謂之駟。」今《詩》作「駟驥」、「駟駟」，而《干旄》疏引《異義》及《公羊》隱元年疏、《說文》「驥」字下皆作「四」，不誤。

「奉時辰牡」，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群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正義曰：「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按，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驅時節之獸以待射。」此合傳箋釋之，其義已諦。王氏《經義述聞》謂：「虞人驅禽以待射，斷無

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辰」當讀爲「慎」。《周禮·大司農》注：「五歲爲慎。」是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碩」。馬元伯又引後鄭注《周禮》「慎」讀爲「麋」，及《吉日》「其祁孔有」：「祁」當作「麋」。麋，麋牝也。此「辰牡」當作「麋牡」，與「駟牝」句法相似。承珙案：《周禮》「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注謂「以罔搏所當田之獸」。是獸人亦能取獸，非但獻以供膳。但下文「舍拔則獲」言射禽之事，故箋以爲虞人驅禽，所以待射。《騶虞》傳云：「虞人翼五羆，以待公之發。」若泥於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則《騶虞》之虞人何以羆羆必五也。風人之詞不必膠執如此。古人田獵自有因時擇物之道，如春蒐，索取不孕者；夏苗，除害苗稼者，未嘗無所辨擇。驅時牡以待射，容當有之，無容疑於獵非一獸以駁傳義也。

「公曰左之」，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毛詩明辨錄》曰：「逐禽左者，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夫周人尚右，何以射獸必左乃爲中殺。蓋射必有傷，以實鼎俎，近於不虔。殺其左而右體俱整，仍是尚右之意。古之逐禽，射於車上，與今騎射不同。騎射，奔馬可以逐獸，故有順驅而殺者。車上射獸，亦必有步騎合圍驅獸逆來，然後左向射之能以中左。若車順驅，雖在獸左，人不能射其左也。公之有命使御左車者，非爲中殺。以獸逆車而來，必在車左，而去車遠者，矢不能貫獸，故命媚子微左以迎獸耳。」承珙案：此解極細。何休《公羊傳》注解第一殺，第二、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雖以死之遲速爲言，但考《儀禮·特牲》《少牢》，凡牲升鼎者皆用右胖，載俎者亦皆右體。《鄉飲》、《鄉射》用右體，與祭同。惟

《既夕》、《士虞》以凶禮反吉，乃用左胖。《士虞》記云：「升腊左胖。」「腊」爲田獸之肉。可見吉禮之腊，亦用右胖。射必中左，自以尚右之故。至驅禽待射者，即係驅逆之車，田僕掌之，虞人乘之。《吉日》傳云「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皆是。正義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此誤會箋語。箋云「從禽之左射之」者，謂當禽之左射之。若逐禽而出其左，轉不便於射矣。《車攻》正義亦云：「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亦誤。但獸之來未必定在車左，設出於車右而旋車向左，則相背。故「公曰左之」者，蓋獸自遠奔突而來，公命御者旋當其左以便於射耳。

「輶車鸞鑣」，傳：「輶，輕也。」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正義云：「《夏官·大馭》及《玉藻》、《經

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傳》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承珙案：《小雅·庭燎》「鸞聲將將」傳亦云：「將將，鸞鑣聲。」《異義》載《禮·戴》《詩》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爲兩解。今考劉昭注《續漢書·輿服志》載《白虎通義》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與《韓內傳》同。高誘注《呂覽》、薛綜注《東京賦》，皆與韓同。服虔注《左傳》，及《文選·思玄賦》舊注則與毛同。《左傳正義》云：「鸞和所在，舊說不同。然《考工記》

「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此疏主申毛義，其辨甚明。《說文·金部》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段注云：「四鑣八鑾，此破鸞在衡之說，專宗毛氏，是許晚年定論。」承珙又案：《輿服志》注引許慎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此主謂鸞在鑣，與《異義》兩存韓毛者不同，當亦造《說文》時定論也。《詩》言「八鸞」者四：《采芑》、《烝民》、《韓奕》、《烈祖》。《烝民》兩以「八鸞」與「四牡」對文，明係一馬二鸞，尤足爲在鑣曰鸞之證。

「載獫狁驕」，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游於北園

時所爲也。《稽古編》曰：「後儒謂以輶車載犬，其說始於《文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說，不可取信。《集傳》又引韓愈《畫記》爲據。後世事恐難以證古。嚴氏《詩緝》引《補傳》謂「歇驕」非犬名，以車載犬所以歇其驕逸。《爾雅》改「歇驕」從「犬」，以合毛氏耳。此尤謬妄。」惠氏《古義》曰：「《西京賦》『屬車之蓮，載獫狁獯』，甯得謂以副車載犬邪。蓋文似相連，而意不屬耳。」承珙案：《西京賦》「載獫狁獯」語本在將獵之前，正與《詩》箋謂北園調習說合。後儒謂田事已畢，游于北園，以車載犬，休其足力。夫田畢而游，事所恒有，但不必更載田犬以從耳。或疑先言田獵，後言調習，文義不順。李氏《集解》曰：「此如《定之方中》，上章既言建國之事，下章乃言相土地之初也。」

小 戎

《序》云：「《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姜氏《廣義》曰：「或以秦有天下二世而亡，因歸咎此詩。此不識時務者之言也。西戎殺秦仲，盡滅犬邱、大駱之族，夫且弑幽王、虜褒姒，周轍遂東。凡爲臣子不反戈而鬪，孰無是心。秦自莊襄以來，歷世不墮其志，殘山賸水以耕以牧，卒致富強。襄公奄有鎬京，通大國，其子文公盡有豐岐之地，至德公徙於雍，德公之子宣公、成公讓國以及穆公，遂霸西戎。其始盛，則由襄公也。蓋攘外所以安內，非威武無以爲功。《駟鐵》一篇，即《車攻》、《吉日》之旨也。《小戎》即《采薇》、《六月》之義也。特規模有廣狹，則王霸有異音，不可謂

周則是而秦則非。秦之失在有國以後，不在造邦以前也。」

「小戎，淺收」，傳：「小戎，兵車也。」箋云：「此群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惠氏《古義》曰：「案：《齊語》及《管子》云：『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韋昭曰：『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棟謂韋昭所據乃《司馬法》所云，《六月》詩所謂「元戎」也。七十二人爲大戎，五十人爲小戎，其周之制歟？「承珙案：《釋文》引王肅云「小戎，駕兩馬」者，然下二章並未別言車名，而曰「四牡」、曰「淺駟」，則王說非矣。《埤雅》謂首章「駕我騏驎」，故王言兩馬。不知首章之「五檠梁輶」，所以馭兩服也。「游環」二句，所以馭兩驂也。若止兩馬，則「游環脅驅」，何所用之？

傳：「淺，淺。收，軫也。」《虞東學詩》曰：「收謂之軫，戴東原謂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者。《考工記》注謂輿後橫木，蓋據一面言之。《詩》疏兼及前後，則其旁可知。陳祥道據注駁孔，非也。」阮氏《車制圖解》曰：「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謂之收。是說，戴侗《六書故》首明之。據《考工記》：「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軾崇三尺有三寸，加軾與輶焉，四尺也。」又曰：「輪人爲蓋，弓四尺，謂之庇軾。」又曰：「五分其軾間，以其一爲之軸圍。」使軾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方以象地」。且軾之兩旁木加于軸，故加軾與輶爲四尺。若輿後橫木，安得加輶軸之上乎？且庇軾、庇輿、庇軾皆指左右兩旁而言，非指輿後明矣。況《記》言「五分其軾間」，若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間」矣。康成于軾圍既謂「輿後橫

木」，于「加軫與轡」則又通謂之「輿」，未免自岐其說。蓋由不察「任正」、「衡任」之名，以任正爲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故獨以軫爲輿後橫木也。元案：《史記·天官書》曰：「軫爲車，主風。」《索隱》引宋均說：「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爲左右，轄車之象也。」此亦四面爲軫之明證。蓋軫，所以收衆材者，故又謂之收。《中庸》「振河海而不洩」注：「振，收也。」軫「振」音義同。《晏子春秋》「棧軫之車而牝馬」，即《小戎》義也。「承珙案：《考工記》又云：「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地，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此亦車兩旁爲軫之明證。《易·井》「收勿幕」《釋文》引陸績注云：「收，井幹也。」是井闌謂之收。收有遮闌之義，軫爲輿下四面材，亦有闌義，故亦謂之收歟？姚氏姬傳曰：「《記》云軫之方以象地，蓋軾六尺六寸。」

《記》曰三分車廣，以其一爲隊，蓋以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廣如軾，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爲收。毛公曰：「收，軾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軾矣，非謂軾名收也。「承珙謂此傳明是以「軾」訓「收」，姚說似非毛意。

「五檠梁輶」，傳：「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錄。」王氏《稗疏》曰：「傳言「束有歷錄」，則歷錄自爲一物。《集傳》云：「歷錄然，文章之貌。」增一「然」字，削一「有」字，文意遂成差異。古未聞以「歷錄」狀文章者，或因「歷錄」、「陸離」聲相近而附會耳。《說文》：「檠，車歷錄束交也。」束交者，束之互相交，如畫卦交作「乂」也。《廣雅》曰：「維車謂之麻鹿。」麻鹿，即歷錄也。許慎說「著絲於竿車」爲「維」。竿車者，紡車也。紡車相維之繩，上下轉相縈，則是歷錄者，紡車交縈之

名，而借以言車之繫也。輶之束有五，蓋輶體不可柄鑿，恐致脆折，故皆用束。其束之或金或革，未詳其制。而於束之上更以絲交繫，如紡車之左右交繫，務爲纏固，此之謂「歷錄」。何文章之有邪。」承珙案：王說是也。《廣雅》本《方言》：「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輶輶車。」《墨子·備高臨》篇說連弩車之法，亦云以磨鹿卷收。蓋皆圍繞纏束之名。《說文》「束交」字仍當作「交」爲是，《韻會》引「交」作「文」，恐誤。《革部》「輶」下云「曲輶輶縛」，讀若《論語》「鑽燧改火」之「鑽」。字或作「輶」。此即所謂五繫。鄭司農云「駟車之輶，率尺所一縛」，是也。然則梁輶以革縛之，又纏束以爲固，謂之歷錄。故毛云「束有歷錄」，「錄」當本作「錄」。《說文》：「錄，刻木錄錄也。」徐楚金《說文繫傳》：「錄錄，猶歷歷也。」許云「繫，車歷錄束交也」。許又云「輶，車軸束也」，「輶，

車衡上衣」。軸束謂之輶，衡衣謂之輶，與輶束謂之繫，其義一耳。《集傳》以「歷錄」爲「文章貌」，語本孔疏，漢儒無此解也。

「游環脅驅」，傳：「游環，靽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釋文》：「靽環，居靽反。本又作「靽」。沈云舊本皆作「靽」。靽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驂」當作「服」。《釋名》云：「在服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靽」。據《左傳釋文》無「有」字。居覺反，無取於靽也。」承珙案：「靽環」當從陸氏作「靽環」爲正。《說文》：「靽，當膺也。」鄭司農注《巾車》云：「纓，謂當胸。」當胸，即當膺也。《既夕》注云：「纓，今馬鞅。」《說文》：「鞅，頸靽也。」是靽、纓、鞅爲一物。蓋鞅壅服馬之頸，所以負輶而上繫于衡，其下則當服馬之胸，故謂之頸靽，又謂之當膺。

其上有環，可以貫驂馬之外轡，以禁其出。驂馬之首齊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左傳》定九年。王猛曰：「吾從子如驂之靳。」其環又謂之游環者，以其游動於服馬胸背之間，而能制驂馬之外出故也。正義云：「游環者，以環貫鞮，游在背上。」然游環所以貫轡，非以貫鞮也。轡以御馬，鞮以引車，非可混爲一事。傳又云「脅驅，慎駕具」者，《說文》：「駕，馬在軛中。」鞮，車駕具也。《國語》：「兩鞮將絕」，韋注以「鞮」爲「鞮」。考駕具所包者廣，原不止於鞮。但脅驅所以止驂馬之內人，而傳云「慎駕具」，則駕具當指駕中馬之具。蓋驂馬頸不當衡，若任其內人，恐傷駕具，故正義云：「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軛，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

「陰鞮鍔續」，傳：「陰，揜軌也。鞮，所

以引也。鍔，白金也。續，續鞮也。」箋云：「揜軌在軛前垂軛上。鍔續，白金飾續鞮之環。」戴氏《考工記圖》曰：「車旁曰轆，式前曰軌，皆揜輿板也。軌以揜式前，故漢人亦呼曰揜軌。《詩》謂之陰。式前揜板直曰軌，索呼之曰揜軌，如約轂革直曰軛，索呼之曰約軛。」阮氏《車制圖解》曰：「陰者，輿前式下板也。軌之爲物，蓋在輿前軛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軛身。軛與輿之力在後軛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軛則有軌以銜之，故左右轉戾不致敗折。此陰板掩乎軛前空處，下垂至軛上，並軌亦揜之使不見，故陰即名揜軌，且爲輿前容飾也。或直命揜軌爲軌者，誤矣。」程氏《通藝錄》曰：「軛侯起處正當前軛，自於前軛下與軛侯起處牙錯相嵌而函之。如是則範圍此軛全繫乎此，故謂此處爲軌，實非別有一物。軛圍尺一寸，軛圍

較大，相函不能齊平，正當輿前，不可無以飾之，此揜軌之所由設與。」承珙案：阮程二說是也。軌在輿下，陰在軾前，陰高於軌，是名揜軌。箋云「揜軌在軾前垂軌上」，所言祇有一面。正義謂「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

此軌」，則似車左右亦有陰板，恐非。至「陰軌」者，謂陰下之軌。正義謂軌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亦非也。《說文》：「軌，引軸也。」楊倞注《荀子》引《說文》：「軌，所以引軸者也。」《詩》傳不言「軸」，許云「軸」以著明之。哀二年《左傳》，郵

良曰：「我兩軌將絕，吾能止之。」正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夾轅，其頸負軛，兩驂在旁挽軌助之。《詩》所謂「陰軌鋈續」是也。」蓋軌從輿下而出於軌前，以繫於衡，其革不能如此之長，必須爲環以接續之，故曰「鋈續」。其後則繫於車軸，故《說文》以軌爲引軸。《廣雅》：「陰軌，伏兔也。」此語雖誤，

然伏兔本在軸上，正以軌繫於軸，故張揖致有此誤。若軌繫於陰板之上，陰板非挽輿得力之處，何以引車。《詩》以「陰軌」連言者，殆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軌之前，故曰「陰軌」耳。

王氏《稗疏》曰：「《廣雅》：「白銅謂之鋈。」鋈乃白銅之名，從無沃灌之義。以鋈飾續環，蓋即今之嵌銅事件，作者必鑿鐵作竅，而以鍊成銅片嵌入之。若以銅液傾沃，則生熟不相沾洽，其上之漫出者，施以錯鏤，必動搖而不固矣。《釋名》乃云：「鋈，沃也，冶白金以沃灌軌環也。」《集傳》惑於其說，更云「銷白銅沃灌其環」，又改劉熙「冶」字爲「銷」，則尤誤矣。世豈有已成之鐵，可用他金沃灌而得相黏合者哉？」承珙案：傳但云「鋈，白金也」，本不以爲沃灌。箋云「白金飾續軌之環」，又云「軌之轅以白金爲飾」，說者

遂以爲嵌銅，或又以爲鍍金塗銀之類。其實毛意鍍爲白金，「鍍續」者即以白金爲續鞞之環。鍍以釐軌者，以白金爲繫軌之釐。鍍鎔者，以白金爲矛下之鎔。疏泥於《爾雅》「白金無「鍍」名，遂誤以爲沃灌，勢不得不沿爲嵌銅塗銀之說。古人質樸，未必作此工巧。但鞞環等似非白金之柔者所宜，則正義云「金銀銅鐵總名爲金，此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是也。

「文茵暢鞞」，傳：「文茵，虎皮也。暢鞞，長鞞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虎』上脫『文』字。《爾雅》斥山文皮謂虎豹之皮，《說文》『彪，虎文彪也』，『彪，虎文也』，此皆虎皮爲文之證。傳不釋『茵』者，以人所易知也。許慎則云：茵，車中重席。」汪氏梧鳳曰：「《釋名》：『文茵，車中所坐也。』古者婦人及高年乘安車，餘皆立乘。竊謂大路越

席、大車簣、戎車文茵，皆車中之飾，非所以坐也。」承珙案：《續漢書·輿服志》云：「文虎伏軾。」則段云「虎」上有「文」字者爲是。至《大雅》「淺幪」，即以虎皮蒙軾，原不盡爲坐具。然成二年《左傳》云：「丑父寢於輶中。」又襄二十四年《傳》：「張骼、輔櫜皆踞轉而鼓琴。」服虔曰：「轉，軫也。」是兵車亦有可箕踞坐臥之處，固未必無茵以藉之耳。「暢鞞，長鞞」者，正義云：大車鞞長尺五寸，兵車鞞長三尺二寸。或謂大車鞞長謂徑二尺五寸，其圍一柯有半，是古算法徑一圍三也。兵車鞞長謂圍三尺二寸，依古算法則兵車鞞徑一尺六寸有奇，未可謂之長鞞也。柯長三尺，柏車鞞長一柯，是行山之車其鞞乃長耳。不知《考工記》明言以其長爲之圍，是鞞長即鞞圍也，何得以徑度爲鞞長？《司馬法》曰：「成方一里，出長鞞一乘。」即此所謂

「暢轂」也。《毛詩明辨錄》云：「車之廣僅六尺六寸，兩輪離車箱各七寸，故軌以八尺爲度。軸末出於轂外，以轄鈴之，是軸約長八尺五六寸足矣。轂之菑輻，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云輻外長一尺九寸，輻內長九寸五分，暢轂之軸勢必兩末各長尺許，出於軌外，統計軸長非一丈以外不可。然細考《車人》之制，未有直言轂長三尺二寸者，乃是漢儒以柯度，故知其爲三尺二寸耳。然恐無此暢法。」承珙又案：《考工記》云：「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桴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轂長。」^①則轂長之度，未可謂「經無明文」。至鄭注《考工》云「轂當入輿下七寸」，程氏《通藝錄》反覆考之，皆不能合。是轂限輿外，轂長者，軸亦當隨之而長。故《記》云：「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

之軸圍。」衡任者，軸也。軸圍一尺三寸五分之一，則所謂軸之長度但指橫輿下者言之，而出輿外至轂末之長度不見，殆以隨轂之長度故歟？程氏曰：「轂長，則軸當置輻處較轂短者而加長，故乘之而安。若三等之車，其軸之用力處均視徹廣以爲之度，則彼轂雖長，而軸力均限以八尺，何以能安？」故程氏疑「徹廣八尺」，鄭注不詳所出，恐難概定。因謂「經涂九軌」必爲三等之徹廣，分別由之無不合轍。其說自通。

「騏駼是中，駟驪是驂」，箋云：「赤身黑鬣曰駟。中，中服也。驂，兩駢也。」陸氏《埤雅》曰：「騏駼中駟，駟驪上駟，故服以騏駼，驂以駟驪。《淮南子》曰：「驂欲馳，服欲

① 「爲」下，阮校本《周禮注疏·考工記·輪人》有「之」字。

步。」何氏《古義》因之，謂：「此章之「騏駼」即上章之「騏驎」，乃《爾雅》之所謂「騏駼白駮」者也。蓋馬兼騏白色者，名之曰駮。特上章因其白之在足而題之以「驎」，此章則因其騏之在體而題之以「騏」耳。羅願云：「古者騏非所貴，故《淮南子》曰，旁光不升俎，騏駮不人牲。以其犂也。」用此附合《埤雅》之說。承珙案：此妄說也。《爾雅·釋畜》無單言「騏」者，有「騏馬白腹，驎」，「騏馬黃脊，驎」。則此詩單名「騏」者，自以箋「赤身黑鬣」之解爲正。箋本《魯頌·駒》傳。《說文》：「騏，赤身黑毛尾。」與傳箋略同。且「騏白，駮」與「左白，驎」，《爾雅》明列二名，何得牽合爲一？至駕車以服馬任重爲主，今車猶以轅馬爲貴。何得云服用中騏、驎用上騏？《列女傳》趙津女言：「湯伐夏，左騏牝驎，右騏牝驎；武王伐商，左騏牝驎，右騏牝黃。」此可見古人騏或用牝，若服

則必用牡，未聞服可劣于騏也。

「鑿以轅軾」，傳：「軾，騏內轡也。」箋云：「軾繫於軾前。」正義曰：「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騏馬欲入，則偏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軾者，納騏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轅也。」《大戴禮·盛德》篇「六官以爲轡，司會均人以爲軾」盧注：「軾在軾前，斂六轡之餘。《詩》曰：「鑿以轅軾。」王氏《稗疏》因此謂：「以轡比六官，則轡止於六而無八。以軾比司會之均人，則六轡皆納于軾中而非但二也。」故疑「騏馬有兩轡以左右使，而服馬僅一轡當項上，其左右旋也聽命於騏馬」耳。承珙案：此說非也。《說文》：「軾，騏馬內轡繫軾前者。」引《詩》「鑿以轅軾」。《荀子·正論篇》「三公奉軾持軾」楊注：「軾」

與「軌」同。軌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盧注《大戴》云「斂六轡之餘」，正指驂內二轡爲餘。若車止六轡，則但云「斂六轡」足矣，何必言其「餘」。不得據此爲四馬六轡之證也。

「淺駟孔群」，傳：「淺駟，四介馬也。」箋云：「淺，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釋文》引《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淺駟。」此與《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淺者同實」、「將徒人與淺者同實」二「淺」字相近。然《清人》明言「駟介」，成二年《左傳》鞏之戰，「齊侯不介馬而馳」本非兵家之常，此詩方言兵甲之備，豈反以不介爲詞？可知韓義之不如毛矣。

「允矛鏐鏐」，傳：「允，三隅矛也。」正義曰：「刃有三角，蓋相傳爲然也。」《書·顧命》疏引鄭注：「戮、瞿，蓋今三鋒矛。」三鋒即三隅，鋒謂棱也。「戮」「瞿」與「允」聲亦相

轉。《釋名·用器》《兵器》兩言「仇矛」。《兵器》篇云：「仇矛頭有三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其下即言夷矛云云。劉意蓋以仇矛當《考工記》之「酋矛」，亦即《毛詩》之「允矛」。案：「仇」「允」字固可通，如《國策》「允由」，《呂覽》、《韓非》、《史記》、《淮南》皆作「仇由」是已，而以爲頭有三叉，則與三隅不合。《曲禮》孔疏云：「矛如鉞而三廉。」是亦但謂其鋒作三棱形耳。

「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承珙案：「蒙」與「燾」同訓「覆」。《說文》「燾」从壽聲。《人部》：「儔，翳也。从人，壽聲。」《羽部》：「翳，翳也。从羽，設聲。」《支部》：「攷，从支，弓聲。」《周書》以爲討。此數字聲皆相近，然則傳訓「蒙」爲「討」者，猶訓「蒙」爲

「燾」。討羽者，猶言「燾羽」也。「蒙」亦有「雜」義。《易·雜卦傳》曰：「蒙雜而著。」「儔」「翳」等義亦可通於「雜」。《儀禮·鄉射》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注云：「此翹旌也。」糅者，雜也。又「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翹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注云：「今文『糅』爲『紹』。」據此知翹爲雜羽之名。「討」與「翹」聲相近，故箋申「討」爲「雜」，釋「討羽」爲「雜羽」也。

「竹閉緹縢」，傳：「閉，繼。緹，繩。縢，約也。」正義云：「《說文》：『繼，繫也。』謂置弓鞬裏案：當作「置鞬弓裏」，傳寫「弓鞬」誤倒。以繩繼之，因名鞬爲柅。」^①承珙案：鄭注《周禮·考工》引《詩》「竹鞬」，注《儀禮·既夕》記又引《詩》「竹柅」。《儀禮》經文作「柅」者，《說文》：「柅，櫜也。」「櫜，積竹杖。」蓋凡戈矛柄，皆積竹而謂之「柅」。弓檠殆亦積竹爲

之，故亦得名「柅」。《毛詩》作「閉」者，閉猶櫜也。《說文》：「櫜，一曰叢木。」《喪大記》「君殯櫜至於上」，注云：「櫜，猶菆也。」鄭意謂與《檀弓》「菆塗」義同也。左氏哀六年《傳》：「楚昭王卒于城父，子間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史記·楚世家》索隱曰：「閉塗」即「攢塗」也。「攢」與「櫜」同，是「閉」「柅」皆有「櫜」義。故《毛詩》作「閉」，《儀禮》作「柅」，其實一也。傳云「閉，繼」者，即訓「閉」爲「繼」，非謂以繩繼柅。《考工記》：「恒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恒角者，謂竟其角。達者，謂長於淵幹，若達於簫頭。如此，則其弓不利於引絃，送矢。其張之也，如弛弓之常用繼然，故曰譬如終繼。是《記》所謂繼者，即弓鞬也。鄭注云：「繼，

① 「柅」，阮校本《毛詩正義》作「繼」。

弓鞬。」此語不誤。又云：「角過淵接則送矢不疾，若見繼於鞬。」則似以「繼」爲「繫」。故《詩正義》云「繼爲繫名」。然於「滕約」義複矣。《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蓋繫者，藏弓定體之器。繫、繼同物，以其能持弓，謂之繫；以其能縛弓，謂之繼。繼又名閉，以竹爲之，故曰竹閉。「繼」字又作「柅」，《荀子·非相》「接人則用柅」，注云：「柅者，繫柅也，正弓弩之器也。」今人以「柅」爲「舟楫」之「楫」者，楫輔船舷如柅輔弓弩，猶榜所以輔弓弩而船舷亦謂之榜也。《角弓》正義以「繼」爲「緼滕」，亦泥於「繼繫」之解，誤與此同。緼，《說文》云：「織帶也。」段氏據《文選》注「帶」上補「成」字。帶亦繩之類耳。滕，《說文》云：「緼也。」《周書》「金滕」，鄭注云：「滕，束也。」是滕本約物之名，因而所以約者亦謂之滕。《魯頌》「朱英綠

滕」，傳云：「滕，繩也。」是也。

此詩之韻，首章當以江氏慎修所分爲是。《古韻標準》曰：「首三句「收」、「轉」、「驅」爲一韻，下則五人一去爲一韻。郝氏敬已有此說。《載馳》首章「驅」字祛尤反，則此處亦當音「邱」。舊誤以「驅」字連下爲韻，「驅」、「續」、「轂」、「擗」皆有去入二叶音，未安。顧氏亦誤以「驅」字連下，而轉「續」、「玉」、「屋」、「曲」皆爲平聲，尤誤。顧氏不知十虞韻有一支通十八尤、十九侯，而侯韻字皆轉入模，於是不得「驅」字之音。又不知人聲別有轉紐，意「屋」即爲「烏」之人聲，於是悉轉「續」、「玉」、「屋」、「曲」爲平以叶「驅」。此顧氏之蔽。」承珙案：「續」字自當從《釋文》「如字讀」。其引徐邈作辭屢反，似已欲叶上「驅」字，然不如江氏以「驅」韻「收」「轉」，下七句六韻去入通用爲正。段氏《音

均表《引》《東京賦》以「驅」、「燭」、「屬」爲韻，又謂《集韻·三燭》內有「鼻」字。孔氏《詩聲類》又引《詩》中「屋」「燭」二韻讀去聲者如《楚茨》之「具」、「奏」、「祿」，《角弓》之「木」、「附」、「屬」，《桑柔》之「谷」、「穀」、「垢」等爲證，不知此皆去入通用，古人原無四聲之別也。次章孔氏分首二句爲一韻。三四句「中」「驂」爲韻，「中」讀如「斟」，《易·比·象傳》「中」「禽」韻，《恒·象傳》「深」「中」韻可證。五、六、七、八句「合」、「軼」、「邑」爲韻。末二句轉韻，「期」「之」自爲韻。此所分是也。《七月》「冲」與「陰」韻，《蕩》「湛」與「終」韻，《雲漢》「臨」與「躬」韻。《古韻標準》曰：「『中』與『驂』韻，此方音稍轉，似陟林切。舊叶諸仍反，未的。顧氏謂『中』字不入韻，而轉下文『合』、『軼』、『邑』、『念』爲平聲以韻『驂』，不知『合』與『軼』、『邑』自爲韻，末二句『期』、『之』自爲

韻。顧氏蔽於入聲通轉平、上、去之說，其實，驂何能與「合」、「軼」、「邑」韻。末二句韻本分明，乃讀「念」字爲韻，誤甚。」三章亦首三句「群」、「錚」、「苑」爲韻，與首章同。「苑」本在二十阮，而與「群」「錚」韻，則轉入十八吻，猶《都人士》「我心苑結」之轉「蘊結」也。此平上爲韻也。下七句以「膺」、「弓」、「滕」、「興」、「音」五字一韻，亦與首章略同。江氏謂此以「蒸」「登」韻「侵」，如《大明》之「興」、「林」、「心」爲韻，從方音偶借。段氏曰：「凡古曾之爲瞢，興之爲廡，棚之爲窆，朋之爲鳳，戴勝亦爲戴鴛，仍叔亦爲任叔，皆蒸登與侵鹽添關通之證。」錢氏《潛孳堂答問》曰：「《小戎》三章末句不入韻，說古音者以爲雜用方音。案：『興』字固以虛膺切爲正音，然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興其器』注云：『興之言歆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皆

有「聲三」之文，而注一云「噫興」，一曰「噫歆」，是「興」與「歆」通。《大雅》「維」、「于」、「侯」、「興」與「林」、「心」爲韻，此亦以「興」與「音」爲韻也。「承珙謂此不獨「興」與「音」爲韻，《魯頌·閟宮》「乘」、「滕」、「弓」、「增」、「膺」、「懲」、「承」與「綬」爲韻，《說文》「雁」从「疇」省聲，「膺」从雁聲，故《小戎》「膺」、「弓」、「滕」、「興」皆與「音」爲韻也。

蒹 葭

《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案：首《序》但云「刺襄」，而其下乃有「用周禮」之說，自必有所受之。毛傳最簡，此首章傳云：「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如此委曲發明《序》意，亦足見《序》在傳前，未可謂毛公未見《詩序》也。趙氏文哲曰：「《詩

序辨說》謂此詩不詳所謂，而斥《序》之鑿。於是後之說《詩》者如朱氏公遷、朱氏善、黃氏佐、唐氏順之，或以爲朋友相念之辭，或以爲賢人肥遯之作，都無確指。」試思作《序》者如果鑿空妄說，則必依附詩詞，若近世僞爲申公詩者，謂此乃秦之君子隱於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於以欺天下萬世，豈不易易？必不憑虛而創一襄公「不用周禮」之說，與詩詞絕不相比附，以自納敗闕也。是可知其必遠有傳授矣。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正義云：「毛以爲所謂維是得入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入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此用王肅說申毛，非毛意也。《小雅·白駒》「所謂伊

人」與此正同，毛不復訓「伊」字，自以已見此篇。然其上文傳云：「宣王之時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毛意「伊人」即指賢人可知。彼箋亦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蓋所以申毛意也。此「伊人」，毛訓「維」者，《大雅》「無競維人」，彼箋云：「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是「維人」與「伊人」皆指賢人。此箋破「伊」爲「繫」，轉「繫」爲「是」，雖不以爲語辭，然其以「人」爲「賢人」，亦所以申毛，非與毛異也。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傳：「逆流而上曰溯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傳：「順流而涉曰溯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案：傳言「逆禮則莫能以至」，是本以經文「道」爲道路。下文云「順禮求濟」，此從定本作「求」，正義本作「未濟」。道來迎

之」，此「道」即指「道阻」之「道」，謂順禮則其道路漸移而近，由一方而至中央。蓋此岸對彼岸爲遠，至中央則較近矣。是雖人往覘道，實不啻道來迎人耳。因其文義古奧，猝難通曉，自王肅誤認傳中「道」字爲「理道」，《呂記》因之，以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古人文詞質實，斷無以人爲理者。且此詩不過言逆禮則遠而難，順禮則近而易，雖求道求賢理本一貫，然經云「伊人」、云「道阻」，自當爲求賢之路，不得泛以「理道」言也。

傳箋以「溯洄」二句爲逆禮則難而遠，「溯游」二句爲順禮則易而近，按之經文最爲脗合。歐陽《本義》乃以「伊人」指襄公，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嚴《緝》從之，謂「逆流則道阻且長，喻

襄公僻處一隅，狃於功利，以道爲遠而難致，必不能勉強行之。順流則惟在水中，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終於夷狄而已」。此無論「伊人」非斥君之詞，且經上云「在」，下云「宛在」，明是冀幸之意，而以爲不足之詞，亦於語氣不合。戴氏《續詩記》則謂「在水一方言其邇，溯洄、溯游，皆逆也。在水際則可從，在水中如何可從」。何氏《古義》又謂：「狃于功利，必無見伊人之理。初言在水中央，或猶可以縱一葦凌茫然而改途以求至焉。過此溯游不已，則登岸何從。將有小於沚之坻爲之礙矣，又有大於坻之沚爲之礙矣。」此皆各逞臆說，以求勝於傳箋，試尋繹經文而可以知其未有當矣。

「在水之湄」，傳：「湄，水隰也。」《小雅·巧言》「居河之麋」，傳云：「水草交謂之麋。」此用《爾雅》文，以「麋」爲「湄」之假借。

也。《說文》、《釋名》「湄」義皆同《爾雅》，此傳獨以「湄」爲「水隰」者，案：《說文》：「隰，崖也。」「崖，高邊也。」下文「道阻且躋」，「躋」爲「升」義，故此以「水隰」見其高意。若從「水草交」之訓，則近於言平，故不用《爾雅》。傳義之精如此。

「宛在水中坻」，傳：「坻，小渚也。」段氏《詩經小學》曰：「『小渚』當作『小沚』，乃與《爾雅》合。『坻』『沚』同訓，不可通，聲之誤也。《說文》「坻，小渚也」，引《詩》「宛在水中坻」，「渚」亦「沚」之誤。」承琪案：上文「湄」爲水隰，故言「且躋」。箋云：「言其難至如升阪。」坻爲水中小沚，對上「且躋」言之。《甫田》箋雖云坻爲水中高地，不過高於水耳，較之水湄則易升矣。

「在水之涘」，傳：「涘，厓也。」案：《說文》：「涘，水厓也。」「厓，山邊也。」蓋山邊、

水邊皆得名「厓」。《王風·葛藟》傳亦云：

「涘，厓也。」《魏風·伐檀》傳云：「濬，厓也。」《葛藟》傳又云：「濬，水隈也。」段氏懋堂云：「《爾雅》：厓，夷上洒下，濬。夷上謂上平，洒下謂側水邊者斗峭。」蓋平者曰厓，高起者曰隈。承珙謂「厓」乃總名，「濬」是厓之別名。《葛藟》以「涘」與「濬」分言，故傳別「涘」爲「厓」、「濬」爲「水隈」。《伐檀》經但言「濬」，故「濬」亦訓「厓」，皆對別散通之例。此傳以上章「湄」爲「水隈」，與「濬」同訓，則此章「涘，厓也」者，殆亦指其平者歟？

「道阻且右」，傳：「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曰：「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涘」「汜」爲韻。」承珙案：此言「且右」者，疑亦有逆順之意，謂右逆而左順也。故禮皆袒左，請罪乃袒右。吉禮交相左，喪禮交相右，亦其義也。此言「道

阻且右」，亦謂逆禮則莫能以濟。下文「宛在水中汜」，則言順禮而求，乃不在右而在左矣。何以明之？傳云：「小渚曰汜。」《釋名》：「水出其右曰汜邱。汜，止也，西方義氣有所制止也。」然則小渚曰汜，或亦因水出其右而名。夫水出其右，則汜已在左。此雖云「水中之汜」，然已自右而左矣，亦即所謂道來迎之者，故此章以「汜」與「右」相承爲義，不當但謂其取韻也。

沈氏清瑞《韓詩故》曰：「《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歸雁映蘭詩」，李善注引《韓詩章句》「大渚曰詩」以證之。俗本改詩中「詩」作「時」，改注中所引作「汜」。考第二十二卷謝叔源《游西池詩》「褰裳順蘭汜」注引潘安仁詩「歸雁映蘭詩」，「汜」與「詩」同，據此知潘詩實作「詩」也。詩既作「詩」，則注亦作「詩」矣。若仍作「汜」字，是與毛同，李善

何不徑引《毛詩》證乎？《穆天子傳》曰「飲于枝詩之中」，郭璞注：「水岐成詩。詩，小渚也，音沚。」即此。學者罕見「詩」字，但知據今改古，並及潘詩。王氏《詩考》引亦未及校正其誤，世不復知《韓詩》有「詩」字矣。「承琪案：沈校是也。郭注《穆天子傳》云「詩」即「沚」，《爾雅·釋文》亦云「沚」本作「詩」，然果「詩」「沚」同字，則薛君所引亦《爾雅》文，不應「大渚」、「小渚」與毛相反若是。考《說文》：「詩，水暫溢且止，未減也。」此義雖不見他書，要可識「詩」非即「沚」字。薛君或別有所據，故與毛迥異歟？

終 南

《序》云：「《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案：詩文似美非戒，而《序》言戒

者，蓋於頌美之中寓有規戒之意耳。毛於首章傳云：「宜以戒不宜也。」毛雖不注《序》，然此等傳文似皆爲《序》而發，不然，經文並無「宜」字，傳語何從而來。但傳箋止於兩章首二句起興語略見戒意，以下則皆頌美之詞，觀「其君也哉」箋云「儀貌尊嚴也」可見。《韓詩外傳》云：「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宜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此與箋意略同。嚴《緝》乃謂「其者，將然之詞。哉者，疑而未定之詞」。恐非詩旨。至「壽考不忘」，與《小雅·蓼蕭》句同。後儒於此語或謂戒襄公無忘周賜，范氏《補傳》。或謂願襄公不忘其初，戴氏《續詩記》。惟李氏《集解》云：「言衣服佩玉之美如此，宜其有人君之道，至於壽考，而民不忘也。」此說與《蓼蕭》正義云「四海稱頌之不忘」同，當爲正解。《中論·爵祿》篇曰：「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

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此亦足證《序》「受顯服」而「大夫美之」之說。

「終南何有」，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蓋大壹山爲終南主峰，故班《志》注於武功下。《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則不專指武功可知。蓋終南西起秦隴，東徹藍田，縣亘至廣。平王以岐西之地賜襄。岐周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該岐西、北。歐陽《本義》駁《蒹葭序》箋，據《史記》言終襄之世，不能取岐豐。李黃《集解》亦疑此《詩序》與《史記》相戾。不知岐之東

西皆有終南，不必定至岐東之地。朱子謂襄公雖未能遽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史記》載平王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故秦襄公塚中鼎銘曰：「天王遷洛，岐豐錫公。」見《通鑑前編》。其言正與《詩序》相應。此大夫美其君能取周地，始爲諸侯，首舉周之名山，舍終南將何所舉。不必泥於襄地之未至終南。且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是則襄公救周之後，受服西歸，道經終南，大夫因以起興，亦未爲不可也。

「有條有梅」，傳：「條，栢。」何氏《古義》曰：「《爾雅》：「栢，山榎。」又云：「栢，條。」是則條自名栢，無緣以栢爲條。」段氏《詩小學》謂毛傳「條，栢」與《爾雅》「栢，條」異。此皆不知傳非訓「條」爲「栢」，蓋以「栢」爲「條」

之假借字也。馬元伯曰《爾雅》「柚，條」即「栳，條」之異文，故傳知「條」即爲「栳」。以《說文》引《詩》「右抽」作「右栳」，證「由」「舀」古字通用，且斥郭注以「柚，條」爲「橘，柚」之非。承琪案：郭景純「柚，條」之注原本《說文》，不誤。毛以「條」爲「栳」借，必知非「柚條」之「條」者，自以橘柚非終南所宜耳。古字攸聲、舀聲同音假借，《論語》「滔滔」者，鄭本作「悠悠」，是其證例。正義引孫炎注《爾雅》於「栳，山榲」下引《詩》「有條有梅」，可謂深通毛義矣。

「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楊之。」案：「采色」，正義作「采衣」爲是。據傳文，則錦衣加於狐裘之上，即是在朝禮服。箋引《玉藻》「錦衣以楊之」者，錦衣即是楊衣，其上更無他服。正義引《玉藻》注，謂君

衣白毛之裘，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楊，此鄭氏注《禮》之說。凡袒而有衣曰楊。謂楊衣之外更有上服，如皮弁祭服之等，此在經文並未明言。且傳以「錦衣」爲「采衣」，而《玉藻》注云「素錦」，已屬不合。又引《詩》「衣錦褻衣」明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有皮弁服，不知衣錦褻衣，婦人之服，非以楊裘，不當引以爲證。皮弁服白布之衣，古人不以帛裏布，而謂可以錦裏布乎。然則古人裘外止一禮服，楊襲之說當以《五禮通考》蔡氏德晉之辨爲允。至傳以狐裘爲朝廷之服，正義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引《曾子問》以證。「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故視朔受聘服麕裘。」此雖臆度，義或近之。陳氏《禮書》乃以狐白裘爲人君燕服，云：「《終南》之詩，始之以「錦衣狐裘」，終之以「黻衣繡裳」，蓋先言燕服而

繼之以祭服也。」案：下文「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方言儀貌尊嚴，而獨舉其燕服，有是理乎？且先燕服而後祭服，又何義也？馮氏《名物疏》云：「古人之裘最重狐白。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之難得可知。故天子以爲朝服，諸侯以爲賜服。凡在朝，君臣同服，惟卿大夫得衣之。又別其裼衣：天子諸侯以錦，卿大夫以素，蓋禮服之重者也。陳氏以爲燕服，戾矣。」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校勘記》云：「正義曰，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是正義本此傳當無『平』字，故下文云『因解傳『畢道如堂』』。」段氏《詩小學》曰：「定本非也。此自兩崖言之，故《爾雅》云：畢，堂牆。若云『平如堂』，則自道言之

矣。」又箋「畢也、堂也」，段云：「『畢也』當作『基也』。正義云：今箋唯云『畢也、堂也』，祇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云云，是正義本已誤，遂爲之遷就其說耳。」承珙案：「畢」與「邊」雙聲。《大戴禮·保傅》篇注「坐不邊蹕」，《列女傳》作「坐不邊，立不蹕」。「蹕」與「畢」同，是「畢」即「邊」也。故箋以「畢」爲終南山道名，邊如堂之牆然。焦里堂曰：「《爾雅》：畢，堂牆，謂『畢』爲堂之牆，『堂』爲畢中間之道。中間道平如堂，兩畔崖高如牆。毛云『畢道平如堂』，據其平處解經之『堂』也。箋因傳言『畢』，故用《爾雅》解『畢』爲兩邊之如牆，互相發明，兩無不足。堂本平，定本作『平如堂』，正義云『畢道如堂』，有『平』字與否，一也。」《元和郡縣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詩》注云：『畢，終南之道名也。』《書》云：『周公薨，成王葬于畢。』是也。」

「黻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正義云：「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陳氏《禮書》云，《爾雅》「衰，黻也」，舉其章之末者，則餘章著矣。何氏《古義》曰：「九章盡于黻，故以黻該之。」黻衣繡裳」猶言此有黻之衣，其繡之則在裳也。」承珙案：傳但引《考工記》「黑與青謂之黻」，是本不以此「黻衣」爲九章之「黻」。鄭注《考工記》云文、章、黼、黻、繡五者，言刺繡采所用也。故《爾雅》「黼黻，彰也」，謂黼黻者，文章之事，原非十二章之「黼黻」。又云「衰，黻也」，則直訓「衰」爲「黻」，是「黻衣」猶言「衰衣」。《論語》「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猶言「衰冕」，故鄭注云：「黻，祭服之衣也。」《詩》「黻衣」與「繡裳」對言，必非謂刺裳之「黻」。傳但引《續人》而不言章次，可謂善於解經。

諸家泥於九章之次，必謂舉在裳之黻以該衣，誤矣。

黃 鳥

《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案：《左傳》以三良之死，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且以「死而棄民」專責穆公。《序》說皆與之合。正義云：「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此說未允。此非末減康公，自以康公之罪不待言耳。《史記·蒙恬傳》曰：「昔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此亦但以三良之死歸咎穆公。《漢書·叙傳》：「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人從死，言今田橫不要而有從者，故曰過之。」即此可見三良之死，由于逼迫而

然，初非願以身殉也。自匡衡云「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注：「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衡學《齊詩》者，此或《齊詩》之說。楊雄《法言》遂責三良，復言「而不近於義，安得爲信其後」。李德裕謂三良之死殉榮樂，非殉仁義，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焉得爲「百夫之特」？東坡《和陶詩》即用此說。是且以詩言爲偵矣。今考《左傳》及《詩序》於三良則哀之，於穆公則刺之，其爲穆公之要以死而非三子之樂從可知。況經云「殲我良人」，云「如可贖兮」，足見其殉有甚不得已者，若果許公以死，何得云「殲我」，又何必云「可贖」乎？

「交交黃鳥，止于棘」，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①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興者，喻穆公使臣從

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虞東學詩》曰：「黃鳥止棘，毛鄭以爲得所。龜山駁之，謂與出谷遷喬者異，其說然也。夫枳棘之棲，昔人所歎，以爲得所，可乎？蓋以黃鳥之失所止，興三良之不得其死也。」承瑛案：此亦誤以黃鳥爲黃鶯，故謂止棘爲失所，而不知《詩》凡「黃鳥」皆即今之黃雀，鳥之至小者。故此傳云：「交交，小貌。」《小雅》傳云：「緜蠻，小鳥貌。」小鳥性宜叢木，故棘、桑、楚皆爲得所。《禮記·大學》引《詩》「緜蠻黃鳥，止于邱隅」，注云：「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疏云：「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蓊蔚。」棘與楚亦所謂草木蓊蔚者，故知傳箋「得所」之興爲正。戴氏《續詩記》曰：「宋劉景素在藩，有鵲集于承塵上飛鳴

①「得」下，阮校本《毛詩正義》有「其」字。

相迫。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於風煙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詩人覩物而有感，亦此意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惴惴，懼也。」箋云：「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焦里堂曰：「箋謂三良自殺從死，故以『惴惴』爲秦人臨視其壙者爲之悼慄。然《序》稱穆公以人從死，則殺三良者乃穆公。毛訓『惴惴』爲『懼』，自謂三良。若秦人臨三良之壙，止宜哀不必懼。誠是三人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欲百身以贖之。《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得東征。秦蒙毅對使臣云：『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三子非自殺，審矣。王仲宣、曹子建均有詩，曹以『臨穴』爲登三良墓之人，王則以『臨穴呼天』爲三子之

妻子兄弟，皆從箋而推之耳。」承琪案：《序》下箋云三良「自殺以從死」，故不得不以臨穴惴惴爲他人。然於章首取興之意又云黃鳥止棘求安，「喻臣之事君亦然」，則又與三良自殺之旨不甚相合。故不如從《左傳》、《詩序》，以《黃鳥》爲秦之殺三良，而「惴惴」即爲三良之臨穴悼慄也。

晨風

「𪗇彼晨風」，傳：「𪗇，疾飛貌。晨風，鷦也。」案：此「𪗇」與「𪗇彼飛隼」同，《韓詩外傳》作「鷦」，乃古字通用，如「回通」作「回𪗇」，《釋文》引《韓詩》。「滴水」作「沅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之類。故「鷦」亦訓「疾」，《海賦》「鷦如驚鳧之失侶」是也。晨，依字當爲「鷦」。《說文·鳥部》：「鷦，鷦風也。」又《羽部》：「翰，一名鷦風。」《毛詩》作「晨」，古文

假借耳。戴侗《六書故》云：「晨風，朝風也，猶云朝雲夜雨。歟，言風之汎也。風汎而林木披靡，故曰『鬱彼北林』。若晨風爲鷦，則當言集彼北林，不得言『鬱』。」陳氏大章《詩名物集覽》云：「《古詩》：『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翔。』曹丕詩：『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若非鷦，何以言『鳥』言『翼』，何以與蟋蟀並稱乎？」姚氏《識名解》曰：「李陵詩：『願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此『晨風』亦指鷦言。發，如宋玉言『鯢魚朝發』之『發』。以鷦飛急疾，故云願因晨風之發託賤軀以相隨耳，不得以晨風爲朝風也。」承珙案：《易林·小畜》之革《云》「晨風之翰」，又《豫之咸》云：「晨風文翰，隨時就溫。雄雌相和，不憂危殆。」亦足爲鳥名之證。

「鬱彼北林」，傳：「鬱，積也。」案：鄭司

農注《周禮·函人》：「窓」讀爲「宛彼北林」之「宛」，此蓋三家詩有作「宛」者。但今《韓詩外傳》及《說苑》引《詩》仍作「鬱」。此作「宛」，未知於三家何屬。《說文》：「宛，屈艸自覆也。」「鬱，木叢生者。」古「宛」「鬱」字通。毛作「鬱」者，正字。三家作「宛」，借字耳。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傳：「今則忘之矣。」傳文兩「之」字相承，明指賢者而言，「思」謂穆公思之，「忘」謂康公忘之。箋以「憂心」爲思賢，與傳同。至「忘我實多」，則謂「假穆公之意責康公之忘己」，此泥於《序》文「忘」字之故。其實《序》言「忘穆公之業」，乃作詩大旨，非即指詩中「忘」字也。箋釋經「忘」字，本與傳異，正義強以鄭說述毛，殊失毛旨。《韓詩外傳》云：魏文侯封大子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趙倉唐爲大子使

於文侯，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鴉彼晨風」云云至「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此句依《文選》注引。於是文侯大悅。《說苑·奉使》篇略同。據此，必此詩爲君忘其臣，故倉唐引以爲諷。王褒《四子講德論》云：「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若如箋說，以爲子之忘父，而乃誦之以諷文侯之忘其子，雖曰斷章，亦言之不順矣。程《傳》、《呂記》、嚴《緝》皆從毛義，是也。

「隰有六駁」，傳：「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疏》以駁爲梓榆，據下章「山有苞棣，隰有樹檟」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近人又據《爾雅》之「駁，赤李」，及「昞九葉」樊光本「昞」作「駁」者，以易陸《疏》之「駁馬」，總由泥於櫟木與駁獸之不類耳。段氏《詩小

學》曰：「案，《鵲巢》『旨苕』、『璧』、『旨鷓』之等，不必『駁』與『櫟』不爲類也。」承珙案：《詩》中言「山有」、「隰有」者，固多舉草木爲言，然風人之興亦未可盡拘。其在一章者，如《召南》之「林有樸檉」、「野有死鹿」，據毛義似二文對舉，與他詩言「山有」、「隰有」者略同。其在兩章者，《終南》首章「條」「梅」，次章乃言「紀」「堂」。不必以「苞棣」、「樹檟」皆木爲疑。至傳不解「六」字，正義引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恐未必然。「六」字當爲「犖」之聲借，「六駁」即「犖駁」，疊韻爲名。犖駁者，言其文采。李尤《平樂觀賦》「禽鹿六駁，白鳥朱首」，亦是狀其毛色。此獸因狀得名，故《廣韻》直云「六駁，獸名。」《易林·无妄之觀》云：「三羖六牂，相隨俱行。迷入空澤，循谷直北。經涉六駁，爲所傷賊。」《吳都賦》「騫六駁」，劉淵林注即引此

詩。《一切經音義》九云，魏初三年，六駁再見於野，亦引此詩。《北史·張華原傳》：「爲兗州刺史。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駁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此皆以六駁爲獸名，豈得謂諸言六駁者皆以所見有六而云然歟？

「隰有樹檉」，傳：「檉，赤羅也。」《說文》作：「檉，羅也。」《爾雅》云：「檉，蘿。」字亦當作「羅」。《詩正義》引《爾雅》「檉，赤羅」，多「赤」字，邵氏以爲連引舊注之文耳。何氏《古義》曰：樹檉，謂成樹之檉。姚氏《識名解》曰：「此但增字成文，以「樹」字代上「苞」字，順言之則檉樹耳。《鶴鳴》詩「爰有樹檀」，文亦同此。」承珙案：姚說是也。

無衣

《序》云：「《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

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案：此詩自宋以來，諸家異議紛紜。金氏

《前編》、何氏《古義》以爲秦莊公時，許氏《名物鈔》、季氏《解頤》則以爲襄公時，惠氏《詩說》、《陸堂詩學》又以爲穆公時。此皆泥詩中「王于興師」一語，以爲衰周之世，列國無有奉王命征伐者耳。不知莊公、襄公之奉王命伐西戎，皆以敵王所愾。穆公會晉納王，事見《史記》，亦勤王之事，皆可美而何以云刺。觀「王于興師」傳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可見此經「王」字乃思古之詞，所以刺康公非王法而興師。故蘇《傳》、《呂解》^①、嚴《緝》皆以爲陳古刺今之作，可謂善讀毛傳者。或謂定四年《左傳》秦哀公爲申包胥賦《無衣》，似非刺用兵者。然哀公

①「呂解」，《續經解》本作「呂記」。

之賦，祇取「與子同仇」之意，不關本詩之美刺，乃王氏《稗疏》即以爲秦哀公時詩。夫《三百篇》豈有下至東周百年以後者乎？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傳：「興也。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正義曰：「傳既以此爲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承琪案：毛以上二句爲興者，謂以「同袍」興「同仇」耳，不必定以朋友興君上也。王肅云云，恐非毛意。至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欲。」考《唐風》「豈曰無衣六兮」，彼文正與此同。「豈曰無衣」者，言有衣也。彼非無衣，但以

請命爲重，猶之此亦非無衣，但以同袍爲親耳。故以經證經，足知箋說之不合。

「與子同仇」，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毛鄭於詩「仇」字，義皆各異。此傳以「仇」爲「匹」者，蓋謂同仇即同伍。首章「同仇」，謂聯爲軍伍。次章「與子偕作」，傳云：「作，起也。」「作」如「田與追胥竭作」之「作」，謂振起師旅。末章「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此則結隊前行也。三章詞意相承，軍興次第如此。箋以「仇」爲「讎怨」之「讎」，《吳越春秋》引《詩》亦作「讎」，義自可通，但與下二章「偕作」、「偕行」語意不相類耳。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汙垢。」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箋『澤』作『澤』。案：『澤』字是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澤也。鄭：褻

衣也。《說文》作「釋」，云：「綺也。」可作毛鄭異義而經字則同之證。正義云故易傳作「釋」，乃依鄭義易字以曉人，非謂經傳字作「澤」，箋字作「釋」也。相臺本依之改箋者，誤。」承珙案：《校勘記》謂箋字亦當作「澤」，是也。《釋文》所據箋本自作「澤」。正義則云易傳爲「釋」，是孔所見箋本與陸不同。《周禮·玉府》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釋之屬。」賈疏引《詩》「與子同釋」，則並經字亦改爲「釋」矣。然箋不云「澤」當爲「釋」，《說文》「釋」下不引《詩》，可知許鄭皆未嘗以「澤」爲「釋」也。李黃《集解》、《呂記》、嚴《緝》引箋皆作「澤」，不作「釋」，知宋時本尚多未誤者。傳云「澤，潤澤也」，蓋本以澤爲衣名，其曰「潤澤」者，猶《釋名》云「汗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傳文簡質耳。箋云「澤，褻衣近汗垢」，正申傳「潤澤」之意。《校勘記》以爲毛鄭字同而

義異，亦非也。汪起潛曰：「箋云「近汗垢」，其解「澤」，與《曲禮》「共飯不澤手」之「澤」同。」

渭陽

《序》云：「《渭陽》，康公念母也。」案：詩皆送舅之辭，而《序》云念母，則以經文「悠悠我思」一語斷之。送舅而有深長之思，非念母乎？《序》每求作詩之意於言外，所以不可廢也。《後漢書·馬援傳》：「建初八年有司奏防兄弟，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謂馬光，封許陽侯。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北齊書》：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末，「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歔歔。」此皆見舅思母之意。《序》下云：「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

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念母之不見」謂母已前卒，不可復見，故繼之云：「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正義以「不見」爲「不見文公之反國」，則與下二句文意不貫矣。

《列女傳》云：「穆姬賢而有義。死後，其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瑩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君子曰：慈母生孝子。」何氏《古義》曰：「孔疏以『即位』爲康公即位。案：《左傳》重耳卒後七年，康始即位，無緣此時復述其事而著之詩。詳味《序》意，或祇謂重耳返國即位後，而康公思之耳。如此則與《列女傳》所記猶相仿佛。孔疏誤也。」承珙案：戴氏《續詩記》亦疑「即位」爲晉文復國，其說已開何氏之先。姜氏《廣義》又云：「秦穆濟河焚舟，晉師不出，取王官及郊，封穀尸而還，

遂霸西戎，志得意滿。康公即位，秦晉交絕，迴思母氏劬勞，欲報無由，而當年送舅歸國宛如昨日，故從此抒寫其情。其後趙盾有立雍之請，而多與徒衛，未嘗非此悠悠之思爲之激發也。」此則斷以爲康公即位後所作，亦自可通。總之，令狐之役，曲不在秦。《呂記》、嚴《緝》皆引張南軒之說，謂康公怨欲害乎良心，故說《詩》者疑其即位後，無復因舅思母之意。惟朱氏道行曰：「讀《渭陽》，便見晉伯中原，皆西秦羽翼。《春秋》於秦晉交戰，每主晉客秦，多抑揚焉，即錄《詩·渭陽》之意。」此論尤爲平允。

權 輿

《序》云：「《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姜氏《廣義》曰：「謝疊山責詩人禮貌衰而不去，而說者

因視爲「彈鋏無魚」之類，不知居食但指一節。不忍斥言其大者，而但責其奉養之小者，亦忠厚之意歟！且爲穆公舊臣，與君共休戚，諫不行，言不聽，禮意漸衰而後翻然決去之，乃知從前惓惓君國之意，正未忍遽絕也。」承琪案：姜說是也。後儒好爲議論，而多失其實。如以《無衣》爲秦民强悍、樂於戰鬪者平居相謂；以《權輿》爲游士食客之所爲。試思果如其說，亦復何關勸懲，而國史編之人樂、聖人錄之爲經乎？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王肅述毛，以「夏屋」爲所居之屋。孔疏申鄭，以全詩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故知爲禮物大具。至以「夏屋」爲大俎，其說出於元人陰幼達。而楊升菴《丹鉛錄》引《禮記》「周

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頌》之「大房」。惠氏《詩說》、戴氏《考正》皆用之。何氏《古義》則歷引《檀弓》「見若覆夏屋者」、《楚辭·大招》「夏屋廣大」、崔駰《七依》「夏屋渠渠」、此據正義。《文選》注引《七依》作「遽遽」。《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以證古人言夏屋即爲大屋。楊說雖辨，然不敢信。承琪案：毛於「屋」字無傳，自以屋室常語，不煩故訓。王肅所述當得毛旨。惟鄭箋「大具」之訓，似於經文更合。蓋「大具」對下章「每食四簋」言之，彼謂常日授粢，此謂有時盛設。故上章繼之以「無餘」，下章繼之以「不飽」，謂待賢之意寢薄，雖禮食不足爲大烹，至常食則鮮可以飽矣。夏，大。屋，具。既有《爾雅》正訓，不必援「房俎」、「大房」以爲證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

稻、梁。」孔疏申毛，引《公食大夫禮》注及《秋官·掌客》注皆簋盛稻梁、簋盛黍稷，而云「四簋，黍、稷、稻、梁者，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梁，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梁。公食大夫

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梁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梁在簋」。承琪案：鄭注二禮分簋爲黍稷器、簋爲稻梁器，此對文則別之例。統言之，則簋亦可盛稻梁，如《玉藻》朔月「四簋」注云「日食稻梁各一簋而已」，疏即引此詩爲簋盛稻梁之證。馮氏《名物疏》云：「以諸侯朔月少牢四簋推之，則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梁、麥、苽各一簋盛，則陳八簋更加以稻、梁。此章「四簋」、《伐木》「八簋」，皆以天子、諸侯朔月之盛食，禮賢者及諸舅也。」承琪謂《小雅》「陳饋八簋」，箋但云「陳其黍稷」，不及稻梁，蓋自用

其《禮》注分別之例。此則仍傳不易者，鄭知毛意言簋可以該簠。如《說文》「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則又以黍稷該稻梁，亦由統舉則然耳。

毛詩後箋卷十一終

毛詩後箋卷十二

涇 胡承珙

陳

宛 邱

《序》云：「《宛邱》，刺幽公也。」正義曰：「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承珙案：《序》刺幽公，而傳以經文「子」字斥大夫，後儒因疑毛公不見《詩序》。然詩中就事指陳，而《序》則推求原本者，往往有之。如此及《東門之枌》

皆言士大夫之淫荒，而實幽公風化之所行。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未可謂傳與《序》異。《集傳》以「子」爲泛指游蕩之人，則擊鼓舞羽至于「無冬無夏」，似非閭巷細民之所爲。且《爾雅》「陳有宛邱」，《水經注》「宛邱在陳城南道東」，《括地志》以宛邱縣在陳城中，即古陳國。考《說文》云：「陳，宛邱也，舜後媯滿之所封。」則宛邱爲陳國都可知。劉氏克《詩說》曰：「名詩以陳所都之地爲言，則係於其國，非僅一方之風土所可言。」《序》以爲刺幽公者，非無自矣。

「子之湯兮」，傳：「湯，蕩也。」惠氏《古義》曰：「湯，本古『蕩』字，王逸引此詩正作『蕩』。古文《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魯論》作『坦湯湯』。』是古皆以『湯』爲『蕩』。或音他郎反者，非。」承珙案：《莊子·天地》篇「數如洸湯」，《釋文》引司馬本

作「佚蕩」。其實「放蕩」之「蕩」，依字當作「惕」。《說文》：「惕，放也。」又「惕，放也。」《華嚴經音義》則以「惕」爲「惕」古文。《方言》：「惕，惕，游也。江沅之間謂戲爲惕，或謂之惕。」經典多通作「蕩」，古文或又借「湯」字爲之。此傳正謂經借「湯」爲「蕩」，初非以「蕩」訓「湯」。《呂記》云：「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蕩者辭氣緩急不同。」誤矣。

「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曰：「《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矣。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臧玉林《經義雜記》曰：「《爾雅釋文》：

「宛，施於阮反。孫云謂中央汙也。郭於粉反，謂蘊聚隆高也。下同。」《元和郡縣志》載《爾雅》舊注：「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與毛傳同。施博士於阮反，讀爲宛，義與李孫合。郭氏於粉反，讀爲苑，音蘊，與毛傳、李孫皆乖異矣。邢疏云：「郭氏以爲中央高者，以其四方高、中央下即是上文『水潦所止泥邱』。又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作者嫌人不了，故重曉之。既言邱上有邱，非中央隆高而何，此郭氏所以不從先儒也。」案：水潦所止之邱，但頂上汙下耳，非四方高、中央下也。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謂有上下兩邱，上一邱中央宛下耳，亦非言中央高也。《釋名》云：「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亦用舊說。《廣雅·釋言》：「偃，仰也。」承珙案：臧說是也。邵氏《爾雅正義》又引《釋山》「宛中隆」以證

宛中當爲中央隆峻。考《漢晉春秋》云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凡地必四方高阻、中央窾下始可謂之「中」，如相中、涂中皆是。若中央隆峻，何以謂之「隆中」乎？又《爾雅》「邱背有邱爲負邱」，郭氏謂與「宛中宛邱」同。不知邱背有邱者，謂邱後別有一邱，如背負然，非中央隆峻之謂。至《釋名》「中央宛宛如偃器」者，正形容中央下貌。其又云「涇上有一泉水」者，「涇」或爲「涇」字之誤。《說文》：「涇，絕坎。」亦謂中有坎窞也。邵氏謂《釋名》與郭義同，亦誤。

「坎其擊鼓」，傳：「坎坎，擊鼓聲。」何氏《古義》曰：「坎，通作鞀，《說文》：『鞀，舞也。』如舊說以「坎」爲擊鼓聲，然則後章「坎其擊缶」又將爲擊缶聲乎？按，舞必應節擊鼓，所以爲舞節，故曰鞀其擊鼓。後章放此。」承珙案：《說文》訓「鞀」爲「舞」，引《詩》「鞀鞀

舞我」，段注據《韻會》引《說文》仍作「鼓我」，又《土部》引《詩》「塤塤舞我」，則此處自應同今《詩》作「鼓」爲是。此或用三家詩，與毛異。毛於《伐木》「坎坎鼓我」無傳，自應與《陳風》同訓。「坎」是擊鼓聲，故傳以重文形容之。下章「缶」爲瓦器，凡草木瓦石聲多相近，故《魏風》傳又云：「坎坎，伐檀聲。」此又豈得以「坎」爲舞邪？

「值其鷺羽」，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末章「值其鷺翮」傳：「翮，翳也。」是傳意以「鷺羽」即下「鷺翮」，故箋申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承珙案：《說文·羽部》云：「翳，樂舞以羽翳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此與鄭司農注《周禮·樂師》云「翳，舞者以羽冒覆頭上」義同。《說文》又云：「翳，翳也，所以舞也。」此皆謂執羽而舞，翳者，舞者所以自蔽之義。古者舞人用

翟，故《簡兮》：「右手秉翟。」此用鷺羽者，《周禮》「舞師教羽舞」鄭注：「羽，析白羽爲之。」豈即鷺羽歟？《爾雅》「鷩，翳也」，當本作「翹，翳也」。毛傳所引蓋古本，不誤。說見《王風》。鄭注《周禮》引「匠人執翹」，《雜記》作「執羽葆」，故郭注《爾雅》云：「翹，今之羽葆幢。」此殆帥舞者所持以指麾之具。或謂翳爲舞者之蔽，翹爲舞者之導，然大要皆舞時所用，故傳以翳翹爲一。而《王風》箋云：

「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與此箋正互見其義，並非兩岐。傳訓「值」爲「持」，《說文》「值，持也」即同毛訓。今《說文》作「值，措也」。段

注云：「措者，置也，非其義。依《韻會》所據正之。《韻會》

雖譌爲「待」，然轉刻之失耳。」顏注《漢書》以「值」爲

「立」，蓋疑「值」爲「植」之借字。李《解》引王安石說，訓「值」爲「遭遇」，謂是百姓厭苦之言。然《王風》明云「執翹」，自以訓「持」爲

正，不必更求別解也。

東門之粉

《序》云：「《東門之粉》，疾亂也。」許氏《詩深》曰：「前篇刺邦君，此篇則疾卿士，『子仲之子』是也。亂者，男女無別，則末章所陳是也。《序》之以「疾」書者二，《莠楚》「疾恣」，讀之悽婉，而知其音之哀以思。此篇「疾亂」，讀之切直，而知其音之怨以怒。然則政乖民困之故可想矣。」

嚴《緝》云：「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之以經可也。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作《詩》時，非國史題其事于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并首《序》去之，不可也。古說相傳，猶不之信，千載之下一一以胸臆決之，難矣。《桑中》、《溱洧》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亦爲男女

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刺詩之作，皆淫人動於淫思，發爲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爲經而使天下後世諷誦之邪？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續其麻」，正是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未易盡去也。」承珙案：嚴氏此條專指《集傳》。蓋《集傳》以末章「視爾」、「遺我」今《毛詩》各本作「貽我握椒」，據箋當作「遺」。似兩相親愛之語，故以爲男女自賦其事。不知所云「爾」「我」者，正由會聚之時，而二人自通情好，不以爲恥。詩人疾其如此，故即其言而爾我之以爲刺，非必全詩皆男女之自述也。

《讀詩質疑》曰：「此詩，毛鄭之說俱得。歐陽氏駁毛鄭，以「子仲之子」莫可知其爲男女，「南方之原」爲國南原野，非陳大夫原氏。

朱子因之，故《集傳》云：「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蓋其意不欲以「南方之原」從毛鄭作原氏之女，而次章「不續其麻」絕無所承，故不得不以「子仲之子」爲女。但兩章皆言女，而末章「視爾如叔，貽我握椒」又爲男女相說，則於上下文之脈絡，亦未見其爲妥帖也。又首章「婆婆其下」，次章「市也婆婆」，皆指女言，語亦煩贅。又首章言「東門之粉」，次章言「南方之原」，既往東門，復往南方之原，於理不順。又上言「南方之原」，下復言「市也婆婆」，「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在國門之外，一在國門之內，既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婆於國中中市，揆之情事，俱未爲合。案：首章之「婆婆」，子仲之男也。次章之「婆婆」，原氏之女也。末章「越以騶邁」，乃道其男女之相說，贈物以結好。則三章文意俱明曉通達，而無錯亂複疊之病矣。

《集傳》又云「此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亦未必然。玩「子仲之子」，明是他人之言。「不續其麻」，直是刺其廢業，未有男女賦詩相樂而自言「不續其麻」者也。」承琪案：嚴氏此條一準經文以申毛鄭，其說甚確。

何氏《古義》曰：「王符《潛夫論》案此見《浮侈篇》。云『《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云云。此詩所言『婆娑』，正巫覡之事，未有良家子女而群然歌舞于市中者。況『不續其麻』二句，《潛夫》之解更自明晰乎。」承琪案：自匡衡有「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之語，班固《地理志》亦云：「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引《陳風·坎其擊鼓》、《東門之枌》二詩爲證。鄭《譜》因之。此皆推本之

論。蓋上有好之，漸漬國俗，酣歌恒舞成爲巫風耳。然必以此二詩即爲巫祝事鬼之作，且以子仲爲男巫、原氏爲女覡，則又因事附會，經無明文，未可據信。

「子仲之子」、「南方之原」，傳皆以爲陳大夫氏。箋則申之以爲「之子」是男，「原氏」是女。正義引莊二十七年《左傳》季友「如陳葬原仲」爲陳大夫姓原之證。《路史》注云：「子仲氏，陳宣公子，即《詩》『子仲之子』。」馮氏《名物疏》云：「此詩作於幽公時，在宣公前。」此說非是。承琪案：《新唐書·世系表》胡公滿後有仲牛甫、仲爾金甫，子仲氏豈即其後歟？總之，傳箋於此類必有憑依，斷非嚮壁虛造。范氏《補傳》曰：「舉二氏之男女，則下此者可知。古人姓氏幸而留於經者，不得而廢。如《邱中有麻》之留氏，《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穀，善也。」箋云：「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釋文》：「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承琪案：《韓詩》作「嗟」，或古字「差」通作「嗟」，非必即爲「嗟」義。王肅直以「且」爲苟且，「差」音「吁嗟」，則經文「穀旦于嗟」，殊不成語。徐邈讀「且」爲「士曰既且」之「且」，讀「差」爲七何反，疑即以爲「屢舞傒傒」之「傒」，然於文義亦殊費解，自不如箋訓「旦，明。差，擇」爲是。但箋以「擇」爲「相擇」，正義云「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是也。後儒誤以爲擇日。《黃氏日鈔》云：「果擇吉日，當曰『差于穀旦』，不當曰『穀旦于差』。」

「差」之言「觀」也，與下章「穀旦于逝」詞意一同，約以良辰而往游觀也。「承琪又案：『差』之言「觀」，古無此訓。箋以「差」爲「相擇」，本謂擇人，並非擇日，不煩改訓。

正義云：「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承琪案：此似非箋義。原氏之女居在南方，何以見其必爲一國最上之處？《邶風》「在前上處」箋云：「在前列上頭也。」疏以爲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竊意此箋「上處」亦是謂舞列之上頭。蓋以南方原氏之女容美藝嫻，可以居舞列之上頭耳。陳氏《稽古編》云：「陰晴未可預期，豈容人擇。箋謂擇善地而游，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也。」承琪又案：箋謂擇人，亦非擇地，此說亦未合。

《集傳》於「南方之原」下云：「無韻，未詳。」顧氏《詩本音》亦不入韻。孔氏《詩聲

類》曰：「戈韻爲寒原之陰聲，二部每互相轉。《詩·皇矣》「度其鮮原」與上「阿」「池」韻，《生民》「時維姜嫄」與下「何」韻，與此

「原」字與「麻」「娑」韻同。他如《左傳》「殷民繁氏」之「繁」步何反；漢沛鄆縣之「鄆」才何反；《說文》引「嘽嘽駱馬」字作「疹」；《周官》注曰「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漢書音義》如淳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其餘偏旁尤多出，若「嬰」从般，裸从果，驪从單，皤从番之類。「承琪案：王氏《詩總聞》云：「原，今人猶呼御靴切，未嘗不叶也。」蓋已見及於此，但僅據方音，未能旁引曲證。今更考得《鄆風》「嗟兮嗟兮」《釋文》七我反。亦與下「展」、「絆」、「顏」、「媛」爲韻。《史記》曲沃桓叔子鰈，索隱音善，又音陀。《高祖功臣侯表》鄆侯，蘇林「鄆」音「多」。《說文》「藿」，讀若「和」。《水

經注》云「蠻」「麻」聲相近。司馬相如《子虛賦》、馬融《廣成頌》並以「鼃」與「鼃」韻，此皆元桓與戈歌通轉之證也。

「穀旦于逝，越以騶邁」，傳：「逝，往。騶，數。邁，行也。」正義曰：「騶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騶爲數。王肅云：「騶，數績麻之縷也。」承琪案：布八十縷爲縷，王肅之意，謂傳以「騶」爲「縷」之假借耳。然上文既云「不績其麻」矣，何又以麻總而行。竊疑毛意訓「騶」爲「數」，蓋讀爲「數罟」之「數」。《豳風·九罟》傳「縷罟」，《小雅·魚麗》傳作「數罟」，知「縷」有「數」義。數者，促數，爲攢湊總會之意，故《商頌》「騶假」傳又云：「騶，總。」《中庸》作「奏假」，奏猶湊也，會聚之義。然則此傳「騶，數。邁，行」者，本謂男女促數會聚而行。鄭以「數」義難明，故以「總」訓申之，非與毛異。《玉篇》：

「復，數也。《詩》曰：『越以復邁。』」此或據三家詩从彳作「復」，必非麻縷可知。其字雖與毛異，義亦當同耳。

「視爾如苕」，傳：「苕，芘芣也。」《爾雅》「苕，蚝蚢」郭注：「今荆葵也。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承珙案：《廣雅》、陸《疏》皆以苕爲荆葵，爲郭所本。惟崔豹《古今注》以芘芣一名戎葵，一名荆葵，一曰蜀葵。然《爾雅》本有「肩，戎葵」，郭云「今蜀葵也」，自是別草，與芘芣異。崔氏混荆葵、蜀葵爲一，羅願《爾雅翼》駁之極是。羅氏又云：「苕，荆葵，蓋戎葵之類。比戎葵葉小，故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也。華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紋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葍華，故陸氏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亦其文采相錯，故《陳風》男子悅女，比之曰『視爾如苕』，

言如戎葵之華小而可愛也。」此說近之。馮氏《名物疏》引濮氏說以爲紫荆，《毛詩明辨錄》又以爲蕎麥，皆無稽，不足信。

衡 門

《序》云：「《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范氏《補傳》曰：「是詩與《甫田》皆視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姜氏《廣義》曰：「此篇與《小雅·鶴鳴》篇同，純用比體而正意宛然言下。惟《鶴鳴》如《易》之取象，詞氣莊重，故《序》曰『誨』。此則極淺近、極風致而至理躍然，使人人耳情怡而感發興起，《序》之所以爲『誘』也。」承珙案：《序》於十五國風曰美、曰刺、曰勸、曰惡、曰思、曰閔、曰傷、曰疾、曰怨、曰

責、曰止、曰懼、曰戒、曰哀、曰憂，其旨多矣。而言「誘」者，獨見於此篇。《序》言僖公「愿而無立志」，實與詩意脗合。歐陽《本義》云：「詩人以僖公性不恣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首章言小國亦可以有爲，下二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說善申《序》意。朱子謂序《詩》者因僖公之謚而配以此詩，故改爲隱居無求者之詞。然《三百篇》之作，吟咏情性以風其上，若徒爲詩人自適，亦復何關政教？且作詩時世，雖不可盡知，然《序》所指者必皆有所依據，決無以謚法強配欺天下後世者。

「衡門之下」，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爲之，言其淺也。」《經義

述聞》曰：「門之爲象，縱而不橫，若謂橫木而爲門於其下，則又不得謂之橫門矣。」因疑「衡門」爲城門之名。承珙案：此說非是。《藝文類聚》引劉楨《毛詩義問》曰：「橫一木而上無屋，謂之衡門。」此解最明晰。若城門，乃往來之衝，安得云「可以棲遲」乎？

「可以棲遲」，傳：「棲遲，游息也。」惠氏《古義》曰：「《嚴發碑》作「西遲衡門」。《說文》：「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或作「棲」，從木妻。是「西」爲古文「棲」也。」承珙案：此特書碑者偶用古文「西」字耳，非必詩本有作「西」者。至《婁壽碑》「徯徯衡門」，則更與「棲遲」異字異義，《說文》：「徯，久也。」「徯，行平易也。」漢人以音近借用。王伯厚《詩考補遺》并引之，以爲三家異文，恐未必然。

「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案：

《邶風》「泌彼泉水」傳云：「泉水始出泌然流也。」此云：「泌，泉水也。」二傳正相應。《邶》「泌」字亦當作「泌」，從《說文》「駛流」之義。說見《邶風》。嚴《緝》云：「毛以彼「泌」與此「泌」字異義同，亦當爲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爲泉水也。」王氏《詩總聞》云泌在南陽泌陽縣。今考《漢志》南陽郡有比陽縣，應劭曰比水所出，《水經》亦作「比」，《呂氏春秋》作「泚」，皆不作「泌」。酈注《水經·瀨水篇》又云有泌水出無陰縣旱山，然並不引《詩》。則《衡門》之「泌」非水名審矣。《寰宇記》：「唐州泌陽縣，漢舞陰地，後魏立爲上馬縣。天寶元年改爲泌陽。以地有泌水經其陽，故以名之。《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在邑界。」案：此係後人附會，恐未可信。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釋文》：

「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呂記》引《釋文》「逸」作「晚」。《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疒」下作「瘵」。案：《說文》云：「瘵，治也。」瘵，或療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瘵」。下注放此。」盧召弓曰：「自《案說文》以下，陸語也。《韓詩外傳》二引詩「可以療飢」。臧生鏞堂云鄭作「瘵飢」，不云「樂」當爲「瘵」，是經本作「瘵」也。據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本作「瘵飢」矣。《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唐石經》後改刻，足利古本「樂」皆作「瘵」。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忘飢」，是傳中「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肅所私撰而孫毓從之也。」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經文皆作「樂」。《唐石經》初刻同，後加疒作瘵，用鄭義也。沈云：

舊皆作「樂」字。陸意不從沈，而不云檢舊本不如沈言，則作「樂」審矣。正義云定本作「樂」，是正義本即作「療」。標起止云「至樂飢」，或後改耳。《釋文》「又作」本及正義本皆沈所謂晚本也。沈但當如正義所云，觀此傳亦作「樂」，以證毛氏《詩》是「樂」字，不當誤論形聲以致陸駁。然陸云毛本作「樂」，鄭本作「療」，斯不然矣。鄭非於毛外別有本，但可易傳義耳，不容經字先已異也。鄭本亦必作「樂」。陸欲調停晚本，失之。《考文》古本作「療」，采正義、《釋文》也。此箋不云「樂」讀爲「療」者，以「樂」爲「療」之假借，而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晚本乃因此改經耳。惟傳中「樂道」字不容改，近盧文弨遂以傳中「樂飢」，可以「樂道忘飢」一句屬之王肅，而議刪之矣。其誤實由於晚本惑之，且不得鄭箋改字之例故也。」承珙案：《校勘》

說是也。《列女傳·老萊妻傳》、《文選》蔡伯喈《郭有道碑》李注、《太平御覽》五十八引《詩》皆作「可以療飢」，或三家容有作「療」字者。鄭據之以爲訓釋，然未必輒改經字。臧玉林以此列於後人據鄭箋改經字之條，當矣。吾友洪筠軒《讀書叢錄》云：「《隸釋·繁陽令楊君碑》『徘徊樂志』、蔡邕《焦君贊》『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皆本於此。」盧召弓說非是。承珙又案：《唐風·蟋蟀》傳云「休休，樂道之心」，亦足證「樂道」之言爲毛公常語。又《韓外傳》二：子夏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引《詩》雖作「療」，而其云「有人亦樂，無人亦樂」，則與毛傳「樂道忘飢」義合。疑《外傳》引《詩》亦本作「樂

飢。「療」字，後人所改耳。

東門之池

《序》云：「《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與《邶·靜女》、《齊·雞鳴》、《小雅·車輦》諸詩大旨略同。《集傳》以爲男女會遇之詞，張氏次仲曰：「《淑姬》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戲浪笑傲之態。池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婉轉而善人。」承珙案：

《列女傳·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引《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又《晉文齊姜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引《詩》曰：「彼美孟姜，可與晤言。」此謂晉文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之事，尤與此詩賢女切化意合。「淑姬」作「孟姜」者，或傳寫之誤，或因齊姜氏牽引《有女同車》之詩

耳。總之，皆非淫詩可知。且既云「男女會遇」，而經文曰「彼美」，豈是覲面之辭？即以詞意而言，亦可見其不類矣。

「東門之池」，傳：「池，城池也。」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承珙案：《水經·渠水注》：「陳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元和郡縣志》亦云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此皆後代遷徙，已非故跡。若毛云「城池」，故當在城外也。

「彼美淑姬」，正義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

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呂記》引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爲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承琪案：孔疏引《左傳》「姬姜」之言，最爲確據。董氏反譏其無考，而謂陳女稱「姬」，以大姬之故。天下豈有女子冒母姓以爲稱者乎？妄陋甚矣。

東門之楊

《序》云：「《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案：此與《鄭》之《丰》略同。彼云「刺亂」，此云「刺時」。昏姻失時，男女多違，其故似非一端。鄭箋於《丰》云：「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於此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此莫須有之事，未必盡由於此。毛傳於二詩皆

無此語，箋所言似未合《序》意。姜氏《廣義》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時已莫春，失婚姻之候久矣，而女不至者，非既奠雁而猶不至也。納吉納徵之後，女家復有異志，不許其迎而婿待之也。此亦未即是淫女。或以勢利寒盟，以他故爽約，則父母之命難憑，媒妁之言莫據，弃信不顧，風俗之敗壞，視《唐》之《綢繆》風愈下矣。故詩人述其言以刺時也。」承琪案：姜氏以不至未必即是淫女，其說甚是。云非奠雁而不至，則不信《序》「親迎」之說。若毛傳，但云「期而不至」，未嘗云迎而不至，語本渾融。范氏《補傳》云「當時婚姻以有故而失時，則男女多失禮，不復能如古之親迎。今幸已有成約，而女復有異志而不至」云云，蓋已不信《序》之說。然《序》與《坊記》同，乃極言其敝，謂親迎而猶不至，則不親迎者可知矣。總以見昏姻之禮

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臯多，所以可刺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曰：「毛以爲作者以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楊葉長大興晚於正時。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待秋冬也。」承珙案：楊葉秋冬焉得生？而云初生爲正時，乃鄭義，非毛義也。毛意但云楊葉既盛，已非秋冬嫁娶之時耳。李《解》引程氏曰：「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又引陸氏曰：「楊之發拆首於衆木，婚姻失時則木之不如。」二說略同。只此發明興意已足，范氏《補傳》乃云：「楊葉雖盛，漸至凋落，喻男女失時，正如東門之楊竟至衰落。」惠氏《詩說》因之，據《易·大過》「枯楊生稊」、「枯陽生華」，二五皆陽：「以楊象之，則楊所以比男

也。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于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牂牂，繼而肺肺，終則至於枯落，故曰後時也。」今案：經文並無衰落之意，此說殊可不必。

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正義申之曰：「鄭以婚姻之月惟在仲春。其《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李《解》駁之云：「據詩言「歸妻」，則實已迎女，安得以爲請期。」承珙案：李說是也。《邶風》請期以旭日之旦，歸妻在冰泮之前，明係二事，鄭箋乃合而一之。此又以牂牂爲三月中者，皆自圓其「仲春」之說。然即二月，楊葉亦未始不盛，何得沾沾于此數日間而遂以爲失時乎？

「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牂也。」案：《易林·革之大有》：「南山之陽，華葉

鏘鏘。「陽」一本作「楊」，「鏘鏘」一本作「將將」，與此「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正同。《禮記·內則》注云：「將，當爲牂。」疏云：「將、牂聲相近。」《詩·樛木》、《破斧》、《正月》等傳並云：「將，大也。」《北山》傳：「將，壯也。」此傳「牂牂然，盛貌」，正與「壯」「大」義近。《爾雅·釋天》：「在午曰敦牂。」《開元占經》引李巡曰：「言萬物皆茂壯，阿那其枝，故曰敦牂。敦，茂也。牂，壯也。」又引孫炎注曰：「敦，盛也。牂，壯也。」「將」、「牂」、「壯」並以聲近，故義同。肺，疑爲「朮」之假借。《說文·朮部》云：「朮，艸木盛朮朮然。象形，八聲，讀若輩。」又《艸部》：「葎，艸葉多。」葎，字又作「旃」。此亦與「肺」聲相近，故「肺肺」亦爲「盛」義。《生民》「旃旃旃旃」傳：「旃旃然長也。」音義亦同。何氏《古義》謂「牂羊」爲「赤羊」、「肺石」爲「赤石」，言霜降後則

楊葉赤，以附會秋冬昏期之義，殊爲穿鑿無謂。

墓門

《序》云：「《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承琪案：《序》云「無良師傅」，傳於「夫也不良」云「夫」謂「傅相」，正依《序》說，則《序》在傳前明甚。程蘇《詩傳》及《呂記》皆從《序》說，而蘇呂則以「夫」指陳佗，不用毛義。不知此詩乃作於桓公之時，自以佗傳不良，恐陷於惡，故豫告桓公，欲令早爲諭教。此詩人忠厚之意。觀《左傳》，佗能勸桓公親仁善鄰，似非昏愚之質，及至如鄭洧盟而畎如忘，洩父知其不免。數年之間情性變易如此，則其無良師傅可知。經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與《論語》「三已之」、《孟子》「王曰已之」

「已」字同謂黜退也，正指師傅而言。若指陳佗，則當桓公在時，陀惡並未彰著，而遽勸之黜去其弟，翦手足以安子孫，恐無此理。末章「顛倒思予」乃詩人先見之言，逆料其必至於此，猶云「後君噬臍，他日請念」之類。《序》云「至於不義，惡加萬民」，則作《序》時，要其終而言之，非此詩作於陳佗弑逆之後也。若在桓公卒後，則佗已身為大逆，而尚鰥鰥然追咎于其傳之不良，縱罪魁而誅黨惡，無此斷獄之法，尚得謂與《春秋》相表裏乎？

《虞東學詩》曰：「詩末三句，舊主告佗，愚謂佗何足告。范逸齋謂冀佗之悔悟，則詩人為黨逆矣。」承珙案：佗既為弑君之賊矣，則其師傅必皆同惡相濟，如商臣之有潘崇，何以尚望其知而去之？且即去之，亦不過如司馬之於成濟耳，於佗之惡能解免乎？

作歌用諄，其非用之於佗明矣。但傳箋之意，止言陳佗無良師傅，以陷於惡，並未嘗以「知而不已」為欲佗之去其惡師也。惟孔疏誤會經義，一則曰陳佗既立為君，此師傅猶在，仍用其言，必將至誅絕；再則曰欲令佗誅退惡師。殊不思箋云「陳佗由不覲賢師良傳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疏既云「弑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絕其祀」，則佗既弑君，已當誅絕，何以云仍用惡師將至誅絕乎？豈於弑君之賊而猶望其晚蓋也。故蘇《傳》以後，說《詩》者多因《墓門》興刺，以為追咎先君，較疏義為勝。然云告佗者，乃疏誤，傳箋原未嘗誤也。至「墓門」傳正云「幽閒希行，用生此荆棘」，並不指桓之墓門。下章明云「歌以訊之」，訊，毛云「告也」，韓云「諫也」，此即謂告諫桓公耳。下文又云「顛倒思予」，皆非追刺之語。

「墓門有棘」，傳：「墓門，墓道之門。」王氏《經義述聞》云：「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潰入』，杜注曰：『墓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門。《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據王注云『過陳之墓門』，則墓門爲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列女傳》，蓋三家詩中有此說也。」承珙案：王氏質《詩總聞》已據《左傳》鄭之墓門，謂此亦是陳城門。然城門豈可行淫泆之地？況《天問》上文云「昏微遵跡，有狄不甯」，王注云：「人循闇微之道，爲淫泆戎狄之行。」是亦以墓門爲幽僻之所。《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師入陳，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賈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

墓。蓋冢間可以避兵。此「墓門」亦即其地，故傳以爲「幽閒希行」也。

「誰昔然矣」，傳：「昔，久也。」段懋堂曰：「夕，誤作『久』。誰夕，猶今人言不記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承珙案：此說非是。箋云：「誰昔，昔也。」用《爾雅》文。《禮記·檀弓》曰「子疇昔之夜」，注云：「疇，發聲也。昔，猶前也。」郭注《爾雅》以「誰」爲發語辭，即本鄭注。鄭訓「昔」爲「前」者，與此傳訓「昔」爲「久」同。久者，古也。故箋云：「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諸儒以爲追刺先君者，皆泥於此語。不知「誰昔然矣」者，謂蔽於聰明而忽於禍亂，自昔皆然，乃感慨之詞，非指桓公之時爲昔。至《檀弓》「疇昔之夜」，不過謂前日之夜。若訓「昔」爲「夕」，則既言夕，又言夜，於文贅矣。

宣二年《左傳》：「疇昔之羊，子爲政」，杜注亦以「昔」爲「前日」，正與下文「今日之事」相對。若必以「昔」爲「夕」，安見華元殺羊食士必在於夕乎？

「有鴝萃止」，傳：「鴝，惡聲之鳥也。」正義曰：「鴝，一名鴝，與梟異。梟，二字從《校勘記》補。一名鴝，《瞻印》云「爲梟爲鴝」是也。

俗說以爲鴝即土梟，非也。陸璣《疏》云：

「鴝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人人家，凶。賈誼所賦「鴝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雁，又可爲炙。」陳氏《稽古編》曰：「梟」

「鴝」字異，物亦異。《說文》：「鴝」从号胡到切。

得聲，「梟」從鳥頭在木上，是字異也。鴝云鴝鴝、鸛鸛，梟云不孝鳥，是物異也。其在《詩》，則梟者，《旌邱》之「流離」也，所謂少美長醜、食母而飛者也。鴝者，《墓門》之「鴝」也，所謂惡聲之鳥，「如班鳩，綠色」者也。

《爾雅》之「鸛鸛」，郭注既不從「巧婦」之說，而以爲鴝類，當即此禽矣。今據《爾雅》以合之《詩》，則「流離」及《瞻印》之「梟」，即《爾雅》之「梟鴝」、「鸛鸛」也。《墓門》之「鴝」、《豳風》之「鴝鴝」、《瞻印》之「鴝」、《泮水》之「飛鴝」，即《爾雅》之「鸛鸛」也。「承珙案：此說分析梟、鴝之異，語甚簡當。惟《爾雅》「鸛鸛」乃凡鳥少美長醜者之通名，《詩》之「流離」不當爲梟。說見《旌邱》。若鸛鸛，則郭注以爲鴝類，不誤。《說文》：「鴝，鴝鴝，鸛鸛也。」是鴝鴝可單稱鴝，即《陳風》之「有鴝」、《魯頌》之「飛鴝」，皆爲惡聲之鳥。《豳風》傳以鴝鴝爲鸛鸛，亦係惡鳥，與巧婦名同而實異。說見《豳風》。《詩》或言「鴝」，或言「鴝」，或言「鴝鴝」，皆一物也。陸《疏》云：「鴝大如班鳩，綠色。」《莊子·天地》篇云「鳩鴝之在於籠」，《太平御覽》引《廣志》云「鴝，楚鳩所

生」，此鴉大如鳩之證。郭璞《西山經》注云「鴉似鳩而青色」，亦與陸說合。《內則》云「鵠鵠胖」，《莊子·齊物論》「見彈而求鴉炙」，故陸云「其肉甚美」。《周禮·哲族氏》「夭鳥」注云：「惡鳴之鳥，若鴉鵠。」賈疏雖以鴉鵠爲二鳥，然《史記·賈生傳》云：「楚人命鴉曰服。」故陸以爲惡聲之鳥即賈誼所賦「鵠鳥」也。

「歌以訊之」，《釋文》：「訊，又作諄，音信。徐息悴反。」《廣韻·六至》引《詩》「歌以諄止」，王逸注《離騷》引《詩》「諄子不顧」，江氏《古韻標準》、戴氏《詩考正》、錢氏《養新錄》、段氏《詩小學》皆據此以「訊」爲「諄」之誤。顧氏《詩本音》則謂古人以「訊」「諄」二字通用，歷引《詩·皇矣》、《禮記·樂記》及《莊子》、《文選》、《後漢書》等「訊」一作「諄」，「諄」一作「訊」，又《荀子》「行遠疾速，而不可託

訊」與「偪」、「塞」、「忌」、「置」爲韻，張衡《思玄賦》「訊」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訊」與「匱」、「粹」等爲韻。王氏《經義述聞》本之，謂「訊」「諄」同聲，故二字互通。引《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或爲訾」，訊字古讀若諄，聲與訾相近，故通。又引《吳語》「乃訊申胥」，《說文》引作「諄申胥」；《莊子·徐無鬼篇》「察士無凌諄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諄，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諄」作「訊」；《史記·賈生傳》「弔屈原賦」「訊曰」，《漢書》「訊」作「諄」；又《賈誼傳》「立而諄語」，《賈子·時變篇》「諄」作「訊」；《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注「一本作「諄」」；《漢書·叙傳》《幽通賦》「既諄爾以吉象兮」，《文選》「諄」作「訊」：「凡此者，或義爲諄告而通用「訊」，或義爲訊問而通用「諄」，未必盡爲譌字。《續列女傳》引

《墓門》之詩正作「歌以訊止」。「承珙案：謂「訊」當爲「諄」，始於《詩總聞》，據《龍龕手鑑》引《詩》「諄止」爲證。江氏、戴氏始暢其說。然如《墓門》，《釋文》引徐邈息悴反，此在詩本有作「諄」者，或即爲「諄」字作音。若《小雅》「莫肯用訊」，並無一本作「諄」，而《釋文》亦載徐息悴反，是徐邈已讀「訊」如「諄」，不始於陸也。古人於「訊」「迅」等字每書作「諄」「逌」者，似从𠂔之字本可讀若「卒」音，未必盡由草書偏旁𠂔𠂔相似之誤。戚氏《毛詩證讀》曰：「《說文》：「𠂔，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退。」可證「訊」得讀「諄」，爲一音之轉，非字誤。」今又考得《說文》「凶」或从肉宰作「𠂔」，是凶有「宰」聲。且凶，息進切，而「𠂔」、「恩」、「𠂔」、「𠂔」皆从凶得聲，此亦可爲「訊」「諄」聲通之例。成伯璵《毛詩指說》引梁簡文云「作好歌以訊之」，當即用此詩，亦作「訊」不

作「諄」。

防有鵲巢

《序》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王氏《總聞》據《史記》宣公嬖姬生子欸，欲立之，而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以此爲宣公信讒之證。《集傳》乃以「予美」指所與私，而定爲男女有私，憂或間之之詞。《陸堂詩學》曰：「宣公之殺太子，其事與衛急子、晉申生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莫能悉其顛末，賴此一詩猶存，豈可指忠良爲淫慝乎？」黃氏元吉曰：「男女有私，聖人何取其無間而於《鄭》錄《揚之水》、於《陳》又錄此詩乎？」承珙案：《爾雅·釋訓》：「低低，惕惕，愛也。」郭注：「《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說人，故曰愛也。」《集傳》蓋據

此，疑爲男女之詞。《毛詩》於《甫田》傳云：「忉忉，憂勞也。」此詩「忉忉」無訓，次章傳云：「惕惕，猶忉忉也。」此固以「惕惕」爲憂讒之意。《韓詩》以爲說人者，蓋因「予美」而云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必爲男女之離間。《孟子》云「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又曰「說賢不能舉」，是君臣亦可言「說」，不必定屬男女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此詩首二句，毛傳以爲興。箋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旨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李氏《集解》歷引程氏、蘇氏之說，以爲皆不如歐陽氏說。考《本義》曰：「讒言惑人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又如苕饒蔓引，將及於我。中唐有壁，亦以積累而成。旨鵲，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

同。《呂記》、嚴《緝》及戴氏《續詩記》皆從其說。然此說亦近鑿，而以「邛」爲「印」訓「我」，^①尤非。《虞東學詩》云：「范逸齋《補傳》謂如「采芴首陽」之意，善矣。而謂中唐無壁，其理不行。」《補傳》云：「防以止水，必無鵲，邛，高印之地，必無苕、鵲，堂途之間，人所埽除，必無瓠。」近方望溪說《詩》即用此義。承珙案：此詩之爲憂讒，即「誰侮予美」一語可爲明證。毛傳用《爾雅》「俯張，誑也」。《說文》：「俯，有靡蔽也。」誑惑、壅蔽，義本相因。此蓋云邑中之樹有鵲巢，則仰而可見者也。邛上之草有旨苕，則俯而可見者也。中庭之督有令適，則近而易見者也。邱中之地有旨鵲，又遠而易見者也。俯仰遠近，苟無所蔽，則皆能見之。誰歟，誑惑壅蔽我所美之人，令其多所不見，

①「印」，原誤作「邛」，據廣雅本改。

而我憂讒畏害之心能不怛怛惕惕乎？《漢書》中山靖王云：「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豸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斯言其即此意與！

「防有鵲巢」，傳：「防，邑也。」《續漢書·郡國志》「陳縣」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集傳》用王安石說，以「防」爲捍水之隄。夫隄防非鳥巢之所，何氏《古義》引《爾雅翼》「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之說，曲爲附會。其實古書祇云鵲知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枝，不聞有水小小巢卑之事也。

「邛有旨苕」，傳：「邛，邱也。」從來說《詩》者皆不言邛之所在。《釋文》：「邛，其恭反。」竊意「邛」與「郃」古字通。《漢志》山陽郡郃成侯國，莽曰「告成」。《外戚侯表》有

「邛成侯」，「邛成」即「郃成」，《墨子》「堯葬蛩山之陰」，《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檀弓》「齊穀王姬之喪」，注云「穀，當爲告」。是「邛」、「郃」、「穀」三字皆聲相近。《太平寰宇記》：「固陵在宛邱縣西北三十里，高一丈二尺，今俗呼爲穀陵。」此與《博物記》所云「邛地在縣北」者合。邱陵，義同「穀陵」，其即邛邱歟！

「邛有旨苕」，傳：「苕，草也。」正義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邱，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形如勞承琪案：「勞」疑當作「登」。《類篇》：「登，卽刀切。野豆謂之登豆。或作瞭。」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承琪案：《說文》：「苕，艸也。」卽本毛傳。毛既以此苕與《苕之華》

異訓，自當以陸《疏》所言「苕饒」爲是。《廣韻》云「苕，菜」，引《詩》「邛有旨苕」，與陸說「可生食」合。何氏《古義》曰：「四句既皆比讒人，則苕鵲二物不應以「旨」稱之。」不知經文四「有」字皆舉即目可見之物，絕無可眩惑壅蔽者，以反興「誰侑予美」句，並非以比讒人，何不可言「旨」之有？

「邛有旨鵲」，傳：「鵲，綬草也。」《爾雅·釋草》作「藹」。《毛詩》作「鵲」者，假借字。《呂記》引董氏曰：「鵲，舊作藹。」《說文》引《詩》亦爲藹。承珙案：《類篇》引《詩》又作「旨藹」。「藹」、「藹」、「藹」三字聲同。邵氏正義曰：「上文「旨苕」，陸《疏》以爲苕可生食。此云「旨鵲」，亦當爲可食之草。」今案：「旨」訓「美」，不必定是味美，即文采可觀亦得爲美。據陸《疏》云「鵲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或以其文采之美曰「旨

鵲」歟！

月 出

「佼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僚，同音了。」《唐石經》「佼」作「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九皆引《詩》「姣人僚兮」。承珙案：《毛詩》「佼」爲「姣」之借字。《說文》：「姣，好也。」小徐引《史記》「長姣美人」是也。《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作「姣」；《成相篇》「君子由之佼以好」，又作「佼」。是二字本多通借。《說文·人部》：「僚，好也。从人，寮聲。」此其本義也。《女部》：「僚，女字也。」與「僚」異義。《方言》：「好，青、徐、海、岱之間曰鈔，或謂之僚。」蓋假「僚」爲

「僚」耳。

「舒窈糾兮」，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案：此詩每章第三句皆有「舒」字，又皆以疊韻字形容「舒」之狀貌。《史記·司馬相如傳》：「青虬蚺蟠於東箱」，正義云：「蚺蟠，行動之貌也。」又「驂赤螭青虬之蚺蟠蜺」，蚺蟠、蚺蟠，皆與「窈糾」同，即《洛神賦》所謂「矯若游龍」者也。末章「舒夭紹兮」，《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麗服颺菁」，注：「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致飾程蠱，要紹便娟。」又《靈光殿賦》：「曲枅要紹而環句」，注云：「要紹，曲貌。」此諸言「要紹」者，皆與「夭紹」同。合上下觀之，則第二章「舒優受兮」文例正同。《釋文》云：「優，於久切，舒貌。」《玉篇·心部》云：「優受，舒遲之貌。」《廣韻》同，《集韻》、《類篇》亦同，並引《詩》「舒優受兮」。凡此疊字

形容，即《梁冀傳》所謂「愁眉啼裝」、「折腰齟齬」，以「善爲妖態」者也。《虞東學詩》曰：「《集傳》謂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似於語外添綴成文。」《稽古編》曰：「三詩皆兩字連綿并爲一義，①《集傳》以「窈糾」二字分爲兩釋，尤屬臆見。」

「佼人嫵兮」，《釋文》：「嫵，本又作劉，同力久反，好貌。《埤蒼》作嫵。嫵，妖也。」《校勘記》云：考《釋文》原本作「嫵」，「嫵」妖二字連文，相如賦所謂「妖冶嫵都」也。承珙案：此《釋文》原本誤耳。《玉篇》：「嫵，姣嫵也。」《廣韻》：「嫵，妖美。」皆本《埤蒼》。若彼文「嫵」作「嫵」，則於《詩》韻不協，《釋文》何爲引之？

「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憂

①「三詩」，《經解》本《毛詩稽古編》作「三語」。

也。」戴氏《詩考正》曰：「慘，《說文》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懔」字轉寫譌爲「慘」耳。懔，千到切，故與「照」、「燎」、「紹」韻。《說文》「懔，愁不安也」，引《詩》「念子懔懔」。段注云：「《白華》作「懔」，見於許書。《月出》、《正月》、《抑》皆作「懔」，入韻。而陸氏三者皆云七感反，其憤亂有如此者。」承珙案：《隸書》偏旁「參」或作「叅」，與「臬」相似，易溷，故六朝人往往互書致舛。如《說文》「操」「摻」本有二字，由後人以「參」「臬」不分而脫其一。說見《鄭風》。但《詩》以韻爲辨，故惟《北山》之「慘慘劬勞」、「慘慘畏咎」可作七感反耳。毛晃、陳第以後，遞加辨正，足救陸氏之失。然《五經文字》云：「懔，千到反，見《詩》風。」是陸氏以後本尚有作「懔」不誤者。

株 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

南」，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觚拒之辭。《稽古編》曰：「首章上二句「胡爲乎」是問辭，下二句「匪」字是諱辭，各二句爲一意。適株林即是從夏南，非以株林目其母、夏南目其子也。疏云婦人夫死從子，故主夏南言之，是已。朱《傳》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匪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夫夏南本在株林，既從夏南矣，尚以爲非適株林乎？文義殊有礙。」承珙案：據箋，首章每二句作一氣讀，曰：胡爲乎適株林而從夏南乎？曰：非適株林而從夏南也。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前人，故假爲觚拒之辭，非是面爭。」此說是也。又曰：「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

孫毓以王爲長。」詳王肅以爲「反覆言之」者，不作問答之辭，若云：君胡爲乎適株林？豈爲從夏南乎？乃匪適株林，實是從夏南也。此則將首章每二句頓斷讀之。蘇《傳》、李《解》皆本此爲說，而《集傳》因之，然適株林即是從夏南，既曰「非適株林」，則不得云「從夏南」，陳氏駁之當矣。《呂記》又云：「鄭不當以爲靈公觝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觝拒之有？」故以爲詩人代爲隱諱之辭。嚴《緝》亦從其說。今案：衷相之戲，洩治一諫而即殺之，當時有所忌諱，亦情事之常。況詩本設辭，即以刺其飾非拒諫，不必改鄭也。

「胡爲乎株林」，傳：「株林，夏氏邑也。」承珙案：《國語》：單襄公假道于陳，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民將築臺于夏氏。其下乃言「及陳」，可證夏氏之邑在國都外。韓氏怡

曰：「《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此言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序》言朝夕而往，似不宜若是之遠。」承珙又案：《寰宇記》：「夏亭城在陳州西華《詩地理考》引作「南頓」，誤。縣西南三十里。陳詩《株林》，刺靈公也。『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注云：『夏南，夏徵舒也。』今此城北五里有株林，即夏氏邑，一名華亭。」考陳州本古陳國，西華縣在州西八十里，夏亭在縣西南三十里，是夏氏之邑去陳國本遠。若《元和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故柘城在甯陵縣南七十里，此又在陳之東北。《前漢志》：淮陽國有柘，《續志》同。然劉昭《補注》但於「陳縣」下云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於「柘」下不言即株。《寰宇記》以柘城縣爲春秋時陳之株野，而於下邑縣又云或以爲陳之株林。此雖傳疑不定，要可見株

野、株林必非一處。故靈公稅其乘馬於株野，而後變易車乘以至株林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傳：「大夫乘駒。」臧氏《經義雜記》曰：「《釋文》：『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據此，知此及《小雅·皇皇者華》並作「驕」，其作「駒」者，後人所改。陸氏於此從沈作驕，於《皇皇者華》云「維駒」作駒，本亦作驕。以「驕」爲「亦作」。正義則並作「駒」，誤矣。《說文》「馬高六尺爲驕」，引《詩》「我馬維驕」。則沈說當矣。鄭箋與《說文》合，尤可爲本作「驕」之證。鏞堂案：《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與《說文》及毛鄭略同，當出古傳記。駒，必「驕」之譌。徐疏引《詩》「皎皎白駒」，則唐時本已誤矣。又《說文》引《詩》「馬二歲曰駒」，則

知二詩作「駒」，非也。」段懋堂曰：「『驕』『株』合韻也。鄭云『馬六尺以下曰驕』，即《南有喬木》之『五尺以上曰駒』也。然則《喬木》亦當作『驕』矣。」承珙案：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此『乘』字當依經作『駕』。觀正義云：『君何爲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可知箋本作『駕』字。蓋駕者，馬在輓中，容有駕而不乘者。此言靈公但駕之而往，至株野即說焉，而其所自乘者乃驕也。故二文『駕』『乘』不同。君乘馬，乘君乘驕，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驕。」蓋株林即株，乃夏氏邑，在株野之外。《魯頌》傳：「郊外曰野，野外曰林。」《說文》同。是由國中至株林必先經株野。然則「駕我乘馬」者，謂靈公本以諸侯車騎出。至株野，託言他適，乃舍之而乘大夫所乘之驕，以至於株林則已。永夕永朝，淫蕩忘返。《國語》云「南冠以如夏氏」，是靈公

當日實有易服微行之事，故箋云「變易車乘」者，實得經傳微旨。王肅見傳云「大夫乘駒」，遂以爲乘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不知《序》但云刺靈公，並未嘗及孔儀也。

澤 陂

《序》云：「《澤陂》，刺時也。」案：首章「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蓋刺者，刺男女相說之私。傷者，傷時世淫佚之變。傳意正與《序》相應。「如之何」者，猶《鄘風》「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也。下二章「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言其有美容而無貞性，亦傷之也。惟其爲刺淫之詩，而非淫者所自作，故聖人存之以立教。自鄭箋以「傷」爲「思」，謂思此美人，如之何而得見，正義謂孫毓以箋義爲長，此已開後儒說《詩》者視同《玉臺》《香奩》之漸，然郭注《爾雅》引《魯詩》

「陽如之何」證「陽」爲「予」，《詩考》以爲即此篇「傷」字異文。然則《魯詩》亦似有思而不見之意，又爲鄭箋之所本。要皆不如毛義之正大也。

「有蒲與荷」，傳：「荷，夫渠也。」正義云：「傳正解「荷」爲夫渠，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承珙案：章首言二物而下文云一人，自即以二物興一人。疏申傳意，是也。箋云：「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則「有美一人」莫知其爲男爲女，其說不可通矣。箋又云：「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正義不言同姓之故。案：箋意蓋因《序》言「靈

公君臣淫於其國」。靈公乃宣公曾孫，御叔爲宣公之孫，於靈公爲從祖父。靈公淫於夏姬，是爲瀆倫。孔甯亦稱公孫甯，是靈公同姓，故箋有「同姓」之說。然於興意終鑿，未必果合經旨。

箋又云：「蒲，柔滑之物。夫渠之莖曰荷，生而佼大。」正義云：「如《爾雅》，則夫渠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云「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承

琪案：屈原云：「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楊雄則云：「衿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漢書》注引張揖《字詁》云：「茄，亦荷字。」是也。但《說文》：「茄，夫渠莖。」「荷，夫渠葉。」本屬二字。《爾雅》以「荷，芙渠」建首，當以芙渠惟葉最先見，故以荷爲大名，而後分莖、華、實、根之異。《爾雅》別有「其葉蓮」，《釋文》

云：「衆家並無此句。」案，無者是也。傳云：「荷，夫渠也。」正同《爾雅》。箋以荷爲莖，則以「茄」字通，詩「荷」即「茄」耳。

「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承琪案：《爾雅》：「呬，息也。」《說文》：「東夷謂息爲呬。从口，四聲。」又云：「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聲。」又云：「自，鼻也。象鼻形。」據此，「泗」爲鼻液，與「呬」爲鼻息音同義近。滂沱者，《易·離》云「出涕沱若」是也。

《虞東學詩》曰：「許白雲謂《月出》，男子思婦人；《澤陂》，婦人思男子。錢天錫亦謂是女思男之辭，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承琪案：嚴《緝》云：「《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輦》稱「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何氏《古義》又疑「儼」爲矜莊，非淫佚之婦人所宜稱。不知

「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釋文》：「卷，一本作媵。」《廣雅》：「媵，好也」，即用傳義。《檀弓》：「執女手之卷然」，正義云：「卷卷然柔弱。」是非女子而何？「碩大且儼」，傳云：「儼，矜莊貌。」以上傳例之，亦不過謂其儀狀端好耳。《太平御覽》引《韓詩》：「且儼」作「且媵」，《薛君章句》曰：「媵，重頤也。」《淮南子·脩務訓》：「儼輔搖」高誘注：「儼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說林訓》：「儼輔在頰則好」，注：「儼輔者，頰上窠也。」曹子建《洛神賦》：「明眸善睐，靨輔承權。」王粲《神女賦》曰：「美姿巧笑，靨輔奇牙。」此皆與《韓詩》「媵」義相近。《說文》：「媵，含怒也。一曰難知也。」《詩》曰：「碩大且媵。」此引《詩》者，以證其字爲經典所有，不謂《詩》有含怒、難知二義也。《女部》又云：「媵，好也。」此亦與「媵」音近而義同。

《廣雅》云：「媵，美也。」總之，皆謂婦人之貌也。

「有蒲與蘭」，傳：「蘭，蘭也。」箋云：「蘭，當作『蓮』。蓮，夫渠實也。」段懋堂曰：「鄭欲改『蘭』爲『蓮』，意在三章一律，蓮與荷、菡萏皆屬夫渠。其實詩人不必然也。」承珙案：此箋是謂傳「蘭」字當作「蓮」，非改經「蘭」字爲「蓮」，觀正義可見。疏申箋義，謂「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此由誤認「蘭」爲山蘭，故云陸草。不知《神農本草經》蘭名水香，《別錄》又名蘭澤草，且《鄭風》「秉蘭」即在溱洧之間，不得謂非澤中物也。或又疑蘭與夫渠不同時，亦由不知爲澤蘭故耳。蘭，說詳見《鄭風》。

「碩大且儼」，《釋文》：「儼，本又作媵，魚檢反。」承珙案：「媵」字當作「媵」。《玉篇》：「媵，女好貌。魚檢切。」《釋文》一本所

作即此字無疑。傳寫誤作「矚」，猶「碩大且卷」《釋文》「本又作嫪」，宋本《釋文》有誤作「睠」者是也。

毛詩後箋卷十二終

毛詩後箋卷十三

涇 胡承珙

檜

羔 裘

《序》云：「《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黃氏樞曰：「好絜其衣服亦非大惡，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檜君必有大不可正救者，不止於此。大夫不忍言其君之過，而特曰逍遙遊燕，此其微意也。作《序》者謂「大夫以道去其君」，可謂深于詩矣。」姜氏《廣義》曰：「檜

國褊小，迫于强大，王室衰微，漸相并吞。觀鄭桓公之欲逃死，則知當日之時勢矣。乃逍遙遊燕，飾其衣服，孟子所謂「及是時般樂怠傲」者。大夫以國無善政，不用其言而去之。去之而又思之，且告之故，以冀君悟，可謂得去國之道矣。」《虞東學詩》曰：「此篇《序》下之言，有功於《序》者甚大。《序》稱「大夫以道去其君」，而《詩》言其君服御之美而已，非有大無道之事不能一朝居之勢也，何以忉忉然憂傷是悼哉？讀《後序》云云，乃知檜君直安樂公之流，其後人恃險驕侈，蓋其家法使然。大夫有心，能無去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虞東學詩》曰：「箋據《玉藻》「狐裘」注，謂

檜君以祭服爲朝服。蘇氏以狐白爲諸侯朝天子之服，檜君用以視朝。案，鄭注「狐白」止言天子，其謂諸侯朝天子亦然者，乃是孔推鄭意如此，非鄭說也。陳祥道、方慤則皆以狐白爲燕服。經既不著所用，而《論語》言「狐貉之厚以居」，陳方說固未可廢。承瑛案：此說非是。《秦風·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毛傳明云：「狐裘，朝廷之服。」箋引《玉藻》以爲狐白，亦云諸侯狐裘，並非止言天子。此箋則以爲黃衣狐裘者，疏云：「諸侯之服狐白裘，惟在天子之朝耳。」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而已。故鄭氏「以朝服燕、祭服朝」之說自不可易。蘇氏以此「狐裘」爲狐白，固非。至《終南》「錦衣狐裘」與「黻衣繡裳」並言黻爲冕服，則狐裘之非燕服可知，陳方說尤非是。

「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正義

曰：「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承瑛案：《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之時，雨雪三日，雨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此似諸侯之朝亦得衣狐白者，然未必爲禮之正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耀，然後見其如膏。」案：如膏，猶《鄭風》之「如濡」。彼傳云：「如濡，言潤澤也。」此亦謂其裘色鮮美，故日光照之如脂膏之潤澤然。即此已可見其服以逍遙，故不加禮服之裼衣，而裘毛乃得與日光相照曜矣。

何氏《古義》曰：「上言『以朝』，次言『在堂』，則游燕之後尚有視朝適寢之時。今并其『以朝』、『在堂』者而亦無之，則自辨色而起以至竟日，皆游燕也。」劉氏《詩益》曰：「末章但言羔裘，不及狐裘者，見其逍遙游燕之日多，而視朝之日少耳。或曰，狐裘視朝，

雖非正服，然尚爲政事而設。若羔裘逍遙，其失益甚，故末章惟舉其重者言之。」

「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云：

「悼，猶哀傷也。」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爲『動』也，與箋『哀傷』同。」承琪案：《氓》詩「躬自悼矣」，傳云：「悼，傷也。」《方言》、《廣雅》皆有此訓。此傳云「悼，動也」，則從雙聲爲訓。《鼓鐘》「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妯」亦與「悼」聲義相近。此傳訓「悼」爲「動」，疏謂「心神震動」，似與《說文》「悼」訓「懼」有合。然箋以「哀傷」申之，似非「懼」意。竊謂古「慟」字只作「動」，《論語》「子哭之慟」，《釋文》引鄭注云「變動容貌」。《周禮·大祝》「九擗，四曰振動」，杜子春云：「動，讀爲哀慟之慟。」葉鈔《周禮》本二「慟」字俱作「動」。然則「悼，動也」即「慟」字，故鄭申之以「哀傷」歟？《莊子·山木》篇：「振動

悼栗。」

素冠

《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此詩，毛鄭異說。毛以首章「素冠」爲練冠；次章以「素冠」故素衣；末章「素韠」則無傳。鄭以三章皆言大祥，於「素冠」引《玉藻》「縞冠素紕」；於「素衣」引《閒傳》「朝服縞冠」、「朝服素裳」，故通稱「素衣」；於「素韠」云「韠從裳色」。孔疏申鄭有三：布不當名素，一也；刺不能三年，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二也；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謂全不見練冠，是替即釋服，違禮之甚，《序》不應止於刺不能三年，三也。王肅、孫毓皆以箋爲長。宋儒《呂記》從毛，嚴《緝》從鄭。承琪案：《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又云：「士之齋服有玄端、

素端。」以「素」與「玄」對，即是「白素」之「素」。《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素服與「素車」連文，更不得謂經傳言素皆是白絹。《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是則喪服稱素，明矣。且朞而小祥，乃服練冠練衣，至大祥始除。詩人不見此服，自是當時不復行再期之禮，故云「不能三年」。《呂記》引曹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若以素冠爲大祥之後，則《呂記》云：「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必謂刺不能三年者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殊不知近尚不能，何論於遠？若以「素冠」非練冠，而「素衣」專指祥祭之朝服素裳，無論轉「裳」爲「衣」近於遷就，即此不能三年者，豈其既祥而練已及再期，而獨不行大祥

之祭乎？至朞而釋服，即是不能三年，何必定是三年將終、僅少月日？郝氏敬曰：「素冠主練冠爲是，能練冠，則能三年矣。」疏釋傳云：「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而申鄭又云：「朞即釋服，違禮已甚。」今玩詩言「傷悲」、「蘊結」，其感甚深。若果三年將終，僅少月日，則魯人朝祥莫歌，夫子亦但曰「踰月則善」，詩人願見之意亦何至如此其急急乎？又案：毛於「素韠」無傳者，自與「素冠」、「素衣」同例，皆爲練後所有，不得以禮文不備，疑爲練服之所無。孔疏謂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此未必果得傳旨。即如所云，亦以首言既練，終言大祥，從初嚮末爲順。若箋說素冠在大祥之後，素裳、素韠當祥祭之時，疏謂先思祥後，却思祥時，殊於文義不順。

「勞心博博兮」，傳：「博博，憂勞也。」箋

云：「勞心者，憂不得見。」《虞東學詩》曰：「舊以『博博』屬詩人，然三句文勢直下，正言素冠之人思慕專一，有終身之痛也。『傷悲』、『蘊結』乃詩人自言，故以『我』字別之。」承琪案：「勞心」，傳不明所指，鄭箋乃屬之詩人。然傳以「素冠」爲練冠，則「樂樂」、「博博」者，正所謂練而慨然也，毛意似當以憂勞指素冠之人。孔疏乃誤以鄭義爲毛義耳。

「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案：「歸」當讀如「吾誰與歸」之「歸」。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詩蓋言欲得行三年之人，與之同歸於厚。下文「聊與子如一」，猶言與之一志同心，行此禮以救敝俗耳。箋以爲歸其人家，固泥；正義釋傳又謂同歸己家。觀末章傳引子夏、閔子騫事，以過不及者皆當一

之以禮，知上文「同歸」必非歸家之謂。箋以「如一」爲「與之居處，觀其行」，亦非。

「聊與子如一兮」，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正義曰：《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

①「聊」，原作「願」，據阮校本《毛詩正義》及廣雅本、《續經解》本《毛詩後箋》改。

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檀弓》疏云：「《家語》及《詩傳》與此不同，當以《家語》、《詩》傳爲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熊氏以爲子夏居父之喪異，故不同也。」承珙案：《淮南·繆稱訓》：「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正與毛傳合。《詩》疏所云父母異時，則熊氏說也。《說苑·修文篇》引此事亦與毛傳略同，但又以子路爲子貢。^①許氏《名物鈔》云：「夫子於門人未有稱其字者，恐毛公所傳或誤。」不知此由記事者便文致然耳。古書經秦火後，傳聞異辭，不必執此以非彼。

隰有萋楚

《序》云：「《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正義曰：「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承珙案：《序》下箋以「狡狴淫戲」解「恣」字，首章箋亦但云「疾君之恣」，則似鄭所見《序》本無「淫」字。但詩以「無家」、「無室」爲言，故《序》謂「思無情慾者」。自《困學紀聞》云《檜》有「疾恣」之訓，引《周語》富辰曰「檜之亡由叔姪」，何氏《古義》、《陸堂詩學》遂緣此立說，欲求所疾之人以實之，鑿矣。

此篇傳語甚簡，詩旨難以遽明。惟以首二句爲興，訓「天」爲「少」、「沃沃」爲「壯佼」，則「子」字自當指人，不指萋楚，可見者如此

①「子路」，依文意似當作「子夏」。

而已。鄭箋申之，興意自瞭。但以「鉋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不妄尋蔓草木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則全篇皆屬正興，取義稍迂。惟《呂記》謂「葛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爲赤子之心，至長有室家而後爲所牽蔓，則於文義較順」。戴氏《續詩記》曰：「《隰有葛楚》，疾其君恣欲，至于弱不自持也。漢成帝欲老於溫柔之鄉，委身釋命，莫知所主，若葛楚之類是也。語有云：『人不婚宦，情欲失半。』」怳然無知，此訓「知」不依《爾雅》，非是。說見後。室家未立，童心可樂也。葛楚始生，其光沃若。及其有枝有華，牽蔓輭弱，不能扶持，但見困苦憔悴爾，夫亦何樂之有？」此與《呂記》略同，而尤爲融浹。《集傳》謂政煩賦重，似與《王風·兔爰》、《小雅·苕華》意近。但以爲

賦體，而謂「民歎不如草木之無知」，則以「子」指葛楚，而「無家」、「無室」，語意難通。《黃氏日鈔》已辨之矣。嚴氏《質疑》曰：「《有狐》之『之子』，《集傳》亦即指狐。狐無衣裳，葛楚無室家，說皆未可通。」

「隰有葛楚」，傳：「葛楚，鉋弋也。」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葛楚一名鉋弋。』《本草》云：『鉋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巖《緝》引陸《疏》「葉」字下多「如桃而光尖」五字。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承珙案：《中山經》：「豐山，其木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可以爲皮張。」郭注云：「一名鬼桃，治皮腫起。」《神農本草經》：「羊桃，一名鬼桃，一名羊腸。」《名醫別錄》云：「一名葛楚，一名御弋，一名鉋弋。」

陶注云：「山野多有，似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苦不堪噉，花甚赤。」《詩》云「隰有萋楚」者，即此也。」蓋萋楚之爲羊桃，固無岐說，惟陸氏云「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與鄭箋「不妄尋蔓」正相反。陸氏又云：「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陸所言甚詳，當得其實。鄭箋取喻迂闊，且與所言「其枝猗儺而柔順」者又自相戾矣。

「猗儺其枝」，傳：「猗儺，柔順也。」《經義述聞》曰：「萋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並以「猗儺」爲「柔順」。但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雖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辨》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

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爲「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詩也。」承琪案：「猗儺」固可以「美盛」言，而亦未嘗無「柔順」之義。《高唐賦》：「東西施翼，猗猗豐沛。」此固近於「美盛」。若《上林賦》之「紛溶箛簞，猗猗從風」，張揖曰：「旖旎，猶阿那也。」《考工記》鄭司農注兩引皆作「倚移從風」。《說文》：「移，禾相倚移也。」此「倚移」亦與「柔順」義近。《南都賦》「阿那蓊茸，風靡雲披」，漢人詞賦多本《詩》、《騷》，此皆狀草木之柔靡，則不得以「猗儺」爲專指「美盛」。又司馬相如《大人賦》「又猗猗以招搖」，張揖曰：「猗猗，下垂貌。」楊雄《甘泉賦》「夫何旗旐郅偁之旖旎也」，王褒《洞簫賦》「形旖旎以順吹兮」，又云「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腰腰者已」，注云：「阿那腰腰，舒遲貌。」此則并非草木，更不得泥於「美盛」之訓。蓋《隰桑》之

「阿難」爲美盛，《菴楚》之「猗儺」爲柔順，言各有當，傳義不可易也。至華實皆附於枝，枝既柔順，則華與實亦必從風而靡，雖概稱猗儺，不妨。

「樂子之無知」，箋云：「知，匹也。」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宜爲匹也。」陳氏《稽古編》曰：「《爾雅》『知，匹』語殆專爲此詩注脚，故康成用之。宋儒以其驚俗，仍解爲知識義。」承珙案：《釋詁》「知」「儀」爲「匹」，皆以疊韻取訓，如「流」「求」、「干」「扞」之例，皆見於《詩》。《爾雅》本釋《詩》、《書》，故傳箋依用之。後人以義非習見，而蔑棄古訓者，多矣。

匪風

《序》云：「《匪風》，思周道也。」首章傳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

周之政令也。」《詩序辨說》從歐陽《本義》，謂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之「周道倭遲」耳，《序》蓋不達此意。李氏《集解》曰：據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不應爲「道路」之「道」。此語足以斷之。何氏《古義》曰：此如孔子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也。至《潛夫論》云：「《匪風》，冀君先教也。」《古義》云所謂「先教」，未詳其旨。承珙案：王符此論誤以《逸周書》所云「高辛氏，有鄩之君」當國風之「檜」。其本已譌，尚何足信？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師古曰：「慙，古『恒』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

傷之也。」此所引「說」蓋即《內傳》之說，與毛義合：一以爲非古，一以爲非有道，皆傷今而思古也。李《解》謂毛氏強增「有道」二字，非詩本意。不知傳「有道」即指「周道」言之，

何云強增乎？宋人於此詩各自立說。張子曰：「人之不安，如風中車上。」歐陽謂顧瞻周道，非是爲風之飄發、車之漂偈，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甯。蘇氏曰：「匪風也，而乃至發發，匪車也，而乃至偈偈。」董氏以爲猶「匪兇匪虎，率彼曠野」之意。然毛韓師說相承，其誼甚古，不宜妄改。又《韓詩外傳》云：「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群生遂，萬物甯，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古義》引此作「揚」字，此據誤本。檢影鈔元刻本，仍作「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可見此詩言風言車，皆與周道關係，非

泛言不安之狀。或又謂古字「匪」「彼」通用，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意義殊淺，不如從傳爲得。

何氏《古義》曰：「《說文》無「偈」字，當依《前漢書》作「揭」，云高舉也。車升高，則在車上者必震盪而不安，此亦車中即事之語。」承珙案：《廣雅》亦云：「偈，疾也。」《衛風》「伯兮揭兮」，《韓詩》作「偈」，《文選》注引《韓詩》曰：「偈，桀挺也，疾驅貌。」與毛此訓正同。《白帖》十一。引此詩又作「匪車揭兮」，可知「揭」「偈」古同字。《說文》：「揭，去也。」疾驅者，有「去」義，則此「偈」字或當爲「揭」之借字。即從《漢書》作「揭」而以爲「高舉」，亦謂其疾驅揚起耳，非有異義也。「誰能亨魚」，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稽古編》曰：「周自文武以來，以優柔寬簡爲治，此周道

也。厲王時，變爲嚴急，監謗耑利，民焦然不安生，故詩人思得一仕於西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使以亨魚之法爲治民之道也。《老子》云「治大國若亨小鮮」，意與毛傳正同。後儒言《詩》，略於訓義。①亨魚之說，箋疏俱無發明，遂無有過而問者。」翁氏《附記》曰：「陳氏此說甚暢。然疏中明言「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此固已發明傳義矣。玩末章首句著意「亨魚」，則前二章「匪風」、「匪車」二句俱宜重讀。若如《集傳》之說，則皆不著重首句矣。」

「溉之釜鬻」，傳：「溉，滌也。鬻，釜屬。」《釋文》：「溉，本又作概，古愛反。」案：「溉」乃水名，非「滌」義。《說文·手部》「溉，滌也」，引《詩》「溉之釜鬻」。是《毛詩》本當作「溉」。正義曰：「《釋器》云：「醴謂之鬻。」

鬻，鎔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鬻。涼州謂甑爲鎔。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鬻。」然則鬻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釋文》引《說文》：「鬻，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鬻。」陸意從許以合毛傳「鬻」爲「釜屬」之訓。即《說文》一說爲鼎，亦曰若甑，而非即甑，不必如孔疏「亨魚用釜，不用甑」之疑。《楚辭·九歎》云「爨土鬻於中宇」，王逸注云：「鬻，釜也。」亦與毛、許義同。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承珙案：《說苑·善說篇》：

①「訓義」，《經解》本《毛詩稽古編》作「興義」。

「蘧伯玉使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及見楚王，曰『楚最多士，而不能用』云云。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車二乘，追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鬻。孰能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此亦謂求賢輔治之意，與傳箋義合。

毛詩後箋卷十三終

毛詩後箋卷十四

涇 胡承珙

曹

蜉 蝥

《序》云：「《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云：「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註》本有，未詳

其正也。」《校勘記》云：「《集註》是也。觀前《譜》正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是正義所見鄭《譜》左方中不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釋文》所見乃誤本，因此而去此《序》「昭公」字耳。」翁氏《附記》曰：「朱子改刺昭公爲刺時人，義亦相通。第詩本詠歎之辭，非如史傳之文得所指實，安能必於本篇中確有可考而後信乎？《序》既云「昭公」，則即是可考，凡讀《詩序》皆如此。」

何氏《古義》曰：范蔚宗云：「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賒」與「奢」通。范氏《補傳》曰：「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變風始於《蜉蝣》。《羔裘》刺絜其衣服，《蜉蝣》刺好奢，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政治，序《詩》者以其逍遙遊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強

於政治；《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強，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蜉蝣之羽」，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段氏懋堂曰：「猶」當作「獨」。承珙案：此傳言蜉蝣朝生莫死而猶美其羽，興曹君危亡將至而猶務於奢耳。作「猶」，義本可通，不必改「獨」。嚴氏《質疑》謂毛傳似反以昭公不能修飾衣服爲不如蜉蝣，失詩意。此可謂不善讀傳者。

「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說文》：「黼，會五采鮮色。」引《詩》曰：「衣裳黼黼。」段注云：「黼，其正字；楚，其假借字也。蓋三家詩有作「黼黼」者，如毛「革」韓「韜」之比。」陳氏《稽古編》曰：「每章第一句以蜉蝣起興，第二句即指昭公。若作比體，以全章

皆指蜉蝣，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複乎？且泛以衣裳借言，猶可也；確指爲麻衣，愈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黃黑色，此《爾雅》郭注而《集傳》遵用之者也。黃黑色而云「如雪」，可乎？」承珙案：《秦策》「不韋使楚服而見」，高誘注：「楚服，盛服。」此即用《詩》「楚楚」之義。次章「采采衣服」，傳云：「采采，衆多也。」《文選·鸚鵡賦》注引《韓詩》「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沈氏清瑞曰：「《詩考》以此條入《大東》，改「粲粲衣服」以就之，非是。」夫曰「衆多」、曰「盛貌」，亦必非指蜉蝣之羽可知。蓋《集傳》於此以興爲比，誤與《周南·蠹斯》篇同。

「於我歸處」，翁氏《附記》曰：「每章末句，諸家皆未明白。箋疏云「君將於何依歸」，此於「我」字竟拋荒矣。且以「我」字指我君言，文義未順。《呂記》、嚴《緝》皆云「其

於我歸處乎」，竟似欲以作詩者自任爲君所倚，尤未安矣。朱氏鶴齡引鄧元錫說，謂末句是約奢之義，鄧云：「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於語意更不協。惟蘇穎濱曰：「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處。」此說得之。」承珙案：此但將二句連讀自明，謂心之所憂者，於我乎不知所歸處也。《表記》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正義云：「此詩言曹君好潔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亡，故賢人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解詩「於我」二字，文義最合。《詩》疏乃依箋爲說耳。至三章「於我歸說」，箋云：「說，舍息也。」《釋文》：「說，音稅」，此鄭義也。又云「協韻如字」，則讀爲「言說」之「說」。故黃氏佐、凌氏濛初皆謂欲其人之依歸於我，而教誨開諭

之。夫在朝者既皆小人矣，尚何誨諭之有？至《表記》引此詩，注云：「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釋文》：「說，音悅。」正義以爲引《詩》斷章。承珙案：《表記》引《詩》之意，承上問寒問飢之類，言有口惠者必有其實，故云「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猶言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也。所引《詩》「歸說」，仍當作「稅舍」解。康成注《禮》似不如箋《詩》之當。毛傳但於次章訓「息」爲「止」，而「歸處」、「歸說」皆無傳，必以其義大同，舉中該上下耳。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埤雅》：「蜉蝣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掘閱得玉。」王氏《總聞》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虞東學詩》曰：「箋云「掘地解閱」者，蓋蜉蝣生土

中，掘地而出，開解其穴如闢戶然，故云掘閱。《小正》續注引此詩：閱，猶門也。《詩》故云讀《管子》「掘閱得玉」，始知「閱」與「穴」通。《稽古編》曰：「今《管子》並無「掘閱得玉」語，惟《山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房注云：「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闕。」豈「掘閱得玉」別見他篇，而近本逸之乎？」《詩小學》云：「古「閱」「穴」通。宋玉《風賦》：「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枳句，空穴，皆重疊字。「空穴」即「孔穴」。善注引《莊子》「空閱來風」，司馬彪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老子》：「塞其兌，閉其門。」「兌」即「閱」之省，假借字也。《說文》「堀」下引「浮游堀閱」，「堀閱」是雙字，猶「孔穴」，言蜉蝣出孔穴中也。傳云「容閱」即史所謂「容頭過身」。《孟子》：「事是君則爲容悅。」「容悅」即傳之「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

閱」，二「掘」字皆「堀」之譌。鄭意謂出於堀中而解脫變化，說「閱」與毛異。①承珙案：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是孔所見他本箋有作「鮮閱」者，故釋傳「容閱」爲「形容鮮閱」。但傳云「掘閱，容閱」，則「容」乃解經「掘」字，何得謂爲「形容」？段以「容閱」爲「容悅」，與正義「閱者，悅懌」之意相近，亦非是。鄭箋「掘地解閱」，「掘」當訓「穿」，「閱」當讀「脫」，謂穿地解脫而出。即《說文》引作「堀」，云「突也」，亦謂穿地突起。若如段說，「掘閱」但作「孔穴」解，則「蜉蝣孔穴」殊不成語。蓋「解閱」猶言「解脫」。《說文》：「蛻，它蟬所解皮也。《廣雅·釋詁》：「蛻，解也。」《山海經·中山經》「峽山多空奪」注云：「空奪，即蛇皮

①「說」，廣雅本作「脫」。

脫也。」然則傳云「容閱」者，「容」疑作「空」，「閱」亦讀「脫」。「掘」「空」、「閱」「脫」以聲爲訓。傳箋義同，非有異也。

「麻衣如雪」，傳：「如雪，言鮮絜。」箋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何氏《古義》曰：「諸侯夕深衣，所以言麻衣者，蜉蝣朝生莫死，君服麻衣，則薄莫之時，而蜉蝣之生亦不久矣，甚危之至也。」承珙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蓋古者布衣皆謂之麻衣。諸侯朝玄端，夕深衣，此本禮之定制，未見其奢。箋以朝夕變易衣服爲奢，非是。惟深衣以十五升布而鍛濯灰治之，詩言「如雪」者，見其功之至精。猶《檜風》刺好絜衣服而云「羔裘如膏」，羔裘亦人君所宜服，但狀以「如膏」，則見其君不留意政治，而惟於衣服之間力求精粹。侈心之

萌，即在於是。若非所當服而服之，是僭而不徒奢矣。

候人

《序》云：「《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陸堂詩學》曰：「石林葉氏言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衛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愚謂《左傳》晉文人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宏說似乎有因。若以《國語》參之，頗覺其謬。《晉語》：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楚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案：楚成王之立在惠王六年，曹共公之立在惠王二十五年，晉公子如楚在襄王十四年，楚成與曹共雖爲同時，然豈有曹之新詩而楚君已成誦在口

者？《候人》之刺共，與《蜉蝣》之刺昭，《序》說似皆未可從。」承珙案：葉氏之說與《六經奧論》、《詩序辨語》同。陸氏更據《國語》以疑刺共之說。不知風謠之作，列國流傳，曹詩偶傳於楚而成王誦之，亦事所恒有。僖二十四年《左傳》：鄭子臧好聚鵠冠，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記當時君子之語，亦正與曹共公同時，又何疑於楚王之成誦乎？至宋儒據范氏謂《詩序》出於衛宏，遂疑此《序》乃宏附會《左傳》爲之，不知毛傳於「三百赤芾」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經文惟言「赤芾」，而傳益以「乘軒」，與《左傳》合，足見毛以前經師相承爲刺共之詩，必非衛宏之所能附會矣。

「彼候人兮」，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是謂遠

君子也。」正義曰：「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諸侯候人亦應是士。此乃身荷戈投，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承珙案：此因《周官·候人職》云「治其禁令以設候人」，鄭注謂「選士卒以爲之」，即引此詩，故以此「候人」非其官長。然傳明云「賢者之官」，則即以爲候人之官長率其徒屬以防備姦宄，是亦屈于下僚，未嘗不是遠君子也。李《解》引程蘇之說，謂候人祇守疆場，而共公寵之，使服卿大夫之服。《集傳》本之，似以「彼其之子」即指候人。此於「三百赤芾」語不可通。豈此三百者皆由候人而升服大夫之服？曹之候人不應如此其多也。玩經文兩「彼」字，正相對照，傳於「彼其之子」云：「彼，彼曹朝也。」則上「彼」字專指候人，言一則奔走道涂，一則委蛇朝寧，或遠或近，彼此相形。語意分明，無庸岐解。

「何戈與祲」，傳：「何，揭。祲，殳也。」馬融《廣成頌》：「祲殳狂擊」章懷注云：「祲，亦殳也。」《說文》：「祲，殳也。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人而欲人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祲。」《詩》曰：「何戈與祲。」《禮記·樂記》：「行其綴兆」注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疏以爲齊、魯、韓《詩》。《呂記》引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亦作「綴」。承珙案：「祲」字从殳，「祲」之爲「殳」，其本義也。許氏以其从示聲，故又有「高縣羊皮」一義。縣羊皮者，蓋即用殳懸之以爲揭示。揭示即「表」也。祲有表綴之義，三家詩或有借「綴」爲「祲」者，而鄭氏注《禮》即用以證「綴」之爲「表」耳。實則其器爲殳，其名爲祲，其義爲綴，非祲與綴有二物也。《國語》單襄公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候人爲導。』」則是「何戈與祲」者，即負弩矢先驅之意。然曰「爲導」，則戈祲不獨以防姦，或并用以表道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禮記·表記》注云：「鵜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正義云：「《詩》注言鵜鳥在梁必濡其翼，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所注不同也。」承珙案：經文「不濡」、「不稱」語意相應，以鵜在梁則當濡其翼，而乃不濡，之子在位則當稱其服，而乃不稱，蓋用物理反常爲興也。《禮》注似非《詩》旨。傳云「梁，水中之梁」，見鵜既在水中，無不濡其翼味

者，興意重在「不濡」，不必更於「梁」求解。《韓昌黎集》注引施士丐《詩說》云：「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歐陽《本義》即用其說。《呂記》、嚴《緝》皆從之。然就梁竊魚，亦非詩中本旨，不如傳箋取興爲合。又案：《表記》注以鵜之不濡其翼爲善，似以「不濡」反興「不稱」，故李氏《詩所》云：「水鳥而在梁，則能不濡其翼，設他鳥居之，則濡矣。以興不稱其服者。」此亦非是。《漢書·五行志》云：「鵜鵠，即汙澤也。或曰禿鷖。」《小雅·白華》有鷖在梁，箋謂鷖性貪惡。《北史》魏明帝獲鷖於宮中，養之。崔光諫云「貪惡之鳥，汙澤所有。黃初中，鵜暫集而去，猶以爲戒」云云。可知鵜與禿鷖同爲惡鳥，此詩取興必非以鵜爲善。《楚辭·九思》云「鵜集兮帷幄」，《章句》言「小人

在尊位」，亦是以鵜喻小人也。

「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李氏《集解》曰：「歐陽破毛鄭，以謂徧考前世詁訓，無「久厚」之訓。然歐氏之說則以爲：「婚媾之義，貴賤匹耦各以其類，彼在朝小人不從群小居卑賤而越高位，是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說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媾」「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二。引《白虎通義》云：「媾，厚也。重婚曰媾也。」故《詩》疏以「重昏媾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語》晉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禮饗之，

九獻，庭實旅百。既饗，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郵，又甚矣。效郵，非義也。」韋注云：「媾，厚於其寵也。郵，過也。」詳楚子引《詩》之意，蓋謂九獻庭實是厚也，而又殺之，是不終其厚，與曹詩所云「不遂其媾」者其過同矣。故其下云：「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是則所謂終其厚矣。據此，則此詩之解，自以毛鄭爲正，言小人竊祿高位，可謂厚寵，然而無德以居之，將不能久厚於其寵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隤」，傳：「蒼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隤，升雲也。」箋云：「蒼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稽古編》曰：「《詩》兩言「朝隤」。《蝮蝨》之「朝隤」，虹也，爲將雨之徵。《候人》之「朝

隤」，雲也，爲小雨之驗。木華《海賦》：「蒼蔚雲霧」，正用曹詩語。張子厚解「朝隤」爲登山伐木，誤矣。至蒼蔚，正指「朝隤」；婉變，正指「季女」，文義相應也。朱子分「蒼蔚」爲草木，「朝隤」爲雲氣，亦未當。」承珙案：末章四句自傳箋外，諸家之說多以上二句喻小人之繁盛，下二句喻君子之困窮，但於「蒼蔚」必取草木鬱盛爲義，蓋因二字皆從艸，故云然耳。《說文》：「蒼，艸多兒。从艸，會聲。《詩》曰：「蒼兮蔚兮。」此字與毛同，而義仍異。毛以「蒼蔚」爲「雲興」者，謂南山朝隤如草木蒙茸。朱氏《通義》引《呂覽》「山雲草莽」爲證，是也。《說文·女部》云：「嬀，女黑色也。从女，會聲。《詩》曰：「嬀兮蔚兮。」此或三家詩本有作「嬀」者，或本作「讀若《詩》曰「蒼兮蔚兮」，而今《說文》有脫誤。要之，於詩義無當也。

鴉 鳩

《序》云：「《鴉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張氏《詩貫》曰：「凡《詩》稱『君子』者，單言已足。『淑人』與『君子』並稱，惟《小雅·鼓鐘》與此篇耳。蓋非實指其人，故連舉『淑人』、『君子』以寓其懷念之情。則當定為思古人之作，而非現在也。」《稽古編》曰：「援古刺今，《詩》之常體，不獨《鴉鳩》然也。晦翁以為是美非刺，徒以詞而已。況末章曰『胡不萬年』，蓋思之而不得見，若曰天何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顯然。」

「鴉鳩在桑，其子七兮」，傳：「鴉鳩，結鞠也。鴉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承珙案：《鵲巢》序亦云「德如鴉」，

鳩」，蓋鴉鳩均一之德，經師相承，其說甚古。此傳「朝莫上下」之說，亦必目驗而知，如鵲性不樹止、桑扈不啄粟之類。古人博明物理，究極群書，非可據所不見妄生疑異。《荀子·勸學篇》云：「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此《毛詩》所出也。《說苑·反質篇》引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此蓋出三家詩傳。《列女·魏芒慈母傳》引《詩》首章云云，「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語與《說苑》略同。《韓詩外傳》云：「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繇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

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淮南·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于一乎！》《後漢書·鮑宣傳》云：「天子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據此，則三家詩及諸儒之說皆與毛同，真古義也。歐陽《本義》乃謂「子之七」及「在梅」、「在棘」、「在榛」，皆為鳴鳩用心之不一，謬矣。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段懋堂曰：「上箋『執義當如一』，下箋『執義不疑』，此言『執義一』，文句相承，當亦箋語，非傳語。今本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承珙案：段說是也。「儀」之為

「義」，毛時通用，故不更為「儀」字作訓。後漢時，則「禮義」之「義」與「威儀」之「儀」截然各異。故鄭於「人而無儀」則云「儀，威儀也」，於此「儀」則云「儀，義也」，悉為分別如此。《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作『其義一兮』。」此殆因箋說而改。然惟言「執義一」，則所包者廣。《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其末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如一，尤有明證。後儒多以「容儀」解之，隘矣。且在次章「其帶」、「其弁」，乃言其容儀服飾耳。

「其儀不忒」，傳：「忒，疑也。」案：「忒」之訓「疑」，他無所見，惟《爾雅·釋詁》有「貳，疑也」。古「忒」字多借「貳」為之，或轉

譌爲「貳」，亦譌爲「貸」。《說文·貝部》：「貳，副益也。」「貸，施也。」「貸，从人求物也。」皆於「疑」義不相近。《心部》：「忒，更也。」「忒，失常也。」「忒」「忒」蓋本一字，故《釋詁》「貳，疑也」，字當作「忒」。或以聲近借「資」，又以形近譌「貳」，郭注《釋詁》遂謂有貳心者皆「疑」。惟毛所據《爾雅》本作「忒」，故直訓「忒」爲「疑」。陸氏於《釋言》「爽，忒也」始爲「忒」字作音，則所見《釋詁》必作「貳，疑也」可知。《詩正義》以「忒，疑」爲《釋言》文者，「言」乃「詁」字之譌。但又云「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則不獨所見《爾雅》作「貳，疑也」，即所據毛鄭《詩》本亦必有借「資」爲「忒」，而轉譌作「貳」者。《禮記·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云：「忒，本作貳。」然《詩》中如「士貳其行」、「無貳爾心」，傳皆不訓「疑」。又「忒」與「棘」「國」爲韻，古韻皆之

部入聲，與「貳」字爲脂部去聲者本不相通也。《緇衣》云：「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尤足見毛傳以「忒」爲「疑」誠確詁矣。

「正是四國」，傳：「正，長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校勘記》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傳『正，是也』，小字本、相臺本『是』作『長』，《考文》古本同。案：『長』字是也。」段云：「『正，是也』不誤，鄭乃易爲『正，長也』。下章箋『正，長也』三字蓋本在『執義不疑』上。」承珙案：段說是也。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詁》當作『釋詁』。文。」則孔所見本已誤矣。《呂覽·先己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

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荀子·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注云：或曰「按，然後也」。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據此引《詩》，皆謂正身以正國，與毛傳訓「正」爲「是」義同。《說文》：「正，是也。从止。一以止。」「是，直也。从日，正。」故《左傳》曰：「正直爲正。」毛義甚精，不必改訓爲「長」。

下 泉

《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

也。《詩序辨說》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承琪案：此非通論也。共公寵任小人，群邪用事，則其侵刻下民，勢所必至。獻狀之討，固由自取，然晉人執其君，分其田，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虐亦甚矣。詩人憂之，而思明王賢伯者，所謂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何得云「天下大勢，非曹公之罪邪」？《呂記》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檜曹，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冽彼下泉」，傳：「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

「冽」，字從欠，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段云：「《大東》傳「冽，寒意也」，《唐石經》誤作「冽」，《詩本音》從之。考《易·井》「冽」字从水，列聲，清也；《詩》「冽彼下泉」、「有冽沍泉」，字从欠，列聲，寒也。《東京賦》「玄泉冽清」薛注：「澄清貌。」善注引「冽彼下泉」，誤。」承珙案：詩取興之意，重在寒泉之浸物，故《大東》亦曰「有冽」、「無浸」。許氏《名物鈔》云：「泉以潤物，然必於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於寒，則不適於用，而徒以浸彼稂蕭蒼草而又傷之耳，於以見王澤不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此說頗合詩旨。嚴《緝》乃謂此「冽」字當從水，與《大東》異，誤矣。

「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說文》：「莛，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莛。」段注云：「當作「禾粟之莛」，《詩》、《爾雅》音義皆引《說文》

「采」作「莛」，當據以訂正。生而不成，謂不成莛也。不成謂之童莛，已成謂之莛，此「莛」「莛」二字連屬之義。云「禾粟之莛」者，惡其類禾而別之也。陸璣《疏》云：「禾莛爲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今本「莛」作「莛」，誤。」承珙案：段說是也。《說文》「莛」下又云：「禾粟下揚生莛也。」「莛」與「莛」皆連「禾粟」言之，正以其似禾粟而非禾粟耳。《大田》「不稂不莛」，傳云：「稂，童梁也。莛，似苗也。」若分爲二物。然諸書多言莛能亂苗，不及莛者，正以莛并不成爲莛也。陸《疏》云「禾莛爲穗而不成」者，「禾莛」亦謂禾中之莛。李氏《集解》引陸《疏》正作「禾莛」。郭注「稂，童梁」，以爲莛類，是已。邵氏正義云：「稂爲穀之有稈而無米者，南方農諺謂之扁子。禾不能成實則爲稂。豐年則無之，《大田》所以言「不稂」也。稂雖無米，亦稍有

米皮，今南方用以飼鷺，又以飼馬，《魯語》所謂「馬餼不過稂莠」也。至於《下泉》之詩，則舉童梁之得水而病，以見嘉禾之不殖，并及蕭著，以見庶草之盡。卒章言黍苗之盛，陰雨之膏，嘉穀自無稂莠。此詩人追思盛治所由，寤歎而不能忘也。」今案：稂爲莠類。《左傳》：「伯有之門上生莠。」其爲陸草可知。故毛云：「非溉草，得水而病也。」邵氏云：「農家穫稻，簸而揚之以去其稂。」則誤稂爲稻種。若本係稻種，正與水相宜，不當取爲民困之喻。總由誤以稂爲禾之秀而不實，因又誤爲稻種耳。

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正義謂下章「蕭」「著」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稽古編》曰：「孔申鄭義，尚有未盡。下泉浸物，本喻虐政困民。蕭以祭，著以筮，皆草之

可貴，故恐其傷。稂爲害苗之草，鋤而去之，唯恐不盡，何反以見傷爲虐乎？鄭意或因此，故破「稂」爲「涼」。涼爲草名，無他典可證，康成當別有據耳。」承珙案：陳氏以蕭著爲可貴之草，故疑「稂」非「稂莠」之「稂」。嚴《緝》則謂泉流不灌良苗，而所浸乃稂、莠、蕭、著之野草。《詩所》、《詩貫》遂皆以爲惠及小人之喻。不知經文但以下泉曰冽，則不如陰雨之膏，苞稂曰浸，則異於黍苗之芘。兩相比照，其義自明。稂、蕭、著、黍，皆以喻民，政異而民非有異也。至箋破「稂」爲「涼」，正義曰：「《釋草》未見草名「涼」者，不知鄭何所據。」考《釋文》稂，「徐又音良」；《說文》「莠，艸也，从艸，良聲」；《史記·司馬相如傳》「其卑溼則生藏莠蒹葭」，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莠，莠尾艸也」，索隱引郭璞云「莠尾似茅」；《爾雅》「孟，狼尾」注云「似

茅，今人亦以覆屋」；然則「葭尾」即「狼尾」矣。陸《疏》云：「蕭，一名牛尾蒿。」狼尾、牛尾二草，蓋形相似者。《說文》云：「葦，蒿屬。」陸《疏》云：「葦似賴蕭。」則葦與蕭葭亦同類相似。鄭云「涼草，蕭葦之屬」者，豈即《爾雅》之「狼尾」歟！

「四國有王」，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承琪案：傳釋「有王」云「諸侯有事」，是「四國有王」言四國有勤王之事。凡會盟征伐皆是，而朝聘亦在其中。《商頌》「莫敢不來王」，《左傳》「宋公不王」，《國語》「荒服者王」，此謂朝覲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云：「以蕃王室，王事無曠」，則凡勤王之事，所包者廣矣。惠氏《詩說》曰：「《風》之言『王』者

五，衛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爲王前驅』，晉詩曰『王事靡盬』，秦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國有王』，皆編詩之微旨也。《下泉序》謂共公。共公於魯僖九年即位。是時，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于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思王與郇伯也。」

「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曰：「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鄭云『州伯』，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

① 「二十九年」，原作「十九年」，據阮校本《春秋左傳正義》改。

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惟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承琪案：經、傳亦未有郇侯爲州伯之文，惟《竹書》：「昭王六年，錫郇伯命。」此或郇侯之後繼世爲方伯者。毛以爲東西二伯，當時亦必有所據。此詩末章四語與《小雅·黍苗》首章略同。彼云「召伯」，即召穆公。觀《大雅·江漢》所言召穆公在宣王時受九命圭瓚鉅鬯之錫，明是繼其祖召康公爲東西大伯，故《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正義曰：「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士耳。」以彼證此，彼召伯爲大伯，此郇伯亦當爲大伯矣。況一州一牧，二伯佐之，祇各治其當州諸侯。《左傳》桓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今河東有荀

城，古荀國。《水經注》：「汾水又西逕荀城，古荀國也。」又云：「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是則郇侯封國在冀州之境，若爲州伯，祇治其當州諸侯，未必遠及兗州之曹，曹人何爲思之？此必爲東西大伯，曹國在其所轄，如《召南》之思召伯云爾。

毛詩後箋卷十四終

毛詩後箋卷十五

涇 胡承珙

豳

七 月

《序》云：「《七月》，陳王業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后稷封釐，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承珙案：此因言周秦風俗而連類及之，非以《七月》一篇兼有文武時事。《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此實周公上述豳俗，以明農桑爲

王業之本，與《大雅·公劉》、《尚書·無逸》同義。而其後創制《周禮》，遂以播之《籥章》，專官守之。若非追陳豳俗，何以名之爲「豳」？若非周公所作，又何以《鸛鳴》以下六篇皆周公之詩而附於其後邪？

《周禮·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皷《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則皷《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皷《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注以《七月》之詩當之，其箋《詩》即自用其說。而《集傳》非之，以爲風中不得有雅頌；又一詩之中首尾相應，剝其一節而用之，恐無此理。於是備列三說：謂本有是詩而亡之者，王氏安石也；謂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者，饒氏魯也；謂《楚茨》諸篇爲《豳雅》，《噫嘻》諸篇爲《豳頌》者，或說

也。王氏《詩總聞》又謂本《七月》一詩，而和器之聲有不同。陳氏《稽古編》一一取而駁之，而於王雪山雜引《笙師》、《眡瞭》以釋《豳雅》、《豳頌》之說，攻詰尤力，謂宋人諸說無一可通。然陳氏猶沿疏家，謂鄭氏三分《七月》以當之之說，以爲雖屬臆度，於義無礙。承珙案：《詩》疏謂《周禮》注以《七月》首章「流火」、「鬻發」之類爲《豳詩》，「于耜」、「舉趾」之類爲《豳雅》，其後章穫稻釀酒、躋堂、稱觥之事爲《豳頌》，與《詩》箋小異。《詩》箋則謂「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信如所言，則割裂穿鑿，誠爲無理。今反覆《禮》注、《詩》箋，乃知所謂三分《七月》者，皆疏家之誤，而鄭氏實未嘗有是也。鄭氏於《周禮》具有師承，必非無本。《籥章》首言「掌土鼓、《豳籥》」，可見此一官專掌以籥

歛《豳》，別無他詩，亦別無他器。鄭注《籥章》引《明堂位》曰：「土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秋官·伊耆氏》注云：「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蓋八蜡皆爲農事，此歛《豳》亦多爲農事，故爲伊耆氏之樂耳。其所謂《豳詩》、《豳雅》、《豳頌》者，舍《七月》一詩更將誰屬。鄭注「歛《豳詩》」云：「《豳風·七月》也。歛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細繹注意，蓋《籥章》於每祭皆歛《七月》全詩，而其取義各異。取迎寒暑，則曰《豳詩》；取言耕作，則曰《豳

雅》。故注云「謂之」者，言因此義而謂之雅，因彼義而謂之頌耳。又曰「歌其類」者，即《左傳》「歌《詩》必類」之義。鄭撮舉詩詞，正指類以曉人。則凡篇中言「鑿冰」、「肅霜」，類乎寒暑之氣者，皆謂之風；言婦子入室，類乎男女之正者，皆謂之雅；其餘所不言者，以類推之而已。至箋《詩》於「殆及公子同歸」以下繫云「是謂《豳風》」，「以介眉壽」以下繫云「是謂《豳雅》」，「萬壽無疆」以下繫云「是謂《豳頌》」，「是謂」者，猶《禮》注云「謂之雅」、「謂之頌」也。蓋以《七月》全篇備風、雅、頌之義，《簫章》歛之以一詩而共三用，^①如二南爲房中之樂，而用之鄉人則爲鄉樂，用之邦國則爲燕樂，皆比類以取義，並非截然分首二章爲《風》，六章以上爲《雅》，八章以上爲《頌》也。孔氏不善讀箋注，妄爲分別，致後人以三分《七月》之說歸咎鄭君。夫

《簫章》所掌《豳簫》，明是總括之辭。在當日如何采詩入樂以成節奏，後人已不能知，又安能判某章爲《風》、某章爲《雅》、爲《頌》邪？惟明乎鄭氏「歌其類」之義，則知《簫章》止言歛《豳》，必不當求諸《七月》之外。《簫章》言《豳詩》者，正謂《豳風》，以其詩固風體也。其曰《豳雅》、《豳頌》者，則又以詩入樂，各歌其類，合乎雅頌故也。此可見詩與樂各有取義，亦非於一詩之中隨事而變其音節。且風詩義兼雅頌，猶雅詩亦兼風與頌，《大雅·崧高》云「其風肆好」，又云「吉甫作頌」。《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伐檀》、《白駒》、《騶虞》。」此惟《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已亡，餘皆國風而謂之「雅」。又《漢·杜夔傳》云：「舊雅凡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而《伐檀》、《騶虞》皆

① 「詩」，原誤作「時」，據文意改。

風詩。則不得謂別有《豳雅》、《豳頌》而亡之矣。

歐陽《本義》謂齊、魯、韓《詩》無《七月》，後之作《六經奧論》者因之。案：齊、魯《詩》，宋時久亡，即《韓詩》，在宋儒已有見有不見者，故歐公謂祇存《外傳》，則何由知三家之無《七月》。此不過傳聞謬說，未檢《釋文》、《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所引《韓詩》明明有《七月》耳。明人豐坊偽爲《魯詩世學》，妄改《七月》名「邠風」，而不知昭四年《左傳》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篇名顯然。此真所謂眯目而道黑白者矣。

《潛夫論》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案：大小者，謂上自朝廷續武鑿冰，下及閭閻衣食瑣屑之事。終始者，謂卒歲改歲終始循環無有休息也。范氏《補傳》曰：「周公作是詩，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

以「七月」爲首，何也？意者夏正建寅，至七月則過於中，是時以農爲本，前乎此則田功未畢，至七月則耕稼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月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舉。蓋其意欲使之預備，無後時之悔。」此說本之程子，於《七月》名篇之意言之頗諦。而篇中四序錯陳，彼此先後，從無言及者，惟《虞東學詩》引：「蔡宮聞曰：『首章自七月推至四之日，是二月也。次章即承二月言之。』承珙案：何氏《古義》曰：「春日，孔以爲建辰之月。案：《月令》云：仲春之月，倉庚鳴。《夏小正》：二月采繁。則此章兩「春日」皆謂二月也。」二章即繼三月言之。承珙案：《春秋考異郵》曰：「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四章以四月爲始，而推至十二月。五章以五月爲始，而推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爲始，而推至九月。七章又承九月、十月言之。八章宜繼以一之日矣。舍

「言」者，豈當「鬻發」之時，「于貉」之外，無他事歟？」論雖無關大義，而推索極細，故錄存之。」

「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流，下也。」劉氏瑾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周公時，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日在鶉首，昏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此詩上述豳俗，而言「七月流火」者，據周公所見而言也。」承琪案：《豳詩》皆用夏正，不應據周時之星象以述夏初之《豳風》。《堯典》：中夏「日永星火」。《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皆在五月午位，則六月尚在未位。巳午位俱屬南方，直至七月，而火在申位，始流於西耳。況傳以「火」爲「大火」，或即以大火之次言之，孟秋之月，初昏在申位，故爲西流。正義引《鄭志》答孫皓問，以《堯典》「星火」謂大火

之次，與《七月》之「火」爲心星別。此亦但謂心爲季夏中星，初非以《七月》所言必是周初之星宿也。

戴氏《詩考正》曰：「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起，又或以言「月」言「日」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正四方，卯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丑寅爲東北之維，辰巳爲東南之維，未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可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之日，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鬻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下「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

九月、十月若云「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也。」承珙案：此說本宋張氏，謂言「日」又言「月」，別無義例，只是文順。然《三百篇》固多用夏正，而此篇設文獨異，未必全無意義。如但以隨文便稱，則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以不辭而改爲「一之日」、「二之日」，可也。若云「正月于耜」、「四月舉趾」，未爲不辭也，而何以必曰「三之日」、「四之日」乎？蓋以周公而陳幽公之事，若用周正而以子爲正月，則非追述夏時之義。如以寅月爲正月，則又礙於周王之正朔，故不得不變其文例，於子丑之月以數紀之。然使言「一月」、「二月」，則仍混於周正，且與下「四

月」、「五月」等稱夏時者不合，故又變「月」言「日」，謂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也。至於寅卯之月，既不可云「正月」、「二月」，又不得再言「一之」、「二之」，故遂因乘上數稱爲「三」、「四」。雖云便文，亦即所以避周正夏正之名，而因見其義也。傳云：「一之日，十之餘也。」蓋以十者，數之終。十月之後當復起數，連十言之，則爲十有一。除十言之，則直謂之「一」耳。可見傳先言此者，正欲人知經文但以數紀之意，並非以此爲周正所自起。其下又云：「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①不過指類以曉人，亦非謂《幽詩》通用三正也。或謂《尚書·泰誓》序云「二月戊午，師渡孟津」，劉歆《三統歷》見《漢

① 「四月」，原作「正月」，據阮校本《毛詩正義》改。

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是子月可稱一月。不知史文據事直書，自當稱「月」。詩則因詞託事，其體不同，故可變「月」言「日」。況《泰誓》、《武成》專以周正起數，《豳風》以周公而述夏時，焉可比例。但必如正義「陽生稱日，陰生稱月」之說，則誠未免穿鑿耳。

「二之日霽發，二之日栗烈」，傳：「霽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段氏《詩小學》曰：「《下泉》正義：『《七月》云「二之日栗烈」，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文選·長笛賦》注引毛傳：「慄，寒也。」今本誤「慄」。《風賦》注引毛傳：「慄冽，寒氣也。」《古詩十九首》注引《毛詩》「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說文》：「慄，寒也。」《玉篇》：「慄冽，寒貌。」「冽，寒氣也。」按，《五經文字·八部》有「慄」字，知《七月》作「慄」也。今《說

文》無「冽」字。「有冽洿泉」正義引《說文》「冽，寒貌」，《高唐賦》注引《字林》「冽，寒風也」，《嘯賦》注引《字林》「冽，寒貌」，是唐時《說文》、《字林》均有「冽」字。今《說文》「冽」訛為「瀨」。《釋文》云：「栗烈，《說文》作颺。」考《風部》不引此詩。又按，澤浹、慄冽，皆疊韻字，以《說文》為正。澤浹字在第十二部，浹冽字在第十五部，如氤氲壹鬱之類。鬻發栗冽，皆音之譌。《小雅》「鬻沸檻泉」，司馬相如賦作「澤沸」，一作「澤浹」。鬻，古文「詩」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燂燂火兒」，上字十二部，下字十五部，正與澤浹、澤沸同。鬻从角、鬻聲，當為浹沸字之假借。且其字不古雅，當從《說文》所引作「澤浹」為正。」承珙案：段說是矣。然《毛詩》字多假借，鬻發疊韻，栗烈雙聲。《說文》：「澤，風寒也。」《毛詩》即借吹角之「鬻」

爲之，猶「鬻策」亦通作「筆策」也。發，《釋文》云「如字」。《詩》中如《匪風》之「發兮」，《四月》之「飄風發發」，皆以「發」爲「風」，是也。栗烈，《釋文》亦云「並如字」。《下泉》、《大東》正義雖俱引《七月》作「凜冽」，然《四月》箋又云「烈烈，猶栗烈也」，則毛本未必非如字。《呂記》引董氏云：「栗烈，《集注》作凜冽。烈從火，不得爲寒氣。」泥矣。《釋文》又云：「栗烈，《說文》作颼颼。」今《說文》「颼」讀若栗，「颼」讀若烈，而不引《詩》，或陸所據本有之。總之，許書「渾浹」等字，或所見《毛詩》不同，或兼采三家詩，皆未可定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傳：「幽土晚寒。」案：毛言晚寒者，唯此一條。箋則於「七月鳴鵙」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於「二之日其同」云：「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

也。」正義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由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承珙案：《釋文》於毛傳「晚寒」云：「謂節晚今本作「晚節」，誤倒。而氣寒也。」此語最當。嚴《緝》本之，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孫毓申毛，以爲雖晚猶寒，實勝鄭箋寒氣晚至之說。「七月鳴鵙」或非舉其始鳴，「載績武功」亦可行於丑月，皆不足爲寒晚、溫晚之

驗。至正義於傳箋外，以《月令》校之，幽地之寒晚於中國者，又有六事。然如倉庚之鳴、草木之落，非一鳴而輒止，一落而遽盡，紀其始則早，詠其繼則遲，何必盡同？季秋入室，乃言出令之初，未必限於本月。嘗稻嘗麻，乃屬天子之制，豈必同於農夫？季冬取冰，即是二之日鑿冰，藏之或遲一月，且《月令》亦未明言藏於何月也。以上多本《稽古編》。故當但如傳意雖晚猶寒，則地氣物候皆屬可通。正義又以穫稻晚於中國為寒氣晚至，然四章又言「八月其穫」，自是穀種不同，非由於寒來晚也。

「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為饔。饔，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饔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勸毛本作「勤」，誤。其事，又愛其吏也。」正義曰：「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為

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承琪案：《釋文》云王肅申毛，如字。毛於《小雅·天保》、《大雅·洞酌》始訓「饔」為酒食，則此自當如王肅所申。鄭箋破「喜」為「饔」，或因古本《爾雅》「饔」有作「喜」者。《釋文》引舍人本如是。然此箋云為田畯設食，而於《甫田》、《大田》兩言「田畯至喜」，又以為曾孫設饔以勸農人，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三詩文同而義異，宜其並為孫毓所短。孔疏皆曲為回護，非也。

「有鳴倉庚」，傳：「倉庚，離黃也。」正義謂即《葛覃》之「黃鳥」，非是。辨見《葛覃》。姚氏《識名解》曰：「舊謂關西呼倉庚為黃鳥。按：幽土屬雍州，為關中之域，與關西接壤。而此詩及《東山》、《出車》，何以皆不言黃鳥而言倉庚，則當為兩物明矣。」承琪案：倉庚與黃鳥固為一物，而《爾雅》之「倉庚，鷺黃」，

「鷺黃，楚雀」、「倉庚，商庚」，則同爲一物。但毛傳作「離黃」，《月令》注又作「驪黃」，惟《說文》「離黃，倉庚也」，與毛字同。《說文》「離」下又云：「離黃也。从隹，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此亦用《爾雅》，與離黃、倉庚並指一物。段注以篆不類廁而疑之，非也。

「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傳：「遲遲，舒緩也。繁，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案：《小雅·出車》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繁祁祁。」毛傳更無所釋，以與《七月》文同，則義可知。此言南仲既平獫狁，其戍役歸者喜見時物，以及其事。正義即引《七月》之篇，以采繁爲蠶生所用。而范氏《補傳》則謂繁乃婦人采爲祭祀之用。夫《召南》之「采繁」本爲豆實，而《集傳》引「或說」謂所以生蠶。《七月》之「采繁」

祇爲洗蠶，而范氏又疑爲祭祀之用，其好爲立異有如此者。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輔氏廣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爲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殆及公子同歸』爲欲與公之女同歸，則失之僭，且於下『爲公子裳』、『爲公子裘』有礙。」承珙案：傳但以「傷悲」爲感事苦，其又云「物化」者，亦祇謂見時物之變而動其勤苦之心耳。所云幽公子者，即指幽公之子。雖男女通稱公子，其見於《春秋傳》者，桓三年《左傳》：「公子，則下卿送之。」莊三十二年《傳》：「零，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昭三年《傳》：公

孫蠶以其女更公子而嫁公子。昭三十一年《公羊傳》：「顏淫九公子於宮中。」注云：「女公子也。」尚不僅如正義所云，然傳意似非指女公子，鄭箋所言恐非毛指。至《集傳》云「是時公子娶於國中，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稽古編》謂：「于歸」止是女子，不得言「同歸」。且古國君不臣妻父，往往娶於鄰邦，即如周之大姜，有逢氏女。大任，摯國女。大妣，莘國女。安得豳國大家連嫄公室乎？徐位山曰：「此治蠶之女果即豳公之婦乎？且『采繁祁祁』既曰『衆多』，而『女心傷悲』止同歸之一人乎？」方氏苞曰：「若謂當嫁於男公子，不惟非女子所宜自付，於『殆及同歸』文義亦不協。」以上三說，所辨皆是。總之，此章求桑采繁專言春日蠶事之勤，故「傷悲」者言勞者之作歌，「同歸」者見貴人之習苦。如此則於經文傳意皆合，而亦別無窒

礙矣。王氏《詩總聞》曰：「女見物變，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適野，勞田者也。女與同歸，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也。」《毛詩寫官記》曰：「言歸妻者，惟之子之歸之也，未聞曰『同歸』者。且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泮而婚禮殺，未聞公子而失時焉者。蓋春日遲遲，采繁祁祁，而公子之來遊者又將歸矣。夫以遲遲之日、祁祁之采繁，而暮歸之又將及也，是可悲也甚矣。夫春日之難留也，故傳曰『春女悲』。」

「蠶月條桑」，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段氏《詩小學》曰：「『條桑』箋，各本不同。今本云『枝落之采其葉』，馬應龍本無『之』字，惟《初學記》引作『支落其葉，桑柳醜條』。鄭云『枝落其葉』者，『落』如『我落其實』之『落』。《僮約》云：『落桑皮櫻。』毛於『條桑』無傳，於『遠揚』曰：『遠，枝遠也。』

揚，條揚也。」强者爲枝，弱者爲條。此云條桑者，條其下垂不揚起之條，采其葉也。斧斨伐遠揚者，伐其遠人之枝，揚起之條也。毛意條桑、伐遠揚爲二事，鄭箋則「取彼斧斨」二句爲條桑之實。要之，皆不改經「條」字爲「挑」也。《玉篇》：「挑，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此最爲俗本。承琪案：《釋文》云：「條桑，枝落也。不備取耳。」此亦謂「條」爲挑撥而取之，故云「不備取」。蓋「條」有「挑」義，字或作「挑」，《玉篇》所據亦未必定俗本也。總之，「條桑」若以爲落其枝，則下不應復言「伐」。若謂不落其枝而采其葉，則又與「猗女桑」同。竊意「蠶月條桑」一語，乃總下文「伐遠揚」、「猗女桑」二事皆爲條桑。條者，取也。《釋文》：「條，沈暢遙反。」此蓋讀「條」爲「鈔」。《說文》：「鈔，又取也。」蓋條桑者，取桑之大名。曰伐，曰猗，

正條桑之事。當以沈重所讀爲正。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正義本作「柔桑」，非是。當從定本作「荑」。箋云：「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正義引襄十四年《左傳》：「晉人角之，諸戎猗之」爲證。承琪案：《說文》云：「猗，偏引也。」《毛詩》字雖作「猗」，義當與「猗」同。《小弁》：「伐木猗矣」傳云「伐木者猗其巔」。《國語》：「猗止晏萊」韋注「從後曰猗」，皆「偏引」之義。此傳云「角而束之」者，《廣雅·釋言》：「掬，猗也。」「角」與「掬」同。束，疑本作「刺」。《說文》：「刺，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刺之也。戾，曲也。蓋女桑枝弱，不伐其條，但牽引使曲而采之。箋云「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亦謂戾曲其枝，然後可采。《左傳》疏云「猗之，言戾其足也」。蓋捕獸者戾曲其足，而後擒之。是「猗」但訓刺戾，不兼

束縛。《詩》疏以「束之」爲「束縛」，乃望文生義。采桑者何用束縛而後采乎？蘇《傳》訓「猗」爲「長」，則用《節南山》「有實其猗」傳云「猗，長也」。然此詩言采桑之事，不當僅言桑條之狀。嚴《緝》又云：「猗，倚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考《文選·七發》注引《詩》「倚彼女桑」，嚴說似有所本。然《伐木》正義云：「倚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峰巔。此言伐木者以物引而踣之，雖以「倚」訓「猗」，要不得爲「倚樹」之「倚」。惟《呂記》引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猗」，蓋猗而束也。」可見毛義與三家同，但其字借「猗」爲之，《齊詩》則用其本字耳。

「七月鳴鵽」，傳：「鵽，伯勞也。」毛訓本《爾雅》。正義引樊光注即《春秋傳》之「伯趙」，司至者也。《夏小正》作「伯鵽」。趙注《孟子》作「博勞」。皆以音近而變。郭璞注

《爾雅》云：「似鵽鵽而大。」《釋文》引《字林》云：「鵽鵽，似伯勞而小。」《初學記》引《通俗文》云白頭鳥，謂之鵽鵽。《禽經》注謂形似鵽鵽，鵽鵽喙黃，伯勞喙黑。《方言》謂爲鵽旦。《遯齋閑覽》謂爲梟。《國史補》謂爲布穀。《丹鉛錄》謂爲架犂。諸說不一。至顏注《漢書》以爲子規，不知子規一名秭鳩。《史記》之「秭鳩」乃子規，《歷書》「秭鳩先渚」索隱云：「秭鳩鳥，春氣發動，先出埜澤而鳴。」是也。《離騷》之「鵽鵽」，則伯勞。《文選·思玄賦》「鵽鵽鳴而不芳」李善注引服虔曰：「鵽鵽，一名鵽，伯勞。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通雅》又謂鵽即苦鳥。不知正義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其聲「鵽鵽」，故以其音名。」云「鵽鵽」之與「苦苦」不相類矣。若《月令》「仲夏，鵽始鳴」，《夏小正》「五月鵽鳴」，《逸周書》「芒種

又五日，鷦始鳴」，及《呂覽》、《淮南》等注皆云五月夏至後，鷦應陰而鳴，與《左傳》「伯趙司至」悉合。此詩云七月者，或據周正言之。然詩文皆用夏正，不應於此獨用周正。王肅以古「五」字如「七」，經文「七月」乃「五月」之誤。然趙注《孟子》引《詩》亦作「七月」，未必經文果誤。王氏《經義述聞》曰：「是詩紀月之例，或次第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葽，五月鳴蜩』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必轉韻以別之，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韻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取彼斧斨」爲韻。「四月秀葽」與「五月鳴蜩」韻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穽」爲韻。蓋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間甚遠，故必轉韻。此《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鷦，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韻復無別，於例爲不倫矣。肅說非是。」

總之，《月令》諸書言「五月」者，紀其始鳴。《詩》則但言其鳴爲將寒之候，以起下文「載

績」，故以七月、八月連言之，不必定指始鳴。況鳥物之候，容有不同，鄭箋說亦可通。如《藝文類聚》引《通卦驗》云「伯勞夏至鳴」，而今本《通卦驗》云「小暑伯勞鳴」，則又爲六月。蓋伯勞以夏至鳴，冬至去，五月以後皆其鳴時。其去也，蓋化爲鼠。《說文》：「鼯，地行鼠，伯勞所化。」是也。「鷦」字當作「鷦」。作「鷦」者，字之借；作「鷦」者，字之譌耳。

「四月秀葽」，傳：「不榮而實曰秀。葽，蔓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荇秀。』葽其是乎。」正義曰：「《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荇生』。《夏小正》云「王荇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荇」，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荇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

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萋與否，未能審之。《說文》：「萋，艸也。」即用毛傳，故引《詩》曰「四月秀萋」，又云「劉向說此味苦，苦萋也」。此必劉向說《詩》之語，故引以爲證。《爾雅》：「萋繞，蕨菹。」郭注：「今遠志也。」《廣雅》：「蕨苑，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嚴《緝》引曹氏《詩說》以萋爲遠志，又云「今遠志苦澀之甚，醫家以甘草熟嚙之，乃可用」。承珙案：《爾雅》既有「萋繞」之號，劉向又有「苦萋」之稱，許慎已宗劉說，張揖復同《雅》訓，《詩》之「秀萋」可爲定論。鄭箋以王萋當之，孔疏已不謂然。今考《穆天子傳》「珠澤之藪，爰有萋、葦、莞、蒲、芎、苳、蕨、萋」，「萋」與「萋」並列，則王萋非萋可知。他如邱光庭，則以秀萋爲苦菜秀，毛氏《詩札》用之。陳翥則以爲即《夏小正》之「秀幽」，戴氏《詩考正》用之，且引《戰

國·魏策》「幽莠之幼也似禾」爲證。夫《小正》云「四月秀幽」，謂「幽」爲「萋」之轉則可，而謂「萋」即「莠」，則程氏《九穀考》云「莠」秀於六月，而非四月，且莠試之而味甘，亦與苦萋不合。至馮氏《名物鈔》據《漢書·唐山夫人歌》「豐草萋」注云「萋，盛貌」，以爲《詩》汎言草之盛秀。夫《詩》紀物成，專取秀之最早者爲言，豈有汎言草盛之理？故歷觀諸說，皆不如曹氏據《說文》、《爾雅》定爲遠志者爲近古也。

「五月鳴蜩」，傳：「蜩，蟬也。」嚴《緝》云：「《蕩》詩「如蜩如蟬」，不得爲一物。毛於彼傳云：「蜩，蟬也。蟬，蜩也。」其說是矣。此云「蜩，蟬也」，恐字有誤。」承珙案：《夏小正》五月，「良蜩鳴」，又「蟬蜩鳴」。《爾雅》：「蜩，蜩蟬，蟬蜩。」《方言》：「蟬，楚謂之蜩，陳鄭之間謂之蜩蟬，宋衛之間謂之蟬」

蝟。」是蟬可名蝟，蝟亦可名蟬。《蕩》傳以對文則別，此以散文通稱。《小雅》「鳴蝟嘒嘒」，傳又云：「蝟，蟬也。」亦散文通稱之例，不必執彼以非此。

「十月隕擗」，傳：「隕，墜。擗，落也。」

《黃氏日鈔》曰：「《說文》乾葉爲擗，此約《說文》意，非本文如是。當從之。注云「擗，落也」，

與「隕」字何別？」承珙案：《鶴鳴》「其下維擗」，傳亦云：「擗，落也。」《廣雅·釋木》「擗，落也」，正用毛傳。《鶴鳴》傳又云「尚有樹檀而下其擗」，是明以「擗」爲「乾葉」。蓋落者爲擗，即訓「擗」爲「落」，猶《葛覃》傳云「漙，漙也」，原本「漙」下有「之」字，盧校據《釋文》、正義刪之，是也。以漙之於漙，即訓「漙」爲「漙」。古訓詁多有此類。《鄭風·擗兮》傳：「擗，槁也。」彼「槁」謂槁葉，猶此「落」謂落木，毛語簡質，無庸更加「木」「葉」字。鄭箋於「擗」

槁也」申之云：「槁，木葉落也。」此訓詁繁簡因時之變。《荀子·王霸篇》、《議兵篇》皆云「若振槁然」，「振槁」即《漢書·汲黯傳》之「振落然」，亦但言「槁」言「落」。此可以悟毛傳之訓「擗」爲「落」，非「零落」之「落」矣。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稽古篇》曰：「傳語簡貴，讀者多誤。『于貉』二字當讀，音逗。『謂取』二字當句。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補言『取』。『狐狸』二字當讀，『皮也』二字當句。經『狐狸』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爲釋也。且狐狸言皮，明貉之爲皮可知矣。康成善會毛意，故不更解，但分別用裘之不同耳。仲達誤讀『謂取狐狸皮』爲一句，故其申毛，詞多牽合，幸不失鄭意耳。《呂記》解『貉』爲狐狸之居，

因強合北狄貉字爲一義。《埤雅》以「于貉」爲《周禮》「祭表貉」之事，皆誤讀毛傳者也。」承珙案：陳說是也。篇中言「于」者，如上文「于耜」、下文「于茅」，皆實有其物，則「于貉」爲往取貉無疑。正義云：「于貉言往，不言取。狐狸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語意瞭然。況傳引「狐貉之厚以居」，則貉與狐、狸爲三物，明矣。《集傳》誤以爲一物，猶之下章誤以斯螽、莎雞、蟋蟀爲一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傳：「斯螽，蚣蝢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斯螽即螽斯，解見《周南》。《爾雅翼》云：「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小兒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莧之屬。崔豹《古今

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案，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孫炎解翰，天雞，以爲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據正義引，此爲樊光注。陸璣則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下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犂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馮氏《名物疏》云：「斯螽，蟲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迥然三物也。朱子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其誤起於程正叔，而正叔之誤又起於崔正熊。正熊混莎雞、蟋蟀爲一，正叔又混入斯螽，可謂誤中之誤。羅氏辨之精矣。」承珙案：《月令》疏引蔡氏說，亦以蟋蟀爲斯螽，其誤不始於程氏。然斯螽、莎雞、蟋

蟀之當爲三物，即以經文核之已明：一曰「動股」，一曰「振羽」，豈有一蟲而先以股鳴，繼以翼鳴者？即謂隨時變化，則斯蟲一月而變爲莎雞，莎雞一月而變爲蟋蟀，蟋蟀又何以歷八月、九月、十月而不變邪？又羅氏云：「自七月至十月入牀下，皆謂蟋蟀。而說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爲不合。然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爾。」此申箋說，是也。而「莎雞」條下又云《豳風》「七月在野」三句皆謂莎雞寒則近人。一卷之中自相矛盾，殊不可解。

「穹室熏鼠，塞向墜戶」，傳：「穹，窮。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庶人葺戶。」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承珙案：穹室，謂窮極室中之穴隙而塞之，以禦寒氣，所謂風雨攸除也。其穴有鼠者，更熏而去之，

則所謂鳥鼠攸去也，與「塞向墜戶」自爲四事。《說文》：「穹，窮也。」「室，塞也。」二字訓義皆同毛傳。鄭《東山》箋亦云：「穹，窮。室，塞。」而又云：「穹室鼠穴也。」似即謂窮塞鼠之窟穴，則與此箋四事之言相謬戾矣。

「六月食鬱及藟」，傳：「鬱，棣屬。藟，蓂蓂也。」案：傳云「鬱，棣屬」，是以鬱爲唐棣之屬。蓋惟唐棣得專名「棣」，故《秦風》「山有苞棣」但言棣，而傳即訓爲唐棣。《七月》正義引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此疏是也。鬱本棣屬，故陸《疏》《唐棣》有「雀李」、「車下李」之名，而《廣雅》即以爵梅、爵李爲鬱。《齊

民要術》引《廣雅》：「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又名棣，亦名奧李。」古人多以鬱與棣並言。《史記·司馬相如傳》：「隱夫鬱棣」，《漢書》作「奧棣」，《太平御覽》引曹毗《魏都賦》：「若榴郁棣」，此所謂「棣」，皆唐棣。「奧」「郁」，皆「鬱」之通轉。唐棣單稱棣，而鬱乃棣之類，一種之中，又微有別，故《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一百一十四株，奧李一株。此「奧李」即鬱，與「奧莢」之「奧」不同。正義乃謂：「車下李即鬱，奧李即莢。奧莢者，亦是鬱類而小別，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莢。」則誤矣。

傳：「莢，奧莢。」《說文》作「嬰莢」，字不作「莢」。《玉篇》始有「莢」字，但云「草也」。《廣韻》則云：「莢莢，藤也。」《廣雅》：「燕莢，莢舌也。」王氏《疏證》云：「即莢莢。」「莢」「燕」，聲之轉。《詩正義》以莢爲樹名，

今案：奧李樹不名莢莢，莢莢自是蒲萄之屬，蔓生結子者耳。《齊民要術》引陸璣《詩義疏》云：「櫻莢實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又引《疏》云：「纍似燕莢，連蔓生。」《御覽》引《毛詩提綱》云：「藟，一名燕莢藤。」郭璞《上林賦》注云：「蒲萄似燕莢，可作酒。」是莢莢有藤，蒲萄之屬。故謝靈運《山居賦》云：「野有蔓草，獵涉莢莢也。」段注《說文》云：「《說文》『李』『棣』皆在《木部》，『莢』在《草部》。毛公但云『鬱，棣屬』，未嘗云莢，鬱屬。《晉宮閣銘》所謂『車下李』、『奧李』，皆非毛許之『嬰莢』也。」承珙案：王氏、段氏說是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疏》言莢莢甚明，《稽古編》謂陸《疏》釋鬱而不及莢，誤矣。孔疏以「奧李」字偶同，遂以「奧李」即「莢」。說《詩》者言之，多不能瞭。馮氏《名物疏》謂莢與鬱俱爲棣屬，故同得

「車下李」之名。所言尤欠分曉。總由不知
萸李係木生，萸萸係蔓生耳。《山海經·中
山經》云：「泰室之山有草焉，白華黑實，狀
如萸萸。」亦與《詩義疏》「實大如龍眼，黑色」
者合。然則萸萸之爲草而非木，信矣。

《說文》：「藿，草也。《詩》曰：『食鬱及
藿。』」段氏《詩小學》曰：「掌禹錫等《本草》、
蘇頌《本草圖經》皆引『食鬱及藿』，而《韓詩》
訓以爲《爾雅》『藿，山韭』。」承珙案：《韓詩》
「藿，山韭」之說，見《爾雅》邢疏。此蓋邢昺
見「藿」字與《韓詩》同，而遂以山韭當之，非
《韓詩》家果有此說。《說文》於「藿」下引
《詩》而不及山韭，於《韭部》云：「鉞，山韭
也。」可見許所據《爾雅》本不作「藿」，而所引
《詩》又未嘗以爲山韭，不得合《爾雅》、《韓
詩》爲一也。《宋書·謝靈運傳》注引《詩》作
「食鬱及萸」，乃「萸」字之壞耳。

「八月剥棗」，傳：「剥，擊也。」段氏曰：
「此謂『剥』即『支』之假借也，故《釋文》普木
切。支，今字作『朴』。」承珙案：《夏小正》
「八月剥棗」傳云：「剥也者，取也。」此渾言
之也。毛云「剥，擊也」，此切言之也。《莊
子·人間世》：「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
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剥」亦爲
「擊」義。《齊民要術》云：「棗全赤則收。收
法，撼而落之爲上。」

「采茶薪樗」，箋云：「乾茶之菜、惡木之
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案：茶爲苦
菜，春夏已成。此「采茶」雖承「九月」之下，
非謂至是始采，謂所采之茶、所薪之樗於是
時皆可爲助養農夫之用，故箋云「乾茶之菜」
也。或疑苦菜非九月所采，此「茶」即王肅所
云「茶，陸穢」者，如《左傳》「藪之薪蒸」，與樗
爲一類。非也。

「十月納禾稼」，案：此「禾稼」者，統言之也。《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蓋禾雖專名嘉穀，引申之亦爲凡穀之通稱。下文「黍稷重穋」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穋。」亦指凡穀言之，非以後熟先熟專承黍稷。如《閼宮》之「植穋菽麥」，亦非以先種後種指菽麥也。至「禾麻菽麥」，正義云：

「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此說是也。下文「我稼既同」又但言「稼」不言「禾」者，箋云：「既同，言已聚也。」蓋納之困倉爲已聚。《說文》「稼」下云：「一曰稼，家事也。」此其義矣。

「上人執宮功」，傳：「人爲上，出爲下。」案：傳云云者，即《漢志》「春令民畢出在埜」，

冬則畢入于邑」也。而「宮功」無傳，箋以「執宮功」爲民自「治宮中之事」，則與上「塞向墐戶」意複，故不如范氏、董氏以爲宮室官府之役者是也。下文「于茅」「索綯」乃又計及于野廬之事，所謂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也。

「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云：「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經義述聞》曰：「索者，糾繩之名。綯，即繩也。索綯，猶言糾繩。」于茅」、「索綯」，文正相對。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是也。箋云「夜作絞索」，則是以「索」爲「繩索」之「索」。《爾雅》訓「綯」爲「絞」，而郭注曰「糾絞繩索」，則是以「絞」爲「糾絞」之「絞」，胥失之矣。「承珙案：正義引李巡注《爾雅·釋言》：「綯，繩之絞也。」蓋謂繩之絞者爲綯。郭璞注《方言》亦云：「綯亦繩名。」《儀禮·喪服》傳：「絞帶者，繩帶也。」

是絞即繩。傳云「絢，絞也」，猶「絢，繩也」。索本亦繩名，而此詩則是索之爲絢，猶繩本物名，而《爾雅·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是也。但鄭云「夜作絞索」，乃以「絞」釋「索」，以「索」釋「絢」，義與趙岐正同，非是以「索」爲「繩索」也。

「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云：「乘，治也。」承珙案：「乘」之爲「升」，常訓也。箋訓「治」者，所以申成毛義。《荀子·大略篇》引《詩》「亟其乘屋」，楊倞注云：「升屋治其敝漏。」即兼二義言之。疏云鄭以「乘」爲「治」，與毛異，非也。「乘」之訓「治」，古書不多見，惟《漢書·魏相傳》云「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顏注訓「乘」爲「治」。

「其始播百穀」，箋云：「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承珙案：毛無傳者，自不過謂經冬入春，農事方興，故當急治其屋耳。《荀子·

大略篇》：「子貢曰：『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此亦第以播百穀爲耕事耳。《毛詩》出於荀卿，當與之同。正義曰：『毛以爲豳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修廬舍。』此亦以鄭義述毛，未必得毛意也。趙注《孟子》引《詩》「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云：「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其說亦與鄭異。

「二之日鑿冰沖沖」，傳：「沖沖，鑿冰之意。」正義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說文》：「沖，涌繇也。从水，中聲，讀若動。」承珙案：「繇」與「搖」同。涌搖者，狀水之動。此「鑿冰沖沖」，亦是狀冰凌被鑿動搖之意。正義以爲「非貌非聲」，是也。

《小雅·蓼蕭》「偉革沖沖」，傳云：「沖沖，垂飾貌。」亦是謂垂飾動搖。《七月》釋文：「沖，聲也。」《初學記》亦云「聲也」。專以「聲」言，於義爲偏枯矣。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正義曰：「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段氏懋堂曰：「細繹正義，知傳本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複而脫落數字，古書類然。」承珙案：段說是也。《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即本毛傳。蓋《七月》詩歷言幽民農桑之事，於其畢也，終歲勤動，乃得斗酒相勞。故此饗，斷爲民自飲酒。正義又引《周禮·黨正》注云：

「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故謂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公堂，即《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之「序」，謂黨之序學也。《卷耳》正義亦云：「鄉飲酒，大夫之饗禮，饗末亦有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此皆善申毛義。而其申鄭又據《月令》「大飲烝」注引《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知此「斯饗」爲國君饗群臣之事」，則與上文「滌場」不相屬矣。或謂「萬壽無疆」當爲人臣祝君之詞，不知舉觴稱壽，乃古人飲酒之常禮。《士冠禮》祝詞有曰「眉壽萬年」，亦不盡爲祝君之語。況《月令》注又引作「受福無疆」，此或據三家詩本，并不作「萬壽」，亦可見「斯饗」不必爲國君之饗臣矣。劉瑾曰：「古器物銘所謂「用斬萬年」、「用斬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辭。」

鴟 鴞

《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序》悉與《金縢》合，則全詩大旨必當以《金縢》爲據。《金縢》「我之弗辟」，鄭注本馬融，以「辟」爲「避」，《史記》亦以「辟」爲「避」，然是謂武王崩，成王幼，故弗避攝政之嫌，與鄭異義。

東晉孔傳以「辟」爲「法」，《釋文》引傳作「治」、《說文》作「法」。今本《說文·辟部》云：「辟，治也。从辟，从井。《周書》曰：

「我之不辟。」」王氏《尚書後案》謂：《釋文》「治」「法」二字互譌。段氏《尚書撰異》謂《釋文》以「治」繫孔、以「法」繫許，不誤；今本《說文》作「治」，非是。承珙案：《尚書》「弗辟」之「辟」，義當作「治」。即《說文》「辟」訓「法」，亦謂以法治之耳。蓋周公初聞流言，

自不容遽興問罪之師。而宗親大臣受遺輔政，又不可引嫌退避，不顧社稷之安危。故辟者，謂當體察虛實，推究主名，所以出而鎮撫東方，就近控制。《越絕書》云：「周公傳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而讒之成王。周公辭位出，巡狩于邊。」此語與當日情事最合。蓋辟，非誅殺之名，亦非退避之義。《尚書》史臣之文，據事直書，曰「居東」，必非東征。曰「罪人」，必指叛者。曰「得」，必尚未伏誅。斷無出師東征而書之曰「居東」，周公之屬本無罪，因成王意而書之曰「罪人」，管叔、武庚既誅之後，不曰誅曰殺而書之曰「得」者，此《尚書》文義之灼然者也。鄭氏注《禮》箋《詩》，每多異同，獨《鴟鴞》箋與其所注《金縢》最相脗合。核之毛傳，惟以此詩爲作於管、蔡、武庚未誅之前，義與毛同。其以「稚子」爲成王，雖亦同毛，而以「閔斯」爲成王宜

哀閔其屬黨之先臣，則殊非毛義。其餘非惟與毛殊旨，亦并與《序》不符。《序》言救亂，自是謂群叔流言，王室將亂，恐成王不知，故作此詩以救之。若如箋說，則全詩皆爲周公自救其屬黨耳，何以謂之「救亂」？鄭於他詩往往依《序》立義，獨此篇皆自用其說，王肅駁難已見正義。歐陽《本義》更立辨其非，然以毛鄭並譏，尚欠分曉。毛於首章傳曰：「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曰「甯亡」，曰「不可」，皆預計之詞，非事後之語。傳意以「鴟鴞」喻武庚，「子」指管蔡，「室」謂王朝。蓋周公居東二年，深知流言之來實由管、蔡，武庚煽誘爲亂，所謂「罪人斯得」也。「既取我子」者，管蔡爲武庚所陷也。「無毀我室」者，社稷爲重，將以大義滅親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所以殷殷愛惜於王室者，爲主少國疑，遭三監之變，足以病我孺子

王故也。毛意悉與鄭殊，而實合經旨。經文曰「迨天之未陰雨」，曰「或敢侮予」，皆所以防於未然，而憂其或然，詞意明白。若在既誅之後，必不作此語矣。王肅注《詩》，亦誤以爲既誅武庚而作。正義又引肅注「或敢侮予」云：「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其實傳意未必如是也。《集傳》亦以此詩在武庚誅後，而又以「鴟鴞」比武庚。夫其人既死，而猶呼而告之，有是理乎？

「鴟鴞鴟鴞」，傳：「鴟鴞，鷩鳩也。」正義引陸《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紮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鷩鳩，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稽古編》曰：「《韓詩》謂鴟鴞之愛養其

子，適以病之，不託於大樹茂枝，而託於葦蒿。與《荀子》所言蒙鳩事相合。趙岐注《孟子》亦以鷦鷯爲小鳥，與陸《疏》說皆同。惟王叔師《楚辭》注云：「鷽鷽，鷽鷽，貪鳥也。」則與巧婦別鳥矣。郭注《爾雅》以爲鷽類，殆祖王說，而《埤雅》力證其是。今用之。「承珙案：《爾雅》以鷽鷽爲鷽鷽，而《方言》之「桑飛」、《廣雅》之「鷽鷽」雖有「鷽鷽」之名，然並無「鷽鷽」之目。毛傳用《爾雅》，《說文》同毛，又並未明言鷽鷽是小鳥。然則鷽鷽名鷽鷽，與巧婦名鷽鷽者實爲二物。陸《疏》乃因《韓詩》之說，誤合爲一耳。郭注《方言》「鷽鷽」云《爾雅》「鷽鷽」非此小雀，區別甚明。《一切經音義·佛本行集經》標目《鷽鷽》注云：「古堯反，土梟也。下爲鷽反，《字林》：鷽鷽也。形似鷽而青白，出于山，即惡聲鳥也。楚人謂之鷽鳥。亦鷽類也。山東名鷽鷽。」



鷽，俗名巧婦。」此注「形似鷽」，「鷽」當作「梟」，上文既以「土梟」釋「梟」，其下所引《字林》「鷽鷽」之訓自是釋「鷽」，故當云「形似梟」，不得云「似鷽」。任氏《字林考逸》引此條，於「梟」字下又隨誤本作「形似鷽」，皆非。《字林》所言鷽鷽之狀甚晰。其以鷽鷽單名鷽，與《說文》「鷽」下訓「鷽鷽，鷽鷽」者合。又以爲鷽類，與郭注《爾雅》合。又云俗名巧婦，可見此鳥因鷽鷽名同，遂致溷于桑飛，大小善惡之不同耳。《楚辭·九歎》云：「葛藟藟於桂樹兮，鷽鷽集於木蘭。」其上文云：「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驚羸與乘駟兮，雜班駁與闐茸。」其下文云：「偃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此皆有美有惡之辭，故王叔師謂「鷽鷽貪鳥，而集於木蘭，以言小人進在顯位，貪佞升爲公卿也」。《史記·賈誼列傳》「鸞鳳伏竄兮，鷽梟翱翔」，《漢書》作

「鴝鵒翱翔」。蔡邕《弔屈原文》云：「鷦鷯軒翥，鸞鳳挫翮。」然則《爾雅》之「鴝鵒，鷽鷽」，漢儒亦多以爲鷽鷽之屬，郭注可謂有據。箋於末章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是即用《韓詩》之義。後儒輒謂毛鄭皆以鴝鵒爲小鳥，而不知毛義實與鄭不同。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經中並無「大鳥」字，則所謂「大鳥」即指鴝鵒，「難」即指取子、毀室。可見「鴝鵒鴝鵒」，確是呼而告之，與《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小雅》「黃鳥黃鳥，無集于穀」文例正同。箋云：「重言「鴝鵒」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直以「既取我子」以下爲鴝鵒之言，非毛意也。《埤雅》謂詩章首三句似戒鴝鵒之詞，「即非鴝鵒自道。昔賢云鴝鵒恤功，愛子及室，誤矣」。《呂記》、嚴《緝》皆從陸佃，力主郭說。

何氏《古義》曰：「次章承上章「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望成王早圖之也。舊說謂周公自述其締造周密，則於末章「予室翹翹」句難通，且汲汲自多其功，于忠淺矣。前以「毀室」屬鴝鵒，而此以「侮予」屬「下民」者，蓋室一毀，則探穀取卵之事，必有起而乘之者。所以武庚蠢動，而四國亦洶洶不靖也。」姜氏《廣義》曰：「詩通篇「予」「我」俱指鳥，俱周公自比，非前則喻先王，而後忽自況也。」方氏苞曰：「二章與末章意正相應，自言所以獨操國事，略不自嫌，欲及陰雨之未至而綢繆牖戶耳。不謂牖戶未完而風雨已至，大懼室家之漂搖而王心不悟，屏身在外，無所施其力，則「唯音曉曉」，自鳴其哀厲而已。」承珙案：詩次章有《孟子》所引孔子之言爲證，「綢繆牖戶」自爲及閑暇而治其國家之喻。周公既以自喻，即以諷王。箋說以爲

「喻其屬黨之先臣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土地」，而於末章又云：「今子孫不肖，使家道危。」夫《尚書》注既言「閔其屬黨無罪將死」，而此云「不肖」，則又不得謂「無罪」，真自相矛盾矣。

「予手拮据」，傳：「拮据，擻搨也。」案：「拮据」、「擻搨」皆雙聲字。擻，當本作「戟」。哀二十五年《左傳》：「褚師出，公戟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戟形。」是也。「搨」音與「臼」同。《說文》：「臼，叉手也。」《玉篇》：「兩手捧物曰臼。」然則戟搨者，謂屈兩肘如戟形以捧物也。《說文》：「搨，戟持也。」「据，戟搨也。」而「拮」下則云：「手口共有所作也。」許於釋「据」用毛義，釋「拮」又用韓義。《詩釋文》引《韓詩》：「口足爲事曰拮据。」然經文本以「拮据」屬手，二字又皆从「手」，則當如毛義但以「擻搨」訓「拮据」也。

「予所蓄租」，傳：「租，爲。」何氏《古義》曰：「租，通作菹。《說文》：「菹，茅藉也。《禮》：封諸侯以土，菹以白茅。」《周禮音義》：「菹，亦作租。」上文「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于窠中以爲之藉，蓋作窠之始事也。」承珙案：傳以「爲」訓「租」者，「爲」疑「薦」字之誤。篆文「爲」作，「薦」作，字形相近。《說文》引《禮》：「菹以白茅」，《白虎通義》、《獨斷》皆作「苴以白茅」。鄭注《士虞禮》云：「苴，猶藉也。」毛訓「租」爲「薦」者，猶《說文》之「且，薦也」。《韓詩》訓「租」爲「積」，積聚所以爲薦藉，義亦相近。《釋文》：「租，又作祖」者，乃古字通借。正義謂「祖」訓「始」，物之初始必有爲之者，故云「租，爲」。解釋迂迴。蓋「薦」之誤「爲」，其來久矣。

「曰予未有室家」，傳：「謂我未有室

家。」正義云：「傳以『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也。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為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承琪案：上文四「予」字皆為周公自我。以鳥之作巢勤苦為喻，而繼以「曰予未有室家」，則「曰」字正自明其作苦之由，不應忽接以侮之者之語。《小雅·雨無正》：「曰予未有室家」，傳云：「賢者不肯遷於王都也。」彼文是自言其無室家，故不肯遷，則此亦當是自言。所以手口俱病者，為我前此未有室家之故。如此承上四句，文義直截。正義本王肅以述毛，恐未必得毛意也。

「予羽譙譙」，傳：「譙譙，殺也。」《釋

文》：「譙，字或作焦，同在消反。殺，色界反，又所例反。」承琪案：「譙譙」即「噍殺」之義，故傳訓為「殺」。《樂記》：「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鄭注：「噍，蹶也。」《釋文》：「噍，子遙反，徐在堯反，沈子堯反，蹶也，謂急也。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又：「志微，噍殺之音作。」正義曰：「噍殺，謂樂聲噍蹶殺小。」此「噍殺」字，《說苑·修文篇》作「憔悴」，《漢書·禮樂志》作「瘵瘵」，顏注：「瘵瘵，謂減縮也。」《左傳》成九年：「無棄蕉萃。」《後漢書·應劭傳》注云：「蕉萃」、「憔悴」，古通字。《國語·吳語》：「而日以憔悴」，韋注：「憔悴，痠病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憔悴」作「顛顛」。《說文》：「顛，顛顛也。」又：「醺，面焦枯小也。」此皆「譙譙」訓「殺」之聲義也。《釋文》：「字或作焦」者，《淮南·汜論訓》：「焦而不謳」高注：「焦，悴也。」

毛傳「殺也」之「殺」，又與「鍛」同。《淮南·俶真訓》、《覽冥訓》俱云：「飛鳥鍛翼。」李善注《文選·蜀都賦》引許慎曰：「鍛，殘也。」高注《俶真訓》以「鍛翼」爲「折翼」，亦其義也。

「予尾脩脩」，傳：「脩脩，敝也。」段氏《詩小學》曰：「唐定本、宋監本、越本、蜀本皆作『修修』，《唐石經》、宋《集韻》、《光堯石經》皆作『脩脩』。蓋《毛詩》本用合韻，淺人改爲『消』，又或改爲『脩』。今本《釋文》亦是淺人所改，《集韻》所據《釋文》未誤。」阮氏《校勘記》云：「考此經相傳有作『脩』作『脩』二本，《沿革例》云監、蜀、越本皆作『脩脩』，以疏爲據。興國本及建甯諸本皆作『脩脩』，以《釋文》爲據也。又引疏云，定本作『脩脩』。又正義云『予尾消消而敝』，乃正義所易之字，如易『令令』爲『鈴鈴』，易『遂遂』爲

「璲璲」，非其本經傳作「消消」也。以定本作「脩脩」推之，正義本當作「脩脩」矣。」承琪案：《沿革例》引正義云「定本作『修修』」，《呂氏讀詩記》引正義云「定本作『脩脩』」，「修」與「脩」同字。若《釋文》、正義之本，則似皆作「脩脩」。《說文》無「脩」字，當以「脩」爲正。《王風》「嘆其脩矣」，傳云：「脩，且乾也。」此「脩脩」訓「敝」者，「敝」亦謂乾敝也。

東 山

《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案：《鴟鴞序》云：「救亂也。」《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是周公於親迎還周以後，必有所以「綢繆牖戶」者，故《書》傳云「救亂」，與《鴟鴞》序合。其攝政之年即奉命東征。《豳譜》

正義云：「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是《書》傳所言「三年踐奄」者，亦是合居攝之初年數之，首尾共三年，與此《序》亦合。蓋「居東」與「東征」本非一地，「二年」與「三年」亦非一時。鄭注《金縢》，惟以「弗辟」爲「弗避」及「罪人」爲周公屬黨二者於義不合。其謂「武王崩後免喪，周公始遭流言，出居於東。成王感風雷之變，迎還攝政。乃作《大誥》東征，殺武庚、管叔，三年而歸」，所敘歷歷不誤。王肅注《金縢》，以「居東」即「東征」，以《書》之「二年」合於《詩》之「三年」。謂武王崩後明年改元，周公即攝政，遭流言，遂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東晉《尚書》孔傳即同肅說。《書正義》曲爲迴護，謂：「《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書》直數居東之年，除

其去年，故曰二年。」皆與鄭說異。案之《金縢》，若居東已誅三監，則《鴟鴞》可以不作。成王雖至愚，何至叛人已誅，尚未能悟而猶曰王亦未敢誅公，必待風雷之變，《金縢》之啟，始釋然乎？《書》又曰「惟朕小子其親迎，及王出郊，天乃雨，反風」云云。夫風雷，一時之事。若東征班師而歸，則商奄去鎬京不啻千里，安能立刻迎還，令王出郊相見乎？情事種種不合，其不足信明矣。

「我徂東山」，傳箋皆不言其地。嚴《緝》云：「屯軍必依山爲固，故以東山言之。」王氏《詩考》曰：「商故都在河北，唐杜牧以河北爲山東，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即商地。」季氏《詩說解頤》云：「東山，即魯之東山。魯蓋古之奄國。《書》

①「東」，原作「來」，據《續經解》本、廣雅本改。

所謂「王來自奄」，即東征而歸之事也。」承琪案：《詩考》所言，究是山東非東山，惟季氏說近之。《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尚書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左傳》：「昭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又：『定四年，『因商奄之民。』』《說文》：「郛，周公所誅郛國，在魯。」鄭注《多方》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趙岐《孟子注》云：「奄，東方國。」據此可知《孟子》「登東山而小魯」即《詩》之「東山」。《弘明集》引宗炳《明佛論》云：《孟子》「登蒙山而小魯」。閻氏《四書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然則東征踐奄，已入魯境，東山當是師行所至之地，故曰「我

徂東山」。

「惓惓不歸」，傳：「惓惓，言久也。」案：惓，疑「滔」之假借。《說文》：「滔，水漫漫大貌。」《江漢》「武夫滔滔」傳：「滔滔，廣大貌。」「大」與「久」義相成，故《楚辭·謬諫》云「年滔滔而日遠兮」，正言久也。此「惓惓不歸」，《太平御覽》二十二引作「滔滔不歸」。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正義曰：「箋以此爲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己意，故易傳。」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承琪案：《鴟鴞》、《東山》二詩皆未嘗明言其事，蓋周公於骨肉之變有不忍言者。故《鴟鴞》

但託鳥言以述其艱難危急之情，而不及流言之故，惟於「既取我子」一句微露其詞。《東山》但爲軍士歷敘其勞苦思念之事，而不及定亂之由，惟於「我心西悲」一句略致其意。傳引《文王世子》解經「西悲」，《呂記》謂其能知周公之心。箋以爲軍士在東，念西而悲，說固可通，於義淺矣。孫毓申之，謂踰年不必西悲，拘滯尤甚。李氏《集解》謂首四句言征夫在道，遇雨濛濛，而下言「制彼裳衣」，不應以周公之西悲間于其中。不知章首二「我」字乃周公自我，見得振旅言旋，身在行間，零雨沾溼，故深知士卒甘苦。下文二「我」字仍自述其心曲，語氣一貫，以後「制彼」、「敦彼」乃指軍士而言耳。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

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釋文》：「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無行，戶剛反。」正義曰：「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案正義，知孔本經作『勿士銜枚』，箋作『無銜枚之事』。定本經作『勿士行枚』，箋作『初無行陳銜枚之事』。陸德明與定本同。間嘗反覆參訂，知孔本爲是，《釋文》、定本皆非。『銜』『行』字異，鄭箋即欲改『行』爲『銜』，應有『行當爲銜』四字，而正義釋經傳亦當別爲毛說。今皆不然，故知經本作『銜』。《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七引《詩》『勿士銜枚』，與孔合。自王肅改『銜』爲『行』，定本誤從之，遂以箋『行陳』爲釋經之『行』，『銜枚』爲釋經之『枚』。《釋文》既同定本，音箋

「行」爲戶剛反，則經亦當同。乃以經「行」字戶剛反爲王肅音，而別爲「鄭音銜」，則經注乖違，上下難通矣。」《校勘記》前一說云：

「考《釋文》『鄭音銜』者，謂箋之「銜枚」即經之「行枚」。鄭以「行」爲「銜」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箋例每如此。《釋文》得之。其箋之「行陳」，是說銜枚所用，非經中之「行」，如《殷其雷》傳箋之「此」非經中之「斯」、《菁菁者莪》傳箋之「載」非經中之「載」其比也。故《釋文》云：「無行，戶剛反。」明非經中之「行」也。正義、定本讀經讀箋皆爾，絕無異說。正義所云「定本「勿士行枚」無銜字」者，必當時或本經於「勿士行枚」之間更有「銜」字故也。若但爲「銜」「行」二字互異，祇得云「不作銜字」，不得云「無銜字」。《箋》云「以下，乃正義自引箋

以證，謂箋中「銜枚」即經中「行枚」，其間更無「銜」字。如《雞鳴》正義在定本下自引箋以證「予」字也，非「箋云」以下載定本之箋。《經義雜記》欲改此經作「銜」，及去箋「行陳」字，皆於《釋文》、正義未得其理。又《釋文》云「王戶剛反」，乃難箋「銜」字，於箋「行陳」則迴不相涉也。《太平御覽》引作「銜」，以破引之也。」後一說云：「案：舊校殊誤。鄭箋「行陳銜枚之事」以釋經之「行枚」，猶傳以「樂道忘飢」釋經之「樂飢」也。此何容疑惑，而必云鄭讀「行」爲「銜」乎？行，古音如「杭」。銜，从行，金聲，絕不在古人「讀如」、「讀若」、「讀爲」、「讀曰」之例。此《釋文》云「鄭音銜」者，自是陸氏之誤。」承珙案：《校勘》後說是也。箋以「行陳」釋經之「行」，故下又引《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以自足。其「初無行陳」之語，若非釋經「行」字，則箋

中「行陳」乃是閒文，何用復引他經作證乎？臧氏《雜記》謂經作「銜枚」，箋無「行陳」字，其說自誤。《釋文》「毛音衡」者，「行」「衡」聲同，「衡」即「橫」也。此或六朝以前說《詩》者相傳之古音古義。不然，「行」字毛無傳，何由知其音「衡」？其云「鄭音衡」者，則誤認箋以「銜」釋「行」。即王肅音戶剛反，亦是誤認箋讀「行」如「銜」，故別爲之音以異於鄭。《校勘》前說謂鄭以「行」爲「銜」借，《釋文》得之者，非也。盧氏《考證》又云鄭就「行」讀爲「銜」，亦非也。

「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正義云：「枚，微」者，其物微細也。」此解殊不成文義。段懋堂云：「《周南》傳「枝曰條，幹曰枚」，是本義。此「枚，微也」與《閟宮》傳「枚枚，萼密也」皆是假借，謂「枚」爲「微」之假借也。謂之微者，兵事神密也。一章言其

完，故曰勿士行微。」承珙案：以「行枚」爲「行微」，語殊費解。竊謂傳云「枚，微」者，蓋訓「枚」爲「微」也。鄭注《周官·大司馬》云：「枚，如箸，銜之，有繯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又注《銜枚氏》云：「銜枚，止言語躑躅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繯，結於項。」賈疏云：「繯，謂以組爲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顏注《漢書·高帝紀》引作「繯繫於項」，云：「繯者，結礙也。繫，繞也。爲結紐而繞項也。」考《說文》無「繯」字，《支部》：「𣪠，戾也。」《玉篇》：「𣪠，乖戾也。」合言之則爲「𣪠𣪠」。《廣雅·釋訓》：「𣪠𣪠，乖刺也。」又作「緯繯」。《離騷》「忽緯繯其難遷」，王注：「緯繯，乖戾也。」又作「徽繯」。馬融《廣成頌》：「徽繯霍奕，別驚分奔。」是則銜枚於口，組繫兩頭，分紐於項，有違戾結礙之意。傳讀「行」爲「衡」，訓「枚」爲「微」。

行枚者，謂衡徽。徽取徽燼，亦取「止」義。《爾雅·釋詁》：「徽，止也。」枚，所以止言語蹏蹏者，故亦可訓「徽」。今本傳作「微」者，「微」「微」字通。《廣韻·二十一麥》云：「微燼，乖違也。」而《十五卦》又云：「繡微，乖違。」《集韻》「繡」有古賣、胡卦、胡麥三切，並云「微也」。《類篇》則皆云：「微也。」是已。蓋「制彼裳衣」謂其時釋介冑不用，更制在途及歸家之服，而亦無事於行枚矣。箋以「裳衣」爲「兵服」，非是。

「蛭蛭者蠋」，傳：「蛭蛭，蠋貌。蠋，桑蟲也。」正義曰：「《釋蟲》云「蛭，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爾雅翼》云：「《說文》：「蜀，葵中蟲也。」古人有言，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葵，菜之甘者也。今蜀食葵之甘，故其體肥大。亦食於藿，而

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乃桑野之地也。」承珙案：諸家皆執今本《說文》「蜀，葵中蟲」之說，疑蜀非桑蟲。然《爾雅釋文》引《說文》本作「桑中蟲也」，與毛傳合，今本《說文》「葵」乃「桑」字之誤。《玉篇》：「蜀，桑蟲也。」似所見《說文》不誤。《廣韻》引《說文》已同今本。毛公必非因「桑野」之文，望而生義。《莊子·庚桑楚》篇：「奔蜂不能化藿蠋」，《釋文》引司馬彪云：「藿蠋，豆葉中小青蟲也。」考《韓非·內儲說》云：「蠶似蠋。」《淮南·說林訓》亦云蠶之與蠋狀相類，若小青蟲，則與蠶不類。今桑樹中有蟲色白大如指者，乃真似蠶。其在葵與藿中者，色皆青，且小，謂其亦有「蠋」名則可，必謂蠋不得爲桑蟲則非也。

「町疃鹿場」，傳：「町疃，鹿迹也。」諸家多以「町疃」爲泛言舍旁畦隴，惟《說文》「町」

下云「田踐處曰町」，「町」下云「禽獸所踐處也」。《詩》曰：「町疇鹿場。」段注「町」字云：「踐處」之「踐」，疑淺人所增，《廣韻·青韻》「町」但曰「田處」。諸書「町」字多謂「平坦」，於「踐」義不相涉。又注「疇」字云：「獸足蹂地曰公，其所蹂之處曰疇，本不專謂鹿，《詩》則言鹿而已。毛傳「町疇，鹿迹也」，謂鹿迹所在也。《楚辭·九思》「鹿蹊兮斷斷」，「斷」與「疇」蓋一字。《足部》又有「躡」字，云：「踐處也。」《集韻》作「斷」。疇，亦作「暖」。《郡國志》「廣陵郡東陽」劉昭注云「縣多麋」，引《博物志》「十百爲群，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各曰麋暖」。今《後漢書》譌爲「暖」，《埤雅》引此又譌「暖」，然因《埤雅》可以校正也。」承珙案：「町」雖義爲「平坦」，然亦可爲「踐處」，「踐」字未必後增。若祇云「田處」，似不成文義。《埤雅》又引《小爾雅》云：「鹿之所息謂之

場。」蓋其所踐者乃其所息之處，故曰「町疇鹿場」。

「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正義曰：「《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爲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段懋堂曰：「毛云「螢火」，與《列子·天瑞》、《淮南·汜論》《說林》二訓、《說文》、《博物志》皆合，謂鬼火熒熒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之「螢火即

炤」當之，又改其字從虫，其誤蓋始於陳思王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火或謂之燐」，然則毛韓無異。」承珙案：段說非是。《廣雅》：「景天、螢火，燐也。」字作「燐」，與《釋文》「燐，又作燐」者合。《爾雅》：「螢火即炤」，字又從火者，燐與熒皆火光。傳於「熠燿，燐也」下必增「燐，熒火也」，正以燐爲鬼火，恐人誤會，故以「熒火」明之，猶《小弁》之「鸛」，卑居。卑居，雅鳥也」一例。以熒火之蟲，雅鳥之鳥，人所易知耳。不然，經文但言「熠燿」與「鸛」，則以「燐」「卑居」釋之足矣，毛傳本簡，肯如此辭費乎？王氏《廣雅疏證》云：「鬼火有光謂之「燐」，螢火有光亦得謂之「燐」。《說文》：「熒，鐙燭之光。」鐙燭有光謂之「熒」，螢火有光亦謂之「熒」。若謂螢火與鬼火不得同名爲「燐」，則螢火與鐙燭之光亦不得同名「熒」乎？若陳王作《論》，乃

駁「熠燿」之爲「鬼火」，而非難螢火之名「燐」。辨《韓詩章句》之疏，而非救毛公詁訓之失。」此說是也。螢火爲燐，毛公必有所據。若詩「熠燿」之爲「螢火」，自陳思王《論》外，如《文選》張華《勵志詩》：「涼風振落，熠燿宵流」，今本作「熠燿」，誤。潘岳《秋興賦》：「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此皆義本《毛詩》。李善引崔豹《古今注》曰：「熠燿，燐也。一曰燿夜。腐草爲之，食蚊蚋。」蓋魏晉人皆知熠燿爲螢火，又皆知毛傳之「燐」與「熒」即螢火，並不以爲鬼火也。《集傳》以「燿」爲「明不定貌」，蓋欲與四章「熠燿其羽」字義畫一。楊氏慎曰：「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如《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非爲鶯即桑扈也。」承珙又案：《集傳》以「宵行」爲蟲名，其所言形狀本於董道、陸佃。然

董陸祇云熠燿別一種蟲，非螢火，初未嘗以其名為「宵行」也。《廣韻·十八藥》：「熠燿，螢火。」又《二十六緝》：「熠燿，螢火。」「熠」「燿」字並同。

「鶴鳴于垤」，《釋文》：「鶴，本又作藿。」《說文·萑部》：「藿，小爵也。从萑，叩聲。《詩》曰：『藿鳴于垤。』」段注：「藿，今字作『鶴』。」「小爵」二字誤，當作「藿雀」也。依《太平御覽》正。陸璣《疏》云「鶴，藿雀也」，亦可證。《莊子》作「觀雀」。承珙案：《玉篇》：「藿，水鳥。」《說文》「小爵」，「小」疑「水」之誤，正與毛傳「鶴好水」之說合也。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也。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釋文》：「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漻，力菊反，衆薪也。」段氏云：「《廣韻》『漻』同『蓼蕭』、『蓼莪』之『蓼』。毛意此二句，於六詩爲比，內而心苦，外而事苦，正如衆苦瓜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薪之意。鄭箋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賦，失毛意而非《詩》意矣。」承珙案：傳於「烝在桑野」云：「烝，真也。」此又云：「烝，衆也。」語同而訓異者，蓋彼當獨宿車下之時，蠟爲在野之所見，故當念其久。此承「我征聿至」之後，瓜爲在家之所見，故不言「久」而言「衆」。婦人見衆瓜之繫綴於栗薪，猶征人之繫屬於軍旅，瓜瓣之苦既似征人之心苦，繫綴之形又似從軍之事苦。傳意如此已足。正義以「事苦」爲析薪，乃誤以鄭釋毛耳。《韓詩》謂「漻薪」爲「衆薪」。單行《釋文》本「衆」又作「聚」。薪衆，則在薪者必非一瓜，是《韓詩》亦當以

「烝」爲衆也。

陳氏《稽古編》曰：「《東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古注如此，既合《序》意，又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不嫌重複。程呂諸儒皆遵用斯義。今概指行者思家言，趣味短矣。『我征聿至』，言我之行者，當遂至也。瓜苦在栗薪，喻君子留滯於外也。『自我不見，於今三年』，言久不見君子也。感陰雨而興歎，因灑掃以待其來，又指瓜苦爲喻而自言不見之久，寫室家望歸之情，婉而至矣。今既以爲行者之語，遂謂三年不見是不見瓜苦。思致纖巧，恐非古人文義。」承珙案：陳說是也。《序》以三章爲室家之望女，故「婦歎于室」以下六句皆敘婦人歎辭，兩「我」字皆代婦人自我。若以「我」爲征人之言，則與二章言其思者複矣。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

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周禮·媒氏》賈疏引孔晁申毛義，以「熠燿其羽」爲喻嫁娶之盛，非紀時。承珙案：此說是也。《東山》一篇所紀時物，如伊威、蠨蛸、熠燿及果臝、苦瓜之類，多是夏秋，皆非春日，則此「倉庚」亦斷非紀仲春之時。毛於「其新孔嘉」二句傳云：「言久長之道也。」蓋謂歸士有新昏者，初來甚善，當更思所以久長之道耳。箋以倉庚爲紀時，而礙於全詩皆非春令，故又推本於「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迂矣。

「親結其縢」，傳：「縢，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衿結帨。」正義曰：「《釋器》曰：『婦人之褱謂之縢。縢，綏也。』孫炎曰：『褱，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褱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褱。綏，繫也。此女子既

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縢」，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褱爲帨巾，失之也。」以上皆郭氏說，今《爾雅》郭注至「綏，繫也」止，無「此女子」以下四十五字，疑有脫佚。母戒女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縢」，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縢爲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縢」爲「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按：《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縢」，則縢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承珙案：此疏說是。陳氏

《禮書》云：「纓帶曰衿，《昏禮》所謂「施衿」是也。帶結而垂曰縢，《爾雅》所謂「縢，綏」是也。《士昏禮》：「母戒女施衿結帨。」《爾雅》「衿謂之褱」，郭璞解褱爲「衣小帶也」。然則衿者，纓之帶。縢者，衿之綏。先施衿而後結其縢，總是一事。而孫炎、孔穎達泥《禮》文以結縢爲結帨，誤矣。」《虞東學詩》主此說。今考《列女傳》云「母譙房之中結其衿縢」，《後漢書·馬融傳》云「施衿結縢，申父母之戒」，張華《女史箴》曰「施衿結離，虔恭中饋」，注：「離」與「縢」古字通。此皆用《士昏禮》文，皆以「縢」字代「帨」字。然則「縢」之爲「帨」，明矣。《禮書》之說，非也。

顧氏《詩本音》曰：「顧夢麟謂首章「歸」字隔二句與下「歸」、「悲」、「衣」、「枚」叶，如《生民》三章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以獨韻起調。古樂府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有

獨韻起者。李氏因篤曰：「二章之「實」、「室」，三章之「埴」、「室」、「室」、「至」，四章之「飛」、「歸」，皆與「歸」字相應。」是未嘗無韻也。「承琪案：此詩本屬變調。一章之「蠋」、「宿」，二章之「實」、「室」，四章之「飛」、「歸」，皆隔韻，則章首「歸」字即如李說各與下文隔韻相協，亦未始不可也。

破 斧

《序》云：「《破斧》，美周公也。」《白虎通義·巡狩》篇：「傳曰『周公人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云：「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楊雄《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

思數。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塗，其數矣夫。」《法言》蓋用《公羊》之義。何休注言「黜陟之時」，與《白虎通義》合。《後漢書·班固傳》奏記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己。」注引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爲不來也。南征，北國怨，曰：何爲後我也。」此出《荀子·王制篇》，與《公羊》同，皆先儒舊義。然「東征」、「西征」如《孟子》言湯事，亦第大概言之，非專以釋《詩》，乃引《詩》爲證耳。《毛詩》出於荀卿，傳爲釋《詩》而作，故必切合《詩》辭。其於章首云：「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見周公東征，乃因四國破毀禮義而正其罪，大旨亦與言黜陟相近。孫毓從毛駁鄭，孔疏又從鄭駁孫。然四國叛逆，以破缺斧斨比其破毀禮義，傳意固自正

大。鄭箋以破斧喻破毀周公，缺斨喻損傷成王，則何以二章言缺錡，三章言缺鉞，喻周公者不變，而喻成王者屢變歟？箋不如傳明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鑒曰斧。」段云《七月》正義引此傳有「方鑒曰斨」四字。《稽古編》曰：「二者皆斧耳，幽人用以取桑，非兵器也。《集傳》謂爲征伐所用，殆不然。」承珙案：嚴《緝》已有此說，謂：「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鉞者。然則破斧缺斨，非爲戰也。若以爲殺戮之多，至於如此，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與下文「哀我人斯」及「吡」、「嘉」、「道」、「休」之意皆不相類。」總之，斧斨錡鉞，毛鄭祇以爲興，本不必定屬軍中所用。若謂經言東征，不應別有取興，則嚴氏云「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所用爲多」，義亦近之。

「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知四國是管、蔡、商、奄。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李氏《毛詩集解》曰：「《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孔傳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則是奄者遠於中國，亦不得爲諸夏之國。蓋淮本即奄也。」王氏《尚書後案》曰：「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者，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鄭注「成王政」《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據此，則奄與淮夷固相連比，魯東南境奄與淮夷皆附屬，故《說文·邑部》

①「知」，阮校本《毛詩正義》在下面「不」字上。

云：「剗國在魯。」在魯者，非必即是一處。《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未可信。《書正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踐奄，奄似遠于淮夷，亦未可信也。」何氏《古義》曰：「《集傳》以「四國」爲四方之國。然《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既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之非泛指四方明矣。」朱氏《通義》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奄爲四國之一，明矣。毛解與《尚書》合，當從之。」承珙案：《逸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其下云：「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然則當時東方之國畔者尚多，周公所征不止管、蔡、商、奄，言「四國」者，舉其重者耳。

傳：「皇，匡也。」正義曰：「《釋言》云：

「皇、匡，正也。」傳以「皇」爲「匡」，鄭箋又轉爲「正」。段氏云，此謂「皇」爲「匡」之假借。承珙案：《爾雅》「皇」「匡」並有「正」義，故「皇」又可訓「匡」。古人於字義同者，得轉相爲訓，此類甚多，不必以「皇」爲「匡」借。《呂記》引董氏曰：「「皇」，《齊詩》作「匡」。賈公彥引以爲據。」考《周禮·大司馬》疏引《詩》「四國是遑」，與今詩異，與董氏所見疏本亦異。即古本《齊詩》作「匡」者，亦是與毛義同字異，非齊用正字，毛用借字也。

「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說文》：「錡，鉏鉏也。从金，奇聲。」又：「鉏，鉏鉏也。从金，御聲。鉏，鉏或从吾。」段注云：「《齒部》：「鉏鉏，齒不相值也。」鉏鉏蓋亦器之能相抵拒錯摩者，故《廣韻》以「不相當」釋「鉏鉏」。《豳風》「又缺我錡」，蓋即所謂「鉏鉏」者與。」承珙案：段說是也。《考工

記·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注云：

「射，其外鉏牙。」疏云：「言其外八角鋒。」是則器之有鋒棱錯互，謂之「鉏牙」。鉏牙，猶鉏鉤也。徐鍇注《說文》云：「鉏鉤，猶犬牙也。」《爾雅·釋樂》注：「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亦取如齒不相值之意。傳以「錡」爲「鑿屬」者，高誘注《淮南·本經訓》云：「鑿齒，獸名。齒長三尺。狀如鑿。」郭璞注《海外南經》亦同。此云獸齒如鑿，當亦取其鋒棱齟齬。錡爲鉏鉤，故曰「鑿屬」。許與毛合也。

「四國是吡」，傳：「吡，化也。」段氏曰此謂假借，蓋以「吡」爲「化」之假借耳。承珙案：《王風·兔爰》、《小雅·無羊》，傳並云：「吡，動也。」《說文》「吡」字即用此義。「吡」訓「化」者，乃「動」引申之義，似非借「吡」爲「化」。至《釋文》云「吡，又作訛」，郭注《釋言》「訛，化也」，引《詩》「四國是訛」，此

則以「訛」爲「吡」之假借耳。

「又缺我鉢」，傳：「木屬曰鉢。」《說文》：「鉢，一曰鑿首。」段注云：「《詩釋文》引《韓詩》曰：「鉢，鑿屬。」許蓋用韓說也。鑿所以穿木也。鑿首謂鑿柄。鑿柄必以木爲之，今木工尚然矣，故字从木。《金部》無「鉢」，許所據《詩》然也。」承珙案：器之以木爲者多矣，要不得云「木屬」。韓以「鉢」爲「鑿屬」，毛以「鉢」爲「木屬」，此師承各異。然「木屬」二字殊不成語，竊疑「木」爲「朮」字之誤。《說文》：「朮，兩刃舌也。从木。」，象形。宋魏曰朮也。鈇，朮或从亏。《方言》：「舌，宋魏之間謂之鐸。」「朮」鐸蓋古今字。今人猶謂之「鐸鑿」。《釋名》：「舌，插也，掘地起土也。」鉢蓋亦起土之物，故《大雅》「鉢之隔隔」箋云：「鉢，掬，掬也。」《說文》：「掬，引取土也。」「鉢」與「鉢」皆从「求」得聲，

所以取土者謂之「鉢」，因而取土亦謂之「鉢」。《管子·輕重乙》云：「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爲車。」《周禮·鄉師》注引《司馬法》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賈疏云：「耜，或解爲舌，或解爲鋤。鋤、舌亦不殊。」然則《司馬法》之「一耜」，或即《管子》之「一鉢」，皆鋤舌之類，故傳以「鉢」爲耒屬歟！

「四國是遒」，傳：「遒，固也。」箋云：「遒，斂也。」正義曰：「遒」訓爲「聚」，亦堅固之義，故爲「固」，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爲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遒，斂，聚也。」彼「遒」作「摯」，音義同。是「遒」得爲「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承珙案：《商頌》「百祿是遒」，傳訓「遒，聚也」。彼「遒」，《說文》引作「摯」。此「四國是遒」，

董氏引崔《集注》本亦作「摯」。《說文》：「遒，迫也。」「摯，束也。」「迫」與「束」義略同，「堅固」、「斂聚」皆「迫」「束」引申之義。箋申傳，非易傳也。

伐柯

《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幽譜》正義云：「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鵂》次之。今《鴟鵂》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罏》與《鴟鵂》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鵂》之下次《伐柯》、《九罏》、《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此曹魏博士，見《唐書·元行沖傳》，非六朝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承珙案：張說是也。《尚書·大誥》次《金縢》後，其次不誤，以後亦有倒亂。鄭注《書序》作

「成王政」云：「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是鄭意亦以爲簡編失次矣。正義又引王肅說，以爲周公東征既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又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其說非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案：此及《破斧》傳皆以禮義爲國家之用，則毛意二詩祇以美周公之禮教，與《序》首句合。《序》言「刺朝廷之不知」乃作詩者，言外之意耳。箋泥於言刺，遂以伐柯用斧爲以類求類，喻迎公當使賢者先往。取妻用媒，喻當使曉王與公意者又先往。孫毓駿之，當矣。孫《評》見正義。蘇氏《詩傳》曰：「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

成王欲治國，棄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此解頗合經傳之意。《易·文言》：「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古人多以夫婦爲君臣之喻，若如《集傳》謂是東人欲見周公，則豈得以取妻爲比乎？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案：此傳與《中庸》引《詩》義合。又《韓詩外傳》云：「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備矣。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諸己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是則毛韓之說略同，蓋古義之僅存者。此詩乃美周公能用禮義，以人治人，猶《破斧》云「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也。「籩豆有踐」，正以禮治國之事。箋以「我觀之子」文與《九罭》同，遂以籩豆爲王迎周公有饗燕之禮，殊與伐柯取則詞意不相聯貫。《集傳》更

因取妻之文，而以籩豆爲同牢之禮，陋矣。況《昏禮》所載夫席婦席饋舅姑，皆有豆無籩，安得云「籩豆有踐」邪？

九 罍

《序》云：「《九罍》，美周公也。」何氏《古義》曰：「《金縢》：『予小子其親迎，^①我國家禮亦宜之。』孔穎達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衰衣」、「籩豆」是也。』《伐柯》，言以饗禮迎公；《九罍》，言以冕服迎公也。周公關王室安危，二詩斷當主周人幸公歸立說。」承珙案：《伐柯》但美周公，經中未見迎公之意。此詩首尾皆言衰衣，是欲王以上公之禮迎公也。

「九罍之魚，鱗魴」，傳：「興也。九罍，綬罟，小魚之網也。鱗魴，大魚也。」正義曰：「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

傳意或然。箋云：「設九罍之罟，乃後得鱗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敢大小爲喻耳。」承珙案：此疏非是。玩箋意是謂鱗魴大魚，當以大網，故言「物各有器」，非小網大魚之謂，意實與毛異也。

歐陽《本義》云：「『九罍』之義，以文理考之，毛說爲是。《爾雅》云「綬罟謂之九罍」者，謬也，當云「綬罟謂之罟」。前儒解爲囊，謂綬罟，百囊網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罟之多少，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小網九囊。九罍自爲小網，則毛說得矣。」承珙案：《爾雅》但云九罍，其「百囊」之名，郭

① 「予小子其親迎」，阮校本《尚書正義》作「朕小子其新逆」。

璞自取時驗。然綬罟即數罟。《魚麗》傳，《集注》作「綬罟」，定本即作「數罟」。《爾雅》「綬罟」專指「九罟」之罟，不得以爲大網。歐陽從毛固是，以《爾雅》爲謬則非也。《說文》無「罟」字，古字當只作「域」。《文選·西京賦》「布九罟」注云：「罟，與絨同。」蓋「域」「絨」皆有界畫之義。網之界畫祇九，其爲促目小網可知。孔疏云：「以其綬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此第泥於「百囊」之說耳。其實既是小魚之網，即網目網身皆當小也。疏又言：「鱗魴非大魚。」不知此自對小網言之，則爲大矣。張衡《賦》「布九罟，攬鯢鰭」，九罟但取鯢鰭，則以鱗魴處之，當爲大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韓詩章句》曰：「九罟，取蝦芘也。」然則《韓詩》亦以九罟爲魚具之小者，其取興當與毛同也。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

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鳬鷖之屬飛而循渚。」段氏云：「《說文》曰：鴻者，鴻鵠也。鴻鵠即黃鵠也。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圓方，見《楚辭·惜誓》。最爲大鳥。鄭箋祇云「鴻，大鳥」，不言何鳥，學者多云雁之大者。夫鴻雁遵渚、遵陸，乃其常耳，何以傳云「鴻不宜循渚」、「陸非鴻所宜止」，則鴻非大雁也。正謂一舉千里之大鳥，常集高山茂林之上，不當循小洲之渚、高平之陸也。經傳「鴻」字有謂大雁者，《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易》「鴻漸于磐」是也。有謂黃鵠者，此詩是也。單呼「鵠」，衆呼「黃鵠」、「鴻鵠」。黃言其色。鴻之言唯，言其大也。《小雅》傳云：「大曰鴻，小曰雁。」此因下言「雁」，決上言大雁字當作「唯」，假「鴻」爲之，而今人遂失「鴻」本義。」承珙案：段說是也。陸《疏》云：「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

長頸，肉美如雁。」此亦以「鴻鵠」連言，與《說文》合。其云色白，又與《莊子·天運》篇「鵠不日浴而白」、司馬相如《賦》「弋白鵠」皆合。《說文》言黃鵠者，疑歲久而黃耳。《史記索隱》引《尸子》云：「鴻鵠之殼，^①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則爲大鳥可知。陸但云肉美如雁，是亦不以「鴻鵠」與「鴻雁」爲一也。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正義述傳云：「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又述箋云：「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是告曉東人，公既西

歸，不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爲「誠」。」承琪案：箋蓋因詩有二「女」字，而爲此解耳。其實傳云周公未得禮也，與末章傳云「無與公歸之道也」，皆直指未迎周公時事，並非既歸攝政後設爲追刺之辭，故云「鴻不宜遵渚」，稱公不宜居東也。不宜居，則公應歸矣，而未有所也，故猶於東信處耳。「公歸」二字略逗。「無所」猶《孟子》云「無處」。「於女」猶言於東，不必定與東人相爾汝也。

「公歸不復，於汝信宿」，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爲言也，當訓『復』爲『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承琪案：毛傳並未嘗以居東即爲東征，此孔疏之誤。其引王肅訓「復」

①「殼」，《史記·陳涉世家》索隱作「鶻」。

爲「反」，蓋用《小雅》「言歸斯復」傳云「復，反也」。但訓「反」，則「公歸」二字亦須讀斷，謂公本應歸而不得所以反之道，乃與上「無所」一例。否則，既曰「歸」，又曰「不反」，不可通矣。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詩首尾兩言袞衣，毛於「袞衣繡裳」傳云：「所以見周公也。」末章傳云：「無與公歸之道也。」二語正相應。言袞衣固爲見公之服，然周公，以道事君者也，使無所以迎之道而徒以其服，是以有此袞衣而終無與公歸之道，能無使我心悲乎？蓋即首章「袞衣」之語又推進一層。傳文雖簡質，然讀「無以」之「以」爲「與」，又於「公歸」增「之道」二字，其意已明。毛蓋謂「是以」二字緊承上二章「公歸無所」、「公歸不復」來，「無所」、「不復」正言無與公歸之道，故以「是以」二字

直接言雖有其服而無其道也。鄭箋以末章爲東人留公之辭，《集傳》則謂全詩皆東人語。然二、三章既云「於女」，則必非出自東人之口，即末章亦不必爲東人之言也。

狼 跋

《序》云：「《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傳言進退有難，明『四國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承琪案：首章傳云：「老狼有胡，進則躓其胡，退則踣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此正與《序》一一相應，自當專指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時事。蓋其時疑謗忽起，王室傾危，二叔不咸，沖人未悟，周公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正跋前疐後之狀。若如箋以留爲太師，

當退有難，於理不順，亦與《序》不符。《抱朴子·良規》篇云：「周公之攝王位，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此謂居東爲放逐固非，然以《狼跋》屬流言則是也。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傳：「跋，躓。蹇，踳也。」《說文》：「蹇，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冂，此字

段氏補。此與「牽」同意。《詩》曰：「載蹇其尾。」段注曰：「《釋言》云：「蹇，踳也。」《豳風》毛傳同。《足部》：「蹢，踳也。」「踳，蹢也。」以《大學》「慍」亦作「憤」推之，則「蹇」即「蹢」字，音義皆同。許不謂一字，殊其義者，

依字形而爲之說也。如許說，則《爾雅》、毛傳假「蹇」爲「蹢」。《足部》引《詩》「載蹢其尾」，必三家詩之異也。或同一《毛詩》而異字，如同一《周禮》故書、《儀禮》古文，而或有

異文。」承珙案：正義引《說文》「跋，蹢」，丁千反。「踳，蹢」，竹二反。「蹢」即「蹇」也。此謂「蹢」義同「蹇」耳。《邶風》「願言則蹇」傳訓於此同。蓋蹇爲礙，蹢亦爲礙，《列子·說符》「其行，足蹢株陷」注云：「蹢，礙也。」故傳即以「踳」訓「蹇」。三家詩或有作「蹢」者，《毛詩》當即作「蹇」，不必爲「蹢」之假借也。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正義曰：「傳以《小雅》稱「曾孫」皆是成王，^①以其是豳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成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鄭箋讀「孫」如「公孫于齊」之「孫」，言周公既致太平，乃孫遁，辟此成功之

①「小」，阮校本《毛詩正義》無。

大美。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承珙案：古人質樸，本不嫌以天子爲公孫。鄭《譜》云：「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變風焉。」夫周之追王祇及大王、王季，大王以上皆稱「先公」，《豳風》推本於后稷、公劉，則稱成王爲公孫，正其宜也。且《商頌·烈祖》祀中宗而稱湯孫，《魯頌·閟宮》稱僖公爲周公之孫，其去湯與周公亦遠矣。周公，輔成王者，美成王即所以美周公也。孫毓所評皆不當理。

「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箋云：

「不瑕，言不可疵瑕也。」承珙案：《泉水》、《二子乘舟》皆言「不瑕有害」，傳並訓「瑕」爲「遠」，箋並易傳訓「過」。此傳疑亦當作「瑕，遠也」，蓋以「瑕」爲「遐」之借。《說文》無「瑕」字，

大徐云：「古通作「假」。」箋云「不可疵瑕」者，用「瑕」之本義，亦易傳，非申毛也。《小爾雅·廣訓》云：「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此以「公孫」爲成王，「碩膚」爲「大美」，毛傳皆與之合。「德音不瑕」爲「聲稱遠」，亦必古訓如是，毛義不應獨異。但《邶風》之「不瑕」言「不遠」，「不」與「弗」同。此「不瑕」言「瑕」，「不」爲發聲，與《大雅》「不遐有佐」同。他如《車攻》「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文王》「不顯，顯也」、「不時，時也」，毛傳最多此例。

毛詩後箋卷十五終

毛詩後箋卷十六

涇 胡承珙

小雅鹿鳴之什

鹿 鳴

《序》云：「《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呂記》引：「范氏曰：『群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言賓者，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禮》云：『仕而未受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承珙案：經文

但有「嘉賓」，故《序》以「群臣」言之，明詩所謂「嘉賓」即群臣之爲賓者也。正義曰：「《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己之臣子可知。」此言得之矣。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引：「《公食大夫禮》：『公授宰夫束帛以侑。』又《聘禮》：『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明親食有侑幣，親饗有酬幣，故此箋以飲爲饗禮，食爲食禮。」承珙案：此特對文言之耳，古酬、侑義通。《左傳》莊十八、僖二十五。云：「王饗醴，命之侑。」是饗、食皆名「侑」也。且箋於此亦因《序》言「幣帛筐篚」，故通言饗食之大法。其實《序》首云「燕群臣」，則全篇皆止言燕禮。以

①「筐篚」，原作「筐篚」，據阮校本《毛詩正義》改。

經文證之，一則曰「嘉賓式燕以敖」，一則曰「以燕樂嘉賓之心」，明不兼言饗食。至「和樂且湛」傳云：「湛，樂之久。」蓋燕以示慈惠，《湛露》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故云「樂之久」。即此亦可見是燕非饗。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考《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亦未嘗不用酬幣也。

陳氏《稽古編》曰：「《序》云：『燕群臣嘉賓也。』此言作詩之本意，與《四牡》之『勞使臣』、《皇華》之『遣使』一例也。若夫升歌合樂之類，則就詩之用於樂而言，非作詩之本意也。朱子見《儀禮》、《學記》之文而改訓之，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乃言樂，非言詩矣。」承珙案：《集傳》又云：「此詩本為燕群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語本圓

通，陳氏抨彈毋乃太過！古人歌《鹿鳴》者，不獨鄉飲燕禮及始入學，即《大戴禮·投壺》所云「八篇可歌」者，而《鹿鳴》在焉，是「投壺」亦用之矣。總之，古人作詩與用樂不同，而讀詩亦與作詩有異。如《北史》《裴駿傳》。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豈得又以爲兄弟之詩邪？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興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正義引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群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飲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疏，此駁必是許稱經師舊說如疏所云「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爲群臣相呼以成君禮」者，與毛異義，實不如毛義之長。姚氏《識名解》曰：「野有苹，必相呼而

共食，興君有承筐，必笙簧以相將。詞旨瞭然。舊以鹿呼同類如君呼臣子，嫌於鳥獸爲比。然古人無所拘忌也，若《魚藻》明以「魚在」、「王在」相對言之，豈如後世必以稱麋美鳳爲頌禱邪？」

箋云：「苹，蘋，蕭也。」正義曰：「易傳者，《爾雅》云「苹，萍。其大者爲蘋」，是水中之草，《召南》「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爾雅翼》云：「古人以水草之交爲麋，鹿亦食水草，今鹿豕亦就水旁食。又人家養豕，皆以萍食之，何嫌於鹿不食乎？」下章「食蒿」自陸草耳。」姚氏《識名解》以爲曲通傳說，究屬強解。承琪案：《說文》云：「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漢書·景帝紀》：「或地饒廣薦，草莽水

泉。」如淳注引《莊子》：「麋鹿食曰薦。」是麋鹿未嘗不食水草。黃山谷帖云胡居士言鹿食九草，其中即有水芹。羅氏之說似非無據。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熊朋來曰：「『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正如《車鄰》以「鼓瑟」、「鼓簧」對言之。古者堂上樂受笙均，瑟與笙有相關者。鄉飲未合樂之前，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其初，工以瑟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此時所用樂器，惟瑟與笙而已。至合樂歌《周南》、《召南》，始衆聲俱作。故《鹿鳴》惟言瑟與笙，歌《鹿鳴》時未有他樂也。」承琪案：《儀禮》所歌諸詩，必皆作之在先，制禮在後。《鹿鳴》爲周初燕群臣之詩，其後乃用之於鄉飲燕射。熊氏之說，轉似因制禮而後作《鹿鳴》，

誤矣。《鹿鳴》爲周初燕禮，蓋其時堂上兼有琴瑟，如《益稷》篇之「搏拊琴瑟以詠」，謂以琴瑟協比歌聲也，固與《儀禮》堂上之樂有瑟無琴者不同。堂下有笙，則如《儀禮》之「笙人立于縣中」也。豈古禮本先歌後吹，故周公作《儀禮》遂因之爲定制歟？至次章獨不言樂，自以旅語乞言樂音當止，故曰「德音孔昭」。末章復言作樂，而又變「笙」言「琴」，或是堂下之樂不作，獨鼓琴瑟以盡賓主之歡耳。此但可略依《燕禮》，不得泥後制之禮以釋先有之詩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賢是用。」正義曰：「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

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佻」，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爲「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宏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爲長，故易傳也。」承琪案：此疏申箋，實多牽強。言「賓」言「人」，便文無義，而謂有異，豈以寘之列位者非嘉賓乎？「示」「視」古今字，篇中互見者聲義皆通，故可兩用。《周頌》「示我顯德行」，與此正同，無容改字。至「周行」，毛傳三處不同，言各有當。說見《周南》。鄭注《禮記·緇衣》引《詩》以爲「示我忠信之道」，注《鄉飲酒》、《燕禮》云「嘉賓示我以善道」。此皆在箋《詩》之先，當是用三家詩說，正與毛

合。至作箋時，乃泥於《卷耳》之訓，概以「周行」爲列位，不知「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乃導情通款，冀聞善言之意，與次章相應。「德音孔昭」，則所示「周行」之實也。必謂本其所用皆賢，故當饗食，取義迂曲，似非詩旨。

「視民不佻」，傳：「佻，偷也。」箋云：

「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偷於禮義。」黃氏元吉云：「杜預注《左傳》曰：『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林堯叟因謂君子德聲孔甚昭明，視民如傷，不敢偷薄。則『視』作以目視物之視，言嘉賓之視民甚厚，蓋不敢薄待斯民之意。雖不破字，而義未優矣。」承珙案：嚴《緝》引曹粹中說，亦謂「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黃實夫亦云：「視民不佻，言其視民之不薄也，如薄己以厚民之意。」皆與杜解略同。然此句止

當言君子之德音可以使民歸厚，故當爲人所則效。若如杜解，則於詩上下文義皆不順。《左傳》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服注見本詩正義。「示民不偷薄」與鄭義合，勝杜解多矣。

「君子是則是效」，傳：「言可法效也。」箋云：「是乃君子所法效。」承珙案：「君子」即「嘉賓」。傳云「可法效」者，謂君子可爲民所法效。鄭注《鄉飲酒》、《燕禮》皆以爲嘉賓有明德，可則效，而箋《詩》乃謂嘉賓爲君子所法效。《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此引

《詩》，意亦謂君子可爲人則效，非君子之則效人。《呂記》引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意，使儀法之。」此與《左傳》義合。朱子《集傳》從箋，誤矣。

「食野之芩」，傳：「芩，草也。」正義曰：

「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貞，俗誤作『眞』，今依《校勘記》。

牛馬亦喜食之。』」承珙案：芩，《釋草》無文，

惟《廣雅》「荝蓐、黃文、內虛、黃芩也」，或即

以爲此詩之「芩」。然《御覽》引吳普《本草》

云：「黃芩二月生，赤黃，葉兩兩四四相值，

莖空中，或方員，高三四尺。四月花紫紅

赤。」與陸《疏》所言不合。《說文》以「荃」爲

「黃荃」，而「芩」則云「草也」，與毛同，并引

《詩》「食野之芩」，明與今之黃芩別草矣。

《詩釋文》則引《說文》「芩，蒿也」，與今本異。

段注云：「《詩》若訓『蒿』，則與第二章不別。且《說文》當以『芩』與『蒿』篆類廁。今不然者，恐是一本作『蒿屬』，《釋文》「也」字或「屬」字之誤耳。」

《經義雜記》曰：「《史記·十二諸侯年

表》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潛夫

論·班祿》云：「忽養賢而《鹿鳴》思。」《文

選·琴賦》注引蔡邕《琴操》曰：「《鹿鳴》者，

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

隱，故彈弦諷諫。」《風俗通·窮通》云：「《伐

木》有鳥鳴之刺。」《蔡中郎集·正交論》云：

「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

《漢書·匈奴傳》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

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

家，玃狁之故。」《鹽鐵論·繇役》云：「文學

曰：古者無過年之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

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

母憂愁，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是以《鹿鳴》、《伐木》、《采薇》、《杕杜》皆爲刺詩。」《困學紀聞》云：「《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承珙案：《左傳》穆叔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即此一語，決非刺詩。陸賈《新語·道基篇》：「《鹿鳴》以仁求其群。」《淮南·泰族訓》：「《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此皆與毛義有合者。且即三家，亦不過謂陳古以諷，非謂《鹿鳴》出於衰周。《大周正樂》云：「《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詠歌以感之，庶

幾可復。」此明是周衰，無復《鹿鳴》養賢之風，大臣援琴而彈古詩以風耳。詞旨明白，無可疑者。其他《伐木》、《采薇》以爲刺詩者，皆同。《六月序》云自「《鹿鳴》廢」以下至「《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亦即此意也。

《經義雜記》曰：「《漢書·藝文志》樂家雅歌詩四篇，即《晉書·杜夔傳》所云「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者也。魏武時尚存。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

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荀勖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勖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而《鹿鳴》亦亡矣。又《宋書·樂志》曰：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其餘俱非古歌。則漢雖存四篇，疑亦特用《鹿鳴》一篇耳。蔡邕《琴賦》亦曰：《鹿鳴》三章，是兩漢魏晉以來，惟《鹿鳴》最顯。承珙案：《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太平御覽》引蔡邕《琴操》曰：「琴有詩歌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據此，則漢時於《大戴》「八篇」之中，尚存其五，而杜夔所傳《文王》又在八篇之外，似不得因漢樂食舉但有《鹿鳴》，遂謂祇用此一篇也。

四 牡

「四牡騤騤」，傳：「騤騤，行不止之貌。」正義引《少儀》曰：「車馬之容，騤騤翼翼。」承珙案：《少儀》本作「匪匪翼翼」，鄭注：「匪，讀如『四牡騤騤』。」桓三年《左傳》注：「騤，騤馬。」正義云：「名騤者，以駟馬有騤騤之容，故《少儀》曰『騤騤翼翼』。」此所引《少儀》皆從鄭讀易字，非《禮記》本有作「騤騤」者。總之，匪匪、翼翼皆取「飛」義。籀文「翼」字從「飛」作「翼」。《考工記》「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故書「匪」作「飛」。《詩》「騤騤」即「匪匪」，與「飛」同聲同義，故傳以爲「行不止之貌」也。

「周道倬倬」，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倬倬，歷遠之貌。」正義曰：「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或疑使臣越國，所歷非一，此

既爲文王率諸侯使朝聘之詩，何爲僅言其本國之道？且文王以百里，不得爲遠，故程氏以爲通途，朱《傳》以爲大道。承珙案：《呂記》云：「使臣初發，蓋自岐周往，故以『周道』言之。」其義已了。況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則此勞使臣之事屬文王，而詩作於周公，故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法。當武王、周公之時，普天下莫非周道矣。

倭遲，《文選》注引《韓詩》作「威夷」。《薛君章句》曰「威夷，險也」，與毛傳「歷遠」義近。《說文》：「倭，順兒。」引《詩》「周道倭遲」。又《走部》「透」下云：「透迤，衰去兒。」《文選》謝莊《宣貴妃誄》注引《毛詩》作「周道倭遲」。《白帖》三十五引同。「倭」訓「順」，「透」訓「衰去」，似與「險遠」不同，其實義亦可通。《楚辭》「遵曲江之透移」，《文選·登樓賦》

「路透迤而修迴」，皆即《詩》「倭遲」之義而變其字耳。《廣雅·釋訓》「委蛇，透衰也」，《甘泉賦》「躡不周之委蛇」，此則并《召南》之「委蛇」、《鄘風》之「委蛇」，皆與「倭遲」相近。蓋古人凡雙聲疊韻形容之語，字多不同，義每相近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詩》：「周道郁夷。」此或三家詩有作「郁夷」者，「倭」、「威」、「郁」皆一聲之轉，後人以此名縣耳，非《詩》之「周道」定在於此。

「嘽嘽駱馬」，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稽古編》曰：「傳訓『駢駢』爲『行不止貌』，『嘽嘽』爲『喘息貌』，『駸駸』爲『驟貌』，皆取疲苦之義，故又云『馬勞則喘息』。蓋以馬之勞，見使臣之勞也。朱子見《采芑》「嘽嘽」，毛云「衆也」；《常武》「嘽嘽」，毛訓「盛貌」，遂合彼兩傳以訓此詩曰：「嘽嘽，衆盛之貌。」與勞使臣義不相蒙矣。

此爲勞使，彼皆出軍，義各有當，訓解亦殊。始知古人釋經，用意精密也。又案：「嘽嘽」字原從口旁。《說文》：「嘽，喘息也。」則「喘息」乃本訓矣。「承珙案：通篇詞旨皆勞苦之言，自不當於此獨誇其衆盛。《說文·疒部》：「疹，馬病也。」引《詩》「疹疹駱馬」。此蓋據三家詩，字雖異而義實與毛同。《廣雅·釋訓》亦云：「嘽嘽，疲也。」《漢書·敘傳》注又引作「驪驪駱馬」。《說文·手部》：「揮，讀若「行遲驪驪」。」此亦即《詩》之「嘽嘽駱馬」。其曰「行遲」，義亦與「疲勞」、「喘息」通也。

「不遑啟處」，傳：「遑，暇。啟，跪。處，居也。」案：《采薇》、《出車》皆作「不遑啟居」，《采薇》又有「不遑啟處」，是「處」與「居」義略同，故傳以「居」釋「處」。「啟，跪」，《釋言》文。《左傳》疏引李巡：「啟，小跪也。」

《釋名》：「跪，危也。兩脅隱地，體危隍也。」「啟，起也。啟，一舉體也。」此析言之。其實，啟即是跪。居，本當作「尻」。《說文》：「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大約古人有危坐，如今之跪，《詩》所謂「啟」也。有安坐，乃《說文》之「尻」，《詩》所謂「處」也。若居，則今人之蹲。《說文》：「居，蹲也。」《足部》：「蹲，踞也。」段云：「踞，當作「居」。段懋堂曰：「古人有坐，有跪，有蹲，有箕踞。跪與坐皆剗箸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腓，《詩》所謂「啟處」。若蹲，則足底箸地，而下其腓，聳其剗，曰蹲。若箕踞，則腓箸席而伸其脚於前，爲大不敬，三代所無。」此解分別甚析。《廣雅·釋訓》：「啓，踞也。」恐非其義。

「翩翩者騅」，傳：「騅，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爾雅》：「騅其，夫不。」陸云：「騅其，今小鳩也，一名鴉鳩。幽州人

或謂之鵲鳩。梁宋之間謂之鵲，揚州人亦然。」又云：「斑鳩頂有繡文班然。鵲鳩，一名斑鳩，似鵲鳩而大。鵲今本作「鵲」，誤。鳩，灰色無繡頂，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此疏以鵲鳩爲鵲，是鳩之小者，即此詩之「夫不」。以斑鳩爲鵲鳩，是鳩之大者，即《小宛》之「鳴鳩」。《說文》：「鵲鳩，鵲鳩也。」「鵲，祝鳩也。」雖不言大小，當亦如陸所分。《廣雅》：「鵲鳩，鵲鳩也。」「鵲鳩、鵲鳩、鵲鳩、鵲鳩、鵲鳩也。」此本《方言》云「鵲鳩，謂之鵲鳩」。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鵲鳩。其大者謂之鵲鳩，其小者謂之鵲鳩。或謂之鵲鳩，或謂之鵲鳩，或謂之鵲鳩。梁宋之間謂之鵲」。郭注云：「鵲音班。鵲鳩，今荆鳩也。」《方言》惟以鵲鳩亦爲鳩之小者，與陸《疏》異，其餘則陸《疏》、《廣雅》皆與之合。毛傳以「鵲」爲「夫

不」，《衛風》之「鳩」爲「鵲鳩」，《小宛》之「鳴鳩」爲「鵲鳩」，則其分別，當以陸氏所疏爲合毛義。嚴《緝》謂鵲有十四名，馮嗣宗譏其忘陸《疏》之「鵲鳩」、《方言》之「鵲鳩」。然十四名中「鵲鳩」乃「鵲」之俗字，「乳鳩」亦「鵲」之譌字，「荆鳩」即「楚鳩」，皆不當分而分者也。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傳：「諗，念也。」箋云「諗，告也。」正義述毛云：「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是以「作歌」爲上之所作也。鄭箋云：「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正義曰：「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明爲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爲「告」也。猶「君子作

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爲「念」也。」承珙案：毛訓本《爾雅》，鄭本《左傳》，皆有依據。《國語》魯宣公因里革斷罟，^①命有司藏之，曰「使吾無忘諗」。韋注雖訓「諗」爲「告」，然即謂念此不忘，義亦可通。且勞者歌其事，養母來念猶云念來養母，《詩》中多有此倒裝文例，不必因作歌之文謂當訓「告」。至箋云「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解經已爲了當。後儒或言告君獨曰將母者，父或能自通，母則不能。或又以「來諗」爲告於其母，父猶知大義，母不免牽於私情，凡此皆贅說也。

皇皇者華

《序》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稽古編》曰：「《詩》之次第雖間有倒置者，然《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所謂

「工歌《鹿鳴》之三」也，見《儀禮》、《左傳》諸書，又見《六月》序，其先後不可易矣。李氏《集解》以爲先遣後勞，《皇華》當在《四牡》前，真謬說。」承珙案：《譜》下正義云：「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有勞而見知，則雖勞不怨。其事重，故先之。」此曲說也。又云：「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此則圓通無闕。蓋先後本無定例，不必深求。《穎濱詩傳》據《儀禮》工歌先《四牡》，以爲聲有先後。《虞東學詩》云：「編爲樂章，《鹿鳴》三詩同歌堂上，先恤其情，後勸以義，燕示慈惠故也。」二說皆可不必。

「駉駉征夫」，傳：「駉駉，衆多之貌。征

①「宣公」，原作「莊公」，據《續經解》本及《國語》改。

夫，行人也。」《說文》：「駢，馬衆多貌。」《焱部》又云：「榮，盛貌。讀若《詩》曰『莘莘征夫』。《國語》、《說苑》引《詩》皆作『莘莘』。韋注《國語》：『莘莘，衆多也。』此蓋三家詩與毛字異而義同者。王逸注《招魂》引作『佚佚征夫』，云：『佚佚，行聲也。』亦以行者衆多，故有聲耳。毛以「駢駢」爲「衆多貌」者，以文連「每懷」。懷者，和也。和非一人之事，必以衆見。「每懷靡及」，則謂衆人雖和，猶恐知有不及，故必「周爰咨諏」，文義相承一貫。《集傳》於「衆多」下增「疾行」二字，此雖本《國語》「夙夜征行，猶懼不及」之意，然首章「靡及」正起下四章「諏」、「謀」、「度」、「詢」。《墨子·尚同中》云：「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其下引《詩》曰：「我馬維

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駒，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可見「靡及」當爲知有不及，皇皇求助之義。若但以爲道路征行之不及，其見淺矣。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正義曰：「本皆如此。此既以『每』爲『雖』，『懷』爲『和』，而卒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又云：「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

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

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定本亦有「每，雖」。陳碩甫曰：「《釋訓》『每，雖也』，毛所本也。今本《爾雅》作『每有，雖也』，衍一『有』字。《莊子·庚桑楚篇》『每發而不當』《釋文》引《爾雅》『每，雖也』，不誤。《玉篇》、《廣雅》皆曰『每，雖也』。《常棣》曰『每有良朋』，又曰『雖有兄弟』，是『每有』即『雖有』也。彼箋云『每有，雖也』，『有』亦衍字，可據此傳訂正。」承珙案：陳說是也。《常棣》箋各本皆作「每有，雖也」，惟相臺本「每」下無「有」字，當係古本。此疏云「下篇有『每，雖』之訓」，是所見《常棣》箋亦但作「每，雖」，彼箋又即用此傳也。

《稽古編》曰：「案：《魯語》穆子曰『懷和爲每懷』，韋注引鄭後司農云「和」當作「私」。是則《魯語》原文本作「和」，其作「私」者，亦即鄭說耳。惟《晉語》姜氏引此詩戒重

耳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爲「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懷私，恐非毛旨。又末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正首章「每，雖。懷，和」之解。王肅即用以述毛，於義允當。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鄭既破「和」爲「私」，又強解「中和」爲「忠信」，以牽合「周」義，皆曲說也。」陳碩甫曰：「『懷』『和』雙聲得義。《外傳》以『懷和』釋『懷』，毛傳即以『和』釋『懷』，是本之《外傳》也。鄭箋改『和』爲『私』，《烝民》箋同，蓋鄭誤耳。毛曰『雖和』，若作『雖私』，文不可通。孔疏疑『每，雖』，後人所加，曲爲鄭諱。又據《晉語》姜氏引此詩以證『懷，私』，不知姜語義取『征夫無及，不可懷安』，故復取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以戒重耳，與《詩》『每懷』本不干涉。王孫申毛，謂『雖有中和』，即『每雖懷和』之

義，得其旨矣。『中』謂禮，『和』謂樂，必達夫禮樂之原，乃能通中和之德。傳曰『中和』，與《序》曰『禮樂』意正合。言使臣雖有中和之德，猶自謂靡及，必將周咨之。」承珙案：《烝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傳云：「捷捷，樂事也。」據此，則傳意亦必以「懷」爲「和」。雖和而猶恐無及，正見其樂事之實。故下句無傳者，以與《皇皇者華》同也。箋云「衆征夫捷捷然至」，而於「每懷」句仍自用其說，則上句方言征夫樂事，而忽戒之以每人懷私而相稽留，殊於詞義不順。故以經證經，足知箋不如傳。《說苑·奉使篇》：「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邪？」王曰：「天有燥溼，弦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

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此本《韓詩外傳》。其引《詩》大旨謂使者因時制宜，不可豫定。即此雖有中和，自謂無及，更當咨諏之意，要與「懷私」渺不相涉也。

末章傳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稽古編》曰：「六德之說，毛義誠勝，但孔疏之言猶未盡也。」《外傳》之「六德」，本文亦自明矣：云「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據此文義，則所謂「六德」即上六語是

矣。忠信爲周，言咨於忠信之人，即《內傳》之「訪問於善爲咨」耳。周咨一義，韋分爲兩德，是其誤也。「懷和爲每懷」在五善之外，「雖有中和，自謂無及」傳以備六德之一，與《外傳》義正相符，不可易矣。且穆叔以「懷和」爲一德，而康成破「和」爲「私」，「懷私」可謂德乎？又謂傳「中和」是釋「周」義，而指爲六德之一，其誤與韋等。孔疏雖曲爲回護，然不能掩其失也。「承珙案：傳於篇末總發全詩之旨，謂使臣兼咨、諏、謀、度、詢之五善，由其雖和而自謂無及，故能成於六德，乃總括《內》《外傳》而用之。王肅、孫毓皆以毛傳「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鄭箋以傳之「中和」爲「周」，而又謂雖得此五者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不知經文首章言「靡及」，下四章乃言「咨」、「諏」、「謀」、「度」、「詢」。惟「靡及」，所

以必兼此五者，非得此五者而又自謂「靡及」也。其答張逸云：「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則又以咨、誠、謀、度、詢五者爲己之德，其解愈曲愈晦。孔疏謂其贊成毛義，其實毛義未必然也。

常 棣

《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引《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明此爲周公所作以親兄弟。又引：『《左傳》富辰曰：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

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注：「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承琪案：此疏融會《內》《外傳》，以《常棣》爲周公之詩，其說甚當。杜注《左傳》以「二叔」爲夏殷之世，蓋用馬融說，與《鄭志》答張逸所云「周仲文說」同。《左傳》疏謂封建之中方有管蔡，不得云傷其作亂，始封建之。不知下文所敘十六國有管蔡者，特推本封建之全局而言之耳，不當因此別生夏殷之說。箋以鄭衆、賈逵皆指「二叔」爲管蔡，故以注此《序》，似不可易。《藝文類聚》引《韓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董氏以爲此《韓詩》序文。則毛韓義同，其來古矣。

或疑《左傳》「召穆公亦云」乃承上文「以親屏周」而言，即指召穆公所作《常棣》之詩。然其上文又云：「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杜注云：「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此則尤爲周公作詩之明證。可見《內》《外傳》本無異同也。後儒又以《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常棣》爲周公在成王時所作，不應入《天保》以上。不知《鹿鳴》以下皆文武之事，而周公作樂以歌詠之。毛於《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此爲正《小雅·鹿鳴》至《魚麗》之總例。范氏《補傳》曰：「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故作是詩，蓋閔之也。」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於理亦可信。《呂記》引朱子初說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

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二說皆爲得之。

「常棣之華」，傳：「興也。常棣，棣也。」《釋文》：「本或作『常棣，移』。案，《爾雅》：『唐棣，移。』『常棣，棣。』作『移』者，非。」承琪案：傳文正當以作「移」者爲是，陸氏轉以爲非，誤矣。常棣一名夫移，故晁氏《詩說》、王氏《詩考》並據《韓詩》序云「《夫移》，燕兄弟也」。詳見《召南》。陸《疏》釋常棣以許慎謂爲白棣樹，雖誤，然其云「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所言與郭注《爾雅》「常棣」正合。陳長發云棣小如櫻桃，是以常棣可單稱「棣」，則誤。其云先儒釋常棣並無言其名「萸李」者，則是也。至注《本草》

諸家言常棣者，皆祇言其子。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萼，其實似櫻桃。萼李麥時熟，食美，北人呼之相思也。」又蘇頌《本草圖經》云：「今汴洛人家園圃植一種枝莖作長條、華極繁密而多葉者，亦謂之郁李。」據此所言即常棣，而云「亦謂之郁李」，則可見其本非郁李矣。今京師西山中有白櫻桃，其形狀與朱櫻同，即此詩之「常棣」。朱櫻春初開華，繁盛如雪，而此樹亦如之，所以云「鄂不韡韡」也。

「鄂不韡韡」，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鄂字从卩，𠂔聲。今《詩》作从邑地名之「鄂」者，誤也。馬融《長笛賦》「不占成節鄂」李善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非此所施。」又引《字林》：「鄂，直言也。」从卩𠂔聲之字與从邑𠂔聲迥別。《坊記》注「子於父母

尚和順，不用鄂鄂」，《郊特牲》注「沂鄂」，《典瑞》注鄭司農云「圻鄂瑑起」，皆取廉隅、節制意。今字書遺「鄂」字。《說文》無「萼」字，韡下引「萼不韡韡」，「鄂」之誤也。」段注《說文》云：「各本作萼，俗字也。今《詩》作鄂，亦非。毛云「萼猶𠂔𠂔然，言外發也」，鄭云「承華者曰𠂔」，皆取𠂔布之意。」承珙案：一說以後說爲是。「鄂」「萼」皆俗借之字，但《藝文類聚》及《文選》注引《詩》皆作「萼」，與今本《說文》同。蓋《詩》本作「𠂔」，後人加「草」，《說文》諸書皆由後改耳。《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亦作「承華者曰萼」。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聞《常棣》之言爲今也。」箋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歐陽《本義》曰：「毛嫌作詩之人指當時爲今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世之

誦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即爲今爾。此義雖不解亦可，毛鄭皆衍說也。」承琪案：歐說非也。此詩首章方以常棣起興，而即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前此後此之人皆不必厚於兄弟乎？毛蓋以此詩閔管蔡之事而不欲明言，故特著此語見痛定思痛。聖人之心有不能不抱憾於終身者，而作詩以爲世法，則勸戒之道存焉。故傳曲會詩意以「聞《常棣》之言爲今」，言外有追傷既往、作戒將來之意。鄭箋亦善申傳旨。而正義引王肅述毛曰「管蔡之事已缺，二字諸本作『以次』，從《校勘記》改。而聞《常棣》之歌爲來今」，語意尤爲明晰。

「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傳：「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案：經「求」字在「兄弟」下，而傳倒之者，正其善於解經。蓋謂人雖聚於原隰之中，而其所求者惟自求其兄弟。

此爲平常之時，與上死喪爲一事。何氏《古義》云：「上章所謂『莫如兄弟』，於此兩者驗之。」是也。鄭箋以「原隰」與「兄弟」，孔疏並衍其說，以爲毛義，誤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嚴《緝》謂脊令非水中之鳥，以箋說爲非。承琪案：《說文》：「雝，石鳥，一名雝渠，一曰精列。」《廣雅》：「鴈鳥、精列、鷗鷖，雝也。」「雝渠」與《爾雅》同，「精列」實「脊令」之轉聲。《上林賦》：「煩驚庸渠，箴疵鷗盧，群浮乎其上。」庸渠亦即雝渠，則其爲水鳥明甚。《漢書·東方朔傳》：「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辟若鷗鷖飛且鳴矣。」顏注云：「鷗鷖，雍渠，小青雀。飛

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毛傳「不能自舍」亦祇狀其勤苦之意，鄭箋乃因經文「在原」更推其飛鳴求類之故，二義實相成也。

「況也永嘆」，傳：「況，茲。永，長也。」

段懋堂曰：「《出車》『況瘁』箋云：『茲益憔悴。』戴氏云：『茲，今通用滋。』《說文》：

「茲，艸木多益也。」「滋，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嘆而已。韋昭

《國語》注云：「況，益也。」玉裁謂此與《桑柔》《召閔》傳及《今文尚書》「母兄曰」、「則兄自」正同。作「兄」是，作「況」非。」承珙案：

古書中凡言「而況」者，爲更進之詞。又「貺賜」之「貺」，古字只作「況」，皆「茲益」義之引申也。此蓋本無其字，依聲託義，其字或作「況」，或作「兄」，又作「皇」，不得定以何者爲是也。

「烝也無戎」，顧氏《詩本音》曰：「考

「戎」字，《詩》凡四見，《旄邱》三章與「東」同韻，《出車》五章與「蟲」、「蠹」、「忬」韻，此章則與「務」韻，《常武》首章與「父」、「祖」韻。疑古「戎」字有「汝」音，故又訓爲「汝」。《民勞》、《崧高》、《烝民》、《韓奕》，箋並云「戎猶汝也」。此說本之元熊朋來，《五經說》曰：

「此詩『外禦其務』當以《左傳》『侮』字爲據，「烝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並當音「汝」。《崧高》「戎有良翰」即汝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即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同音。吳氏改「務」爲「蒙」，而不顧《左傳》引《詩》之文，失之矣。」江氏《古韻標準》曰：「案，「戎」有「汝」義，遂有「汝」音，此音韻之變，非可以例求者。陳氏疑「戎」爲「武」字之誤，姑存一說。」段氏《音均表》以「戎」韻「務」爲合韻，孔氏《詩聲類》則以《常棣》之「戎」讀爲「仍」，以與「朋」韻，而《常武》之「以

修我戎」爲無韻。江氏有誥《詩經韻讀》曰：

「考全《詩》通例，第三句與第四句韻者，數章並見，恒在前章。《皇華》之「載馳載驅」與二章韻，不與三、四、五章韻。《宛邱》之「無冬無夏」與二章韻，不與三章韻。此詩「每有良朋」句既見於三章，不應四章反與末句爲韻。且詩中四句成章，從未有三句起韻者，此必是「武」字傳寫誤耳。《常武》之「以修我戎」亦當作「武」。承珙案：諸說當以熊氏、顧氏爲是。但「戎」字，古人當自有「汝」音，非以訓「汝」而讀爲「汝」。毛傳「戎，相也」本《爾雅》，《集韻》引《爾雅》作「拔，相也」。《廣雅》：「拔，推也。」推挽者，相助之意。《說文》：「𨔵，反推車，令有所付也。案：「付」與「拊」同，謂依拊也。今人卸空車者亦反推之，令依拊牆壁，即此義也。段注云「付，與也，本可不與而故欲與之，至於逆推車以與之而不顧」云云，恐非是。从車付，讀若

茸。《淮南·汜論訓》：「相戲以刃者，大祖𨔵其肘。」高注云：「𨔵，擠也，讀近「茸」，急察言之。」《玉篇》：「拔，如勇切，推車也。」是「𨔵」與「拔」聲義並同。而《淮南·說林訓》注：「𨔵，讀「𨔵濟」之「𨔵」。《覽冥訓》注又云：「𨔵，推也，讀「楫拊」之「拊」。則即以「付」爲聲。觀於「𨔵」之讀「茸」，可無疑於「戎」之協矣。孔氏讀「戎」如「仍」，以與「朋」協，考《爾雅釋文》引沈旋音「戎」如升反，《類篇》以「扔」、「拔」、「戎」三字並如蒸切，似非無據，但以讀《常武》則不可通耳。至劉原父欲改「戎」爲「戍」，陳第欲改「戎」爲「武」，尤未免強經以就我矣。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傳：「饋，陳。飫，私也。不脫屣升堂謂之飫。」段懋堂曰：「傳當作「飫，燕私也。脫屣升堂謂之飫」。燕私，見《楚茨》、《湛露》。『脫屣升堂』惟燕

私爲然。飫，《韓詩》作「飫」，其說曰：「脱屣升席曰宴。能者飲，不能者已，曰飫。」宴飫是一事，毛公渾言之。毛謂「飫」，乃「飫」之假借也。左思賦曰「悵悵飫讌」，以古韻訂之，从酉，區聲，乃與「豆」、「具」、「孺」叶。韓用正字，毛用假借。《說文·食部》：「饌，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饌」。此引《詩》說假借也。燕食者，安食也。饌爲厭饌，與「飽」、「餽」、「饒」、「餘」諸篆相屬，非毛傳「脱屣升堂之饌」。《西部》：「飫，私宴飲也」，「私宴」當作「宴私」。徐堅《初學記》引《韓詩》說最詳，曰：「夫飲之禮，不脱屣而即席者，謂之禮。此句「禮」當作「飫」。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飫。」許云：「飫，宴私。」本《韓詩》爲說。而《毛詩·常棣》：「飫」作「飫」，爲音近假借字。《爾雅·釋言》：「飫，私也。」蓋作《爾雅》時，《常棣》詩

已作「飫」矣。毛公知《詩》「飫」非《國語》之「飫」也，故足之曰「脱屣升堂謂之飫」，即韓之「脱屣升坐謂之宴」也。宴飫是一事，言宴而飫在其中，言「脱屣升堂」而「能者飲，不能者已」在其中矣。以《詩》、《爾雅》之「飫」別《國語》之「飫」，以「脱屣升堂」說《爾雅》之「私」，此毛義也。「承珙案：段氏諸說可謂明辨哲矣。毛於下文「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傳云：「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可見傳意謂飫即是燕。經文四句相承，必非上一句言飫，下二句言燕。鄭箋牽於《國語》之文，而以「圖非常」、「議大疑」爲飫，是謂飫別於燕。孔疏因之，遂謂此詩飫燕雜陳，不特非經義，亦非毛旨也。

「樂爾妻帑」，傳：「帑，子也。」《釋文》：「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呂記》引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

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女妻奴」。「奴」即「子」。蓋唐人猶作「奴」字。」承琪案：古「妻奴」字皆借「帑」爲之，蓋古「帑」字只讀若奴，聲同故借。《廣韻》引李虔《通俗文庫藏》曰：「帑，徂浪切。」始以別於「妻帑」之乃都切耳。

伐木

《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案：經首章但言「求其友聲」，則知「朋友」足該「故舊」。二、三章「諸父」、「諸舅」、「兄弟」似言故舊，其實皆朋友也。故《六月》序但云：「《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序》下正義以二章、卒章上二句爲燕故舊，一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爲燕朋友，非是。

二章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定本無「宗」字。族之仁者。」亦祇言朋友，而故舊自在其中。《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若此《序》之「朋友故舊」，則并兼宗族兄弟言之。但其所謂「兄弟」，乃《儀禮》所云「小功以下爲兄弟」者，固與《常棣》之「兄弟」不同耳。

《序》又言自天子至庶人，乃泛論求友之道通乎上下，非以此詩亦用於庶人也。傳於「陳饋八簋」云「天子八簋」，明以此爲天子燕朋友故舊之詩矣。其又言國君大夫士之友者，亦因天子而推言之，猶《序》義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不過借庶人之事，以見燕樂友朋，貴賤一致耳。《文選·閑居賦》注引《韓詩序》云：「勞者歌其事。」又謝混《遊西池詩》注引《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

爲文。」此則似以伐木爲庶人之事。鄭箋云：「言昔日未在位居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其說蓋本於《韓詩》，然以「伐木」爲賦，於義淺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歐陽《本義》曰：「是詩主以鳥鳴求友爲喻爾。至其下章則不及鳥鳴之意，但『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相類，蓋失其本義矣。當闕其所未詳，以俟深於《詩》者。」承珙案：首章因伐木而感鳥鳴，正義謂如《葛覃》因以黃鳥爲興，是也。二、三章但言伐木，不及鳥鳴，猶《葛覃》次章不言黃鳥也。《呂記》引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稽古編》曰：「此鳥鳴，先儒莫著爲何鳥。宋羅願以鶯當之，引

《禽經》「鶯鳴嚶嚶」爲證。又言鶯是蟄鳥，冬以泥自裹，至春破土而出，此正出谷遷喬之事。案，《禽經》僞書，不足據信。惟《玉篇》云「鶯，有友鳥」，殆指《詩》「求友」語。則以《伐木》之「鳥」爲「鶯」，其來古矣。」承珙案：

李綽《尚書故實》曰：「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人『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無證據，豈非誤歟？」王楙《野客叢書》引：「《東臯雜錄》曰：『《詩》正文與注皆未常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鶯門中。洪駒父稱《禽經》「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會。』張平子《東京賦》：「睢鳩鸛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鸝」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葉大慶《考古質疑》曰：「《緇素雜記》謂：『今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

遷鶯》，皆循唐人之誤。惟漢梁鴻《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梁劉孝標《絕交論》云「嚶鳴相召」，^①星流電激，是真得《詩》意。」大慶按：《詩》「嚶嚶」雖非指鶯，然漢張衡《歸田賦》：「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又《東京賦》：「雉鳩鸛黃，關關嚶嚶。」蓋倉庚、鸛黃即所謂鶯也，張衡皆以「嚶嚶」言之。則唐人以「嚶嚶」爲鶯，又未必不本於此。又梁元帝《言志賦》：「聞鶯而懷友。」陳楊謹《從祀麓山廟詩》：「窗幽細網合，階靜落花明。簷巢始人燕，軒樹已遷鶯。」自梁陳已用遷鶯事，而曰承襲唐人之誤，非也。」承珙謂漢賦言「關關嚶嚶」者，似是泛舉鳥聲，未必分屬二鳥。且如《羽獵賦》，又云「鴻雁嚶嚶」矣。即《玉篇》「鶯」字注云「鳥有文」，此本《桑扈》毛傳。《稽古編》作「有友鳥」。「友」

恐「文」字之誤。《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云「亂嚶聲于縣羽」，李善注雖引《詩》「鳥鳴嚶嚶」，又引《詩》「縣蠻黃鳥」，然本文究無「鶯」字。惟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姑洗二月啟》曰「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始明出「鶯」字。唐人殆沿此而誤耳。

「伐木許許」，傳：「許許，柿貌。」承珙案：柿，字當作「柿」。《說文》：「柿，削木札樸也。」字又借作「肺」。《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序云「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音柿。腑，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之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漢書·劉向傳》「臣幸得託肺腑」，師古曰：「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大材木也。」又《田蚡傳》

①「孝」，原脫，據《考古質疑》補。

「蚡以肺腑爲相」注略同。《史記正義》雖詆顏說爲非，然《太玄·親》「次八」曰「柿附乾餼」，注云：「削曰柿。」此正用《毛詩》義。疑古說《詩》家或有以《伐木》之「柿」喻親舊之依附者，故《太玄》用之也。許許者，削柿衆多之貌，如《晉書》所謂「木柿蔽江而下」也。《後漢書·朱穆傳》注、《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詩》皆作「澑澑」，《唐石經》初刻亦作「澑」。此蓋本無其字，依聲託義，猶《韓奕》傳「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之類。《說文》：「所，伐木聲也。」引《詩》「伐木所所」。惠氏《古義》曰：「許、所，古通字。《禮說》曰「所」者「削柿」，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從「斤」。《說文》依《毛詩》而曰所所，伐木聲。尋詩意，毛說爲長。」承珙又案：許說蓋出三家。「許許」固柿貌，而削柿亦當有聲，義本相足。正義曰：「伐之爲聲而有

柿。」是也。惠半農云：「朱《傳》引《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然「邪許」者，舉木之聲，一作「邪軒」，見《文子》。一作「噓喚」，見《劉子》。一作「輿譟」，見《呂氏春秋》。挽車者呼「邪軒」，牽石拖舟者歌「噓喚」，舉大木者呼「輿譟」，皆勸力之歌，前呼後應，非伐木聲也。」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明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姜氏《廣義》曰：「人君無買酒之禮，至孔子時乃有酤酒市脯。有酒當涓之，無酒當釀之，此命有司之詞。總不可以「有」「無」爲辭，而況乎其已涓也。」嚴《緝》云

末句仍言「飲此湑矣」，知不待酤也。承瑛案：《漢書·食貨志》：王莽時，羲和魯匡

言：「《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弗誠，是以疑而弗食。」此雖亦訓「酤」爲「買」，然正爲莽時權酤而設，所謂「文六藝以飾姦」者，其言豈足爲據？《說文》：「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以「買酒」爲別一義，蓋以其非古耳。《說文》：「醴，酒一宿孰也。」《周禮·酒正》注曰：「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蓋上傳云「以藪曰湑」，「湑，茜之也」，《埤蒼》曰「湑，滑美也」，是「有酒湑我」謂久釀之酒已經泔茜，則清滑而美。此「無酒酤我」謂始釀之酒未經澄濾，所以應倉卒之求而已。小徐注《說文》云：「一宿酒，謂造之

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是也。尋文考義，當以毛說爲長。

《稽古編》曰：「此詩，毛分爲六章，章六句。《呂記》、朱《傳》從劉氏說分爲三章，章十二句。劉氏以三「伐木」爲章首，故分爲三章，其說良然。然此不自劉氏始也。案：凡傳、箋下疏語統釋一章者，例置每章之末。此詩若從毛，當六句一疏，分爲六條。今乃總十二句爲一疏，作三次申述，又《序》下疏指「伐木許許」爲二章上二句，「伐木于陂」爲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爲二章，「兄弟無遠」爲卒章。是此詩三章，章十二句，孔疏已然，不始於劉氏也。但孔疏釋《詩》，專遵毛鄭，何此詩分章忽有異同，又不明言其故。劉欲改毛公章句，當援孔疏爲說，而竟以己意斷之。朱、呂亦止云從劉，俱若未見孔疏者，此皆不可解。」阮氏《校勘記》

云：「案《序》下標起止云：《伐木》六章，章六句。正義又云「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與標起止不合，當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者。其誤始於《唐石經》也。合併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耳。」

天保

《序》云：「《天保》，下報上也。」鄒忠胤據《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逸周書》「王云：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遷於伊汭」云云，遂疑此詩爲營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氏《古義》即用其說。案：《史記·周書》所云「天保」者，不過謂天之保佑，與《詩》篇名偶同耳。《序》云「下報上」，自是祝頌之辭。前三章皆稱「天保」者，如

《召誥》所云「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韓詩外傳》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此雖與經無當，然其義自精。若《潛夫論·慎微》篇以「天保定爾」作「天祿定爾」，此不過轉寫字誤，何氏《古義》列爲異文，誤矣。

「俾爾單厚」，傳：「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翁氏《詩附記》曰：「《說文》：「單，大也。从卬，卑。卬亦聲。闕。」按：此「从卑」非「尊卑」之「卑」，今所行《說文》板本於中間橫畫左旁加點，謬也。辛紹業曰：「此即卬之隸體。驗單字从卬，小篆省从卬，今隸皆作覃，可證也。」愚按：卬即厚也，此於訓「大」義尤切。「單」「厚」二字相連，猶敦厚、博厚之相連耳。毛恐專主此說致後人易啟複疊之疑，故列此於第二條，而先訓以「信」耳。單，亦與「亶」同，故以

「大」爲訓。《般庚》「誕告用亶」，馬融本「亶」作「單」。《爾雅》「亶」字兩見，一云「亶，誠也」，一云「亶，厚也」，注云「見《詩》」。疏云：《小雅》「俾爾單厚」，《周頌》「單厥心」，皆厚也。則「單」訓「厚」義無疑。「承珙案：《釋詁》訓「信」訓「厚」二者皆作「亶」，《潛夫論·慎微》篇引《詩》作「俾爾亶厚」，《爾雅》疏引某氏注亦稱《詩》「亶厚」，故說《詩》者疑毛兩釋皆以「單」爲「亶」之假借。考《說文》「亶」訓「多穀」，「單」訓「大」，引申之皆得有「信厚」之義，故《桑柔》「逢天俾怒」傳亦云「俾，厚也」。至「單」既爲「厚」，而經以「單厚」連文，即如正義謂以厚德厚天下，亦不嫌於文義複疊耳。

「何福不除」，傳：「除，開也。」《呂記》、嚴《緝》諸家多從「除舊生新」之解。《毛詩寫官記》曰：「除而又生，則何以但言「除」不言

「生」乎？除者，開而與之也。福事不一，故逐逐開與，猶所謂簽除者矣。孔穎達云：「除者，如閉藏蓄積，今開出之。」承珙案：《蟋蟀》「日月其除」傳云：「除，去也。」《小明》「日月方除」傳云：「除，除陳生新也。」二傳略同。此云「何福不除」，自不當用「除去」之義，故以爲「開」，如開通道路謂之「除」耳。此皆因文立義，言各有當也。

「俾爾戡穀」，傳：「戡，福。穀，祿。」《稽古編》曰：「《集傳》取聞人滋之說，謂「戡」與「翦」同，而訓爲「盡」。《呂記》、嚴《緝》皆從此解。案：聞人氏之說，祇因《說文》「戡」字引頌「實始翦商」爲證，故合「戡」「翦」爲一耳。然《說文》「戡」字注云：「滅也。」轉「滅」義爲「盡」義，迂矣。況「福」義本可通，何必求新？「段注《說文》云：「《天保》「俾爾戡穀」，朱子曰：「戡，盡也。穀，善也。」此注甚

合古義。《爾雅》：「履、戩、拔、福也。」此謂《樛木》之「福履」、《天保》之「戩穀」、《卷阿》之「拔祿」郭注引《卷阿》「蒹」作「拔」。皆得訓「福」。「履」本不訓「福」，與「福」連文則可訓「福」矣。「戩」「拔」本不訓「福」，與「穀」「祿」連文則亦可訓「福」矣。皆於兩字摘一字以釋兩字之義。毛公仍之，曰：「戩，福也。」而「履，祿也」，「蒹，小也」，則不相襲矣。古人之文，貴善讀之，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許於「戩」不襲《爾雅》，斯善讀《爾雅》、毛傳者也。「承珙案：《說文》「戩，滅也」，乃「戩」字本訓。若《爾雅》之「戩，福」，當時自有此訓。《生民》疏引孫炎云：「拔除之福。」《爾雅釋文》又引孫炎云：「戩，音箭。」此從「晉」轉聲。「拔」既為拔除之福，則「戩」當為薦進之福，古人本有此故訓之法。毛傳之用《爾雅》，多因《詩》文立義。如《樛木》「福履」

連文，則用《釋言》之「履，祿」，而不用《釋詁》之「履，福」。《卷阿》訓「蒹」為「小」，則用《釋言》「蒹，小也」，以「蒹」為「蒹」之借，而不以為「拔」之借。獨於此「戩」訓為「福」者，當由下文「罄無不宜」「罄」乃訓「盡」，不應「戩」亦訓「盡」，故以「戩穀」為「福祿」。而下文「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正承此二字申言之耳。《方言》云：「福祿謂之拔戩。」此似又以「戩」為「祿」，可見「戩」字本兼「福祿」之義。漢人尚有此方言，不得以《說文》「滅」字一訓盡之也。

「于公先王」，傳：「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蟄。」《稽古編》曰：「周之追王雖止大王、王季，然后稷以下亦統稱「先王」。如《書·武成》稱后稷為「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皆稱「先王」，《外傳》不啻稱「先王」，又數后稷至文為十五王。此詩

言「先王」，足兼諸塾以上，傳義不必易。」承
 琪案：上文「禴祠烝嘗」，時享止及親廟，本
 非徧及先公。周初親廟雖有先公在焉，然祭
 以天子之禮，自可概稱「先王」，故毛傳謂以
 四時之祭事其先王，何等直截。若如鄭箋以
 「公」爲「先公」，無論時祭不盡及先公，且必
 如正義云：「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
 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爲「先」可知，
 故省文以完句。」此於經文殊費周折，當以傳
 義爲長。

「群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
 《毛鄭詩考正》曰：「韋昭注《國語》云：「百
 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
 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凡經傳言「百姓」皆此
 義。惟東晉梅賾奏上之《古文尚書》謂庶民
 爲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異指。」承琪
 案：古者，族姓之始皆由於有官爵者，如黃

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姓者，
 百世不改。族即氏也。《左傳》云：「天子建
 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
 字爲謚，因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
 如之。」《楚語》子期對昭王曰：「民之徹官
 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
 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故鄭注《堯
 典》云：「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此傳以
 「百姓」爲「百官族姓」者，亦以族姓出于官，
 縱其後亦有無官爵者，然庶民不得有姓，故
 言此以別於上文日用飲食之民耳。

「如月之恒」，傳：「恒，弦。」箋云：「月
 上弦而就盈。」《釋文》：「恒，本亦作絙，同古
 鄧反。沈古恒反。」《稽古編》曰：「「恒」字據
 《釋文》反切，似本與訓「常」之「恒」音義各
 別。嚴《緝》謂「恒」無「弦」義，止有「常久」之
 義，解爲常盈而不虧。夫古無盈而不虧之

月，乃以稱願其君乎？按，恒，本作恆，《說文》云「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胡登切。《天保》「恒」訓「弦」，古恒切。《生民》「恒」訓「偏」，古鄧切，其皆借乎？然《說文》又云「古文「恒」从月作𠄎」，因引《詩》「如月之恒」，則「恒」字原以月取義，上弦未必非本訓也。」段注《說文》云：「此篆轉寫訛舛，既云从「月」，則左當作「月」，不當作「夕」。按，《門部》之古文「閒」作「𠄎」，蓋古文「月」字略似「外」字。古文「恒」直是「二」中「月」耳。引《詩》者，說从「月」之意，非謂《毛詩》作「𠄎」也。傳曰：恒，弦也。《詩》之「恒」，本亦作「𠄎」，謂張弦也。月上弦而就盈，於是有恒久之義，故古文从月。」承珙案：正義云「𠄎」字，《集注》、定本作「恒」。是正義同《釋文》「亦作」本也。《白帖》一引《詩》亦作「𠄎」。然《說文》引《詩》作「恒」，則《毛詩》字

本作「恒」。而傳訓爲「弦」，自以「恒」爲「𠄎」之假借耳。又下傳云：「升，出也。言俱進也。」以此例之，則經謂如日之方出，月之將盈，皆喻方盛之象，「恒久」非其義矣。

采薇

《序》云：「《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稽古編》曰：「正雅篇次皆周公所定，其先後之序自有取義，不以作詩時世爲斷。如《小雅》文王詩九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義各有當，非苟而已。《常棣》詩雖作於成王時，既在治內之列，則不得不先。又《詩譜》推其故，以爲周公閔管蔡被誅，若在成王詩中，則明彰其罪，故推而上

之，託於文王親兄弟之義。王肅亦以爲然。二子所見，良不妄也。朱子因《常棣》一篇是周公作，遂謂以後諸詩皆非文王事，左矣。《采薇》詩《序》云云，朱子力詆其說，不知《序》之「昆夷」即詩之「西戎」、《縣》詩之「混夷」、《孟子》之「昆夷」也。《史記》言文王伐犬戎，《書大傳》言西伯伐犬夷，顏師古注《漢書》以犬夷、吠夷、昆夷爲一。《帝王世紀》亦言文王時有混夷。此伐西戎爲文王事，歷歷有據者也。「獫狁」不見他典，獨見於《逸周書》序。其言曰：「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非伐獫狁之一證歟？「姜氏《廣義》曰：「《采薇》、《出車》、《杕杜》序傳皆云文王所作而周公定爲樂歌。《荀子》云：「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云：「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然未明言殷爲天子，文

爲諸侯也。《史記》《漢書》·匈奴傳》皆言文王伐昆夷，而《史記》混《出車》、《六月》兩篇爲一詩，又入《周襄王紀》。《漢書》以《采薇》爲刺懿王詩，《出車》爲美宣王詩，《人物表》以「南宮中」爲「南中」。蔡邕《諫伐鮮卑議》亦以南仲、吉甫同爲宣王時人。何氏楷據《竹書》以「一月三捷」爲實事，而爲季歷之詩。郢書燕說，何所適從？按，周世居戎狄之間，其西爲昆夷，即西戎也，後此伐周弑幽王者也。其北爲獫狁，顏師古曰薰鬻、獫狁皆匈奴別號，即前此追逐大王以遷岐者也。文王伐昆夷，《大雅》、《孟子》皆言之，但無伐獫狁之文，後人遂疑文王無此事，因此爲宣王詩。然以經證之，《六月》篇宣王時之大將爲吉甫，非南仲也。豈同一事而南仲、吉甫並爲大帥，作一詩美南仲，又一詩美吉甫乎？若以爲武王後詩，考武王伐殷，如西之

羌蜀髳微，北之鱸彭，南之庸濮，皆至牧野。成王通道于九夷八蠻。康王以後，蠻夷賓服，至厲宣而復熾，皆不得以此三詩屬之，可知傳以南仲爲文王之屬，不可易矣。《孟子》「大王事獯鬻」，即獯鬻也。《緜》之詩「混夷駟矣」，則獯鬻之服可知。伐獯鬻曰「于襄」，「于夷」，而不言平西戎者，程子曰：用師專在獯鬻，而西戎不兵自服。著手在此，收效在彼，兩事不煩再舉也。然則《采薇》三詩是言當日之事，故重獯鬻。《緜》之篇專言德化，故止及昆夷，義各有當也。況獯鬻叛商，文王奉天子之命遣將伐之，臣道無成，周公頌德，安得以商王之功爲文功也哉？此《大雅》詳言伐密伐崇，而不及伐獯鬻也。」承琪案：《史記·匈奴傳》云：「戎狄破，逐周襄王，立子帶爲天子，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①『薄伐獯鬻，至

于大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是不獨混《六月》、《出車》爲一，并《魯頌》亦牽引及之。蓋其時，《詩》始萌芽，經師抱殘守闕，太史公雜采衆家，每多牴牾，本不足怪。《漢書》以《采薇》爲懿王時詩，此或三家之說，然其云「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或以傷今思古如《關雎》刺時作諷之類耳。《鹽鐵論·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蓋亦以二詩爲傷今思古之作。其又云：宣王出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獯鬻，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鹽鐵論》「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亦引此四句。則皆同《史記》混《六月》、《出車》爲一。此皆沿元朔元年封衛

①「膺」，原誤作「應」，據《史記·匈奴列傳》及《毛詩·閟宮》改。

青等爲侯，詔書引此二詩。然引《詩》爲美者，漢詔之常，並無「宣王」、「襄王」明文，《史》、《漢》又誤從而實之耳。《後漢書·西羌傳》云：「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無余之戎，于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范蔚宗此傳亦必本華嶠、謝承等書所言周初戎狄之患，與《孟子》、《逸周書》、《竹書紀年》皆合。蓋《毛詩》序、傳至後漢時始大著明，其事蹟不概見他書者，即當以此爲據，無庸復惑於《史記》、《漢書》之互異者矣。

「歲亦陽止」，傳：「陽，歷陽月也。」箋

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正義述毛謂：「『歷陽月』者，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①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莫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然。」又云：「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十月爲陽』。」承珙案：此皆誤也。傳云歷陽月者，正謂歸期須經十月，故首章云「歲亦莫止」。雖九月亦得爲歲晚，然末章「雨雪霏霏」傳云：「霏霏，甚也。」若未歷十月，雪不至甚矣。如必謂去年十一月以來歷過有陽之月，凡十有一月，則經中「薇

①「姤」，原誤作「垢」，據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作「柳依」，遣戍已在仲春，何嘗徧歷有陽之月乎？然則陽月正指當年之十月。鄭箋乃承毛義，而申之曰「十月爲陽」，並非與毛異義。陳氏《稽古編》專宗毛者，而於此亦誤沿孔疏，謂毛鄭異義，鄭說爲長。此可見善讀書者之難也。

「彼路斯何」，正義以「路」爲路車，歷引《左傳》晉賜鄭子蟜、王賜叔孫豹大路，以爲卿車稱「路」之證。承珙案：上文「彼爾維何」，傳云：「爾，華盛貌。」《說文》引《詩》作「爾」，亦云「華盛貌」。「彼爾」爲華盛之貌，而非即華名，則「彼路」亦當爲車大之貌，而非即車名可知。《爾雅·釋詁》：「路，大也。」《書》疏引舍人注云：「輅，車之大也。」此詩之「路」以爲車之大則可，若實以爲車名，則與「彼爾」之文不相稱矣。

「小人所腓」，傳：「腓，辟也。」箋云：

「腓，當作「莝」。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莝倚。」正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爲「庇」。《稽古編》曰：「腓」字三見《詩》。此詩「腓」字及《生民》篇「牛羊腓字之」，毛皆訓「辟」。《四月》篇「百卉具腓」，毛訓「病」。鄭於彼兩詩皆從毛，獨此詩破字。夫以「辟」爲「避患」，王之述毛然耳，其實毛意未必如此。毛當謂此戎車者，君子所依而乘，小人所避而弗敢乘，何嘗非避戎車乎？案：腓，亦作「葩」，音「肥」，又房未反。班固《幽通賦》：「安惛惛而不葩」，《文選》注曹大家訓「葩」爲「避」，《漢書》注鄧展亦訓「避」，義正與毛合。至程子「隨動」之說，《呂記》、《嚴《緝》皆用之。不知「腓」乃躁動之物，非隨動之物也。《易·咸》、《艮》兩

卦注疏及《本義》皆取「躁動」之義。程《傳》則於《咸》訓「躁動」，於《艮》訓「隨動」，在一經中已自相矛盾矣。」承珙案：陳氏謂「腓」通作「葩」，說本顏注《漢書》顏師古《漢書·敘傳》注：「葩，字本作『腓』。」及《集韻》，葩，通作「腓」。又駁程《傳》「腓隨足動」之說，皆是。惟解「辟」字以爲「辟不敢乘」，則詳玩經文兩「所」字，正當言戎車爲君子小人同其利賴，此時無暇及等威之義。傳訓「腓」爲「辟」者，「辟」爲「隱避」之意。何氏《古義》曰：「『腓』即『匪』字。『匪』，《說文》、《爾雅》皆云『隱也』。《楚辭》『隱思君兮匪惻』，《禮記》『取廟之西北匪薪，用爨之』，皆訓爲『隱』。此曰『小人所腓』者，庶士亦藉是車以自隱蔽也。」今案：何氏此解甚確。《文選·東京賦》「設三乏，匪司旌」，薛綜注亦引《爾雅》「腓，隱也」。「隱」與「避」義本同。蓋兵凶戰危，兩軍相當，士卒

之受患最甚，惟戎車戰則馳突，止則營衛。《司馬法》：「一車有步卒，炊家子固守衣裝，諸人皆倚此車以爲隱蔽。故王肅『避患』之解善得毛旨。鄭箋「芘倚」亦所以申傳「辟」字。「芘蔭」與「隱蔽」義同，鄭雖破字，意實相成也。至「腓」爲「脛腓」，董氏道亦有此解。然以文義論之，上句「依」字未嘗取喻，此句何獨取喻於「脛腓」乎？」

「象弭魚服」，傳：「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箋云：「弭，弓反末斲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骨骨，宋本作「滑」爲是也。《說文》云：「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承珙案：《說文》此語合《爾雅》、毛傳爲訓，最爲明晰。《詩正義》引：「《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云：『緣謂繫束而漆之。』又：『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孫炎此注較勝李

巡、郭璞。蓋繫兩頭而漆者，得弓之大名，則謂之「弓」。骨飾兩頭者爲「弭」，即指弓兩頭之名，非以「弭」爲弓之名，亦非謂此弓皆用骨也。其下文云，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亦皆因其飾以名之。《儀禮·既夕禮》有「弭飾焉」，「弭」非弓名可知矣。《左傳》疏引李巡云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此蓋以《爾雅》之「緣」爲骨飾。然弭既不以骨飾矣，《詩》何爲而以「象弭」連文也？郭注《爾雅》「無緣者謂之弭」云：「今之角弓也。」《藝文類聚》六十。引郭璞《毛詩拾遺》云：「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爲之。」蓋俗說之誤也。《御覽》三百四十七。又引《拾遺》云：「《左傳》『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此自用其《雅》注之說，皆由不善讀《爾雅》，以

「弭」與上文「弓」對，誤以爲亦弓名耳。王氏《詩稗疏》謂弭者，角弓不纏之名，亦承郭氏之誤者也。

又「魚服」傳：「魚服，魚皮也。」箋云：「服，矢服也。」姚氏《識名解》曰：「魚獸，書不概見，故傳亦但訓爲『魚皮』，不言獸也。惟《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注云：『魚，獸名。』而陸璣以爲魚獸似豬，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雖乾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與《博物志》所載東海半體魚狀如牛之說合。又周益公言周麟之使北塞，得鯢牛魚歸，皮應潮。當即是此。則疑仍是魚屬，或江豚類也。羅端良以「魚」爲鮫魚，謂其皮有珠文而堅勁，可飾物，從古以然。按，今刀鞘諸飾多以其皮爲之，斑駁如沙石，最堅緻，世所稱沙魚是也。不聞有用魚獸皮者。故

陳祥道云，所謂魚服者，魚皮之堅者皆可爲之，不必定魚獸也。又，《釋名》云：「矢，其所受之器以皮曰箛。」謂柔服用之也。《初學記》云：「織竹曰箛，以皮曰箛。」今傳直訓「魚服」爲「魚皮」，則似以「皮」訓「服」矣。承珙案：傳云「魚服，魚皮也」，「魚皮」專釋「魚」字，傳語簡奧，不言以「魚皮」爲「服」耳。箋故以「服」爲「矢服」申明之。矢房本當作「箛」字，从竹，經傳特借「服」爲之耳。姚氏謂傳以「皮」訓「服」，非也。

「豈不日戒」，箋云：「戒，警勅軍事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釋文》云：「日戒，音越，又人栗反。」《校勘記》云：「《唐石經》初刻「日」，後改「日」，《釋文》音「越」是也。後一音即宜作「日」，非也。箋意是「日」字。」承珙案：此校非是。玩箋意正當作「日」，若作「日」，不必

言「相」矣。《漢書·匈奴傳》引《詩》「豈不日戒」，顏師古注：「豈不日日相警戒乎。」《一切經音義》六亦引《詩》「豈不日戒」。知作「日」是，作「日」非也。

「楊柳依依」，傳：「楊柳，蒲柳也。」姚氏《識名解》曰：「《釋木》柳類甚多，有河柳、澤柳、蒲柳諸名，而楊僅列柳之一，則楊爲柳屬，柳不可言楊屬明矣。舊說或以柳爲水楊，又以楊爲柳之揚起者，並誤。此傳專釋「楊柳」爲「蒲柳」，甚當。以其爲柳屬，故亦得稱爲楊柳，非兼言楊與柳也。」承珙案：姚說是也。《爾雅》祇以柳爲大名，曰檉、曰旄、曰楊，其種各異。古人言楊柳者，謂名「楊」之柳，猶云「檉柳」也。其通稱「柳」爲「楊柳」者，乃後世辭章家之言耳。傳於「折柳樊圃」、「菀彼柳斯」、「有苑者柳」皆無傳，以柳爲大名，不容專指何種。於「隰有楊」、

「東門之楊」、「北山有楊」等亦無傳，以楊爲蒲柳專名，人所易曉耳。獨此「楊柳」連文，恐學者疑詩人之並舉二木也，故以「楊，蒲柳」釋之。其故訓一依《爾雅》，不容稍溷有如此者。

出 車

《序》云：「《出車》，勞還率也。」《田間詩學》曰：「舊謂此詩與《采薇》同時之作，玩篇中述其往也，「黍稷方華」正當仲夏，與「楊柳依依」既不同月。序其來也，「雨雪載塗」正當早春，與「雨雪霏霏」又不同時，當文王之時，豈止一出師乎？一篇非一時之作。後王勞還師者，皆以爲宴勞之詩，因其詩而分別用之耳。」承珙案：《采薇》三言「玁狁」而不及西戎，且有「一月三捷」之文，似乎專爲征伐玁狁而作。《出車》則「玁狁」、「西戎」並

言，而「玁狁」曰「于襄」、「于夷」，「西戎」曰「薄伐」，似與前篇不同，故後儒或疑二詩非一時之作。不知《采薇》序止云「遣戍役也」，戍者，守也，古人之禦夷狄但以自守爲上。故《采薇》亦祇曰「我戍未定」，其曰「一月三捷」不過其偶有侵軼，自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耳。《出車》曰「往城于方」，亦第爲戍守之計，其曰「薄伐西戎」者，乃因戍守之師移而用之。故《采薇》序但言「遣戍」，其下即合《出車》、《杕杜》而總言之。可見三詩本無不同，不必疑非一時之事。至其往來時月，似有參差，其實則一。經曰「往城于方」，即下文「昔我往矣」之「往」。蓋前三章但言出車城方，不明何時，故四章溯其所自而言之。凡始行及在道皆可曰「往」，《采薇》之「昔我往矣」謂始行之時，此「昔我往矣」謂在道之時。范氏《補傳》云：「黍稷方華，在道所

見。」是也。箋以「方華」爲六月時，則黍稷種植有早晚，此云「方華」，方者，甫也，似言其早，不必定在六月。至「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亦是謂歸而在道之時。惟《采薇》遣戍之時，期以歲莫言歸，而今至首春凍釋猶然在道者，則以城方之後別有戒命。故四章又云「王事多難」，乃爲移伐西戎起語，謂築城既畢，即已懷歸，復被簡書，西戎助虐，受命徂征，自北而西，歸計轉緩。故五章即接言西戎諸侯之嚮往，末章乃結言春晚還歸之時物。五章之末云「薄伐西戎」者，以終四章「簡書」之言。六章之末云「玁狁于夷」，又以終三章「城方」之命。而首章、二章之「出車」、「建旄」，則北城、西伐皆在其中矣。如此似於本詩敘次分明，而與《采薇》亦無不合。箋以「昔往」爲出壘而伐玁狁，「今來」爲平戎而反朔方，按之經文，殊爲不順。孔疏

依之，義甚迂曲。嚴《緝》亦見及此，而於「昔往」仍言自朔方往西戎，雖稍變箋疏之說，然亦與經不合。

「我出我車」，何氏《古義》曰：「此詩言『我』者不一。首二章言『我』者，文王之辭。中二章言『我』者，代爲南仲之辭。」承珙案：首章「我出我車」，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三章「天子命我」，箋云：「此『我』，我戎役也。」詳《采薇》序云「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則此詩首二章之「我」，當我文王。蓋文王得專征伐，既承王命出師，因復自命其屬帥以勤王。觀毛傳於首章云「出車就馬於牧地」，合之《荀子·大略》云「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據此，則「出車就馬」當指文王，「我」者非我文王而何？三章「王命

南仲」，毛以下文又云「天子命我」，恐人疑「王」爲文王，故特著之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蓋「王命南仲」，謂文王以王命命之，猶《尚書·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也。其下「天子命我」，乃代南仲自我，言其受命於方伯，猶受命於天子也。至四章之「昔我」，亦我南仲。五章「既見君子」是斥南仲，「我心則降」自是我西戎之諸侯。此則傳箋雖未明言，其意當同耳。

「王命南仲」，《稽古編》曰：「『南仲』之名，見《出車》、《常武》二詩。此傳云『文王之屬』，未詳其譜系也。羅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均爭權而國分，南仲即其後。泌語本《周書·史記解》。其以爲禹後，則見《史記·夏本紀》贊。《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是也。泌子萃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南赤龍，孫

仲爲紂將。據此，則仲乃殷後，非夏後，不知出何典，殆妄也。」又曰：「『南仲』之名不見他典，惟《汲冢紀年》有之，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所詠事也。又據《紀年》，文王以文丁十二年立，至帝乙三年，在位五年矣。而《逸周書序》言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則亦爲初年事。二書語正相合。意南仲以王臣會西伯出征，如《春秋》所書『王人會伐』之事歟？玩《詩》云『自天子所』，又『王命南仲』，又『天子命我』云云，則《紀年》語頗近之。但據此，則南仲乃王臣，非文王之屬矣。一年而平二寇，在即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四年矣，皆與毛鄭相左，姑記以備考。」承珙案：《紀年》所云，即《尚書大傳》「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昆夷氏侵周」之事，但所紀年歲參差耳。其二「王

命南仲」，正同《詩》文，因其爲王事出師，即文王之臣亦奉殷天子之命，不必因此疑南仲爲殷王之臣也。若鄭箋以《出車》之「南仲」爲文王之臣，而《常武》在宣王時，已爲大師，皇父之大祖，毛傳則文王、宣王時各有南仲，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考文王時本有南宮氏，《國語》云「謀於南宮」是也。《逸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史記》「忽」作「括」。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與《論語》「八士」名合，則文武之時本有南宮氏爲臣。《博古圖》之「南宮中」與今《焦山鼎銘》之「司徒南仲」，皆周之南宮氏，安知非即仲突、仲忽之流？蓋南宮氏世臣于周，故《書·君奭》有「南宮适」，《顧命》有「南宮毛」，至《春秋》時尚有「南宮嚚」，昭二十三年。「南宮極」。昭二十六年。則宣王時復有南仲，亦如《雲漢》

仍叔美宣王而《春秋》有仍叔之子來聘，《節南山》家父刺幽王而《春秋》有家父來求車之類。南宮氏或單稱「南」，亦猶南宮縚之稱「南容」。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杜注謂「南，氏。季，字」，當亦南宮氏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南仲列于方叔、召虎諸人之間，而文王時無南仲者，則以成叔、武、霍叔處之。前載周「八士」在中上，或者南仲即在其中歟？至蔡邕《諫伐鮮卑議》：《書》戒伐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荆蠻，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闕如虢虎」，此皆謂宣王時有南仲爲將，與毛傳同。惟《後漢書·龐參傳》馬融上書曰：「昔周宣，玁狁侵鎬及方，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此則似以《出車》、《六月》誤合爲一，不知宣王之時代玁狁者乃吉甫，非南仲，《常武》之「南仲」又係征伐淮夷，與玁狁無涉。

故知毛傳以文王、宣王時各有南仲，當時必有所據。先秦圖籍，至東漢之末已多不存。如箋意，但以文王時有南仲，而宣王時無南仲。他家又多言宣王時之南仲，而罕及文王之臣。或即以《出車》之南仲，誤指爲宣王時。《田間詩學》曰：「《竹書紀年》宣王三年『命大夫仲伐西戎』，後儒謬以爲南仲，而謂此詩爲宣王世之詩。考《史記》，彼乃秦仲也，與此無涉。」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往城于方」，傳：「方，朔方，近獫狁之國也。」又「城彼朔方」，傳：「朔方，北方也。」正義云：「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宅朔方』，《爾雅》『朔，北方也』。皆其廣號。」《稽古編》曰：「傳與疏皆不指『朔方』爲何地，朱《傳》始以靈夏等州當之。宋靈夏，今甯夏衛，在漢爲朔方郡，似矣。然漢自借

《詩》語以名郡耳，豈可援漢郡以釋周詩哉？又靈夏爲陝之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邠岐近地皆淪於戎狄，南仲雖良將，豈能於一年中窮兵直到北陲，連平二寇乎？朔方之爲靈夏，吾未敢信也。漢置朔方郡在武帝時，賈、鄭、孫、王諸儒豈不知其事而不用以釋《詩》？良有見矣。」承珙案：《史記·衛青傳》元朔元年，蘇建築朔方城，其時詔書即引《詩》「城彼朔方」。《水經》「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注云：「《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是其說不始於朱《傳》。惟班《志》於「朔方縣」下並未明言即《詩》之「朔方」，知《詩》所云「朔方」大略指周之北界接於獫狁者，故傳以「方」爲「朔方」近獫狁之國，又云：「朔方，北方也。」其地要在今之榆林、甯夏一帶。自此以北即戰國時雲中、九原之地，正獫狁之所出沒。文王奉殷王之

命，命將率往城，當在於此。至宣王時，獫狁孔熾，侵鎬及方，亦即謂此朔方。漢詔所引豈盡無稽？傳箋不言者，古人釋經謹慎，不欲以後證前耳。

「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集傳》「簡書」載二說，前說同毛氏。後說云：「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本於長樂劉氏。門人潘時舉疑之，答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據《左氏》，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承珙案：簡書，仍當

以《左傳》爲據。《說文》：「簡，牒也。」「牒，札也。」《翻譯名義》十一。引《文選》注「大竹名策，小竹名簡」。蓋古者編竹爲策，不編爲簡。字多，書之於策；字少者，書於簡。簡以單札爲之，國有急難，不暇聯簡爲策，但以單札相告，故謂之「簡書」。若策字，本當作「冊」。《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者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後人多假「策」字爲之。此詩「簡書」正指鄰國告急。蓋上文王命祇有城朔方一事，「薄伐西戎」確是城畢移師，雖亦由于王命，而義取奔命救鄰，故但云「簡書」。若謂是臨遣之策命，則經文何以但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乎？故知毛義爲長，無庸別解。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

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呂記》曰：「『嘒嘒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爲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嚴氏《讀詩質疑》曰：「《扶杜》『女心傷止』，乃勞還役之辭。以此施於將率，則不莊矣。當仍主舊說。」承珙案：《後漢書·東平憲王傳》：「肅宗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蒙。』」又云：「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據此，

是以「君子」爲賢臣可知。鄭箋謂「君子」斥南仲，「草蟲」、「阜螽」喻西方諸侯之嚮望，其說有所自來。章懷注以所引詩爲《草蟲》，而不知《草蟲》乃「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文句不同，誤矣。《鹽鐵論·論誹》篇：「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此引《詩》亦以「君子」爲賢臣也。

「執訊獲醜」，傳：「訊，辭也。」箋云：「訊，言。醜，衆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陳碩甫曰：「《釋言》云：『訊，言也。』《正月》傳曰：『訊，問也。』此釋『訊』爲『辭』，辭者，謂所生得敵人而聽其辭。《小司寇》曰『附于刑，用情訊之』，又曰『求民情，一曰辭聽』。辭聽者，聽其辭以弊其罪，此傳義也。《皇矣》『執訊連連』無傳，義與此同。此篇『獲』字無傳，蓋義見於《皇矣》也。

《皇矣》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彼傳釋「馘」爲「獲」，則此詩「獲」字即爲「馘」之假借字。生者訊之，殺者馘之。執訊獲醜，言訊馘者衆也。此箋及《采芑》箋並以「獲」爲「得」者，失之。」

秋 杜

《稽古編》曰：「首章『日月陽止』即《采薇》之『歲亦陽止』，謂遣成年之歲莫也。次章『卉木萋止』即《出車》之『卉木萋萋』，謂遣成年之春莫也。三詩一遣二勞，語意相應。出師之初，告以歲莫即歸，至期而望之，情也。此陽止之時，女心所以傷也。然連平二寇，未獲遽歸，踰期至春莫，則卉木萋矣。勞還兩詩皆實紀歸時之景色也，故首章云『征夫遑止』，僅言可以歸耳，次章云『征夫歸止』，則實欲歸矣。前雖望之，明知其未歸，

後則知其將歸，而望之益切也。一傷一悲，情同而事異矣。次章傳云「室家踰時則思」，正謂踰日歸之時耳。孔疏申之，以「萋止」爲時未黃落，在歲莫之前。此於文義未順，恐非毛意。」承珙案：末章之「匪載匪來，憂心孔疚」，亦與《采薇》之「憂心孔疚，我行不來」相應。彼戍役自憂其死亡而不反，此室家念其不至而甚憂也。又首章「有秋之杜，有皖」，據《釋文》「皖」字從「白」，作目邊者非。其實，傳云：

「皖，實貌。秋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然則次章之「其葉萋萋」，亦即杜葉蕃盛之貌以爲興耳。即謂因所見而爲言，亦當以實在去年之秋，葉在次年之春。《呂記》引邱氏以「萋萋」爲新葉者，是也。范氏《補傳》以「有皖其實」近于十月，「其葉萋萋」在十月以後，實已落，惟有葉耳。此與孔疏釋「卉木萋止」同意。不知秋杜之生，先有

葉而後有實，不當於言實之後，始言其葉之盛也。

「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田間詩學》曰：「繼，續也。嗣者，續之無已也，自閨人之屈指歸期日復一日而言也。蓋往役之始，其日爲王家之日，及期以後，其日則我之日也，故曰「繼嗣我日」。」承琪案：下文「日月陽止」即承此，謂積日爲月而至於陽也。十月爲陽月，而兼言「日」者，謂陽月之日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嚴《緝》曰：「箋疏皆不明言杞爲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杞。呂氏、朱氏以爲春莫杞可食。杞之可食者，惟枸杞也。」姚氏《識名解》曰：「《集傳》有「春莫杞可食」之語，說《詩》

者遂謂采杞又過於木萋之時。或辨之云，采杞當即在「卉木萋止」之日，特期而未至，故借此以致其想望耳。愚謂采杞託言，原不當泥時爲說。蘇頌謂枸杞春夏采葉，秋采莖實，冬采根。彼雖爲藥籠之須，然亦足見其隨時可采，不必拘於春初春莫，作時物之變觀也。」

「憂我父母」，傳箋皆無文。正義云：「此實夫也。謂之「父母」，已尊之，又親之也。《日月》云「父兮母兮」，莊姜稱莊公爲「父母」，與此同也。」李氏《集解》以爲曲說。後人多謂此婦人稱夫之父母爲父母。嚴《緝》云：「婦以事舅姑爲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思之，當早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其

說當矣。姚氏《識名解》曰：「此當爲遙想征夫在役之事，念其陟山采杞而以父母爲憂耳，與《北山》詞旨正合。故上云「女心傷止」、「我心傷悲」，而此獨云「憂我父母」也。」承珙案：此說亦通。

「檀車幘幘」，傳：「幘幘，敝貌。」《稽古編》曰：「《說文》：『幘，車敝貌』，引《詩》：『檀車幘幘』，昌善切。『縵，偏緩也』，尺善切。音正同。《釋文》：『幘，《韓詩》作縵。』然則偏緩者，其車敝之狀歟？《廣雅》：『縵縵，緩也。』又《玉海》載《釋文》云：『《韓詩》作「檀車彘彘」，音同。』恐誤。」段注《說文》云：「按古本當是「巾敝貌」，故從巾。《詩》以爲車敝者，則其引申之義也。《釋文》引《說文》：「巾敝也」，從巾單。今本《釋文》乃「巾」譌「車」，殊失陸意。」承珙案：段說是也。「幘」爲「巾敝」之名，《詩》之「車敝」蓋本無其字，假「幘」

爲之。《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詩》作「檀車幘幘」，則又假「幘」爲之矣。徐楚金《繫傳》謂車敝若敗巾，故從巾，殊屬附會。

「四牡瘡瘡」，傳：「瘡瘡，罷貌。」何氏《古義》曰：《爾雅》：「瘡瘡，病也。《說文》無「瘡」字。當通作「蹇」，跛也。」承珙案：《大雅·板》云：「靡聖管管。」傳云：「管管，無所依也。」《廣韻·十四緩》引《詩》傳作「意意，無所依也。」是《毛詩》「管」字乃「意」之借。此「瘡」字當亦「意」之借。《說文》：「意，憂也。」引申之爲「無所依」，又引申之爲「罷憊」，其義皆相因耳。《廣雅》：「管管，浴也。」「浴」字於義不可通，竊疑爲「御」，或「御」字之誤。《說文·人部》：「御，徼御受詘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作「徼飢」。郭璞注：「飢，疲極也。」司馬彪云：「飢，倦也。」《方言》：「飢，倦也。」「飢」即「御」字，「倦」即

「倦」字。《說文·心部》：「憊，勞也。」亦與「憊」同義。蓋寫《廣雅》者或「憊」省爲「俗」，或「憊」省爲「俗」，《集韻》：「憊，或作「俗」。」輾轉遂譌爲「浴」。然則張揖訓「管管」爲「憊」，正與毛傳「瘡瘡，罷貌」有合矣。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箋云：「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于繇爲近。」正義曰：「傳以「會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即與《士冠禮》「筮日」、《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于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孔奭軒曰：「按，「會合」之字皆从人，《說文》：「人，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云「會人占之」。若但以爲卜與筮會，於文似便，於訓

未精。」

魚麗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嚴《緝》引「或說」云：「始於憂勤，言其心。終於逸樂，言其效。」此說是也。其云「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以「終於逸樂」爲後序衍說，開後世人主怠政之漸。案：此則過泥。《序》云始憂勤、終逸樂者，不過如《書》傳所言「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耳，乃序者推本作詩之意，美其治化之盛。何容以文害辭，疑其開逸樂之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在西京之初，已用此《序》。嚴氏以爲後人衍說，過矣。

「魚麗于罾」，傳：「麗，歷也。」承珙案：「麗」「歷」疊韻爲訓。《爾雅》：「歷，傳也。」「傳」與「附」同，謂附箸也。《周禮·大司寇》注：「麗，附也。」「麗」「歷」皆有「附箸」之義，故以爲訓。《詩總聞》曰：「鄭有『魚麗陳』，前後左右中各五陳，每一陳具五陳，大率敵人人者無不有所著。今漁人置魚器，相水道錯綜橫布之，常使試之於地，頗類陳形。」承珙謂：桓五年《左傳》爲「魚麗之陳」，注家未明言其法，後人以「先偏後伍」之言，故爲五陳以效之耳，未必取於《詩》之《魚麗》也。然《淮南·兵略訓》云：「羊腸道發筍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高注云：「筍，竹筍，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則軍中行陳自有布置如魚筍者，但不必用以釋《詩》耳。

傳：「罾，曲梁也，寡婦之筍也。」正義

曰：「《釋訓》云『凡曲者爲罾』，是罾，曲梁也。《釋器》云『嫠婦之筍謂之罾』，是寡婦之筍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罾，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爲罾也。」《釋器》注孫炎曰：「罾，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筍。」然則曲，薄也。以薄爲魚筍，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筍」耳，非寡婦所作也。」承珙案：《釋訓》「凡曲者爲罾」，此似非專指魚器，謂凡以曲薄爲之者，通得「罾」名。如《說文》「簍，竹籠也」，亦是以曲爲之者。「婁」「罾」聲同字通，故「罾」字亦或作「婁」。惟《釋訓》以「罾」爲凡曲者之大名，故《釋器》「寡婦之筍謂之罾」，由其亦以曲爲，故亦得「罾」名耳。毛傳「罾，曲梁」，則分別以曲爲梁者專屬之「寡婦之筍」，非用《釋訓》「凡曲者爲罾」

① 「水」，原誤作「小」，據《詩總聞》改。

之「罾」也。《說文》：「罾，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也。」《廣雅》：「曲梁謂之罾」，皆本毛傳。《邶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傳云：「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先鄭注《周禮·獸人》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以絕水遏魚使人笱者。笱，以承梁而取魚者。但梁與笱不皆以曲爲之，故《衛風》傳云：「石絕水曰梁。」《說文》：「笱，曲竹捕魚笱也。」惟以薄爲梁，以笱承之者，則謂之「寡婦之笱」。段注《說文》云：「『曲梁』以別於凡梁，『寡婦之笱』以別於凡笱。」是也。笱與罾本非一物，以其相爲用，故《爾雅》云「寡婦之笱謂之罾」耳。

「鰾鯊」，傳：「鰾，揚也。鯊，鮫也。」正義曰：「『鰾，揚』者，《釋魚》無文，惟陸《疏》云：「鰾，一名黃頰魚，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鯊，鮫」，

《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鰾鯊之大魚，是衆多也。」承珙案：《山海經》之「鰻」，郭注以爲黃頰魚。鰻魚，魚之健者，似與陸《疏》「有力」說合。《稽古編》引孟詵《食療本草》有黃頰魚，一名鰻魴，以爲即此詩之「鰾」。考《廣雅》有「鰻，魴也」，《廣韻》：「魴，鰻魴，魚名」，李時珍云：「身尾俱似小鮎，無鱗，腹下黃，背上青黃，腮下有二橫骨，兩鬚有胃，翬游作聲。」然此魚似即今所謂參鱗者，所在有之，長不盈尺，與陸《疏》「大而有力」之說不合。鯊鮫，則陸《疏》、郭注皆以爲吹沙小魚者，不誤。《後漢書》注亦引郭義恭《廣志》曰：「吹沙大如指，沙中行。」《說文》：「魴，出樂浪潘國」者，此別一種，非《詩》之「鯊鮫」也。又正義以爲「鰾鯊」大魚者，此特對寡婦之笱言之耳。嚴

《緝》云：「孔氏以鰾鯨皆爲大魚，陸璣以鰾爲大魚，鯨爲小魚，山陰陸氏又云鰾鯨小魚，魴鱧中魚，鰻鯉大魚，又有黃青玄白赤及方圓俯仰浮沈諸說。俱見《埤雅》。然詩人言此，不過如《潛》頌言「有鱣有鮪，鰻鰾鰻鯉」，多著魚名以見魚之多，非謂止有此六魚也。必一一爲之說，則《潛》六魚又豈皆有說乎？鰾鯨大小猶未有定說，不必泥可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釋文》云：「『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正義曰：「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則似酒多也。而以爲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下二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稽

古編》曰：「《集傳》於『酒』字斷句，句法較渾成。但『旨多』、『多旨』、『旨有』六字皆承酒言，下三章文義未順。陳櫟言『多』、『旨』、『有』三字上言酒，而下言物者，見物與酒稱。不知此篇言萬物盛多，酒成於人，雖多有限，物僅與之稱，安在其盛多乎？源謂『有酒』斷句，『多』、『旨』、『有』三字仍可說魚，三章各末句結上三句耳：酒既旨多旨，魚又多旨有，中俱用『且』字關兩意。下三章遂承魚而言，句法與文義皆無礙也。」《虞東學詩》曰：「此詩義解，新舊不一，惟李迂仲之說爲善。《釋文》以『君子有酒旨』爲句以就箋訓，其實康成未嘗作此句讀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明以下三字爲句矣。以『多』屬『魚』者，其意以下章『物』字當爲魚也。穎濱則以『旨』『多』皆屬『酒』，而朱子從之。《呂記》、嚴《緝》、范《傳》皆用其說者，以下三字承

「酒」爲文也。然如鄭說，則此詩但言魚酒，非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之意，而說亦破碎。如蘇說，則接入下三章，又多費周折。李氏謂君子爲酒醴以宴賓，而其物旨且多，不必言酒與魚也。」承珙案：《虞東》謂鄭箋本以「旨且多」爲句，陸氏誤讀此解，甚精。其從李氏《集解》以「物」不專指魚酒，所見亦確。《序》云：「萬物盛多。」傳於首句下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因歷陳古者畋漁山澤之制，故鳥獸魚鼈皆得其所。傳所引者似有成文，要在《王制》之前，其書最古。且此爲全篇大義，極言物之衆多，可見《序》、傳皆以經文「物」字卽爲衆物。鄭箋專屬之「魚」，似非《序》、傳之意。

「魴鱧」，傳：「鱧，鯛也。」正義曰：「《釋魚》云：『鱧，鮠。』舍人曰：『鱧，名鮠。』郭璞

云：『鱧，鯛。』徧檢諸本，或作「鱧鮠」，或作「鱧鮠」。若作「鯛」，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鮠」，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鰕」者。定本「鱧鯛」，「鯛」與「鮠」音同。《校勘記》云：「考此正義引舍人曰『鱧，名鮠』，下正義引孫炎『鱧鮠一魚』，《釋文》『鮠』下云『毛及前儒』，『鮠』爲『鮠』，是傳正取《爾雅》爲解。注《爾雅》者舊無異說，作『鮠』爲是。作『鯛』者，乃依郭注《爾雅》所改，謂鱧鮠各爲一魚也。作『鰕』者，依《說文》『鰕，鱧也』所改，皆非傳意。」承珙案：據正義，是定本始依郭璞改作「鯛」，陸孔皆誤同定本耳。《說文》以「鮠」爲「鮠」，以「鰕」爲「鮠」，與毛師承不同，然並不以「鯛」爲「鮠」。其云：「鯛，一曰鱧也。」「鱧，鯛也。」鱧與鮠異物異字。鱧，《本草經》作「蠡」，陶隱居云：「蠡，今皆作『鮠』字。」此由郭璞誤以「鮠」爲「鯛」，後人遂皆以

鯉鱣爲一魚，而不知《爾雅》「鰮」自名「鮐」。若鮓，則下文有「大鰮」、「小鮐」之目，而與「鰮」絕不相涉也。鮐，即今俗所謂「烏魚」，頭有七星者，一名鱣。《廣雅》：「鱣，鮓也。」《韓詩外傳》：「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鱣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鱣魚。』」然則《詩》之所詠必非鮓魚，傳必不訓「鰮」爲「鮓」可知矣。

「鰮鰮」，傳：「鰮，鮓也。」《釋文》：「鰮，音偃。郭云，今鰮額白魚。鮓，乃兼反，江東呼鮓爲鰮。鰮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鮓」釋「鰮」，「鰮」爲「鮐」，「鱣」爲「鰮」，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日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稽古編》曰：「《爾雅》「鰮，鮓」，孫炎以爲一魚。《說文》「鮓」亦訓「鰮」，而「鰮」即「鰮」之重文。惟郭璞分爲二，云「鰮，今鰮額白魚。鮓，別

名鰮」。《埤雅》既引郭注，又溷孫炎注爲一，彊郭以從孫，而不明斷其是非，將焉適從乎？《詩詁》及《韻會》皆勦襲陸說，且言鮓腹平著地，宜得「鰮」名，亦非郭氏「鰮額」本義。《本草綱目》列「鰮魚」之名，曰鰮魚，曰鰮魚，曰鮓魚，注云古曰鰮，今日鮓，北人曰鰮，南人曰鮓。是鰮、鮓直爲一魚矣。」承珙案：郭云「鰮，今鰮額白魚」，「鰮額」當作「偃額」。偃者，仰也。此即鮓魚之狀。《爾雅》翼云：「鰮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鮓魚。」是也。《別錄》有「鰮魚」、「鮓魚」，陶隱居以爲皆鮓之屬。今日驗此類，皆偃額而色白，蓋以其仰額故名「鰮」，以其身滑無鱗故名「鮓」。鮓，猶黏，謂其黏滑也。郭氏分其所不當分，而陸德明乃謂目驗與毛不合，何邪？

「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

魚又有。《詩經通解》曰：「有者，無一不備，而『多』不足言。」戴氏《詩考正》用之，謂：「有猶備也，義進於『多』。」後三章曰嘉曰旨，皆美也。曰偕曰有，皆備也。多貴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時。酒之備，謂諸酒。物之備，謂水陸之差。」承珙案：以「有」爲「備」，仍與「多」同。竊謂多者，謂一時之多。有者，謂時時之有。「多」橫言之，「有」豎言之也。或謂末章「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若常有，不當言「時」。不知下三章每上一句皆承上三章末一字而言，「多」、「旨」、「有」皆指物。其下一句「嘉」、「偕」、「時」若再指物，文義殊複，宜皆指政而言。鄭箋似非經旨，詳見下條。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善。」「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魚既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

「魚既有又得其時。」《經義述聞》云：「《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偕」古字通。此詩「維其嘉矣」、「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飲酒孔偕」，「偕」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爲「偕」，是「偕」與「嘉」同義。「承珙案：《荀子》以「偕」爲「時宜」，是末章「維其時矣」，「時」亦與「偕」「嘉」同義。嘉，善也。《類弁》：「爾酒既旨，爾肴既嘉」，「爾酒既旨，爾肴既時」，傳云：「時，善也。」此「時」與「嘉」同義之證也。且此詩「嘉」「偕」「時」皆謂政之善，^①即首章傳所云「取之有時，用之有道」也。故

①「詩」，原誤作「時」，據《續清經解》本改。

《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且經文「維其」二字確是推本萬物盛多之由，猶言維其如是，所以如是。《裳裳者華》：「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凡言「維其」者如此，此詩文法倒裝耳。《說苑·辨物篇》曰：「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此解「有」爲「常有」，「時」爲「用之以時」，最合經旨。《左傳》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正義曰：「物其有矣者，謂言魚有鱗、鯨、魴、鯉，并有旨酒也。維其時矣者，注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也」。此可以補《詩》疏所未及。而「物」不專指魚，「時」謂取之有時，

皆較《詩》疏爲勝。

笙 詩

《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案：《儀禮·鄉飲酒》、《燕禮》，鄭注以《笙詩》亡於孔子之前。其時未習《毛詩》，故有此語。至作箋時，遂改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然《禮》注固云「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其後，陸孔諸家皆無異說。至劉原父，乃云《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

「亡」，乃本無也。李《解》引鄭漁仲曰：「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朱子本之，據《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詩」，明其有聲無辭。且云：「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當時《呂記》、《嚴《緝》仍從古說。而近來郝仲輿、朱長孺、陳長發、徐位山諸人皆力主有辭之說，而郝氏之辨尤悉。此外可采者，范氏《詩瀋》曰：「《儀禮》明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樂之爲言比音而樂之也，是《禮》文顯以爲有辭矣。」《讀詩質疑》曰：「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各三終，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謂之歌，而可云「六詩」有聲無辭乎？」姜氏《詩序廣義》曰：「朱子注《論語》「詩三百」曰《詩》三百十一篇，兼此六詩，則六詩有

辭可知。如謂笙必無詩，則當云「笙譜」。如謂亡於刪《詩》之前，宜名亦不存矣。如謂毛公據《儀禮》姑留其目，則《禮》有《狸首》又有《九夏》，何不並留之？潘晉臺謂《詩》三百篇未嘗以命篇取義，六笙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因題敷衍以補之也。竊謂不然。《南陔》，南隴也。《白華》見於變雅，爲刺幽王，何以知爲孝子之詩。「庚」有「更」、「償」、「續」三義，何以見萬物得由其道？可想見作《序》者已誦全文，不然，即鑿空杜撰，豈能至是？《序》最簡樸，間與《詩》中字面偶同。如《漢廣》云「德廣所及」，「德廣」之「廣」非即「漢廣」之「廣」。《旄邱》云「刺衛伯」，「衛伯」之「伯」非即「叔兮伯兮」之「伯」，安見「孝子絜白」即爲「白華」之「白」也？《三百篇》亦有即其篇名已見詩旨者，如《蠡斯》多子以美子孫衆多，《葛屨》涼薄以刺儉，《北風》疾厲

以刺虐，《碩鼠》刺貪，此類不可更僕。如以《序》與篇名相合，疑其不見全文，將謂作《螽斯》序者祇見「螽斯」二字乎？且《序》與篇名相戾，既以爲無理，《序》與篇名相合，又以爲順文，爲《詩》序者難矣。束皙之前補此六詩有夏侯湛，昭明不入《文選》，遂致無傳耳。」承珙案：劉原父《七經小傳》有曰：「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前《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夫《禮·文王世子》《祭統》皆以《象》與《武》爲下管之樂，是曰「管」曰「奏」者，劉氏既知其有辭矣，何於笙詩獨主本無其辭之說。以有辭者爲歌，無辭者曰笙、曰奏，豈不自相乖戾乎？《六經奧論》，相傳以爲鄭漁仲作。其於笙詩，引商份之說而申之，謂間歌之聲有義無辭。而其言管《新宮》，則云管與笙一類，皆竹吹之。《燕

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吹《豳》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既知管籥有辭，而何以獨謂笙詩無辭？亦可見不能自圓其說矣。若《集傳》所引「魯鼓、薛鼓」之節，則陳氏《稽古編》曰：「魯鼓、薛鼓有譜無辭，則僅冠以國名，不能更立別名。若笙詩有聲無辭，則「南陔」、「由庚」等名何自來乎？」案：孔疏已云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承珙又案：《投壺》云：「命弦者曰：奏《貍首》，間若一。」注云：「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然則下文「魯鼓」、「薛鼓」亦必隨所弦之《貍首》以爲

節。是徒譜者尚必有取節之詩，而謂《禮經》之笙奏乃無詩而徒器乎？至王雪山以唐樂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有聲無辭，黃東發又引《琴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以證無辭有義，不知有辭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調，有調而後有譜。或以習其辭者其辭易存，習其聲者其辭易亡，理容有之。要其初，未有有聲而無辭者。即如俗樂工尺，先亦必用曲詞譜出，後習之者但留工尺耳。又毛西河《答李恕谷書》曰：「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人三終』，將以笙笙詩邪，抑亦別有歌詩者而僅以笙應之邪？此問最善。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笙必有詩，非謂笙詩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笙詩有詩，謂笙詩之必可歌，非謂笙詩之必不可以

笙也。蓋笙與箛、管、簫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不歌而器，總必有詩。如《鄉射禮》之工歌于上，而堂上堂下之笙瑟皆應之，即《鄉飲酒禮》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而器，如《大射禮》之管《新宮》，始奏禮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但以管笙聲其詩，即《鄉飲酒禮》之「笙人間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以《春秋傳》有歌鐘，即頌鐘頌磬，所以應歌。《尚書》有笙鏞，《周禮》有鐘笙，即笙鐘笙磬，所以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即歌矣。此如漢《橫吹》，東、西晉《大角》，皆用之軍中，並無歌工，而曲中有詞，如《上之回》、《思悲翁》等。則豈有笙管而反無詞者？故往以不徒器折其無詞，謂不如步瑟調笙之憑虛作聲，無字音耳，非謂有其字而不歌也。然而歌工必在上，即笙管鐘磬皆列

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雎》，則堂上之瑟、堂下之笙管，皆群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皆然。舊注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笙管也。乃孔仲達誤注《鄉飲酒》義，謂上歌《關雎》，下笙《鵲巢》以應之，則世無有以張家之聲合李家響者。但世有過爲分別者，謂歌工必堂上，堂上之瑟必不如堂下之以器器詩，則又不然。《射禮》至命射時，歌工皆遷堂下，而樂正命絃者曰：「奏《騶虞》。」則瑟工亦不歌而但瑟《騶虞》之詩，以主鼓節。所云「魯鼓」、「薛鼓」者，是歌工亦居下，琴瑟亦器詩。上下有尊卑，八音無貴賤也。」承琪案：毛說是也。笙詩乃不歌而笙之詩，即鄭注《儀禮》所云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惟其專以笙吹，故其辭易亡。不然，他詩具

在而獨亡此六篇，亦屬可疑。得此，乃更無疑義矣。

鄭箋於「《南陔》、《白華》、《華黍》」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人，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又於《由庚》、《崇邱》、《由儀》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

處。」朱子《詩序辨說》云：「《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六月》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稽古編》曰：「小雅次什之首，至宋儒而兩更。不數六亡詩而以《南有嘉魚》爲什首者，毛公之舊也。蘇子由嫌其非孔子之舊，仍數六詩於什中，而更以《南陔》爲什首。朱子又據《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於《鹿鳴》什末，抑《魚麗》於《華黍》詩下，更以《白華》爲什首。夫子由之更什，祖《六月》序及康成之說，於《詩》之篇第元無改也。至朱子之據《儀禮》，則奏樂之次，非編《詩》之次。夫奏樂，《南陔》在笙人之列，則不得不先。《魚麗》在間歌之列，則不得不後。各以類相從耳。若必據此以定《詩》之先後，則間歌之後，尚有合樂三終，

所奏者《關雎》之三、《鵲巢》之三也，亦當遂置二南於《小雅》後乎？朱子既憑《儀禮》之文定《詩》篇之先後，又謂《六月》序「魚麗」句本在《華黍》下，而鄭氏遂置於《南陔》之上。夫鄭未遑之《詩序》遠在千餘年前，朱子何自見之哉？嚴坦叔《詩緝》一依毛傳之舊，仍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良爲有見。」承瑛案：《小雅》篇什，宋儒尚不止兩更。《呂記》據蘇《傳》，以《南陔》爲次什首，而又謂其《由庚》、《崇邱》尚依毛氏之舊，復據《儀禮》相間之次以釐定之，則又與蘇《傳》、朱《傳》互異矣。今考鄭箋云孔子時《南陔》等「篇第當在於此」，是謂《南陔》三篇在《魚麗》後。足見《魚麗》殿《鹿鳴》之什，非毛公所移。而《六月》序「魚麗」一句在「南陔」之上，亦必非鄭氏所移可知。且《六月》序列次《小雅》二十二篇，自《鹿鳴》至《華黍》皆言「缺」，自《由

庚》以下則變其文。孔疏以此爲別，謂《華黍》以上爲文武之詩，《由庚》以下爲周公、成王之詩。言「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雖近穿鑿，然亦可見《序》文原本如此，非由鄭氏移「魚麗」一句於「南陔」上也。又《六月序》，《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本相連，正義云：「毛公爲《詁訓傳》，分別衆篇之義，各置篇端。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此由不知三詩本當在此，非毛所連聚也。惟所云據《六月》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下而與《崇邱》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此則不誤。《由庚》三篇連聚一處，當由毛公所置。然孔說尚不如陸氏《釋文》云「以其俱亡，使相從」者爲當耳。又箋云：「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正義謂「毛公不數亡詩，推改

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什是也。」據此，是孔子時，《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陔》至《湛露》爲一什，以下凡《小雅》八什，什各十篇。毛傳則闕六《笙詩》不入什數，以《南有嘉魚》至《吉日》爲次什，以下每相差者六篇，凡《小雅》七什，末什爲十四篇，奇零之數歸於末什。《大雅》及頌皆然。《稽古編》謂毛公置六詩於什外，此本正義之說。翁氏《附記》謂當從蘇呂所定，收入什中。殊不知分什者，止因篇數既多，簡札煩重，不得不分。六詩既亡，自無庸分篇數而入什目。必以《南陔》居什之終，《白華》領什之始，取彼虛名，當其實數，亦可以不必矣。

毛詩後箋卷十六終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MxOTM5Njg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193968.zip",
  "filesize": 187601852,
  "md5": "7ca36f20aa0c3e6d4a5ac96b83d3fb9d",
  "header_md5": "17d4f937ed1aa16f3095e8806ef9df7c",
  "sha1": "e9df2bb7f24b2f107283591511fdf194fa04b20f",
  "sha256": "592e3e997244d46f0b8acf0ee3d9208dcdccdaba064cca5331e954facbeeb80b",
  "crc32": 3296665705,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09819045,
  "pdg_dir_name": "\u300a\u5112\u85cf--\u7cbe\u534e\u7f16--\u4e09\u5341\u300b_13193968",
  "pdg_main_pages_found": 704,
  "pdg_main_pages_max": 704,
  "total_pages": 727,
  "total_pixels": 472519756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